[宋]王欽若等編纂　周勛初等校訂

冊府元龜

校訂本

拾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册府元龜

校訂本

拾

卷八一三至卷九〇九

總録部（中）

[宋]王欽若等　編纂
周勛初等　校訂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册府元龜第十册目録

總録部(中)

卷八一三
退迹……(9461)
卷八一四
讓……(9475)
卷八一五
誠感……(9486)
陰德……(9490)
卷八一六
訓子……(9496)
卷八一七
訓子第二……(9513)
卷八一八
知子……(9525)
卷八一九
知子第二……(9533)
卷八二〇
立祠……(9540)
卷八二一
崇釋教……(9549)
卷八二二
尙黄老……(9561)
卷八二三
清談……(9569)
藴藉……(9573)
卷八二四
名字……(9580)
卷八二五
名字第二……(9591)
卷八二六
品藻……(9598)
卷八二七
品藻第二……(9606)
卷八二八
論薦……(9617)
卷八二九
論議……(9629)
卷八三〇
論議第二……(9645)
卷八三一
規諷……(9655)
卷八三二
規諷第二……(9664)
卷八三三
詞辯……(9674)
卷八三四
詞辯第二……(9687)
卷八三五
性質……(9699)
質樸……(9700)
訥……(9703)
醜陋……(9704)

卷八三六
養生……(9709)
韜晦……(9712)
卷八三七
文章……(9719)
卷八三八
文章第二……(9732)
卷八三九
文章第三……(9743)
卷八四〇
文章第四……(9758)
卷八四一
文章第五……(9768)
卷八四二
知人……(9774)
卷八四三
知人第二……(9790)
卷八四四
守官……(9808)
勤幹……(9810)
卷八四五
膂力……(9818)
趫捷……(9823)
善武藝……(9826)
執御……(9828)
卷八四六
善射……(9833)
卷八四七
勇……(9844)
卷八四八
任俠……(9861)
卷八四九
諫諍……(9881)
謀畫……(9885)
卷八五〇
器量……(9896)
才敏……(9903)
卷八五一
友悌……(9911)
卷八五二
友悌第二……(9923)
卷八五三
姻好……(9931)
卷八五四
立言……(9942)
卷八五五
曠達……(9954)
縱逸……(9959)
卷八五六
知音……(9968)
卷八五七
知音第二……(9980)
卷八五八
醫術……(9989)
卷八五九
醫術第二……(10004)
卷八六〇
相術……(10016)
卷八六一
筆札……(10033)
卷八六二
起復……(10045)
卷八六三
生日……(10056)
名諱……(10057)
爲人後……(10060)

卷八六四
仁 …………………………… (10065)
信 …………………………… (10067)
儉 …………………………… (10069)
謹慎 …………………………… (10070)
好謙 …………………………… (10073)
卷八六五
報恩 …………………………… (10077)
卷八六六
貴盛 …………………………… (10088)
卷八六七
內舉 …………………………… (10099)
自知 …………………………… (10102)
卷八六八
遊宴 …………………………… (10107)
餞別 …………………………… (10109)
好客 …………………………… (10111)
卷八六九
明算 …………………………… (10116)
明地理 …………………………… (10118)
圖畫 …………………………… (10120)
博弈 …………………………… (10122)
卷八七〇
救患 …………………………… (10127)
卷八七一
救患第二 …………………………… (10136)
卷八七二
訟冤 …………………………… (10144)
卷八七三
訟冤第二 …………………………… (10152)
卷八七四
訟冤第三 …………………………… (10160)
卷八七五
訟冤第四 …………………………… (10171)
卷八七六
方術 …………………………… (10184)
卷八七七
方正 …………………………… (10200)
剛 …………………………… (10204)
卷八七八
計策 …………………………… (10211)
卷八七九
計策第二 …………………………… (10219)
卷八八〇
獨行 …………………………… (10226)
卷八八一
交友 …………………………… (10233)
卷八八二
交友第二 …………………………… (10242)
卷八八三
形貌 …………………………… (10253)
卷八八四
薦舉 …………………………… (10269)
卷八八五
以德報怨 …………………………… (10279)
和解 …………………………… (10283)
卷八八六
游說 …………………………… (10289)
卷八八七
游說第二 …………………………… (10298)
卷八八八
游說第三 …………………………… (10306)
卷八八九
游說第四 …………………………… (10316)
卷八九〇
游說第五 …………………………… (10324)

卷八九一
游說第六 …………………… (10334)
卷八九二
夢徵 …………………… (10349)
卷八九三
夢徵第二 …………………… (10363)
卷八九四
謠言 …………………… (10374)
卷八九五
達命 …………………… (10389)
運命 …………………… (10394)
知亡日 …………………… (10398)
卷八九六
復讎 …………………… (10403)
卷八九七
改過 …………………… (10416)
悔過 …………………… (10422)
卷八九八
治命 …………………… (10428)
卷八九九
致政 …………………… (10438)
卷九〇〇
自薦 …………………… (10454)
干謁 …………………… (10460)
卷九〇一
公直 …………………… (10466)
直 …………………… (10468)
服義 …………………… (10471)
卷九〇二
貧 …………………… (10481)
安貧 …………………… (10486)
卷九〇三
書信 …………………… (10491)
卷九〇四
書信第二 …………………… (10505)
卷九〇五
書信第三 …………………… (10513)
卷九〇六
疾疹 …………………… (10528)
禳厭 …………………… (10531)
假告 …………………… (10534)
卷九〇七
薄葬 …………………… (10538)
卷九〇八
工巧 …………………… (10552)
雜伎 …………………… (10557)
卷九〇九
窮愁 …………………… (10561)
憂懼 …………………… (10567)

[watermark seal]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一十三

總録部（六十三）

退　迹

《易・小過》曰："飛鳥遺之，音蓋處下，安順之象也。"故賢者審進退之理，見禍福之兆，委迹世紛，脱身羈網，聊染指於五鼎，遂追迹於冥鴻，致命遂志，高翔遠引，宅卑守約，含華匿曠。至有徵命屢至，恩禮彌渥，固以疾不易其操，在上者亦無以屈焉。斯固視遠以見幾，克己而適道，達大雅明哲之訓，契仲尼用舍之説，退處于密，高明令終者矣。其或時遘太寧之運，上有好賢之美，乃復卷懷其道，以見獨善，亦異夫"邦有道則穀"之旨焉。

范蠡，大夫，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二十餘年，竟滅吴，報會稽之耻。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者。昔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

漢張良，高祖時，封留侯。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静居行氣）。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强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上恒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乃學道，欲輕舉（道謂仙道）。高祖晏駕，吕后德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强聽食（强聽其言而食也）。

陸賈，惠帝時爲太中大夫。吕太后用事，欲王諸吕，畏大臣及有口者（有口，謂辨言[1]）。賈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2]，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又改向一子處）。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爲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

袁盎，文帝時爲楚相，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鬬鷄走狗。

汲黯，武帝時爲右內史，坐小法，會赦免官，於田園者數年。

張摯字長公，釋之之子也，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司馬相如爲郎，口吃而善著書，嘗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

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朱雲，元帝時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御史中丞陳咸上疏，數毁石顯[3]，雲坐與交結，減死爲城旦。至成帝時，上書願賜斬馬劍，斷佞臣張禹頭。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時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爲吏乎[4]）？"宣不敢復言。

後漢鄭敬，光武時爲汝南掾，與功曹郅惲俱去官。惲志在從政[5]，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而父老堯舜乎[6]？"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爲松子（赤松子也）。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學問之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老耄矣[7]，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8]，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别而去。

周黨，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説文》：綃，生絲也，音消。此字當作幧，音此消反。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閔仲叔，代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爲弗及也[9]。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而，投劾而去。復徵博士，不至。

何寵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

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取。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蘇竟爲侍中，病免。以書曉延岑護軍鄧仲况及仲况謀主劉龔。仲况等遂降[10]，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遂卒于家。

鄭興爲蓮勺令（在今下邽縣東北）以免，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

王良爲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徵拜太中大夫，遷大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光武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

王充,會稽上虞人,明帝時,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章帝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

鄭均,章帝時,公車徵,再遷爲尚書,數納忠言,帝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言,賜以冠幘錢布)。

樂恢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爲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不應。

韋豹,安帝時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豹曰:“大馬齒衰,膂力已劣。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滯疾,不堪久侍。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

楊倫,陳留東昏人。初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安帝元初中,郡禮請,三府竝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至陽嘉中,補恆山王傅。病不之官。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

王輔字公助,平陵人。學《公羊傳》,《援神契》。嘗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位。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王厚,學圖緯業。安帝永初中,爲中郎。鄧太后問以圖緯,厚對不合,免歸。復習業犍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厚因稱疾求退,帝許之。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

崔瑗,順帝時,辟車騎將軍閻顯府。顯誅,被斥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幕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病固辭。

蘇章爲幷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

范冉(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桓帝時,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爲司隸校尉,以嚴厲爲名。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

延篤爲京兆尹,以病免歸。前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叔堅,篤字)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

曰:“大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11],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咏《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築,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髮已來[12],爲人臣不陷於不忠[13],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愧曰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桓帝世,爲大司農,以罪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絶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14]。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懷蘧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劭與[15]?”

崔寔,桓帝時爲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

趙咨,靈帝初爲博士。會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氏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

任安,廣漢綿竹人,究極圖籍,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

吳孫靜,堅之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百人爲保鄣。及堅破周昕等,靜有功,表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身,求留鎮守。策從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

范平爲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後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悦儒學。及吳平晉,太康中,頻徵不起。

晉任旭仕漢,爲郎中,固辭歸家。桓帝永康初,博求清節儁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

氾騰字無忌,燉煌人。惠帝時,舉孝廉,爲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杜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月餘而卒。

華譚,廣陵人,爲元帝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太中正。薦干寶、范珧於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寮屬量身,以審己爲分。故疎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閭[16]。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闇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

七十,志力日衰。素餐無勞,實宜辭退[17]。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18]。"不聽。

左思爲秘書郎,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思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

阮裕爲尚書郎,成帝咸和初,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19],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秘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禄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竝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竝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貰之。或問裕曰:"子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20]? 私計故耳。"

王羲之爲會稽内史,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21]。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竝築屋東土,與羲之同好。後爲會稽内史,去官,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22],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遂與東土人士[23],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土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别,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常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郗愔爲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竝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絶穀,修黄老之術。後以疾去職,築宅章安,十許年間[24],人事殆絶[25]。簡文帝輔政,薦之,徵爲太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内史。

沈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内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警曰:"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耳。"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

宋徐廣以武帝永初元年,任秘書監,詔以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興感慕,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宦,歸終桑梓。微志

獲申，殞沒無恨。"許之。贈賜甚厚。

謝靈運爲永嘉太守，稱疾去職。其父祖竝葬始寧縣，竝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焉之志。

張茂度爲義興太守，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

傅隆字伯祚，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遊。後爲會稽征虜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

王微，瑯琊臨沂人。年十六，州舉秀才，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瑯琊義興太守，竝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忽驧騎見招，蓽門閭里[26]，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籍，天植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鶖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昂於天表[27]，必欲潛淵探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搏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賤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魚鱗雜襲者[28]，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人[29]，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囂乎？《書》云：'任官惟賢才'。而君擢士，先瘵廢，芃芃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此君日見表裏[30]，無假長目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鮑叔，必蒙管仲之知。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群[31]，過於孔文舉。'况無古人之才概，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己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數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搥提禮樂[32]，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貞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後世，有玷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己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33]。豈謂不肖者易擢，貪者易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34]，莊生縱漭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哈於萬里；汝潁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必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35]。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36]，本不營《尚書》苦瓜板也[37]。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38]，亦何得頓絕慶吊。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

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諼耳。"

王敬弘以侍中退居。文帝元嘉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振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絶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榮。東宫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内外英秀,應選者多。且版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污辱清朝。"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東歸。

南齊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非所好也,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

顧歡,幼聰敏。及長,篤志好學。年二十餘,母亡,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太祖輔政,悦歡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39]。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領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40],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矣。天門開闔[41],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闕改憲,天樹明德[42],封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賢[43]。是以窮谷愚夫[44],敢露偏管,謹删選《老氏》[45],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46],微臣之幸也。幸賜一覽,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悦;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悦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絶幽深[47],無求榮勢[48],自足雲霞,不須禄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劉瓛在宋,爲安成王撫軍行參軍,以公事免。太祖踐阼,召入華林園談語。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宫門。帝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後授。"瓛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惟保彭城丞耳[49]。"帝又以瓛兼摠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武帝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50]。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51]。量己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疏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脱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免勵於階級之次,自見其襤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及也[52]。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者,永瞻前良,在己何若[53]!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54],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禄。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55],豈宜攝齊河間之德[56],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絶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

士。甚美者則有輻輳燕路，慕君王之義，驤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牧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踪。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凊，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竝不拜。

徐伯珍，東陽人。積學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瑯琊王曇生、吳郡張淹竝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

蕭惠基爲給事中，其父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閒曠之致。惠基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

王秀之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嘗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願爲之。"到郡，治舊山，移置輜重。

梁謝朏仕齊爲領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詔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尙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榮觀，風流自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値。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朏，蚤藉羽儀，夙標清尙；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迹康衢，拂衣林沚；抱箕潁之餘芳，甘憔悴而無悶。撫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牀帳褥席，俸以卿祿，常出在所。"

陶季直，好學淡榮利。起家仕齊桂陽王國常侍郎，北中郎鎭西行參軍，竝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爲游擊將軍，兼廷尉。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陶弘景字通明，齊高帝爲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武帝永明末，脫朝冠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塡咽。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

到洽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清警有孝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洽自南徐州西曹去職。朓欲薦之，洽睹世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

劉俊爲荆州尹曹參軍，以疾去官。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

劉慧斐，起家安西城，于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潯陽，遊於廬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固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一園，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

蕭眎素爲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惟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慎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竝任性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陳虞荔仕梁，爲中書舍人，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授揚州別駕，竝不就。

馬樞，博極經史。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繇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姬文有讓王之介[57]，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之[58]，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文帝天嘉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竝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59]，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焉。

虞寄仕梁，起家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嘗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何如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後除國子博士，頃之，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復旨報答，許其東還。仍除東揚州別駕。寄又以疾辭。宣帝即位，徵授揚州治中及尚書左丞，竝不就。

阮卓，除南海王諮議參軍，以疾卒不之官。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

後魏宋隱爲尚書左丞領選，屢以老病乞骸骨。道武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勸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隱于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

李茂性謙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滿，遂託以老疾，固請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食

大夫祿。還私第,因居定州之中山。自是,優游里舍,不入京師。

裴安祖,河東聞喜人。弱冠,州辟主簿。後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栖屑耳。"於是閒居養志,不出城邑。

庾導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初仕梁武,爲右中郎將。助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儁秀交游,積十餘歲,殊無宦情。孝明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軍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東魏天平中,卒於青州。

袁衎初仕南齊,爲陰平太守。以宣武景明二年歸國,授直通郎。初仕,衎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乘昌運,幸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尙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蹤輕舉,仿佛高蹤,誠希藥此沉痾,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咏歌至德,荷衣葛履,裁營已整,扶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痾中岳,煉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迹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性難裁,豈容有抑? 便從來請。"

盧叔仁,初舉秀才,爲員外郎。以親老辭歸就養。景明中,初徵入洛,授威遠將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鎭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竝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時咸稱其高尙焉。

王椿,正始初爲中散,坐事免官。椿僕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繇是,孝明正光中元,又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

徐遵明,華陰人,講學於外二十餘年。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明明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兗州有舊,因徙居。

崔元韶爲廷尉卿。孝莊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迍邅,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

崔孝直爲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爾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出帝太昌中,又除衞尉軍光祿大夫。竝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沉?"孝直不答。

北齊李瑱初仕魏,爲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疾,不求仕。齊受禪,追瑱兼前將軍,導從於圓丘行禮。瑱意不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即絕朝請。

元弼字輔宗[60],魏司空暉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適應襲先爵,爲季父尙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

楊愔爲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

邵隱於嵩山。

盧叔武爲賀拔勝荆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裙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受。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爲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鵰山焉。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浮烟,共雲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特遊[61],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62],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63],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襤褸;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而游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鏁,就良工之剞劂[64];振珮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斂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摛藻期之鞶綉,發議必在芳香。玆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峰積玉,光澤者前毁;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粱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令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繇齒斃,膏用明煎。覽老氏'谷神'之談,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尙,解珮抽簪[65],則吾於玆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别,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隋檀翥初爲魏孝明帝挽郎,其後,司州牧,城陽王元徽以翥爲從事[66]。非其好也,尋謝病,客遊三輔。

李德林,北齊天保末,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

柳靖仕周,爲河南、廣德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67],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遊不仕,閉門自守,所樂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

王貞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

唐馬嘉運,貞觀初,徵爲越王東閤祭酒。頃之,自免居于白鹿山。四方受業者,常數千百人。

王友貞爲長水令,後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拜太子

舍人，仍令有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時致珍膳，給全祿終身。

李守節，蘇州吳人也。師事同郡張嘉會。少習《詩》、《禮》，尤精《史記》，年六十，不求仕，優游丘園。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宮率府長史，兼諸王侍讀，稍遷至太子右諭德。其性簡素，雖恩遇，志意不易於衡泌之下。既辭闕庭，便謝朝舊，不言發期，潛遁而去。朝廷故友追送，靡及，莫不嗟歎焉。

權皐，玄宗時爲監察御史，丁憂，因家洪州。浙西節度使顔眞卿表爲行軍司馬，詔徵爲起居舍人，又以疾辭。嘗曰："本自全吾志，此豈受賞之名邪？"李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奏皐節行，改著作郎。不起。

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代宗廣德大曆中，轉運劉晏聯表薦述睿有顔閔之行，游夏之學。繇是，累授協律郎，太常博士起居舍人，司勳員外郎，加史館修撰。述睿唯再至朝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郗高卿爲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元載所忌。高卿遂以疾辭。以前中書舍人居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司空圖爲中書舍人，以疾辭，且欲於近縣將息，待愈再赴朝闕。昭宗知其勇退，從之。其後，除諫議戶部侍郎，皆不起，自號"知非子"。時人高之，竟善終于中條山。

後唐崔貽孫以監察昇朝，歷清資美職，及爲省郎，使于江南，回以橐裝，營別墅於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亘野，狹徑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

李保殷，同光初，擢授殿中監。保殷素有明閑法律之譽，拜大理卿。未滿秩，屢爲人所制。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謝病以歸，卒於洛陽思順里。

晉伊玉羽爲光祿少卿，滿歲，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

校勘記

[1]辨言，《漢書・陸賈傳》顔師古注爲"辯士"。

[2]"子"字原脱，據《漢書・陸賈傳》補。

[3]"石顯"原作"毁顯"，據《漢書・朱雲傳》改。

[4]"以我"原作"我以"，據《漢書・朱雲傳》顔師古注改。

[5]"志"字原作"至"，據《後漢書・郅惲列傳》改。

[6]此句原爲"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今據《後漢書・郅惲列傳》改。

[7]老耄，《後漢書・郅惲列傳》作"年耄"。

[8]"子"字原脱，據《後漢書・郅惲列傳》補。

[9]"自"字原作"白"，據《後漢書・周黄徐姜申屠列傳》改。

[10]"況"字原脱，據《後漢書・蘇竟列傳》補。

[11]"東觀"原作"棨觀"，據《後漢書・延篤列傳》改。

[12]束髮,《後漢書・延篤列傳》作"束修"。

[13]"於"字原作"爲",據《後漢書・延篤列傳》改。

[14]"德"字原作"得",據《後漢書・黨錮列傳》改。

[15]"劭"字原作"邵",據《後漢書・黨錮列傳》改。

[16]"閭"字,《晉書・華譚列傳》作"廬"。

[17]"賓"字原作"食",據《晉書・華譚列傳》改。

[18]"版"字原作"板",據《晉書・華譚列傳》改。

[19]"裕"字原作"俗",據《晉書・阮裕列傳》改。

[20]"聘"字原作"聘",據《晉書・阮裕列傳》改。

[21]"亦"字原作"以",據《晉書・王羲之列傳》改。

[22]"乏"字原作"之",據《晉書・王羲之列傳》改。

[23]"人"字原作"大",據《晉書・王羲之列傳》改。

[24]"許"字原作"計",據《晉書・郗愔列傳》改。

[25]殆絶,《晉書・郗愔列傳》作"頓絶"。

[26]"忽驄騎見招蓽門",《宋書・王微列傳》作"驄騎忽扣蓽門"。

[27]"激昂",《宋書・王微列傳》作"激郎"。

[28]"盡"字原作"書",據《宋書・王微列傳》改;又,"魚鱗",《宋書・王微列傳》作"兼鱗"。

[29]"疾病"原作"疾疾",據《宋書・王微列傳》改。

[30]此君日見表裏,《宋書・王微列傳》作"此君曰表裏"。

[31]"群"字,《宋書・王微列傳》作"郡"。

[32]禮樂,《宋書・王微列傳》作"禮學"。

[33]"連"字原作"建",據《宋書・王微列傳》改。

[34]"碎"字原作"辟",據《宋書・王微列傳》改。

[35]"君"字原作"思",據《宋書・王微列傳》改。

[36]"絡"字原作"洽",據《宋書・王微列傳》改。

[37]苦瓜板,《宋書・王微列傳》作"虎爪板"。

[38]"加"字原作"如",據《宋書・王微列傳》改。

[39]"領"字原脱,據《南齊書・高逸列傳》補。

[40]"武"字原作"理",據《南齊書・高逸列傳》改。

[41]"開"字原作"武",據《南齊書・高逸列傳》改。

[42]"天"字原作"大",據《南齊書・高逸列傳》改。

[43]"賢"字,《南齊書・高逸列傳》作"言"。

[44]"以"字前原衍"靈"字,據《南齊書・高逸列傳》删。

[45]删選,《南齊書・高逸列傳》作"删撰"。

[46]"則"字原脱,據《南齊書・高逸列傳》補。

[47]志絶,《南齊書・高逸列傳》作"志盡"。

[48]無求榮勢,《南齊書・高逸列傳》作"無與榮勢"。

[49]"願"字原脱,據《南齊書・劉瓛列傳》補。

[50]"恩"字原作"思",據《南齊書・劉瓛列傳》改。

[51]"眷"字原作"長",據《南齊書・劉瓛列傳》改。

[52]"及"字,《南齊書・劉瓛列傳》作"反"。

[53]"在己何若"原作"己在何若",據《南齊書・劉瓛列傳》改。

[54]"益"字原作"一",據《南齊書・劉瓛列傳》改。

[55]"長"字原作"張",據《南齊書・劉瓛列傳》改。

[56]"齊"、"德"二字,《南齊書・劉瓛列傳》分別作"齋"、"聽"。

[57]姬文,《陳書・馬樞列傳》作"支父"。

[58]美之,《陳書・馬樞列傳》作"美譚"。

[59]"王"字原作"工",據《陳書・馬樞列傳》改。

[60]輔宗,《魏書・濟陰王列傳》作"邕明"。

[61]特遊,《北齊書・文苑列傳》作"將逝"。

[62]"思"字原作"恩",據《北齊書・文苑列傳》改。

[63]"企莊生"三字原爲"坐莊老",據《北齊書・文苑列傳》改。

[64]"剬"字原作"割",據《北齊書・文苑列傳》改。

[65]抽簪,《北齊書・文苑列傳》作"捐簪"。

[66]徽,原作"徵",據《周書・李昶傳》附《檀翥傳》改。

[67]"性"字原作"靖",據《周書・柳靖列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一十四

總録部(六十四)

讓

《周禮·大司徒》以陽禮敎讓,則民不爭。故先王之訓也,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朝廷之位,讓而就賤。若太伯、伯夷之倫,仲尼曰"可謂至德"。又曰:"古之賢人,此其大者,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也。"其餘官秩之命,封爵之拜,或推之於賢者,或移之於所親,或堅辭不當,或固與乃受,皆可以崇廉耻之道,激趨競之俗,垂於方策,爲之大訓。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者",斯之謂也。

吳太伯(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果立,是爲王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鮑叔牙,齊人也。桓公使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饑,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以操作,事國秉者,賞罰又繩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于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椎)。夫管子,民之父母。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陳完字敬仲,陳公子也。齊侯欲使爲卿,辭曰:"羇旅之臣(羇,寄也[1]。旅,客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宥,赦也),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弛,去離)。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以死自誓)。"使爲工正。

宋公子目夷,宋桓公子也。桓公疾,太子兹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2],君其立之(兹父,襄公也。目夷,兹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子良,鄭穆公庶子也。公子宋(子公也)與子家(公子歸生也)弑靈公(靈公,穆公子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也),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

襄公(襄公,堅也)。

趙衰,晉大夫,爲卿。辭曰:"欒枝貞愼,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縠卒,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公子臧,曹宣公之子也[3]。宣公卒,兄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討而執之。歸諸京師[4],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5]。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禮命,不拘常禮[6]),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爲君,非吾節。雖不能聖[7],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句須[8],曾施氏之家臣也。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句須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句須邑,使爲宰,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

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肸之子公孫嬰齊也。初,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譖文子於晉。晉人執之。郤犨之妻,聲伯外妹,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郤犨,欲予之邑。弗受,歸。鮑國謂之曰:"子何以辭苦成叔之邑?信讓耶?抑知其不可耶?"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家欲任兩國,無大德,其不在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吳季札,吳子乘之子也。乘卒,長子諸樊立。既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故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

原季,晉大夫。文公使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民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也。偃,狐偃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伐,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出也。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淸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韓獻子爲晉上卿,告老。公疾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爲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爲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

行,懼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妄也)。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己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即也。景,大也。是,《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恤民爲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正直爲正(正己心),正曲爲直(正人曲),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寅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士匄,晉大夫。襄公十三年,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位皆在),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次,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張老,晉大夫。悼公使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志,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疾於刑,其學不廢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不平。且鷄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公子啓,楚昭王兄也。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9],子西;結,子期;啓,子閭[10],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大冥,陳地,吴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君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

公子郢,衛靈公子也。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子南,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太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祗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內外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

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死爲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

齊淳于髡,齊王欲以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

漢張良,初以成信侯從漢王。漢王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王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

韋玄成,宣帝時爲大河都尉(今東平郡,本爲齊東郡,後王國除,入河郡)。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恐其有罪見黜,妨爲繼嗣,故令以疾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謂若欲代父爲侯,故避謙不肯也)。及賢病篤[11],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12](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13](爲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以太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便利,大小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14]。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御史,乃與玄成書(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過,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衡門,謂横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15]。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

張延壽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16]。延壽身自以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後漢朱鮪爲更始大司馬,更始封爲膠東王。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爲左大司馬。

郭丹,更始二年,爲諫議大夫。更始敗,歸鄉。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勑以丹事,編署黄堂,以爲後法(黄堂,太守之廳事)。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也。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

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

桓榮爲議郎。建武中,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 往,女諧!"

桓郁,榮子也,以父任爲郎。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17]。明帝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

王閎,樂浪郡人,爲郡三老。更始敗,士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功曹史楊邑等殺王調迎遵,皆封爲列侯。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

杜詩爲南陽太守。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內協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譬猶曉也[18])聖德,威武二垂(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19]。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睹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20])。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復,謂優寬也),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21](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22],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城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牧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折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

范升字辨卿,代郡人也[23]。建武二年,爲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竝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24]。"帝不許,然由是重之。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光武時爲中郎將。詔以經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先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鴻父綝，建武中爲河南太守，以功封陵陽侯。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25]。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甘自放棄，遠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後同學鮑駿責以大義，乃還就國。

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鄳侯，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弟荆鳳。明帝高其節，下詔許焉。後終於太傅，錄尚書事。

劉愷字伯豫。愷父般爲宗正，封居巢侯卒。愷當襲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絶愷國。章帝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年。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言之。詔特聽焉。後爲太尉。

李郃爲司徒，時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陶範等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26]，故郃功不顯。明年，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27]，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

徐衡父防，封龐鄉侯卒，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出就爵。

郭賀，太傅鎮之子也。鎮封定潁侯，及卒，賀以長子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至廷尉。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顔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後俱拜尚書郎。義坐事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一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耿國，牟平侯况子也。建武中，爲駙馬都尉。父况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爵少子霸，固自陳讓。詔許焉。

桓焉爲太常，順帝爲皇太子，被廢。焉與太僕來歷諫之，不能得。後順帝即位，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

楊賜爲太尉免，後桓帝得賜所上張角奏（賜初爲司徒，上言張角滋暴，攻劫州縣，簡别流民，以孤其勢。事留中），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詔封臨晋侯，邑千五百戶。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

魏王修，北海營陵人也。初平中，北海孔融召爲主簿[28]，舉孝廉。修讓邴原。融不聽。（《融集》有融答修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29]。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修重辭。融答曰："掾清身潔己，歷世艱難[30]，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廷[31]，其可

辭乎?")時天下亂,遂不行。後爲太常。

蔡邕,陳留外黄人也。同郡申屠蟠有節行,邕深重之。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毁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

崔琰,清河東武城人也。初爲武帝東曹掾記,讓曰:"徵士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吴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張昭進之於大帝,帝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横江將軍魯肅卒,帝以畯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爲畯喜。畯前後固辭,曰:"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帝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

陳表字文奥,武之庶子也,爲偏將軍。從擊合肥,戰死。後追錄功臣,封表兄修爲都亭侯。修卒,乃封表爲都亭侯,以繼舊。表皆陳讓,乞以傳修子延。大帝不許。

晉荀崧爲尚書右僕射,從弟馗早亡,二息序、廞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嗣廢絶,朝廷以崧近屬,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

衛瓘爲征北大將軍,以功封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亡。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

裴頠爲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其兄子憬爲白衣,頠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之誅也,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以封憬。帝竟封頠次子該。頠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己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頠後爲侍中,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受一職,未曾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32],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

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

顧衆,吴郡吴人,爲鄱陽太守。王敦構逆,欲以爲吴興內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亦讓衆,事並不行。

熊遠字孝文,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强與衣幘,挾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繇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

前燕陽騖仕慕容暐爲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虚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暐優答不許。

前秦王猛仕苻堅,爲冀州牧。堅召猛爲丞相,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後爲尚書令,轉司徒,錄尚書事。猛辭以無功,不拜。其後數年,復授

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不才，官非則曠。鄭氏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車參路。天階宜妙，盡時賢對。楊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以一言致相，匈奴哂之。臣何庸猸而應斯舉，不但取強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顔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顔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回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

宋蔡景玄，興宗子也。興宗薨，遺令薄葬。奏還封爵[33]，追贈後授。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34]，表疏十餘[35]。上見許，詔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36]，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勳亮帷幄。錫珪分壤，實允通誥。而懇誠慊訢，備彰存沒。廉概素情，有絜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彝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

孔顗，會稽山陰人。初爲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領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顗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遊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儛潤[37]，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文富，猶尙斯難，况顗能薄質魯，亦何容易！顗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顗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尙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皇天明炤其心，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凫鶴從方，所憂去矣。"又曰："夫以記室之要，且須通才敏思，加性情勤密者[38]。顗學不綜實，性又疏惰，何可以屬之秘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方所非濫。顗少淪常簡，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厚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

南齊吳達之，義興人也。少有義行，爲鄉里所稱。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爲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二年，詔表門閭。

褚賁，淵之長子也。建元初，爲侍中。淵卒，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永明八年，蓁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霽。詔許之。

梁陽公則爲中護軍寧都侯，公則卒，子瞟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勳臣，特詔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後魏李承字伯業，鎭國大將軍、燉煌公寶之子也。太武時，爲爵姑臧侯。寶卒，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讓弟茂。時論多之。文成時，爲龍驤將軍[39]，滎陽太守卒。

裴詢爲散騎常侍，時大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暠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

封萬護，父勑文，爲鎭西將軍，賜爵天水公。獻文天安元年五月卒。萬護以長子讓

爵於弟翰。於時讓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王肅爲輔國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

崔光韶初除奉朝請,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唐朝,耻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武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

崔光爲侍中領著作,與李彪共撰國書。光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其子勵除祐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

路侍慶,陽平清淵人,有幹用,與廣平宋飜俱知名,爲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侍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

盧同爲撫軍將軍,兄綉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遂除征安州刺史。論者稱之。

竇瑗字世珍,遼西洛陽人也,爲爾朱榮北道大行臺左丞,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書男轉授之。叔珍繇是位至太山太守[40]。

李謐,相州刺史晏世之少子,好學,博通諸經,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

盧道將字祖業[41],秘書監淵之長子。淵卒,襲父爵固安伯,而讓其第八弟道舒[42]。有司奏聞。詔曰:"長嫡承重,禮之大經,何得輒授也?而道將引清河國王常侍韓子熙讓弟仲穆魯陽男之列。尚書李平重申奏,詔乃聽許[43]。後爲燕郡太守,司徒司馬。

韓子熙,麒麟之子,爲清河王懌郎中令。初,麒麟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讓弟仲穆。

北齊段韶爲武衛將軍,封下洛縣男。後以恩賜父榮姑臧縣侯,共下洛縣男。啓讓繼母弟寧安。文宣受禪,別封霸城縣侯。韶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

司馬子如爲太尉,兄子膺之自尚書郎歷中書黄門郎,子如別封須昌縣公,回授膺之。

封隆之爲儀同三司,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

李元忠爲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

後周楊寬事魏,爲華州別駕。孝莊反正,拜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孝武末,請以澄城縣伯讓兄穆。詔許之。

陸通,吳郡人也,父政爲文帝行臺左丞,原州長史。封爵中都縣伯。通以軍功,又別封都昌伯。及政卒,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弟逞襲之。

隋乞伏慧,馬邑鮮卑人也,爲大將軍。及平尉遲迥[44],功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

公，邑二千戶，賚物二千二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

楊文思，父寬，開皇初爲左光祿大夫，封正平郡公。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唐徐世勣，父蓋，爲上柱國舒國公，詔宜封濟陰郡王，食邑五千戶。蓋後竟辭王爵。許之。

劉審禮，刑部尚書彭城郡公德威之子。貞觀中，爲左驍衛郎將。丁父憂，服闋，當襲爵。累表讓弟。朝議不許。

許誠惑當襲爵，讓弟誠言。誠言固辭，竟封誠惑。制曰："鴻臚少卿許誠惑，門襲建侯，地應立長，而業存友愛，嘗推邑以成名。弟且能賢，復讓封於義嗣。是彰德舉，足附前徽。宜取正於承家，俾有明於合禮。可封監山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泉獻誠，高麗人也。則天天授元年，遷左衛大將軍。時內出金銀寶物，令宰相於南北衙文武官內，擇能射者五人共賭之。內史張光輔先讓獻誠爲第一，獻誠復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咄摩之，摩之又讓獻誠。既而，獻誠奏曰："陛下今簡能射五人，所得者多非漢官也。臣恐自此後，無漢官功射之名，伏望停寢此射。"則天嘉而從之。

孔戢字方舉，父岑，著作郎，屬季父巢，父死難。德宗憫悼加等，俾與子姪一人官，因授戢修武尉。戢以長兄未仕，固乞回授。後終京兆尹。

梁張佶，不知何郡人也。唐乾寧初，劉建峰據湖南，獨邵州不賓，命都將馬殷討之。期歲未尅，而建峰爲部下所殺。軍亂，鄰寇且至。是時，佶爲行軍司馬，屬潭人謀帥曰："張行軍即所奉也。"佶不得已，而視事。旬日之間，威聲大振，寇亦解去。乃謂將吏曰："佶才能不如馬公，况明庭重籓，非其人不可。"因以牘召殷。殷亦不疑，稟命而至。佶受拜謁禮畢，命升階，讓殷爲帥，佶即趨下，率衆抃賀。乃自請率師代殷攻邵州。下之。復爲行軍司馬，垂二十年。

校勘記

[1]"寄"字原作"奇"，據《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晉杜預注改。

[2]"目夷"原作"自夷"，據《左傳・僖公二十一年》改。下同。

[3]"曹"字原作"胄"，據《左傳・成公十三年》改。

[4]"諸"字原作"請"，據《左傳・成公十五年》改。

[5]"侯"字原脱，據《左傳・成公十五年》補。

[6]"禮"字原脱，據《左傳・成公十五年》晉杜預注補。

[7]"雖"字原脱，據《左傳・成公十五年》補。

[8]旬須，《左傳・成公十七年》作"匡句須"。

[9]"申"字原脱，據《左傳・哀公六年》晉杜預注補。

[10]"子"字原脱，據《左傳・哀公六年》晉杜預注補。

[11]"及"字原作"以",據《漢書・韋玄成傳》改。

[12]"倩"字原作"債",據《漢書・韋玄成傳》改。

[13]"大"字原作"太",據《漢書・韋玄成傳》改。

[14]"病"字原脱,據《漢書・韋玄成傳》補。

[15]"玄成不得"四字原脱,據《漢書・韋玄成傳》補。

[16]"人"字原作"人",據《漢書・張延壽傳》改。

[17]"況"字,《後漢書・桓郁列傳》作"汎"。

[18]"譬"字原作"一",據《後漢書・杜詩列傳》唐李賢等注改。

[19]"解"字原作"辭",據《後漢書・杜詩列傳》改。

[20]"雜"字原作"離",據《後漢書・杜詩列傳》唐李賢等注改。

[21]"百"字原作"伯",據《後漢書・杜詩列傳》改。

[22]"吏"字原作"東",據《後漢書・杜詩列傳》改。

[23]"代"字原作"伐",據《後漢書・范升列傳》改。

[24]"願"字原脱,據《後漢書・范升列傳》補。

[25]"絰"字原作"經",據《後漢書・丁鴻列傳》改。

[26]"成"字原脱,據《後漢書・方術列傳》補。

[27]"大"字原作"太",據《後漢書・方術列傳》改。

[28]"主簿"原作"土簿",據《三國志・魏書・王修傳》改。

[29]"已"字原脱;"矣"字原作"以",據《三國志・魏書・王修傳》補改。

[30]歷世艱難,《三國志・魏書・王修傳》裴松之注作"歷試諸難"。

[31]"升"字原作"先",據《三國志・魏書・王修傳》裴松之注改。

[32]"上"字原作"土",據《晉書・裴頠列傳》改。

[33]"封"字原作"奉",據《宋書・蔡廓列傳》改。

[34]"又"字原作"文",據《宋書・蔡廓列傳》改。

[35]"十"字原作"千",據《宋書・蔡廓列傳》改。

[36]"恪"字原作"格",據《宋書・蔡廓列傳》改。

[37]"儛"字原作"撫",據《宋書・孔覬列傳》改。

[38]"勤"字原作"倫",據《宋書・孔覬列傳》改。

[39]"驤"字原作"讓",據《魏書・李承列傳》改。

[40]"守"字原脱,據《魏書・良吏列傳》補。

[41]"業"字原作"應",據《魏書・盧道將列傳》改。

[42]"弟"字原作"第",據《魏書・盧道將列傳》改。

[43]"許"字原脱,據《魏書・盧道將列傳》補。

[44]"及"字原作"豫",據《隋書・乞伏慧列傳》改。又,"尉遲迥",《隋書・乞伏慧列傳》作"尉迥"。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一十五

總録部(六十五)

誠感　陰德

誠　感

《禮》曰:“至誠如神。”《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蓋夫鍾最靈之質,陶中和之氣,精懇內激,冥期潛會,乃至湍流自却,金石爲開,集天澤於旱暵,燭異光於幽晦,神交於夢寐,德柔於猛鷙[1],殊類擾狎,奇徵協應,以至嶽靈通感,海神助順,品物效祉[2],槃囚不欺,斯固由衷而發[3],寂然而通,以至精而格于神[4],明君子之爲貴者也。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

漢李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位至前將軍。

王尊,成帝時爲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刼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5],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回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

後漢許楊,汝南人,太守鄧晨署楊都水掾,使復立鴻郤陂,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6]:“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7]。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陳弇以尙書敎授,躬自耕種。常有黄雀飛來,隨弇翺翔。

諒輔,廣漢人,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天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8],慷慨呪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爲民

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9]。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構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黄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10]。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11]。"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自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後位至廬江太守。

魏管寧，北海人，避難至于遼東，所居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文帝即位，徵寧，將家屬浮海還郡。寧之還也，在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火光，輒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後復以安車徵之，會寧卒。

朱冲，南安人，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

晋嵇康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誠心所感[12]，每遇幽異如此[13]。官至中散大夫[14]。

徐苗有志行，常宿亭舍，有神告亭壞，遽出得免。苗雖徵辟，皆不就。

束皙，陽平元城人。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皙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皙官至尚書郎。

陸機，吴郡人，有駿犬名曰黄耳。機在洛，謂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後河間王顒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

董景道，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娱。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15]，皆礙而不達。以壽終。

顔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16]，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爲光祿勳致仕。卒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也。

郭文，隱居餘杭大辟山中[17]，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常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横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

羅含爲常侍侍中。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

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18]，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脱，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

宋謝述，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19]。經純妻庾舫，遇庾遣人謂述曰[20]："喪舫存沒，已應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泣答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也。高祖聞而嘉之。述後位至吳興太守。

南齊江泌，性行仁義，衣弊，蝨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蝨。後武帝以爲南康王侍讀，卒。

顧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黄老道，解陰陽書。詔以太學博士徵之，不就。

謝昌寓，陳郡人也，爲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鴿，昌寓疾二旬[21]，而鴿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鴿遂飛去。

虞愿爲晉平太守[22]，郡舊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於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送，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23]。

盧度，始興人，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24]。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免。後隱居西昌三顧山[25]，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魚次第來取食乃去。永明末，以壽終。

何點，盧江灊人也，累徵不就。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

何裔居虎丘西寺[26]，講論經義，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往來趨何，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後詔徵爲侍中，不就，卒。

韋鼎，初爲梁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尸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物流至，鼎竊異之[27]，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殮。

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

陳王固爲梁元帝相國戶曹[28],屬掌管記,聘于西魏。固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29]。

後周王思政,初爲太祖丞相,中軍大將軍,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30],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蒲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將遍[31],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明,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佩刀,横於膝上,覽樗蒲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奇待更深[32]。轉驃騎將軍。

李遠爲都督,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33],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年六歲,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34]。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知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隋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雅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竝枷鏁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35],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鏁亦大苦。吾欲與汝等脱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脱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卻,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擢伽爲雍令。

郭儁字弘文,太原文水人。家門雍穆,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高祖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持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36],表其門閭。

唐裴寂字玄眞,年十四,州補主簿。隋開皇中,爲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嘗至華岳,因祭神而祝曰:"裴玄眞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四十以後[37],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

唐臨爲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

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期，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

王䶮德，本馮翊王藏仁之蒼頭也。藏仁父母先沒，未獲合葬；既而從役物故，其妻孀居，旁無親屬。䶮德迎致其屍，并其父母而葬之。因廬其墓次[38]，負土成墳，每有雉悲鳴於墳上焉。太宗幸長春宮，記表其閭。

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遊，貶授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爲文曰："思蒂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恕諸己，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吳覆舟。如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無作神羞。"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數歲，改授洹水丞。

歸崇敬，大曆中爲倉部郎中，充册立新羅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人凡數百，我何獨濟逡巡。"波濤稍息，竟免爲害。

李康威少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遊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39]，則獲一大魚。"俄有餌鉤者[40]，隨手持之[41]，得鯉魚長三尺餘，人甚異焉。後果鎮幽州。

後唐內臣張承業爲監軍，夾城之役，遣承業求援於鳳翔。時河中阻絶，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澌奔蹙，艤舟不得渡，因禱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患。"既寤，津吏報曰："河冰合矣。"凌晨，躡冰而濟，旋踵冰解。

周徐台符，晉末爲翰林學士。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虜帳北至於薊門。及戎人內潰，乃竄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性好嘶鳴，及自虜中回，常露宿於草中，雖胡騎連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箝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時人以爲積善之所感也。

段希堯初仕晉[42]，爲右諫議大夫。使于吳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越，檝師僕從，皆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爲託，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

陰　德

夫明晦之際，雖則有殊，而善惡之報，誠亦無忒。是以爲善則錫之福，而昌闕世；爲惡則降之咎，而殛其身。蓋如影響之相須，符契之胥合者也。若乃濟危難，恤羈孤，慎罰緩死，以存乎性命；危言切諫，以申乎幽冤，殆及骼胔之類，鳥獸之微[43]，莫不形惻隱之心，成全活之惠。故能恩洽於物，慶流於家，成必大之徵，享無疆之祐，貽孫翼子，乃公乃侯，足以見天道之不誣[44]，人心之可復者爾[45]。

魏顆父武子，爲晉大夫，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疾甚曰

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秦之力士)。杜回躓,而顆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韓厥,晉人,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睹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孫叔敖,楚人,初爲兒,出游歸,遂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吾聞見兩頭蛇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矣。

漢丙吉字少卿,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長楊、五柞宮,並在盩厔,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46](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也(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于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及曾孫立,是爲宣帝。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47]。後帝知吉有厚恩[48],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帝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紼,繫印之組也[49])。帝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疾也。"後病果愈。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

于定國父于公(史失其名)[50],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閭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51]。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王翁孺爲綉衣御史,逐捕羣盜。及吏畏懦,逗留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52]。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後漢何敞六世祖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一云:比干,武帝時爲廷尉正[53],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武帝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54],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男六,又生三子。宣帝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臣欽若等曰:案:《後漢書》比干生蜀郡太守

壽，壽生京輔都尉顯，顯生光禄大夫鄢，鄢生濟南太守寵，寵生五官中郎將敞也）。

鄧禹爲太傅，嘗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代必有興者！"禹子陔又言："嘗聞活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使者，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臣欽若等曰：按《後漢書》：訓子騭、悝、弘、閶皆封萬户侯，訓女即和熹皇后也）。

虞詡，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按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常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决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後爲司隸校尉，尚書僕射。

梁商曾祖父統，更始二年，爲中郎將，安集涼州。商女即順烈皇后也。后少善女工，好讀書史，商深異之，竊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雖大位不究，而積德必報[55]。若慶流子孫者，儻興此女乎？"

袁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爲楚郡太守[56]，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爲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弟敞爲司徒[57]，京子陽爲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

楊震，華陰人，父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黄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黄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黄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爲寶[58]，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矣（臣欽若等曰：按《後漢書》：震與子秉、曾孫彪俱爲太尉[59]，孫賜爲司徒）。"

王忳，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60]，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61]："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絶。忳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62]。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墜忳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洛縣[63]，馬遂奔走，牽忳入宅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忳所繇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息，自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繇是顯名。

晋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64]，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毛寶初在武昌軍[65]，人有如市買得一白龜[66]，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於諸江

中。郛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67],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

後魏高允爲中書侍郎,轉令監。評刑三十餘載,中外稱平。以孝文太和十一年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卧[68]。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循往脈視之,告以無恙。循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醯,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床帳衣服,茵被几杖[69],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

唐徐有功,則天時,爲司刑丞。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累遷司刑少卿,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先是,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爲奴所誣,當坐斬。有功明其無罪,於是,龐氏减死。有功至則天長安中卒。玄宗踐祚,孝諶子希、瑊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倫由是自太子司議郎遷恭陵令。

陸元方,則天時爲宰相。臨終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元方子象先爲玄宗宰相,景倩爲監察御史,景融爲工部尚書,景獻爲屯田員外郎,景胤爲庫部郎中[70],皆有美譽。

裴度爲東都留守。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等被誅,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下獄,訊劾欲加流竄。度上疏理之,全活者數十家。

校勘記

[1]"猛鷙"原作"猛鷲",據宋本改。

[2]"祉"字原作"止",據宋本改。

[3]"而"字原作"以",據宋本改。

[4]"精"字原作"情",據宋本改。

[5]"璧"字原作"壁",據宋本改。

[6]"晨鷩曰"原作"鷩曰晨",據宋本改。

[7]"出"字原作"行",據宋本改。

[8]"輔"字原作"轉",據宋本改。

[9]"徹"字原作"激",據宋本改。

[10]“請”字原作“謂”,據宋本改。

[11]“是必”原作“必是”,據宋本改。

[12]諴心,宋本作“神心”。

[13]幽異,宋本作“幽逸”。

[14]“官”字原作“坐”,據宋本改。

[15]“聰”字,宋本作“聦”。

[16]“繼没”原作“既没”,據宋本改。

[17]“大辟山”原作“大壁山”,據宋本改。

[18]“埋”字原作“理”,據宋本改。

[19]“乘”字原作“尋”,據宋本改。

[20]“遇”字,宋本作“過”。

[21]“疾”字,宋本作“病”。

[22]“虞願”原作“虞原”,據《南齊書・良政列傳》改。

[23]“仁”字原作“人”,據宋本改。

[24]“過”字前原衍“度”字,據宋本删。

[25]“後”字原作“復”,據宋本改。

[26]裔,原作“胤”,據宋本改。

[27]“鼎鼐”原作“鼐鼐”,據宋本改。

[28]“王”字原作“土”,據宋本改。

[29]“羊”字原脱,據《陳書・王固列傳》補。

[30]“曾”字原脱,據宋本補。

[31]“過”字原作“軍”,據宋本改。

[32]“奇待”原作“倚待”,據宋本改。

[33]“於”字原作“爲”,據宋本改。

[34]“將”字原重,據宋本删。

[35]“哀”字前原衍“伽”,據宋本删。

[36]“彧”字原作“或”,據宋本改。

[37]“卿”字原作“鄉”,據宋本改。

[38]“次”字原作“以”,據宋本改。

[39]“節制”原作“節度”,據宋本改。

[40]“鈎”字原作“釣”,據宋本改。

[41]“手”字原作“守”,據宋本改。

[42]“仕”字原作“任”,據宋本改。

[43]“徵”字,宋本作“微”。

[44]之不誣,原作“不之誣”,據宋本改。

[45]人心,宋本作“人事”。

[46]"者"字原脱,據宋本補。

[47]"其"字原脱,據宋本補。

[48]厚恩,宋本作"舊恩"。

[49]"組"字原作"系",據宋本改。

[50]于公,宋本作"子公"。

[51]"蓋"字原脱,據宋本補。

[52]"免"字原脱,據宋本補。

[53]"正"字原脱,據宋本補。

[54]"符策"原作"策符",據宋本改。

[55]"必"字原作"爲",據宋本改。

[56]"時"字原作"朝",據宋本改。

[57]弟敞爲司徒,宋本作"弟敞爲司空"。

[58]爲賨,宋本作"與賨"。

[59]"與"字原作"興",據宋本改。

[60]"中"字原脱,據宋本補。

[61]"謂"字原作"爲",據宋本改。

[62]"人"字原作"久",據宋本改。

[63]"洛縣"原作"譙縣",據宋本改。

[64]路者,宋本作"路左"。

[65]"武昌"原作"昌武",據宋本改。

[66]如市,宋本作"於市"。

[67]"徐"字原脱,據宋本補。

[68]"猶"字原作"尤",據宋本改。

[69]"几杖"原作"尺杖",據宋本改。

[70]景胤,宋本作"景裔"。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一十六

總錄部(六十六)

訓　子

《傳》曰:"父慈而教。"蓋父子之道,篤乎天性,愛之所鍾,咸欲其善,誘掖昜導,必以義方,稟資以恭,獎勵其志。故士之克荷世德,有立於世者,未始不先乎嚴君之誨也。是以子之能仕,則曰父教之忠;不就師傅,則曰父之罪也。然則於其幼也,常視無誑;及其長也,弗納於邪。至於女子之有行,亦結褵以申戒,故能宜於夫族,正其家道。至於天倫致美,義篤於昆弟,猶子均愛,情厚於諸父,率有嘉話。申乎勸率,并而述之,咸可尙矣。

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1]:"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今子之魯[2],愼無以國驕人。"又曰:"君子不施其親(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怨,萬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大故,謂惡逆之事)。"又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故君子於其身也,且猶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况教其子孫乎?"

范武子,晉大夫也,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3])。《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4]。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後,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詭譎之言問於朝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5],能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貌冠[6]。笄,簪也)。

孔子謂其子鯉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7],王教之端[8]。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以伯魚孔子之

子,所聞當有異[9])?”對曰:“未也。嘗獨立(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孟釐子,魯大夫,病且死,戒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聖人,謂商湯),滅於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10](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兹益恭。故鼎銘云(三命,上卿也。考父廣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饘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11]。今孔丘,少年好禮,其達者歟? 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宫敬叔往學禮焉。

曾參,仲尼弟子也。參有疾,其子曾元抑首,曾華奉足。曾子曰:“微乎,吾無顔氏之言,吾何以告汝哉? 雖然,君子之務,亦大有之矣。夫鹿以山爲卑,而增巢乎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埳穴乎其中[12]。卒其所以得者,餌也。故君子能無以利害義,則辱奚由至哉?”

漢張負以女孫嫁陳平,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嫂如事迺母(迺,汝也)。”

石奮,號萬石君,以上大夫禄歸老于家,徙居陵里(茂陵邑中之里)。中子内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奮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内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車中自如,固當(此深責之也。言内史貴人,正固當爾)?”廼謝罷慶(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王吉爲昌邑中尉,坐昌邑王淫亂,不能輔道,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子駿遷趙内史,道病,免官歸。

韓延壽爲左馮翊棄市,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爲吏。

尹賞爲執金吾,病疾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污坐贓。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辯名。

後漢陳寵,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

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侣將行。丹怒而撻之(丹怒撻之五十),令寄縑以祠焉(寄帛二匹以祠焉[13])。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丹官至太子太傅遜位,卒於家。

譙玄，隱藏田野，終公孫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

鄧禹爲太傅。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馬援爲伏波將軍，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14]。援前在交趾，遣書戒之曰[15]："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16]，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反類鶩者也[17]。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後果爲仇人訟免官。

竇武爲城門校尉，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紹性疏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繇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

鄭玄，北海高密人。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群弟所不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18]，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19]，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唯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20]。故聞命罔從，而黄巾爲害[21]。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22]，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吾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23]，覃思以終業[24]。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25]。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26]，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27]，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28]。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29]，徒以亡親墳壟未成[30]，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31]！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32]。"後公車徵爲大司農，玄以病自乞還家。

魏李豐，年七十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33]。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敕使斷客。

劉廙，弟偉，與魏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

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德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治名者也。卿其愼之,勿復與通。"偉不從,後爲諷所引,故及於難。廙官至侍中卒。

王昶,嘗爲其兄子族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沉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保身全行[34],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繇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乃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35],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虚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三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繇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繇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36]。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哉。欲使汝曹立身行道[37],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者,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毁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愼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毁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尙猶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毁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38],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毁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毁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39],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毁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40],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41]。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况於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虚僞之人[42],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别;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43]。然所污染,固以衆矣,可不愼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綿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愼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尙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

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而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44]，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尙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昶位至司空。

蜀向朗字巨達，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朗終於左將軍。

吳潘濬，武陵人，爲太常。歸義隱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45]，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

顧雍爲丞相。時大帝嫁從女，女顧氏甥，故召雍父子及孫譚。譚爲選曹尙書，見任貴重。是日，帝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竝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繇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卧。譚立過一時，乃見遣。

晉王祥爲太保，臨薨，訓其子曰：“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子皆奉而行之。

夏侯湛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46]。湛若曰：咨爾弟淳、琬、瑫、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數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47]，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48]，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

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序。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兹。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稾,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叡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49]。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實令迹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惟令迹是畏,實爾猶是儀。嗚乎,予其敬哉。僉!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我齔齒,則受厥教于書學,不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失[50],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祗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愼行,用不辱於冠帶。實母氏是憑。予其爲政蕞爾[51],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52],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於神明。若乃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53],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54],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於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瑫厥精粹平理[55];謨,茂哉,儁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知[56]。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僉!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於先載,納誨於嚴父慈母。予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57],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廸改,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58],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勵翼[59],邇可遠在兹。"瞻拜手稽首,曰:"僉!"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僉!明而昧,崇而卑,冲而常,顯而質,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僉!乃言厥有道。"淳曰:"僉!祗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僉!身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惟新。"湛曰:"僉!瑫亦昌言。"瑫曰:"僉!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僉!謨亦昌言。"謨曰:"僉!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僉!總亦昌言。"總曰:"僉!若憂厥憂以休。"湛曰:"僉!瞻亦昌言。"瞻曰:"僉!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僉!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60]!"湛官至散騎常侍。

阮籍爲步兵校尉，子渾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咸字仲容，籍兄子），汝不得復爾。"

荀勗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61]，宜識吾此意。勗後爲尚書令卒。

庾衮有兄孤女曰芳[62]，將嫁，美服既具，衮乃刈荆苕爲箕箒[63]，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64]。故賜汝此籠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衮雖州郡交命，察孝廉，舉清白異行，皆不就。

劉殷爲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常戒其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65]，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犯顔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66]，下念鮑勳觸鱗之誅。"

東海王越鎮許時，王承爲記室參軍。越雅相知重，勑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詠遺言[67]，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承與阮瞻、謝鯤、鄭攸俱在越府，越又與瞻等書曰："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以閑豫，周旋誨接。"

殷仲堪爲荆州刺史，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68]，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69]。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眞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乎昔時意[70]，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損其本？爾其存之。"

謝混與族子靈運、瞻、曜、晦、弘微以文義賞會，嘗因酣宴之餘，爲韻語以奬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康樂，靈運侯國），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宣明，晦字），穎達且沉儁。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阿多，曜小字），弱冠纂華裔。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淸悟（通遠，瞻字），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71]（微子，即弘微也[72]），無倦發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䌛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初，靈運父奐無才能[73]，爲秘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抑[74]，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未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混歷位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

宋陶潛爲彭澤令，有高節，嘗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生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75]。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76]，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

毒[77],以家貧[78],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患累。僶俛辭世,使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兹苦心,良獨罔罔。少年好書,偶愛閑靜[79]。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故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雖然不同生[80],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有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仁人也。七世同財[81],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愼哉!吾復何言!"又爲《命子詩》以貽之[82],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83],歷世垂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紜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兹武功,參誓山河,啓土開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原[84],蔚蔚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嘿語,運固隆汙。在我中晉,業融長沙(陶侃封長沙侯,潛曾祖也)。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謂斯心,而可近得。肅矣我祖,愼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潛祖茂爲武昌太守)。於皇烈考[85],淡焉虛止。寄迹夙運,冥兹慍喜[86]。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顧漸華鬢[87],負景倏立[88]。三千之罪,無後其急[89]。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爾求思。溫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而有心,奚待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賴爾斯才[90]。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何叔度爲豫章太守,子尚之以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别於冶渚[91]。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朝中相送可有幾客[92]?"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别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93]。"

王敬弘,琅琊臨沂人,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顏延之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曰:"庭誥者,施於闔庭之內,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

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蓄[94]。本乎性靈[95]，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96]。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97]。公通[98]，可以使神明加嚮[99]；私塞[100]，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101]，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况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餘、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滋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己，知福在虛求[102]，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103]，文理精出[104]，而言稱未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辨晝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105]，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鋭之志，馳傾觖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106]，入修家之誡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智能，預有文論，若不練之多士，校之群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屋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說[107]，是短算所出，而非長見所取，適値尊朋臨座[108]，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黶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祗足以成今之沮喪耶？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爲心者[109]，未能達無心救得喪[110]，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量之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議，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常人，情不能素盡[111]，故當以遠理勝之，麼算除之[112]，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一時同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113]。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富厚，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止以僕役爲資[114]，當施其情願，庀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霑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己，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晦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非[115]；雖棄其大用[116]，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曰：'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

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迭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117]。至夫顧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奧有竈[118],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髮膚於草石[119],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末,猶局廝保之上,事思反己,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抃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生之方[120]。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繇。方其剋瞻,彌喪端儼。况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正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詳厭[121],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惟厚貌蔽智之明[122],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顰笑入戾;耽愛犬馬,則步顧成妖。况動容竊斧,束裝盜金[123],又何足論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遊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繇相敬,絕繇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疏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性也[124],足以相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幾;既眚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惟善成乎[125]?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毀[126]。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爲中和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及出天則[127]。與不得積[128],取無謀實,竝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受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飾,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眄,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睹其淫怪,知生於無心,爲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129]。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人[130],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迕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遘命愈難[131],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爲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132],則燻心智,耗眞精,傷人和,犯天情[133],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烟而烟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134]。然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135]。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惛。去明即惛,難以生矣。是以中外群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不深,故藥之者常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於義寡焉。頓盡誠難,每捐可易[136]。能易每捐[137],亦明之矣。夫廉嗜之性不同[138],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執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誣人[139],爲有兆矣[140]。不以人之所失矜我[141],能有守矣。己所謂然,而彼定不能[142],奕棋之弊,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嚬之弊。將求去弊者,念通性分而已[143]。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况在闕薄,難用算防。應物之方,必出於己。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

所聚。有一于此，何處逃毁。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諺曰[144]：'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唯形色粗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人琴歌於編蓬之中者[145]，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幽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炤。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篋篚[146]，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穡者就之艱，難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開向背之意[147]，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理於民[148]，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惜為質，非假嚴刑；有常為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理會[149]；有常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無[150]，斯無惜矣[151]。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常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休事，則懃蕲結納；及聞否論[152]，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毁。昔同稽款，今猶叛戾，斯為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153]，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迹。又蒙蔽其善，毁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己拙，自崇常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睹驚異之事，或涉流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己發，將尸謗人，迫而又迮，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體，寬愉為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154]。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155]，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貞玉粹者[156]，乃能盡而不汙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毁而不可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繇。能以懷道為念，必有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耳。或云'貧何為樂[157]？'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齊，自我喪之，未為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不通理用者[158]。凡養生之具，豈間定實，或以膏腴夭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在內，不繇於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感愈嗛；量腹而炊[159]，豐家餘食。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虚耳。况心得優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藿席三屬，不能為寒。豈不信然！且以己為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極而輪五緯[160]，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為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靡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

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161]，吾將反本。夫人之生，暫有心識，幼壯驟過，衰耗驚及，其間夭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唯數紀之中耳[162]。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久[163]？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爲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慚[164]。欲使人沉來化，志符往哲，勿謂是賒，日繫斯密[165]。若通此意[166]，吾將忘老。如曰不然，其誰與歸？偶懷所撰述，略布衆條；若備舉情見，顧未書一。贍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

宋孔顗爲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顗弟道存、徽頗營產業[167]。二弟請假東還，顗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帛絹紙席之屬。顗見之，僞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168]？"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

蕭思話爲開府征西將軍，其子惠開爲太子舍人，時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後轉黄門侍郎[169]，與侍中何偃爭權，表乞解，繇此忤旨免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

校勘記

[1]"伯"字原作"白"，據宋本改。

[2]"今"字，宋本作"人"。

[3]"怒"字原作"恕"，據宋本改。

[4]"也"字原作"小"，據宋本改。

[5]"不"字原脱，據宋本補。

[6]"委貌冠"原作"貌冠"，據宋本補。

[7]"三"字原作"二"，據宋本改。

[8]"王教"原作"五教"，據宋本改。

[9]"有"字原作"其"，據宋本改。

[10]"戴"字原作"載"，據宋本改。

[11]"必"字原作"今"，據宋本改。

[12]"焰"字原作"滔"，據宋本改。

[13]"帛"字原作"白"，據宋本改。

[14]"喜"字原作"嘉"，據宋本改。

[15]遣書，宋本作"還書"。

[16]"高"字原作"交"，據宋本改。

[17]“反”字，宋本作“尚”。

[18]“者”字原脱，據《後漢書・鄭玄列傳》補。

[19]“闡”字原作“閑”，據宋本改。

[20]“庶”字原作“度”，據宋本改。

[21]“巾”字原作“申”，據宋本改。

[22]“素”字原作“業”，據宋本改。

[23]“以”字原脱，據宋本補。

[24]“以”字原脱，據宋本補。

[25]“乎”字原脱，據宋本補。

[26]研鑽，宋本作“研讚”。

[27]“若”字原作“以”，據《後漢書・鄭玄列傳》改。

[28]深念，原作“勝念”，據宋本改；“邪”字原脱，據宋本補。

[29]“末”字原作“未”，據宋本及《後漢書・鄭玄列傳》改。

[30]“鑿”字原作“壅”，據宋本改。

[31]“可”字原作“後”，據宋本改。

[32]“焉”字原脱，據宋本補。

[33]“隆”字原作“久”，據宋本改。

[34]“保”字，宋本作“寶”。

[35]“於”字原脱，據宋本補。

[36]“失”字原作“知”，據宋本改。

[37]行道，宋本作“行己”。

[38]“可”字原脱，據《三國志・魏書・王昶傳》補。

[39]“無怨”原作“有怨”，據宋本改。

[40]“人”字原脱，據《三國志・魏書・王昶傳》補。

[41]“矣”字原作“已”，據宋本改。

[42]“夫”字原脱，據《三國志・魏書・王昶傳》補。

[43]大爲炯戒，宋本作“大爲警戒”。

[44]“劉公幹”原作“劉公韓”，據宋本改。

[45]“當”字原作“堂”，據宋本改。

[46]“才”字原作“哉”，據宋本改。

[47]“逮”字原作“見”，據宋本改。

[48]“顧”字原脱，據《晉書・夏侯湛列傳》補；“基”字原作“其”，據宋本改。

[49]“慈”字原作“兹”，據宋本改。

[50]“失”字原作“識”，據宋本改。

[51]“予”字原作“子”，據宋本改。

[52]“惟”字原脱，據宋本補。

[53]"我"字,宋本作"乃"。

[54]"階"字原作"偕",據宋本改。

[55]"精"字,宋本作"情",《晋書·夏侯湛列傳》作"清"。

[56]惠知,《晋書·夏侯湛列傳》作"惠和"。

[57]"匡"字,宋本作"弼"。

[58]"惠且直"原作"柔而直",據《晋書·夏侯湛列傳》改;又,宋本作"柔人且直"。

[59]"勵"字,宋本作"厲"。

[60]欽哉,宋本作"康哉"。

[61]此句原爲"汝等亦宦達人",今據宋本改。

[62]兄孤女,宋本作"孤兄女"。

[63]"刈"字原作"割",據宋本改。

[64]"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65]"譏"字原作"幾",據宋本改。

[66]"公"字原脱,據宋本補。

[67]"諷詠"原作"諷味",據宋本改。

[68]"肴"字原作"有",據宋本改。

[69]"拾"字原作"食",據宋本改。

[70]"豁"字原作"裕",據宋本改。

[71]"纂"字原作"基",據宋本改。

[72]"弘"字原作"引",據宋本改。

[73]"奐"字原作"瑍",據宋本改。

[74]裁抑,宋本作"裁折"。

[75]"受"字原作"愛",據宋本改。

[76]"妄"字原作"望",據宋本改。

[77]"荼"字,宋本作"茶"。

[78]"貧"字,宋本作"弊",《宋書·隱逸列傳》作"貧弊"。

[79]閑靜,宋本作"閑靖"。

[80]雖然不同生,宋本作"然雖不同生"。

[81]"財"字原脱,據《宋書·隱逸列傳》補。

[82]"又"字原脱,據宋本補。

[83]"爲"字原作"其",據《宋書·隱逸列傳》改。

[84]"原"字,《宋書·隱逸列傳》作"源"。

[85]烈考,《宋書·隱逸列傳》作"仁考"。

[86]"冥"字原作"其",據宋本改。

[87]"漸"字,宋本作"塹"。

[88]"候"字原作"隻",據宋本改。

御定所製

[89]“後”字原作“復”,據宋本改。

[90]“賴”字,《宋書·隱逸列傳》作“顧”。

[91]“傾朝”原作“頃朝”,據宋本改。

[92]朝中相送,宋本作“朝相送”。

[93]“復”字原脱,據宋本補。

[94]“咸”字原作“減”,據《宋書·顔延之列傳》改。又,“素蓄”宋本作“素畜”。

[95]性靈,宋本作“生靈”。

[96]“網”字,宋本作“罔”。

[97]“私”字原作“公”,據宋本改。

[98]“公”字原作“則”,據宋本改。

[99]“可”字原作“何”,據宋本改。

[100]“塞”字原作“則”,據宋本改。

[101]“用”字原作“周”,據宋本改。

[102]“福”字原作“柄”,據宋本改。

[103]“猷”字,宋本無。

[104]文理,宋本作“大理”。

[105]“於”字原脱,據宋本補。

[106]“悟”字原作“悮”,據宋本改。

[107]姐語,宋本作“如語”。

[108]“朋”字原作“明”,據《宋書·顔延之列傳》改。

[109]“夫”字原脱,據《宋書·顔延之列傳》補。

[110]此句原爲“未有達無心救得喪”,今據宋本改。

[111]此句宋本爲“有不能素盡”。

[112]麼算,宋本作“幺竿”。

[113]“蓋”字原脱,據宋本補。

[114]“止”字原作“上”,據宋本改。

[115]“非”字原作“欲”,據宋本改。

[116]“雖”字,宋本無。

[117]“世服”原作“服世”,據宋本改。

[118]“有”字原作“大”,據宋本改。

[119]髮膚,宋本作“皮膚”,《宋書·顔延之列傳》作“肌膚”。

[120]“生”字,宋本作“坐”。

[121]詳厭,《宋書·顔延之列傳》作“諍厭”。

[122]“智”字原作“知”,據宋本改。

[123]鹽金,宋本作“鹽金”。

[124]“性”字,《宋書·顔延之列傳》作“往”。

[125]"成"字原作"戒",據宋本改。

[126]"毁"字,宋本作"殿"。

[127]"及"字,宋本作"乃"。

[128]"得"字原作"待",據宋本改。

[129]"止"字原作"失",據宋本改。

[130]"及其"原作"其及",據宋本改。

[131]遵命,《宋書・顔延之列傳》作"道命"。

[132]"害"字,宋本作"割"。

[133]天情,《宋書・顔延之列傳》作"天性"。

[134]此句宋本作"桂懷蠹而殘桂"。

[135]"壯"字原作"收",據《宋書・顔延之列傳》改。

[136]"捐"字原作"指",據宋本改。

[137]此句宋本作"能思每捐"。

[138]"廉"字宋本作"嫌"。

[139]"誣"字原作"謀",據宋本改。

[140]"兆"字,宋本作"非",《宋書・顔延之列傳》作"明"。

[141]此句原作"不以人之所務失我",今據宋本改。

[142]"能"字原作"然",據宋本改。

[143]"性分"原作"作介",據宋本改。

[144]"喭"字原作"唁",據宋本改。

[145]"於"字原脱,據宋本補。

[146]"箱篚"原作"篚筐",據宋本改。

[147]"開"字原作"間",據宋本改。

[148]"理"字,《宋書・顔延之列傳》作"埋"。

[149]"會"字,《宋書・顔延之列傳》作"葬"。

[150]"無"字原脱,據宋本補。

[151]此句宋本作"惜斯見矣"。

[152]否論,宋本作"不論"。

[153]"揚"字原作"楊",據《宋書・顔延之列傳》改。

[154]小忍即歇,原作"小即忍歇",據宋本及《宋書・顔延之列傳》改。

[155]"芳"字原作"芬",據宋本改。

[156]"貞"字,《宋書・顔延之列傳》作"真"。

[157]何爲樂,《宋書・顔延之列傳》作"何由樂"。

[158]此又不通理用者,《宋書・顔延之列傳》作"此又通理所用"。

[159]"腹"字原作"腸",據宋本改。

[160]渾四極而輪五緯,《宋書・顔延之列傳》作"渾四游而斡五緯"。

[161]人之適主，宋本作“人之適生”。

[162]“唯”字，《宋書·顔延之列傳》作“雖”。

[163]“久”字，《宋書·顔延之列傳》作“平”。

[164]“慚”字原作“暫”，據宋本改。

[165]“繫”字原作“擊”，據宋本改。

[166]“若”字，《宋書·顔延之列傳》作“著”。

[167]“徽”字，宋本作“從徽”。

[168]“還東”原作“東還”，據宋本改。

[169]“侍”字原作“待”，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一十七

總録部(六十七)

訓子第二

南齊劉懷民,平原人,仕宋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子善明,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治中從事。懷民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

王僧虔爲侍中,兄子儉爲朝宰,起長梁齋[1],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悦,竟不入戶。儉即毁之[2]。僧虔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睹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虚耳[3]。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仿佛。曼倩有云,言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専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説,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4],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緒《老》[5],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6],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7]。且論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相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繇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内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繇吾不學,無以爲訓。聊以爲比[8]。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繇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吾不學[9],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不必大減。致之有繇,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皆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10],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超越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爲汝蔭,正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故?蓋讀數百卷之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

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中情，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志輩，爲僧虔子志及彬、寂等），冀脱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功[11]，豈復關吾邪？愧唯知愛深松茂柏[12]，寧知子弟毁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懷耳。”

王志，侍中特進僧虔子，其弟寂，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志謂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静，將恐貽譏。”寂乃止。寂卒爲秘書郎。

吕安國爲湘州刺史，有疾，徵爲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褲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

陳顯達爲侍中、鎮軍將軍，有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凌人。”復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提此自逐。”

張融爲司徒左長史，永明中，遇疾，爲門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13]，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正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其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文章體亦何嘗何異顛温涼而錯寒暑[14]，綜哀樂而横歌哭哉？正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異，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别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垂我[15]，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沫[16]，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17]。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説義，唯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爲[18]。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誡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文之音情[19]，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别遺爾旨。吾文體英絶[20]，變而屢奇。豈吾天挺蓋不隤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

周顒爲中書侍郎，有名於時，子捨幼聰穎，顒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

王騫，太尉儉之子，爲黄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爲諸子曰：“吾家門户本素族，自然隨流平進[21]，不須苟求也。”

梁韋叡爲護軍將軍散騎常侍，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稜使説書[22]，其所發擿，猶弗之逮也。

徐勉爲中書令，嘗爲書誡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産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23]，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繇才致？幸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24]，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黄金滿籯[25]，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

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26],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其紛紜[27]。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入[28],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笑於斯[29]。慧日、十住等[30],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淸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以有[31],前割西邊施宣武寺[32],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仄[33],無復房宇[34]。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邊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及獲百金[35]。或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繇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回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竝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36]。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37],非有吝心,蓋是事勢所至耳[38]。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以分汝[39],營小田舍,親累既理[40],亦須此釋氏之敎,以才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41]。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42]!聞汝所買姑熟田地[43],甚爲舄鹵,彌復可安[44]。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仿佛。孔子曰'居家治理,可移於官'。既已營之[45],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46]。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所無間言[47],先物後己,然後可貴[48]。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49]。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50],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非徒棄日[51],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愼歟!今之所勅,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52],不成資産。既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聊可自休[53]。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54],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自兹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55]。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湯水旱[56],吾豈知如何?若其溢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竝無俟令吾知也[57]。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述吾此志[58],則無所恨矣。"

王筠爲秘書監光祿大夫,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

沈少傅約語家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謝幾卿爲威戎將軍，南平王長史。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官清愼[59]，公府祭酒主簿[60]，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藻歷官祭酒主簿。

王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行曰[61]：'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立冬修夜，朱明長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糅雜[62]，坐闕號呶[63]，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64]。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進退修焉[65]，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隆殺[66]，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也，義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明因辨果，俾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67]，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修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何昌寓爲侍中驍騎將軍，從子照常慕恬退[68]，不樂進仕。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求、點皆何氏諸從也。

後魏源賀爲太尉，遺令勑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恡、毋荒怠、毋奢佚、毋嫉妒，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眞，耳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清約以行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

刁雍爲特進，征南大將軍。泛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

陸崇教訓六子，雅有法度[69]。

楊椿爲太保侍中致政。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僚，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70]，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71]。見翁著布衣韋帶，常約勑諸子曰[72]：'汝等後世，脫若富貴于今日者，愼勿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73]。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74]，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75]，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76]。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竝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77]，于時口勅，責諸內官，

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勅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于後,終以不言蒙賞[78]。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高祖謂諸王諸貴曰[79]:'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80],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緣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81],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家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之後,終無恨矣。"

崔光韶爲廷尉卿。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82],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罹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83]。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甄琛爲黄門侍郎,時李謐博通諸經,不就徵辟。琛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

北齊魏收爲左光祿大夫,行齊州刺史,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勵,著《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至畏者莫如口[84],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嶽立爲重,有潛載而不傾[85],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吕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86];九阪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窅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87],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88],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于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知止大賢,

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吕，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挑舌[89]，怨惡莫生。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蓋期厚棟不撓，遊刃餘然[90]。逮于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陽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釁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強，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蹈而行[91]，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于斯，鬱爲羽儀。恪居喪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徼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趨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邏廷，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己信，私玉非身寶。過涅爲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于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92]。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年非[93]，顔子仁幾三月不違[94]。跬步無已，至于千里。覆一簣進，及于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95]，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96]。槿榮于枝，望暮而萎[97]。夫奚益而不損[98]，孰有損而不害[99]，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眞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虚，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100]，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座右[101]。"

宋遊道爲御史中尉兼太府卿，剛直使氣，每戒其子曰："吾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

顔之推，字介，爲黄門侍郎，撰《家訓》二十篇行于世。

後周于謹爲太傅大宗伯，參義朝政，每敎訓諸子，務存靜退。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焉。

賀若敦爲忠州刺史，鎮函谷[102]，爲晉公護所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語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

隋牛弘爲右光祿大夫，弘嘗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重深。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

趙軌爲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

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誡。"

房彦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説督勉之,亹亹不倦。終于涇陽令。

裴矩字弘大,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後入唐朝,官至民部尚書。

唐李襲譽爲太府卿,每謂子孫曰:"吾性不好貨財,遂至貧乏。然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事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書,讀之可以得官。吾殁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一事,亦何羡于人!"

房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陵人[103],故集古今聖賢誡子書于屏風,令各取其一,因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我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遵。"

王友貞,琅琊人,素好學,於"九經",讀皆百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焉。

劉晏善訓,諸子咸有學藝。

李叔明,建中初,爲東川節度。及駕幸奉天,其子昇翊從有功。叔明每私疏誡勵:見危臨難,當誓以死。昇奉父嚴訓,果著勳效。識者嘉之。

穆寧,通達體命,不嘗服藥。每誡諸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直道而已。慎無爲諂吾之志也。"

張茂昭爲武寧節度使,自禄山之亂,兩河繼爲阻命之地,茂昭表請,舉族歸闕。遣其妻李氏及男克讓、克恭等先焉。將行,戒之曰:"爾曹將侍親出易定,後之子孫,勿爲風俗所染,吾無恨矣。"

田融,魏博節度興之兄。興幼孤,融睦友而教導之。會軍中分曹習射,以角勝負,興發矢連中,融退𢧵而責曰:"爾不能自晦,取禍之道也。"故興于暴亂之時,能全其身而致其位(及興之節制六州,請融爲吏,郡守韓廷察初誠不忍離其兄也[104],故特授焉)。

令狐彰爲義成軍節度使[105],臨行,誡子以忠孝守節。

柳玭爲御史大夫,玭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承世胄者[106],修己不得不懇,爲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己無能而望他人用,以己無善而望他人愛[107]。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亦由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爲基,以恭默爲本,以畏怯爲務,以勤儉爲法,以交結爲末事,以棄義爲凶人[108]。肥家以忍順,保友以簡敬[109]。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去奢與驕[110],庶幾減過。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111]。直

不近禍，廉不沽名。廩祿雖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榎楚雖用，不可忽褊狹之胸襟[112]。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竝。比見家門子孫[113]，其先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處己，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夫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志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利于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114]，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刓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尚慢遊，躭嗜麴蘖；以銜盃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于名宦[115]，匿近權要[116]，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茲五不韙[117]，甚于痤疽。痤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巫醫莫及。前賢明誡，方冊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以下，修辭力學者，則躁進患失[118]。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采。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于斯，孰爲君子焉！”

韓叔豐，華州節度使建之父。乾寧末，建逼昭宗殺中山都將李筠，教近衛諸軍害其八王，冊德王爲皇太子。及李塘奔入鳳翔，兼領同州，乃修南莊，起樓觀，欲爲南內，行廢立之事。叔豐見其跋扈，謂建曰：“汝陳、許一白丁，乘時危亂，位至方牧。不能感君父之恩，欲以同華兩州百里之地，行其廢立[119]，覆族在旦暮矣。吾不如先自裁，免爲爾所累。”繇是，建稍稍而彌其志[120]。

後唐符存審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常戒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中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戒。

劉玭，魏州人，歷令錄。子贊幼有文性，玭誨以《詩》、《書》。志學之年，夏月青布襦單衫。玭每食肉食，別于床下置蔬食以飯贊，謂之曰：“肉食之祿也，爾欲食肉，當苦心文藝，自可致之。吾祿不可分也。”繇是，贊既及冠，有文辭，三十餘，舉進士。

錢寬爲杭越節度使鏐之父，鏐嘗于臨安故里興造第舍，窮極壯麗，歲時遊於里中，車從雄盛[121]，萬夫羅列。寬每聞鏐至，竄避之。鏐即徒步訪寬，請言其故。寬曰：“吾家世田漁爲事，未嘗有貴達如此。爾爲十三州上將，三面受敵，與人爭利，吾所以不忍見汝矣。”鏐即泣謝之。

晉高漢筠在常山，嘗戒其子曰：“吾遊歷多矣，觀風俗淳厚，以經術相尙，罕得如此地者。教子訓孫，可爲終焉之計。”因負郭墾荒爲田，種樹成圃。凡議婚嫁，必接士人。竟葬於常山，從其欲也。漢筠官至左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

漢張瓘，同州車渡村人，故太原監軍使承業之猶子也。承業佐後唐武皇莊宗有功，甚見委遇。瓘聞之，與昆仲五人，自故里奔於太原。莊宗皆任用之。瓘天祐十三年，補

麟州刺史。承業治家嚴毅,小過無所容恕。一姪爲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賣羊客,承業立捕斬之。常誡瓘等曰:"汝車渡村百姓劉開道[122],下賊慣作非違[123],今須改行。若故態不除,死無日矣。"故瓘所至,不敢誅求。

校勘記

[1]"齋"字原作"齊",據宋本改。

[2]"毀"字原作"改",據宋本改。

[3]"耳"字原作"身",據宋本改。

[4]談士,宋本作"言士"。

[5]"緒"字原脱,據《南齊書・王僧虔列傳》補。

[6]談故如射,宋本作"言故如射"。

[7]"睹"字,宋本作"都",《南齊書・王僧虔列傳》作"睹"。

[8]"比"字原作"訓",據宋本改。

[9]"吾"字原作"阿越",據宋本改。

[10]"素"字原作"業",據宋本改。

[11]"功"字原作"切",據宋本改。又,此句宋本無"在"字。

[12]"愧"字,《南齊書・王僧虔列傳》作"鬼"。

[13]師耳以心,宋本作"師以心"。

[14]何異顛溫涼,宋本作"愼溫涼"。

[15]"垂"字原作"乘",據宋本改。

[16]"洙"字原作"沐",據宋本改。

[17]"辯"字原作"辨",據宋本改。

[18]"網"字,宋本作"銅"。

[19]"況"字原作"沉","之"字原脱,據宋本改補。

[20]"絶"字,宋本作"變"。

[21]"平進"原作"可進",據宋本改。

[22]"使"字原作"便",據宋本改。

[23]"遭"字原作"邀",據《梁書・徐勉列傳》改。

[24]先代,宋本作"先門"。

[25]"瀛"字原作"瀛",據《梁書・徐勉列傳》改。又,宋本作"瀛"。

[26]"又"字原脱,據《梁書・徐勉列傳》補。

[27]"其"字,《梁書・徐勉列傳》作"息"。

[28]"人"字原脱,據《梁書・徐勉列傳》補。

[29]歌笑於斯,宋本作"哭於斯"。

[30]十住,宋本作"十任"。

[31]以有,《梁書·徐勉列傳》作"有以"。

[32]"施"字原作"於",據《梁書·徐勉列傳》改。

[33]"仄"字,《梁書·徐勉列傳》作"促"。

[34]無復房宇,宋本無"復"字。

[35]"及"字,《梁書·徐勉列傳》作"乃"。

[36]"裏"字原作"裡",據宋本改。

[37]"述"字原作"體",據《梁書·徐勉列傳》改。又,宋本作"休"。

[38]事勢,宋本作"事意"。

[39]分汝,宋本作"分海"。

[40]"理"字,《梁書·徐勉列傳》作"多"。

[41]"儒"字原作"外",據《梁書·徐勉列傳》改。

[42]忘此,宋本作"志此"。

[43]姑熟田地,宋本作"湖熟田地"。

[44]"可"字,《梁書·徐勉列傳》作"何"。

[45]營之,宋本作"已之"。

[46]"更"字原作"便",據宋本改。又,"耻笑"宋本作"嗤笑"。

[47]"所"字原脱,據宋本補。

[48]然後,宋本作"已然乃"。

[49]老子,宋本作"老生"。

[50]勉勵,宋本作"自勗"。

[51]"非徒棄日"字原脱,據《梁書·徐勉列傳》補。

[52]"謂"字原脱,據宋本補。又,爲家已來,原作"爲已家來",據宋本及《梁書·徐勉列傳》改。

[53]"聊"字,《梁書·徐勉列傳》作"裁"。

[54]"夏日之陰"句,宋本無。

[55]此句宋本爲"此書又行,復言及田事"。

[56]堯湯水旱,《梁書·徐勉列傳》作"堯水湯旱"。

[57]"令"字,宋本作"命"。

[58]述吾此志,《梁書·徐勉列傳》作"全吾此志"。

[59]歷官清慎,宋本作"歷清官"。

[60]此句原脱,據宋本補。

[61]"行"字,《梁書·王褒列傳》作"衡"。

[62]"糅"字原作"揉",據宋本及《梁書·王褒列傳》改。

[63]"闕"字原作"無",據宋本改。

[64]"升"字原作"外",據宋本及《梁書·王褒列傳》改。

[65]"修"字,《梁書·王褒列傳》作"循"。

[66]"等差"原作"差等",據宋本改;又,"隆"字,《梁書·王褒列傳》作"降"。

[67]"等差"原作"差等",據宋本改。

[68]"照"字,《梁書·孝行列傳》作"炯"。

[69]此條宋本無。

[70]"丈夫"原作"士夫",據宋本及《魏書·楊椿列傳》改。

[71]"翁"字原作"公",據宋本及《魏書·楊椿列傳》改。

[72]諸子,宋本作"諸父"。

[73]"勢家"原作"世家",據宋本改。

[74]"兄"字前原衍"世"字,據宋本及《魏書·楊椿列傳》删。

[75]"者"字原脱,據《梁書·楊椿列傳》補。

[76]"不如"前原衍"是"字,據宋本删。

[77]"津"字原作"律",據宋本及《梁書·楊椿列傳》改。

[78]"以不"原作"不以",據《梁書·楊椿列傳》改。

[79]"諸王諸貴"原作"諸王貴",據《梁書·楊椿列傳》補。

[80]"位登"二字原作"登位",據宋本及《梁書·楊椿列傳》改。

[81]"若能存禮節"數字,宋本無。

[82]冠婚,宋本及《魏書·崔光韶列傳》作"官婚"。

[83]"年"字原脱,據《魏書·崔光韶列傳》補。

[84]"至"字,《北齊書·魏收列傳》作"之"。

[85]"截"字,宋本作"戴"。

[86]"擠"字,《北齊書·魏收列傳》"躋"。

[87]"度"字原作"慶",據宋本及《北齊書·魏收列傳》改。

[88]"攻"字原作"收",據《北齊書·魏收列傳》改。

[89]"唇"字原脱,據《北齊書·魏收列傳》補。又,"肉"字,宋本作"內"。

[90]餘然,《北齊書·魏收列傳》作"砉然"。

[91]"蹈"字,《北齊書·魏收列傳》作"道"。

[92]"亡"字,宋本作"云"。

[93]"遽"字原作"遽",據宋本及《北齊書·魏收列傳》改。

[94]"仁"字,宋本作"鄰"。

[95]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宋本作"行遠自卑"。

[96]"後"字原作"從",據《北齊書·魏收列傳》改。

[97]"萎"字,宋本作"委"。

[98]"夫"字原作"矢",據宋本及《北齊書·魏收列傳》改。

[99]孰有損而不害,宋本作"而不害"。

[100]"前"字,宋本作"昔"。

[101]座右,宋本作"坐右"。

[102]函谷,宋本作"亟谷"。

[103]“地望”原作“他望”，據宋本及《舊唐書・房玄齡列傳》改。

[104]“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105]“彰”字原作“章”；“成”字原作“咸”，皆據宋本改。

[106]“承世胄者”原脱，據《舊唐書・柳玭列傳》補。又，宋本作“承地胄者”。

[107]此句宋本作“夫人生世以無望他人用以無善望他人愛”。

[108]棄義，宋本作“氣義”。

[109]保友，宋本作“保文”，《舊唐書・柳玭列傳》作“保交”。

[110]去奢，宋本作“去吝”。

[111]“可以”二字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柳玭列傳》補。

[112]“忽”字，《舊唐書・柳玭列傳》作“恣”。

[113]比見家門子孫，宋本作“比見門家子孫”。

[114]“聞人之善嫉之”原脱，據《舊唐書・柳玭列傳》補。

[115]“宦”字原作“官”，據宋本及《舊唐書・柳玭列傳》改。

[116]“匿”字，《舊唐書・柳玭列傳》作“曙”。

[117]“韙”字，《舊唐書・柳玭列傳》作“是”。

[118]“則”字原脱，據《舊唐書・柳玭列傳》補。

[119]“廢立”原作“廢位”，據宋本改。

[120]“彌”字原作“沮”，據宋本改。

[121]車從，宋本作“車徒”。

[122]“汝”字原作“如”，據宋本改。

[123]“違”字原作“爲”，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一十八

總録部(六十八)

知　子

古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蓋天性之親,氣類脗合,故肇自髫齔,至于成人。或端厚不羣,俊逸特異,至性孝友,清識超邁,稟賦所及,斯可見矣。至有天性凶狠[1],體質庸鄙,雖加敎勗,罔或悛改,以至先請其罪,免于從坐,斯又明于藻鑒,不稱其親者也[2]。施及同氣,以迄宗黨,觀厥所爲,察其所與,終善終惡,信而有徵,咸附于篇,用儆厥後。

楚若敖子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耶。"及令尹子文卒,後子越爲令尹,遂處烝野將攻王(烝,楚野邑),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皐滸,楚地),遂滅若敖氏。

伍奢,楚大夫,平王囚伍奢,將誅之。費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3],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于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尙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尙之爲人,廉而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于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尙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尙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尙。

朱公居陶,生少子,及少子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黄金千溢[4],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5]。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遺少弟[6],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

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即弟出[7],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8],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其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9],言“某星宿某[10],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周景王時將鑄大錢,又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11],或赤,或白,或黄。黄爲上幣[12],銅錢爲下幣。錢者,金幣之名[13],所以貿買物[14],通財用也。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15],古而然矣)。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16]。”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17],盗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盗竊也。漢靈帝時,河内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出教其子殺人[18],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虚棄莊生,無所爲,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弟事,今請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19]。”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20]。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21],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以望其喪之來。”

趙趙奢子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奢言兵事,奢不能難[22],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23],使趙不將括即已[24],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趙王以括代廉頗爲將,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絶其糧道四十餘日,軍餓,括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漢張敞爲京兆尹,弟武拜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御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漢注法冠也[25],一號柱後惠文[26],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獬廌。獬廌一角,今冠兩角,以獬廌爲名耳。纚,即今方目紗)。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

之[27]。"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丙吉爲丞相,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未祭一日其夕辰視牲具謂之夕牲)。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愼,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後顯爲太僕,與官屬大爲姦利,臧千餘萬[28],帝以吉舊恩,止免官奪邑。

薛宣子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29],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宣心知惠不能[30],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處,安也。什器,爲生之具也),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自有資財。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

後漢馬况字長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之三兄也,並有才能。援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兄况,欲就邊郡畜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從其所請也)。"

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敎[31],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32],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候,而勃位不過縣令。

折像,廣漢洛人,家富,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疏,人或諫之,像曰:"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智者咸服焉。及卒,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

魏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位至建威將軍。

令狐邵族子愚字公治,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冶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爲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33],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爲弘農郡丞,以疏屬得不坐。

陳實子羣爲兒時,實嘗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後至司空。

鍾毓,會兄也,司馬文王遣會征蜀,毓密啓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後會果謀反,會所養兄子峻、辿等下獄[34],當伏誅,故宥峻等(《漢晋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

蜀龐德公從子統字士元,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司馬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爲軍師中郎將。

諸葛亮子瞻字思遠，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後至軍師將軍，美聲洋溢，有過其實。

吳諸葛瑾子恪，名盛當世，大帝深器異之[35]。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家也[36]。"時大帝置節度官，使典掌糧軍，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恪季父亮聞之，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最要，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大帝，即轉恪領兵。

鍾離駰之弟牧，樓船都尉緒之子。駰上計吏，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齔時號爲遲訥，駰嘗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爲不然。牧後爲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

張俶，後主天紀中爲司直中郎將，以姦情發聞伏誅。初，俶父爲會稽山陰令，卒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爲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于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丞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衆姦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晉王祥二子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祥位至太保。

石崇字季倫，苞之子，少敏惠[37]，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38]。"果至衛尉[39]，財產豐積。

王湛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後至汝南內史。

索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才。父靖每曰："綝，宗廟之器，非簡禮之用，州縣之任，不足污吾兒也。"懷帝蒙塵，以爲驃騎大將軍、左僕射。

衛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于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後爲太子洗馬。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後爲段遼中軍將軍。

陳敏爲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後與母及妻子皆伏誅。

王戎有人倫鑒識，族弟敦眉目疏朗，性簡脫，有鑒裁。學《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一云：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又戎從弟衍字夷甫，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40]？"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夷甫位至太尉。

王衍有重名于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從弟澄字平子，衍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子嵩，庾敳字；處仲，王敦字)[41]。"澄嘗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澄爲元帝諮議參軍，爲王敦所殺。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别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後至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祖約，元帝時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約異母兄光禄大夫納密言于帝曰："約内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閲文史而已。及約謀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

周顗字伯仁，母李氏字絡秀，生顗、嵩、謨。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荀崧字景猷，羽林右監頵之子，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齠齔時，族曾祖顗見而奇之，以爲必興頵門。後至左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42]。

陸曄字士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侯。"後至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王羲之少敏悟，及長，辯以骨鯁稱，深爲從伯敦、導所器。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43]，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悦爲王氏三少。羲之位至右軍將軍，會稽内史。

謝玄封康樂縣公，子瑍嗣；瑍早卒，靈運嗣。瑍少不惠[44]，而靈運文藻艷逸。玄嘗稱曰："我尙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

桓温諸弟中冲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

前秦王猛孫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45]。猛見而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後至安西司馬，征虜將軍。

宋劉鎮之，毅之從父，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嘗謂毅曰："汝破吾家。"毅甚憚之，後至衛將軍，荆州刺史，被誅。

王惠字令明，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謐所知。

謝弘微，東郡陽夏人，武昌太守思之子。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叔父混名爲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混風格高峻，少

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晦、弘微，並以文義賞會。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于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嘗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簡（阿遠，謂瞻字宣遠也；阿客，靈運小字客兒），曜恃才而操持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

羊玄保子戎有才氣，而輕薄少行。簡文帝好與玄保棋，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極佳光景，當得劇棋。”玄保常嫌其輕脱，云此兒必亡我家。戎官至通直郎，與王僧達謗議時政，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負。”帝美其言。

顏延之，琅琊臨沂人，爲光祿大夫。太祖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

范曄少時，兄晏嘗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後至太子詹事，謀反誅死，果如晏言。

王蘊字彥深，小字阿益，大中大夫楷之子，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常懷耻慨，家貧爲廣德令，會太宗初即位，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爲將，假寧朔將軍。建安王休仁司徒參軍，楷弟景文甚不悦，謫之曰：“阿益，汝必破我門戶。”後果斬于秣陵市。

王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概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後至右光祿大夫[46]，遷南豫州刺史。

王僧虔伯父弘爲太保，兄弟集會，諸子孫引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爲長者。”僧虔位至開府儀同三司[47]。

劉懷珍小字道玉，平原人，幼隨伯父奉伯爲陳南頓太守。至壽陽，豫州刺史趙百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

校勘記

[1]性，宋本作“資”。

[2]稱，宋本作“私”。

[3]者，原本作“當”，據宋本及《史記・楚世家》改。

[4]溢，原本作“鎰”，據宋本及《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改。

[5]少，原本脱，據宋本補。

[6]少，原作“小”，據宋本及《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改。

[7]弟，原本作“第”，據宋本及《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改。

[8]不宿誡，宋本脱此三字。

[9]間，宋本作“閒”。

[10]某星宿某,原本脱後一"某"字,今據宋本補。

[11]云,原本作"至",據宋本改。

[12]黄,原本脱,據宋本補。

[13]幣,原本作"帛",據宋本及《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改。

[14]貿買,原本作"資貨",據宋本及《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改。

[15]二品,宋本同,《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作"三品"。

[16]且,原本作"旦",據宋本及《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改。

[17]此句原本作"慮人知有赦",據宋本改。

[18]出教其子殺人,宋本及《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作"教子殺人"。

[19]金,原本脱,據宋本補。

[20]公,下原有"子",據宋本及《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删。

[21]狡,宋本下有小注"狡,一作郊"。

[22]奢,原本脱,據宋本補。

[23]"括"下原本有"輕"字,據宋本及《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删。

[24]括,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補。

[25]注,原本無此字,據《史記·張敞傳》補。

[26]一,原本作"故",據《史記·張敞傳》改。

[27]吏,原本無此字,據《史記·張敞傳》補。

[28]臧干,原本作"咸十",據《史記·丙吉傳》改。

[29]陳留,原本作"東留",據宋本改。

[30]惠,原本作"會",據宋本改。

[31]教,《後漢書·馬援傳》無此字。

[32]裁,原本作"鐃",據宋本及《後漢書·馬援傳》改。

[33]淩,原本作"陵",據宋本改。

[34]峻,原本作"逡",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改。

[35]大,原本作"文",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諸葛瑾傳》改。

[36]家,宋本作"族"。

[37]惠,原本作"慧",據宋本及《晉書·石苞傳》改。

[38]能得,原本作"有爵",據宋本及《晉書·石苞傳》改。

[39]果,宋本作"後"。

[40]誰,原本作"雖",據宋本改。

[41]"處"上原本有"子",據宋本及《晉書·王澄傳》删。

[42]府,原本作"封",據宋本改。

[43]佳,原本無此字,據《晉書·王羲之傳》補。

[44]惠,原本作"慧",據宋本改。

[45]疏,原本無此字,據《宋書·王鎮惡傳》補。

[46]右，宋本作“左”。

[47]府，原本作“封”，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一十九

總録部(六十九)

知子第二

南齊垣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後至五兵尚書。

張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1]。”緒位至太子詹事師。

袁彖字偉才,小字史公,武陵太守覬之子,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顗從叔司徒粲,舅征西將軍蔡興宗竝器之。

徐陶仁爲給事中,子文景在東宮,多不法。陶仁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正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悛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

顧憲之爲給事黄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其祖覬之,宋世嘗爲吏部,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

梁韋叡伯父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職,視之如子。時叡内兄王憕、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憕、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後至護軍將軍。

王茂祖深爲北中郎司馬,茂年數歲,爲深所異,嘗謂親識曰:“此兒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後爲司空。

謝朏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齊光祿。朏十歲能屬文,莊多遊山水賦詩,朏命篇覽筆便就。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達特。”莊笑曰:“眞吾家千金也。”

何敬容特爲從兄裔所親愛,裔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

何照白晳[2],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臣欽若等曰:衛玠字叔寶,杜文字弘治[3])。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4]。”位至太子詹事[5]。

劉虬謂子之遴必以文興吾宗，謂諸子曰："若比顔氏，之遴得吾之文[6]。"由是州里稱之。之遴位至南郡太守[7]。

裴之高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邃征討，所在立功，甚爲邃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位至特進光禄大夫。

劉孺叔父瑱爲義興郡守，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

蕭琛字彦瑜，蘭陵人，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後至侍中特進。

謝徵字玄度，幼聰慧，父景異之，嘗謂親從曰："此兒非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徵位終南蘭陵太守。

丘仲孚字公信，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後至豫章内史。

丘遲字希範，父靈鞠有才名，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黄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遲位至司徒從事中郎。

王規字威明，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徐孝嗣謂之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後至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兒當以明經致貴。"後至金紫光禄大夫。

江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能屬文。父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8]。"後至光禄大夫。

王瞻字思範，宋太保弘從孫也，父猷廷尉卿。瞻年數歲，常從師受業，時有妓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覩，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瞻父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後至侍中，吏部尚書。

陳周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爲叔父侍中護軍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清穎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後至右僕射。

周確，弘直之子，美容儀，博涉經史。世父弘正特所鍾愛，解褐梁太學博士。

陸瓊年十一丁父憂，毁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位至吏部尚書，

後魏中山王英子熙好學俊爽，有文才聞著于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子，常欲廢之。後果坐誅。

崔道固，太山太守輯之子，道固賤出，適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興人門户，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略無兄弟之禮。時宋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州之民爲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征南。既至彭城，孝武以爲從事。

房士達少有才氣，其族兄景先有鑒識，每曰："此兒俶儻，終當大其門户。"後終濟

南太守。

李冲字思順，燉煌公寶之少子，少孤，爲長兄榮陽太守承所擾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常，方爲門戶所寄。"後至僕射。[9]

宋弁爲禮部尚書[10]，有二子維、紀，見元乂寵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清河王懌，天下人士，莫不怪忿。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性疏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爲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

李神儁少有膽略，以氣尚爲名。早從征役，爲其從兄崇深所知賞。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爾朱兆，榮之從子，麄脱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後爲柱國大將軍。

爾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子[11]，少武決，善弓馬，榮特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12]。孝明終，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13]。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

高緒字叔宗，明悟好學，父謙之常謂人曰："興吾門者，當是此兒[14]。"及長，涉獵書傳，好文咏。後爲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司兵參軍，爲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之引自隨，常令總攝數郡。

李琰之字景珍，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仲雅尤所歎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常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後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袁躍字景騰，尚書翻之弟，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後爲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

李訢，北幽州刺史崇之子，訢母賤，爲諸兄所輕。崇曰："此子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後爲司空侍中。

北齊房謨爲驃騎大將軍，謨前妻子子遠險薄，甚嫌之，不以爲子例，時以爲謨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事，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冑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15]，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16]，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

高昂與兄乾數爲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劍客，家資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逆。父翼常謂人曰："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爲州豪也。"後爲司徒，封京兆郡公。

盧勇字季禮，父璧，魏下邳太守。初，與從兄景裕俱學。父、叔同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在此二子也(白頭，景裕小字也)。"後勇爲揚州刺史，

景裕爲國子博士。

崔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常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吾家千里駒也。"後爲僕射，儀同三司。

徐之才爲僕射，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字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

楊愔字遵彦，小名秦王，侍中津之子。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17]？"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二十餘人，學庭前有棶樹實落地，群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18]，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勵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彦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黄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後終特進驃騎大將軍。

邢邵字子才，年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後爲尚書令，加侍中。

後周賀若敦，東魏潁州長史統之子，從其父歸太祖，時羣盜蜂起，各據山谷，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悦，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若者[19]，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後至中州刺史。

尉遲迥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迥後爲柱國大將軍，迥弟綱後爲大司空，陝州總管。

宇文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伍，並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于後必爲名將。"後從戰河橋，及討白額稽胡，並有戰功，終司命中大夫。

李穆字顯慶，爲武衛大將軍。雍州刺史宇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子，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于此，將復奈何。"穆以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

隋于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髫齔就學，躭閱不倦。其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吾族矣。"後官至光祿大夫。

房彦謙字孝冲，早孤，不識父，爲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彦詢，雅有清鑒，以彦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後至司州刺史。

陸知命以平陳功拜儀同三司,親用其弟恪爲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

張虔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曇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爲太尉中兵參軍。

薛世雄爲兒童時與羣輩游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後爲左禦衛大將軍。

李士謙事母以孝聞,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顔子也。"後畢志不仕。

梁彦光,後周荆州刺史顯之子,彦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後至相州刺史。

楊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知之,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絶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素官至司徒。

楊玄感,素子,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痴。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不痴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宇文述爲大將軍,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一能臨[20]。"帝遣司宫魏氏謂曰[21]:"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當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反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爾。"帝泫然曰:"述憶我邪。"將親臨之,宫人百僚諫乃止。後智及江都弑逆。

唐楊岳,隋尚書令素之弟。岳大業中爲萬年令,與素子玄感不叶,嘗密上表稱玄感必爲逆亂。及玄感被誅,岳在長安繫獄,煬帝遽使赦之。比使至,岳已爲留守所殺。子弘禮等遂免從坐。

王珪字叔玠,幼孤,性雅淡,少嗜欲,志量沉深,能安于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叔父顒當時通儒,有人倫鑒,常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此兒。"後爲禮部尚書,兼魏王師。

劉山伯,河間景城人。弟武周爲人驍勇,善騎射,交通豪俠。山伯每誡之曰:"汝不擇交遊,終當滅吾族也。"數罵辱之,隋末作亂伏誅。

蘇震,京兆武功人也。少以門蔭補千牛,聰敏好學,博涉經史。年未冠,志學有老成人風,伯頲異之,常謂所親曰:"吾家有子矣。"後爲河南尹。

任環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任陳定遠太守,環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己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並傭,保爾門戶,所寄唯在子環。"後終通州都督。

韋叔夏，京兆萬年人。隋太傅鄖國公孝寬之曾孫也。叔夏幼而博涉經史，尤精三禮，其叔父太子詹事琨常曰："汝能如是，可以繼承相業矣。"後終國子祭酒。封沛國郡公。

崔液，湜之子也。液尤善五言，湜歎曰："海子，我家之神駒也。"海子即液小名。後官至殿中侍御史。

蕭復字履初，太子太師嵩之孫，新昌公主之子衡，太僕卿駙馬都尉復生于戚里。少秉清操，其羣從兄弟，竟飾輿馬，以侈靡相高，復衣澣濯之衣，獨居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遊。伯父華每歎異之曰："興吾門者，必此子也。"後拜吏部尚書平章事。

李造[22]，遜兄也。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講習不倦。造知二弟賢，爲訾丐[23]，成其志業，兄弟同致休顯。

漢李崧小字大醜[24]，幼而聰敏，其父有袁、許之鑒，嘗謂宗人李鏻曰："大醜生處奇形，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地，賴君誨激之。"後果至公輔。

李周，邢州人，父矩嘗謂周曰："邯鄲北接戰國，用武之地，時事未寧，汝果勇抱義，當以軍旅之事興我門族[25]。"後周以軍功歷黔、豳、徐、安、雍、汴六州節度，權開封尹卒。

校勘記

[1]今，原本作"舍"，據宋本及《南齊書・張緒傳》改。

[2]照，原本作"點"，據宋本改。

[3]此句原本作"衛玠字叔欽賓，杜文字弘治"，據宋本改。

[4]目，原本作"日"，據宋本改。

[5]事，原本脱，據宋本補。

[6]之文，原本作"言語"，據宋本改。

[7]位，原本作"館"，據宋本改。

[8]此，原本作"節"，據宋本改。

[9]射，原本脱，據宋本補。

[10]禮部，宋本作"祠部"。

[11]祖兄，原本脱此二字，據宋本及《魏書・爾朱天光傳》補。

[12]肆，原本作"四"，據宋本及《魏書・爾朱天光傳》改。

[13]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此十五字原本脱，據宋本及《魏書・爾朱天光傳》補。

[14]嘗，原本作"常"，據宋本改。

[15]庶，原本作"度"，據宋本改。

[16]絶，原本作"紀"，據宋本改。

[17]未，原本作"末"，據宋本改。

[18]嗟,原本作"差",據宋本改。

[19]若,《周書·賀若敦傳》作"略"。

[20]此句原本作"願陛下一親臨",據宋本改。

[21]帝,原本脱,據宋本補。

[22]李,原本作"今",據宋本改。

[23]"爲"前《舊唐書·李遜傳》有"日"。

[24]崧,原本作"松",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漢書·李崧傳》改。

[25]族,原本作"旅",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

總録部(七十)

立祠

《禮》曰:"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孟夏禱祀,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此乃古先哲王,旌有功,褒有德,載在祀典,領之祀官,以垂勸乎天下也。乃有自天生德,崇四教以化人,事君盡忠,以直諫而殞命。或化流於千里,或仁洽於一國,以至家行敦篤,鄉邑之所欽慕;威名殫輝,戎狄之所畏服。由是構之祠宇,薦以苾芬,沒者寄其悲哀,生者伸其企戀。至於刻貞石,紀茂績,咸用論次,以示于後。

伍子胥,吳大夫也。吳王夫差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乃自剄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取馬皮爲鴟夷。鴟夷,榼形),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孔子爲魯司寇,哀公十六年卒。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1]。冢大一頃,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絶。

白起爲秦將,封武安君。昭王賜起劍,使自殺,起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漢欒布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

石慶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不治,無所治罰),爲立石相祠。

李廣利,爲貳師將軍,降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以祀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雨雪。數月,畜産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北方早寒,雖不宜禾,然匈奴中亦種黍稷)。單于恐,爲貳師立祠。

胡建爲渭城令,治甚有聲,爲蓋主所告,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于公(定國之父)爲縣獄吏,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

文翁爲蜀郡太守,終于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絶。

召信臣,九江人,爲南陽太守。九江郡二千石歲時率官屬行禮,奉祀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平帝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信臣

應詔。

段會宗爲西域都護,病死烏孫中城郭,諸國發喪立祠,祭不絶。

龔遂爲水衡都尉,卒,歸葬平陽。後延篤爲平陽侯相,到官表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

朱邑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2],歲祭至今不絶。

後漢文齊爲益州太守,降集蠻夷,甚得其和。光武徵之於道,卒,詔爲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

陳衆爲揚州牧歐陽歙從事。時李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3],歙遣兵不能尅。衆白歙,請得喻降臨[4],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説而降之。灊山人共生,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

任安,廣漢綿竹人,少事楊厚,究極圖籍,還家講授。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爲立碑銘。

許楊爲汝南太守鄧晨都水掾,復立鴻郤陂。後以病卒,晨於都官,爲楊起廟,圖畫形象,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侯霸爲臨淮大尹[5],後爲大司徒薨,臨淮吏人,共爲立祠,四時祭焉。

祭彤爲遼東太守,及死,遼東吏人爲立祠,四時祭奉。

范冉(冉或作丹),陳留人,卒謚貞節先生。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

岑彭爲征南將軍,征蜀,爲刺客所殺。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祠焉。

韋義爲廣都長,以兄順喪去官,廣都爲生立廟。

王堂爲巴郡太守,時西羌寇郡,爲民患。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

楊仲續爲祁令,甚有德惠,人爲立祠。

楊厚爲侍中,病稱歸犍爲,以黄老教人。及卒,門人爲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王喬爲葉令,卒。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録,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能爲祟。

張翕爲越巂太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及卒,夷人愛之,如喪父母。詔書嘉美,爲立祠堂。

宋登爲汝陰令,後爲潁川太守,病免卒。汝陰人配社祠之。

鄧訓爲護羌校尉,卒。夷人羌胡,家家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

何敞爲汝南太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鮦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

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爲鮦水，俗謂之三丈陂），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

周嘉爲零陵太守，卒，吏民爲立祠。

趙炳，東陽人，能爲越方（善禁咒也）。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在今婺州永康縣東）。

姜詩爲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祠。

高獲，汝陽人，光武引見，欲用爲吏，出便辭去。後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渙爲洛陽令[6]，卒，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7]，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8]，外行猛政[9]，内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10]，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身苦體[11]，夙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12]，欲令後代莫不稱傳。）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毀諸方祀，惟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

崔寔爲尚書，稱疾免歸。建寧中[13]，卒于家。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

任延爲九真太守，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傳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

荀淑爲當塗長，歷朗陵使相，及卒，二縣皆爲立祠。

許荆爲桂陽太守，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

賈逵爲豫州刺史，及卒，吏民追思之，刻石立祠。

張奂爲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奂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爲立祠（奂卒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絶）。

延篤，南陽犨人，爲京兆尹，以病免歸，卒于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

周黨，隱居黽池，及終，邑人賢而祠之。

韓韶，潁川人，爲嬴長，卒於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

陳寔，潁川人，爲太丘長，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及卒，海内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立石碑。

桓彬卒，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絶高也；辭隆從寡，潔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馬稜遷廣陵太守[14]，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税，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太常趙典舉有道，不應。年四十二，卒于家。四方之士

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名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爾。"

魏蒼慈爲敦煌太守,數年卒,州爲立祠。

顔斐爲京兆太守,數年遷平原,及卒,京兆爲立碑稱頌之。

田豫,爲汝南太守,後遷衛尉,遜位歸居魏縣,及卒,汝南人就爲立碑。

蜀諸葛亮爲相,既卒,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人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大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性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馬忠爲庲降都督,安南大將軍,處事能斷,威恩竝立,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迄今猶在。

張嶷初爲越嶲太守,後爲蕩寇將軍,與魏將戰,臨陣隕身,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爲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王商爲蜀郡太守,爲嚴君平、李弘立祠。秦宓與商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繇夷逸操,止獄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炤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咏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授七經,還敎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敎,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晉扶風王駿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凉諸軍事,鎮關中,病薨。西土聞其薨[15],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

閻德,東海人,門徒甚多,獨目唐彬有廊廟材。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唐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右將軍,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坐事徵,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

荀勗爲安陽令長,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

羊祜鎮荆州,及薨,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處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

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泪碑"。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江惇以高尚養志，爲時所重。及卒，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其德美。

嵇紹爲侍中，死於湯陰難。後東海王越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

楚王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誅，莫不隕泪。百姓爲之立祠。

丁紹爲廣平太守，時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群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感紹恩，生爲立碑。

杜軫除池陽令，爲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爲立祠，得罪者無怨言。

祖逖爲豫州刺史、鎮西將軍，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

李雲爲成都王穎所害，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

范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及卒，有詔追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16]，紀其德行。

孔愉，會稽人，避亂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鄰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

宋劉勔爲右將軍，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

蕭承之爲漢中太守，既卒，梁士民思之，於峨公山立廟祭祀。

安陸王緬爲雍州刺史，既卒，百姓於峴山立祠。

南齊王儉爲衛將軍、開府[17]，卒。梁武受禪，詔爲儉立碑。

蕭昱爲晋陵守，暴疾卒。百姓號哭，市井爲之諠沸。又相率爲立廟建碑。

崔景眞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土人思之[18]，爲立祠。

夏侯亶爲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後爲徐、豫二州刺史，州民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

謝舉爲晋陵太守，罷郡，吏民請立碑，許之。

梁何遠爲武康令，歷宜城太守、新興內史。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焉。

任昉爲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期歲，卒於官舍。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

貞陽侯明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19]，言其德政，樹碑於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20]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21]，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其州人也。"

徐勉爲侍中，卒。故佐吏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政，奉詔，許

立碑於墓。

陸襄爲鄱陽内史,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晛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中立碑,詔許之。

伏晅爲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屬縣始新,遂安海寧,竝時生爲立祠。

蘭欽爲衡州刺史,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

陳王勱爲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勱政績,詔許之。

鄭萬頃爲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碑,詔許焉。

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留異擁據東陽,安都討平之[22],仍還本鎮。其年,吏民詣闕,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

後魏高允爲懷州刺史,時年將九十,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立祠于野王之南,立碑紀德。

陸騰爲隆州總管,討信州蠻蜒,前後破平諸賊,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績焉。

元子華爲齊州刺史,鞫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

北齊李繪字敬文,爲高陽内史。瀛州三郡人俱詣州立祠,州請爲繪立碑於郡街。

後周長孫儉爲荆州刺史,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許焉。及卒,荆州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爲立廟樹碑,詔許之。

隋李士謙,初爲魏廣平王府參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家富於財,每以賑施爲務。開皇八年,終於家。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

裴肅爲平原郡丞,甚得民心,歲餘卒。夷僚思之,爲立廟於鄣江之浦。

樊叔略爲相州刺史,徵拜司農。吏民相與立碑,頌其德政。

令狐熙爲滄州刺史,徒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立碑頌德。

楊文思爲魏州刺史,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

侯莫陳穎爲瀛州刺史,坐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泪,因相與立碑頌德。

樊子蓋爲武威太守,後卒於京。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

房彦謙爲長葛令,甚有惠化。及移鄭州司馬,吏民號泣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高孝基爲吏部侍郎,大業中,杜如晦預選,孝基曰:“願保崇令德,今欲甫就卑職,應爲須少祿俸爾。”遂補滏楊尉。後如晦爲尚書右僕射,以孝基有知人之鑒,爲其樹神道碑,以記其德。

唐李恩摩爲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未幾卒。葬訖，仍立碑於化州。

賈敦頤，永徽中爲洛州刺史，百姓爲其樹碑於大市通衢。弟敦實，咸亨初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於兄碑之側。時人號爲“棠棣碑”。

高智周爲費縣令，政化大行，吏人刊石以頌之。

高叡爲通義令，以善政稱，去官後，吏人樹碑頌德。

崔縱爲藍田令，寬明勤謹，德化大行，縣人立碑。

楚王靈龜爲魏州刺史[23]，稱爲良牧。及喪歸，百姓思其德，爲立碑。

韋景駿爲肥鄉令，及去任，人吏立碑頌德。

王晙，景龍末爲桂州都督，數年，州人爲立碑，以頌其政。

宋璟爲廣州都督，夷夏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李鼎爲鳳翔尹，百姓立生祠。

王方翼爲肅州刺史，屬蝗，儉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爲立碑頌。

楊瑒爲國子祭酒，生徒爲瑒立頌於學門之外。

狄仁傑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生立祠。仁傑嘗爲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立碑頌德。

崔隱甫，開元九年自華州刺史轉太原尹，人吏刻石，頌其美政。

苗晉卿，天寶中爲安康郡太守，遷魏郡太守。所到有惠化，金州、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呂諲爲荆州都督府長史，充澧、郎、荆、忠、峽五州節度觀察等使。理江陵三年，號爲良牧。郡人立生祠，諲沒後歲餘，江陵將吏[24]，合錢十萬，於府西爽塏地大立祠宇，四時祀禱之。

李勉，大歷中爲廣州刺史。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詔許之。

張延賞，大歷、建中間，連統四鎮，所至稱治，其去，皆刻石紀績。

嚴郢爲河南尹，有能政，都人爲立碑紀述。

李融，興元初爲金州刺史，兼防禦使，州人懷之，刻石紀政。

孫成，貞元初爲信州刺史，信州吏人上表請立碑，陳其殊績。優詔褒異，而允其請。

楊兀卿爲涇源節度使，涇人請立德政碑，從之。

韋丹爲江西觀察使，卒官。大和中，觀察裴誼奏與丹立碑祠。

袁滋，元和中爲義成軍節度，百姓立生祠禱祀之。

田弘正，穆宗初爲魏搏節度，州縣官請與弘正立德政碑，從之。

成汭爲荆南節度使，薨。荆州趙凝奏請與汭於荆南、建南建置廟貌，哀帝從之。

杜洪爲鄂州節度,薨。梁王奏請與洪於本道置立祠廟,哀帝從之。

劉德威爲綿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爲之立碑。

梁馮行襲爲許州節度使,開平二年,本州官吏百姓詣四方館進狀,請與行襲立德政碑,太祖允之。

王重榮,開平二年爲河中節度使,贈太師。晉王仍立廟,差右僕射張禕撰碑文,委河中尹選擇穩便處立碑,奏聞。

馬殷爲武安節度使,開平四年,潭州録事參軍馬琳、軍府官吏僧道等進狀,稱殷自到所著,功庸政績,合具上聞,伏乞許於本道以德政立碑,并生祠堂事。太祖優詔許之,并令翰林學士封舜卿撰碑文。

錢鏐爲吳越王,開平五年四月,杭州將吏耆老列狀,願爲鏐建生祠,以頌功德。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爲宣慰立祠堂使,仍令翰林學士李琪制碑文以賜之。

韓遜嗣襲靈州節度使,善於爲理,部民請立生祠堂於其地,太祖許之,仍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

晉安重榮爲成德軍節度使,天福二年,副使朱崇節奏鎮州軍府,將吏、僧道、父老詣闕請立重榮德政碑,高祖敕曰:"安重榮功宣締構[25],寄重藩維,善布詔條,克除民瘼,遂致僚吏、僧道詣闕上章,求勒貞珉,以揚異政。既觀勳功,宜示允愈。其碑文仍令太子賓客任贊撰進。"

安元信爲山北諸州團練使,清泰元年,領上黨,加檢校太尉,累加食邑三千戶,實封二百戶,進封至武威郡公。三年二月,以疾終於位,時年七十四,贈太師,葬於太原交城。元信有子六人,長曰友權,官至武衛大將軍。帝以元信宿望,命禮部定謚,表迹業也,仍賜建神道碑,使禮部郎中呂咸休爲其文。

周劉表徵,廣順初爲新安令,河南府上言、縣民三百七十稱表徵公平之政,請刊石頌美。太祖從之。

李暉,廣順初爲滄州節度使,州民張鑒明等於黎陽山採石,欲爲暉立德政碑。暉出於軍校,前鎮河陽,部人已刊碑頌。及蒞浮陽,又聞其政,不亦善乎。

何福進,廣順中爲成德軍節度使,鎮州民吏請爲福進建立德政碑。

王晏爲徐州節度使,顯德元年九月,官吏、緇黃、耆老以晏有善政及民,乞立碑以紀之,詔可之。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文以賜焉。

曹英爲成德軍節度使,英本貫鎮州,詔眞定縣宜改"臺輔鄉"爲"衣錦鄉","鴻儒坊"爲"勳德里"。

李瓊爲安州防禦使,顯德四年十二月癸酉,本州監軍馮守規上言:州之官吏百姓乞與防禦使李瓊立德政碑。尋命中書舍人竇儼撰文以賜之。

薛瓊,廣順中爲宿州團練使。宿州民吏詣闕上言,請爲瓊立碑頌美,太祖從之。後

爲萊州團練使，及卒，萊州官吏、僧道、百姓等列狀上請，以瓊有善政在人，乞立祠堂及樹碑以述其遺愛，世宗從之。

張晏，廣順初爲共城令，滑州言縣民張祚等請留晏，欲爲晏立碑頌，太祖從之。

校勘記

[1]原本"孔子"前衍一"祀"字，據宋本删。

[2]共，原本脱，據宋本補。

[3]叙，原本作"穀"，據宋本改。

[4]喻，原作"憲"，據宋本改。

[5]大尹，原作"太尹"，據宋本改。

[6]王渙，原作"王渼"，據宋本及《後漢書・王渙傳》改。

[7]行，原作"舫"，據宋本及《後漢書・王渙傳》李賢注改。

[8]致賓，原作"賓致"，據宋本及《後漢書・王渙傳》李賢注乙正。

[9]政，原作"烈"，據宋本及《後漢書・王渙傳》李賢注改。

[10]子，原作"于"，據宋本及《後漢書・王渙傳》李賢注改。姓，原作"好"，據《後漢書・王渙傳》李賢注改。

[11]苦，原作"若"，據宋本及《後漢書・王渙傳》李賢注改。

[12]爲，原無，據宋本及《後漢書・王渙傳》李賢注補。

[13]寧，原本脱，據宋本補。

[14]遷，原本作"僊"，據宋本改。

[15]土，原本作"士"，據宋本改。

[16]賀循勒碑，原本作"賀修立碑"，據宋本改。

[17]開，下原衍一"封"字，據宋本删。

[18]土人，原作"士人"，據宋本改。

[19]詣闕，原作"請闕"，據宋本改。

[20]乃，原本作"於"，據宋本改。

[21]牽，原無，據宋本補。

[22]安，原與上句"陽"字互倒，據宋本乙正。

[23]王，原本作"土"，據宋本改。

[24]江陵，原作"汪陵"，據宋本改。

[25]此句原本誤把"日"、"安"兩字作"晏"字，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一

總錄部(七十一)

崇釋教

昔班固紀身毒之國，楚英爲桑門之饌，由是金僊之教，被於中夏。其所述者，六趣往返，四生輪轉，以極於俗諦，三乘十地，等妙二覺，以究於聖果。叙黑白之業，以明乎報應；研空有之理，以顯乎眞宗。蓋出世之玄談，非常情之能軌度也。兩晉之後，教典彌盛，當時名士，奉之甚衆，精意厥脩，以徼福爲念。或著書演析，以篤説爲務。乃至稟持戒律，動靜靡倫，感致靈異，考終厥命者，亦比比有焉。

後漢襄楷，桓帝時言佛陁、黄老道以諫，欲令好生惡殺，少嗜欲去奢泰，尙無爲也。

晉郗超，侍中愔之子，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高超，奉佛(超無子，以從弟儉之子嗣，名僧施字惠脱)。超官至臨海太守，宣威將軍。

何準字幼道，充弟也，高尙寡欲，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

周嵩爲王敦從事中郎，爲敦所害。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前秦徐義爲苻堅右丞相，堅敗，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

宋范泰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1]。

孟顗爲會稽太守，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蕭惠開爲中庶子，丁父憂，居喪有孝性，家素奉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由此國秩不復入家。

周續之字道祖，居豫章。初以太學博士徵，不起。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沈道虔有高尚之節，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動焉。道虔年老菜食，常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

雷次宗有高節，不交世務，嘗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生之修短[2]，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3]，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4]。吾少嬰羸患[5]，事鐘養疾[6]，爲性好閑，志栖物表，故雖在幼稚之年[7]，已懷遠迹之意[8]。暨于弱冠[9]，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10]，淵源稟訓[11]。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篤山林之好，悟言之歡[12]，實足通理輔性，成天亹亹之業，樂而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13]。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彫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14]。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遠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事久絕，日月不處。急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15]，前途幾何？實遠想向于五嶽之舉[16]，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17]，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栖誠來生之津梁[18]，專氣暮年之攝養，玩歲月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19]。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性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南齊周顒字彥倫，初事宋爲輔國府參軍。明帝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餘義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時何胤亦精信佛法[20]，既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爲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21]，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渾沌之奇，獷慤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胤兄點亦遁節清信，顒與書，勸令菜食，曰："文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在不能全菜耶？脫灑離析之計，鼎俎網罟之興，載之簡策，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匱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何賒，而終身朝脯，資之以味，彼就冤殘，莫能自剖，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22]，脆薄易矜，𥈞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喙飛行，使人憐悼，况可甘心撲褫，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成群，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塗？若去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刑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斯爲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夫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方經盜手[23]，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任啓鸞刀，寧

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骨,皆由其積壅癡迷,沉流莫返,報受穢質,歷苦彌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污腸胃。文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李安民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廳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着屐上廳事,上八關齋戒。俄而牛死,葬廟側,呼爲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爲祟。

張融字思光,爲司徒右長史,凡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

王奐爲雍州刺史,武帝謂王晏曰:"奐於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自及之,勿道吾意也。"

劉虬精信釋氏,衣粗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24],乃徙居之。明帝建武二年[25],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乃卒,年八十五。

王繢,奐從弟也,爲太子中庶子。世祖出射雉,繢信佛法,稱疾不從駕。

何幼璵殊好佛法,剪落長齋,持行精苦,卒年八十餘。

王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而修容儀,常弊衣於瓦官寺[26],聽雲法師講《成實語》,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之曰:"那得此道人祿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勳,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不爲動,而樞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酒自樂,人莫能名之。

梁何裔[27],少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後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28],境守宰經途者[29],莫不畢至。裔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年八十六卒。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

樂法才,爲江夏太守,因被代表,便道還鄉至家[30],割宅爲寺,棲心物表。

謝舉爲尚書令、侍中,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裔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舉宅內山齋,捨以爲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遊踐。舉注《凈名經》,常自講說。

陸杲爲金紫光祿大夫,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法門傳》三十卷。

裴子野,河東聞喜人,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終步兵校尉。

孔雲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嶽陽王府諮議,東陽州別駕。

江革爲太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31],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勑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啓乞受菩薩戒。

何敬容爲尚書令,中大同初,高祖幸同太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請預聽,勑許之。何氏自晉司空充守司空尚書,世奉佛法,竝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世者因助財造構,敬容竝不拒,故此寺堂宇較飾,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乃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亦以此稱之。

到溉爲左民尚書,家門雍睦,兄弟相愛。初與弟洽嘗共居一齋,洽卒,使捨爲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别營小室,高祖每月二置净饌。

蕭幾爲尚書左丞,末年專奉釋教。

劉勰字彦和,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别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經藏[32],勰所定也。後爲步兵校尉,通事舍人。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33],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鬚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名慧地,未期而卒。

劉香爲尚書左丞,奉釋氏經敎,常行慈忍。

任孝恭爲司文侍郎,兼通事舍人。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34]。

陶弘景初爲諸王侍讀,奉朝請。後棄官,居句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35],自誓守五大戒。

劉慧斐初爲安西成王法曹行參軍,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倦,遠近欽慕之。

范文琰,吳郡錢塘人,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臨川王辟,不就。

劉訏,平原人,善立言,尤精釋典。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刺史張稷辟主簿,不就。

張孝秀爲建安王别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專精釋典。

庾詵,新野人,性夷曠,愛林泉。高祖以平西記室徵,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月一百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顔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净域矣"。

劉歊隱居求志,遨遊山澤。幼時嘗獨坐空室[36],有一老公至門,謂歊曰:"心力勇猛,能精心性,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歊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净登佛。"如此三說。

陳王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嘗聘于西魏,因宴享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位至太常

卿。

周弘正爲尚書右僕射,弘正持善立言,兼名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初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綿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雖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

陸慶少好學,遍通五經,仕梁爲婁令,值梁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竝不就。乃築室屛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矣。

姚察爲尚書,領著作。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在官祿,俸皆捨寺起造,并追爲禪師樹碑,文甚遒麗。又遇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覽之愴然,乃用蕭韻,述懷爲咏,詞又哀切,益以此稱之。察初願讀《一藏經》,便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惨,但西向正坐,念云一切空寂,卒後身體柔軟,顔色如常。

徐凌爲太子太傅。凌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宫,令凌講《大品經義》,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校,四座莫能與抗。

徐孝克,凌弟也。初爲太學博士,東遊居于錢塘之住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早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文帝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高宗太建四年,徵爲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高其操行,後爲都官尚書。孝克性清素,而好施惠,故不免饑寒,後主勅以石頭津税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後主禎明中,爲散騎常侍。陳亡,入隋爲國子祭酒,以疾卒,時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内有非常異香氣,鄰里皆驚異之。

馬樞,扶風郿人,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撰《道覺論》二十卷行於世。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37]。天嘉元年,以度支尚書徵,不起。

孫瑒爲郢州刺史,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慧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

傅縡爲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篤信佛教,從興皇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暠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38],縡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略曰:無此下論多誤,《諍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同訶詆,恣言罪狀,歷毁諸佛,非斥衆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竟獨勝,方學數論,更爲讎敵,讎敵既構,爭鬪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若聚集? 答曰:《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内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壅,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遂,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摶運。蹇乘决羽,豈

能觖望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39]，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寤復別，如是輾轉，添糅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沌傷竅，嘉樹弊牙？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巵[40]，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睹緣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彌漫而不窮[41]，或消散而無所[42]。煥乎其有文章，蹤朕不可得[43]；深淵不可量，即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有何嫉詐，干犯諸師？諸師所說，是爲可毀？爲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爲衰[44]；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弊護不聽護乎？且教有大小，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邪。斯則褒貶之事，縱橫放擧[45]；與奪之辭，依經議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邪？且忿恚煩惱，凡夫常性，失理之徒，率皆如此。豈可以三修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寤自成爾。人面不同，其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己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雠敵鬬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在鬬諍者所謂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導[46]，則不如此，即習行於無諍者也。遵寤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毀之曲，盛於此矣。吾願息諍以通道[47]，讓勝以忘德。何必撥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48]，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之所常，未衷其節[49]。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爲，凡有訓勉，莫匪同志[50]，從容語默，物無間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然。處生城之隅[51]，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容，唇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披堅執銳，騁異家，衒別解，窺伺間隙，較其長短[52]，與相酬對，捔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掎摭同異，發摘疵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爲病，益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己，而爲法師所貴邪？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人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爲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疏矣。欲讓之辭[53]，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誠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願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偏在一法"。何爲獨褒無諍邪？詎非矛楯？《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生於心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是異論是非，以偏著爲失信，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存勝者乎？斯則矜我爲得，棄他人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增鬬諍。答曰：言心使心，心受言詮[54]；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

心,實如來說。至於心造僞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誡,深致防杜,説現在之殃咎,叙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有忘愛軀,冒峻制,陷湯炭,甘齏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悦無諍之詐,而回首革音邪!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固無所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己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爾。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極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虚空耳。何意不許我論説,而使我謙退?此謂鵷鵬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夫之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内外。子所言須諍者,此用末而求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爲子釋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樸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來不諍,是物之眞矣。答曰: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常守邪?何德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阱[55],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無不爲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至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桎之不脱,愍粘膠之難離,故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類,雖麟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仿佛遐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爲疏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眞爾,亦可是聖人仰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睹。安得肆胸襟,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虚己而遊乎世,俛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至林,群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爲非,無諍爲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唇舌,消晷漏,惟對於明道?戲論於糟粕哉!必欲具考眞僞,暫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考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更待後筵[56],以觀其妙矣。

陸瑜爲太子中舍人,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通大旨。

後魏刁雍爲征南大將軍,泛施愛士,恬静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

雍子遵爲太尉諮議參軍,年七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

裴宣爲員外散騎侍郎，孝文集沙門講佛經，因命宣論難，甚有詣理，帝稱善。

高允爲尚書散騎常侍，雅言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

趙柔少以才學知名，爲河内太守。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祗園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儁僧所欽畏焉。又立銘贊，頒行於世。

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于懷，緣膝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誦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疏略。

崔敬友，光弟也，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世。

裴植字文遠，少而好學，覽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爲度支尚書、侍中于忠等矯詔殺之。植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鬢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之陰。

奚康生久爲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尚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

孫紹爲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記著釋典，論雖不直，每時有可存。

胡國珍，靈太后之父，爲中書監。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齋潔，自強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孝明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寺，發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執增甚，因遂寢疾。

馮亮，南陽人，性清靜，隱居嵩山[57]。帝嘗詔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58]，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勅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結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處[59]，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勅以馬轝送令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疋，以供凶事。亮遺誡兄子綜斂以衣幡，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磐石上[60]，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灰燼處起佛塔藏經。

崔暹，宣武時爲度支尚書，兼僕射。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贊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度，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

後周蘇綽爲度支尚書，深信佛理，著《佛性論》七經，竝行於世。

隋辛彥之爲潞州刺史，崇信佛道，於城内立浮圖二所，竝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

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也,爲員外郎,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俗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所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燕書佐爲蛇,羊佑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像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人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柳䛒爲煬帝東宮學士,太子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竝。

唐蕭景,貞觀中爲秘書監,尤好內典,歷位清通,而襟情雅素,勵行蔬菲,篤沙門之禁誡,所得俸祿,皆充檀施,身終之日,家無遺產。

蕭瑀爲金紫光祿大夫,專心釋氏,嘗修梵行,每見沙門大德,嘗與之論難,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諧微旨。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賚繡佛像一軀,並繡瑀形狀於像側,以爲供養之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並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後表乞出家,太宗怒之,出爲商州刺史。

崔元綜,則天朝官至宰相。綜篤信釋典,好潔細行,葷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

李鼎,寶應初爲鳳翔尹,以百姓所立鼎生祠抗表,乞改置佛寺,度僧七人,許之。

王維爲尚書右丞,與弟縉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於藍田南輞口置別業,引輞水激流於草堂之下,漲深潭於竹中,浮輕舟遶溪洞,彈琴朗咏。嘗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爲樂,室中惟有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維早躭禪門,深虛心地,長齋素食,不衣文綵,退朝之後,常焚香獨坐,禪誦爲事。妻亡後三十年,孤居一室,便絕塵累。

王縉爲工部侍郎,平章事。與元載、杜鴻漸同居相位,俱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因而啓奏,由是奉之過當。大歷初,縉上言妻李氏疾患,經今七年,請捨道政坊私第爲寺,度僧三七住持,仍乞賜寺額爲"寶應",帝許之。

李重倩爲淮西節度兵馬使,抗表請捨所居延壽里宅爲佛經坊,許之。仍賜名寶應一切經坊。

楊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雅尚玄宗道釋二教,嘗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

梁崇義爲山南東道節度,大曆末,抗表乞以襄陽舊宅爲寺,許之。

關播爲太子少師,善言物理,尤精釋氏之學。

路泌爲渾瑊元帥判官,隨瑊與吐蕃會盟而陷,既在絕域,棲心於釋氏之教,爲贊普

所重，待以賓禮。

劉總爲幽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初，奉詩以私第爲佛寺，遣中官焦仙晟以寺額曰"報恩"，就賜之。又奏請爲僧，詔授侍中，天平軍節度。總因乞出家，朝廷以緇服就賜之，錫名"大覺"，亦以鄆師斧鉞侍中印綬授之，唯所趨向。而總竟從釋氏，幽州上言總剃髮爲僧，不知在所。竟卒於易州。

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喪父，刺血寫佛經。

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雅信釋氏因果之說，晚節尤甚。

張仲武爲幽州節度，故事每有新帥，多創招提以邀福利。仲武曰："勞人求福，何福之有？"因出己所俸，擇吏之清潔者，厚給其家，使市紙於江南，遠傭其善書者，錄其釋氏之典，傳之於人，因謂其賓客曰："此非取福貴，助其敎化耳。"

梁張策妙通因果，酷奉空敎，未弱冠，落髮爲僧，居雍之慈恩精廬，頗有高致。廣明末，大盜犯闕，策遂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後爲刑部侍郎，平章事。

晉王建立爲青州節度，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愼獄，民稍安之。

桑維翰爲侍中，天福末，奏臣落京章善坊捨宅爲僧院，乞賜名額，勑以"奉仙禪院"爲名。

和凝爲右僕射，平章事。天福末，奏臣滑州捨宅爲僧院，便令親妹尼福因往被住持，乞頒名額，兼賜紫衣，勑以"悟眞禪院"爲名，福因宜賜紫衣。

晉馬胤孫罷相爲太子賓客，胤孫少慕韓愈之爲文，故不重佛。及退居里巷，追感唐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籍黃卷中，見"華嚴楞"詞理富贍，由是酷賞之，仍抄錄事相形於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爲《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博弈韓愈爲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笑而答曰："佛佞子則多矣。"

李穀，顯德中同平章事，穀以本貫河南府洛陽縣清風鄉高陽里，本居經黃、蔡亂離，園廬盪盡，穀養於外祖，亦其舊墟。穀於其地置蘭若，命僧居之，以申罔極之感。

校勘記

[1]祇，原本作"抵"，據宋本改。

[2]夫生之，原本作"人生"，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3]以，原本無，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補。

[4]耳，原本作"爾"，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5]患，原本作"疾"，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6]事鐘養疾，原本作"念自鐘養"，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7]雖在幼稚之年，原本作"年雖幼稚"，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8]之意,原本無此二字,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9]于,原本作"以",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10]于,原本作"不",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11]訓,原本作"教",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12]悟,原本作"晤",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13]晏,原本作"宴",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14]萋,原本作"藜",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15]崦嵫,原本作"淹兹",宋本作"淹嵫",據《宋書·隱逸傳》改。

[16]想,原本作"相";于,原本作"子",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17]惛,原本作"昏",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18]梁,原本作"慧",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19]此,原本作"斯",據宋本及《宋書·隱逸傳》改。

[20]裔,原本作"胤";信,原本作"言",據宋本改。

[21]仁人,原本作"人仁",據宋本改。

[22]卵,原本作"卯",據宋本改。

[23]貝,原本作"帛",據宋本改。

[24]洲,原本作"州",據宋本及《南齊書·劉虬傳》改。

[25]二,原本作"末",據宋本及《南齊書·劉虬傳》改。

[26]官,原本作"棺",據宋本改。

[27]裔,原作"胤",據宋本改。

[28]之,原本下有"東",據宋本及《梁書·何胤傳》删。

[29]境,原本作"竟",據宋本及《梁書·何胤傳》改。

[30]鄉,宋本作"卿"。

[31]祖,原本作"宗",據宋本及《梁書·江革傳》改。

[32]經藏,原本作"藏經",據宋本及《梁書·劉勰傳》改。

[33]震,原本作"鎮",據宋本及《梁書·劉勰傳》改。

[34]篤,原本作"焉",據宋本改。

[35]詣,原本作"請",據宋本改。

[36]獨,原本作"病";空室,原本作"室空",據宋本改。

[37]綸,原本作"論",據宋本改。

[38]祇,原本作"該",據《陳書·傅縡傳》改。

[39]士,原本作"土",據宋本改。

[40]巵,原本作"危",據宋本改。

[41]彌,原本作"瀰",據宋本改。

[42]消,原本作"逍",據宋本改。

[43]朕,原本作"迹",據宋本改。

[44]此句原本作“爲故衰”,據宋本改。

[45]放,原本作“於”,據宋本改。

[46]大,原本作“太”,據《陳書·傅縡傳》改,下略。

[47]原本“諍”前衍一“訟”字,據宋本删。

[48]成,原本作“誠”,據宋本改。

[49]衷,原本作“中”,據宋本改。

[50]此句原本作“莫不同心”,據宋本改

[51]生,宋本同,據《陳書·傅縡傳》作“王”。

[52]較其,宋本作“激冀”,《陳書·傅縡傳》作“邀冀”。

[53]辭,原本作“心”,據宋本改。

[54]言心使心,原本脱每一“心”字,據宋本補。

[55]牢骿,原本作“窨骿”,據宋本及《陳書·傅宰傳》改。

[56]鏟,原本作“進”,據宋本改。

[57]嵩,原本作“崧”,山,原本作“高”,據宋本改。

[58]講,原本作“讀”,據宋本及《魏書·馮亮傳》改。

[59]嵩,原本作“崧”,山,原本作“高”,據宋本改。

[60]上,原本前有“之”,據宋本及《魏書·馮亮傳》删。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二

總錄部(七十二)

尚黄老

太史公之論六家,劉歆之奏《七略》,其叙黄、老之旨,載篇籍之數,詳矣。世之學者,亦曷嘗無其人焉。乃有敦清凈之訓,以助治成化,捐利禄之累,以越世高蹈,聚徒教授,以傳述眞宗,立言敷演,以發揚妙鍵,注釋以啓深趣,論議以極遠致,乃至靈仙通感,神期冥會,親受秘訣,以享遐算,豈誣也哉。其或業與時契,名參俊選,志存靈貺,力營玄館,波流頹靡,增華競逐,蓋與夫黜聰抱樸之説戾矣。

老萊子,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愼到,趙人,與齊人田駢、接子、楚人環淵皆學黄、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到著《一十二論》(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莊周,梁惠王時爲蒙漆園吏(蒙縣屬梁國),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

申不害,韓人,爲昭侯相十五年,終甲子之身[1],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

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

樂巨公(一名臣公,又作鉅,姓樂,名鉅。公者,老之稱也),趙人,善修黄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瑕公,瑕公教樂巨公,樂巨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漢曹參爲齊惠王相,齊七十城,天下初定,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請之。既見,爲言治道,其治要用黄、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張良從高祖定天下,乃稱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位至太子太傅。

陳平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位至丞相。

田叔學黃、老術於樂鉅公，爲人廉直，喜任狹（喜，好也），游諸公，位至魯相。

直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唯恐人之知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位至御史大夫。

鄧公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汲黯爲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擇郡丞及史任之）。

鄭當時爲大司農官屬，好黃、老言。

班嗣，彪從兄也，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老，老子也；嚴，莊周也。臣欽若等曰：明帝諱莊，改字曰嚴），桓生欲借其書（桓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眞，清虛澹泊，歸之自然（澹泊，安靜也），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而萬物不姦其志（姦，犯也）；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聖人謂周、孔），不嗅驕君之餌（餌謂爵祿，君所以制使其臣，亦尤釣魚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肆，放也），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韁，如馬韁也），伏周、孔之軌躅（躅，迹也），馳顔、閔之極摯（摯，至也，人行之所極至）。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言用孝子、莊周之道也。爲自，欲以名自眩曜耳）。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以此類，故不進（言不與其書）。"嗣之行已持論如此。

後漢耿况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位至上谷太守。

任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位至光祿勳。

鄭均字仲虞。少好黃、老書，嘗稱病家庭，不應州郡辟召，後爲議郎。

蔡勳字君嚴，邕之六世祖，好黃、老。平帝時爲郿令[2]。

樊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樊瑞，尚書令準之父也，好黃、老言，清靜少欲。

楊厚爲侍中，稱病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

翟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曆算。位至光祿大夫，將作大匠。

淳于恭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位至侍中騎都尉。

樊曄，有後才，好黃、老，不肯爲吏，位至天水太守。

周勰，舉之子，少尚玄虛，不應徵辟。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靜，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

矯愼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老》、《易》，貧無資。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

高恢，京兆人，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

魏劉先字始宗,博學强記,尤好黄、老言。

王弼字輔嗣,爲臺郎。何晏與弼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3],故無爵而貴矣。

何晏字平叔,以才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位至尚書。

袁寓精辨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

晋嵇康學無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位至中散大夫。

向秀字子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莊、老之學。莊周著内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其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位至散騎常侍。

司馬彪爲秘書丞,注《莊子》。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莊、老,能清言。注《莊子》,位至東海王越太傅主簿。

庾敳字子嵩,爲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常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以爲王弼之亞,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

山濤字巨源,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位至司徒。

謝鯤字幼輿,少知明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位至豫章太守。

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何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郄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位至鎮軍將軍。

張忠,中山人,隱於太山,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虚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4],皆此類也。

葛洪尤好神仙導養之法,著書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後爲句漏令。

鮑靚,東海人,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宋何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遥篇》,傳於世。位至吏部尚書。

羊欣素好黄、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位至溽陽太守。

沈演之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位至吏部尚書。

孔靈符罷晋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每旦於静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沱。東過錢塘,比郭於舟中,遥拜杜子恭墓。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年十二,詣豫章太守范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並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顔子"。既而閑居,惟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沈道虔,吴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精廬。與諸兄子共釜庾而資,困不改節。

南齊顧歡字景怡[5],吴郡鹽官人。年二十餘,從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晚節事黄、老道,以佛、道二家互相毁,著《夷夏論》,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

宗則退居,善《易》、《老》,累徵不起。

杜京產,吴郡錢塘人,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黄、老。

沈驎士,吴興武康人。隱居不就徵,養身靜默,著《周易兩繫》、《莊子内篇訓注》、《老子要略》數十卷。

徐伯珍,東陽太末人。好釋氏、老莊之學,兼明道術。

梁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少善莊、老,能玄言。位至中撫軍記室參軍。

太史叔明,吴興烏程人。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九精解》,當世冠絶。每講說,聽者常五百人。官至國子助教。

柳惔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終鎮西安長史。

阮孝緒,陳留尉氏人。年十三,遍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彦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6],追許繇於穹谷[7],庶保促生[8],以免塵累。"嘗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迹,存乎拯弊[9]。拯繇迹用[10],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爲,爲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迹[11],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迹,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且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迹。迹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二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照[12],反創其迹,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繇迹須拯世[13],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兹本迹,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

陶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止于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易隱居"。始從東陽孫游岳受浮圖經法,偏歷名山,尋訪經法。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澗東。弘辟穀、導引之法,年踰八十,而有壯容。位至奉朝請。

庾承先,潁川鄢陵人。先學黄、老,兼涉釋教。高祖詔徵之,不起。居于五臺山,講《老子》,遠近咸來赴集。

庾曼倩,新野人。孝元在荆州,辟爲主簿。好黄、老之言,著《莊老議疏》。

馬樞字要理,六歲能誦《老子》。及長,尤善《老子》。

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常令學士講《老子》。

陳周確字士潛,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至都官尚書。

陸瑜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通大旨。官至太子中書舍人。

金綏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位至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14]。

後魏鄭修,北海人。少隱於岐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屏迹人事,不交世俗。

程駿師事劉昞,嘗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虚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若爽性則冲眞喪。"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

北齊杜弼爲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平陽公淹爲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鈎[15],引沉鱗于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静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實衆流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游息,鑽味既久,亹亹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於舊説,情發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游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内,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炤。蓋高之聽卑,邇言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並叙如别。"詔答云:"李君游神窅冥,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群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棲息儒門,馳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更暢釋老之言,户列門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16],能用俱表[17]。往賢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説,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18],良非一緒,已勑殺青編,藏之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于世宗。

盧臣客風儀甚美,少有志尚,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

羊烈少通敏,自修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位至義州刺史。

後周盧光字景仁,好玄言,撰《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官至陜州刺史。

長孫熾頗涉群書,周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游,通涉彌博。

隋張羡[19],初仕後周爲司成中大夫,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

徐則,東海郯人,入天臺山絶糧養性。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鎮楊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義,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

味，曉達法門，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術，棲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臺嶽，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岩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氣休愈。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廷；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妤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楊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肢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顔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臺眞隱，東海徐公，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儉行安身，草褐蒲衣，食松餌術，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來，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或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眞靈府，身體柔軟，顔色不變，經方所謂尸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誠有在，雖志常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槨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臺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臺，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自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𧦬爲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間有先生[20]，夙練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盈，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啓，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唐潘師正，趙州贊皇人。隋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靜寡欲[21]，居於嵩山之逍遙，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

李播，淳風之父，仕隋爲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文集行於世。

薛頤，貞觀中爲太史令，請爲道士，許之。仍拜中大夫，爲置紫府觀於九嵕之下，申其高尙。

馬賾，河東汾陰人。少好玄言，去俗爲道士，解天文律曆。隋煬帝時，引入玉清觀，每加恩禮，召令章醮。

鄭詵爲河南府參軍，郭仙舟爲虢州朱陽縣丞。開元六年，投匭獻詩。勑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竝罷官爲道士。

韓思復爲御史大夫，性恬澹，好玄言，非察察之吏。無幾，轉爲太子賓客。

司馬承禎字子微，少好學，出家爲道士，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法。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授正一之法，法至汝，四葉矣。”承禎嘗遍游

名山,遂止于天臺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詔以贊美之。及將還,敕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禕就天臺起之至京,入宫,問以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經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之,尚未能已,復攻乎異端,而增其知慮哉。”帝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曰:“廣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禎固辭還山,乃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百餘首[22]。開元九年,又遣使迎至京,玄宗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入都,承禎又請還天臺,上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上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

張果,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後受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

賀知章爲秘書監,授銀青光祿大夫。天寶三載,知章因老疾,恍惚不醒,若神游洞天三清上,數日方覺,遂有志入道。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歸捨本鄉宅爲觀,玄宗許之。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使侍養。御制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咸就執别。肅宗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藴崑崗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静默以養閑,因談諧而諷諫。以暮齒辭祿,載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脱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丹壑非息,人琴兩忘,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縟禮,式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王鉷爲御史大夫,天寶十載,請捨宅爲觀,表曰:“臣聞道本無爲,虚而必應。行之者時乘六氣,得之者壽越二儀。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神文武,應道皇帝,陛下高居衆妙,深契重玄,降自三清元君,俯爲萬方聖主。竊見朝之上宰,是曰大賢,首學眞宗,先開道觀,奉揚慈旨,布淳化於蒼生;恭啓福因,延休佑於皇極。臣昧於聞道,不敢思齊,瞻言報恩,寧忘竊比。且臣孤立,明主所知,竭力效官,義惟守死,捐軀奉國,誓不偷生。所賜榮寵,所蒙任使,不因人力,特出聖衷。加以前後糾彈,頗多抵忤[23],公言成謗,恐不自明。直道招愆,甘爲己分。陛下聖明,先覺眞僞,立分燕客,上書遙知,是詐漢臣,引過逾察甚忠。蒙獨炤於聖心,免獲罪於浮議。嘗憂萬死,翻致九遷。伏念殊私,將深罔極,徒申答效,無補萬分。臣舊宅在城南安化門内道東第一家,祖父相傳,竹樹猶茂,已更數代,垂向百年。同蕭何之賣田,誠爲偏僻;異晏嬰之近市,稍遠囂塵。臣於此中,選其勝處,減兼官之祿俸,回累賜之金帛,盡除遺堵,創建邃堂,廊宇旣成,功德將畢。伏乞俯矜丹懇,時降皇慈,因誕聖之辰,充報恩之觀,捧迎仙榜,光映蔽廬。每至三元八節之時,天長乙酉之日,臣得澡雪紛垢,奉持齋戒,一心至願,稽首尊容,獻福聖躬,永

賫寶筭，千生頂戴，萬劫歸依。雖螻蟻之負細塵，豈能裨岳；而烏鵲之銜微蟲，有志塡河。儻蒙睿澤，曲流愚誠，俯遂仰望，許臣諸處招灼然有行業道士二十七人，常修香火，無任感恩，荷德之至。”

楊綰雅尚玄言，宗道、釋二教，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位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勉字玄卿，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淸俊，宗於虛玄。位至太子太師。

閻寀爲吉州刺史，德宗貞元七年，請爲道士，從之，賜名“遺榮”。

王紹爲定武軍節度，憲宗元和四年，奏請於宿州置開元觀。

晉梁文矩喜淸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尤盡其善。位至太子太保致仕。

校勘記

[1]甲，原本作“申”，據宋本改。

[2]帝，原本作“常”，據宋本改。

[3]肖，原本作“省”，據宋本改。

[4]遺，原本作“饋”，據宋本改。

[5]齊，原本作“督”，據宋本改。

[6]“松”原本前有“赤”，據宋本及《梁書・阮孝緒傳》删。

[7]穹，原本作“空”，據宋本及《梁書・阮孝緒傳》改。

[8]促，原本作“死”，據宋本及《梁書・阮孝緒傳》改。

[9]拯，原本作“極”，據宋本改。

[10]拯，原本作“極”，據宋本改。

[11]垂，原本作“乖”，據宋本及《梁書・阮孝緒傳》改。

[12]照，原本作“昭”，據宋本及《梁書・阮孝緒傳》改。

[13]拯，原本作“極”，據宋本及《梁書・阮孝緒傳》改。

[14]諮議參軍，宋本作“諸誠參軍”，當是“諮議參軍”之誤。

[15]鈞，原本作“鈞”，據宋本及《北齊書・杜弼傳》改。

[16]理事，原本作“事理”，據宋本及《北齊書・杜弼傳》改。

[17]俱，原本作“具”，據宋本及《北齊書・杜弼傳》改。

[18]尚，原本作“善”，據宋本及《北齊書・杜弼傳》改。

[19]羨，原本作“美”，據宋本改。

[20]間，原本作“問”，據宋本改。

[21]師正，原本作“師在”，據宋本改。

[22]首，宋本作“人”。

[23]多，原本脱，據宋本補。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三

總録部(七十三)

清談　蘊藉[1]

清　談

《傳》曰:“言談者,身之文。”《老子》曰:“善言無瑕讁。”乃若和順内積,辭氣清越,振金玉而條暢,去枝葉之扶疏,抵掌開談,應機晤對,深造至理,焕發仁聲,折群言之微妙,爲時輩之傾仰,扣之不竭,聽者忘倦,斯皆修飾雅調,敷述精義,婉而成章,著爲令譽者也。江左相尚,流風最盛,非夫識度冲遠,議論典正,洞協名理,作世模範者,則無取焉。

後漢孔伷字公緒,陳留人。能清談,尚論嘘枯吹生。後爲豫州刺史。

魏荀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一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勝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

管輅字公明,冀州刺史裴徽檄召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炎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鷄向晨,然後出。

王弼字輔嗣,少好學。時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横,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2],然聖人莫肯致言[3],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説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卒於尚書郎。

爰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大尉府,稍歷顯位。

晉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常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爲東海王越主簿。

郭象少有才理，好莊、老，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4]："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卒於東海王太傅、主簿。

裴頠字季彦，樂廣常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後爲尚書僕射，侍中，爲賈后所害。

胡母輔之字彦國，少擅高名。王澄嘗與人書曰[5]："彦國吐佳言如鋸木屑[6]，霏霏不絶，誠後進領袖也。"後爲楊武軍湘州刺史。

王濟字武子，爲侍中，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

王戎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説《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箸。"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後爲司徒。

王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好善玄言，唯説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世道，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後爲太尉，與石勒戰，敗，遇害。

樂廣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絶。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也[7]。"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後至尚書令。

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辨，辭不足而旨有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三語掾"。

阮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8]。"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後爲太子洗馬，被害。

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9]。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絶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王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

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絶倒。"爲太子洗馬卒。

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後除光祿大夫。

潘京,荆州人。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與京同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己,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孫盛字安國,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常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

郗超有重名,時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10],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一時之儁,甚相知賞。後爲司徒左長史。

殷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論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後至中軍將軍。

謝安字安石,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常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虚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11],豈清言致患邪?"後至太保,贈太傅。

張憑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彦。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12]。"

謝萬字萬石,工言論,簡文帝作相,召爲從事中郎。萬着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爲豫州刺史。

謝朗字長度,善言玄理,文義豔發。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若。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終於東陽太守。

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慕愛之。後爲荆州刺史。

王濛爲司徒左長史,善清談,謝安常稱美。濛至長史,語甚不多,可謂令音(又云:濛恬暢能言名理)。

宋張敷性整貴,文韻端雅,好玄言,善屬文。初,父邵使與高陽宗少文談《繫》、

《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拂塵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卒於司徒左長史。

袁豹善言雅俗,每商校古今,兼以誦咏,聽者忘疲,爲太尉長史。

張鏡少與光禄大夫顔延之鄰居,談義飲酒,喧呼不絶,而鏡静嘿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卒於新安太守。

宋柄字少文,精於言理,累徵太子庶子,不應。

南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然,日與居,莫能測焉。後至光禄大夫。

徐嗣伯字叔紹,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

劉繪爲後進領袖,敏悟多能。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後爲大司馬從事中郎。

張融字思光,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後爲司徒左長史[13]。

周顒每賓友會同,顒虚席晤語,辭韵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14],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15]。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甚。"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顒:"卿精進如何胤?"對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辨,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

梁張卷字令遠,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

伏曼容在宋爲尚書外兵郎,常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絶。子暅幼傳父業,能言玄理。

張充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後爲金紫光禄大夫。

張嵊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後爲吳興太守。

范縝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琛名曰口辨,每服縝簡詣。爲國子博士,卒官。

何朗字石明,早有才思,工清言[16]。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歷官散騎侍郎。

到洽美容質,善談吐[17]。武帝常問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沆、溉(洽,沆、溉之從父兄也)[18]?"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奇,殆將難及。"後爲尋陽太守[19]。

嚴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累遷中撫軍記室參軍。

陳周弘正少通《老子》、《周易》,叔父侍中捨每與談論,輒異之。後爲右僕射,領國子祭酒。弘正善清談,梁末爲玄宗之冠。

龔孟舒善談名理,位至太中大夫。

後魏閻慶裔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爲敷城太守卒。

崔孝芬爲吏部尚書,博聞口辯[20],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確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

唐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爲國子博士卒。

房琯好賓客,善談論,爲宰相,無匪懈之意,俱與庶子劉秩、諫議李何忌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無而已。後罷相,久之,爲刑部尚書卒。

楊綰雅尚玄言,凡所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媿而退。後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卒。

蘊　藉

《傳》云:"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又云:"進退可度,容止可觀。"斯蘊藉之謂也,豈徒天資淑茂,吟韻清婉,蓋亦習尚。《書》云:"矜持舉措,與塵游而不雜,在醜夷而不爭。"周旋君子之儀,縹緲有神仙之稱者矣。若夫進對溫雅,談論調暢,陟降軒陛,側媚于天子;回翔表著,則鬱爲士範。型王言之嘉奬,聳朝論之欣慕,至乃釋慍怒爲悅豫,法鄙吝爲夷曠。加以服用玩好,奢素各擅其所宜;飲食宴集,風流遂成于故事。閑雅自喜,姿制可觀,內無愧於方人,嫉有名於競爽,本其源出職自禮官。建漢室之肇興[21],頗飾以儒雅,南朝寖盛,冠絕當時[22]。元魏以還,氣裕遷革[23]。然其風標峻爽,詞調明朗,規矩誠設,從容以和者,亦何嘗泯沒於鄉曲間哉!

漢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閑雅之稱也)[24]。終文園令。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爲人溫雅有蘊藉。

後漢馬援爲伏波將軍。援爲人明白,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問園陵事,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帝善之。

鄧衍爲新野功曹,以小子侯每預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衆。明帝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特賜輿焉。

袁紹爲冀州牧,容貌端正,威儀進止,動見仿效。

郭泰字林宗，舉有道，不應。善談論，美音制，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爲"林宗巾"。

魏孟達自蜀來歸文帝，既至譙，進見閑雅，才辯過人，衆莫不屬目。終新城太守。

蜀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吴滕胤爲人白晳[25]，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謹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終衛將軍。

晋樂廣與王衍俱託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廣終尚書令。

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妙善玄言，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位至太尉尚書令。

何邵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邵爲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邵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邵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

温嶠字太眞，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後爲驃騎將軍，鎮武昌卒。

庾亮爲中書令，以蘇峻之亂奔陶侃，侃與亮談宴終日，亮啖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後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謔。

何充字次道，風韻淹雅，文義見稱，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見次道飲，曰："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温克也。充爲侍中錄尚書事。

謝萬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帝，共談移日。

車武子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武子終吏部尚書。

王裒，陽城營陵人，少立操[26]，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紹雅，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

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眞神仙中人也。"恭後爲平北將軍，假節鎮京口。

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困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終中書令。

王濛字仲祖，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

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惔爲宗焉。濛爲司徒左長史。

王珣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疾辭職,歲餘卒。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

顧愷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官至散騎常侍。

宋張敷特善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至今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終司徒左長史。

羊欣少靜默,無競於人,美言笑[27],善容止[28]。官至中散大夫。

江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位至湘州刺史。

龔祈字孟道,武陵人。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荆楚仙人也。"祈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不應徵辟。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後爲中書監,領司徒,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

南齊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29]。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位至司徒。

檀超字悦祖,高平人,爲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以晉郗超爲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太祖賞愛之。

庾杲之爲黄門郎,風範和潤,善音吐。武帝令對魏使,兼侍中。帝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爲蟬冕所炤,更生風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眞。"帝意未用也。

王儉爲僕射,兼領祭酒。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申引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仿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

江斆,湛孫也,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斆歎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數與宴賞,流連日夜。

封孝琰爲通直散騎常侍,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於談謔,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

張緒爲尚書令,益州獻蜀柳數株,條甚長,枝大若絲縷。時舊宫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王儉爲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卿與誰共事?"蓋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蕣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

胡諧之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環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游。

徐孝嗣爲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武帝深加待遇。

梁謝顥，宋末爲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謁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目，宥而不問。

臧盾爲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姿，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悅焉。

到沆美風神，容止可悅。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扶賢俊，甚愛其才。

到溉字茂灌，美風儀，善容止。終於散騎常侍。

賀琛爲尚書左丞，參禮儀事。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何昌寓少而清淨，幽獨不群，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藉甚，位至侍中，領驍騎將軍。

陳蕭允少知名，神彩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蘊藉，動合規矩。起家邵陵王法曹參軍。

謝哲字顥預，陳郡陽夏人。美風儀，舉止蘊藉，而襟情豁然，爲士君子所重。官至散騎常侍，中書令，領前將軍。

王瑒，司空冲之第十二子也。沉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蘊藉。梁大同中，起家秘書郎。

陸繕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世祖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其趨步躡履，令習繕規矩。

後魏張濟字士度，涉獵書傳，清辨美儀容。道武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

崔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以軍功起家震威將軍。

畢祖彥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爲光祿大夫。

王誦字國章，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甚美。位至給事黃門侍郎。

李諧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辨，當時才士，咸相欽賞。終於秘書監。

劉藻字彥先，涉獵群藉，美談笑，善與人交。爲太尉司馬。

裴粲沉重善風儀[30]，歷正平、弘農二郡太守[31]。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宣武聞粲善自樹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

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恐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

北齊高乾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爲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崔㥄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爲當時所知。爲東兖州刺史。

楊愔幼聰敏好學,及長能清言,美[32],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職者多以遠大許之。後爲驃騎大將軍,開封府王[33]。

裴讓之字士禮,爲文襄主簿,兼中書舍人。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遷長史,兼書侍郎,領舍人。

王昕,北海劇人。爲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盧昌衡魏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34],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兹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泰珉、河南陸彦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循並爲後進風流之士[35]。

沈靖有才識,風儀蘊藉,容止可觀,爲尚書郎。後與柳機少有令譽,風儀辭令,爲當世所推。官至華州刺史。

獨孤信,武川人。美容儀,風度弘雅,善騎射,以北邊喪亂,避地中山,爲葛榮所獲。信既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號爲獨孤郎。以軍功拜安南將軍,爲秦州刺史。時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衆庶所重如此。

周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見者莫不重之。爲儀同三司。

王褒,字子淵,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終於宜州刺史。

柳霞幼而聰邁,神采嶷然,梁西昌侯琛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琛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顧眄。終於霍州刺史。

楊雄初名惠,美姿容,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官至江陵總管。

隋柳謇之字公正,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奇,風神爽亮,進止可觀,轉守廟下士。周武帝有事太廟,謇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

元善,洛陽人。以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開皇初,拜內史侍郎。高祖每望之,曰:"人倫表儀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矚目。

唐杜如晦少聰悟,美風調,精彩絶人。及長,雍容儒雅,好談文史,每以風流自命。官終尚書左僕射。

崔日用美容止,善談笑,少舉進士,爲并州長史。

李紓爲吏部侍郎,厚自奉養,輿馬極鮮明,以放達蘊藉稱於時。

韋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人相親終年,而喜愠不彰於色。爲太子少保卒。

李迥秀爲鳳閣、鸞臺平章事,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接賓朋,當時稱爲風流之士。

權德輿自貞元、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眞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爲時稱嚮。官終山南西道節度使。

周和凝字成績,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彩射人,性好修整。自釋褐至登台輔,車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人也。位至太子太傅。

校勘記

[1]蘊,宋本作"醞"。藉,原作"籍",據宋本及下文標目改。

[2]誠,原本作"識",據宋本改。

[3]言,原本作"焉",據宋本及《通志》卷一一七改。

[4]云,原本作"言",據宋本及《晉書·郭象傳》改。

[5]與人書,原本作"語人",據宋本及《晉書·胡毋輔之傳》改。

[6]佳,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晉書·胡毋輔之傳》改。

[7]睹,原本作"見",據宋本及《晉書·樂廣傳》改。

[8]原本脱"定"、"耳"二字,據宋本補。

[9]毋,原本作"毌",據宋本改。

[10]以,原本作"意",據宋本改。

[11]亡,原本作"忘",據宋本改。

[12]猝,宋本作"卒"。

[13]爲,原本脱,據宋本補。

[14]滯,宋本作"帶"。

[15]終,原本脱,據宋本補。

[16]工,原本作"上",據宋本改。

[17]談,宋本作"言"。

[18]此處小注,宋本作"溉洽之兄沆溉之從父弟"。

[19]尋,原本作"潯",據宋本及《南史·到洽傳》改。

[20]辯,原本作"辦",據宋本及《北史·崔孝芬傳》改。

[21]漢室,原本作"漢官",據宋本改。

[22]當,原本作"向",據宋本改。

[23]革,原本作"卓",據宋本改。

[24]閑,原本作"間",據宋本及《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改。

[25]晳,宋本作"皙"。

[26]立,原本作"禮",據宋本改。

[27]美,原本作"善",據宋本及《宋書·羊欣傳》改。

[28]善,原本作"美";"止"原本下有"可觀"二字,據宋本及《宋書·羊欣傳》改删。

[29]使,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南齊書·褚淵傳》補;目,原本作"白",據宋本及《南齊書·褚淵傳》改。

[30]善,原本作"美",據宋本及《魏書·裴粲傳》改。

[31]弘,宋本作"洪",《魏書·裴粲傳》作"恒"。

[32]美,《北史·楊愔傳》下有"音制"二字。

[33]府,宋本無此字。

[34]魏,原本作"衛",據宋本及《北齊書·盧昌衡傳》改。

[35]泰,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北齊書·盧昌衡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四

總録部(七十四)

名　字

古稱:孩而名之,冠而字之。蓋以名者,義之制;字者,名之飾。先民之論,其亦多矣。故吐情自紀,名以示謙;均體相稱,字以爲重。質文既變,單兼并興,要在順言,亦無定義。然五廢之説,慮妨大物[1],三復之旨,彌昭景行,隨時損益,其説靡記。至有兆興天賦,叶應夢受,命卜筮以考休吉,稽事類以擇淑令。或避嫌變易,或受賜旌别。咸有倫理,率用論次。《傳》曰:"人治之大也,可不愼歟。"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叔虞母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晉穆侯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少子曰成師,成師,太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返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成師封于曲沃,其後代有晉國。

魯桓公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申繻,魯大夫)。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2],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爲類(若同生子有與父同者)。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也),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避不祥也),不以畜牲(畜牲,六畜),不以器幣(幣,玉帛)。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3]。然禮説卒哭以木鐸徇[4],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以畜牲則廢祀(名豬則廢豬,名羊則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馬(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名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

季友,桓公之季,文姜之愛子。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

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其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畢萬,畢公高之後也。獻公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

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

叔孫得臣,魯大夫。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賊夷人也),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一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苫越,苫夷),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欲比僑如)。

叔梁紇,魯人。與顔氏女野合,禱於尼丘。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名曰丘,云字仲尼。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衛侯辟疆朝於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

齊惡爲卿,而衛侯名惡,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不奪人名,謂親之所名,明臣號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卒,則稱王父之命名子)。

若敖,楚大夫,娶于䢵[5](䢵,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畜,養也),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江下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以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淫者),實爲令尹子文。其後楚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黄使於齊還,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名命曰生(易其名也)。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己蘭(蘭草),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爲而子(以蘭爲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爲懷子日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漢蒯通,本與武帝同諱,其後史家追書爲“通”。項羽時欲封之,通不受。

趙同,文帝時宦者,本名談,司馬遷避父名,改爲同。

趙王穨當,韓王信孫也。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生子,因名曰穨當。

司馬相如名太子(父母愛之不爲稱,故爲此名也)。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後爲郎。

谷永本名竝，以尉氏樊竝反，更名永。後曲陽侯根爲驃騎將軍，薦永爲大司農。

劉向初名更生。元帝時，爲恭顯所譖，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位至光禄大夫。

劉歆，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故改名幾，以趣也）。累遷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以爲國師。

後漢劉平本名曠，明帝後改爲平，官至宗正。

馬客卿，援子也。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沉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夭沒。

張霸字伯饒，七歲能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後爲侍中。

虞詡祖父經爲郡縣獄吏，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武平故城有碑云："詡字安定。"蓋詡之別字也。後詡果爲尚書令。

服虔初名重，又名祗，故改爲虔。官至九江太守。

袁賀字元服，祖父京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裝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

傅爕字南容，本字初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改焉。後爲漢陽太守。

鄭玄子益恩以孔融爲黄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又云：小同以丁卯日生，而玄丁卯歲生，故名小同）。至魏高貴鄉公時爲侍中[6]。

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爲御史，故生於臺也）。後避難，故自改名，不改字，示不忘本。後爲太常。

魏杜畿子理字務仲，少而機密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

程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7]，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文帝踐阼，爲衛尉卿，進封安鄉侯。

王昶爲司空，常與其兄子族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爲書戒之（事見訓子門）。

鄧艾字士載，少孤，太祖破荆州，徙汝南[8]，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實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異同者，故改焉。後以定蜀功爲太尉。

令狐愚字公治[9],本名浚。文帝黄初中,爲和戎護軍,烏桓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後出爲兗州刺史。

吴孫휯,景帝太子[10],帝爲휯及其弟作名,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别,長爲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常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爲,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爲最不謙。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휯,휯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莔,莔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𩅦,𩅦音如兕觥之觥,字𠅨,𠅨音如礥首之礥;次子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𠅞,𠅞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𥏨,𥏨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文字,但一庶易棄避[11],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

顧雍從蔡邕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邕字)貴異之,謂曰:“卿必成器,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又字元嘆,言爲蔡雍之所嘆,因以爲字焉。後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

滕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名,改爲固(滕牧,皇后之父;丁固爲御史大夫,更改名以相回避)。

晋賈充字公閭,父逵爲豫州刺史,陽里亭侯。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名爲字焉。伐吴之役,爲使持節,假黄鉞,大都督。

阮孚字遥集,其母即胡婢。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遥集其上楹”而以字焉。

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官至衛尉。

趙至字元貞,年十六游學至鄴,隨嵇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幽州三辟部從事。

庾袞四子怞、蔑、澤、捃。澤在澤生[12],故名澤;捃因捃生[13],故名捃;袞雖鄉黨薦之[14],州郡交命,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

許邁字叔玄,少恬靜,不務仕進。後登臨安西山,茹芝服氣,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别,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謂之羽化。

虞預本名茂,犯名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後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未期生。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後爲大司馬。

桓豁爲征西大將軍,初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豁。”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唯石虔、石季、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15]。

張天錫字純嘏,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時安定梁

景、敦煌劉肅竝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景、肅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爲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成。

苻洪父懷歸[16]，部落小帥[17]。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

前燕慕容垂字道明，皝之弟五子。少岐嶷，有器度，身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嘗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成家。"故名拜字道業，恩遇踰於世子。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史"，外以慕容垂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史以垂爲名焉。

後涼呂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

宋王懿字仲德，父事苻堅，至二千石。堅敗，仲德與兄叡南奔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犯晉宣元二帝諱，竝以字稱。又字元德，懿官至鎮北大將軍。

王鎮惡，北海劇人。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爲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後位至安西司馬，征虜將軍。

孫處字季高，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位至振武將軍。

劉義宗，高祖弟道憐之子，幼爲高祖所愛，字曰伯奴。

王裕之字敬弘，名與高祖諱同，故以字行。後爲尚書僕射。

謝景仁名與高祖諱同，故稱字。位至左僕射。

褚叔度名與高祖諱同，故以字行。後爲征虜將軍，雍州刺史。

張茂度名與高祖諱同，故稱字。終於會稽大守。

孔靖字季恭，名與高祖諱同，故稱字。後爲侍中。

謝密字弘微，繼後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位至右衛將軍。

羊玄保二子，太祖竝賜名，其一曰咸，二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之餘風。"位至散騎常侍。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名與高祖諱同，故稱小字。終於散騎常侍。

張景裔爲侍中，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

范曄母如廁產之，額爲磚所傷，故以磚爲小字。官至太子詹事。

顏竣爲丹陽尹，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後各產男。孝武自爲製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名竣子爲辟疆，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

劉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湛。官至散騎常侍，太子詹事。

蕭惠開初名慧開，後改慧爲惠，嘗爲少府加給事中。

徐爰字長玉，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改爲爰。終於中散大夫。

袁粲父濯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爲人，白孝武求改名爲粲，不許。又言於明帝，乃改粲，字景倩焉。累遷中書監，司徒侍中。

董仲舒本名蠻，帝謂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如何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地，以此言之，勝昔遠矣。"

王琨父懌不慧，侍婢生琨，名爲崑崙。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改名琨。琨立以爲嗣。琨後位至侍中。

王彧字景文，名與明宗諱同，故稱字。位至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楊州刺史。

張興世字文德，本單名世，明帝益爲興世。後爲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

蔡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己風，與親故書曰："小兒神氣似可不入非類，不狎小人。"故以興宗爲之名，興宗爲之字。後爲散騎常侍，中書監。

劉胡本名坳胡[18]，以其顏面坳黑[19]，故以爲名。及長，以坳胡䄃道，單呼爲胡。

謝莊五子颺、朏、顥、嵷、瀹，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位至中書令[20]。

南齊薛深，本名道深，避高帝偏諱改焉。後爲司州刺史，右將軍卒[21]。

薛淵[22]，汾陰人。本名道淵，避高帝偏諱，改之。終於平北將軍。

王泌少存孝行，泌族人，兗州治中泌與同名，世謂泌爲孝江以別之。後爲南康王侍讀卒。

曹虎本名武頭，武帝以武頭名鄙，勑改之。官至散騎常侍。

劉懷慰本名聞慰，武帝以其舅氏名同，勑改之。後爲安陸王北中郎司馬卒。

王晏子德元[23]，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謂晏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

張敬兒本名苟兒，明帝以其名鄙，改焉。弟恭兒本名豬兒，後隨敬兒改名。敬兒官至車騎將軍。

梁劉顯，爲邵陵王長史，本名頲，初仕齊武帝，以字難識，改名顯。

張稷，齊末同廢東昏，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畯字不見，見字不回[24]，以旌其功。稷官至鎮北將軍。

王騫字思寂，本名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25]，故改焉。位至給事中，領射聲校尉。

劉峻本名法武，宋泰始初，魏克青州，峻年八歲，與兄並爲所略。齊永明中，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兄法鳳改名孝慶，字仲昌。安成王遷荆州，引峻爲戶曹參軍，復以疾去。

馬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以王代女，因成琕云。後爲都督北、豫、霍三

州諸軍事。

何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兄胤別，兄問名，敬容曰："乃欲就兄求名。"兄即命紙筆，名曰瑴，"《書》云：'兩玉曰瑴。'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瑴也。"敬容官至侍中太子詹事卒。

王泰字仲通，慈之子。從弟筠字元禮，一字德柔，慈弟揖之子。沈約嘗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泰位至吏部尚書。

袁昂爲黄門侍郎，本名千里。武帝謂之曰："昂，千里之駒，在鄉有之。今改卿名昂，千里爲字。"

謝藺字希如，年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饑。"强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疋。"因名曰藺。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累遷外兵記室參軍卒。

豫章王綜字世謙，普通六年，奔于魏，改名纘字德文。

張嵊字四山，嵊父稷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累遷吳興太守。

到鏡字圓炤，初在孕，其母夢懷鏡乃生，因以名爲鏡。

顔協字子和。元帝出鎮荆州，爲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

陳周文育，初本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義興人周薈爲壽昌蒲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姊竝長大，困於賦役。"薈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爲己子，母遂與之。及薈秩滿，與文育還都，見於太子詹事周捨，請製名字。捨因爲立名文育，字景德。官至散騎常侍，鎮南將軍。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猶總角，容貌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於還都。文帝見而問之曰："能似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文帝改名之。

陸辯惠，侍中繕之子，年數歲，詔引入殿內，辯惠應對進退有父風。宣帝賜名辯惠，字敬仁。

毛喜爲宣帝府記室，文帝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兒宜用叔爲稱。"宣帝以訪于喜，即條牒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啓文帝，文帝稱善。

蔡徵字希祥，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父景歷以爲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爲希祥。官至給事卒。

後魏古弼爲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才也。

吳喜，吳興臨安人。本名喜公，明元減爲喜。位至散騎常侍，淮陰太守。

源賀爲征西將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軍。賀本名破羌，是役也，太武曰："人之立

名,宜其得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賀子男禮後賜名懷。

堯暄字辟邪,本名鍾葵,後賜爲暄。官至大司農。

薛謹長子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拔。

秦明王翰曾孫禎爲都牧尚書,禎生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之。"寤而私喜,又問筮,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爲協夢,故以名瑞字天賜。位至太中大夫。

濟南王彧本名亮字士明[26],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士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相倫之美。"

元康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27]。文成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裨輔朕躬。今可改名,以成克終之美。"

張白澤本名鍾葵,獻文賜名曰澤。位至殿中尚書。

上黨王孫冀歸始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

鄧良奴弟侍孝文,賜名述,歷吏職,以貞謹見稱,稍遷中大夫。

穆泰,駙馬都尉、南部尚書貞之子,孝文賜名焉。

庾岳初名業延[28],後賜名岳[29]。官至相州刺史。

于忠本名千年,孝文帝太和中爲武騎侍郎,因賜名登。宣武時爲左中郎將,有功,帝曰:"先帝賜名登,誠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所以名實相副也。"

封磨奴爲懷州刺史,卒,以族子叔念爲後。孝文賜名回回。父鑒即慕容暐太尉奕之後也。

李承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焉。弟彥、虔、蕤竝爲孝文賜名。

裴駿字神駒,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爲神駒,因以爲字。位至中書侍郎。

韋閬爲武郡太尉,弟彌字靈智,孝文賜名。

高閭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閭字焉。終於光祿大夫。

崔景儁歷侍御史,主文中散[30],受勑。接南齊史蕭深、范雲[31],孝文賜名爲逸。

高佑字子侯,小名次奴,本名禧,以與咸易王名同,孝文賜名祐。位至光祿大夫卒。

楊津字羅漢,本名延祚,孝文賜名焉。後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

楊播本字元休,太和中,孝文賜名。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孝。太和中,與播俱蒙孝文賜名。播官至安西將軍,華州刺史。

宋弁爲尚書殿中郎中,孝文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孝文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32],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嘗爲國子祭酒,再進位太保,固辭不受,卒。

張烈字徽仙，孝文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官至安北將軍，瀛州刺史。

孫惠蔚爲光祿大夫，先單名蔚。宣武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號惠一法師焉。

游肇字伯始，孝文賜名。尙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爲百僚懾憚，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

侯剛爲從僕射，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

虞誕本名恭祖，爲黄門侍郎，孝明帝賜名曰誕。

北齊高思好本浩氏之子，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鶻入鴉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官至尙書令。

斛律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終於太師。

潘樂字相貴，累遷河東郡王。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以爲字。

趙彦深本名隱，避廟諱改以字行。彦深位至司徒。

李稚廉[33]，齊州刺史義深之弟。稚廉少而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34]，終不取[35]，強付，輒擲之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名曰稚廉。

高昂字敖曹，幼有志氣，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位至司徒，爲軍司大都督。

盧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強斷知名。文襄引爲府刑獄參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終於尙書左丞。

後周薛端爲吏部尙書，性強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太祖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

劉亮本名道德，遷車騎大將軍，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太祖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

獨孤信本名如願，爲隴右十一州大都督。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

楊忠爲太祖帳下，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揜子，因以字之。

長孫儉本名慶明，爲太行臺兼相府司馬。太祖曰："名實理須相稱，尙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

伊婁穆善騎射，爲太祖所知，太祖嘗謂之曰："昔伊尹、阿衡於殷致主堯、舜，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焉。位至小司馬卒。

王勇爲衛大將軍，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竝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

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二千疋,令自分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爲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

高琳母嘗於泗濱獲一石,光彩朗潤。是夜,夢見一人謂之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其母驚寤,便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秀珉焉。官至大將軍。

陸逞字季明,初名彦字世雄。太祖常從容謂之曰:"爾既溫裕,何因乃字世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後爲太子太保卒。

裴俠,魏太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陳。俠本名協,至是,太祖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有勇。"命名俠焉。終於工部中大夫。

劉璠子祥字休徵,幼而聰惠,占對俊辨。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黄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官至長安令。

蕭世怡,鄱陽王恢之子。歸國,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焉。後爲蔡州刺史卒。

黎景熙字季明,少以文字行於世。位至車騎大將軍卒。

王德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子公奴並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聞。後德在平涼,始得公奴,遂名曰慶。

隋叱羅協本名與高祖諱同[36],後改焉。位至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

校勘記

[1]妨,原本作"防",據宋本改。

[2]生,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左傳・桓公六年》杜預注補。

[3]斥,原本作"干",據宋本及《左傳・桓公六年》杜預注改。

[4]徇,原本作"循",據宋本及《左傳・桓公六年》杜預注改。

[5]郄,原本作"邛",據宋本及《左傳・宣公四年》改。

[6]鄉,原本作"卿",據宋本及《四庫全書》本改。

[7]私,原本作"思",據宋本及《四庫全書》本改。

[8]徙,原本作"徒",據宋本改。

[9]狐,原本作"孤",據宋本改。

[10]帝,原本脱,據宋本補。

[11]避,原本作"辟",據宋本改。

[12]原本"在"前脱一"澤"字,據宋本補。

[13]措因措生,原本作"生因措生",據宋本改。

[14]衰雖,原本作“生衰”,據宋本改。

[15]知名,原本作“石知石”,據宋本改。

[16]苻洪父懷歸,原本作“蒲洪懷歸”,據宋本改補。

[17]帥,原本作“師”,據宋本改。

[18]胡,原本作“故”字,據宋本改。

[19]拗黑,原本作“又黑”,據宋本改。

[20]令,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四庫全書》本補。

[21]右將軍卒,原本作“州有將軍”,據宋本改。

[22]淵,原本下有“隕”,據宋本及《南齊書・薛淵傳》删。

[23]子,原本作“字”,據宋本及《南齊書・王晏傳》改。

[24]此句宋本作“伊字懷尹,霍字希光,畯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

[25]同,原本作“問”,據宋本及《梁書・太宗王皇后傳》改。

[26]濟,原本作“齊”,據宋本改。

[27]氣,原本作“器”,據宋本及《北史・廣平王傳》改。

[28]岳,原本作“兵”,據宋本改。

[29]後,原本脱,據宋本補。

[30]主,原本作“子”,據宋本及《魏書・崔辨傳》改。

[31]南齊史,《魏書・崔辨傳》作“蕭賾使”。

[32]賜,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魏書・宋弁傳》補。

[33]李,原作“孝”,據《北齊書》及《北史・李幼廉傳》改。

[34]故,原作“欲”,據《北齊書》及《北史・李幼廉傳》改。

[35]取,字原脱,據《北齊書》及《北史・李幼廉傳》補。

[36]隋,原本作“階”,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五

總録部（七十五）

名字第二

隋李和本名慶和，魏末爲驃騎大將軍，夏州刺史。後周太祖賜姓宇文氏，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智略明贍，立身恭謹，累經委任，每稱吾意，遂賜名意。"開皇元年[1]，還上柱國，以意是太祖賜名，市朝已革，慶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遂以和爲名。

豆盧勣字定東，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2]。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後爲上柱國，夏州總管，封楚國公。

長孫覽初仕周爲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初名善，周武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終於涇州刺史[3]。

伊婁謙字彦恭，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既平王謙，謙耻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後爲澤州刺史。

顔之推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愍楚，蓋不忘本也。

蘇夔，少聰敏。及長，博覽群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威改之，頗爲有識所哂。位至通議大夫。

李德林字公輔，少孤，未有字。魏牧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後爲懷州刺史。

李孝貞字元操，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按《隋書》，文帝祖父諱禎）。

唐李綱字文紀，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位至太子少師。

高儉字士廉，以字行焉。後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

房喬字玄齡，以字行焉。終於司空。

虞世南叔父寄仕陳爲中書侍郎，寄無子，以世南出後，故字曰伯施。位至銀青光禄大夫，弘文館學士。

楊仁恭本名綸，後爲洛州都督，老病乞骸，以特進歸第。

李靖本名藥師。官至僕射，進封衛國公。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時内史令安平公德林之子，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

氏故以百藥爲之名。後官至太子庶子。

顔籀字師古，以字行於世。位至秘書監。

崔敦禮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敦禮本名元禮，高祖改爲敦禮。

劉節義本名龍，有子名鳳昌。有人上書言龍父子爲龍鳳之名，居宅在乾坤之地，將非國家之利。書奏不省，因賜名節義。

秦瓊字叔寶，以字行於世。位至左武衛大將軍。

韋思謙本名仁約，以音類則天父諱，故稱字焉。官至黄門侍郎。

魏元忠初名眞宰，天授中，以避天后母號，故改焉。後以特進齊國公致仕。

成王千里，吳王恪之子，本名仁，進爵郡公。嘗出使江左，郡人相率以金遺之[4]，仁拒而不納。則天聞而嘉歎，擢使謂曰[5]："汝吾家千里駒也。"由是改名千里。

崔玄暐本名曅[6]，以字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爲玄暐。後至中書令。

張仁愿本名仁亶，以音類睿宗諱，改焉。位至兵部尚書致仕。

楊隆禮，隋齊王楊正道之子，歷洛、梁、滑、汾、懷五州刺史，以嚴察聞。景龍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爲崇禮。

薛謙光，開元初爲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表請行字。特勅賜名爲登。

寧王憲初名成器，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憲。歧王範初名隆範，避玄宗連名，故單稱範。薛王業亦同。

姚元崇，則天時爲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以叱利元崇構逆，則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遂改爲元之。後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

王忠嗣本名訓，年始九歲，父海賓死王事，起復朝散大夫，尚輦奉御養於禁中。後官至漢東郡太守。

崔澄爲秘書監，本名滌。開元初，玄宗改焉。

李傑本名務光，後改焉。官終楊州大都督府長史。

楊國忠，玄宗貴妃從父之子。或云張易之子，冒外氏姓，本名釗。天寶中，帝改爲國忠。官至司空。

劉正臣本名客奴，天寶末爲平盧軍游奕使。時節度使呂知誨受安祿山逆命，客奴與諸將襲殺之，馳以奏聞。十五載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平盧軍節度，支度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及平盧軍使，仍賜名正臣。

史思明本名窣于，玄宗改之爲思明。後爲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

李懷光本姓茹，父嘗爲朔方列將，以戰功賜姓李氏，更名嘉慶。懷光後爲邠寧節度使。

李若幽爲殿中監，上元二年，以爲河州節度，都統處置使，鎮于絳，仍賜名國禎。

盧正己，寶應二年自刑部侍郎爲太府卿。正己本名元裕，以兼名同帝諱，抗疏乞改

之。

楊子琳忿崔寧賊殺長帥,討之,候寧入覲,突入成都,糧盡自潰,朝廷慮爲亂階,除爲陜州刺史,又移受澧州刺史[7],澧、郎兩州鎭遏使。在澧州二年,大曆六年,表乞朝謁。代宗以發迹不順,特容之。及至引見于延英殿,與語甚悦,賜名猷。

張延賞本名寶符,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以父蔭授官。玄宗特恩賜名延賞,取延賞後世之義也。位至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路嗣恭始名劍客,歷仕郡縣,有能名。後授神烏縣令,考課上下,爲天下最。以其能嗣,魯恭特賜改其名。位至河陽三城節度及東都畿觀察使。

崔旰爲劍南西川留後。大曆三年,加節度使,仍改名寧。

曹令忠爲北庭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大曆七年八月,賜姓李,改名元忠,以邊將寵之也。

白琇珪,大曆中司農少卿遷大卿,在卿曹十餘年。德宗召見與語,以爲可任腹心,遂用爲神策軍使,兼御史大夫,賜名志貞。

尙可孤初爲魚朝恩養子,改姓魚氏,名智德。朝恩死,賜可孤姓李氏名嘉勳。會李布烈反叛,建中四年七月,除兼御史大夫,荆襄應援淮西使,仍復本姓尙。可孤官至左龍武將軍。

韓希烈爲邠寧節度。興元元年,詔賜名歸義。

張萬福,年十七八[8],從軍遼東有功。累攝舒、盧、壽三州刺史。時李正已反,將斷江淮路。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慰遣之。

劉洽爲宣武軍節度,眞元元年,改名玄佐。

李長榮,貞元四年爲河陽三城懷州團練使,仍賜名元諒。

柳渾初名載,爲尙書左丞。及駕幸奉天,渾微服徒行扈從。初,渾之離京城,賊泚猶以渾匿在閭里,乃除僞宰相。及京師克復,渾尙名載,上言曰:"頃爲狂賊點污,臣實耻稱舊名,况載字帶戈,時當偃武,請改名渾。"德宗嘉而從之。

王虔休,汝州梁人,本名延貴。貞元中,爲潞州左司馬,掌留後,仍賜名虔休。

張茂昭本名昇雲,孝忠之子也。貞元七年,爲定州刺史,充北平軍使。是歲,孝忠卒於位。詔昇雲起復左衛大將軍,同正員,充義武軍節度使,賜名茂昭。

王昌,貞元十四年,自右神策軍將軍除鳳翔節度使,賜名敬則。

劉逸准,貞元十五年,自宋州刺史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諒。

渾瑊本名日進,後改爲瑊。

康藝全爲河東編伍,勇力絶人。節度使馬燧以其多藝,因以"藝全"名之。

崔咸字重易,父鋭貞元中爲李抱眞從事。有道者自稱曰盧老,常師隋朝雲彎寺李

先生,能知遠近事,屬河北禁游客。銳遂館之,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爲子[9]。"因指口下黑子,願以爲誌[10]。旣生咸,果有黑子,其狀則盧老也,遂以盧老名之。

韋士伋爲黔中經略觀察使,貞元十六年,改名士宗,又名士文。

王紹初與憲宗同名,永貞年改焉。少時顏眞卿器重之,因紹舊名,字之曰德素。位至兵部尚書。

張奉國本名子良,爲李錡牙門右職。錡叛,子良與錡甥裴行立等密圖錡,生致闕庭平浙右,憲宗追赴京師,親自褒慰,擢爲右金吾將軍,兼御史大夫,改名奉國。

韋貫之本名純,犯憲宗廟諱,遂以字稱。位至河南尹。

朱士倜,元和初爲定州鎭使,以築臨涇城有勞,特加撿校工部尚書,涇原四鎭北庭等節度使,仍賜名忠亮。

高固生於微賤,爲叔父所賣,展轉爲渾瑊家奴,號曰黃芩,性敏惠,有膂力,善騎射,好讀《左氏春秋》。瑊大愛之,養如己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爲名,取《左氏傳》高固之名也。

蔣武,元和五年爲諫議大夫。武中謝面請改名,又從之。嘗因奏對爲憲宗言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臣下亦當順承,因請改名。"帝悅而從之。時討王承宗,兵初罷,又恐天子易於用武,故因以此諷焉。

田興,元和八年爲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

崔元略爲御史中丞,元和十二年,元略論侍御史唐武當改名。帝曰:"人之取名多矣,何必武爲?曩時蔣武已請改矣。"遂改唐武爲慶時。議者見淮西初平,謂帝遂喜武功,及見改唐武名,乃知帝厭兵,人人相賀。

韓璀爲鄜坊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璀請改名充,許之。

王日簡,長慶初爲鎭州小將。王承宗沒,軍情不安,全略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及長慶初,鎭州軍亂,害田弘正。穆宗爲之旰食,以日簡嘗爲鎭將,召問其計。日簡遂於御前極言利害,兼願有以自效,因授德州刺史,經略其事。明年,擢拜橫海軍節度使,賜姓李氏名全略,以崇樹之。

李元喜爲安南經略使,寶曆元年,元喜請更名元志,從之。

盧周仁,開成中爲湖南觀察使,奏云名與再從伯音同,請改名術,從之。

高士榮爲威遠軍使,寶曆元年,士榮請改名承恭,從之。

崔承寵爲黔州觀察使,寶曆三年,承寵請更名實,從之。

李載義字方毅,方毅之字,文宗所製也。位至侍中。

鄭澣本名涵,以文宗在藩邸時名同,改名澣。澣子茂諶避國諱,改名茂休。澣後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

高元中,太和二年爲侍御史,內供奉,請改名元裕,許之。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之子也。初於陵調補潤州、句容尉[11]。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悦,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閲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且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寓居楊子,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後自潮州刺史徵拜吏部尚書。

李祐,太和三年自涇原節度使除德州刺史,充景滄節度使,仍賜名有裕。

史唐,太和三年攝魏博節度副使,奏:"臣父憲誠本以周有莊周,漢有吳漢,依據故事,以臣名唐,今竊思之,不敢慕古,請改名孝。"從之。

李仲和,太和八年爲翰林侍講學士,《周易》博士,奏以名與堂叔祖下字同,請改名訓,從之。

崔胤父慎繇,太中年鎮西川,有異人張叟者,或云名古風與慎繇迹熟,時曾訪慎繇于都下,慎繇因從容謂曰:"臣聞罪大莫若絶嗣[12],今四十無子,良可懼也。"叟曰:"我亦爲公求之,未見可者,唯終南翠微寺有僧絶粒五十年矣,公宜遣使遺其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慎繇乃發婢僕往焉,果受其遺,僧尋卒。叟於暗壁誌之[13],至來年崔生之日,叟復至焉。謂慎繇曰:"我故來相賀。"因與慎繇窺其所誌之日,略無差焉。慎繇因示胤於叟,叟曰:"貴則過公,然遇亂世,恐不得其終也。"因字曰衲僧。後自司徒貶太子賓客。

梁韋震本名肇,唐末充宣武軍節度副使。乾寧二年七月,昭宗狩於石門,震奉表由虢略間道奔達于行在[14],帝大悦,賜名震,太祖特爲製字。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末爲洋、蓬、壁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禧宗親爲製字,曰"正臣"。

後唐李茂勳,唐末爲鄜州節度使。梁太祖襲鄜州,茂勳遂歸於梁,改名周彝,署元帥府行軍司馬。

李存進,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唐末從太祖入關,平黃寇。景福中,爲義兒軍使,賜姓名。

牛存節字贊貞,青州博昌人也,本名禮,梁太祖改而字之。

李存信本姓張,爲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賜名姓,睠同親嫡。

朱簡,唐末爲陝州節度使,陳情於梁太祖曰:"僕位崇將相,比無功勞,實知踰分,皆元帥令公生成之造,翼卵之仁,願以微軀,永期效使,乞以名姓,肩隨諸子。"太祖深賞其心,乃賜名友謙,待之過於諸子。同光初,莊宗賜姓,改名繼麟。

段凝仕梁爲滑州兵馬留後。同光初,莊宗賜姓名紹欽。

杜晏球仕梁爲耀州刺史[15],同光初,賜姓名紹虔。

康延孝同光初除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史,仍賜姓名紹琛。

孔循初仕梁,以太祖乳媼爲義母,媼夫趙氏循冒其姓名。殷衡同光初歸姓孔名循。

張全義字國維，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太祖即位，改名宗奭。同光初，復名全義。

元行欽初從明宗，名聞軍中，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紹榮。

袁光輔，同光中爲復州刺史。天成初，上言："叔父幼年遇亂離索，與臣同名，臣今欲改名義。"從之。

郭彦夔爲青州孔目吏，以節度使霍彦威故改名致雍。大成中，爲本道所薦，至京，中書以舊名除官邸，使蘇仁裕陳狀，以爲不便。安重誨以聖旨令中書奏曰[16]："伏以凡是人名，皆由父名[17]，侍側者稱以榮，左右爲後者稱以奉蒸，嘗犯廟諱，須更同御，名亦改降，此以外回避無聞。以《春秋》論之，衛侯名惡，大夫有齊惡。太宗朝有虞世南，君不聽臣易名，皆所以重人父之命。况郭彦夔長在青州，霍彦威有時移鎮。寧將私敬，上瀆聖聰，若便允從，恐多援引，只宜如故。工部郎中于鄴奏名[18]，是盧文紀私諱，儻許更名[19]，即不至尤違。其郭彦夔請在本道，宜令權稱，致雍在告，勅內即須仍舊。"誠爲至論，永作通規。從之。

安黑連，長興初爲潮州刺史。明宗爲之改名保榮。

李郁，淸泰初爲宗正少卿，上言"臣與本寺卿名同，行公事不便，欲改名知新"。從之。

晉張從訓，初，唐莊宗與梁人相拒於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先鋒游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姓名繼鸞，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微時，嘗在存信麾下爲都押衙，與從訓有舊，及即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

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後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爲亶，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字德明。

周史懿字繼美，爲涇原節度使，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孫方諫字良弼，爲定國軍節度使，本名下一字犯廟諱，廣順初改焉。

曹英字德秀，爲成德軍節度使，舊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校勘記

[1]皇元，原本作"元九"，據宋本及《周書・李和傳》改。

[2]新，原本下有"歲"，據宋本及《隋書・豆盧勣傳》改。

[3]涇，原本作"荆"，據宋本及《隋書・長孫覽傳》改。

[4]郡，原本作"都"，據宋本改。

[5]擢，宋本作"濯"。

[6]玄，原本作"元"，據宋本及《舊唐書・崔玄暐傳》改。

[7]受，宋本作"授"。

[8]十七八,原本作“七十八”,據宋本及《舊唐書・張萬福傳》改。

[9]輿,原本作“爲”,據宋本改。

[10]誌,原本作“記”,據宋本及《舊唐書・崔咸傳》改。

[11]於,原本作“輿”,據宋本及《舊唐書・楊嗣復傳》改。

[12]臣,宋本作“僕”。

[13]叟,宋本作“留之數日,忽辭去”。

[14]間,原本作“聞”,據宋本改。

[15]此句原本作“王晏琢梁爲耀州刺史”,據宋本改。

[16]令,宋本下有“中書改之”。

[17]名,宋本作“俞”。

[18]中,原本作“史”,據宋本改。

[19]名,宋本作“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六

總録部(七十六)

品藻

《傳》曰:"儗人必於其倫。"古之作者,曷嘗不靈機内炤,精鑒外朗,詳識人物,區別淑慝。或察言而知行,或因詩以見志,或窮居而表其操,或目擊而辯其道。乃至哲人既往,遺風可挹,標舉推引,形容摹擬,明其志行之所趣用,俾方來而取法,斯聖賢之深旨也。春秋之時,褒貶尤著,尼丘聖師,其論已博矣。子輿著書,亦頗商榷。厥後孟堅列九等之序,汝南有月旦之評,皆是物也。歷代而下,話言靡絶,蓋子貢方人,夫子稱其不暇者,誠以賜之多言也。在於品題銓度,取資爲監,夫豈有過哉?

賈季爲晉大夫,奔狄。狄相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管仲爲齊相,既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疾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之已甚(已,太也,言憎惡惡人太甚[1]),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與人者謂之仁,以財與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之),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國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之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亦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天不容載[2],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並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絶之材[3],無人能過其上,今吾並得臣之,

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爲國以屈其直[4]);賓胥無之爲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5]);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臣聞之消息滿虚,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6](言朋亦將隨己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言此。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歎也)?"

趙孟爲晉大夫,自宋還,過鄭,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閾,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笫,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笫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太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民安,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又曰:"臧文仲居蔡(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7]。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

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非時人謂之爲知）。”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並，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或人以兼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知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内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爲好，會其酬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8]。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又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又曰：“孰謂微生高直（微生，姓，名高，魯人）？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又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9]，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又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貴賢，家老無職，故優。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又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譎者[10]，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云：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伐楚以大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又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惠，愛也，子産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故）。”又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11]，爲賤子路，故復解之）。”又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申棖，魯人），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慾，多情慾）。”又曰：“甯武子（衛大夫甯俞，武，謚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違）。”又曰：“柴也愚（高柴字子羔，愚直之愚），參也魯（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由也喭（子路之行失於畔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惟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12]，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13]，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内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

也)。"又曰:"雍也可使南面(可使南面任諸侯治)。"又曰:"直哉! 史魚(衛大夫史鰌)。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而不忤於人)。"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14](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上[15]),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此所謂以德爲稱)。"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言其行己之心[16],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放,置也不慎),身中淸廢中權(淸,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又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爲蟲獸也。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端上屬不結也。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藻棁刻之爲山棁,侏儒柱畫之爲藻文)。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天言並豚兩肩不能揜。豆,喻小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仲由字子路,爲衛大夫,謂孔子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誰知管仲之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患),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17](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端木賜字子貢,孔子弟子也。嘗相魯、衛。子貢問孔子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愈,猶勝也)。"又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又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文子,衛大夫圉;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敏者,識之達也;下問,謂凡在己下)。"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子張問孔子曰:"令尹子文(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

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孟武伯，魯大夫也，問孔子曰：“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賦，兵賦)，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三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不知其仁也。”

冉雍字仲弓，問子桑伯子於孔子(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伯子之簡太簡)。”子曰：“雍之言然。”

季子然，季氏之家臣，問孔子曰：“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大逆)。”

季康子，魯大夫也，問孔子曰：“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

言偃，吳人，字子游，爲武城宰，謂曾參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言子張容儀之難及)，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孟軻，鄒人也，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退作《孟子》七篇。軻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懼人之汙來及己，大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大不恭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平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世亂，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爲憂人之道同，用與不用，宜在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

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曾參居武城,有越寇,寇至則去,寇退乃反;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或曰:‘寇到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伋,子思名也,欲助衛君赴難)。’”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曾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毁。子思微少爲臣,當死難故不去)。”

公孫丑問孟子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要爲天治物,冀得行道而已矣)。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言皆古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兼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

漢袁盎爲郎中,文帝即位,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帝禮之恭,常目送之[18]。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王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吕后時,諸吕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沒,大臣相與共誅諸吕,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嚴助爲汲黯請告,武帝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踰人[19],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後官至會稽太守。

後漢陳蕃爲光禄卿,桓帝問曰:“徐穉、袁閎、韋著,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范滂,汝南人。或問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吾不知其它。”滂後辟太尉黄瓊掾。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黄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20],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又嘗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終必爲令德之士。司徒黄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

許劭,汝南人。初爲郡功曹,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21],鄉人畢至[22],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23],廣則難周;仲舉性

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或問邵曰:"荀靖與荀爽孰賢?"邵曰:"二人皆玉也[24],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孔融與韋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臣欽若等曰:韋端二子,康字元將,誕字仲將),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後官至少府。

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嘗謂諸葛孔明爲卧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25],皆德公語也。

李膺,潁川襄城人。時鍾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膺位至司隸校尉。

校勘記

[1]人,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管子》卷十房玄齡注補。

[2]之,原本下有"大",據宋本及《管子》卷十房玄齡注删;"天不容載"之"天",《管子》卷十房玄齡注作"無"。

[3]有,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管子》卷十房玄齡注補。

[4]屈,原本作"詘",據宋本及《管子》卷十房玄齡注補。

[5]也,原本作"己",據宋本及《管子》卷十房玄齡注改。

[6]得,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管子》卷十補。

[7]文,原本作"之",據宋本及《論語注疏》卷五包咸注改。

[8]酌酌,原本僅一"酌"字,據宋本及《論語注疏》卷三鄭玄注補。

[9]而厄,原本無此二字,據宋本及《論語注疏》卷十一鄭玄注補。

[10]者,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論語注疏》卷十四鄭玄注補。

[11]網,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論語注疏》卷十一馬融注補。

[12]一,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論語注疏》卷十一鄭玄注補。

[13]聖人之善道,原本作"善人之聖道",據宋本及《論語注疏》鄭玄注改。

[14]餓,原本作"饑",據宋本及《論語注疏》卷十六改。

[15]上,宋本無此字,《論語注疏》卷十六馬融注作"中"。

[16]心,原本作"志",據宋本及《論語注疏》卷十八鄭玄注改。

[17]莫,原本作"英",據宋本改。

[18]常,原本作"帝",據宋本改。

[19]瘉,《漢書》本傳作"瘉"。

[20]波,《後漢書》本傳作"陂"。

[21]還,原本作"送",據《後漢書》本傳改。

[22]畢,原本作"必",據《後漢書》本傳改。

[23]太,原本作"大",據《後漢書》本傳改。

[24]玉,原本作"正",據宋本及《何氏語林》卷十八改。

[25]水,《三國志·蜀志》卷七"考證"作"冰"。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七

總録部(七十七)

品藻第二

魏鍾繇爲太尉,以爲顔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顔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之不遠邪。"文帝問羣臣,昔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不欺,於君德孰優?"繇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1],齊禮有耻,且格等趣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卬之差[2],乃均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絶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強大,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

何晏與夏侯玄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己也。晏位至尚書。

陳羣字長文,明帝時爲司空。時太尉華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3],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羣嘗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羣與孔融論汝潁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公豫當今並無對(臣欽若等曰:荀彧字文若,荀攸字

公達,荀衍字休若,荀諶字友若,荀說字公豫)。"

崔林爲司空,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崔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4]?"

杜恕字務伯,時張閣字子臺,以簡質聞。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5]。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後官至幽州刺史、征北將軍。

蔣濟字子通,時汝南許靖字文休,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爲稱,又以人物爲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濟《萬機論》許子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6],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今知之,蓋善人也)。濟位至太尉。

陳登爲廣陵太守,請陳矯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

管輅字公明,冀州刺吏裴徽辟爲文學從事。徽問輅曰:"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7],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徽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官至少府丞。

韋誕字仲將,爲大鴻臚卿。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儁也。今覽王粲、繁欽、阮瑀、陳琳、路粹諸人,前後文旨,亦何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仲將,仲將云仲宣(粲字)傷於肥戇;休伯(繁欽字也)都無格簡;元瑜(阮瑀字也)病於體弱,孔璋(陳琳字也)實自粗疏;文蔚(路粹字也)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

鍾會字士季,爲黄門侍郎。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袁準字孝彥[8],渙子也,官至給事中。或問準諸葛亮何人也。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

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怒[9]。及其兵出入，如行者不寇[10]，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11]，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蜀許靖字文休，汝南人，好爲臧否。至蜀見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又謂張裔幹理敏捷，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官至司徒。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羣命爲功曹，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門，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爲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難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幼毓潔[12]，然觀其雅樹頰胲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爲先主軍師、中郎將。

秦宓[13]，廣漢人。丞相諸葛亮問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官至大司農。

吳諸葛恪字元遜，蜀樊建以校尉來使，值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恪位至大將軍。

張儼爲大鴻臚，作《默記》論諸葛亮與司馬宣王，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14]。或收功於蜀漢，或聞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即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15]，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並之衆，據牢城，擁精鋭，無擒敵之意，務自保而已[16]。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

不亡,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解鞍,勝負之策亦決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

薛瑩字道陽,爲散騎常侍。嘗稱王藩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絜,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爲玄、劭、藩、曜,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劭當次之,藩華麗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

胡綜爲侍中,太子登使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衜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佷,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衜卒以此言見咎,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衜之言有徵。

周昭爲中書郎,嘗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摠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簡,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吳粲each於牧豎,豫章楊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友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仗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虞翻稱闞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揚雄。"又曰:"闞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翻官至騎都尉。

晉傅玄爲司隸校尉，著書名爲《傅子》，或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臣欽若等曰：袁煥爲郎中令，華歆爲太尉）。"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玄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臣欽若等曰：令君荀彧也[17]，軍師荀攸也），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吳彦初仕吳爲建平太守，吳亡歸晉，武帝問彦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彦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張華字茂先，每言成公簡清凈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華位至司空。

盧欽爲侍中，奉車都尉，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玠字孝先）、崔季珪（琰字生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樂廣爲右僕射，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簡，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簡不足，樂爲得之矣。傅暢云："喬似準而疏。"

王濟，太原人，與同郡孫楚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濟叔湛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武帝問濟曰："湛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季、孟之間乎？"濟官至太僕。

荀崧父頵爲羽林右監。崧弱冠，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奥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

韋忠，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閉門修己，不交當世。裴頠爲僕射，數言忠於司空張華。辟之，辭疾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後爲郡功曹。

裴楷爲開府儀同三司，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謝鯤,陳郡人;庾敳,穎川人,皆儁朗士也。見裴楷子憲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官至左將軍長史。

武陔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少好人倫,與穎川陳泰友善,文帝甚親重之,數與銓論時人。嘗問陳泰孰若其父羣?陔各稱其所長,以爲羣、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字玄伯,羣之子。文帝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諰諰如束長竿。嵇康子紹初徵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位至司徒。

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弟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戎位至太尉。

周浚爲揚州刺史,吳平以陸雲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顏子也。"

庾敳爲太傅從事中郎,見和嶠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郗鑒爲安西將軍,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合肥。王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彦輔(樂廣字也)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簡,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滿奮也)耶?"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彦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佐主[18],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

郭象,河南人,爲東海太傅主簿。象著文稱嵇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介,貪位而死闇主,義不足多。象以問郄公曰:"王裒之父亦非罪死,裒猶辭徵,紹不辭用,誰爲多少?"郄公曰:"王勝於嵇。"或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宦,何以無非也。"答曰:"殛鯀興禹者,以鯀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爲當耶,則同於禹;以不當耶,則同於嵇。"又曰:"世皆以嵇見危授命。"答曰:"紀信代漢高之死,可謂見危授命。如嵇偏善其一可也,以備體論之,則未得也。"

顧榮爲元帝軍司散騎常侍,謂帝曰:"陸士元貞正清貴,金相玉質;甘季思忠款盡誠,加以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

操；會稽楊彦明謝，行言皆服膺儒雅；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力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庾亮爲中書監，嘗謂周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也。"

劉惔，沛國人，爲丹陽尹，與桓溫善。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鬢作蝟毛磔，孫仲謀、晋宣王之流亞也。"惔又稱王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

王濛字仲祖，有風流美譽，爲中書郎。初謝安弱冠，詣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君亹亹而來逼人[19]。"

謝萬爲散騎常侍，嘗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

謝尚與劉惔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臣欽若等曰：衛玠字叔寶，卒於太子洗馬）。"尚官至衛將軍，散騎常侍。

劉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彦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王敦過江，嘗稱王衍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敦位大將軍。

梅陶爲尚書，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侃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常得法外意。"

溫嶠爲大將軍，初以郭文曠達不仕，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踦之亞乎（梁踦，古之高士）。"

虞騝爲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嘗謂騝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

桓彝目褚裒曰："季野有皮里陽秋，言外無臧否，而内有所褒貶也。"彝官至宣城内史。

王羲之字逸少，爲右軍將軍。少時阮裕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遯之志。有以問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人。"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眞長（晋劉惔字），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兼有諸人之美。

顔含爲光祿勳，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周顗字）之正；鄧伯道（鄧攸字）之清；卞望之（卞壼字）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謝安字安石，爲太傅。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

以其少言,故知之。"

顧愷之爲散騎常侍,初任桓溫府,嘗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楊亮初歸姚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

羅含爲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爲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孫綽字興公,簡文帝爲會稽王也,嘗與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合;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綽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云:"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綽有高節,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20]。"綽後爲廷尉卿,領著作卒。

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嘗稱韓康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強正,吾愧王文度。"終於中領軍。

王忱,范泰外弟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顗?"忱曰:"伯道易。"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也。荀闓、荀邃俱過江,明帝嘗從容問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曰:"邃眞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位至平南將軍、荆州刺史。

李銓爲光祿大夫,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

宋范泰爲度支尚書時,僕陳郡謝琨後進知名。高祖嘗從容問泰:琨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

蔡湛之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謝弘微貌類中郎,性似文靖(中郎,弘微曾祖萬也;文靖,謝安謚也)。"

謝靈運因宴集,問謝晦,潘岳、陸機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勳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靈運官至臨川內史。

雷次宗尤明三《禮》、《毛詩》,南齊衡陽王道度[21],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劉湛爲領軍,湛外甥王延之、阮韜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文帝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

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邪。"

梁沈約字休文，吳興人。時謝弘微與琅邪王惠、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約曰："王惠何如？"約曰："令明簡淡。"次問王球，約曰："清而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又王筠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則矜嚴，王郎見人必慎咲。惟此一條，不能酷似。"約位至侍中少傅，尋加特進，卒。

丘遲爲中書侍郎，待詔文德殿。天監初，到洽兄溉俱蒙擢用，溉尤見知賞。從兄沆亦齊名。高祖問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

褚向淹雅有器量，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晉杜乂字)推華，子嵩慙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

後魏游雅與中書令高允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前史載卓公(卓茂也)寬中，文饒(劉寬字也)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爲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崔浩也)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不屈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堂，王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子獨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北齊邢子廣爲長廣太守，時盧詢祖與盧思道俱有才名。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文舉，孔融字也)。"

隋盧思道初仕後魏爲尚書郎[22]，時濟南王彧少有才學，當時甚美，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莫能定其優劣。思道謂吏部崔林曰："二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邈於大多[23]，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

元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高祖曰："楊素粗疏，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善位至國子祭酒。

楊素有子玄感；蘇威有子夔。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又楊達爲人弘厚有局度，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達耳。"素終於司徒，封楚公。

賀若弼爲武侯大將軍,煬帝之在東宫,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鬬將,非領將[24];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帝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

唐王珪貞觀中爲侍中,嘗侍宴,太宗謂之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之,可自量孰與諸子?”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彦博;濟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耻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大喜,稱其言爲然。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岑文本爲中書侍郎。時馬周有機辯,能敷奏。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確古今,舉要删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賈言忠,高宗時爲侍御史。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使回。上問曰:“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鬬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威名遠振;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雖頗有忌前之癖,而臨事能斷。然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及於李勣。”上深然其言,遽遣使齎璽書,以慰勣等。

潘好禮深慕徐有功爲人,乃著論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徐公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略同耳。然而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25],唐朝遺老,或有包藏禍心。至如周興、來俊臣者,更是堯、舜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忠心側目[26],恐死亡無日矣。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推網羅,此豈不難矣。”

宋璟與蘇頲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物,則頲爲之助,相得甚悦。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蘇頲過其父也。”

校勘記

[1]導,原本作“道”,據宋本及《歷代名臣奏議》卷一改。

[2]邛,宋本作“卬”,《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作“昂”。

[3]前,原本脱,據宋本補。

[4]貴,原本脱,據宋本補。

[5]宋本“從”前無“何”字。

[6]將，原本作"孫"，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秦宓傳》改。

[7]"易"下宋本有"生義"，《何氏語林》有"義"。

[8]彥，宋本作"巳"，《四庫全書》本作"尼"。

[9]怒，宋本作"恕"，《諸葛忠武書》卷十作"怨"。

[10]行者，宋本作"賞行"，《諸葛忠武書》卷十作"賓行"。

[11]孝，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四庫全書》本補。

[12]自，原本作"有"，據宋本改。

[13]宓，宋本作"密"。

[14]盟，原本作"明"，據宋本及《諸葛忠武書》卷十改。

[15]土，原本作"上"，據宋本及《諸葛忠武書》卷十改。

[16]務，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諸葛忠武書》卷十改。

[17]彧，原本作"或"，據宋本改。

[18]佐主，原本作"在三"，據宋本改。

[19]宋本"此"後無"君"字。

[20]鱗，原本作"顒"，據宋本及《晉書・孫綽傳》改。

[21]王，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南齊書・衡陽王道度傳》改。

[22]仕，原本脱，據宋本補。

[23]邈於，宋本作"貞白"。

[24]領，原本作"賢"，據宋本及《隋書・賀若弼傳》改。

[25]維，宋本作"惟"。

[26]心，宋本作"臣"。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八

總録部(七十八)

論　薦

《春秋傳》曰:"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曹植有言曰:"自衒自媒,士女之醜行。"然則藏器俟時,君子無自進之理;推賢讓祿,交友有相規之義[1]。若夫處貧賤,晦光塵,專毓德以待用,俟知己之延譽。蓋有稱善而舉類,讓能而引重,布於朝聽,遂躋仕籍。乃至得時行道,建功揚名,未有不由拔茅之義,因針而達,自古迄今,可悉數矣。

侯嬴,魏人,爲公子無忌上客。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

鄭安平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稽曰:"夜與俱來。"安平夜與張祿見稽[2],語未究,稽知范睢賢,與私約,載睢入秦。

漢蒯通爲齊相曹參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之)。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自耻從亂,以爲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相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譬諸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安,徐行也),我今令而家追女矣(而亦女也)。'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縕,亂麻也),曰:'昨暮夜犬得肉[3],爭鬬相殺,請火治之(治,謂人治死犬)。'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娶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趙某(史失其名)爲諸卿時,常繫長安,長吏張湯傾身事之。及出爲周陽侯,大與湯交,徧其貴人。湯給事内史爲甯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太府調茂陵尉(調[4],選也,選以

爲此官也)。

陳咸爲大將軍王鳳長史,薦蕭育、朱博,除幕府屬,鳳甚奇之。

後漢寇恂,上谷人,初爲郡功曹,與門下掾閔業共勸太守耿况拒王朗,歸光武。後恂數爲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

竇章少好學,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位大鴻臚。

班固字孟堅,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此三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5],私以螻螘,竊睹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審伊、皐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攬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6],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固俄召爲校書郎。

第五倫,京兆人。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倫後爲鄉嗇夫,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客河東。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即召倫爲主簿。

朱穆字公叔,大將軍梁冀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因災異以勸戒冀,言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以因薦種暠、欒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暠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度尚爲會稽上虞長,朱儁爲縣門下書佐。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

蔡邕,陳留人。與申屠蟠同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邕爲議郎,邊讓爲大將軍何進府令史,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邕深敬之,以爲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授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顔、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 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悁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爲嫌,則顔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符融,陳留浚儀人,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冉爲功曹,卓爲主簿,伷爲上計吏),伷因辭病自絕。

鍾皓,潁川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交。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張超,河間人。袁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超嘗薦遺於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睹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

鄭玄,北海人,薦郡人孫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乾仕蜀,位秉忠將軍。

荀彧累官爲尚書令,薦杜襲於曹公,以爲丞相軍祭酒。崔琰爲曹公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蔣濟,楚國人,仕州別駕。胡質與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濟使見曹公,曹公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即召質爲頓丘令。

魏鄭袤爲司空王朗府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

陳羣爲曹公司空西曹掾屬，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

孫資，河東人。先是，賈逵字梁道，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後潰，逵不屈節。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

趙孔曜，安平人，明敏有親識。管輅字公明，清河太守華表召爲北古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孔曜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黌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昊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爲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徽。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減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驥，拘執後廄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爲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之窮，可爲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黌文學，可爲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皐，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楊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慷慨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爲取之，莫使騏驥更爲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鷄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爲別駕。至十月，舉爲秀才。

毌丘儉爲度遼將軍，裴秀少好學，有風操。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眞，性入道奧，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太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顏、冉、游、夏之美。"爽乃辟爲掾。

鍾會，累官爲鎮西將軍。裴楷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會薦之於司馬文王，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律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

蜀許靖字文休，汝南人，既在交趾[7]，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南陽太守宋仲子於荆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8]："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

秦宓字子勑，廣漢綿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

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黄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内察舉,率多英儁,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内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况於眞。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愼重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區區,貪陳所見。”同郡彭羕字永年,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尙,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淸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羽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綿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咏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穆之譽,豐功厚利,建迹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羕位江陽太守。

吳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其兄岱字公山,州辟部濟南,濟南中常侍子貪穢不修,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位振威將軍。

虞聳字世龍,初爲越騎校尉,浙東河間太守,常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摠猥,所譽依己成,所毁依己敗,此吾所以歎息也。”

魯肅以爲偏將軍,蜀先主領荆州,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州别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晋鄒湛爲國子祭酒,閻纘字續伯,博覽墳典,該通物理,湛以纘才堪佐著作,薦於秘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門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後爲漢中太守。

祖秀才者,失其名。劉卞,東平須昌人也,縣補亭子,秀才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爲亭子令。”即召爲門下史,百事疏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言遂不

聽。

馮收，河東人。同郡王接喪母，哀毁過禮。太守渤海劉原好奇，以旌才爲務。收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驊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德，輝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

張華累官至司空，成公綏少有才俊，詞賦甚麗，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服以爲絶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

胡毋輔之爲太傅越從事中郎，光逸，字孟祖，爲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悦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

陸機，吳郡人。戴若思少遊俠，機赴洛，與其徒掠之。機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復作劫邪？"若思感悟，投劍就之，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9]；藴匵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10]。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騄，躍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後爲驃騎將軍。

陸雲，吳郡人。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下，興禮樂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焕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涂及階，遂升樞奥。抽靈匱於秘宫，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觀，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虚藏器，駿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慨恨。方今大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

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嚴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後爲清河內史。

劉毅,東萊掖人。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11],曰:“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爲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悌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驥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白曰[12],謹復申請。”後爲荆州刺史。又同郡盛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雲薦之於刺史周浚。

陳頵,陳國苦人,爲州部從事。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頵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冲,若得參命,必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頵庶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

王述字懷祖,累官爲將軍。尚書令溫放之爲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寔惟允。”時竟不納焉。

桓彝爲廷尉,有人倫鑒識。徐寧爲輿縣令,時彝嘗去職至廣陵彝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彝還,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眞海岱清士。”即爲叙之,遷吏部郎。

何充累官侍中,錄尚書事。孔沉字德度,有美名。充薦沉於司徒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

王羲之累官右將軍,謝萬爲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並四州軍事,假節。羲之與大司馬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

鄧攸爲河東太守,陷於石勒,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刺史和演辟爲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尅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奇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通。

張耽爲牧府司馬,張重華爲涼州司馬。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石季龍將麻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常禦之,常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強,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愼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

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任，非舊將也；吕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強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黄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悦，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

郭播爲姚興隴東太守，時赫連勃勃、乞伏乾歸作亂西北，禿髮傉檀、沮渠蒙遜擅兵河右。興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户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撫綏之，足以靖塞姦路。"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常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13]；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焕；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焕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14]，近悟後轍。"興不從。

宗敞，涼州人，姚興署爲涼州刺史。自敞以别駕送前刺史王尚還長安，傉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傉檀曰："吾今新收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鋪，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裔；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縱横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傉檀大悦，賜敞馬二十匹。

宋鄭鮮之爲桓偉安西功曹，舉陳郡謝絢自代，曰："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既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端右，雖未足以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甘充下列，授爲賢牧，實副羣望。"

南齊何點，廬江人。陸慧曉爲武陵王曄征虜功曹，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

江祀爲明帝驃騎，東閤祭酒，薦諸葛璩於帝曰："璩安貧守道，悦《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去。

王融與孔休源相友善，融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都學士。又江革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沉便以革代之。融位

寧朔將軍。

丘巨源初仕宋爲奉朝請,時太祖爲鎮軍,巨源薦南徐州祭酒王智深於太祖[15]。板爲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16]。

劉瓛爲會稽府丞,賀瑒祖道力善三《禮》[17],瑒少傳家業,瓛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

梁杜惲,京兆人。高祖臨雍州,問惲求州綱,惲舉襄陽令柳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

張率爲黄門侍郎,嘗薦顧協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源,四十强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勑喚出。"於是以協爲太學博士。

明山賓累官爲國子博士,散騎常侍。鮑幾字景玄,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禄,亮一見嗟賞,舉爲春陵令。後爲山賓所薦,爲太常丞。以外兄傅昭爲太常,依制緦服,不得相臨,改爲尚書郎。

賀琛,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悦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應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

陸倕爲吏部郎,沈峻初爲國子助教,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乖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聞講肆羣儒,劉巖、沈熊、沈宏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週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絶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劉之遴[18],南陽涅陽人。元帝鎮荆州以爲長史,之遴鄉人宗懍少聰敏,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帝謂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

北齊甄琛,中山人,同爲定州長史檢試諸生,見同郡杜弼策問之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琛還洛,與澄並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

裴鑒爲臨漳令,樊遜爲臨漳小史。鑒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

劉仁之爲魏彭城王韶定州長史侍,孟業爲典籤。仁之後爲兗州,臨别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宜銓之,他人不可信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歎?"答曰:"稟性愚直,唯自修也。"

孫騰早依附高祖[19]，深見待信。行臺郎孫搴以文才著稱，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討，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搴代，高祖乃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悦，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散騎常侍孫搴飲酒，搴醉甚而卒。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覓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搴焉。

唐房玄齡爲秦王府記室，時秦府兵曹杜如晦改陝州長史，玄齡白秦王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之才也。若使守藩，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秦王乃請爲秦府掾。杜淹時不得調，將委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於是遽啓秦王，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

王鎔鎮州節度，光啓初，進表薦幽州權兵馬留後李全忠，曰："臣準幽州狀報，當道以李全忠權知節度兵馬留後事。伏以天步初迴，神京乍復，凡諸藩鎮，咸務謐寧。况幽州地控北番，界臨東海。土俗素稱其雄勇，人情須自於綏懷。留後李全忠，夙習武經，頗彰公器。軍郡既聞其愛戴，轅營必議於叶和。苟將付以元戎，誠謂雅符衆望。臣累令偵探，靡不端詳，事繫安危，理難緘默。伏惟皇帝陛下，早迴天鑒，速注陽光。便委兵權，俯狥人欲。則豈獨遐陬士卒，便獲其慰安；實亦鄰壤生靈，免虞其騷動。關於久遠，合具奏陳。"

梁王發爲太祖汴宋觀察度支使。鄉人敬翔晦迹數年，甲辰東游梁苑，遇發。時發爲太祖所禮，節制之權悉寄於發。發每有軍旅重事未决者，咨詢於翔。既而評之，無不得宜。發自知才不及翔，乃舉翔於上。上召翔一見，語及時務，異而禮焉。自是委以奏記，事無巨細必預之。

秦韜玉爲鹽鐵使，有高途字昭遠者，唐初申國公士廉八代孫，初爲鄜州從事，爲韜玉所知，薦於太祖，乃署宣武軍掌記。

後唐張全義爲河南尹，鄭珏以家世依全義，家于洛陽。應進士十九年不登第，戶部侍郎李渥寓居洛都，素爲全義所禮。光化三年，渥爲禮部仕郎，知貢舉。全義以書薦託珏，方擢第。

郭崇韜爲樞密使，趙鳳仕梁爲天平節度判官。明宗拔鄆州，得鳳，送之於莊宗，崇韜素聞其名，及見與語，乃薦爲扈鑾學士。

李延光，梁末帝時以儒士侍講禁中。李愚，天復中避地河朔，與延光客於山東。至是，延光屢言愚之行高學贍，有史魚、蘧瑗之風。召見矢謨王霸之術，嗟賞久之，擢爲左拾遺。

張礪初爲舉子，在梁依翰林學士李愚。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叛，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達之間，揄揚愚之節概，及愚所爲文《仲尼遇顔回》、《壽夷齊非餓》等篇，人

望風稱之。

孟知祥,初,莊宗爲中門使,莊宗平定魏博,知祥與李紹宏俱掌機要。俄而幽州失帥,上令紹宏權知幽州軍府事。孟知祥地居右戚,兼要密之任,事難責重,切於辭避。常於上前保薦郭崇韜,言有剖繁治劇之能,堪委腹心之任。故上召至,以爲副中門使,以副知祥。

王居敏爲太子詹事,元帥秦王從榮府判官,與爲刑部侍郎劉贊明有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薦贊明,授秘書監兼秦王傅。

范延光爲汴州節度。清泰三年,以汴州觀察判官王仁裕仕蜀,至中書舍人。蜀亡,東徙。累爲藩府從事。至是,延光言其不可滯於賓佐,帝亦知之,故以爲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安重誨爲樞密使,李崧始辟范延光常山爲管記,與宰臣李愚從莊宗。皇子繼岌代蜀,擢爲拾遺。俄而,延光入代安重誨爲樞密使,奏崧以本官爲本院學士。

漢蘇禹珪爲司空。乾佑中,景範除大理正屬。周太祖出鎮於鄴,禹珪薦範于太祖,因奏爲鄴都留守推官[20]。

校勘記

[1]規,宋本作"先"。

[2]俱來安平夜與,原本脱此六字,據宋本及《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補。

[3]犬,原本作"大",據宋本改。

[4]調,原本作"言",據宋本及《漢書·張湯傳》改。

[5]在,原本作"任",據宋本改。

[6]世,原本作"時",據宋本改。

[7]"汝南人既在交趾"宋本作"宋仲子南陽人在交趾"。

[8]南陽太守宋,宋本無此五字。

[9]高,原本作"商",據宋本及《晉書·陸機傳》改。

[10]井,原本作"片",據宋本及《晉書·陸機傳》改。

[11]公,原本作"内",據宋本及《晉書·劉毅傳》改。

[12]白,原本作"口",據宋本改。

[13]此句原本誤作"則平陸王子元始",據宋本改。

[14]陛,原本作"階",據宋本改。

[15]薦,宋本作"曰"。

[16]豫,宋本作"大"。

[17]祖,原本作"相",據宋本及《梁書·賀瑒傳》改。

[18]之遴,原本作"遴之",據宋本改。下同。

[19]祖，原本作"相"，據宋本改。

[20]官，原本作"言"，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九

總録部(七十九)

論　議

夫考今古之得失[1],評理道之臧否,稽合衆説,以歸於至。當發明大訓,用垂於可久,使其文質兼備,綱條不紊。遣辭本乎閎達,析理暢乎精微,斯議論之爲難矣。鄭玄所謂:"論者,倫也,使其有倫次也。"賈逵亦曰:"論,釋也,言釋其凝滯也。"漢氏而下,名儒繼作,其有内富學術,多識前典。或時議之未決,或俗尚之異端,事有愆於古義,政未契於中道。因相譏短,形於駁難。以至品題先賢之勝劣,楊確所習之乖戾。詮述性命,以達乎幾深;講求名理,用臻乎奥妙。莫不發爲嘉論,垂之美談,其布在所籍,莫不悉舉者矣。

後漢班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招輯英俊(輯與集同),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言盗賊擾亂,如雲而起),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其抑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抑,語辭)?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迭,互也,音大結反),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言諸侯之國各别爲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本根謂王室也;枝葉謂諸侯)。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假音工暇反,借音子夜反),哀、平短祚,國祀三絶。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尊位而不根於民(言無據援)。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内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皇,大也。上帝,天也,瘼定也,言大矣。天之視下,赫然甚明,監察衆國,求人所定而受之),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鄉讀爲嚮)。"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掎,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時民復知漢虖?"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契讀與禼同,字本作契),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載,乘也,言相因不絶)。至

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言堯舜以文德相禪，湯武以征伐代興。各上應天命，下順人心）。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謂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呼，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絫之業（絫，古累字）。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不紀，不爲人所記），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崛起，特起也。崛音其勿反）。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帝王賞罰之柄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睹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隸，賤隸），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畜（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一説云衣破壞之餘曰褻。儋音丁濫反。畜讀曰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罹亦遭也，音離），勇如信、布，強如梁、籍，威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鑕，鍖也，伏於鍖上而斬之也。鍖音竹林反）。又況幺麼，尚不及數子（麼，音麼，小也。幺、麼皆微小之稱也。幺音一堯反。麼音莫可反），而欲闇姦天位者虖（姦音干）。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楶即薄櫨所謂也。梲，梁上短柱也。楶音節，字亦或作節。梲音之説反）；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斗筲，言小器也。筲音山交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餗[2]，食也，音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而，汝也），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屬，委也。音之欲反），事成少有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夫，一夫一婦，當相配匹），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分，音扶問反）。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嚮，讀曰響，如響之赴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説。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洛陽近沛，高祖舉都關中[3]，故云斷懷土之情也。斷音丁喚反），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亦立戚夫人子）。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廼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任，謂懷孕也），震電晦

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劵吕公,睹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吕后望雲,而知所處(厭,音一葉反)。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捨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厭,當也。厭音一涉反)。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昧,貪也),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鈇音方于反)。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若,順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分,音扶問反。覬,音冀。覦,音踰),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一說幾讀曰冀)。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知隗囂終不寤,廼避墜於河西(墜,古地字)[4]。後爲徐令以去官。

延篤,南陽犨人也(犨音昌猶反),桓帝時爲京兆尹,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牙[5],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顔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以世亂不仕,而名震京師。先是,蘇不韋父爲司隸校尉,李暠以昔怨收掠,死獄中,又刑其屍。不韋年十八,變姓名,夜入暠寢室,値暠在廁,因殺其妾,並小兒。乃掘暠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持孑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宫府幽絶。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毁身燋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暠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

朱穆字公叔，舉高第，爲侍御史。常感時澆薄，慕尙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6]。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7]。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丙吉、張子孺行之漢庭。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尙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並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埶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賑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8]！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尙，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9]，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遊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10]，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積蹂稼[11]，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12]，不可算[13]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主，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爲豐令，足下不

遺母憂乎?覩解縗絰,來入豐寺。及我爲持書御史[14],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爲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蔡邕以爲穆身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致焉。(邕論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口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失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强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愼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睹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僥于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則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偏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善,非人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身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魏荀粲字奉倩,粲太尉顗之弟也。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俁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

荀閎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爲唇齒。荀閎勁悍,往來說師,眞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

孫炎字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15]。徵爲秘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

司馬朗字伯達爲兗州刺史，朗雅好人倫，時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爲[16]，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世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升殘去殺。"又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數世之倫，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傅嘏爲尚書，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

夏侯玄爲散騎常侍，時晉宣帝爲太傅，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17]，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18]。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19]，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揔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20]。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

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21],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糺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規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横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争。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並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並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名,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22],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儗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玄又著《樂毅論》,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

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並而已哉。夫兼並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爲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謨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多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23]。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24]，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蜀秦宓爲大司農。初，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横，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兼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25]，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政。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絶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睹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

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禕聞司馬懿誅曹爽，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附己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搆，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爲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26]，被以不義，絶子丹血食，及

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哉!爲僭濫不當矣。

吳韋曜爲太子中庶子,蔡穎亦在東宫,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使曜作《博奕論》,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帝。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黄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玩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27],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鋭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28],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内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顔、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裴玄字彦黄,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

晉陸喜初仕吳,累遷吏部尚書,有才思,好著述,有《校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正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中,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

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

裴頠爲尚書左僕射，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虚，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仿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辯釋焉，未成而遇禍。

傅玄，泰始中爲司隸校尉。玄少時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傅子》爲内外中篇。時何曾有清德，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内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穎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穎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穎昌侯見之矣。先是，馬鈞扶風人[29]，有巧思絕世。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内，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第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顔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爲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氏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武安侯者，曹爽也。

李秉字元胄，有儁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

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愼,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語吾等,曰:'相誡勑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淸固爲本。'次復問吾,吾對曰:'淸愼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愼乃爲大。夫淸者不必愼,愼者必自淸,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籍用白茅,皆愼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愼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愼。上曰:'此諸人者,溫公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愼也。然天下之至愼,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平論時事,臧否人物,眞可謂至愼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愼,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虞溥,高平人,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䂮(音略)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長久,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爲州從事。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叙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弗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王,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臣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廊廟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毁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奇,彼以爲妄。誣則毁己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著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人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

潘岳爲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敕當除之,十里一官,擲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傾止,居者薄收其直,交者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至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卸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絶,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

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常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擁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擁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秪，長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擁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擁稅，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30]，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

王接爲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

阮裕居會稽剡縣，後除東陽太守，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叙說既畢，裕以傅嘏爲長，於是攜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31]。

江惇字思俊，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道之所棄也。乃著《通玄道崇簡論》，世咸稱之。康帝時，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

虞預爲散騎常侍，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

孫盛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著作郎。

謝萬工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萬終於散騎常侍。

王坦之爲北中郎將，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32]，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33]，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名於彼；孟反範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曰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

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34];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35],皆此類也(又云:坦之著《公謙論》[36],袁宏作論以難之,韓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

范甯少篤學,多所通覽。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黄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絶,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膏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王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卯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魑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傾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甯位至中書侍郎。

張輔爲馮翊太守,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奬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毁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有因循,難易蓋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範睢、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録則隱核名簡,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辭多不載。

殷仲堪爲荆州刺史,時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吕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讎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

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遊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况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戎遏姦邪，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横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居何疑之哉。又謂諸吕强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弟子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産所能傾奪之哉！四公所預，予今亦無以辯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者，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

戴逵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没而采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中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迹而不求其本，故有狥本狥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德而折其巾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眞，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簡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謝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迹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蕩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嚚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眞主，以塵垢翳其大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逵徵散騎常侍，不至。

袁豹爲劉毅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議曰：“國以民而爲本，民資食以爲天，循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寔爲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永業滋章，饑寒交湊，則廉耻不立。當今接簒僞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既開，彫薄彌啓，榮利蕩其正性，賦斂罄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耕，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卻馬甫一二年[37]，積弊之黎，難用克鎮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38]。然斯業不修，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爲務，俗吏庸近，猶秉常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庶之屢變，譬猶修堤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即膠柱於昔絃，忽宫商之乖

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門。患生於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息游者旣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非用少,冗散者廢,則業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勦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僞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並兼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者自勸。游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懶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墮者懼,則嗇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蒞之以清心,鎭之以無欲,勗之以弗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暮歲,則澆薄自淳,心化有漸矣。"

徐邈,安帝時爲驍騎將軍。邈論議精密,時多諮稟之。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拘忌於東。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

校勘記

[1]夫,原本誤作"失"。宋本此條缺。據《四庫全書》本改。

[2]餗,原本作"餘",據宋本改。

[3]舉,原本作"來",據宋本改。

[4]墜,原本作"墜",據《漢書·叙傳第七十上》改。

[5]牙,原本作"芽",據宋本及《後漢書·延篤傳》改。

[6]厖,原本作"龐",據宋本改。

[7]忍,原本作"忽",據宋本改。

[8]鳥鳴,原本作"鳴鳥",據宋本改。

[9]子,原本作"予",據宋本改。

[10]私,原本作"思",據宋本改。

[11]蹟蹂,原本作"積躁",據宋本改。

[12]棣棣,原本作"埭埭",據宋本改。

[13]筭,原本作"選",據宋本改。

[14]持,原本作"侍",據宋本改。

[15]州,原本下有"一"字,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王肅傳》删。

[16]朗,原本作"殷",據宋本改。

[17]本,原本作"大",據宋本改。

[18]矣,原本脱,據宋本補。

[19]各,原本置"能否"前,據宋本改。

[20]之,原本無此字,據宋本補。

[21]始,原本作“如”,據宋本改。

[22]“必”上原本有“比”,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夏侯玄傳》删。

[23]逝,原本作“攸”,據宋本改。

[24]其與,原本作“與其”,據宋本改。

[25]歸,原本作“國”,據宋本改。

[26]尺,原本作“七”,據宋本改。

[27]窮,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韋曜傳》補。

[28]桊,原本作“其”,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韋曜傳》改。

[29]鈞,原本作“均”,據宋本改。

[30]籍,原本作“藉”,據宋本及《晉書・潘岳傳》改。

[31]味,原本作“異”,據宋本及《晉書・阮裕傳》改。

[32]嘗,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晉書・王坦之傳》補。

[33]論,原本作“言”,據宋本及《晉書・王坦之傳》改。

[34]矣,原本作“夫”,據宋本及《晉書・王坦之傳》改。

[35]明,原本作“名”,據宋本及《晉書・王坦之傳》改。

[36]謙,原本脱此字,據宋本及《晉書・韓伯傳》補。

[37]一二,原本作“及三”,據宋本及《宋書・袁豹傳》改。

[38]發,原本作“癸”,據宋本及《宋書・袁豹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三十

總録部(八十)

論議第二

宋鄭鮮之,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兖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返,恬子羨仕宦不廢,職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群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變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伸與奪,難以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不退身窮居,終爲榮也。鮑勛讋謌魏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喻。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正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獨許其證。幾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余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帙,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縗麻非爲哀之主[1],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而爲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今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議,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爲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心不可喻乎。且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夫猶亡其身,況大丈夫哉。既其不

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慚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耶？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即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况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况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惑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以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耶！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當以子無富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思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邪，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嘆哉。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爽、望，子房亦爲四人，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屈[2]，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今生無所衛，鞭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偸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3]，而理必獲申。郄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磾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踪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辭，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

何尙之爲侍中，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尙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圖人，人安得圖官。"顔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

南齊顧歡，吳郡鹽官人，徵太學博士，不就。歡以佛、道二家並教既異，學者互相毁譽，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4]。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佛》。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

應本起》。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有道之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迹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縉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淫之肅。棺殯槨葬[5],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毁貌易性,絶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鳴,在獸而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6],上廢宗祀。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耶?道固符合矣。若以俗耶?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船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在名則反[7],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8],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誇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近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略在兹。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獨蟲喧鳥聒,何足述效。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常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曉爲虔,不以倨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兹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常通。文王造周,太伯創吳,藾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風俗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風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按道經之作[9],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逾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黄、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吕尚盜陳常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

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耶？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耶？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耶？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編踞，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粗，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眞，眞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瞻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10]，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緣，須遵歸一，歸一曰廻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常分，迷者萬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鳦。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射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着筆，著《三名論》甚工，鍾會四本之流也。

梁崔靈恩爲國子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11]，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

後魏毛修之爲金紫光祿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庭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得罪，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

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12],僞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陀爲偶,而以爲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亮旣據蜀,恃山險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峻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視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疏遲失會,摧衂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今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修之謂浩言爲然。

高允爲中書令,兼太常卿。時中書博士袁敬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

陳奇字修奇,河北人也。愛玩經典,博通文籍。初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回望兖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

北齊杜弼爲衛尉卿,嘗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爲蛇畫足。弼答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復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奬,故懼以將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虚示物,以說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13],安能使北辰降光[14],謂龍宫韞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15],引奬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眞教,何謂非實。"邢云:"死之言澌,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澌,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尙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之明不能睹。雖蔣濟觀眸[16],賢愚可察[17],鍾生聽曲,水山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鐘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游,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尙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其斯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爲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群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辯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聚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系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

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舍此適彼，生生常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游，亦興中途之歎。况曰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爲鳩，鼠變爲鴽，黄母爲鱉，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燃彼燭。"弼曰："鷹未爲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18]，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爲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爲螢，老木爲蝎，造化不能，誰其然也？"其後别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正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逸韵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劭理屈，而文多不載。

王紘，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爲當右，尚書敬顯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19]何足是非[20]。"景奇其早惠，賜以名馬。

唐吕才爲太常博士，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並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爲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今略載其叙數篇，其叙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蓋取諸大壯。"迨於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説。言五姓者，謂宫、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欲似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宫，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所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宫商，後有復姓數字，徵羽不别。驗於經典，本無斯説，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堪輿經》，黄帝封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爲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禄命曰：謹案《史記》，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禄。"此即禄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21]。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禄之吉；積惡餘殃，豈非劫殺之災。自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絶；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禄在，豈待坐

當建,王勤憂損壽[22],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曆》,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尪弱,身胎矬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倘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倘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絶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含長壽,計其終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倘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驗《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命,並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於位定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率天下,以事其親,而祿命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弑,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叙葬書曰:《易》云:"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臬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愼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比爲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吊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

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崩，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崩。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崩，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不。《曾子問》："葬逢日蝕，捨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則交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置，年命延促，亦由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建，則而人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嗣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占，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者因而徼倖。遂使擗踴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宜辰日不宜哭，而默對賓客受吊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徐有功任地官員外郎，有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深慕其爲人，乃著論曰：客有問於主人曰："地官徐員外何如也？"答曰："守道君子也。"客曰："徐公明識，誠難爲儔也。何不稍圓通以協隨時之義，而取富貴乎？何爲固守方正，乖相時之道，幾致死亡者數矣。此豈大雅君子，全身之義哉？"答曰："夫隨時相宜，而取富貴，凡情所曉，徐公豈不達之。若徐公者，仁人也。夫仁者濟物也，此道大矣，非常情所知。故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徐公之不愛死亡，固守誠節，用此道也。豈以貴賤生死，而易其操履哉？"問曰："仁則信矣，忠則如何？"答曰："豈有仁者不忠乎？當今帝德文明，憂勞庶政，思致刑措，以隆中興。徐公獻可替否，盡忠盡節，誠欲戴明主於堯、舜之上，置蒼生於大道之中。事迹顯然，有識同悉，子何疑而問哉？"客曰："鄙人固鄙，不閑大體，忠則信矣，

孝則如何?”答曰:“豈有忠臣而非孝子也?《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代,以顯父母。’今徐公之名,聞於四海,有志之士,莫不增氣,豈直揚名,亦永錫爾類矣。《禮》曰“大孝揚名”,徐公之謂也。”問曰:“徐公之道既高矣,何謂暫處霜臺,即奏天官得失,牓諸門以示天下,規規然是釣名耳,其故何哉?”主人胡盧而笑,久而應之曰:“子徒見培塿,未睹泰山乎?夫天官者奔競既久,濫進弘多,選司權輕,且未能止此弊之甚也。徐公既處霜臺,以澄清爲己任,切於救弊,急於爲善,此徐公之情也。以爲釣名,可謂不知言矣。”客有慚色,問曰:“此人當今可誰與比?”答曰:“宇宙至廣,人物至多,匿迹韜光者,固有之矣,僕寧敢厚誣天下之士乎! 若所聞見,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問曰:“何如張釋之?”答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此略同耳。然而釋之所以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問曰:“張公、徐公,皆是國士,至於斷獄,俱守正途,事迹既同,有何難易?”答曰:“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唐朝遺老,或有包藏禍心,遂使陶公之璧,有所疑矣。至如周興、來俊臣者,更是堯、舜之四凶也,掩義隱賊,毁信廢忠,崇飾惡言以誣盛德,遂使忠臣側目,恐死亡無日矣。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推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矣!《易》曰‘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徐公得之矣。”客曰:“若使此人爲司刑卿,方得展其才用。”答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即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固奇士也。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客曰:“今日聞吾子議,知徐公之令德,未可盡言乎。固知君子之道,非小人所測也。”其爲當時所稱述如此。

宋昱爲中書舍人,知銓。天寶十載,選部選才多濫選入,劉廼獻議於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23],巍巍唐虞,舉以爲難。’今夫吏部[24],既始之以掄材,終之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爲重任者。在禹、稷、臯、陶之衆聖,猶曰載采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獨委一二小冢宰[25],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古今遲速[26],何不侔之甚哉! 夫判者,以狹辭短韵,語有定規爲體,亦猶以一小冶而鼓衆金,雖欲爲鼎爲鏞,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27],必以崇衣冠,自媒耀爲賢[28],斯又士之醜行[29],君子所病。若引周公[30]、尼父於銓庭,則雖國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挫之,曾不及徐、庾;雖有淵默罕言之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嗚呼! 彼干霄蔽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誠希聲也,若尙於頰舌之感[31],必下於蛙黽。觀察之際,能不悲夫! 執事慮過龜策,文合雅誥[32],豈拘以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咨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理家,進察其臨節,則尨鴻深沉之士,亦可以窺其門戶矣。”

校勘記

[1]縗,原本作"衰",據宋本改。

[2]以權濟屈,宋本作"以濟權屈"。

[3]事,原本作"士",據宋本改。

[4]左,《南史・顧歡傳》作"右"。

[5]棺殯槨葬,原本作"棺槨殯葬",據宋本改。

[6]棄,原本及宋本均作"育",據《南史・顧歡傳》改。

[7]反,原本作"文",據《南齊書・顧歡傳》改。

[8]但,原本作"俱",據宋本改。

[9]經,原本及宋本均脱,據《南史・顧歡傳》補。

[10]實相,原本作"寶相",據宋本及《南齊書・顧歡傳》改。

[11]天,原本作"夭",據宋本改。

[12]劉瑋,原本作"劉墇",據宋本改。

[13]檻,原本作"檻",據宋本改。

[14]使,原本脱,據宋本補。

[15]性靈,原本作"往行",據宋本改。

[16]蔣濟,原本作"孟軻",據宋本改。

[17]賢,原本作"聖",據宋本改。

[18]去,原本脱,據宋本補。

[19]掩,原本作"俺",據宋本改。

[20]足,原本作"是",據宋本改。

[21]錄,原作"祿",據宋本改。

[22]"學也"以下三句,《通典》卷一〇五作"學也祿在其中,豈得生當建命,武王憂勤損壽";《舊唐書・吕才傳》作"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學,文王勤憂損壽"。

[23]則惠,原本脱,據宋本補。

[24]吏,原作"文",據宋本及《舊唐書・劉迺傳》改。

[25]"二"字,原無,據《舊唐書・劉迺傳》補。宋本此字模糊。

[26]遲,原作"達",據《舊唐書・劉迺傳》改。

[27]夫,原作"失",據宋本及《舊唐書・劉迺傳》改。

[28]崇衣冠自媒耀,原作"崇文冠首媒耀",據《舊唐書・劉迺傳》改。

[29]又,原作"文",據宋本及《舊唐書・劉迺傳》改。

[30]周公,《舊唐書・劉迺傳》作"文公"。

[31]若,下原有一"聲"字,據宋本及《舊唐書・劉迺傳》删。

[32]合,原作"含",據《舊唐書・劉迺傳》改。誥,原作"詰",據宋本及《舊唐書・劉迺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三十一

總録部(八十一)

規　諷

《書》曰:"官師相規,所以更箴其闕也。"《傳》曰:"士有爭友,所以成人之美也。"是知相勸以義,相勉以正,時惟君子之道,聞善則告,有過則規,斯乃朋友之職。故其至言而無隱,同心而多益,蓋由乎切切偲偲,忠告善道,使其喜聞其過,莫逆於心,不離於令名,罔陷於非義者矣。故臧孫有惡石之喻,荀伯有盡心之説。仲尼之論友,貴乎直諒;重華之申戒,鄙乎面從,皆是物也。亦有位下而輸忠,交疏而詰過,盡拳拳之志,成謇謇之美,斯蓋聞善,必告竭誠,無隱俾夫,心善其説,深納其戒,釋回而增美,縫闕而窒非,亦異夫未見顔色而言之也。若乃遭其惡直,始終固拒,後以致敗,卒如所規,良可太息者已。

晏子,齊大夫也。昭公十年[1],齊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也)。

富子,鄭大夫也。昭公十六年[2],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3],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放,從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4],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5],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

得耻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爲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

閔子馬,魯大夫也。時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乃立之,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惟忠惟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

孔子,魯人也,爲魯司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多情欲。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曰亦欲令康子先風無不化者,猶自正偃化也加草以民之化於上)。"又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又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不可復也),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矣。"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説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

南蒯爲季氏費邑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懼不克,以費叛。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蒯而歎)[6],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

靖郭君田嬰[7],齊威王少子,爲宣王相,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

"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周舍,趙簡子臣也。舍好直諫,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虎會,趙簡子臣也。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斗。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斗,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優莫,趙之優者也。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8],夫飲酒五日五夜矣,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安能相亡?然殆矣。"

李同,趙邯鄲傳舍吏子。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同説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殆矣。而君之後宫,以數百婢妾[9],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享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

趙良以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昔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説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内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别,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

昌，殷紂默默以亡[10]。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款，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11]。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所及反）戟者（一作參，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漢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居長安城東。時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吕后用蕭何計誅信。高祖已聞信誅，便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恐其爲變，故守衛之）。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帝說[12]。

東郭先生，齊人，以方士待詔公車。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東郭先生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謹奉教[13]。”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14]。”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

雋不疑，渤海人，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至渤海，請與不疑相見。登堂坐定，不疑據地

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瀕,涯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今乃承顔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位至京兆尹。

丙吉爲光祿大夫,與魏相善。時相遷楊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吉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相字弱翁),方且大用矣。願少愼事自重,藏器於身(《易》下繫辭云: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

後漢桓譚字君山。哀帝時,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説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卒爲六安郡丞。

班彪,扶風安陵人。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15],國嗣三絶。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16],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不寤。彪終於望都長。

李淑,豫章人,爲軍師將軍。更始至長安,所受官爵,皆群小賈豎。淑上疏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愼其任。夫三公上應臺宿,九卿下法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佐王國[17]。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闚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

王閎,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更始遣閎爲琅琊太守,張步拒之,不得進。後步以閎掌郡事,時梁王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閎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宜且詳之。"步乃止。

董崇與寇恂同門生,光武以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崇説恂曰:"上新即位,四

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悔然其言，因病不視事。

崔駰字亭伯，爲竇憲車騎將軍掾。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内王命。駰獻書誡之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寮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18]？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19]，位有餘而德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内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國祚，衍社稷於今[20]。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盂[21]，兢兢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傅燮爲漢陽太守，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靈帝中平四年，鄙率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22]，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23]，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太隴之阻[24]，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内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群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離之賊[25]，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球，次害鄙。

邴原，北海朱虚人。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嘗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嘗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

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但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答。官至五官將長史。

高順爲吕布督將,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26],許吕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耶?”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布性决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魏諸葛原字景春,爲新興太守。管輅餞之,原與輅别,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睿才游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蔣班、焦彝皆諸葛誕爪牙計事者,時誕據淮南反,大軍圍誕於壽春,吴將朱异再以大衆來迎。班、彝等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内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並力决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内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彝,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

張邈爲陳留太守,初事袁術。時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絶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27],入則享於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二。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眥[28],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狐犢不可得也。”

蜀黄權字公衡,巴西人,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别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29]。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爲廣陵長。

劉巴字子初,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内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後代法正爲尚書令。

吴朱據字子範,吴郡吴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太帝黄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

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污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

陸瑁,字子璋,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譴。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後爲選曹尚書。

晉華譚友人袁甫者,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景帝大安中,入洛,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矯翮,見鴻鵠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官至秘書監。

皇甫方回,謐子,避亂荆州,刺史陶侃禮之甚厚。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方回徵博士,不起。

校勘記

[1]昭公十年,宋本無此四字。

[2]昭公十六年,宋本無此五字。

[3]夫,原本作"人",據宋本改。

[4]鄭,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左傳·昭公十六年》杜預注補。

[5]歸肉於公,原本作"以肉歸公",據宋本及《左傳·昭公十六年》杜預注改。

[6]過之而歎,原本作"過而歎之",據宋本及《左傳·昭公十二年》改。

[7]郭,原本作"敦",據宋本改。

[8]誠,原本作"成",據宋本改。

[9]以,《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作"有"。

[10]默默,《史記·商君列傳》作"墨墨"。

[11]摧,《史記·商君列傳》作"崩"。

[12]說,原本作"悦",據宋本及《漢書·蕭何傳》改。

[13]譴,《史記·滑稽列傳》作"請"。

[14]許策對曰受,宋本無此五字。

[15]平,原本作"帝",據《後漢書·班彪傳》改。

[16]艱,原本作"難",據《後漢書·班彪傳》改。

[17]佐,《後漢書·劉玄傳》作"匡"。

[18]邵,原本作"召",據《後漢書·崔駰傳》改。

[19]挹,原本作“溢”,據《後漢書·崔駰傳》改。

[20]衍社稷於今,《後漢書·崔駰傳》作“垂祉於今”。

[21]盂,《後漢書·崔駰傳》作“杅”。

[22]鄙,原本脱,據《後漢書》本傳補。

[23]以不教民戰,《後漢書》本傳作“不教人戰”。

[24]太,《後漢書》本傳作“大”。

[25]咸,《後漢書》本傳作“已”。

[26]太,原本作“泰”,據宋本及《後漢書·呂布傳》改。

[27]公,原本脱,據《三國志·魏志》補。

[28]昝,原本作“階”,據宋本及《四庫全書》本改。

[29]伐,原本作“拒”,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黄權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三十二

總録部(八十二)

規諷第二

宋范晏,廬陵王義眞故吏。義眞與謝靈運、顔延之暱狎過甚,晏從容戒之。義眞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

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時柳元景、顔師伯常詣慶之,會共遊田,元景等鳴笳,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愀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撤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

范泰爲侍中、左光祿大夫。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政事。"弘納其言。

成粲爲平陵令,時王弘輔政。彭城王義康爲荆州刺史,鎮江陵。粲與弘書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虚,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謨,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疇。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藩,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弘本有退志,得粲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柳元景字孝仁,爲冠軍將軍。文帝時,薛安都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千人,令左右執矟,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元景。元景遥問薛公何處去。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紿之曰:"小子無故,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復追呼之:"别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既入車,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

勳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

垣護之,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回師,護之爲書,諫曰:"外聞節下欲回師旋之,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入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况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零秀速進滑臺,助朱脩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據河北,則牢洛遊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參軍[1],北高平太守。

郢有野老,帶苫而耕。時衡陽王義季嘗大蒐於郢,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南齊荀丕,潁川人。豫章王嶷爲荆州時,丕獻書,令減損奢麗。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當世,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

梁謝郁,會稽人也。何敬容爲尚書令,參掌機密,以罪免職。尋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諠譁如昔,冀其復用。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宫闕[2],出入禁門,雖尉將不敢呵[3]。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吊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虚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4]。且曝鰓之鱗,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走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愛私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絶賓客,執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吊,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王聞知,尚有冀也。僕東皐鄙人,入穴幸無御寠之耻[5],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袁敬爲太子舍人,江陵淪沒,流寓嶺表。高祖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頠。卒,其子

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紇,爲陳逆順之理,言甚至,紇終不從。高宗即位,遣章昭達率衆討紇,紇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

陳虞寄爲岳陽王中記室,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城,除鎭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遯還鄉里,及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與虎將鄭瑋同丹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因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常令左右誦《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6],慮禍及己,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寄所卧室,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痼彌留,愒陰將盡,常恐卒塡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欵,願將軍留須臾之意,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夫時,亦由人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質兼資[7],英威不世,往因多難,仗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佐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8],折縱橫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群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列土之封。豈非宏謨妙略[9],推赤心於物也?屢申明詔,欵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10]。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筭。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11],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薦臻,寰宇分離,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唯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倔強江外,雄長偏隅[12]。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籓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

且聖朝棄瑕忘過[13],寬厚待人,改過自新,咸加敘擢。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釁非張繡[14],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並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北?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黄子玉,此數人,將軍所知,首鼠兩端,惟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鋭,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之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15],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16]?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帝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鬭,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穎、顒,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絶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少釋。亦爲寄有民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以先識免禍。

後魏李平爲相州刺史,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戒焉。

高湖字大淵,初爲慕容垂散騎常侍。垂遣其太子寶伐魏,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彼有内難,此遣赴之,此有所求,彼無違者,和好多年,行人相繼往求,馬不遂留。其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政。當敦修舊好,又寧國家。而復令太子,率衆伐遠,且魏主雄略,兵馬精強,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意果心鋭,輕敵好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願以深慮。"言頗切厲。垂怒,免湖官。既而寶果敗於參合。

張普惠爲步兵校尉。時驃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爲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

高允爲太傅時,太武皇帝之子翰爲東平王。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

後周庾季才,太祖時爲車騎大將軍。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此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臺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時自厚,期頤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沉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爾。”

隋房彦謙爲郡州司馬,黄門郎張衡與彦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彦廉見衡當塗,而不能諫救,以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祗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寅畏炤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外内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逼擁,淪陷兇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其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太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吕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世后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况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皇帝之迹,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聖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17],復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慾,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虚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18]。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内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己非宜,即加擯壓。儻遇諂佞之輩,行多穢慝,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才者,非尚膂力,豈係文華?唯須正身負載,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才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邪,天高聽卑,鑒其淫僻,故

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祗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是務,河朔富強,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卧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露霧沾衣,吊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纘歷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並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顧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目籓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吕,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

陳孝意,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

高孝基爲吏部侍郎,時高士廉屏居終南山,琴書自娱。孝基清鑒士也,謂士廉曰:"吾聞不仕,謂之無義,揚名所以顯親。弟富於從政,今乃銷聲隱逸,自託清高,此乃招謗,何成避嫌爾?"士廉感悟,方有宦情。

唐凌敬爲竇建德國子祭酒,初,建德嘗破趙州,執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以侵軼其境,建德將戮之。敬諫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鄰人堅小,力屈就擒,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建德怒曰:"我至城下,猶迷不降,勞我師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北抗御,羅藝兵纔至,士興即降,大王之意,復爲可不?"建德乃悟,即命釋之。

陳振鷺客崔湜門下,韋庶人臨朝,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爲華州刺史。俄爲太平公主所引,復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與劉幽求爭權不協,陷幽求,徙於嶺表。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也。

契苾何力爲左驍衛大將軍,時司稼少卿梁孝仁監造新宫,於諸庭院列樹。何力入中宫縱觀,孝仁指白楊曰:"此木易長,不過二三年,宫中可得蔭映。"何力不答,但誦古詩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塚墓間木也。孝仁遽令拔去,更植梧桐。

袁楚客,陳郡人也。魏元忠,則天時稱爲清正。中宗神龍初,重爲宰相,天下莫不傾屬。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畯,竟不能賞善罰惡,勉修德政,議者以此少之。楚客嘗致書規正元忠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君爲元首,臣作股肱,可布大化,以利朝廷,存古道以正天下,去邪妄,使小人之道消;進忠良,使君子之道長。豈得安其榮寵,守其循默者哉。若以此爲常,非所以愛人治國矣。《傳》曰:苟利

社稷,尊之可也。君侯念之哉。昔漢成帝時,王氏擅權,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枝,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甚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此非帝不知之,而不贊者,臣之罪也。其後王氏竟假周公之事,而起田常之亂,此乃大臣循默之失也。惟君侯誡之哉!夫利萬物者,道也,惟君子能行之;害萬物者,邪也,惟小人固爲之。以道心濟物,則上天祐之,雖履危而必安矣;以邪心害物,則明神殛之,雖居安而必危矣。何則?勢使之然也。故濟物者,其心廣矣;害物者,其心褊矣。心廣者,所務不專於身;心褊者,所利不及於物。哲人知其若此,必守道以廣其心,屈己以利其物,行道於身,而必全其身;行道於國,而必全其國。帝王失道之正,大臣必以道化之。昔伊尹有言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獲覽伊尹之說,非堯舜之君,但以道佐之,亦可致之於堯舜也。既食人主之祿,而憂人主之事,光贊其美,規救其惡,建功於當年,可謂無負於天下,惟君侯志之哉。夫欲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必固。不正其本,則天下必危,國之興亡,實在此矣。師丹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瘁。國無太子,則朝野不安。先王必立之者,以儲君有次立之勢。故令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宗社,而安天下也。今皇子既長,而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也。天下無本,可謂危矣,猶大樹無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而盡言於上,擇其賢者而立之,此乃安天下之道也。《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斯之謂也。而使春宮久曠,豈謂宜乎。此則朝廷之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古之封子弟,建侯伯者,將以籓屏王室,安固邦基,垂永代之業,爲盤石之宗也。又聞女有內則,男有外傳,男女有別,剛柔分矣。內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濫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建府僚,悉置官秩,若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忒,風雨無爽,其可得乎?竊謂非致遠之計,乖久長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此之謂也。此則朝廷之二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人之生也,有禍有福,有貴有賤,此並稟之於前業,當受之於此身。然崇佛教者,特以資彼來生,鮮有益於見報,若求之理國,恐不在此矣。然三教俱設,各有所務,而行之者不可過也。行釋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國之源。修身是來生之資,理國乃即代之務。然則即代至近,來生至遠,捨近求遠,不亦乖乎!存彼棄此,不亦謬乎!今度人既多,緇衣滿路,率無戒行,寧有輕業,空賫重寶,專附權門,取錢奏名,皆有定價。昔之賣官也,錢入公府;今賣度也,錢入私家。以兹入道,實非履正,詭情不變,徒爲游食。使法侶有失,而流俗生厭,名曰度人,其實頹矣。今主上雖希心聖教,專想泯空,奈社稷何?奈蒼生何?君侯不以中庸之義,悟大聖之志,但能致一代於仁壽之域,斯亦至尊之道也。此則朝廷之三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古人有言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故知代天工非才不可,若有所濫,必失天意,而無患禍

者,未之有也。今不專精於庶政,而留心於奇伎,至於倡優之輩,因其耳目之好,遂升之以位,授之以官,豈非輕朝廷而亂正法邪。然人君無私賞,此上天之化人。私怒者,恐害物;私賞者,恐費財。古人此之尤慎,豈得私人以官乎。若以此爲政,何以答皇天之命也。此則朝廷之四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賢者邦家之光也,任之可以致理,棄之足能生亂。三仁去而殷亡,百里入而秦霸。有國家者,固須擇也。昔者戰國之代,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莫不以求賢爲急務。霸者仗之,以命諸侯,况巍巍唐國。明天子苟存斯道,則三皇五帝,可緩步而越也。近者有制搜揚廣求賢俊,戔戔束帛,賁於丘園;翹翹車乘,訪及山谷。此我皇勤之之至也,雖有好賢之名,竟無得賢之譽。非皇情之不眷,諒有司之過也。何則?聖主求賢,訪諸草澤。及有司選士,多是親黨,若非有賄,必以勢求,上失天心,下違人望,既非爲官擇吏,所謂爲人擇官,蠹政之源,敗國之甚。《書》曰:治亂在庶官。孔安國曰:得人則理,失人則亂。葛洪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怯如蠅。古人規職勤誦經,今人圖家勉營生。此之謂也。此則朝廷之五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閹豎者,給宫掖之事,供掃除之役,上古皆備此職。但以奴隸畜之,豈及於官次?中古以來,大道乖喪,不重賢哲,唯親近習。或委以事,或授以權,遂使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葛洪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無權無勇,職爲亂階者也。洎乎後漢,用事尤甚,時君既不知其失,大臣又畏罪不言,所以害及生靈,毒流天下,至於晚節,竟亂中朝,各相黨與,屠宰良善。此時也,忠臣義士,睹斯慷慨,不得不權行殺戮,至於無鬚而横死者,不可勝言,豈非結禍之深,自危之速。《易》曰'小人用壯',斯之謂也。自大君受命,中興成務,獨有閹豎,坐昇班秩,既無正闕,多授員外,舉其全數,向滿千人。苟綰青紫,蠶食府藏,既非致理之道,實爲長亂之階。《書》曰:人無於水鑒,當於人鑒。觀往古之成敗,亦可見今之得喪。故曰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則朝廷之六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自古聖帝,卑宫菲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將以儉約遺子孫,亦所以愛惜人力也。《書》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於臣下,安得以肆奢爲務乎。若有僭濫,必生患禍,患禍之來,可翹足而待也。今之公王,凡有所賞,將以傾府庫,所造私宅,皆是官供,觀其疏鑿池亭,崇峻廊宇,山無木石,必他山以致之;木無因近,必窮遠以采之。珍館出雲,畫堂赫日,造之竟歲,功用不絶。自開泰以來,未之有也。而行者見之,僉曰:非國戚不得如此,非尊貴不得若斯。僕每聞此言,將以有譏於君矣。何者?爲君所以養人,非所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人,反害於人,豈有益於吾君乎。然堂上遠於百里,君門隔於九重,人主既不知之,君侯又不言之,豈使人主虚受謗於天下也。此則朝廷之七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官者將以理人,將以安人,非以亂人,非以害人。故先王欲人理,必選材以理之;欲人安,必省事以安之;不欲人於亂,必撥亂以整之;不欲人有害,必去害以全之。若此,誠欲與天下同憂矣。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

則上下無間，君臣合德，同於一體也。若下有懷憂之人，上無同憂之主，欲求人理，不可得也。今天下困窮，海內虛耗，復以州牧縣宰，選授多不得人，自餘僚佐，鮮有稱職，不務公謹，專於割剝，人不聊生，安肯懼死？既不懼死，是能生變。下有憂而上不知也，比之馬也，必除其害牧；狀之羊也，必去其亂群。此道尙有所闕，而反更員外置官，所謂助桀爲虐，足以速禍也。夫人之情自知，員外恐人不畏，必峻法以懼之；恐財之不足，必枉道以奪之。以有限之物，供無厭之用，欲其不亂，豈可得哉。古人有言，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唐虞之代，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譏管仲曰：官事不攝，焉得儉。據此，雖正員之官，猶不欲其備，況正員之外，更置員外乎。此則朝廷之八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英主開基，以定天下者，將以傳之於萬代也。繼明之帝，豈得隳之哉。有所下廢，則政出多門；政出多門，大亂之漸也。近封數夫人者，皆先朝之宮女，賞其勤勞，加之邑號，若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自可居外，安得出入內外，往來宮掖者哉。若下創革，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內外互言，禁衛何施？必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也。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戒之哉！戒之哉！此則朝廷之九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以正道事君者，將以安天下也；以非道事君者，所以危天下也。若有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之；若有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之。正道者，行仁義以補君之過；非道者，行蠱媚以成君之惡。補過者，國之幹也；成惡者，國之賊也。今代或有不修忠正以事君，引鬼神而惑主，然則鬼神之事，冥寞難知，故左道之人，因此自致其詐，售其賂遺，必據非材之位，必食非德之祿，此國賊也。《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豈近是乎。此則朝廷之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乎。此十失者，誠國之巨蠹。粗而言之，以有言於君侯者，將以扶危去蠹，救蒼生之命。願君侯稍垂意，微有所採。此亦君侯自安之道也，庶幾無忽。"元忠覽而大慙，頗引咎自責。

韋乾慶知鹽鐵江陵院，時裴均爲節度使，欲請劉闢爲判官，苻載爲從事。乾慶牒均去之，言其狂狡，不宜寘之幕府，均乃止。

校勘記

[1]王，原本作"玉"；參，原本作"將"，據宋本及《宋書·坦護之傳》改。

[2]望，原本作"步"，據宋本及《南史·何敬容傳》改；宮闕，宋本作"步士"，《南史·何敬容傳》作"朝夕"。

[3]呵，原本作"阿斥"，據宋本及《南史·何敬容傳》改。"呵"下，《南史·何敬容傳》有"灰"。

[4]疊，原本作"甓"，據宋本及《南史·何敬容傳》改。

[5]穴，原本作"冗"，據宋本改。

[6]應,原本作"慶",據《陳書·虞寄傳》改。

[7]文質,《陳書·虞寄傳》作"文武"。

[8]動微,原本作"洞微",據《陳書·虞寄傳》改。

[9]妙,《陳書·虞寄傳》作"廟"。

[10]肉,原本作"内",據《陳書·虞寄傳》改。

[11]雖,原本脱,據《陳書·虞寄傳》補。

[12]長,《陳書·虞寄傳》作"張"。

[13]聖朝,原本作"聖明",據《陳書·虞寄傳》改。

[14]疊,原本作"疉",據《陳書·虞寄傳》改。

[15]右,原本作"宕",據《陳書·虞寄傳》改。

[16]侔,原本作"件",據《陳書·虞寄傳》改。

[17]丕,原本作"不",據宋本及《隋書·房彦謙傳》改。

[18]老幼,原本作"左右";苦,原本作"若",據宋本及《隋書·房彦謙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三十三

總録部(八十三)

詞　辯

夫辭不可已。言必有中,先民之所稱也。而中代之後,遂有枝葉流宕忘返。至於列國,禦人以口給,排難以舌端。七雄之世,變詐相倘,於是有"離堅""合異"之辯,"矯尾""厲角"之談。當是之時,訥言寡辭之士,蓋泥於進取矣。漢氏而下,亦曷嘗無其人哉!原夫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美言可市,伯陽之所稱,利口惟賢,《周書》之攸戒。自非商権得失[1],彈射臧否,發揮治道,宣暢德義,華實之兼茂,枝柱之靡窮,使聽之者忘倦,聞之者信服,又惡足以稱哉。

端木賜,字子貢,衛之利口巧辭[2],孔子常黜其辯。

宰予,字子我,魯人,敏給辯辭[3]。

鄒衍,齊人,其術迂大而閎辯。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者[4],别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辭以相移[5],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初,平原君厚待公孫龍,以其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淳于髡,齊人,長不滿七尺,滑稽(滑,音國,亂也。稽者,同也),多辯數,使諸侯未嘗詘辱。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求救兵[6],齎金百斤,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先生笑豈有説乎?"髡曰:"今者臣從東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7](篝,籠也,音構,甌窶猶杯樓也。言豐年菜樹易可滿篝),汙耶滿車[8](汙耶,下地田也。言下地田之中[9],有薪菜可滿車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10],故笑。"於是,齊王乃益齎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悦。是時,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騶奭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

髡。"(劉向《别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别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11]。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將使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12]?追車赴馬乎[13]?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尙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勃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

孫卿,趙人也。秦昭王問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14]。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逾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15]?"孫卿對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爲也[16]。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17]。故近者謳歌而樂之[18],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19]。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20]。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使軫於秦,秦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尙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21],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

漢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遍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22]，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誼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筮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耗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23]。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不才不賢而託官位[24]，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伐[25]；正時日乃敢入家[26]；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仿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神鬼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27]。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

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28],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29],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果何故而云不可卜哉[30]!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説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強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31],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32],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音所,《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也);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33]。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34]。彼久而愈安[35],雖曾氏之義(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

曹丘生,辯士也。時季布爲河東守,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宦者趙談),與竇長君善(景帝舅)。布聞,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詣布[36](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爲己紹介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説足下(説讀曰悦),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諾(諺傳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37]?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説(説音悦),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袁盎[38],文帝時爲中郎將,淮南厲王謀反,有司請誅之,帝弗聽,遷之蜀。盎諫曰:"淮南王爲人剛,如有行道死[39],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40]"王至雍,死。帝聞輟食[41],哭甚哀。盎入,帝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帝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42],此不足以毁名。"帝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43]"盎曰:"陛下居代

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44]（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寢也，睫音接），湯藥非陛 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顓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45]（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鄉讀曰嚮），夫許由一讓（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于由，由不受也），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46]，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帝乃解。盎由此名重朝廷。

吾丘壽王爲光祿大夫侍中，武帝時，汾陰得寶鼎，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47]："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説則可，無説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説？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公劉，后稷曾孫也。太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甫也。）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昭，明也；漏，言潤澤下沾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帝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黄金十斤。

後漢馬援爲虎賁中郎將，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荀恁，光武徵，以病不至。明帝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招賢俊[48]，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

班超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後至西域都護射聲校尉。

朱穆，南陽宛人也，少有英才，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勢，爲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至尚書。

郭宏，爲潁川郡上計吏，正月朝覲，宏進殿上，謝祖宗受恩，言辭辯麗專對。移時，天子曰："潁川乃有此辯士耶？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群公屬目，卿士歎伏。又，朝廷問宏潁川風俗所尚，地土所出，先賢將相、儒林文學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答問，出言如浮，引義如流。

苻融游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49]，每見融輒絶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公府連辟不應[50]。

鄭玄，字康成。初，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紹

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後徵大司農。

酈炎,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州郡辟命,不就。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至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至侍中。

鄭泰,字公業,爲侍御史。董卓作亂,公業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說卓以袁紹爲渤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群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凶強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爲明公略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給,人庶相動,非不強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驚,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51],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紹本初[52],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嘘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執鋭之幹,臨鋒决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53],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將各棊峙以觀成敗[54],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人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55],况其壯勇之士,以當忘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強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猶以勁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群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於滎陽[56]。况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悦,以公業爲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

戴宏,年二十二,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爲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爲顔回。豈聞仲尼有撻顔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

魏郭淮爲鎮西長史,行征羌護軍。黄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57],而道路得疾,故

計遠近爲稽留。及群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58],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

韓宣,字景然,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59]。冗散在鄴[60],嘗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辯。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館陶令諸葛源遷新興太守[61],管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源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談之客。諸人多聞其善卜[62],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63]。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吾觀卿旌旗[64]、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耀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65];其英者若春花之俱發[66],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濉水,無以尚之。於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后有腹心始終[67]。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滑才[68],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爲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爲我論此卦意,紓我心懷。"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微辭合,妙不可述[69]。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又鄴典農石苞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輝能隱形[70],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山嶽可藏,河海可逃,况以七尺之軀,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神[71],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昭;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况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亡形[72]。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

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虚之鳥,愛其淸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濕,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73],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幾[74],孳孳溫故,而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輅爲少府丞卒。

蜀秦宓,綿竹人也,州郡辟命[75],輒稱疾不往。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76],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篇[77],事蓋有不可嘿嘿也[78]。(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咏'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耻棘子成之誤[79],况賢於己者乎[80]?"(《論語》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先主旣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第舍。纂將功曹古朴、主薄王普、廚膳即宓第宴談,宓卧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黄、老作《指歸》[81],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爲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正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宓後爲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丞相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况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

吳諸葛恪,瑾之子也,爲左輔都尉。叔父亮,爲蜀丞相。大帝問恪曰:"卿父與叔父

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82]。對曰:"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帝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帝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83],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尙父九十[84],秉旄仗鉞[85],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飲酒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至太傅。

朱育,山陰人,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史,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睹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睹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蹱[86],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淸亮質直,不畏強禦[87]。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譏,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88],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盤結[89]。或上窮陰陽之奥秘,下攄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綦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余姚駟勳[90],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鄮(莫侯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黄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尙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91],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譏,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矣,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先言其近者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于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鄮大里黄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凌雲日。

皆著於傳籍[92],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諒之信[93],同操柳下。遭漢中微[94],委官棄禄,遁迹黟、歙,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95],忠直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96]。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97]。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盧叙[98],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陽柳朱,永寧瞿素[99],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内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荆王[100],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爲東觀令[101],遙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

沈友,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辯,每所至,衆人皆默,因號曰"謐衆"。咸言其筆之妙,刀之妙,舌之妙,皆絕於人。

校勘記

[1]"権"字原作"碻",據宋本改。

[2]利口巧辭,原作"明辯巧辭",據宋本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改。

[3]敏給辯辭,宋本作"利口辯辭"。

[4]辭,《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引劉向《别録》作"辯"。

[5]辭,《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引劉向《别録》作"辯"。

[6]之趙求救兵,宋本作"之趙以救兵"。

[7]甌,原作"歐",據《史記・滑稽列傳》改。下同。

[8]耶,《史記・滑稽列傳》作"邪"。

[9]"言"字,宋本作"則"。

[10]而所欲者奢,宋本作"而欲者奢"。

[11]"猶"字,原作"尤",據宋本改。

[12]"超"字,宋本作"斥"。

[13]"赴"字,宋本作"起"。

[14]"誠"字,宋本作"成"。

[15]"其"字原作"在",據宋本改。

[16]無辜,宋本作"無罪"。

[17]"名"字原作"明",據宋本改。

[18]謳歌,宋本作"歌謳"。

[19]服從,宋本作"從服"。

[20]"善"字原脱,據宋本補。

[21]"棄"字原作"弃",據宋本改。

[22]復理,宋本作"復復"。

[23]弑,宋本作"殺"。

[24]不才不賢,《史記·日者列傳》及宋本作"才不賢"。

[25]"伐"字原作"代",據宋本改。又,《史記·日者列傳》亦作"代"。

[26]乃敢,《史記·日者列傳》及宋本作"乃後"。

[27]此句宋本無"也"字。

[28]居上而敬,宋本作"君子而敬"。

[29]"之"字原脱,據《史記·日者列傳》補。

[30]此句《史記·日者列傳》及宋本無"果"字。

[31]"故"字原脱,據《史記·日者列傳》補。

[32]此"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句,宋本僅作"道高益危"。

[33]"地履",《史記·日者列傳》及宋本作"地屨"。

[34]"彼哉"二字,宋本無。

[35]"彼"字原脱,據《史記·日者列傳》補。

[36]諳布,宋本作"請布"。

[37]此句宋本無"於"。

[38]袁盎,宋本作"爰盎"。

[39]如有,原作"有如",據《史記·袁盎列傳》改。

[40]"之"字原脱,據《史記·袁盎列傳》補。

[41]"聞"字原脱,據《史記·袁盎列傳》補。

[42]"者"字原脱,據《史記·袁盎列傳》補。"之"字,宋本無。

[43]"行"字原脱,據《史記·袁盎列傳》補。

[44]不交睫不解衣,宋本作"不交睫解衣"。

[45]"之"字原脱,據《史記·袁盎列傳》補。

[46]"過"字原脱,據《史記·袁盎列傳》補。

[47]群臣,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吾丘壽王傳》補。

[48]"招"字,宋本作"萬"。

[49]此句宋本無"膺"字。

[50]"公府"二字前,宋本尚衍一"公"字。

[51]不教民戰,宋本作"不教人戰"。

[52]"紹"字原脱,據宋本補。

[53]"以"字原脱,據宋本補。

[54]桊峙,宋本作"基峙"。

[55]婦人,宋本作"婦女"。

[56]此句宋本無"於"字。

[57]奉,原作"春",據《三國志·魏書·郭淮傳》改。

[58]普天同慶,宋本作"溥天同慶"。

[59]召,原作"吕",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和常揚杜趙裴傳》改。

[60]冗散,原脱,據《三國志·魏書·和常楊杜趙裴傳》補。

[61]"源"字,宋本作"原"。

[62]"諸"字原作"知",據《三國志·方技傳》改。

[63]五帝,宋本作"五常"。

[64]"覩"字原作"都",據《三國志·方技傳》改。

[65]"翩"字,宋本作"融"。

[66]春花,宋本作"春華"。

[67]"腹心"原作"心服",據宋本及《三國志·方技傳》改。

[68]滑,《三國志·方技傳》作"清"。

[69]妙不可述,宋本作"妙不可過"。

[70]瞿文輝,宋本作"翟文輝"。

[71]"神"字原脱,據《三國志·方技傳》補。

[72]亡形,宋本作"立形"。

[73]"親"字原作"清",據宋本及《三國志·方技傳》改。

[74]夙夜研幾,宋本作"夙夜研機"。

[75]"州"字原脱,據《三國志·秦宓傳》補。

[76]"文"字原作"聞書",據宋本及《三國志·秦宓傳》改。

[77]七篇,宋本作"七事"。

[78]"嘿嘿"原作"默默",據宋本及《三國志·秦宓傳》改。

[79]棘子成,宋本作"革子成"。

[80]"己"字原作"巳",據《三國志·秦宓傳》改。

[81]嚴君平,宋本作"嚴君子"。

[82]自"對曰"至"其故",數字原脱,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補。

[83]"張"字原脱,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補。

[84]"昔"字原脱,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補。

[85]"旄"字原作"髦",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改。

[86]"係"字,《三國志·吳書·虞翻傳》裴注作"繼"。

[87]强禦,宋本作"疆禦"。

[88]絡繹,宋本作"駱驛"。

[89]盤結,宋本作"槃結"。

[90]"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余姚駟勳"句原脱,據《三國志吳書·虞翻傳》裴注補。

[91]"上"字原脱,據《三國志·吳書·虞翻傳》裴注補。

[92]傳籍,宋本作"得籍"。

[93]貞諒,宋本作"真亮"。

[94]"徵"字,宋本作"徼"。

[95]大略,宋本作"天略"。

[96]駱統,宋本作"略統"。

[97]"績"字,宋本作"續"。

[98]"鄧"字,《三國志·吳書·虞翻傳》裴注作"鄭"。

[99]"素"字,宋本作"索"。

[100]"爲荆王"三字,宋本無。

[101]"後"字原作"復",據《三國志·吳書·虞翻傳》裴注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三十四

總録部(八十四)

詞辯第二

晉陳頵,陳國苦人也,辟豫州部從事。刺史解結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梁[1],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頵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2]。結曰:"張彦眞以爲,汝、潁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頵曰:"彦眞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傅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

李仁,初仕吴,爲侍中。吴平,侍中庾峻問仁曰:"聞吴主披人面,刖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皓爲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横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袷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3],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

裴楷爲中書郎,武帝初登祚,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悦。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悦,群臣皆稱萬歲 。

胡母輔之[4],字彦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彦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誠爲後進領袖也。"後爲揚武將軍、湘州刺史。

華譚,廣陵人,爽慧有口辯,爲鄉里所重,舉秀才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群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儁於巖穴。君吴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産於外方,不出於中國也[5]。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

王尅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6]，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7]，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適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又或問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8]，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後爲散騎常侍。

袁甫，字公胄，淮南人，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辭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惟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帢。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齏。是以聖人使人[9]，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黄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10]。廷尉之才，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又吕珩問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以西何以恆旱[11]？壽陽以東何以常水？”甫曰：“壽陽以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憂積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12]。故其域常澇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悦，故致旱京師[13]。”後爲淮南國大農郎中令。卒於家。

李密，犍爲人也，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語[14]。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

王澄，衍弟也。衍爲司徒。惠帝末，衍白東海王越以澄爲荆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王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

祖納爲光祿大夫，嘗問梅陶：“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15]，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必是官？必須積久[16]，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顔回食埃，不免貪汙。盜跖引步[17]，則爲清廉。朝種暮獲，善惡未定矣。”時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18]。”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劉惔，字眞長，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惔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眞

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坐撫掌大笑,咸稱美之。後爲丹陽尹[19]。

劉劭爲侍中時,庾懌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

范宣,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庾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于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晋之初[20],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大儒,然'丘不與易'。"

顧愷之爲荆州刺史殷仲堪參軍,荆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旐。"仲堪曰:"投魚入泉放飛鳥[21]。"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22]。"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兒騎瞎馬,夜半臨深池[23]。"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24]。"

孫盛,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于"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後至祕書監加給事中[25]。

高崧爲侍中,謝萬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卧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萬粗陳其意,崧便爲叙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酃故有才具邪?"

後秦尹緯爲姚興尚書左僕射。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踈"、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26],剪滅苻登,蕩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悦。

宋王鎮惡爲振武將軍時,討司馬休之。鎮惡既斬休之將朱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唤鎮惡。鎮惡爲人强辯,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乃釋。

臧凝之年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太祖所引見。時帝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帝因迴與論之。僧祐引凝之,凝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帝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辭韻銓序,兼有理證,帝甚賞焉。後爲尚

書左丞卒。

王惠,字令明,恬靜不交游。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後爲吏部尚書。

王僧達[27],太保弘少子。太祖聞僧達早慧[28],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惠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惠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後爲中書令,坐誅。

張暢,字少微,吳郡人。世祖鎮彭城,以暢爲安北長史。魏太武南侵,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泗[29]。太武親率大衆至彭城。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氈屋,遣使送駝馬,貂裘雜飲。既至南門,門先閉。請鑰未出。暢於城上視之,魏使問:"是張長史耶?"暢曰:"君何得見識?"魏使答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暢因問魏使姓,答曰[30]:"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位?"答曰:"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足與君相敵耳。"魏使復問:"何爲忿忿杜門絕橋?"暢答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陵踐[31],故且閉城。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克日交戲[32]"。魏使曰:"君當以法令裁物[33],何用廢橋[34]?復何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亦可以相拒。"暢曰:"王侯設險[35],何但法令而已耶。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猶所未論,我本鬭智,不鬭馬匹[36]。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耶?"魏使曰:"不爾。城守,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且思者(且音睢)嘗在北國[37]。義恭遣視之。思識是魏尚書李孝伯[38]。思因問:"李尚書,若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緣共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卻人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魏使云:"貂裘與太尉,駱駝騾與安北,蒲萄酒雜飲,叔侄共嘗。"魏主又乞酒並甘橘。暢白於世祖而致意於魏[39],云:"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40]。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悅以使之,故勞而無怨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復須甘橘,今並付如別。太尉以北土寒鄉,皮毛褲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鎮軍今以相致。"此信未去,魏主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今端坐無爲,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爲申啓,但向詔二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並有何異。"暢曰:"若辭以通,可如來談[41]。既言有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稱詔,非所敢聞。"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也。"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42]。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鄰國之君耶?"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並皆年少,分闊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

來,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耶。"孝伯大笑曰[43]:"今之白賊,亦不異黄巾、赤眉。"暢曰:"黄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在不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44],但非白賊耳。"魏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貴遠,啓聞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45]?"暢曰:"握髮吐飧,本施中國耳。"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俄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魏主又遣人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聞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入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46]。李尚書親自御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人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47],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耶利便藏入穴。俄間,諸將倒曳腳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脱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耶?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救。"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其北人故前驅引導耳[48]。大軍未至而冰河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機。但因夜回師,致戎馬小亂耳[49]。我家玄謨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迸,僅得免脱。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戎,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姦盜未息。是使崔耶利撫之而已[50]。今沒虜手,何損於國?魏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耶利,方復足言耶[51]?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示之耳[52]。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嵇玄敬以百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至此,亦非所衄。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53]。而魏師入境,肆行殘虐,事生意外。因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何怨人。知入境七百,無復相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鎮軍勝略。經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聞亦不容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54]。各應返命,遑復更悉。"暢便回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因復謂曰:"善將愛[55]。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來期[56]。"孝伯言辭辯贍[57],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

並相視歎息。

蕭惠開爲輔國將軍,督益、寧二州。惠開素有大志[58],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人説收牂牁、越嶲以爲内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

南齊周顒,字彦倫。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宫商朱紫,發口成句。後爲中書郎兼著作郎。

張融字思光,爲中書郎常侍。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帝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後至司徒左長史。

殷叡,南康相元素之孫,有口辯。司徒褚彦回甚重之[59],謂曰:"諸殷自荆州以來,無出卿右[60]。"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虚,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

王融爲中書郎,武帝以其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因問:"在本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顔延年[61],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瑶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之辭,知漢武之德[62]。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此?蹤漢武更慙鄙制,無以遠匹相如。"武帝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融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反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答虚僞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迹,遍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懃懃於千里。"融曰:"鄉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常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梁謝幾卿,超宗之子,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辯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

羅研字深議,少有才辯。鄧元超平蜀,辟研爲主簿。後爲信安令。齊苟兒之役,臨汝侯蕭猷嘲之曰[63]:"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64]。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役,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今家畜五母之鷄,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斗麥飯,雖蘇、張巧説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不能使一夫爲盗,况貪亂乎?"

朱异,少有詞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异爲中書舍人勑使,接之。預

議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對曰:“异所以得接賓客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尙,則不容使見。”善明乃曰:“王錫、張纘,此間所聞[65],云何不見。”异具啓勅,即使於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不嘗談彼一事。善明甚相款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人,喜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游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易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板爲法曹參軍,並不赴。

陳戚袞初仕梁,爲太學博士,時簡文在東宫,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首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横,難以答抗,諸人慴氣[66],皆失次序。袞時時騁義[67],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後魏李先,初爲慕容永祕書監。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順。道武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帝曰:“朕聞中山土廣民殷,信爾以不[68]?”先曰:“臣少官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土,實自殷廣。”又問先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帝曰:“卿識朕不?”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顔挺特,臣安敢不識?”帝又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先對曰:“臣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尙書右主客郎,慕容永祕書監、高密侯。”帝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爲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十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習讀,不能明解。”帝曰:“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時蒙顯任,實參兵事。”帝後以先爲丞相衛王府左長史。

奚斤爲萬騎大將。太武以斤元老,諮訪朝政,斤聰辯強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

劉文曄,本平原人,父休賓初爲宋明帝袞州刺史,鎭梁鄒,以城降,獻文遷之於代邸。文曄有志尙。孝文幸方山,文曄大言於路側曰:“求見聖明,申宣久屈。”帝遣尙書李冲宣詔問曰:“卿欲何言?聽卿面自申盡。”於是引見。文曄對曰:“臣之陋族,出自平原,往因燕亂,流離河表,居齊以來,八九十載[69]。眞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巡江之日,時年二歲。隨外祖魯郡太守崔耶利於鄒山歸國[70],耶利蒙賜四品,除廣甯太守,以臣年小,不及齒錄。至天安之初,皇威遠被,臣亡父休賓,劉氏持節、袞州刺史,戍梁鄒。時慕容白曜以臣父居全齊之要,水陸道衝,青、冀二城,往來要路,三城嶷峙[71],並拒王師。白曜知臣母子先在代京,表請臣母子慰勞。臣即被先帝詔,遣乘傳詣軍[72],又賜亡父官爵。白曜遣右司馬盧河內等送臣母子至鄒。臣既見亡父,傳申皇澤,云:‘吾蒙本朝寵遇,捍禦藩屏,尊卑百口,並在二城。吾若先降,百口必被誅滅。既不固城於本

朝，又令尊卑塗炭，豈堪爲人臣以奉大魏乎？汝且申吾意白僕射，降意已判。俟平歷城[73]，即率士衆送款軍前[74]。’既尅歷城，白曜遣赤虎送臣，並崔道固子景業等向梁鄒。亡父既見赤虎之信，仰感聖朝遠遣妻子，又知天命有歸，擁衆一萬以城降款，乘驛赴臺，蒙爲客例。臣私釁深重，亡父以延興二年孤背明世，血誠微心，未獲申展。如臣等比，並蒙榮爵，爲在事孤，抑以人廢勳[75]。”帝曰：“卿訴父賞而卿父無勳。歷城，齊之西關，歸命請順。梁鄒小戍，豈能獨全，何足爲功也？”文曄對曰：“誠如聖旨，愚臣所見，獨有未盡。何者？昔樂毅破齊七十餘城，唯有即墨獨在，此豈非根亡而條立？且夫降順之人，驗之古今，未有不由危逼者。故黄權無路歸款，列地封侯，且薛安都、畢衆敬危急投命[76]，並受茅土之爵。論古則如彼[77]，語今則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此流，竊惟梁鄒嚴固，地據中齊，粟支十載，控弦數千萬[78]，比之斗城，不可同日而語。斗城猶能抗兵累旬，傷殺甚衆[79]。若臣亡父固守孤城，則非一朝可尅。”帝曰：“歷城既陷，梁鄒便是掌中，何煩兵力？”對曰：“若如聖旨，白曜便應窮兵極意。取勝俯仰，何爲上假赤虎之信[80]，下衒知變之民。”帝曰：“卿父此勳，本自至少。以卿才地，豈假豐般[81]？”對曰：“臣尪愚六蔽，文武無施，響絶九皋，聞天無日，遭逢聖運，萬死猶生。但臣竊見徐、兖是賊襟要，徐、兖既降，諸戍皆應國有。而東徐州刺史張讜所戍團城[82]，領二郡而已。徐、兖降後，猶閉門拒命，授以方岳，始乃歸降。父子二人，並蒙侯爵。論功比勤，不先臣父。”帝曰：“卿引張讜，讜事小異。”對曰：“臣未識異狀。”帝曰：“張讜始來送款，終不差信。卿父進非先覺，退又拒守，何得不異”對曰：“張讜父子，始有歸順之名，後有閉門之罪，以功補過，免罪爲幸。臣又見崔僧祐母弟，隨其叔父道固在歷城，僧佑遙聞王威遠及[83]，恐母弟淪亡，督率鄉閭來欲救援。既至鬱州，歷城已沒，束手歸誠，救母弟之命。聖朝嘉其附化，賞以三品。亡父之誠，豈後僧祐？”帝曰：“僧祐身居東海，去留任意。來則國有，去則他人，是故賞之。卿父被圍孤城，已是我物，所以不賞。”對曰：“亡父據城歸國，至公也。僧祐意計而來，爲私也。爲私蒙賞，至公不酬，臣未見其可。”帝笑而不言。比部尚書陸叡叱文曄曰：“假令先朝謬賞僧祐，豈可謬相賞也？”文曄曰：“先帝，中代聖主，與日月等曜。比於堯、舜時宰，則十亂五。臣今言謬賞，豈不仰誣先朝乎？”尚書高閭曰：“卿謂母弟與妻子[84]，何者爲重？”文曄曰：“母弟爲重。”閭曰：“卿知母弟重，朝廷賞僧祐是也。卿父爲妻子而來，事何相反[85]。”對曰：“僧祐若無母弟，來歸不？”閭曰：“不來。”文曄曰：“若僧祐赴母弟之難，此是私。而亡父本爲大丈夫，立身處世，豈可顧妻子而虧高節也[86]？昔樂羊食子，有顧以歸。亡父本心，實不垂顧。所以歸化者，自知僞周不敵，天命有所歸[87]。”帝謂文曄曰：“卿之所訴，頗亦有途。賞從重，罪從輕。尋勑酬叙。”文曄泣曰：“臣愚頓已極[88]，再見無期。陛下既垂慈澤，願勑有司特賜矜理[89]。”帝曰：“王者無戲，何待慇懃。”既而，賜文曄爵都昌子，深見待遇。

高閭爲太常卿，卒官。閭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

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

李冏爲度支尚書。高祖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冏笑而謂之曰:"卿昨有啓,欲朕都此。昔婁敬一説,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説朕,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險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合四海[90],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説,不能上動。"高祖大悦。

北齊陸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猶然帶蠻音。文宣以爲太尉,兼西南大都督[91]。

裴讓之弟諏之奔關右,兄五人皆拘繫。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卻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後爲清河太守,被誅。

唐薛收爲秦府計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横,皆合旨要。

鄭惟忠,天授中應舉召見。則天臨軒,問諸舉人:"何者爲忠?"諸人對不稱旨,惟忠對曰:"忠者,外揚君之美,内隱君之惡。"則天曰:"善。"及爲水部員外郎 ,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來見。則天謂曰:"朕識卿久矣。前于東部[92],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内隱君之惡',至今不忘。"

校勘記

[1]"白"字,宋本作"自"。

[2]林,原作"材",據宋本及《晉書・陳頵傳》改。

[3]"犯罪"原作"犯法",據宋本改。

[4]毋,《晉書・胡毋輔之傳》作"毌"。

[5]固,宋本作"國";中國,宋本作"中域"。

[6]至,原作"主",據宋本及《晉書・華譚傳》改。

[7]吁,宋本作"可"。

[8]巢父,原脱,據《晉書・華譚傳》補。

[9]聖人,宋本作"聖王"。

[10]"於"字原脱,據《晉書・袁甫傳》補。

[11]"壽陽以西何以恒旱"句原脱,據《晉書・袁甫傳》補。

[12]此句宋本作"憂成雨久成水"。

[13]"壽陽以西皆是中國"至"故致旱京師",此段原脱,據《晉書・袁甫傳》補。

[14]"語"字原脱,據宋本補。

[15]三載考績,宋本作"二載考績"。

[16]"久"字原作"大",據宋本及《晉書·祖納傳》改。

[17]引步,宋本作"引少"。

[18]得,宋本作"德"。

[19]丹陽尹,《晉書·劉惔傳》作"丹楊尹"。

[20]"逮"字原作"建",據宋本及《晉書·儒林傳》改。

[21]入泉,《晉書·文苑傳》作"深泉"。

[22]"澌"字原作"折",據《晉書·文苑傳》改。

[23]"夜半"二字,宋本無。

[24]此太通人,原作"咄咄通人",據宋本及《晉書·文苑傳》改。

[25]"秘書監"原作"秘書省",據宋本改。

[26]"龍飛"原作"飛龍",據宋本及《晉書·尹緯載記》改。

[27]王僧達,宋本作"全僧達"。

[28]早慧,宋本作"早惠"。

[29]彭泗,一作"彭城"。參《宋書·張暢傳》。

[30]答曰,宋本作"答云"。

[31]陵踐,宋本作"凌踐"。

[32]戲,原作"戰",據《宋書·張暢傳》及《魏書·李孝伯傳》改。

[33]"物"字原作"初",據宋本及《宋書·張暢傳》改。

[34]"廢"字一作"發",參《宋書·張暢傳》。

[35]王侯,宋本作"侯王"。

[36]馬匹,宋本作"馬足"。

[37]北國,原作"此國",據宋本及《宋書·張暢傳》改。

[38]"魏尚書"一作"虜尚書",參《宋書·張暢傳》。

[39]"白"字,宋本作"言"。

[40]"悉"字原作"息",據宋本及《宋書·張暢傳》改。

[41]"詼"字原作"説",據宋本及《宋書·張暢傳》改。

[42]聞於中華,宋本作"聞其於中華"。

[43]"大"字原作"太",據宋本及《宋書·張暢傳》改。

[44]有賊,宋本作"白賊"。

[45]"獨"字原脱,據宋本及《宋書·張暢傳》補。

[46]"見"字原作"具",據宋本及《宋書·張暢傳》改。

[47]"是"字原作"見",據宋本及《宋書·張暢傳》改。

[48]此句原脱"其北人故"四字,據《宋書·張暢傳》補。

[49]此句宋本無"致"字。

[50]"是"字,宋本作"示"。

[51]“方”字,《宋書·張暢傳》作“乃”。

[52]“聊”字,宋本作“耶”。

[53]“互”字,宋本作“牙”。

[54]無復天道,宋本作“無傷天道”。

[55]善將愛,原作“將”,據《宋書·張暢傳》改。

[56]“來”字原作“未”,據宋本改。

[57]“瞻”字,宋本作“瞻”。

[58]大志,宋本作“大意”。

[59]“回”字,宋本作“面”。

[60]“右”字,宋本無。

[61]“北”字,宋本作“此”。

[62]此二句宋本作“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

[63]“獻”字,宋本作“猷”。

[64]“有食”原作“不食”,據宋本改。

[65]此間所聞,宋本作“比間所聞”。

[66]“儁氣”原作“氣儁”,據宋本改。

[67]“時時騁義”原作“時騁義”,據宋本補。

[68]“以”字原作“矣”,據宋本及《魏書·李先傳》改。

[69]“八九十載”原作“八十九載”,宋本作“八十九歲載”,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70]耶利,宋本作“邦利”,《魏書·劉休賓傳》作“邪利”。

[71]峙,宋本作“時”。

[72]“諂”字原作“諸”,據宋本及《魏書·劉休賓傳》改。又,“乘”字,宋本作“未”。

[73]“俟”字,宋本作“候”。

[74]軍前,宋本作“軍首”。

[75]此句宋本作“抑以廢勳”。

[76]“且”字原作“伯”,“畢從敬”原作“畢衆”,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77]“古”字,宋本作“占”。

[78]“萬”字原脱,據《魏書·劉休賓傳》補。

[79]“甚衆”原作“其衆”,據宋本改。

[80]赤虎之信,宋本作“白虎之信”。

[81]豈假豐殷,宋本作“豐殷”。

[82]“圖”字原作“圖”,據宋本改。

[83]“及”字原作“反”,據宋本改。

[84]“謂”字原作“請”,據宋本改。

[85]“反”字原作“返”,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86]“齬”字原作“曰”,據宋本改。

[87]“歸”字原脱，據《魏書・劉休賓傳》補。

[88]已極，宋本作“理極”。

[89]此句宋本作“願勑有司豫理”。

[90]此句宋本作“德洽四海”。

[91]“兼”字，宋本作“公”。

[92]東部，宋本作“東都”。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三十五

總録部(八十五)

性質　質樸　訥　醜陋

性　質

天之所命,不易者性。氣之所稟,不動者質。是故率而爲道,抱以爲朴,任眞則有全德[1]。蓋寡愚智長短,自殊厥趣,剛柔緩急,各顯諸用。亦由鳧脛難續,陽冰不治。是以聖人隨氣而任之,則小大無不濟矣。

裨諶,鄭大夫,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敝也)。

端木賜,字子貢,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

漢張湯爲廷尉,趙禹爲少府,兩人交驩,湯兄事禹。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智以御人。(舞弄其智,制御他人。)

陳遵與張竦爲友,俱至二千石。免官,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遵嘗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問(湛讀曰沈),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憂邪?"竦曰:"人各有性[2],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後漢第五倫爲司空,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3],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籍,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

魏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

杜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遊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已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袁渙,字曜卿,爲梁相。其爲政,崇敎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對。文帝問渙

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

蜀楊戲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4]。性雖簡惰,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

吳孫渙,以楊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渙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

晉李裔[5],容貌質素,頹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沉邃,言必有則。初仕上計掾。

王承,字安期,湛子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永寧初,爲驃騎參軍。

虞潭爲衛將軍,貌雖和柔,而內堅明,有膽决,雖屢統軍旅,而鮮有傾敗。

梁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後至通直散騎常侍。

後魏梁祚,篤志好學,有儒者風,無當世之才。官至秘書令。

隋薛道衡,爲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齋踢牆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唐魏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位至太子太師。

郭弘道,性寬厚如愚而內敏。爲滄州刺史。

杜佑,字君卿,位至司徒。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爲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應變,即非所長。

薛存誠,性至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遇事即確,然不拔,以是人皆稱重。官至御史中丞。

韋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馭轄胥吏,勁確巍然,不可迴奪。位至相輔。

質 樸

先聖之言有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又曰:"剛、毅、木、訥近仁。"言其任質樸之懷,絕苟且之行,發言慷慨,遇己簡易。忠所奉以盡誠,臨大節而不奪。可以集其事,可以近於仁也。雖威儀斯定,風采無取,處則爲鄉黨所輕,出則爲左右所笑。苟能適其用也,庸何傷哉[6]。

漢周勃,高祖時爲太尉。勃爲人,木強敦厚(木謂質樸),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勃自東鄉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也。鄉讀曰嚮):"趣爲我語(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7])。"其椎少文如此(椎謂樸鈍如椎,音直追反)。

申培公者,魯人也(培,申公名,音扶尤切)。武帝徵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申公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顧,念也。力行,爲勉力爲行

也)。"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舍,止息也)。

夏侯勝,宣帝時爲諫義大夫給事中。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帝爲君(見,見於天子也),誤相字於前。(前,天子之前也。君帝前,臣者不當相呼字也。)帝亦以是親信之。

龔遂爲渤海太守數年,宣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耆讀曰嗜)。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日日常飲酒也。)遂引入宫,王生醉,從後呼遂曰(呼,火故反)[8]:"明府且止[9],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還,回也),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帝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說讀曰悦),笑曰:"君何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帝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之。

後漢吴漢,光武時爲大司馬。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臧宫爲左中郎將,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

第五倫,建武中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光武嘗召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筹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復曰:"聞卿爲市掾,人有遺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皆以臣愚蔽,故爲生是語也。"帝大笑。

劉昆初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負子北渡河。帝聞而異之,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誠[10]。光武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桓榮,建武中爲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眞儒士也。"以是愈見敬厚。

李郃,少遊太學。外樸,人莫之識。安帝時爲司空。

蜀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樸。丞相諸葛亮領益州牧,命爲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尙不能忍,况左右乎?"

晉魏舒,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樸,不爲鄉親所重。武帝時,位至司徒。

劉寔,惠帝時爲太傅。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尙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

葛洪，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蒱齒名。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11]。

王彬，字世儒，爲豫章太守。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

宋張仲子，竟陵人。子興世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過竟陵，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徹而後行。由興世致位給事中。

王譁，文帝時爲護軍侍中。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爲常。

南齊焦度爲後軍將軍、東宮直閤將軍。爲人處性溫和，敦行質樸澀欲。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

王智深，瑯琊臨沂人也。拙澀乏風儀，初辟建平王景素書佐。

王諶爲黃門郎，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志達。

張敬兒爲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閤[12]。"因口自爲鼓聲。敬兒始不識書，晚既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廟。爲妾乞兒祝神[13]，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14]。初得鼓吹，羞便奏之。

張恭兒者，敬兒弟也。兄爲征西將軍，而恭兒不肯出官，常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易。敬兒呼納之，甚厚。恭兒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

梁崔靈恩，武帝時爲國子博士，性拙樸[15]，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

後魏酈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徒諮議參軍。樸質遲鈍，而內愛琴書。

孫紹，孝明時爲中書侍郎，性抗直，每上封事，意至懇切[16]，不憚犯誤[17]。但天性疏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

北齊王昕爲祕書監，雅好清言，辭無淺俗，在東萊獲賊，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劭後見文宣，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故詣劭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子才，劭字。）

隋馬光，武安人，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文帝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18]。

唐高崇文，獻宗時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不通文字，厭太府案牘諮稟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戎。懇疏累上。二年冬，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寧二州節度觀察等使，仍統京西都統。以不習朝儀，憚於入覲，優詔令便道之鎮。

李澄，德宗時爲儀成軍節度[19]。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稱二封，頗爲時人哂之。

訥

《傳》稱“剛、毅、木、訥近仁”,又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斯乃聖人之奧行,百代之宗師。欲人行先于言,名副其實[20]。然而性有質重,思惟深沉,口不能劇談,心存乎博辯,造次屈於辭達,臨事失於機敏,雖大才碩德,無由免焉[21]。

趙文子,晉大夫。其言吶吶,若不出諸其口。(吶吶,舒貌。)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漢周昌爲御史大夫,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而昌庭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爲人吃(吃,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以口吃,故每事言“期期”)。”帝欣然而笑,即罷。

李廣爲前將軍,吶口少言。

司馬相如爲孝文園令,口吃而善著書。

揚雄爲郎給事黄門,口吃不能劇談(劇,疾也),默而好深湛之思。

後漢嚴翰,善《春秋》。鐘繇常數與翰辯論短長。繇爲人機捷;翰訥,臨時屈,無以應。

劉儒,字叔林,官至議郎。郭林宗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珪璋,玉也,半珪曰璋。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必爲令德之士也)”。

高彪,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後至内黄令。

何休,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官至諫議大夫。

魏鄧艾,字士載,少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翰佐[22],爲稻田守藂草吏。

崔琰,字季珪。少樸訥,後至中尉。

晉左思,字太冲。爲殿中侍御史。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内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

郭璞爲王敦記室參軍,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

孫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後至廣武將軍安豐内使。

慕容納,沉静深邃,外訥内敏。

南齊謝朓,爲尚書殿中郎。隆昌初,勑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讓不當。不見許。

焦度爲後將軍,嘗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有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梁張率爲揚州别駕[23]。率雖歷居職務,嘗留心簿領。及爲别駕奏事,高祖覽牒問

之,並無對,但奉答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悦。

後周王雅,字度容。少而沉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累有戰功。除都督,賜爵居庸縣子。

樊深爲太學博士,雖博贍,訥於辭辯[24],故不爲當時所稱。

盧柔,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隋盧楚,范陽人。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澀難。大業中,爲尚書右司郎。

祖君彦,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官至東平書佐。

牛弘,煬帝時爲右光祿大夫,帝嘗令宣勑,弘至階下不能言[25]。退還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語小辯,故非宰相任也。”逾稱其質直。後至右光祿大夫[26]。

醜陋

夫民之生也,肖天地之貌[27],爲萬物之靈[28]。所受不同,其形斯異:乃有姿質蕞陋,形制惡醜,或鬼怪可駭,或鄙瑣不臧,迥殊於倫類[29],見嗤於流俗者焉。蓋《洪範》之六極,其一曰惡。《傳》曰:“耗土之人醜。”司籍所記,咸得而徵。然而善惡存乎中,非著乎外。賢愚本於性,靡繫於形。故仲尼述“以貌”之言,叔向有“不颺”之論[30],其先賢之丕戒哉。

叔魚,晉大夫。初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豕喙,鳶肩而牛腹(鳶肩,肩井出。牛腹,肋張),溪壑可盈,是不可厭也[31],必以賄死。”

豎牛,叔孫穆子之家臣,黑而上僂(上僂,肩傴),深目而豭喙(口象豬)。

華元,宋大夫。睅其目(睅,出目),皤其腹。

賈辛,晉人,出爲祁大夫。將適其縣,見於魏獻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斂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名,故聞其言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以御如皋(爲妻御之皋澤)[32],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今夫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

郭洽犨麋[33],陳之惡人,椎額,色如黑漆。

公孫吕,衛靈公之臣,長七尺,面居三尺,廣三寸,鼻目耿具,名振天下[34]。

澹臺滅名,字子羽,武城人,狀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而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三百人從之。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高柴,字子羔,爲費郈宰,衛人。長不盈五尺,狀貌甚惡。

陳豹,齊大夫也,長而上傴(肩背傴),望視(目望陽)。

蔡澤,燕人,曷鼻巨肩(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魋顔,蹙齃,膝攣(攣,兩膝曲),後爲秦相。

漢田蚡,孝景皇后同母弟。爲人貌寢(寢,短小也)。位至太尉。

蔡義爲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俯仰[35],常兩吏扶乃行。

王莽爲人侈口,蹷頷,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後嘗翳,雲母屏面(屏面,即便蓋扇之類也),非親近莫得見也。

後漢承宫爲左中郎,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宫,詔勑宫整飾。宫對曰:"夷狄炫名,非識實也。臣狀醜也,不可以示遠人[36],宜選長大威容者。"明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梁冀,字伯卓,爲大將軍。冀爲人鳶肩豺目(鳶,鴟也。鴟肩,上竦也;豺目,目竪也),洞精矘眄(洞,通也;矘,目精直視),口吟舌言(謂口吃不能明了)。

梁裔,冀之子也。裔一名胡狗。冀諷衆人,共薦裔爲河南尹。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

周祿爲光祿大夫,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

周燮,汝南安城人。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家者,乃此。"於是寳之。安帝以玄纁、羔、幣徵,不起。

魏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醜,無威儀,言語不擇非類。後爲少府丞而卒。

王粲,字仲宣,年十七,往荆州依劉表[37]。表以粲貌寢而體通侻,不甚重也。(通悦,簡易也。)

吴諸葛恪,少髮眉[38],折頞,廣顙。位至太傅録尚書。

晉劉伶[39],字伯倫,沛國人,爲建威參軍。身長六尺,容貌甚陋。

山淳,字子玄;弟允,字叔真,皆濤之子也。並少尫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受詔。淳不仕,允爲奉車都尉。

張載,字孟陽。貌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返。官至中書侍郎領著作。

孫會,秀子也,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尚惠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期,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40],莫不駭愕。

左思,字太冲,貌醜而口訥。爲幽州部從事。

戴洋爲南中郎將桓宣參軍。洋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

王嘉,字子年。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内明。

劉毅爲衛將軍開府荆州刺史,嘗於東府聚樗蒲。餘人並黑犢,毅次擲得雉。及宋高祖,四字俱黑,一子轉躍。高祖厲聲喝之,成盧。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

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都令史。其面有疵黯,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宋垣護之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累以功至輔國將軍,務州刺史。

臧質,身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項,拳髮。年未二十,高祖召爲世子中軍行參軍。

范曄爲左衛將軍太子詹事。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41]。

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爲名。

江蒙貌醜,其兄謐爲于湖令。明帝爲南豫州,常召見蒙而狎侮之。

何尚之爲中書令,少與太常顏延之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顏之爲猿[42],延之目尚之爲猴。同遊太學西池[43],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眞猴。”

南齊張融爲司徒左長史,形貌短醜,精神淸徹。

焦度爲遊擊將軍,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言。

蕭坦之爲尚書右僕射,丹陽尹。肥黑無鬚[44],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痖”。剛很專執,群小畏而憎之。

梁褚蘿爲水軍都督,面甚尖危[45],有從理入口。(時有庾夐,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夐必爲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討江陵,卒致饑死,蘿竟保衣食而終。)

王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而性寬厚,不以藝能高人。官至太子詹事。

後梁宋如周爲黃門散騎,面狹而長。宣帝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以謗經?”如周踧躇,自陳不謗。帝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

後魏廣陵侯衍子融,字叔。融貌甚短陋。衍弟欽,字思若,位尚書左僕射[46]。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

甄琛,形貌短陋,鮮風儀。官至特進侍中。

北齊荀士遜,爲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値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武成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宋孝王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

唐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調。隋大業中,爲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可類駈驢。”世長再拜叫呼,因以手據地,蹙頞敗面,爲駈驢之狀。群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

歐陽詢爲率更令,貌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喪,百官縗絰,詢既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大夫所糾。

李輔國,身小貌陋,頗知書計,位至中書令傅陵王[47]。

盧杞,貌甚醜,面藍色,人皆鬼視之。爲御史中丞時,尙父郭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

王伾,順宗在東宮時,以侍書幸寢。陋而吳語,帝所褻狎焉。及即位,爲左散騎常侍,翰林待詔。

梁羅隱,唐末爲宰相鄭畋所知。隱雖負文稱,然貌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常覽隱詩卷,諷誦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隱至第,鄭女垂簾而窺之,自是絕不詠其詩。官至給事中。

馮行襲面,有青痣,當時目爲"馮青面"[48]。位至許州節度使兼中書令。

周慕容彥超爲兗州節度使。彥超即漢高祖之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體黑胡面,故謂之閻崑崙。

校勘記

[1]"任真"原作"正直",據宋本改。

[2]"性"字原作"輕",據宋本改。

[3]貞白,宋本作"真白"。

[4]"清約"二字,宋本無。

[5]李裔,原作"李胤",據宋本改。

[6]"庸"字,宋本作"傭"。

[7]"曰"字原脱,據宋本補;又,"令"字,宋本作"今"。

[8]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9]明府,宋本作"明甫"。

[10]質誠,宋本作"質訥"。

[11]"爵"字原脱,據《晉書·葛洪列傳》及宋本補。

[12]黄閣,宋本作"黄閤"。

[13]祝神,宋本作"咒神"。

[14]"滿"字原作"蒲",據宋本改。

[15]"樸"字原脱,據宋本補。

[16]"意"字,宋本作"帝"。

[17]犯誤,宋本作"犯悟"。

[18]"隋馬光"條後,宋本爲"牛弘"條,明本移至本卷"訥"部之末。

[19]儀成軍,宋本作"義成軍"。

[20]"副"字,宋本作"浮"。

[21]"免"字原作"勉",據宋本改。

[22]翰佐,宋本作"幹佐"。

[23]“揚”字原作“楊”，據宋本改。

[24]辭辯，宋本作“辭辨”。

[25]此條前數句宋本爲：“牛弘訥於言而敏於行煬帝嘗令其宣勑至陛下不能言”。

[26]後至右光禄大夫，此句原脱。據宋本補。

[27]“肖”字，宋本作“胥”。

[28]“爲”字，宋本作“最”。

[29]迴殊，宋本作“迥殊”。

[30]“有”字，宋本作“形”。

[31]“溪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句，宋本無。

[32]“御”字原脱，據《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補。

[33]“郭”字，宋本作“敦”。

[34]“天下”原作“天子”，據宋本改。

[35]“仰”字，宋本作“佞”。

[36]此二句宋本作“臣狀醜不可以示遠”。

[37]“往”字，宋本無。

[38]少髮眉，宋本作“少鬚眉”。

[39]“伶”字，宋本作“怜”。

[40]“尚”字，宋本作“上”。

[41]“鬚”字原作“髮”，據宋本改。

[42]“猿”字原作“猴”，據宋本改。

[43]太學，宋本作“太子”。

[44]“無鬚”原作“無髮”，據宋本改。

[45]“尖”字原作“笑”，據宋本改。

[46]左僕射，宋本作“右僕射”。

[47]“傅”字原作“博”，據宋本改。

[48]當時，宋本作“常時”。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三十六

總録部(八十六)

養生　韜晦

養　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夫人之生也,稟天地之中,鍾五行之秀。資之以恬惔,則生理固。濟之以頤攝,則德寓充。蓋夫導引以爲壽,著於蒙莊之說;吐吸以練藏,傳夫王吉之論,養生之時義遠矣。其有養其外而不養其內者[1],或被其苦;養其內而不養其外者,亦嬰乎害:此偏枯之人,不足尚也。若乃內外相養,形神交泰,六疾不生,世患罔極:斯達人之善養哉。故潛山隱谷,服芝餌朮[2],靜居導引,熊經鴟顧,以養形也。絕慮棄智,黜聰去羨,玄眞寡欲,清虛自守,以養神也。乃有益壯不衰,長齡加倍,與夫太勞而弊,不節而嗟者異焉。

周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漢張良以高祖五年封留侯,良從入關,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而靜居行起),閉門不出。後行太子少傅事,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3](赤松子,僊人號也[4],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5])。乃學道欲輕舉(道謂仙道)。

後漢矯慎,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道引之術。

王充,會稽上虞人。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年漸七十,力志衰耗[6],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

蘇順,京兆霸陵人也。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一名敷。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7],時人以爲仙。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也。是以古之僊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鴟顧,身不動而回顧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

上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青黏一名地節，一名黄芝，主五臟，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以告佗。佗以爲佳，語阿，阿又祕之），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和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

冷壽光與華佗同時，年可百五六十歲。常屈頸鷮息（鷮，雉也），鬚髮盡白，而色如三四十歲。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8]，絶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女生與華佗同時，而説明帝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

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黄連，五十餘歲入鳥舉山[9]，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年間。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

王眞，上黨人，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絶房室。（一云：眞宗經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眞絶穀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

孟節，上黨人，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10]。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

晉嵇康，字叔夜，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壽可及[11]。乃著《養生論》。官至中散大夫。

張中，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靖寡欲，淸虚服氣，飡芝餌石，修導養之方[12]。

郭瑀，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

陶淡，字處靜。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絶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莫知所終。

宋劉凝之，字志安，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絶人迹處，爲小屋居之，採藥服之。

南齊顧歡，吳郡鹽官人。好學，於天臺山開館聚徒。晚節服食，不與人通。

梁陶弘景，丹陽秣陵人。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書，一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澗，行辟穀導引之法[13]。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

劉虬，字靈預，爲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朮及胡麻。

後魏崔浩爲左光禄大夫，以公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録圖》新經，浩因師之。

徐謇,字成伯,善醫術[14]。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而鬢髮不白[15],力未多衰。

北齊繇吾道榮,瑯琊人,隱於瑯琊山,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祕。

隋徐則,幼沉静,寡嗜欲。後辭入天臺山,因絶粒養性,所資惟松朮而已。

唐王希夷,孤貧好道,隱於嵩山。師道士黄頤向四十年,盡傳其閉氣導養之術。常餌松柏葉及雜花散。博通子史,尤明《莊》、《老》及《易》。景龍中,年已七十餘,氣力益壯。

孫思邈,隱居太白山,自言九十三歲,鄉里咸云數百歲。高宗顯慶中,被徵至。時盧炤鄰有惡疾,固問思邈名醫愈疾之道,又問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仁欲方。"炤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爲五臟之君,君以恭慎爲主,故心欲小。膽爲五臟之將,將以果決爲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静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16],公侯干城[17]。'謂大膽也[18]。《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炤鄰又嘗問曰:"養性之道,其要何也?"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迍厄。苟不息慎而能濟於迍厄者未之有也[19]。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慎者,常以憂畏爲本。《經》曰:'人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憂畏者,生死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元也。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20]。商無憂畏,則貨殖不成。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勳庸不立。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21],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吉者凶。故憂畏者,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爲勍敵,妻妾爲仇讎。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邇者,不悔於遠。能如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染,讒賊誹謗毒螫不能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

仲長子,隱士也,服食養性。

潘師正,清静寡欲,居於嵩山之逍遙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

司馬承禎,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道。

孟詵爲同州刺史,中宗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

趙昌,年七十二,精健如少年,德宗甚奇之。憲宗元和三年,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趨拜輕捷,占對詳明。帝退而歎異,詔宰臣密訪頤養之道以奏焉。

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温耳。"

後唐許寂，不知何許人。少有道術，茹芝絕粒，寓居江陵。節度使趙凝昆季禮遇之，延之中堂，師授保養之道。唐末，除諫官不起，漢南謂之"徵君"。梁攻襄陽，趙凝兄弟棄鎮奔蜀，與寂偕行。歲餘，蜀人知之，蜀主王建待以師禮，後位至蜀相。同光末，平蜀，與王衍俱徙于東[22]，卜居于洛。寂以高年，精彩猶健，冲漠寡言，時獨語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際。人言有還丹煮金之術[23]，不知信否。卒時年八十餘。

晉盧損爲祕書監拜章，辭位，乃授戶部尚書致仕，退居潁川。時李鏻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鏻之遐壽有道術，酷慕之，仍以潁川逼城市，乃卜居陽翟，立隱舍，誅茅種藥，山衣野服，逍遙於隱几之間。出則柴車鶴氅[24]。自稱"具茨山人"。晚年與同游五六人，於大隗山中古宮觀址，疏泉鑿壞[25]，爲隱所，誓不復出。山氣多寒[26]，被病而卒，時年八十餘，齒髮不衰，而有壯容。損於修攝，似有所得。

韜 晦

夫用晦而明，羲《易》之旨；深藏若虛，老氏之訓。與其錚錚而罹患，孰若恂恂而俟命。其有奇才、盛德、偉度[27]，壯心可以樹功名，可以經邦國，而乃罹此多難，不能自奮。或辱在泥滓，或委於檻穽。屈高翔之羽，同夫雌伏；藏兼濟之用，以之同塵；葆光而內融，懷寶而自處；不形于色，克保其眞；亦既安全，終復顯發。信君子之大受，達人之盛德者哉。

甯武子，衛大夫也。夫子云："甯武子，邦無道則愚[28]，其愚不可及也。"

荆軻，衛人也，遊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29]，酒酣，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毛公、薛公，皆趙之處才也。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

漢欒布，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家人，猶編户也），窮困，賣庸於齊，爲酒家保（庸謂庸作受顧，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30]。

樊噲以屠狗爲事（時人食狗，以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位至相國，封舞陽侯。

酈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魄音薄，落魄，失業無歸也），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31]（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皆謂之狂生。後歸漢，號"廣野君"。

東方朔，武帝時爲郎，數召至前談語，時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污。數賜縑帛，擔揭而去[32]。後用所賜錢帛[33]，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

者即棄去[34]，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35]。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36]；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官署門也，門傍有銅馬[37]，故謂之曰"金馬門"。

東郭先生，齊人也，以方士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38]。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39]，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手足者乎[40]?"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緺（音瓜，一音螺，青綬也）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

任安少孤貧，爲人將車之長安，求爲小吏。於是安與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床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

後漢王君公遭亂，儈牛自隱（儈爲平會兩家買賣之價[41]），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污與官婢通[42]，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

向栩，朝歌人，少時爲書生，性卓詭不倫，常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43]，著絳綃頭（綃，生絲也，當作燥音，此消切），常於竈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爲顔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丐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爲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後爲侍中。）

孔嵩，南陽人。初遊太學，後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部野阿里街卒。友人荆州刺史范式行部縣選，嵩爲導騶迎式，式見而識之，勑縣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官至南海太守。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後京兆尹閻興召爲主簿。

公沙穆，少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吴祐賃舂。後爲遼東屬國都尉。

仇覽，少爲儒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後爲蒲亭長。

荀悦，性沉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宦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悦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彧特稱敬焉[44]。後辟鎮東將軍曹公府。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

無常[45]，時人或謂之狂。

魏郭嘉爲司空軍祭酒。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儁，不與俗接[46]，故時人多莫知[47]，惟識達者奇之。

嚴幹義者，馮翊東縣人。質性重厚，有器識[48]。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沉，採樵自活。

王烈，字彦考，名聞在邴原、管寧之右。辟公孫度長史，以商賈自穢。太祖命爲丞相掾，未至，卒。

蜀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

諸葛亮依從父玄，玄依袁術，後往荆州，依劉表。玄卒，亮躬耕壠畝，好爲《梁父吟》。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亮"。在荆州時，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笑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游，何必故里邪？"亮位至丞相。

晋阮籍，字嗣宗。本有濟世志，爲步兵校尉。屬魏晋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不臧否人物。（又云：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作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群下共飲酒歡呼。時人或以籍生在魏晋之交，欲佯狂避時，不知籍本性自然也。）

山濤，字巨源，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後爲侍中領吏部。

魏舒，字陽元，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事，累遷後軍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位至司徒。

王衍，字夷甫。武帝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縱横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虚而已。

王長文，廣漢人，州辟别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

王湛，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湛兄子濟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脱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侄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

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予以季、孟之間乎?"卒爲汝南内史。

嵇康善鍛,以向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後仕至中散大夫。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常處私門,潛心學。年植四十餘[49],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

王述性沉静,每坐客馳辯,異端並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50]:"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官至衛將軍尚書令。

顧榮,懷帝永嘉初,爲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常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51]:"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疏,欲平海内之心。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后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

謝鯤不徇公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王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規正,乃優游寄通,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爲王敦大將軍長史。

謝安,少有重名,不就徵辟。時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静退,乃謂曰:"丈夫不當如此耶。"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有餘矣。後辟大司馬桓溫府[52],官至太保。

幸靈,豫章建昌人,性少言,與小人群居,見侵辱而無慍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看稻[53],群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

宋鮑照,世祖時爲中書舍人。帝好爲文章,自爲物莫能及。照悟其自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令，頗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以此推之傅亮、蔡郭，常言"徐公曉萬事[54]，安異同。"

南齊王僧虔，弱冠善隸書。宋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屈筆書，以此見容。位至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

謝瀹，朏之弟。朏爲吳興太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爲吏部尚書，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

沈昭略爲臨海太守、御史中丞。昭略明帝建武世，常酣酒以自晦。

後魏任城王澄，宣武時爲太子太保。於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搆，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

崔巨倫爲殷州長史，在州陷賊，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僚，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

柳遠字季雲，爲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反家，或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北齊邢劭爲著作佐郎，文章典麗[55]，既贍且速，常爲先達所嫉。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水之致。

隋王世積爲上柱國，甚見隆重。世積見文帝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56]。帝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隋有天下，畢志不仕，平生時爲詠懷詩[57]，輒毀棄其本，不以示人。

唐裴遵慶，絳州聞喜人，志氣深厚，機鑒敏達，自幼強學，博涉載籍，謹身晦迹，不干當世之務。位至黃門侍郎平章事。

楊綰，尤工文詞，藻思清贍，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也。後位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校勘記

[1]養其外，宋本作"食其外"。

[2]"芝"字原作"乏"，據宋本改。

[3]"松"字原脱，據宋本補。

[4]傷人號，宋本作"玉人號"。

[5]不燒，宋本作"自燒"。

[6]力志衰耗，宋本作"志力衰耗"。

[7]"且百"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watermark seal]

[8]“朮”字,宋本作“木”。

[9]“歲”字,宋本作“年”。

[10]“五年十年”原作“五年一年”,據宋本改。

[11]“壽”字,宋本作“倫”。

[12]“方”字,宋本作“法”。

[13]“行”字,宋本作“弘”。

[14]“術”字原脱,據宋本補。

[15]此句“八十”後原衍“十”字,據宋本删。

[16]“赳赳武夫”原作“赴赴武夫”,據宋本改。

[17]干城,宋本作“干成”。

[18]“謂”字,宋本作“爲”。

[19]“苟”字原作“荀”,據宋本改。

[20]“規矩”原作“規模”,據宋本改。

[21]“而”字原作“則”,據宋本改。

[22]“徙”字,宋本作“從”。

[23]“人”字原脱,據宋本補。

[24]柴車,宋本作“柴居”。

[25]“壊”字,宋本作“壞”,《舊五代史・盧損傳》作“坯”。

[26]“多”字原作“嚴”,據宋本改。

[27]“其”字原脱,據宋本補。

[28]“無”字原作“有”,據宋本改。

[29]“與”字原作“而”,據宋本改。又,“市”字,宋本作“氏”。

[30]“臧”字原作“藏”,據《史記・欒布列傳》改。

[31]此句“吏然”二字原作“然吏”,據《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改。

[32]“擔”字原作“檐”,據宋本改。

[33]後,《史記・滑稽列傳》及宋本均作“徒”。

[34]“婦”字原作“歸”,據《史記・滑稽列傳》改。

[35]“人”字原脱,據宋本及《史記・滑稽列傳》補。

[36]“廷”字原作“庭”,據宋本改。

[37]“門”字原脱,據宋本補。

[38]道中人笑之,宋本作“道人中笑之”。

[39]“行”字原脱,據《史記・滑稽列傳》補。

[40]手足,宋本無“手”字。

[41]“爲”字,宋本作“謂”。

[42]“乃”字原脱,據宋本補。

[43]“被”字原作“彼”,據宋本改。

[44]“馘”字原作“或”,據宋本改。

[45]“默語無常”原作“語默無常”,據宋本改。

[46]“接”字原作“節”,據宋本改。

[47]“人”字原脱,據宋本補。

[48]器識,宋本作“器實”。

[49]年植四十餘,宋本作“植年四十餘”。

[50]“導”字原作“遵”,據宋本改。

[51]“熊”字原作“又”,據《晉書·顧榮傳》改。

[52]“辟”字原作“辭”,據宋本改。

[53]嘗看稻,宋本作“常守稻”。

[54]“曉萬事”原作“晚萬事”,據宋本改。

[55]“文章”原作“文學”,據宋本改。

[56]“執政”原作“執致”,據宋本改。

[57]“平生時爲”四字,原作“時平生爲”,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三十七

總録部(八十七)

文　章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仲尼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蓋斯文之作,其來尚矣。經藝之設,本於儒術;辭賦之起,原乎"六藝";騷人之後,風流彌劭。漢氏中葉,稍革古制,藻絢交錯,岐派逾廣[1],英才間出,衆體互興,分鑣並驅,因枝振葉[2]。故子雲有"鞶帨"之說,蕭統興"推輪"之歎,而沿襲或異,意制横作,習尚殊軌,氣韻相高。沈約有云:"自漢至魏,四百載間,文體三變"。自是而下,豈勝道哉?由靈均以來,迄于五代,屬辭之士,連衡接武,咸用詮次[3],以備夫廣記云。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害其能,讒之。王怒而疏平,故平憂愁幽思作《離騷》[4]。離騷者,猶離憂也。又有賦二十五篇。

唐勒,楚大夫。有賦四篇。

宋玉,楚大夫。有賦十六篇。(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在屈原後,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

孫卿,賦十篇。(荀卿,趙人。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三爲祭酒。後適楚,爲蘭陵令。避漢宣帝名,改爲孫卿。)

漢陸賈,楚人,爲太中大夫。有賦三篇。

朱建,楚人,高祖賜號"平原王[5]"。有賦一篇。

莊夫子,名忌,吳人。有賦二十四篇。

賈生,名誼,爲中大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6],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吊屈原。後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鵩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自廣(一云有賦六篇)。

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官爲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鄒詩》。

孔臧爲太常,有賦二十篇。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爲光祿大夫。有賦十五篇。

蔡日，賦一篇（史闕官）。

倪寬，千乘人，爲御史大夫。有賦二篇。

張子僑，爲光祿大夫。有賦三篇。

莊忽奇爲常侍郎。有賦十一篇。（《七略》云：忽奇者，或言莊夫子族家子，或言莊助弟茈子[7]。）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爲丞相長史。有賦三篇。

司馬遷，字子長，爲太史公。有賦八篇。

蘇李爲遼東太守。有賦二篇。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爲前將軍輔政。有賦一篇。

徐明，字長君，爲河內太守。有賦三篇。

李息爲給事黄門侍郎。有賦九篇。

馮商有賦九篇。

杜參爲長社尉。有賦二篇。

張豐，字僑予，爲車郎。有賦三篇。

朱宇爲驃騎將軍。有賦三篇。（一云朱宇爲驃騎將軍史。）

李思有《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李忠爲衛士令。有賦二篇。

賈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

謝多爲侍郎。有賦十篇。

周長孺爲平陽公主舍人。有賦二篇。

華鎬，賦九篇。

睦弘，賦一篇。（即睢孟也，以明經爲議郎。）

別栩陽，賦五篇。

王商爲黄門書者假史，有賦十三篇。

徐博爲侍中，有賦四篇。

王廣爲黄門書者，作《呂嘉賦》五篇。

華龍爲漢中都尉丞，有賦二篇。

路恭爲左馮翊史，有賦八篇。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爲常侍郎。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因自

頌[8]。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9],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論》,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祝》[10],《屏風》,《殿上柏柱》[11],《平樂觀獵賦》[12],八言、七言上下(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劉向《別錄》所載。)

枚乘,字叔,淮陰人,景帝時召拜弘農郡都尉,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有賦九首。

枚皋,字少孺,乘之子也。上書北闕,自稱枚乘之子。武帝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13],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子生賦》[14]及《立皇子禖祝》[15]。初,衛皇后立,皋奏賦以戒終。皋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宫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踘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奉詔輒成。皋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乃徘,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16]。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17]。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爲武騎常侍[18]。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19],號曰夫子,史家避漢明帝諱,故遂爲嚴耳)。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以"子虛"虛言也[20],爲楚稱(稱說楚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亡讀曰無),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藉,假也),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上林賦》"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21],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22],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且取終篇歸於正道,且非除其辭也矣。)武帝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武帝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儒有道術之稱也[23],凡有道術皆爲儒),形容甚臞(臞,瘠也,音年句切[24],又音衢),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既奏,武帝大悦,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間之意。武帝過宜春宫,相如又奏賦,以哀二世行失。相如後爲孝文園令,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人後)。"使所忠往[25](所忠,使者姓名也),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26],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相如他所著《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27]。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有才俊。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間,請與褒相見,使

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又作其傳。因奏褒有軼才。宣帝徵褒,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帝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所幸宫館,輒爲歌頌。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元帝爲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賦》[28],令後宫誦讀之。

韋玄成,字少翁,丞相賢子,襲封扶陽侯,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内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元帝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因以戒示子孫。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雄好辭賦,先時,蜀有司馬相如,賦甚弘麗,雄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作書,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又作《廣騷》、《畔牢愁》。孝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帝祭后土,又奏《河東賦》。嘗從羽獵,又奏《羽獵賦》,拜爲郎。明年,又奏《長楊賦》。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29],曰《解嘲》。雄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九州之箴也);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其後,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飄飄有凌雲之志[30],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31],賦詩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

薛方,字子容,齊人,嘗爲郡掾祭酒。王莽時,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

後漢班彪,扶風人。更始敗隗囂,擁衆天水,彪從之。彪傷,方難,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後爲望都長。建武三十年卒,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博學多通,能文章,爲議郎給事中。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田邑,字伯玉,馮翊人。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爲漁陽太守。

王隆,字文山,馮翊人。建武中爲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杜篤,字季雅,京兆人。少博學,居美陽,與美陽令相恨。令怨[32],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33],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34]。所著賦、誄、吊、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後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35],

請篤爲從事中郎,戰沒。

史岑,字子孝,沛國人。王莽末,以文章顯,莽以爲謁者。著頌、誄、復神、説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作《出師頌》。)

崔篆,涿郡人,王莽以爲新建大尹,稱疾去。建武初,客居滎陽,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曰《慰志》。

梁竦[36],字叔敬,松弟也。明帝永平中,坐松事,徙九真,南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之。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永平中,有神雀集宫殿官府,翹羽[37],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後爲魯相,所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

班固,字孟堅,彪子也。弱冠而孤,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時京師修起宫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傅毅,字武仲,扶風人。明帝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章[38]。毅以帝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爲諷。建初中,章帝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39],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祀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爲曲陽令,得罪西歸故郡。衍不得志,退而作賦自勵,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40],昭章玄妙之思也。居貧,年老卒於家。所著賦、誄、銘、《問交》、《德誥》、《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書、記、説、自序、《官録策》五十篇。章帝甚重其文。

王景,字仲通[41],樂浪人。章帝建初七年[42],爲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賦》,欲令車駕還遷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舊景[43],以宫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

崔駰,字亭伯,篆孫也。善屬文,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華嶠曰:駰譏揚雄以爲范、蔡、鄒衍之徒,乘釁相傾、誑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尚。又曰:竊貲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爲失類而改之也。)元和中,章帝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爲竇憲主簿,出爲長岑長。以遠去,不之官而歸。和帝永元中卒[44]。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

《酒警》,合二十一篇。

崔瑗,字子玉,駰子也,爲濟北相卒。瑗高於文詞,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枚乘《七發》之流)、《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執》、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

崔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位至太尉。

崔寔[45],字子眞,一名臺,字元。始爲尙書,病卒。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李尤,字伯仁,廣漢人,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累遷樂安相,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

李勝,廣漢人,有文才,爲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

桓麟,郁孫也。爲許令,卒。著誄、讚、說、書凡二十篇。(摯虞《文章志》,麟文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

桓彬,字彥林,麟子也,爲尙書郎,卒於家,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

朱穆,字公叔,南陽人。常感時澆薄,慕尙敦篤,乃作《崇厚論》。又著《廣絕交論》,亦矯時之作。後爲尙書卒。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

張衡,字平子,南陽人,少善屬文。和帝永元中,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順帝初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間》以見其志。遷侍中,中官共讒之[46]。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後爲尙書,卒。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間》、《七辯》[47]、《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衡集作《玄圖》,蓋懸與玄通。)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終臨汾令。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爲太傅,錄尙書令,薨。初,揚雄依《虞箴》作《十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及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吊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爲太山郡尉,卒官。恭善爲文,著賦[48]、頌、詩、《勵學》凡二十篇。恭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

蘇順,字孝山,京兆人。和安間,以才學見稱,爲郎中,卒官。所著賦、論、誄、哀辭、

雜文凡二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一名寶,南陽人,安帝延光五年爲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

黄香,字文強,江夏人[49],能文章,爲魏郡太守,卒官。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50]。

馬融,字季長,有俊才。安帝永初四年,爲校書郎中。是時,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廢蒐狩之禮。初元二年,乃上《廣成頌》以諷。出爲河間王廐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桓帝延熹九年卒,年八十八。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

崔琦,字子瑋,涿郡人。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舉孝廉,爲郎[51]。梁冀聞其清,與交。琦作《外戚箴》以戒之。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爲風。後爲冀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吊、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王逸,字叔師。順帝時爲侍中。著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凡一百二十三篇。

王延壽,字文考,逸之子也。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52]。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勵。後溺水死。

邊讓,字文禮,陳留人。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位至九江太守。

邊韶,字孝先,陳留人。以文學知名,爲陳相,卒於官。著詩、頌、碑、銘、書、策五十篇[53]。

趙壹,恃才倨傲,屢抵罪,幾致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及爲《窮鳥賦》,又作《刺世疾邪賦》。著賦、頌、箴、誄、書及雜文十六篇。壹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

張升,字彦眞,尉氏人,爲外黄令。著賦、誄、頌、碑、書凡十六篇。

侯瑾,字子瑜,燉煌人。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世[54],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於世,故作《應時賓難》以自寄[55]。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56]。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侯君"。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人。少孤貧,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群論》。時之覽者以爲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57],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又作《辨和同之論》[58]。爲尚書郎,累遷野王令,未行病卒。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好辭章,閑居玩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勵。後爲左中郎將。邕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吊、《論議》、《獨斷》、《勸學》、《釋

誨》、《叙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四百篇傳於世。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後參丞相曹操軍事，卒。統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文章"足當西京董、賈、劉、揚"。

楊修，字德祖，有俊才，爲丞相曹公主簿。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

禰衡[59]，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辯[60]，曹公送與劉表。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擇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悦，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嘗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61]，黄祖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娱嘉賓。"衡覽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爲祖所殺。

張超，字子並，河間人，留侯良之後，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黄巾，爲别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碣文、嘲凡十九篇。

高彪，字義方[62]，吳郡人，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出爲内黄令，卒於官。文章多亡。

張奂，字然明，酒泉人，後爲弘農人。爲太常，以黨罪歸田里卒。所著銘、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爲太尉。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爲京兆尹，以病免歸，卒于家。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

應奉，字世叔，汝南人，爲司隸校尉。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

盧植，字子幹，涿郡人。爲北中郎將，免官，隱於上谷，卒。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

陶丘洪，字子休，平原人。清達博辨[63]，文冠當代，辟太尉府卒。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64]。爲護羌校尉，以疾卒。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魏孔融，字文舉，魯國人，爲少府。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爲太祖軍謀祭酒。魏國建，爲侍中。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才既高，辯論應

機[65],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66],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阮瑀,字元瑜,陳留人。應瑒,字德璉,汝南人。劉楨,字公幹,東平人。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楨並爲太祖丞相掾[67],咸著文賦數十篇。(魏文帝《典論》曰:"魏世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陽應瑒,東平劉楨[68],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69],乃其所善,揚、班之儔也[70]。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内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

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潁川人。博學有文章[71]。黄初中,爲博士給事中,作《投壺》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疋。

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說》,喉轉意率,皆巧麗。爲丞相主簿卒。

夏侯惠[72],字雅權[73],幼以才學見稱,善屬文議[74],終樂安太守。與陳郡太守任城孫該,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並著,文賦頗傳於世。

韋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終光祿大夫。有文才,善屬辭章。

劉劭,字孔才,廣平人,爲散騎常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内營宫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

衛覬,字伯儒,河東人,少夙成,以才學稱,爲尚書,凡所撰述數十篇。黄初中,潘勗、王象與覬並以文書顯[75]。

潘勗,字元茂,爲尚書左丞。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

王象,字羲伯,黄初時爲散騎常侍。初,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爲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

吴質[76],字季重,濟陰人,爲北中郎將,以文才爲文帝所善。

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終於侍中。

周不疑,年十七,著《文選論》四首。

嚴苞,黄初中,以高才入爲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

夏侯玄,字太初,爲太常。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

於世。

何晏，字平叔，爲尚書。晏少以才秀知名，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袁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刺之[77]，位至尚書。

劉盛有文藻，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鍾會，字士季，爲中書侍郎時，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78]。會察其有憂，問松王所能[79]，松以實答。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80]。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81]，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

蜀諸葛亮，字孔明，爲丞相。亮言敎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

楊戲，字文然，犍爲人，爲射聲校尉，以後主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

呂雅爲謁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

郤正，字令先，河南人。弱冠能屬文，爲祕書郎。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三十年，官不過六百石，依則先儒，假文以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秦宓[82]，字子勑，廣漢人。少有才學，爲大司農卒。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83]，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

譙周，字允南，巴西人，爲中散大夫太子家令[84]，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

陳術，字申伯，漢中人，博學多聞，著《釋論》七篇，歷三郡太守。

吳張紘，字子綱，廣陵人，爲大帝長史。見柟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85]，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86]，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87]，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魏王朗字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吳張昭，字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爲建武中郎將。黃武八年夏，黃龍見舉口[88]，於是大帝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樹在中軍[89]，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後爲偏將軍，凡自大帝統事，諸文誥策命[90]，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

薛綜，字敬宗[91]，沛郡人，少善屬文，有秀才，爲太子少傅，領選曹尚書。赤烏六年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92]，名曰《私載》。子瑩，建衡中，爲選部尚書領太子少

傳[93],後主追歎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遂獻詩。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互有異同,昭著論[94],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少耽學,為尚書令卒。畯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

孫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

范慎,字孝敬,廣陵人,為太子登賓客,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為太尉終。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95]。

校勘記

[1]"岐"字,宋本作"歧"。

[2]"枝"字,宋本作"校"。

[3]"詮"字原作"全",據宋本改。

[4]"思"字原作"恚",據宋本改。

[5]"王"字,宋本作"君"。

[6]"往"字原作"任",據宋本改。

[7]此段夾注,宋本爲:"《七略》云忽奇者或言莊夫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子"。

[8]"頌"字,宋本及《漢書・東方朔傳》均作"訟"。

[9]"難"字原脱,據《漢書・東方朔傳》補。

[10]"璧"字原作"壁",據宋本改。

[11]"殿"字原作"殷",據宋本及《漢書・東方朔傳》改。

[12]此句宋本作"平樂觀賦獵"。

[13]"侍"字,《漢書・枚皋傳》作"待"。

[14]此句《漢書・枚皋傳》作"皇太子生賦"。

[15]立皇子禖祝,原脱,據《漢書・枚皋傳》補。

[16]"東方朔又自詆娸"數字,宋本無。

[17]"閑"字原作"閉",據宋本及《漢書・枚皋傳》改。

[18]"常侍"字原脱,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補。

[19]"尚"字原作"上",據宋本改。

[20]此句宋本作"以子虛言也"。

[21]"楚"字原脱,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補。

[22]"尚"字原作"止",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改。

[23]此句宋本作"儒柔也術之稱也"。

[24]音年句切,宋本作"音鉅句切"。

[25]"使"字原脱,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補。

[26]"其"字原脱,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補。

[27]"《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數字,宋本無。又,宋本在"與五公子相難"後,有"中木書"三字。

[28]"賦"字,宋本及《漢書·王褒傳》均作"頌"。

[29]"雄"字原作"玄",據宋本及《漢書·揚雄傳》改。

[30]"反"字原作"及",據宋本改。

[31]賓人君子,宋本作"賢君子"。

[32]"怨"字,宋本無。

[33]"闕"字原作"門",據宋本改。

[34]"都"字原作"篤",據宋本改。

[35]"馬"字原脱,據宋本補。

[36]"竦"字原作"疎",據宋本改。

[37]翹羽,宋本作"冠羽"。

[38]迪志詩章,宋本無"章"字。

[39]"明"字原脱,據宋本補。

[40]"風化"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41]"字"字原作"自",據宋本改。

[42]"章帝"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43]"佇"字原作"仲",據宋本改。又,"舊景",宋本無"舊"字。

[44]永元中,《後漢書·崔駰列傳》作"永元四年"。

[45]"寔"字原作"實",據宋本改。

[46]中官共譏之,宋本作"官官共譏之"。

[47]"七辯"原作"七辨",據宋本改。

[48]"恭善爲文著賦"原爲"恭爲文著善賦",據宋本改。

[49]江夏人,三字原脱,據宋本補。

[50]此條宋本在"蘇順"條前。

[51]"爲郎"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52]"光"字原作"先",據宋本改。

[53]五十篇,宋本作"凡五十篇"。

[54]當世,宋本作"當時"。

[55]應時賓難,宋本作"應賓難"。

[56]"失"字原作"矣",據宋本改。

[57]亂臣知懼,原作"亂世知志",據宋本改。

[58]"辨"字,宋本作"辯"。

[59]"爾"字原作"而",據宋本改。

[60]"辯"字原作"辨",據宋本改。

[61]"鸚鵡"原作"正武",據宋本改。

[62]"義方"字前原衍"子"字,據宋本删。

[63]"辨"字,宋本作"辯"。

[64]"郡"字原作"那",據宋本改。

[65]"機"字原作"幾",據宋本改。

[66]"各"字原作"名",據宋本改。

[67]"楨"字原作"損",據宋本改。

[68]"楨"字原作"植",據宋本改。

[69]嘲戲,宋本作"廟"。

[70]"儔"字原作"儔",據宋本及三國魏曹丕《典論》改。

[71]有文章,宋本作"有才章"。

[72]"惠"字原作"會",據宋本改。

[73]"雅"字,《三國志・魏書・夏侯惠傳》作"稚"。

[74]善屬文議,宋本作"善屬奏議"。

[75]文書,宋本作"文章"。

[76]吳質,宋本作"文質"。

[77]譏刺之,宋本作"譏切之"。

[78]"形"字,宋本作"刑"。

[79]"王"字原脱,據宋本補。

[80]"景"字原脱,據宋本補。

[81]"間"字原脱,據宋本補。

[82]"秦"字原作"奏",據宋本改。

[83]"又"字原脱,據宋本補。

[84]"家令"原作"令家",據宋本改。

[85]"北"字原作"此",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張紘傳》改。

[86]"機"字原作"譏",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張紘傳》改。

[87]"伯"字原作"霸",據宋本改。

[88]舉口,《三國志・吳書・胡綜列傳》作"夏口"。

[89]"樹"字,宋本作"常"字。

[90]此句"文誥"前原衍"爲"字,據《三國志・吳書・胡綜傳》删。

[91]"宗"字,《三國志・吳書・薛綜傳》作"文"。

[92]數萬言,宋本作"數萬年"。

[93]"部"字,《三國志・吳書・薛綜傳》作"曹"。

[94]"昭"字原脱,據宋本補。

[95]此句宋本無"之"字。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三十八

總錄部(八十八)

文章第二

晋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在魏爲步兵校尉[1]。會文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2],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3]。陳留王景元四年卒。嗣宗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錄[4]。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遂著《大人先生傳》。

嵇康,字叔夜,譙人,爲中散大夫,著《養生論》、《君子無私論》。康能屬文,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

何劭,字敬祖,爲僕射,遷司徒。劭博學,善屬文,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後爲尚書。當時詔誥皆所草定。惠帝時,爲侍中中書監。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華所著文章,並行於世。

傅玄,字休弈,北地人。善屬文,爲司隸校尉卒。文集百餘卷行於世。

傅咸,字長虞,玄子也。爲司隸校尉,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

傅祗,字子莊,咸從父弟也。後爲司徒,著文章《駮論》十餘萬言。

傅暢,祗子也,爲秘書丞,作《晋諸公叙讚》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

樂廣,字彦輔,南陽人,爲太子中庶子,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爲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被傷,卒。撰《晋詩》二十卷。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爲鄄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答教,其文甚美。

向秀,字子期,與嵇康爲竹林之游,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秀自此行,作《思舊賦》。後爲散騎常侍卒。

阮修,字宣子,性簡狂[5],不修人事,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後爲太子洗馬。

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魏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武帝踐祚,爲給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後遷散騎常侍卒。文集行於世。

庾敳,字子嵩[6],爲陳留相。敳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服鳥》也。

劉寔[7],字子貞[8],爲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以世多進趣[9],廉遜道缺,乃著《崇讓論》以矯之。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夙以才穎見稱,辟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後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意詣。累遷黄門侍郎。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岳辭藻絶麗,尤善爲哀誄之文。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沉靜寡欲,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眞》之論。其後鄉人勸令應辟命,謐爲《釋勸論》以通志焉。武帝咸寧初,詔以爲太子中庶子,又徵爲議郎,召補著作郎,並不應。太康三年卒。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並重於世。

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忿[10],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重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11],以明夫仕命之不可違[12],故作《思遊賦》。舉賢良,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虞上《太康頌》以美晋德。後爲太常卿。性愛士人,有表薦者常爲其辭。

王蔚,河東猗氏人[13],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

王接,字祖游,蔚子也,爲臨汾公相國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卒。所著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

束皙,字廣微,陽平人。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14],後爲尚書郎卒。所著《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盧欽，字子若，范陽人。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卒。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

華嶠，字叔駿，才學深博，爲秘書監加散騎常侍。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

華暢，嶠少子也，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荆州，爲賊所害。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爲秘書監給事中，造詩賦論難數十篇。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絶，爽邁不群，少所推服，惟雅敬同郡王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位至馮翊太守。

孫綽，字興公，楚子也[15]，博學善屬文。少居於會稽，遊於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綽絶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臺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宫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後爲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推稱[16]，於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17]，必須綽爲碑文[18]，然後刊石焉。

陸機，字士衡，吴郡人，大司馬抗之少子。士衡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吴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吴，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後主舉而棄之[19]，乃論大帝所以得，後主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二篇[20]。入洛，累遷中書郎。齊王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又以聖王經國，義有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後成都王穎表爲平原内史。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21]"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鋭漂逸，亦一代之絶乎[22]。"其爲人所推服如此。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

陸雲，字士龍，士衡弟也。清正有才理。入洛，累遷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内史[23]，與士衡同遇害[24]。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

陸喜，字恭仲，士衡從父兄。仕吴，爲吏部尚書。博學有才思，嘗爲自叙曰："余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娱賓》、《九思》。"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

文立，字廣休，巴郡人，爲衛尉，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成公綏，字子安，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鳥每集其廬舍，綏爲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

遂爲《天地賦》。又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爲《嘯賦》。張華推重綏,每見其文,歎服以爲絶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詩賦。年四十三卒。所著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字太冲,齊國人。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宫,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讓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吴蜀》而序之。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自是之後,盛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瓮耳。"思賦出,機絶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鄒湛,字潤甫,南陽人,爲少府卒。所著論事議二十五首,爲時所重。

棗據,字道彦,潁川人。善文辭,爲太子中庶子卒。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失。子腆,字玄方,爲襄城太守,亦以文章顯。腆弟嵩[25],字臺産,才藝尤美,爲散騎常侍。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又爲《榷論》及《濛汜賦》[26]。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27]。

張協,字景陽,載弟也。少有儁才[28],爲河間内史。棄絶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擬諸文士作《七命》,世以爲工。永嘉初,徵爲黄門侍郎,不就。終於家。

王沉,字彦伯,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浮沉[29],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及作《釋時論》。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於里閭。惠帝元康初,爲松滋令[30]。

吴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潘尼,字正叔,岳之從子。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惟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元康初,爲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後爲著作郎,爲《乘輿箴》。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爲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又作《昆弟誥》。後爲散騎常侍,卒。著論三十餘篇,别爲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别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别廬，冠絶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後爲司空都督，并、幽、冀三州諸軍事。

歐陽建，字堅石，爲馮翊太守，爲孫秀所害，時人莫不悼惜之。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爲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31]。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後爲愍懷太子洗馬，及太子之薨，改葬，統作誄叙哀，爲世所重。後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世。

江逌，字道載，陳留人，爲太常，病卒。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

李賜，字宗石，犍爲人。少能屬文，嘗爲《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别駕，舉秀才，未行而終。

李興，字儁石[32]，賜弟也。亦有文才，爲鎮南將軍劉弘參軍。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碑[33]，使興爲之文，甚有辭理。

范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懷帝永嘉中，避亂江東，拜著作郎。堅子啓，終於黄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爲太傅主簿。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爲齊王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後卒，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著《江賦》，其詞甚偉[34]，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元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璞既好卜筮，搢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後爲王敦記室參軍，爲敦所害。所作詩、誄、頌、賦亦有數萬餘言。

王鑒，字茂宣，高堂邑人也。少以文筆著稱，中興爲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戴並有才筆。

葛洪，字稚川，丹陽人，少好學，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初爲王導諮議參軍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不就，求爲句漏令。至廣州，止羅浮山，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絶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晉陵内史張闓立曲阿新豐塘溉田，每歲豐稔，洪爲其頌。

庾闡，字仲初，潁川人，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以弔賈誼，徵爲給事中。吳國内史虞潭爲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爲世所重。著詩、

賦、銘、頌十卷行於世。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少好文籍,善屬辭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爲著作佐郎,後爲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並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 ,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35],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以自釋。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章十五卷傳於世。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爲丞相王導記室參軍。充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虚浮之士,嘗著《學箴》,爲中書侍郎。爲《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36]。"爲散騎常侍,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矇記》行於世[37]。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少好學,有文章,爲散騎常侍領著作。卒於家,所著詩、賦、碑、誄、論數十篇。

虞溥,字允源,高平人。爲鄱陽內史,著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

謝沉,字行思,山陰人。爲著作郎,卒。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

紀瞻,字思遠,丹陽人。元帝時,爲驃騎將軍散騎常侍。瞻才兼文武,好讀書,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

嵇含[38],字君道,紹從子也。好學能屬文,爲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尙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吊文,文不加點。

袁喬,字彥叔,陳郡人,爲江夏相龍驤將軍。喬博學有文才,諸文筆皆行於世。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令,少威儀[39],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器之。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賀循[40]。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群邪?"後爲司徒參軍事,出爲高梁太守,著文筆皆行於世。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廙少能屬文,元帝鎮江左,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奏《中興頌》。

張伉,字季陽,協弟也。中興初,散騎常侍領佐著作郎[41],述《歷贊》一篇。

謝萬,字萬石,安弟也。工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爲司徒卒。所著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

王坦之,字文度,湛曾孫也,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尙刑名學。著《廢莊論》。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康子及袁宏

並有疑難，坦之摽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

孔嚴，著《通葛論》，王坦之與書贊美之。位至吳興太守。

韓伯，字康伯，潁川人，爲侍中。王坦之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詞旨，以爲是非既辨，誰與正之，遂作《辨謙論》以折中[42]。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常以述作爲事，著《三國評論》[43]，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歷宣城涇縣令。

王羲之，字逸少[44]，司徒導之從子，爲右軍、會稽內史。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45]。羲之自爲之序，以伸其志[46]。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羲之聞而甚喜。

王珣，字元琳，導孫也，爲左僕射領太子詹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47]，語人曰[48]："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孝武帝哀册謚議，皆珣所草。

桓祕，字穆子，溫弟也。爲中領軍，免官後起爲散騎常侍，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篇[49]，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眄遇。

謝安，字安石，爲吏部尚書中護軍，作簡文帝謚議，桓溫嘗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50]，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51]？"宏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52]，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勳迹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迫答曰[53]："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又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之，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疾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至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後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宏見漢時傅毅

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卒於東陽。有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

伏滔,字玄度,平昌人,爲大司馬桓溫參軍。從溫伐袁眞,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

殷仲文,少有文藻,爲東陽太守。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宋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人。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後爲彭澤令,解印綬,賦《歸去來》、《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誡,又爲《命子詩》。

王誕,字茂世,瑯琊人也。少有才藻。從叔尙書令珣爲晉孝武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珣嗟歎淸拔,因而用之。後終吳國內史。

王曇首,瑯琊人,太保弘少弟也。爲瑯琊王大司馬屬。從高祖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與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高祖大笑。

沈林子,字敬士,爲高祖西中郎中兵參軍,輔國將軍卒。林子所作賦、讚、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牋、書、記、《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林子書集,歎息曰:"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太保,王弘也)。"

謝瞻,字通遠,陳郡人,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弟靈運相抗。位至司空長史黃門郎。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有文集傳於世。

謝靈運,陳郡人,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加愛之。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爲永嘉太守,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營別業於會稽。每有一首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又爲臨川內史,以叛逸徙廣州,棄市。所著文章傳於世。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雖以文義見接,每侍帝宴,談賞而已。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也。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爲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晉安帝義熙中,宋祖北伐,遂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後爲始安太守。延之之郡,道經湘潭[54],爲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55],以致其意。後入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後出爲永嘉太守,乃作《五君詠》。劉湛以其辭旨不遜,大怒,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

年，閑居無事，作庭誥之文。後爲光祿大夫卒[56]。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而遲速懸絶。文帝嘗各勑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昭，己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57]，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綉，亦彫繢滿眼。"延之每薄湯慧休詩，謂人曰："慧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事[58]。"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顔謝"焉。

何承天，東海郯人。儒史百家，莫不該覽。爲御史中丞時，元魏侵邊，文帝訪群臣威戎御遠之略，承天撰《安邊論》，遂遷廷尉。未拜，坐事免官，卒。所著文論並行於世[59]。

何尚之，字彦德，廬江人，爲尚書令領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

王韶之，字休泰，瑯琊人，好史籍，博涉多聞，爲黄門侍郎，領著作郎，領西省事。凡諸詔奏皆其辭也。後爲祠部尚書領給事中，宋七廟歌辭[60]，韶之制也。有文集行於世。

江邃，字玄遠，濟陽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文釋》傳於世。

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博涉多通，好屬文，辭彩遒艷。爲太子左衛率，爲元凶所害。有文集傳於世。

顧願，字子恭，覬之弟子也。好學有文辭。覬之常以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願，著《定命論》。願終於太子舍人。

謝惠連，陳郡人，爲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高麗見奇。文章並傳於世，蚤卒。

鮑昭，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昭爲《河清頌》，其序甚工。昭嘗謁臨川王義慶[61]，未見知，上詩言志，義慶奇之。後爲中書舍人。又爲臨海王子頊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

王素，字休業，瑯琊人，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累被徵辟不就，聲譽甚高。因山中蚿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醜，素乃爲《蚿賦》以自況。

齊劉繪，字士章，彭城人。永明末，都下文士皆湊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豫章王嶷令作表，須臾即成。嶷曰："禰衡何以過此？"後魏使來[62]，繪以辭辯[63]，勑接魏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繪能書，善飛白[64]。

王融，字元長，瑯琊人。少而神明警慧，博涉，有文才，爲中書郎。永明九年，武帝幸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豫章王薨，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大官朝送祭奠[65]，勑融爲銘，云："半岳摧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融文辭辯捷，尤善綴屬，有所造作，援筆可待。爲東昏所誅。文集行於世。

校勘記

[1]"步兵"原作"部兵",據宋本改。

[2]英雄,《三國志・魏書・阮籍傳》作"英才。"

[3]"傑"字,宋本作"桀"。

[4]文多不錄,宋本無。

[5]簡狂,宋本作"簡任"。

[6]"嵩"字原作"高",據《晉書・庾嵩傳》改。

[7]"寔"字原作"實",據《晉書・劉寔傳》及宋本改。

[8]"貞"字,《晉書・劉寔傳》作"真"。

[9]"世"字原脱,據《晉書・劉寔傳》補。

[10]積忿,宋本作"貢憤"。

[11]"重"字,宋本作"崇"。

[12]此句宋本作"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

[13]漪氏人,宋本作"猗氏人"。

[14]釋,原作"侃",據宋本及《晉書・束晳傳》改。

[15]子也,原作"之子",據宋本改。

[16]推稱,宋本作"垂稱"。

[17]"王"字,宋本作"主"。

[18]"綽"字原脱,據宋本補。

[19]"主"字原作"王",據宋本改。

[20]辯亡,宋本作"辨亡"。

[21]"文"字原作"雲",據宋本改。

[22]"絶乎"原作"絶手",據宋本改。

[23]"成都"原作"城都",據宋本改。

[24]士衡,宋本僅作"衡"字。

[25]"嵩"字,宋本作"高"。

[26]此句宋本無"及"字。

[27]起家佐著作郎,原作"家著作佐郎",宋本作"起家著作佐郎",據《晉書・張載傳》改。

[28]"儁才"原作"㑺才",據宋本改。

[29]浮沉,宋本作"沉浮"。

[30]"爲"字,宋本無。

[31]此句宋本作"日擒齊萬年"。

[32]"儁"字原作"㑺",據宋本改。

[33]"碑"字,宋本作"碣"。

[34]其詞甚偉,宋本作"其辭甚偉"。

[35]“軍”字原作“東”,宋本作“車”,據《晉書·文苑傳》改。

[36]“見”字原作“爲”,據宋本及《晉書·文苑傳》改。

[37]“曚”字原作“蒙”,據宋本及《晉書·文苑傳》改。

[38]“嵇”字原作“稽”,據宋本及《晉書·忠義傳》改。

[39]此二句宋本作“初爲郡鈴下威儀”。

[40]送以示賀循,原作“送以示賀”,據宋本改。

[41]“郎”字,宋本無。

[42]折中,字原脱,據宋本補。又,“辨”字,宋本作“辯”。

[43]“論”字原作“謂”,據宋本及《晉書·孝友傳》改。

[44]“逸少”原作“少逸”,據宋本改。

[45]“宴”字原作“寔”,據宋本改。

[46]伸其志,宋本作“申其志”。

[47]“覺”字原脱,據宋本補。

[48]“曰”字,宋本作“云”。

[49]十篇,宋本作“十首”。

[50]“筆”字原作“華”,據宋本及《晉書·文苑傳》改。

[51]“君欲爲何辭”句,“欲”字前原衍“顧”字,據宋本及《晉書·文苑傳》删。

[52]“拽”字,宋本作“搜”字。

[53]窘迫,宋本作“窘急”。

[54]湘潭,宋本作“汨潭”。

[55]“紀”字,《南史·顔延之傳》作“邵”。

[56]“卒”字原脱,據宋本補。

[57]“初”字,宋本無。

[58]“諆”字原作“娸”,據宋本及《南史·顔延之傳》改。

[59]“論”字原作“並”,據宋本改。

[60]“宋”字原作“守”,據宋本改。

[61]“嘗”字,宋本作“當”。

[62]自“字士章”句至“魏使來”前,數句原脱,據宋本補。

[63]“辭辯”原作“辭辨”,據宋本改。

[64]繪能書善飛白,宋本無。

[65]大官朝,宋本作“太官朝”。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三十九

總錄部(八十九)

文章第三

梁謝朏,莊第二子。初仕齊,爲吳興太守。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1]。"

江淹有所著,文章並行於世,位至金紫光祿大夫。

謝瀹,朏弟也,爲侍中。世祖起禪靈寺,勑瀹撰碑文。

柳惔好學,雅善製文[2]。初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遒麗。"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位至尚書左僕射。

沈約博通墳籍[3],能屬文。謝玄暉善爲詩,任彦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見意。著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趣[4],自請入神之作[5],高祖雅不好焉。位至左光祿大夫侍中。

任昉雅善屬文,尤長於筆[6]。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也。所著文章三十三卷,數十萬言盛行於世。位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

范雲善屬文,位至尚書右僕射。有集三十卷。

庾肩吾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7]。文集行於世。位至度支尚書。

周興嗣,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爲散騎侍郎,集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澤寺[8],勑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制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賞歎之。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效之,謂爲"吳體"。建安王偉鎮揚州,引爲記室。

袁峻,天監初爲鄱陽王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

高爽於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爲晉陽令[9],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先是,濟陽江洪,會稽虞騫與爽並工屬文,洪爲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並有文集。

柳惲,天監初爲相國長史兼侍中[10],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爲詩曰:"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元長見而嗟賞,因書齋壁。高祖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宮樹秋[11],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爲高祖所美。

陸倕少勤學,善屬文,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官至太常卿。

到洽,天監中爲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碑。

張纘爲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四千餘言,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

傅映泛涉記傳,有文才,以篇什自命。少時與劉繪、蕭琛友善。繪之爲南康相,映時爲府丞,文教多令具草。

王筠爲殿中郎,爲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詞必妍美[12]。尚書令沈約深所推奬。常啓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13]。筠讀至"雌霓(五激切)連踡",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霓(五雞切)。"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眞賞殆絕。可以相要,正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群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止笙簧[14]。思力所該[15],一至於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覿乃申。"爲中書郎奏,勑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辭甚麗逸。又勑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昭明太子薨,勑爲哀策文,復見嗟賞。筠終光祿大夫司徒左長史。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16],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璧銘》,武帝發詔褒之。嘗好韻語,及拜步兵校尉[17],面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太尉。"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興記》三卷[18]。

王僧孺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睹。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爲御史中丞。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勑在朝之人沈約以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爲最[19],遷少府卿 。

張率少好屬文,而《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毁,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率爲司徒掾,直文德省作《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高祖手勑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20],高祖乃别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奉勑往返數首[21]。

謝覽,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眞。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座受勑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

江革舉秀才,累遷度支尚書,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子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爲當時所賞,官至司徒從事郎中。

劉孝綽爲秘書監,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絶域。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威、孝儀皆其弟也[22]。孝威爲太子中舍人庶子,率更令,掌館記。大通九年,白雀集東宫,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孝儀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兄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即孝威。孝儀爲尚書殿中郎,勑令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王規爲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

蕭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位至都官尚書。

蕭洽,字宏稱,幼敏悟。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又勑撰當塗堰碑,辭亦贍麗。集二十卷行於世。官至司徒左長史。

康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欣之子。湘州刺史楊公則,是曲江之故吏也[23],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謂桓靈寶復出(靈寶,桓玄小字)。"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樽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終新安太守。

江子一爲中書侍郎卒,有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何遜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後爲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24],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時有會稽虞騫工爲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爲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爲詩,避博學有思理,二人並

有文集。

褚修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

謝藺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藺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成王《奉述中庸頌》[25]。所製詩、賦、碑、頌凡數十篇。

謝幾卿好學博涉,有文彩,起家預章王國常侍。

陸雲公好學有才思,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

王籍好學博涉,有力氣,樂安任昉見而奇之。嘗於沈約坐賦得《詠燭》,甚爲約賞。後爲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常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有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

何思澄爲安成王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26],自以爲弗逮。遊居郊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辭,辭文典麗[27]。思澄子朗嘗爲《敗家賦》[28],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子朗。"終國山令。

劉杳工屬文,沈約郊居宅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並以所撰文章示[29],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書曰:"平生愛惜不在人中[30],林壑之歡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微懷清曠,拓宇東郊,匪云止息。正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休延所述之美[31],望慕空深,何敢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32],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炤,便以此地[33],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覽。別卷諸篇[34],並爲名製。又山寺既爲警策,贈賢從時復高奇[35],解頤愈疾,兼乎此美[36]。遲此叙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如此。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中,遷尚書吏部郎署儀曹郎[37]。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焉。

劉顯以五官掾兼吏部,嘗爲上朝詩,沈約美之。約郊居宅新成,因令工書人題於壁。

謝徵爲臨汝侯淵猷製放生文,見賞於世。大同二年卒。友人瑯琊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終尚書左丞。

臧嚴初爲安成王侍郎,轉常侍,從叔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塗作《屯游賦》,任昉見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富麗。

伏挺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相歎異,常曰:"此子目下無雙。"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

丘遲年八歲便能屬文[38]。高祖平京邑時[39],引爲驃騎主簿,勸進梁王及殊禮,皆

遲文也。遷中書侍郎。高祖著《連珠》[40],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所著詩賦行於世。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乃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淸便,如流風迴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其見稱如此。

到溉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入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劉昭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稱賞。起家奉朝請。

諸葛璩舉秀才不就,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皦集而錄之。

劉之遴舉茂才,爲太學博士。中丞樂藹即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

朱异爲太學博士,有文集百餘篇。

司馬褧爲晉安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

蕭子顯好學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其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有文集二十卷。終仁威將軍、吳興太守。

蕭子暉爲員外散騎侍郎,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惠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稱賞。

到藎,左民尚書溉之孫也,早慧,歷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41],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帝覽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藎。"

王訓爲侍中,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爲後進領袖。

劉苞字孝常,少好學,能屬文。爲太子冼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42],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

庾於陵淸警博學有才思,爲荆州大中正卒。有文集十卷。

鍾嶸,字仲偉。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嶸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裔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

劉峻,字孝標。安成王秀好峻學[43],季遷荆州,引爲戶曹參軍。後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棲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遷以不次[44]。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乃著《知命論》以寄其懷。

劉勰,字彥和,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語古今文也。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師碑誌,必請勰制文。終步兵校尉。

庾仲容,精專篤學,爲黟縣令卒。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任孝恭爲司文侍郎，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自撰《高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

蕭子範爲秘書監，有文集三十卷。二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宫時，嘗與邵王數詣蕭文士，滂、確亦預焉。大寶初，葬簡皇后，使子範與張纘俱製哀策文。簡文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减於舊。"

後梁蔡太寶，自宣帝爲岳陽王特署記室，及即位，以爲侍中尚書令。太寶文辭贍速，帝之章、表、書記、叙令、詔冊，並太寶專掌之。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傅準有文才，善辭賦，官至度支尚書。所著文集二十卷。

范迪，順陽人，少機辯，善屬文，歷中書黄門侍郎，尚書右丞散騎常侍。有文集十卷。

劉君游[45]，吴興人，博學有辭采，位至散騎常侍。天保十二年卒，有文集十卷。

陳沈衆，起家梁鎮衛，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武帝製千字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成，奏，帝善之。尋除鎮南湘東王參軍。

何修之爲尚書左丞卒。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

虞寄，少聰敏，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静，有棲遁之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武帝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惟以書籍自娱。

杜之偉幼精敏，有逸才，爲太學限內博士。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顔子登歌詞，尚書參議，令之偉製其文，令人傳習以爲故事。劉陟等鈔撰群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民》《政教》二篇，皆之偉序。

虞荔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釋褐梁西中郎行參軍，尋署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於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

沈初明爲吴令，侯景將宋子仙據吴興，使召初明，委以書記之任。初明固辭，子仙怒，命斬之，或救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爲王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事皆出於初明。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辯令初明製表，甚工，當時莫有逮者。高祖南下，與僧辯會於白茅灣，登壇設盟，初明爲其文。

徐陵八歲能屬文，既長，博涉史籍，縱横有才辯。梁簡文在東宫，撰《長春殿義記》[46]，使陵爲序。元帝遣使北齊，累求復命，終留不遣。乃致書於齊僕射楊遵彦。遵彦不報，齊送貞陽侯淵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

書,皆陵辭也。入陳爲侍中,太子少傅。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文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僅三十卷[47]。

徐儉,陵之子,勤學有志操。侯景亂,陵使魏未反,儉時年二十一,攜老幼避於江陵。梁元帝聞名,召爲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歎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焉。"

蔡景歷爲度支尚書。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爲當世所稱。

姚察,武帝永定初爲始興王府記室參軍。吏部尚書徐陵領著作,復引爲史佐,致仕等表,並請察製焉。陵見歎曰:"吾弗逮也。"察每有製述,多用新奇,專志著書,白首不倦。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尚書令江摠與察尤篤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 ,然後施用。摠爲詹事時,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徐陵已下諸名賢並同此作。徐公後謂江曰:"我所和第五十韻,嘗入弟集內[48]。"及江編次文章,無復察所和本。江述徐此意[49],謂察 曰:"高才碩學,庶光拙文,今須公所和五百字,用偶徐僕射也。"察謙遜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棄本復乖,徐公所寄豈得見令兩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之。爲通人推挹,例皆如此。

顔晃少孤貧,好學有詞采,初爲文帝記室參軍。高祖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50],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典,高祖大奇之。

陸琰,字溫玉,累遷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世祖嗟賞久之,賜衣一襲。

傅縡在湘州,王琳聞其名,引爲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51],文帝使顔晃賜瑒雜物,瑒託縡啓謝,辭理優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文帝尋召爲撰史學士,除司空府記室參軍。

陰鏗幼聰慧,五歲能誦數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爲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文帝嘗宴群臣賦詩,徐陵言之於帝,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

褚玠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艷靡[52]。玠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時。位終御史中丞。

陸瑜少警俊,文帝爲會稽太守,瑜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采,由此知名。舉秀

才赴京，衡陽王主簿兼東宫管記。

徐伯陽爲侯安都司空參軍，宣帝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尚書郎賀徹、學士阮卓、黄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游宴賦詩，遂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伯陽爲新安王記室時，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廬嶺[53]，置宴，酒酣，命筆賦雜韻二十[54]。伯陽與祖孫登共成，王賜以奴婢及雜物。皇太子幸太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爲《辟雍頌》，甚見嗟賞。

陸瑜少篤學，美詞藻，爲東宫學士。宣帝太建二年，太子釋奠於太學宫，臣並賦詩，命瑜爲序，文甚贍麗。

謝貞爲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河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席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後主因勑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禄秩，可賜米百石。"

江摠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艷，故爲後主所愛幸。多有艷篇，有好事者相傳諷玩，於今不絶。至隋爲上開府，卒於江都。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

陸從典爲太子舍人，後主賜僕射江摠并其父瓊詩。摠令從典爲謝啓[55]，俄頃便就。文華理暢，摠甚異焉。

蕭允爲鄱陽王長史，王出鎮會稽，允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爲異代之交，爲詩以叙意，詞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曰："卿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如？"徵曰："其清雲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其年拜光禄大夫。

沈不害爲通直散騎兼尚書左丞。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文集十四卷。初，不害爲衡陽王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表改定樂章。文帝詔使製《三朝樂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

張正見幼好學有才，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於世。

江德操好學，善屬文，位終新淦令。所著文章十五卷[56]。

庾持篤志好學，尤善書記。每屬辭，好爲奇字。有集十卷。位終步兵校尉。

後魏張衮好學有文才，道武爲代王，選衮爲左長史。從太子破賀納，遂命群官登勿居山，游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爲峰，以記功德，命衮爲文。

鄧穎爲中書侍郎，駕幸漠南[57]，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萬，詣行在所。詔穎爲文，銘於漠南，以紀功德。

袁躍，字景騰，博學有儁才，爲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

洽。蠕蠕主阿那瓌之破來奔[58],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詞甚美。後遷太傅、清河王懌文學。懌之文表多出於躍。

崔玄伯少有儁才,因苻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父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勑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録於允集。玄伯位至天部大人。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

封軌爲廷尉少卿,沉謹好學,博通經傳[59]。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60]。

陸暐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位至伏波將軍。

高允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爲太常卿,上《代都賦》,因以諷規,亦"二京"之流也。初,允太武神䴥中,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再遷中書令。獻文初,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群賢之行,舉其梗概。

高和仁爲殿中侍御史,少淸簡,有文才,爲五言詩贈太尉,屬盧仲宣,仲宣深所歎重。

李籍之性謹正,粗涉文史,爲大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

胡叟少聰慧[61],好屬文,既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初入長安,京兆韋祖思召而見之,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年十有八矣,具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瀆。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歸後爲武威將軍,家於密雲,被徵至,謝恩,並獻詩一篇。文成時,召叟及金城宗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之文,舒劣於叟,舒尋歸家。

游雅爲秘書監,文成詔爲《太華殿賦》。

高閭爲中書侍郎,奉詔造《鹿野苑頌》、《北伐碑》,獻文善之。位至光祿大夫。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二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

趙逸好學夙成,爲中書侍郎,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篇。

盧道將,秘書監淵子,頗有文才,爲一家後來之冠,位至司徒司馬卒[62]。所遺文筆數十篇[63]。

劉懋,字仲華,博綜經史,位至太尉司馬。所著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世。

游肇以文雅見稱,爲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位至驃騎大將軍[64]。

崔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爲散騎侍郎。既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

李彪爲御史中尉。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別有集。

李諧博學有文辯,當時俊才咸相欽賞。所著文集,別有集録行於世。位至秘書監。

邢產字士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遷中書侍郎、給事黄門侍郎。甚爲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65]，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三百郡國詩以答之。凡所爲詩、賦、銘、贊及表、記、啓，數百篇，五十餘卷。

甄密字叔雍，侍中琛從父弟也，太和中爲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66]，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

甄琛爲侍中，所著《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又著《磔四聲》[67]、《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頗行於世。

袁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自廷尉少卿出爲平陽太守，頗有不平之論。及之任[68]，不自得，遂作《思歸賦》[69]。累遷度支尚書。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

常景少聰敏，長有才思，爲太常博士。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私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70]，並以呈御。宣武悉付侍中崔光，以景所造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刻石。正光中，除景龍驤將軍。孝明於國子寺行釋奠之禮，並召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爲美。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71]："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尋進號冠軍將軍。時尚書令李崇等追討蠕蠕不及[72]，詔景出塞，經瓫山[73]，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74]，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景性溫和恭慎[75]，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76]，讚而述之。所著數百篇行於世。

邢臧，字子良，博學有藻思，爲太學博士。孝明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當時稱其理博。有文筆凡百餘篇。

裴景融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77]，文辭泛溢，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又造《鄴都》、《晉都賦》云，孝莊時爲諫議大夫，領著作。

柳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裴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著《喪服論》[78]，約而易尋。官至司徒諮議參軍。

陽固爲治書侍御史[79]，中尉王顯奏固剩請米麥[80]，免官。既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

張烈爲《家誡》千餘言，並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位至瀛州刺史。

高謙之有學藝，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官至御史。

馮元興博通《禮》《傳》，有文才，爲中書舍人。有文集百餘篇。

封肅，字元邕，早有文思，博涉經史，修《起居注》，兼廷尉監，爲《園圃賦》，其詞甚美。孝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爲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撰古來文章並序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良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

邢虯爲光祿少卿，明經有文思，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

梁祚爲中書博士，作《代都賦》，頗行於世。

夏侯道遷爲豫州刺史，雖學不周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81]，甚有意理。

裴敬憲學博才清[82]，爲太學博士，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鎮部[83]，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

溫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賤客[84]，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寺堂碑文》。給事中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累遷中書舍人散騎常侍，領本州大中正。梁武使張皐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惟邢子才[85]、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業。

梁祐爲大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詩詠。

李仲尙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及《季父司空冲誄》，時兼侍中高聰、尙書邢巒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京兆王參軍。

祖瑩歷散騎黃門侍郎，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不減於袁常焉[86]。

裴伯茂學涉群書，文藻富贍，爲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疏傲，久不徙官，曾爲《豁情賦》。東魏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

邢昕好學，蚤有才情，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

北齊邢劭，字子才，臧之弟也。十歲能屬文，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後爲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叉所禮[87]。叉新除尙書令，尙書李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又令劭作謝表，須臾便以示諸賓。神儁曰："邢劭此表，足使袁公變色。"魏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劭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有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

荀士遜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爲中書侍郎，撰《典言》行於世。

祖珽，字孝徵，神情機悟，詞藻遒逸[88]，嘗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珽後爲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與令史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事過典籤軍，高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辭也？"元康因薦珽才學，並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89]，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神武曾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玩其文，位至高陽太守。

顔之推博覽群書，辭情典麗，有文三十卷並行於世。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入隋爲太子學士。

鄭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名望文襄引爲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後妻即元禮之妹也，魏收又昂之姊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此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姊夫疏於婦弟。"終台州別駕[90]。

楊愔，字彥遵，風度深敏，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及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封王。

北齊裴諏之，字士正。少有儒學，楊愔闔門葬記，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入周，爲文帝大行臺倉曹郎中卒。

陸印，字雲駒，少機悟，善屬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印所製。位終吏部郎中。

王昕，字元景，少篤學，雅好清言，有集二十卷。位至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

王晞，字叔朗，好學不倦，文宣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

劉逖，字子長，留心文藻，頗工詩詠，所製詩賦及雜文筆二十卷。位至散騎常侍。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91]。

荀仲舉爲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槩交遊，槩死，仲舉因至其宅，爲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辭甚悲切，世稱其美。

蕭慤工於詩詠，慤曾秋夜賦詩[92]，其兩句云[93]："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爲知音所賞。官爲田曹參軍。

李廣博涉群書，有才思，文義之美，少與趙郡李謇齊名，爲邢、魏之亞，兼侍御史，

南臺文奏多其辭也。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雲集其文章十卷,託魏收爲之序,其族人子道亦有文章。

樊遜寓居鄴中,爲臨漳小史。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爲主簿。

校勘記

[1]"腴"字原作"諛",據宋本改。

[2]雅善製文,宋本作"雅製文"。

[3]"籍"字原作"集",據宋本改。

[4]"趣"字,宋本作"旨"字。

[5]請,原作"諂",據宋本改。

[6]尤長於筆,宋本作"尤長爲筆"。

[7]特,原作"時",據宋本改。

[8]光澤寺,宋本作"光宅寺"。

[9]天監初,宋本作"天監中"。

[10]天監,宋本作"大監"。

[11]長揚宮樹秋,宋本作"長揚樹秋"。

[12]妍,原作"研",據宋本改。

[13]示其草,宋本作"市其草"。

[14]寧止,宋本作"寧正"。

[15]思力,宋本作"忠力"。

[16]中庶子,原作"中庶";左佐,原作"佐",均據《梁書》及《南史》《王筠傳》改。

[17]此句宋本無"校尉"二字。

[18]"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興記》三卷",宋本無。

[19]"最"字,宋本無。

[20]"侍"字原作"待",據宋本改。

[21]奉勅,宋本作"奉詔"。

[22]"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23]此句宋本無"是"字。

[24]"重"字原作"稱",據宋本改。

[25]奉述中庸頌,宋本作"述中庸頌"。

[26]"稱賞"原作"稱賀",據宋本改。

[27]辭文,宋本作"辭人"。

[28]朗,原作"助",據《梁書·文學傳》改。

[29]"示"字,宋本作"主"。

[30]惜,《梁書·文學傳》作"嗜"。

[31]休延,《梁書·文學傳》作"休璉"。

[32]妍,原作"研",據《梁書·文學傳》改。

[33]以,《梁書·文學傳》作"覺"。

[34]諸,原作"上",據《梁書·文學傳》改。

[35]此句宋本作"贈賢從特進高奇",《梁書·文學傳》作"諸賢從時復高奇"。

[36]此句宋本無"美"字。

[37]郎,字原脱,據《梁書·文學傳》補。

[38]此句宋本無"年"字。

[39]此句宋本無"時"字。

[40]此句宋本作"高祖等連珠"。

[41]口,原作"日",據宋本改。

[42]"士"字原作"事",據宋本改。

[43]秀,原本作"季",宋本同,據《梁書·劉峻傳》改。

[44]此句宋本作"退以不次"。

[45]"劉君游"原作"沈君游",據宋本改。

[46]"撰"字原作"掌",據宋本改。

[47]此句宋本作"存者三十卷"。

[48]"弟"字,宋本作"第"。

[49]此句宋本無"徐"字。

[50]"高祖"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51]此二句宋本爲"琳將孫瑒還都時"。

[52]"艷"字原作"麗",據宋本改。

[53]此句宋本無"匡"字。

[54]緋韵,宋本作"劇韵"。

[55]"令"字,宋本作"命"。

[56]文章,宋本作"文筆"。

[57]漠南,宋本作"漢南",下同。

[58]阿那瓌之破,宋本作"阿都壞之破"。

[59]"沉識好學博通經傳"句,宋本無。

[60]"文多不載"句,宋本無。

[61]聰慧,宋本作"聰惠"。

[62]"位至"二字,宋本無。

[63]所遺,宋本作"所爲"。

[64]"大將軍"原作"將軍",據宋本改。

[65]"音"字原作"著",據宋本改。

[66]競,原作"兢",據宋本改。
[67]礫四聲,宋本作"破四聲"。
[68]及之任,宋本作"及之郡"。
[69]"思歸賦"原作"惡歸賦",據宋本改。
[70]託,原作"記";"高聰"原作"高顯",據宋本及《魏書・常景傳》改。
[71]久,原作"允",據《魏書・常景傳》改。
[72]李,原作"季",據宋本改。
[73]經瓮山,宋本作"經山"。
[74]涉,字原脱,據宋本補。
[75]溫和恭慎,宋本作"和厚恭慎"。
[76]象,原作"相",據宋本改。
[77]"緝"字原作"敏",據宋本改。
[78]論,字原脱,據《魏書・柳玄達傳》補。
[79]陽,原作"楊",據宋本及《魏書・陽固傳》改。
[80]中,字原脱,據《魏書・陽固傳》補。
[81]"還"字原作"來",據宋本改。
[82]才,原作"士",據宋本改。
[83]中山鎮部,《北史・裴敬憲傳》作"中山王將之部"。
[84]淵,原本作"深",宋本同,據《魏書・溫子昇傳》改。
[85]才,原作"良",據《魏書・文苑傳》改。
[86]此句《北史・祖瑩傳》無"不"字。
[87]叉,原本作"乂",宋本作"义",據《北齊書・邢劭傳》改。
[88]詞,原作"誦";遒,原作"道",均據宋本改。
[89]草,字原脱,據《北齊書・祖珽傳》補。
[90]台州,宋本作"始州"。
[91]"作"字原脱,據宋本補。
[92]"賦詩"原作"詩賦",據宋本改。
[93]"其"字原脱,據宋本補。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四十

總錄部(九十)

文章第四

後周薛憕,字景猷,初仕西魏文帝,爲中書侍郎。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爲之頌。又,文帝作二欹器[1],憕各爲頌。

王褒博覽史傳,能屬文。初仕梁元帝,爲僕射。江陵未陷前,褒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

唐瑾爲司中大夫兼內史,所著賦、碑、誄二十餘萬言。

薛寘幼覽墳籍[2],好屬文,所著文章二十餘卷行於世。位至驃騎大將軍,封開府儀同三司[3]。

柳虯,字仲蟠,博涉子史,雅好屬文[4],爲中書侍郎,修《起居注》。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虯又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論》。虯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盧柔爲開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

宗懍少聰慧[5],博有才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篤志好學,兼善文筆,終爲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常卧疾居家,對雪感興,乃作《雪賦》以遂志。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呂思禮好學有文才,長於論難,所爲筆、誄、表、頌並傳於世。位至都官尚書。

庾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初在梁,事昭明太子,爲抄撰學士,既有盛才,文並綺艷,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6],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自梁入周,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後爲司宗中大夫。明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7],群公碑志多相託焉。惟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及者。

顏之儀博涉群書,好爲辭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勅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8]。"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後爲集州刺史。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

柳慶,字更興,博涉群書。初仕魏孝武,爲尚書都兵郎中。時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

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移,況才子也。"

柳機博涉群書,辭彩雅贍,有文集行於世。位至御史下大夫。

蘇亮,字景順,少通敏,博學好屬文,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位至侍中。

薛愼能屬文,善草書,爲藩部大夫。有文集,頗爲世所傳。

李旭解屬文,武帝時爲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旭自太祖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旭所作也。旭嘗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治務,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稿草。

韋夐高尙不仕,時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夐辯其優劣。夐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道似有深淺,其致理若無等級[9],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夐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節虛靜,惟以體道會眞爲務。舊所製述,咸削其稿,故文筆雖多,並不存[10]。

檀翥[11],字鳳翔,好讀書,善屬文,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表奏皆翥爲之。

隋虞世基初仕陳,爲尙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座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疋。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嘗爲五言詩以見意,情理凄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咏。

盧愷,魏中書監柔之子也,爲禮部大夫。李穆攻拔軹關栢崖山鎭[12],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13]。"

許善心幼聰明,有思理,解屬文,高祖時爲虞部侍郎。開皇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召百官賜讌,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頌成奏之,高帝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孫萬壽博涉子史[14],善屬文,滕穆王瓚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盛爲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書壁而玩之。

王貞少聰敏,善屬文詞。開皇中舉秀才,授縣尉,非其道也,於是謝病於家。齊王暕鎭江都,以書召之,又索文集[15]。貞啓謝,上集三十三卷[16],復上《江都賦》。

李德林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後北齊任城王諧薦德林於尙書令楊遵彥。楊遵彥即令德林製《讓尙書令表》,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卭云:"已見其文筆,浩浩如黃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製作[17],涓澮之流耳。"卭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周旋,戒曰:"汝無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齊平,爲高祖丞相府從事。內中郎禪代之際,其相國摠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

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位，爲内令史，卒。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古人焉。初撰《奉思賦》一篇，世稱其麗。又，德林以梁士彦及元諧之徒頗有逆意[18]，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二十卷行於世[19]。

潘徽性聰敏，善屬文，爲秦孝王俊學士。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20]，俊覽而善之。又爲《述江都集禮序》。

杜正玄自八世祖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不悦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成章。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有餘條，又皆立成，而詞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眞秀才，吾不及也。"

祖君彦言詞訥澀，有才學。大業末爲李密所得，署爲記室參軍，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

楊素爲尚書令，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氣調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之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

牛弘在周起家爲納言上士，常專文翰，甚有稱善[21]。以大業六年卒，加右光祿大夫，贈儀同三司。有文集十一卷行於世[22]。

何妥爲龍州刺史，箴勒於州門外。有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王頍字景文，解綴文，善談論，有文集十卷。官至國子博士。

薛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夫所有，詩詠詞致淸遠，爲襄城郡掾。卒官。

諸葛潁能屬文，煬帝時爲著作郎，甚見親倖。有集二十卷。

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宫爲五言詩，詞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王冑，字承基，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冑和之。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冑。詞淸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令繼和。

庾自直少好學，大業初爲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愼，不妄交遊，特爲煬帝所愛[23]。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

薛道衡爲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道衡位至司隸大夫，有集七十卷。

薛師古爲安城尉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其祖有舊；又悦其才，有所綴文，帝常

使其掎摭利病[24],甚親昵之。

宇文敠(音弼)博學多通,爲禮部尙書,所著詞賦二十餘萬言。

虞綽,字士裕,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尙也。"爲著作佐郎,從煬帝征遼東。帝舍臨海,顧見大鳥[25],異之,詔綽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

柳䛒少聰敏,解屬文,爲晉王諮議參軍。王朝京,作《歸藩賦》,命䛒爲序,詞甚典。初,王屬文學庾信體,及見䛒後,文體遂變。䛒位至秘書監,有集十卷。

高構,字孝基,有名於時。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位至吏部侍郎。

杜正臧,字爲善,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臧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唐高士廉風調溫雅,屬詞淸潤。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並稱先達,與士廉爲忘年之好。每因事隙,多賦篇章,由是公卿藉甚。位至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褚亮初在陳,年十八詣僕射徐陵,與商榷文章,陵每歎異[26]。後主聞之,召見。時江摠及諸詞人咸在詔,亮賦詩,合坐推善。國初爲弘文館學士。亮本以文翰知名,每有新詩,好事之人傳寫,信宿遍於京邑。

虞世南善屬文,嘗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27]。世南爲秘書少監,上《聖德論》,詞多不載。康國獻獅子[28],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

袁朗勤學好屬文。初在陳爲秘書郎,嘗製《千字詩》,當時以爲盛作。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爲《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爲《芝草》、《嘉蓮》二頌,深見優賞。歸朝爲給事中,卒。有文集十卷。

庾抱初在隋爲延州參軍,後三歲調吏部尙書。牛弘知其有學術,給筆札令自序,援翰便成,弘甚奇之。後補元德太子學士。會皇孫載誕[29],太子宴賓客,召於坐[30],獻《嫡皇孫頌》,深被嗟賞。

謝偃爲魏王府功曹。偃嘗爲《塵》、《影》二賦,其詞甚工。太宗聞而召見,自製賦序,言"區寓乂安,功德茂盛"。令其爲賦。偃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賜綵數十疋。偃又獻《推皇誠德賦》以申諷諫。時李百藥工爲五言詩,而偃善作賦,時人稱爲"李詩謝賦"焉。

張蘊博涉書傳,善綴文,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中書省。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以諷[31]。

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隋大業中,授桂州司馬,所經名川美境,必製篇章,莫不藻麗

淸新，爲當時所諷誦。貞觀十一年，以宗正卿致仕。太宗嘗製《帝京篇》，命百藥並作。帝歎其工[32]，手詔曰："卿何其身之老而才之壯，齒之宿而意之新乎？"百藥藻思沉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亦皆吟諷。有集三十卷。

蕭瑀，字時文，梁明帝之子也。姊爲隋晋王妃，從入長安聚學。屬文帝觀劉孝標《辨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辨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爲：人稟天地氣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敝已甚。時晋府學士柳顧言、諸葛潁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瑀太宗時位至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33]。

岑文本爲秘書郎，直秘書省。太宗行籍田之禮，文本上《藉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僚，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

劉子翼以文學知名，貞觀中爲著作郎、弘文館學士。有集二十卷。

杜正倫善屬文。貞觀初，置文學館[34]，尚書左丞魏徵表薦正倫，以爲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35]，累遷中書令。有集十卷行於代。

張昌齡弱冠以文辭知名，貞觀二十一年，翠微宮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草俄頃而就，太宗甚悅，乃勑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後卒於襄州司戶。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代。

元萬頃善屬文，起家拜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管記。時别帥馮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令萬頃作《離合詩》贈勣。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初應進士舉，劉洎、馬周薦之太宗，令詠烏。義府援筆爲詩曰[36]："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棲[37]。"太宗喜曰："當借卿全樹，何一枝也。"尋除監察御史。

張文宗爲亳州刺史[38]，高宗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優制褒美，賜絹百匹。

富嘉謨舉進士，爲晋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辭，皆經典爲本，時所欽慕之[39]，文體一變，稱爲"吳富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蠋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嘉謨既卒，少微哭而賦詩，尋亦卒。

李安期，百藥之子也，七歲解屬文。龍朔中爲司列少常伯，受詔爲《東封朝覲壇碑文》。

崔行功爲司文郎中，當時朝廷大手筆多是行功及蘭臺侍郎李懷儼之詞。有集六十卷。

裴遵慶初登省，所嘗著《王政記》，述今古理體，識者見之，知有公輔之量。位至尚書右僕射[40]。

上官儀涉獵經史,善屬文,龍朔中爲弘文館學士,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爲本。當時多有學其體者,時人爲"上官體"。

崔液,湜之子也[41],尤工五言之作。湜常嗟賞之曰:"海子,我家之神駒也[42]。"海子即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於郢州胡履靈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詞甚典麗。遇赦還,道病卒。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爲集十卷。

王勃,字子安,六歲善屬文。未弱冠,應幽遠舉及第[43]。乾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岳頌》。時東都初造乾元殿,勃又上《乾元殿頌》。沛王賢聞其名,召爲沛府修撰,甚愛重之。諸王鬬鷄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鷄文》。勃後以罪除名,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勃每有制作,時人咸諷詠之。著有文集三十卷。

楊炯[44],華州華陰人,博學,善屬文,爲盈川令。如意元年十月望日,宫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城南門,與百寮觀之。炯獻《盂蘭盆賦》,詞甚雅麗。炯少與絳州王勃[45],范陽盧炤鄰,東野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46]。崔融、李嶠及張説皆爲一時宗匠。崔、李嘗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絶塵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炤鄰則可企而至[47],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説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則然,愧在盧前爲誤矣。"

盧炤鄰博學善屬文,爲新都尉,以疾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詞,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有文集二十卷。

駱賓王善屬文,於五言詩尤妙。爲長安主簿,坐贓左遷[48]。郄雲卿集其文爲十卷。

麴昭祖爲司膳卿,頗以詩詠流譽[49]。有文集二十卷。

劉知幾爲懷州獲嘉縣主簿,則天朝官爵易得,而法網傷嚴[50],故人竟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又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志。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之,相顧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當今防身要道,盡在此矣。"

員半千爲右衛長史顯福門待制,則天封中岳,半千撰《封禪四壇碑》十二首。

張鷟,字文成,自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參選,判策爲銓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爲"青錢學士"。後爲司門員外郎。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詼諧,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天后朝中,使馬仙童陷默啜,默啜謂仙童曰:"張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貶官。"默啜曰:"國有此人而不用,漢無能爲也。"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

孔紹安,少以文辭知名,爲秘書監,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只爲時來晚,花開不及春。"時人稱之。

蘇味道初爲裴行儉征突厥管記,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

子爲謝表記,於味道援筆而成,詞理清密,盛傳於世。

朱敬則爲左補闕[51],嘗採魏晉已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十卷,爲當代所重,有集十卷行於世[52]。

崔融爲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爲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文集六十卷傳於代。

杜審言雅善五言詩,爲洛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戶參軍[53]。又與州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於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二[54],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而死,并亦爲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爲文祭并。後則天召見審言,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見嘉賞。終修文館直學士,有文集一十卷。

劉允濟爲左史兼直弘文館。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濟上《明堂賦》。天后甚嘉歎之,手製褒美,拜著作郎。

宋之問弱冠知名,尤善於五言詩,當時無出於右。爲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則天幸洛南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55],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袍以賞。

閻朝隱文章雖無風雅之體,而善構甚奇[56],爲時人所賞。累遷給事中。

陳子昂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爲《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宗。”後爲武攸宜管記,文翰皆委之。有文集十卷,友人黃門侍郎盧藏用爲之序。

韋承慶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中宗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嶺表[57]。時易之等既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書,衆議以爲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爲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而成,詞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承慶常以人用心多擾濁浮躁,罕詣冲和之境,遂著《靈臺賦》以廣其志。

盧藏用,尚書承慶之族 ,有才藝,早知名,睿宗朝爲尚書左丞。有集二十卷。

沈佺期善屬文,尤長五言之作,與宋之問齊名[58],時人稱爲“沈宋”。位至太子詹事,有集十卷。弟佺交及子亦以文詞知名[59]。

李適爲工部侍郎,時天臺道士司馬承禎被徵至京師,及還,適贈詩叙其高尚之致,其詞甚美,當時朝廷之士無不屬和,凡百餘人。徐彥伯編而叙之,謂之《白雲記》。

許景先爲中書舍人,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嶄絕之勢[60],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

李華爲吏部員外郎,頗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溫麗,少宏傑之氣。”穎士詞鋒俊發,華自以所業過之,疑其誣詞,乃爲《祭吊古戰場文》熏汙之[61],如故物置於佛書之

閣。華與穎士因閲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華著論言龜卜可廢,通人賞其言。又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顔眞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模寫之,號爲"四絶碑。"

蕭穎士登進士第,有盛名,李林甫採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廣陵,居母喪,即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大惡之,即令去。穎士大怒,乃爲《伐櫻桃賦》以刺之[62]。

王仲舒嗜學工文,爲職方郎中知制誥。仲舒文思溫雅,制誥所出,人皆傳寫。

徐安貞尤善五言詩,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玄宗屬文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

王翰爲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翰感之,撰樂府詞以叙情。有文集十卷。

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賫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數百篇,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邕歷汲郡二太守,姦贓事發,誅。有文集七十卷,其《張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

王維有俊才,尤工五言詩,獨步於當時,染翰之後,人皆諷誦。位至尚書右丞。

杜甫,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而譏甫齷齪。有文集六十卷。

熊延景爲岐王文學[63],有五色鸚鵡能言,育於宮中。玄宗令左右試牽御衣,鳥輒嗔目叱咤。延景因獻《鸚鵡篇》以贊其事。帝以鳥及延景詩示百寮,尚書左丞相張說上表賀曰:"伏見天恩,以靈異鸚鵡及熊延景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鳴,皆曰太平,天下有道則見'。臣驗其圖,丹首紅臆,朱冠綠翼,與此鸚鵡無異,而心聰性辯,護主報恩,故非常品,《凡禽寶瑞經》所謂時樂鳥也。延景雖叙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許之。

王昌齡爲文,緒微而思清,爲汜水縣尉,貶斥而卒。有文集五卷。

賈至爲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爲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即卿之先父所爲。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繼美矣。"

校勘記

[1]"歃器"原作"歌",據宋本改。

[2]"幼"字,宋本作"幻"。

[3]此句宋本無"封"字。

[4]此句宋本作"雅好屬文書"。

[5]聰慧,宋本作"聰惠"。

[6]"模"字原作"摸",據宋本改。

[7]惠禮,宋本作"恩禮"。

[8]"良"字原作"哀",據宋本改。

[9]此二句宋本爲"其通似有深淺,其致理加無等級"。

[10]此句宋本作"故文筆多並不存"。

[11]檀,原作"擅",據宋本改。

[12]拍崖山鎮,宋本作"柏崖一鎮"。

[13]荀景倩,宋本作"荀景情"。

[14]"涉"字,宋本作"陟"。

[15]"索"字,宋本作"素"。

[16]"三十三卷"原作"云十三卷",據宋本改。

[17]"後"字,宋本作"往"。

[18]元譜,宋本作"元請"。

[19]此句宋本作"見五十卷行於世"。

[20]"思"字,宋本作"恩"。

[21]稱善,宋本作"善稱"。

[22]此句宋本作"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

[23]"特"字原作"時",據宋本改。

[24]此句宋本無"帝"字。

[25]此句宋本作"頓見大鳥"。

[26]此句宋本作"屏凡差異"。

[27]此句宋本無"陵"字。

[28]獅子,宋本作"師子"。

[29]皇孫,宋本作"黄孫"。

[30]"召"字,宋本作"抱"。

[31]《大寶箴》,宋本作"《太寶箴》"。

[32]"帝"字原脱,據宋本補。

[33]"平章事"三字原脱,據宋本補。

[34]"置"字,宋本作"直"。

[35]"郎"字原脱,據《舊唐書·杜正倫列傳》補。

[36]此句宋本無"義府"二字。

[37]此句宋本爲"何惜鄧林樹,不借一枝栖"。

[38]張文宗,宋本作"張文琮"。

[39]所,宋本作"人"。

[40]"右僕射"原作"左僕射",據宋本改。

[41]"子"字,宋本作"弟"。

[42]神駒也,宋本作"龜也"。

[43]"遠"字原作"素",據宋本改。

[44]"炯"字,宋本作"迥"。

[45]"炯"字原脱,據宋本補。

[46]"者"字原脱,據宋本補。

[47]"炯"字原作"某",據宋本改。又,"至"字,宋本作"致"。

[48]"贓"字原作"職",據宋本改。

[49]詩詠,宋本作"詩誄"。

[50]"傷"字原作"常",據宋本改。

[51]左補闕,宋本作"右補闕"。

[52]行於世,宋本作"傳於代"。

[53]"户"字原作"大",據宋本改。

[54]"十二"原作"十三",據宋本改。

[55]"虬"字原作"朔",據宋本改。

[56]此句宋本無"善"字。

[57]"嶺"字原作"領",據宋本改。

[58]齊名,宋本作"密分"。

[59]佺交,宋本作"全交"。

[60]斬絶之勢,宋本作"漸絶之勢"。

[61]"祭吊古戰場文"原作"上古戰場文",據宋本改。

[62]刺之,宋本僅作"刺"字。

[63]"延"字原作"廷",據宋本改。又,"岐王",宋本作"歧王"。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四十一

總録部(九十一)

文章第五

唐李揆少聰敏好學,善屬文。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中書試文章,擢拜右拾遺,改右補闕起居郎,並知宗正表奏。

高適好學,以詩知名,濩落不事家產,僑居梁宋間,薄遊州縣,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無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賦詩以氣質自高,時得佳句,每詩朝出,夕遍人口。李林甫奏授汴州封丘尉。

元德秀爲魯山令,秩滿居陸渾山,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爲高人所稱。

李泌,字長源,聰敏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尤長於詩。肅宗時爲銀青光祿大夫,掌樞務。

于休烈好學善屬文,位至工部尚書。有集十卷行於代。

李端登進士第,工詩。代宗大曆中,與韓翃[1]、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而端等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奇才[2],此篇宿構也。願賦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即襞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鈎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端自校書郎授杭州司馬卒。

吳通玄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詞藻婉麗,帝尤憐之。貞元初,李紓爲昭德皇后謚冊文,張延賞、柳渾爲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詔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筆,無不慊然。重之如此。

劉太眞涉學,善爲文。少時師事詞人蕭穎士,位至吏部侍郎。

李紓,字仲舒,少好學,善屬文。爲吏部侍郎,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甚衆。

李益,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於歌詩。德宗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

一篇,必爲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爲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盡爲屏障,如"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爲歌詞。位至禮部尚書。

盧景亮爲中書舍人,上《西戎利害疏》,皆指切正要,當時服其才。有文集十卷。

張弘靖爲東都留守從事,獻賦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監察御史。

崔元翰性介直,少交遊,惟秉一操,專業於文章。其對策及奏記碑志,師法班固、蔡邕,致思精密。貞元中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

于邵以博通宏詞昇甲科,位至中書侍郎。有文集四十卷行於時。

武元衡工於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弦[3]。元衡位至宰相。

竇叔向,群之父也。以工詩稱,官至拾遺。

柳渾志學,有文集十卷。位至宰輔。渾之兄識,篤意文章,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亞。其練理創端,往往詣極當時,作者咸伏其簡拔而趣尚辯博[4]。渾亦善爲文,然趨時向功,非沉思之所及[5]。

韓愈幼孤,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6]。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7],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謬者。愈官至吏部侍郎。

薛勝[8],河東人,存誠之父也。工爲《拔河賦》,當時稱之。

崔咸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悽愴沾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一十卷。

權德輿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士薨歿,以銘紀而請者十八九,文士推爲宗匠焉。終禮部尚書。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代。

袁兹,字德深,嘗讀劉惲《悲甘陵賦》,歎其褒善懲惡,雖失《春秋》之指,然其文不可廢,因著《甘陵賦後序》。滋位終湖南觀察使。

郗高卿,少以詞學見推。有文集六十卷,位至太子詹事致仕。

孟簡幼爲五言詩,有名於江淮。終太子賓客。

元稹聰警絶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既以俊爽不容於朝,流放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稹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爲詩句,有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爲之紙貴[9]。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徵還

爲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詞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憾不多[10]，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叙曰："稹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歧[11]，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爲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蕪，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踴，慚忝無地。稹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諷者有之。詞直氣粗，罪丘是懼[12]。固不敢陳露於人。惟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庫[13]，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排耳。江湖間爲詩者復相倣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14]，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曲，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旬以來，實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廈，便不復破壞，永爲板築者之娛[15]。輒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合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廈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欒櫨榱桷之材[16]，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邅迴不爲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爲今代之鮑、謝也。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常誦稹歌詩以爲樂曲者，知稹所爲，常稱其善，宮中呼爲"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17]，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18]。穆宗大喜，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詞誥所出，夐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稹嘗爲《長慶宮詞》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19]。所著詩、賦、詔、冊、銘、誄、論議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

李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眇小而精悍，能爲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位至宰相。

馮定，字介夫，累遷太子詹事。定有文學，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蕃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以代屏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

李德裕於東都伊闕南置平泉別墅[20]，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篇錄》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略》、《伐叛志》、《獻替錄》行於世。

李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嘗爲令狐楚從事,慕楚章奏,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詞。累爲賓佐,有《表狀集》四十卷。

溫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弦吹之音,爲側艷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相與酬飲[21],由是累年不第。後爲襄陽巡官,失意歸江東。庭筠著述頗多,而詩賦韻格清拔,文士稱之。

司空圖,僖宗時爲中書舍人,未幾以疾辭。晚年爲文,尤事曠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有文集三十卷。

唐彥謙歷閬壁州刺史[22],有詩數百篇。吏部侍郎薛廷珪爲之序,號《鹿門先生集》。

梁杜荀鶴,池州人,善爲詩,詞句切理,爲時所許。既擢第後,還舊山。時田頵在宣州,甚重之。頵將起兵,乃陰令以牋辭至太祖,遇之頗厚。及頵遇禍,太祖以其才表之。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

羅隱有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徵,不至。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密表慰薦,乃授給事中。終於錢塘。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後唐李愚初仕梁,爲右拾遺崇政殿學士。忤旨罷職,歷許鄧觀察判官。初在內職,磁州舉子張礪依焉,末帝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版,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達之門,揄揚愚之節概。及愚所爲文《仲尼遇顔回》、《壽夷齊非餓》等篇,北人望風稱之。愚爲文尚氣格,效韓、柳諸公之立意。

李琪,字臺秀[23],唐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年十八九,《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因出琪《啞鐘》《捧日》等賦,指示謂琪曰:“予常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八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自琪爲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在內署時,所爲制誥編爲十卷[24],目曰《金門集》,大行於世。

竇夢徵少苦心爲文,隨計之秋,文稱甚高,位終翰林學士。尤長於牋啓,編爲十卷,目曰《東堂集》行於世。

薛廷珪爲中書舍人,所著《鳳閣書詞》十卷,《克家志》五卷並行於世。初,廷珪父逢著《鑿混沌》、《眞珠簾》等賦,大爲時人所稱。廷珪既壯,亦著賦數十篇,同爲一集,故目曰《克家志》。

晉李象爲刑部員外郎。高祖天福末,象上《二舞賦》,帝覽而嘉之,命編諸史冊。

崔梲少好學,博涉經史,屬詞頗工,流輩罕能及之。閑居於滑二十餘年,專以著述爲事,不遊里巷,郡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中,舉進士,後爲翰林學士。

苻蒙幼聰慧好學,父習爲常山偏校,常遣與文士共處。年十二遊佛寺,見壁畫有杯

渡道人，因題其腹曰："都緣心似水，故以鉢爲舟。"人稍推之。由是篤意吟詠，經亭榭祠廟之間，皆削拂（音拂）染翰，題詩而去。人愛其速成，往往傳誦。弱年漁獵子史，不便經書，爲文浮靡，惡微婉之言，好爲宫體艷詩及嘲譃之語。位終禮部侍郎。

周張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聯以炫奇筆。位終刑部尚書。

王延少學爲儒，著詞賦[25]，欲從科舉。會鄉里亂，客浮陽，屬滄帥戴思遠棄鎮歸梁[26]，延挈族從之。以家人貧，遊丐侯門。嘗以所爲賦謁侍郎李琪，琪覽而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由是人士稱之。延後爲太子少傅致仕。

馬裔孫，字慶先，初仕後唐，爲宰相。以晉祖受命放歸，後以賓客致仕。又爲太子詹事。晉漢公卿以裔孫好爲文章，皆欣然待之。太祖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

馮道初仕後唐爲相，百寮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爲之，其文混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尤長於篇詠，秉筆則成。每成，義含古道，必爲遠近傳寫。故人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澆灕之態[27]。

王仁裕有詩千餘首，勒成一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位至太子少保。

賈緯有文集三十卷，目之爲《草堂集》。終青州行軍司馬。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於貢部[28]，文價爲一時之最。是歲，昇高等，位至翰林學士。

校勘記

[1]"翅"字原作"翼"，據宋本改。

[2]奇才，宋本作"其才"。

[3]"弦"字原作"絃"，據宋本改。

[4]辯博，宋本作"非博"。

[5]所及，宋本作"即及"。

[6]實之，宋本作"實之"。

[7]"辯"字原作"辨"，據宋本改。

[8]"勝"字原作"盛"，據宋本改。

[9]"爲"字原作"謂"，據《舊唐書・元稹傳》改。

[10]此句宋本作"所恨不多"。

[11]"歧"字原作"岐"，據宋本改。

[12]"丘"字，《舊唐書・元稹傳》作"尤"。

[13]"體"字原作"骨"，據宋本改。

[14]此句宋本作"則至於顛倒詩言"。

[15]"娛"字，《舊唐書・元稹傳》作"誤"。

[16]“櫨”字原作“盧”,據《舊唐書·元稹傳》改。

[17]“歸朝”原作“居朝”,據宋本改。

[18]“連昌宮”原作“連昌官”,據宋本改。

[19]“競”字原作“兢”,據宋本改。

[20]“李”字原作“孝”,據宋本改。

[21]酬飲,宋本作“酣飲”。

[22]“州”字原作“三郡”,據宋本改。

[23]臺秀,宋本作“臺季”。

[24]制誥,宋本作“制詔”。

[25]“著”字,《舊五代史·周書·王延傳》作“善”。

[26]“戴”字原作“載”,據《舊五代史·唐書·戴思遠傳》改。

[27]“灕”字,宋本作“醨”。

[28]“貢部”原作“貴部”,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四十二

總錄部(九十二)

知　人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傳》云:"舉爾所知。"蓋夫士之抱道秉哲,訥言敏行,純粹中積而靡耀,流落不耦而安卑,盛德若愚,懷寶自若,亦有服讒蒐慝,深中厚貌,順非而澤,象恭滔天,自非精識邁倫,風鑒絕出,孰能洞分之哉?此其爲歎。能哲而惠,放勳垂何憂哉[1]!言三代而下,斯不乏其人矣。若夫審器知量以識其遠大,察辭觀行以辨其淑慝,舉才任職以彰其能否,率是三者而濟之以道,亦人焉廋哉。

顏回,魯人也,孔子弟子也。孔子曰:"回也如愚(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説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也。欒肇曰:用己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惟我與爾有是行。)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選間食熟[2],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嚮者炱煤甑中,回以爲棄之不祥,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不易。"

宓不齊[3],字子賤,魯人,爲單父令。孔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若人者,若此人也[4]。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冉雍,字仲弓,魯人。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雜文。騂,赤色[5],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可舍之乎[6]。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子路,孔子弟子,爲衛大夫。嘗侍於孔子,行行如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及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由果死。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而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於桓公。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7],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8]。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又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子》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宫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一云: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亟矣,若不諱,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臣固且謂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令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惟蒸嬰兒之味嘗[9],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宫而妒,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内。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愛,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虚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宫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官。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從竇而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四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可得矣。"公曰:"嗟乎,兹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

公孫固爲宋司馬。晉公子重耳(文公也)過宋,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孤偃,師事趙衰,長事賈它。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它,公族也,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叔向,晉大夫。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箕遺、黄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熊(十子皆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譏其受凶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避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欒

王鮒，晉大夫欒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太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息，出不拜[10]）。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云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功謀者，當明信以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一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憾心[11]。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弟兄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己。）又，叔向適鄭[12]，鬷蔑惡（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13]（從，隨也。隨使人應斂俎豆者），而使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爲妻御之臯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趙文子，晉大夫。初，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魯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於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

韓宣子，晉大夫也，聘魯，遂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

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14],不臣(忘志氣也)。”見子尾,子尾見强(强,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後欒施高强奔魯)。”

孟釐子,魯大夫,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聖人謂商湯),滅於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而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玆益恭,故鼎銘云(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15](於是鼎中爲饘粥;饘粥,糊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也。”)今孔丘年少(時年十七)好禮,其達者歟? 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宫敬叔往學禮焉[16]。

吳公子札聘於魯[17],見叔孫穆子,説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於齊,説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地。”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公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積己而不爲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説蘧瑗(蘧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説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説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子濯孺子,鄭大夫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也(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必不害我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於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牧者[18],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

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耶?"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絶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上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功免人於尼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夫。

趙簡子,晉大夫,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19]? 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孫叔敖爲楚相,嘗善待優孟,及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一云蘇秦説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説之容則然[20]。")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財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 念爲廉吏,奉法守職者,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 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絶。

漢王陵,初從高祖起沛中時,張蒼爲秦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有罪當斬,解衣伏鑕,身長大,肥白如瓠。時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後爲漢相。

滕公初從高祖平關中,時韓信歸漢,坐法當斬。其儕十三人皆已斬[21],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子乎而斬壯士[22]?!"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説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

趙禹爲少府時,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

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袁盎爲吳相,病免洛陽。劇孟嘗過盎[23],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博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爲解,而孟兼行之。解者,若今分疏也),不以在亡爲辭(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數騎(陽,分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于定國爲廷尉時,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托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不可干以私。”

張禹經學精習,有師法成就。子弟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聞知,各自得也。禹位至特進終。

焦延壽,字贛,善《易》,爲小黄令。京房事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後坐言災異,棄市。

張勃,嗣富平侯,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戸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

揚雄字子雲。李強素善雄,久之,強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強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雄官至侍郎。

嚴尤爲王莽納言將軍,光武微時,爲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嚴尤。尤見而奇之。(舂陵侯敞即光武季父也。《東觀記》曰:光武爲季父,故舂陵侯詣大司馬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稿,錢若干萬。時犯人朱福亦爲舅訟租於尤,尤止車,獨與光武語,不視福。光武後戲福曰[24]:“嚴公寧視卿耶?”)及尤圍昆陽,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乃如是。”

後漢安城侯賜,初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25],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

李生,舞陰人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虞延爲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明帝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珮、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帝乃自敕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慚而退。由是以延爲明。

第五倫爲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後爲蜀郡太守,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倫”。後位至司空。

張堪,南陽宛人也,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朱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後爲漁陽太守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其先托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

朱穆爲冀州刺史,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州郡謂刺史、太守)。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爲郡功曹,諫諍不合,自免居家。初,班固年十三,充見之,拊其背謂父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馮敷爲吳郡督郵,郡人施延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嘗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復到吳郡,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敷到縣,延持帚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脱衣,與之餉錢,不受。後至太尉。

法眞父雄,爲交趾太守。胡廣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眞從家來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舉士,雄勅眞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奏章,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又云,眞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者數百人。眞於窗中窺其與父語畢,問眞孰賢,眞曰户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立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眞之知人。)眞辟公府而賢良,皆不就。

王諶,河南尹田歆外甥(諶,史不書其官),科嵩始爲縣門下史時,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太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

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安用近洛陽吏耶?"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翯於庭,辯詰職事。翯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鍾皓,穎川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郭泰字林宗,舉有道不應。衛茲字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又王允世仕州郡,爲冠蓋。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又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且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游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黄叔度。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時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眞等六十人並以成名。王柔,王澤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謝甄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成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毁;讓以輕侮,曹操殺之。黄允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絶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黄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庾乘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宫,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荀淑字季和,穎川人,爲朗陵侯相時,黄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顔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淑又拔李昭於小吏。

李膺爲烏桓校尉,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後陵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所羞。又岑晊詣太學,膺與王暢稱其有幹國器。

膺後爲司隸校尉。

度尙除上虞長，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儁，常歎美之，以爲有不凡之操。儁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尙有知人之鑒。

吳祐字季英，郡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丘黄眞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名[26]，卿且勿言。"眞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淸節。祐官至河間相。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靑、徐、幷、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幷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幷、冀之士以是異統[27]。後尙書令荀彧舉爲尙書郎，又參丞相曹操軍事。

苻融[28]，陳留浚義人，游太學。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黄子英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諸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眞，乃到太學，幷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問[29]。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優游不仕，以至於終。

鄭玄門人樂安國淵、任嘏年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國淵，字子尼，少師事鄭玄。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後爲大司農。

李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焉。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休，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甘公，丹陽縣人，嘗爲蒼梧太守。陶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說，許妻以女。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奈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以妻之。

許劭字子將[30]，汝南平輿人也，嘗爲郡功曹。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郭林宗）。劉曄少有孝行，避地揚州，劭稱曄有佐世之才，後爲魏名臣。又曹公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公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淸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公大悅而去。（又云：魏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

蔡邕字伯喈,爲左中郎將。獻帝西遷,王粲徙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邕初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顧雍從學琴書。雍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孔融字文擧,爲北海相。韋康字元將,與弟仲將俱見融。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又召王修爲主簿,擧孝廉。修以天下亂[31],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功曹。融嘗謂功曹孔邵"廊廟才也"。邵後從劉繇於江東,及吳大帝統事,數陳便宜以爲應納貢聘。大帝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爲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

橋玄,梁國人,爲太尉。初,魏太祖少任俠放蕩,世人未之奇也,惟玄與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後經玄墓,輒悽愴致祭,自爲其文。(又云:橋玄世名知人,睹魏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爲托。"繇是身名益重。)

何顒,南陽襄鄉人,辟司空府。初見魏太祖,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顒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尙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喪,幷致顒屍而葬之爽之冢傍[32]。

陳寵爲尙書,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眞定令張林爲尙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憾寵[33]。林卒被用,而以贓污抵罪。

魏荀彧所擧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群。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擧之,終各稱職。初,曹公問彧"誰能代卿爲我謀者",彧言攸、繇。又言策謀士,初進志才,志才卒,又進嘉[34]。曹公以爲知人。彧爲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

劉元起,涿郡人。蜀先主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元起子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元起出《蜀志》,不見官位。)

張世平,中山大商也,蜀先主居涿時,世平與蘇雙等皆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金財。先主繇是得合徒衆。(世平出《蜀志》,不見官位。)

魏玆,陳留人,臻之父也。玆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玆曰:"平

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玆議大事。從討董卓，戰於滎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魏玆出《魏志》，不見官位。）

王郎，漢末爲會稽太守，爲孫策所執。後太祖徵之。既至，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耶？”郎曰：“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爲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爲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王儁字子文[35]，汝南人。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曹公之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曹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曹公會之。會者三萬人。曹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歎[36]。劉表見袁紹強，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漢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

賈詡爲太尉。初，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謂人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

劉琬，漢末爲使者使孫策加錫命，時吳大帝舉孝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常，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裴潛初爲太祖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荆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閒守險，足以爲一方主。”

楊俊字季才，有風鑒，仕爲南陽太守。漢末，晉宣帝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人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37]。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奬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

崔林字德儒，河東武城人也。有清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爲名士。世以此稱之。後爲司空薨。

傅巽字公悌，文帝時爲侍中。巽瓌偉博達，有知人鑒。巽在荆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謂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

游殷爲郡功曹時，張既爲兒童，殷察而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先歸，勑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術。饗訖，以子楚托之。既謙不受，殷固托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後楚爲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

夏侯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

敎,於今皆爲後式。

司馬德操,潁川人也。劉廙年十歲戲於講堂上,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寧自知不?"廙,文帝即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内侯。

陳群辟太祖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群封,還勑,以爲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群。群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吴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群爲知人。

劉曄爲侍中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此二人必反。卒如其言。(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爲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曰:"達有苟得之心,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吴蜀接連者,變態,爲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

張既爲雍涼二州刺史十餘年,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淯、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皆終有名位。

荀攸字公達。鄭袤,高祖衆爲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公業,泰字也。攸終於尚書令。

傅嘏爲黄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内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而遭明者,必死。"豐後爲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先是,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虚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内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故爲尚書僕射。時司馬文王輔政,鍾會爲黄門侍郎,會嘗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而量小,勳業難爲也,可不愼哉?"後果作亂被誅。

何禎,明帝時爲秘書丞,時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選[38]。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秘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禎:"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

夏侯霸爲討蜀護軍右將軍,後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名會者[39],其人雖少,終爲吴蜀

之憂，然非常之人而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

司馬朗爲兗州刺史，朗雅好人倫，鄉人李覿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覿等敗，時人服焉。

崔琰爲中尉，琰初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

王修爲奉常。修初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郭玄，陽翟人，被刑在家。鄧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玄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悦之[40]，謂二人皆當遠至爲佐相。艾後爲典農功曹[41]，奉使詣宣王，繇此見知，遂被拔擢。苞亦貴顯。（郭玄出《魏志》，不見官位。）

杜畿爲尚書僕射。畿初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俊，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内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謬。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略》曰："李豐父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别名也。）

蜀司馬徽，潁川人，有知人之鑒。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繇是漸顯。（徽出《蜀志》，不見官位。）

譙周字允南。陳壽爲觀閣令史，宦人黄皓專弄威權，壽獨不爲之屈，繇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蜀平，坐是，沉廢者累年。後爲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周常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再致廢辱，皆符周言。周入魏時，晉文王爲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侯。

楊戲爲射聲校尉。戲性簡惰，未嘗以甘言加人。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戲重之，常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

王連爲司監校尉。於是簡取良才，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42]、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

吴虞翻，字仲翔。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翻嘗爲騎都尉。

陸遜爲太子太傅。遜名知人，初，暨艷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及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别族。後艷、恪、竺皆坐誅。其先見如此。

胡綜爲侍中時,青州人隱蕃歸吴,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城,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别,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也。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大帝即召入。蕃謝答。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帝問"如何"。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大帝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大帝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潘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

羊衜爲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衜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絶,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

李肅,南陽人也。孟仁少從肅學,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後果爲丞相。

習溫爲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潘秘過,辭於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秘爲尚書僕射,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虞俊,餘姚人也。俊見張溫歎曰:"張惠恕(溫字)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溫出《吴志》,無官位。)

陸瑁,吴郡吴人也,爲選曹尚書。初,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43],優於宗修,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

孫河爲烏程縣長。吾粲爲小吏[44],河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

虞忠字世方,翻第五子,爲宜郡太守[45]。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吴郡陸機於童齔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郡太守,忠乃代之。

闞澤字德潤,爲太子太傅。初,丁固在繈褓中,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終如其言。

季衡爲威遠將軍。衡本襄陽卒家子,漢末入吴,爲武昌庶民,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

顧邵爲豫章太守，好樂人倫。初，錢塘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諝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

張承爲奮威將軍。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並爲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又諸葛恪字元遜，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

校勘記

[1]憂哉，宋本作“憂之”。

[2]“還”字原脱，據宋本補。

[3]“宓”字，宋本作“密”。

[4]“若”字原脱，據宋本補。

[5]赤色，宋本作“赤也”。

[6]寧可，宋本作“寧肯”。

[7]“匡”字，宋本作“正”。

[8]此句宋本無“我”字。

[9]“惟”字，宋本作“唯”。

[10]此段夾注原作“謂不拜”，今據宋本改。

[11]憾心，宋本作“恨心”。

[12]“鄭”字原脱，據宋本補。

[13]“收”字原作“物”，據宋本改。

[14]“主”字原作“子”，據宋本改。

[15]“余侮”“余口”之“余”，宋本均作“餘”字。

[16]南宫敬叔，宋本作“南宫敬”。

[17]“札”字，宋本作“禮”。

[18]“披褒”原作“披喪”，據宋本改。

[19]繭絲，宋本作“璽絲”。

[20]此句宋本作“談説之容則也”。

[21]“儔”字，宋本作“疇”。

[22]天子，宋本作“天下”。

[23]“盎”字原脱，據宋本補。

[24]“後”字，宋本作“歸”。

[25]更始，字原脱，據《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劉賜列傳》補。

[26]“名”字，宋本作“明”。

[27]異統，宋本作“識統”。

[28]"苻"字原作"符",據宋本改。

[29]"間"字,宋本作"門"。

[30]"劭"字原作"邵",據宋本改。

[31]"修"字,宋本無。

[32]"爽之"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33]"憾"字,宋本作"恨"。

[34]"又"字前原衍"郭"字,據宋本删。

[35]"儁"字原作"雋",據宋本改。

[36]此句宋本作"相對而笑"。

[37]"耳"字原作"甘",且以"甘俊"爲人名,另作一條,據宋本改。

[38]見還,宋本作"見送"。

[39]"季"字原作"李",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毌丘儉傳》裴注改。

[40]"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41]"後"字原作"從",據宋本改。

[42]"祺"字原作"棋",據宋本改。

[43]"待"字原作"得",據宋本改。

[44]吾粲,原作"吳粲",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吾粲傳》改,下同。

[45]"郡"字原作"都",據《三國志・吳書・虞忠傳》裴注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四十三

總録部(九十三)

知人第二

晉劉寔,初爲宣帝相國參軍,時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多此類也。懷帝時爲太尉。

趙元儒,名爲知人,爲鄴市長。石苞少爲吏[1],被使到鄴,事久未決,乃販鐵於鄴市。元儒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繇是知名。

許允爲吏部郎,石苞嘗見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

孫登高尚不仕,嵇康從之游[2]。登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一云"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

潘岳爲黄門郎,熊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

胡母輔之字彦國,爲湘州刺史。初,光逸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輔之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

阮修字宣子。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爲黄門郎、陳留内史,果以世事受累。修爲太子洗馬。

郭奕字大業,爲野王令。羊祜字叔子。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一云羊祜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奕見之曰:"此今之顔子者也。")奕後爲雍州刺史、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爲豪族所排,奕用爲别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爲知人。奕遷尚書,名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

鄭袤爲儀同三司,初,年十七,在鄉里時,濟陰魏諷爲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姦雄,終必爲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

張華爲司空。初,陶侃至洛陽數詣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

裴楷字叔則,爲開府儀同三司,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郭界,未知名,楷一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

裴頠(魚毀切)字逸民。王接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惟頠雅知焉。頠爲左僕射,嵇紹爲汝陰太守,頠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頠後爲侍中。

李熹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熹"。官至特進。

閻德,東海人也。唐彬初受學於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後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左乂,太原人也。魏舒少質樸,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惟乂謂舒曰:"卿終當爲臺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饑寒[3],吾當助卿營之。"常賑其匱乏,舒受而不辭,果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

山濤字巨源,爲尚書僕射。初,王衍總角造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 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王戎爲司徒衍從兄也。初,孫秀爲瑯琊吏,求品於鄉議,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4]。

范晷爲少府鄉人。郭舒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精識大義。晷及舒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

盧欽,范陽涿人也,爲尚書僕射。初,同郡人張華少孤貧自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

嵇紹爲侍中。初,沛國戴晞少有才知,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又元帝初封,瑯琊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沉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惟紹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

劉公榮,濟陰人也,有知人之鑒。范喬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公榮見喬,深相器重。喬父沒,足不出邑里,供養衡門,至於白首。元康中,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又同郡武陔字元夏,父周,魏衛尉。陔沉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字叔夏、茂字季夏並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公榮有知人之鑒,嘗造周,周見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

江統有才識,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爲

賢良，陳留阮修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統累遷至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

山簡，河内人，爲征南將軍，鎮襄陽。初，蔡克未仕時，簡嘗與瑯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5]。"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潘京，武陵漢壽人也，爲泉陵令。初，同郡人戴若思除泌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

顧榮字彦先，嘗見吳伏波將軍孫秀之曾孫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榮位至散騎常侍、安東軍司。

周浚字開林，爲安東將軍，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張公，陳留高士也。王導少有風鑒[6]，識量清遠，年十四，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

賀循，會稽山陰人也，爲奉常。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周顗爲僕射。初，顧和幼爲王導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王澄爲荆州刺史。范汪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

王應，王敦兄含子也，敦養應爲子。敦從弟彬爲江州刺史，舒爲荆州刺史。敦死，含欲投舒，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爲敦常欲殺彬故也）？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强盛時，能立同異；及人危厄，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憾[7]。

王導字茂弘，爲丞相。初，諸葛恢弱冠知名，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恢後累遷尚書右僕射、尚書令，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8]。又，劉惔少清遠，有奇操[9]，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

劉惔爲丹陽尹，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又，桓温豪爽有風概，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惔善。惔常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10]，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潘滔爲洗馬，見王敦而目之曰："處仲(敦字)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噬。"東海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滔説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元帝以爲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軍事。明帝即位，敦遂叛。

庾亮領江州，孟嘉少知名，亮辟補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轉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

褚裒爲豫章太守，正旦朝，庾亮以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

謝安字安石，爲太傅。初，褚爽少有令稱，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爽之小字)不佳，我不復論士矣。"

萬嗣爲長沙太守時，陶侃爲廬江太守，張夔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嗣過廬江，見侃虚心敬悦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

楊晫爲豫章國郎中令。晫，陶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

黄慶爲武庫令，尚書樂廣欲會荆楊士，慶進陶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致，復何疑也。"慶後爲吏，舉侃補武岡令。

劉弘爲荆州刺史，將之官，辟陶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

桓彝字茂倫，爲西陽太守，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初見謝安，始四歲，彝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

溫嶠爲驃騎將軍，鎮武昌。初，桓溫生未期而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

王蘊爲會稽内史時，王悦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悦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

庾翼字稚恭，爲征南將軍[11]，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矣。"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

之。宜委以方召之任[12]，必有弘濟艱難之勳。"

王濛爲司徒左長史。初，謝安弱冠詣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郗超爲桓溫參軍事，聞謝安以苻堅之侵舉兄子玄爲將，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桓溫字元子。王珣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溫後爲丞相大司馬。

王雅爲太子少傅，孝武世時，帝以會稽王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籓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秉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當隆[13]，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王胡之爲郡太守時，南平車武子父育爲郡主簿。胡之名知人，見武子於童幼之中，謂武子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

王謐見劉裕在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桓玄字敬道，爲大司馬。初，京兆霸城人王修南渡見玄，玄知之，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又謝景仁以不附會司馬元顯，年三十方爲著作郎。玄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郎[14]。

楊珧，駿之弟也。魏咸熙中，劉元海爲任子，在洛陽，晉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王渾又屢言之於武帝[15]，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容儀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珧及孔恂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珧官終太僕。

董仲道，隱者也。王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都。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

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彌後事劉元海、劉曜,爲石勒所殺。

張華仕前燕,爲安北將軍,雅有知人之鑒。慕容廆童冠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扶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别。

張載,灌津人也。同郡韓常少能屬文,師事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常後仕慕容儁爲揚烈將軍,與李產俱傅東宫,從太子暐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苻宏,前秦苻堅之太子也。堅以士馬強盛,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吕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馬、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

毛興仕前秦鎮上邽時,苻登兄同成爲興長史,以登爲司馬,後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尅,何憾之深[16]。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17],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换攝司馬事[18]。"

徐統見王猛於鄴都,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

王猛字景略,爲苻堅丞相。吕光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也。惟猛異之曰:"此非常人也。"

劉化者,道術之士也,見李特第三子雄,化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仲儁,雄字也。)

趙廞,後蜀人也;李庠,特第三弟也,爲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初至蜀,廞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玄序,庠字)。"

王齊,北燕人。初,馮素弗,跋之長弟,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齊異焉,曰:"撥亂才也。"及爲宰輔,謙虚恭慎,非禮勿動。成藻爲南宫令,馮素弗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時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

宋謝景仁爲桓玄黄門侍郎時,高祖爲桓循撫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悦之,因留高祖共食。未辨,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急,俄傾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

江敳爲建武將軍。初,劉穆之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爲敳所知。及敳爲將軍,以穆之爲府主簿[19]。

謝混字叔元[20],高祖義旗初建,以徐羨之爲鎮軍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混共事,混甚知之。混官終左僕射。

蔡堪之見謝安兄弟[21]，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弘微，謝密字也。）

沈慶之爲建威將軍。元嘉三十年，元凶弑立，孝武入討，義興太守王僧達歸孝武，孝武命爲長史。初發尋陽，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求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僧達果來。

桓序爲輔國將軍。劉敬宣父牢之爲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像[22]，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

劉敬宣以劉毅爲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人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耶？然其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

韓伯爲豫章太守[23]。胡藩少孤，居喪以毁稱，伯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侄當以義烈成名。"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元嘉二十五年，徵至京師開館，車駕數幸，除給事中不就。南齊衡陽元王道度，太子長兄也[24]，與太祖俱受學於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張邵拜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時王華爲侍中護軍。初，華與邵有隙，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華之字也）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讎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

劉柳爲尚書僕射，沈演之年十一，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

王韶之爲吳興太守，郡人王道隆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

荀伯子，潁川人，卒於東陽太守。王惠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辨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波焉。"

劉穆之爲丹陽尹，謝方明性嚴恪，與從兄混俱有重名，惟歲節朝宗而已。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不與穆之相識者，惟有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爲憾[25]。方明、廓後往造之，大悦，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臺鼎人，無論復有才用。"

南齊蕭摹之爲丹陽尹時，高帝父丞之少有大志[26]，才力過人，摹之及宗人、北兗州刺史源之並見知重。

張緒爲會稽內史，陸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遊。緒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稱之曰："江東裴樂也。"

張環爲吳郡太守,郡人顧暠、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環並引爲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爲知人。

虞悰,會稽餘姚人,初見武帝,帝始爲從官,家尚貧薄,悰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卒於光祿大夫,加正員常侍。

曹武爲散騎常侍[27]。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惠景之在襄陽,於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謂梁武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托。”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曹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28],乃爾忘我顧托之言耶?我兒饑寒無依[29],昔所換十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爲大郡。

明諧之爲衛尉,領中庶子。諧之有識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言。

褚淵爲録尚書事,從弟炫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淵謂人曰:“從弟廉信獨立,乃十倍於我也。”

張融,吳郡錢塘人,與杜栖同郡。栖,徵士京產之子也,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栖曰:“昔陳太丘之名元方,此之爲劣,今方古人,何貴。”融後終於司徒左長史。

殷瀰爲尚書右丞,沈瑀嘗詣瀰,瀰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

蕭惠開,征西將軍思話之子也,丹陽建康人。紀僧眞少隨思話及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眞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惠開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眞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眞方當富貴,我不見也。”

沈寅之爲領軍。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寅之。寅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正如今日。卿將來或復此。”

劉藏爲尚書左丞,徐孝嗣始適,藏弟舍[30],孝嗣往詣藏,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

陸修靜與張融同郡,融弱冠,修靜以白鷺羽扇麈尾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融後爲黄門郎太子中庶子。

王儉爲衛軍,武帝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遷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又稱徐勉有宰輔之量。

王融爲中書郎劉孝綽之舅也。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

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梁劉孝綽父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嘗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後累遷秘書監。

紀少瑜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爲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後爲武陵王記室參軍。

吕道惠,餘杭人。范述曾幼好學,從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嘗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

蔡樽爲侍中,武帝嘗問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樽曰:"臣門客沈約、范岫久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爲太子少傅,岫爲右將軍。

張永,顧協之外從祖也。協字正禮,吳郡吳人,幼孤,隨母養於永,永嘗攜內外孫侄遊虎丘山[31],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何戲?"協對曰:"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後爲散騎常侍鴻臚卿。

顧歡,朱异外祖也。异年數歲,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後爲中領軍,贈侍中尚書右僕射。

梁仲德,張緬外祖也。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年數歲,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32]。"仕至侍中。

裴子野,河東人,爲鴻臚卿。張纘爲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俄爲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已憾其晚矣[33]。"

阮孝緒,謝藺舅也。藺,晉太傅安八世孫。孝緒以其有至性謂之"曾子"。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元陽也。"藺後遷散騎常侍[34]。

張岱,陸倕外祖也。倕少勤學,爲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之元陽也。"終於太常卿。

陸閑字遐業,有風概,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

袁炤,范雲之親人也。雲字彥龍,嘗就炤學,晝夜不怠。炤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雲後爲尚書右僕射。

袁粲爲衛將軍,謝朏爲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時人方之李膺。朏謁既退,粲曰:"謝令不死。"朏,莊之子也。

韋叡以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貞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

沈約爲左衛將軍,張率爲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嘗同載詣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繇此與昉友善。

袁顗爲雍州刺史,傅昭幼孤,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昭後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謝朓文章盛於一時。到洽清警有學行,朓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亦乃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洽去職,朓欲薦之,洽觀世亂,深相拒絶。

任昉,樂安人,時到洽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者積歲。昉有知人鑒,與洽兄沼、溉並遊,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又伏挺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

何點字子晳,徵侍中不就。杜栖有學業,能清言。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栖果早卒。又知丘遲於幼童,稱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

徐勉爲中兵郎領軍長史,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嘗欲與勉相識,每托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弊衣裾[35]。”俄師元長。及禍,時人莫不服其識鑒。後勉爲僕射時,蔡大寶,濟陽考陽人,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勉,大爲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群書,學無不綜。

諸葛璩,瑯琊人。臧盾幼從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盾後爲領軍將軍。

明僧紹,徵士也。劉杳字仲深[36],年數歲,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杳後遷尚書左丞。

趙伯符,孫謙親人也。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少爲伯符所知,猶年十七,伯符爲豫州刺史,引爲左軍,以幹稱。

周顒,汝南人,何胤縱情誕節,時人未知之也,惟劉瓛,顒深器異之。後累遷左丞尚書[37],領驍騎中書令,拜表辭職,居若耶山。高祖踐祚,詔爲特進右光禄大夫,不就。

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柳莊初爲太府卿,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大寶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兹矣。”大寶遂以女妻之。

王僧辯爲申隨都督,司馬申爲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僧辯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腰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

陳孔奂爲中書令。虞世基幼沉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奂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及煬帝即位,參掌朝政。

蕭暎爲吳興太守。梁大同初,嘗目高祖,謂僚佐曰:“此人方將遠大。”

鄧顥，沛國人也。孔奐，會稽山陰人也。奐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顥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服，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卒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

蕭勱，江總之舅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志性。勱名重當時，特所鍾愛，嘗謂總曰："爾行殊異，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後爲尚書令，給皷吹一部。

王筠爲尚書謝貞從舅也。貞年七歲，母王氏授《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五言詩。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謝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38]，加招遠將軍。

張纘爲吏部尚書。杜之偉補邵陵王田曹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俊才，頗有名當世，纘深知之，以爲廊廟器也。

徐陵爲少傅，聞虞世基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

後魏劉庫仁初見道武，嶷然不群，常謂其子曰："有圖天下之志，興復洪業，光揚祖宗者，必此主也。"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春爲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春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春不以爲意。後顯果殺春而代立。

王猛，北海人，爲苻堅相。薛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南山來謁，與猛皆署軍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爲不可屈，乃止[39]。

崔光爲司徒。元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又濟南王彧，臨淮王譚之孫也[40]。彧字文若，少有才學，當時甚美，光見而謂之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又元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又趙彥深年十歲，曾候光，光謂賓客："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

游肇爲侍中。臨淮王昌弟孚少有令譽，肇及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憾吾徒衰暮[41]，不及見耳。"

李孝伯爲尚書，宋孝武鎮彭城，魏使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常士也。"

郝軒，太原人，世名知人。崔玄伯爲著作佐郎，苻丕牧冀州爲征東功曹，軒稱玄伯

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

李彪爲御史中尉,以李燠有幹用,少與酈道元俱爲彪所知。

崔浩爲司徒。薛拔沉毅有器識,年始弱冠,浩見而奇之。

張讜爲平壽侯,李訢爲相州刺史,以罪免配爲厮役,讜見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

崔玄伯,清河人,卒贈司空。初,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黄中内潤,文明外照,必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

崔挺爲北海王司馬。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並謂終當遠至。世稱其知人。後光位至司徒侍中。

李冲爲尚書。宋弁才學儁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冲,因言論移日,冲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又崔亮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家,貧,傭書自業。時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言亮於冲。冲迎爲館客。冲謂其兄子彦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三人終將大至。"

李崇爲尚書令,宋維字伯緒,諂事元叉[42],爲時所忿。崇與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疏,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仍以本將軍靈太后反政,以叉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清河王懌爲太傅,劉懋性沉雅厚重,懌愛其風雅,嘗目送之曰:"劉生堂堂縉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

任城王澄爲吏部尚書,裴夙爲主客郎。時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

李苗爲員外散騎常侍,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

崔衡嘗舉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世以是稱之。

高允爲中書監,祖瑩年十二爲中書學生,尤好屬文,允每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後爲中書侍郎。

李神儁爲吏部尚書,崔彦穆幼明悟,神彩卓然。神儁有知人之鑒,見而歎曰:"王佐才也。"後位至侍中。

崔亮爲吏部侍郎。邢劭字子才,少時有避,遂稱子才焉。年五歲,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

常景,河内人,爲儀同三司車騎將軍。蘇亮字景順,武功人,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初舉秀才,至洛陽遇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者,將此人乎?"又温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深怪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深繇是稍知之。

北齊段長，遼西人。神武素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將。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托。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

蔡儁，廣寧石門人，高爽有膽略。高祖微時，深相親附，與遼西段長、太原龐蒼鷹俱有先知之鑒。

甄琛爲定州長史，同郡杜弼幼聰敏，琛檢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召命。

彭樂以斛律光初爲侯景部下，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後至大將軍加太傅[43]。

邢劭，河間人。李繪儀貌端偉，神情朗儁。劭，繪舅也，與繪淸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生。"後位至特進太常卿。

任城王湝以李德林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惟湝及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後位至內史令。

元嶷爲刺史。郎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爲司馬[44]，畢義雲爲屬，與基並有聲譽，爲嶷目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惟郎騎兵，任眞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

邢子良與王晞遊處。晞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隨母兄東適海隅，與子良愛其淸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群，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性情，必臻麗絕。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

崔昂謂盧潛及弟士邃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45]

劉仁之爲彭城王韶定州長史。孟業家本寒微，爲州小吏，性廉謹。韶拜定州，除典籤，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徵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惟正與直，願君自勉。"

徐遵明爲國子博士。楊慶字伯悅，美姿儀，性辯慧。年十六，遵明見而異之。

楊遵彥爲尙書右僕射，見奉朝請薛道衡嗟賞。吏部尙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

後周齊王憲嘗遇柳謇之於途，異而與語，大奇之。謇時爲童兒，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

謝舉爲僕射，柳霞爲邵陵王府功曹，頗協時論。舉引霞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李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爲臺牧，賢其勉之[46]。"賢後至洮州總管。

裴俠爲郢州刺史，梁竟陵守孫暠、鄖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暠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文帝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鄖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暠遂以郢叛[47]。卒如俠言。

于翼爲司會中大夫，文帝又以翼有人倫之鑒[48]，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傅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論僉謂得人。

隋劉臻爲左僕射。初，楊汪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繇是知名。汪仕至吏部尚書。

牛弘爲吏部尚書，所有進用多稱職[49]。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淸愼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文帝多以此疑之，惟弘深識。其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又見李靖爲殿內直長，重之曰："李生，王佐才也。"

顧言，河東人也。博學有才，罕所推仰，與虞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世基後至金紫光祿大夫。

高構字孝基，爲吏部侍郎，見杜如晦少聰悟，美風調，精彩絕人，深器重之，每謂人曰："此子有應變之材，棟梁之用。"又，房玄齡年十八，射策甲科，授羽騎尉校讎秘書省。孝基見玄齡，嗟挹不已，謂河東裴矩曰："僕閲人多矣，未見此賢，必成偉器，但憾不睹其縱壑凌霄耳。"

劉炫爲太學博士。定州義豐人張行成少師事炫，勤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材也。"

張弼，大業末爲賊帥。李大亮，龍西狄道人也，好讀書，有文武才幹，爲賊所獲，同輩百餘人皆就死。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

盧思道爲散騎侍郎，封倫舅也。封倫少時，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識過人，必能致位卿相。"

薛道衡爲司隸大夫，溫彥博之父友也。彥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道衡及李綱嘗見彥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皆有卿相才也。"

唐劉疊輝，孔穎達邑人也。穎達年八歲，日讀千言，未嘗嬉戲。疊輝有知人之鑒，深奇之。穎達後仕爲國子祭酒。

岑文本爲中書侍郎，馬周爲中書舍人。周有機辯，善敷奏。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榷古今[50]，舉要删蕪，會文切理，奇鋒間出，高論橫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徒聞斯語，今見其人。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李勣，隋末事李密。初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恪皆客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之中，即加禮敬，引之內卧，談謔忘倦。及平武牢，獲僞鄭州長史戴胄，知其所行能，尋即釋放，更加推薦，咸至顯達。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勣後位至司空。

李文博有知人之鑒，張河幼而警悟，文博見而奇之，與其結友。河後爲相州都督，范陽郡公。

盧承業爲揚州長史，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尉。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臺輔之器，當以子孫相托，豈可以官屬常禮行也。"師德後爲相。

朱敬則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雅有知人之鑒。凡在品論者，後皆如其言。及知政事，以用人爲先。桂州蠻叛，薦裴懷；左鳳閣舍人缺，薦魏知古；右史缺，薦張思敬。則天以爲知人。

裴行儉爲吏部侍郎時，賞拔蘇味道、王劇，謂曰："二公後當相次掌知鈞衡之任[51]。"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炤鄰、駱賓王等，以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炫露，豈享爵祿者哉？楊稍似沉靜，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其後皆如其言。

李義琛爲雍州長史，蘇珦爲鄠縣尉。義琛謂曰："鄠縣本多訴公，近日遂絶。訪聞其繇，明公爲其疏理。"因顧指廳事曰："此即明公座也。但恨非遲暮所見耳[52]。"珦後至吏部尚書。

桓彥範爲洛州刺史，蕭嵩調洛州參軍，彥範見之雅重，待以殊禮。

姚崇爲紫微令，蕭嵩爲中書舍人，與崔琳、王丘、齊幹同列，咸未之異，而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

獨孤信爲洛州總管，孫思邈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説，兼好釋典，信見而歎之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爲用也。"

吳競仕至相州長史。初，張鎬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略。少時師事競，競甚重之。

李華，栖筠之族子也。栖筠，趙郡贊皇人，幼孤貧而器度雄遠，體貌瓌傑，博覽墳籍，無所不通，屬文勁迅。然本於理道教化，性嚴重寡言，造次不妄交接，故當時高名之士皆敬慕之。華有知人之鑒，每稱其王佐才。初自負器業，耻從賓貢，隱居於汲郡共城山下[53]，華固勉其應舉，一試登進士第。

程楚賓者，吕諲鄉人也；諲，蒲州河東人，少修整，勵志於學，早孤家貧，不能自賑。楚賓家富於財，遂娶其女。楚賓與子震重其才，給其所欲。至天寶初，舉進士，調寧陵尉。

杜鴻漸爲宰相，杜黄裳升進士宏辭科。鴻漸深器重之，黄裳後亦爲相。

于邵爲禮部侍郎,雅知人。初,山南東道樊澤嘗舉賢良方正,至京師,一見之,謂人曰:"將相之材也。"五年,澤爲節將。又,比部郎中崔元幹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學,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當掌誥命。"竟如邵言。

裴儆爲金吾將軍時,邵說遷吏部侍郎,以才幹稱談者,或以宰相許之。儆語諫議大夫柳載曰:"以鄙夫所度,說得禍不久矣。且說與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掌兵柄,亡軀犯順,前後百戰於賊庭,掠名家子女以爲婢僕者數十人,剽盜寶貨,不知紀極,力屈然後降。朝廷宥以不死,獲齒班序,曾無厚顏,而又遑遑求財,崇飾第宅,附托貴倖,以求大用,不知愧懼而有德色[54],其可久乎?"說竟卒於歸州刺史。

梁肅爲翰林學士。初,崔群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貢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

韋夏卿爲東都留守,留心辟士,務得才彥,其後位至卿相。

高郢爲僕射張仲方之父友也。初,仲方爲兒童時,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爲國器。吾獲高位,必振發之。"後郢爲御史大夫,首請仲方爲御史。

後唐盧質爲張承業管記,承業辟馮道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眞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爲霸府從事。

趙德均[55],明宗鄉人也。高行周事明宗,常與淸泰主分率牙兵,明宗所征無不拱從。德均謂明宗曰:"行周心好謹厚,必享貴位。"

陳紹光,驍將也。鄭仁誨幼事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剸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惟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因擲劍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典郡,仁誨累爲右職。

晉盧岳,明曆象,善知人,唐末,嘗謂李周曰:"子奇表,方頤隆準,眉目疏朗,身長七尺,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貴。"周辭以母老而歸。既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洺,唐武皇麾兵南下,築壘於青山口。周向背莫決,因思岳言,乃拔青山寨,將張沔落。武皇賞之,補萬勝黃頭軍使[56]。

司空圖爲兵部侍郎,姚顗少蠢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惟圖深器之,以女妻焉。

校勘記

[1]吏,原作"史",據宋本改。

[2]嵇,原作"稽",據宋本改。

[3]"今"字原脱,據宋本補。

[4]"濟"字原作"兗",據宋本改。

[5]正人,宋本作"王人"。

[6]"王導"原作"王遵",據宋本改。

[7]"憾"字,宋本作"恨"。

[8]夫,原作"大",據宋本改。

[9]有奇操,宋本作"有標奇"。

[10]磔,原作"傑",據《晉書·桓溫傳》改。

[11]征南將軍,宋本作"征西將軍"。

[12]方召之任,宋本作"方邵之任"。

[13]當隆,宋本作"常隆"。

[14]"三十"字原脱,據宋本補。

[15]王惲,宋本作"王渾"。

[16]此句宋本作"何恨之深"。

[17]小,原作"少",據宋本及《晉書·苻登載記》改。

[18]換,原作"總",據宋本及《晉書·苻登載記》改。

[19]此句宋本作"以數爲府主簿"。

[20]"元"字原作"源",據宋本改。

[21]蔡堪之,宋本作"蔡湛之"。

[22]"像"字,宋本無。

[23]"豫章"原作"豫將",據宋本改。

[24]此句宋本作"太祖長兄也"。

[25]"憾"字,宋本作"恨"。

[26]"丞之"原作"承之",據宋本改。

[27]曹武,宋本作"惠武"。

[28]此句宋本作"卿大爲天下主"。

[29]無依,宋本作"無衣"。

[30]"弟"字,宋本作"第"。

[31]虎丘山,宋本作"唐丘山"。

[32]"方爲海内令名"數字,宋本無。

[33]此句宋本作"已恨其晚矣"。

[34]散騎常侍,宋本作"散騎侍郎"。

[35]弊,原作"幣",據宋本改。

[36]仲深,宋本作"士深"。

[37]左丞尚書,宋本作"左民尚書"。

[38]此句"掌記室事"數字,宋本無。

[39]止,字原脱,據宋本補。

[40]“譚”字原脱,據宋本補。

[41]“準”字原作“進”,“衰”字原作“哀”,均據宋本改。又,“憾”字,宋本作“恨”。

[42]叉,原作“乂”,據宋本改。下同。

[43]太,原作“大”,據宋本改。

[44]“陳元康”原作“陳康元”,據宋本改。

[45]“恨”字原作“憾”,據宋本改。

[46]此句宋本無“賢”字。

[47]“還”字原作“迺”,據宋本改。

[48]“又”字原脱,據宋本補。

[49]“多”字原作“皆”,據宋本改。

[50]“揚榷”原作’商確”,據宋本改。

[51]“鈞”字原作“均”,據宋本改。

[52]“恨非”原作“憾”,據宋本改。

[53]“汲”字原脱,據宋本補。

[54]德色,宋本作“得色”。

[55]趙德均,宋本作“趙德鈞”。

[56]此句原作“補萬黄領軍使”,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四十四

總録部(九十四)

守官 勤幹

守官

《傳》曰:"守道不如守官。"又曰:"見死不更其守。"蓋夫委質公朝,從政王室,靖恭爾位,職思其憂[1]。故有專秉彝章,恪居官次,弓招靡應,李法是從,聞變難而不移,強臣以之屈意奉憲令而無撓明主:由是改觀,得守器之規,絕代庖之咎,宜乎寵以異數,謂之能臣者哉。

欒鍼,晉中軍帥欒書子也。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遇晉厲公,欒鍼爲右(步毅即郤毅),欒範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爲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爲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扶公以出於淖。

謝息,魯孟僖子家臣。孟孫從昭公如楚,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智[2],守不假器,禮也。(挈瓶,汲者[3],喻一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也),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

齊虞人(史失姓名),景公田于沛(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4],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

孔子嘗爲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爲乘田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孔子嘗恐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庾倉之吏也。不失會計,直當其多少而已[5]。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也。牛羊茁壯肥好,食令長大而已。茁,茁長貌也[6]。《詩》云:"彼茁者葭,位

卑不得高。"言予朝事故,但稱職而已。)

漢胡建字子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眞官,兼守之)。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尉者,自上安下者也;薦者,舉藉也。)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巷屋之類耳。故行士之屋謂之區盧[7],宿衛宫外士稱爲區士也)。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校者,諸軍之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公謂顯然爲之),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兵書之法也。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窬,小竇也[8]。)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司馬法》亦兵書之名也。解在《主父偃傳》,詔言在於軍中[9],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爲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

符璽郎(史失姓名),昭帝時,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霍光召尚符璽郎(恐有變難,故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義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後漢祭遵從光武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侯霸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守,卒全一部。

郅惲字君章,爲上東城門候。光武嘗出獵[10],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燎遠,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

何湯爲開陽門候。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光武嘗歎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帝又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候

皆奪俸。

第五倫爲京兆尹閤興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悦服。

晋徐裔爲羊祜軍司馬[11]。祜在荆州,頗以畋獵廢政,嘗欲夜出,胤執戟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脱?將軍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後趙王假爲永昌門門候,石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賫繒帛金銀以貽門者,求出永昌門。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内侯。

後秦王滿聰爲城門校尉,姚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滿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姦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廻,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

宋謝莊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武帝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報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耶?"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於遊畋,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恐不逞之徒[12],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南齊荀伯玉爲太祖冠軍參軍,隨太祖還都,除奉朝請,令伯玉看宅,知家事。孝武罷廣興還,立别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太祖曰:"卿執之是也。"

傅寂之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彧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閤下[13]。"即轉爲主簿。

北齊張耀爲尚書右丞,文宣曾因近出,令耀居守。嘗夜還,耀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眞僞難辨,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笑曰:"卿欲學郅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深嗟賞之,賜與錦采。

唐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檢誡。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邪?"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太宗以爲然。

王播爲侍御史,德宗貞元末,李實爲京兆尹,恩寵莫二。播嘗遇之通途,故事臺府相臨,實宜下道避。至是,實不肯避,呵道如故。播常自臺移牒,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

勤 幹

《傳》曰:"能業其官。"《詩》云:"不懈於位。"蓋夫明幹勵職,受任居方,有統理之

才，資精練之用。雖復繫於簿領，終靡厭於官曹[14]。政經是勤，吏事攸攝，幹蠱之謂，兹亦足稱[15]。在公之心，於焉是取。斯所謂思不出位，職思其憂，智效一官，守不假器，敏以爲政，行之惟艱者也。故以明濟著聞，僶勉從事，或終日以斂膝，或申旦而不寢，衆務具舉，強力斯在兹。故爲吏者，克勵其所守者矣。若乃徼當官之譽，取辨職之稱，雖日無近名，蓋亦不信矣。

冥爲夏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

孔子爲魯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漢蕭何，沛人也。以文毋害[16]，爲沛主吏掾（害，傷也。無能傷害之也）。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何與共事備辦，明何素有方略），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課最上）。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尹翁歸爲平陽市吏，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變，亂也）。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

張安世[17]，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於尚書中給事也[18]，給，供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19]。

後漢劉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爲郡吏。

虞延，陳留東昏人也。光武東巡之洛[20]，過小黄，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

蓋延初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21]。

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掾屬，專尙交遊，以不肯親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以物務。

魏薛悌字孝威，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爲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爲世吏表。

高柔爲刺姦令史。柔旣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身而去。自是辟焉。

李勝爲滎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爲宰守，未嘗不稱職。

陳本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群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22]，精練文理。

蜀李福爲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爲尙書僕射。福爲人精識果鋭，敏於從政。

王離字伯元，以幹才顯[23]，爲督軍從事，推法平當，代王祗爲犍爲太守。

李嚴字方正，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

吳呂岱守吳丞時，大帝領會稽太守，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帝意，召署錄事。

滕裔[24]，當諸葛恪征淮南，以胤爲都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至曉不寐。

晋謝晦爲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土斷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戶，以平允見稱。

陶侃爲荆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25]，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

陳頵字延思，仕爲郡督郵，檢獲隱慝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亨拔爲主簿。

宋沈叔任少有幹質，初爲揚州主簿、高祖太尉參軍、吳山陰令，治皆有聲。

南齊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國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爲劉勔所稱。

梁宋史仕宋，爲郢州治中，有稱名職。

劉坦，齊建元初爲南郡王國常侍，尋補孱陵令，遷南中郎錄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

徐勉爲侍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宅。每還，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至於是，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後梁沈君公，吳興人，有幹局，美風儀，文章典正，特爲明帝所重。歷中書黄門侍郎、御史中丞[26]。傅俊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有能名。

陳華皎爲吳興都尉錄軍府，文帝爲太守，穀帛多以委之。皎聰慧，勤於簿領。

殷不佞少立名節，好讀書，尤長吏術，仕梁起家，爲尙書兵郎，甚有能幹。

後魏崔休爲司徒右長史，聰明強濟，善斷決。敎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凝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譽。

鄭懿涉歷經史，善當世事，閑雅有治才，爲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黄門侍郎、司徒左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京兆王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外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

崔玄伯少有才儁，號爲冀州神童。苻融牧冀州，爲冀州從事，管征東記室，出總庶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而奇之。

高謐字安平，有文武才度，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中散專典秘閣，肅勤不倦，太武深重之。

李冲位至尙書僕射，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園寢，皆資於冲。勤志強力，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手，初不勞厭也。

穆羆爲中書舍人，轉司州治中別駕，歷任有稱。又爲北鎭都將軍，徵拜殿中尙書，

出鎮涼州。所在著稱。

封興之爲瀛、冀二州北平府長史,所歷有當官之譽。

陸恭之字季順,有操尙,累遷鎭南將軍。所歷並有聲績。

平常爲著作郎,遷秘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27],河東裴定[28],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爲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常也。

李奬爲散騎常侍,鎭東將軍,河南尹。奬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

劉懌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

崔敬邕,性長者,有幹用,自司徒主簿轉尙書都官郎中,所在稱職。

房景爲步兵校尉領尙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之稱。

叔孫鄰少聰慧知名,稍遷北部尙書,有當官之稱。

郭祚轉中書侍郎,遷尙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孝文甚知賞之。

穆觀爲左衛將軍,管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孝文奇之。

許惇字季良,淸識敏速,達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

北齊司馬子如爲吏部郎中,舉淸勤平約,遷司徒左長史,兼廷尉卿,以平直稱。及領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五世孫,父韶並有重名於魏代。璵有識量,釋褐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都於鄴,留璵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累遷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爲太丞相府騎兵曹典,執文帳,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

封詢窺涉經史,淸素自持,歷官皆有幹局,才具治郡,甚著聲績,民吏敬而愛之。

叱列長文爲涇州長史,雖無他伎能,在官以淸幹著稱。

張耀累遷秘書監。耀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

後周寇儁仕後魏,爲司空府功曹參軍,轉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

裴俠爲工部中大夫[29]。俠嘗遇疾沉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者也。"

裴祥，俠之子也。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爲成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

薛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爲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長陽諸屯置鐵冶[30]，復令善爲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

高賓累遷計部中大夫，賓敏於從政，果敢能斷決，案牘雖繁，綽有餘裕。

李彥累遷開府儀同三司，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沉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

申徽初爲西魏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徽性勤至[31]，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

楊敷爲司本中大夫軍器副監，敷明習吏事，所在以勤察著名，每歲奏課，居最，累獲優賞。

裴果，魏孝閔時，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抑挫豪右，理屈滯，牧數州，號爲稱職。

馮遷少修謹，有幹能，辟從事。魏神龜中，刺史楊均引爲中兵參軍事，轉定襄令，尋爲并州水曹參軍。所歷之職，咸以勤恪著稱。

柳帶韋爲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

梁昕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

隋杜臺卿兄蕤，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高祖爲隋國公，擢授參軍事。高祖初少時，每讌賓客，常令圓通監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惟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廚人，撾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閤內，僚吏左右，相顧失色。賓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爲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

張虔雄少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按囚徒，虔雄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

元文都性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爲右侍上士。

劉炫，河間人也，少以聰敏見稱，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

賀婁子幹，字萬壽，少驍武知名，釋褐司水上士，稱爲強濟。

楊汪爲尚書司勳、兵部二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名爲明幹。

周羅睺爲豳州刺史，俄轉涇州刺史。母憂去職，未期復起，授豳州刺史，並有能名。

劉子翊爲大理正[32],甚有當時之譽。

薛孺爲清陽令、襄城掾,所經並有惠政。

唐戴胄,魏郡人也,性正直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曉文簿。隋末爲門下録事,納言蘇威、黄門侍郎裴矩甚禮之。

劉洎字思遠,南郡江陵人也。少好讀書,性勁躁,有幹略。

張光輔,本燉煌人也,少明辯,有幹局,歷遷司農少卿、文昌右丞,及爲宰相,皆有能名。

蕭至忠,景雲中受晉州刺史,明於吏道,甚有能名。

崔日用初爲芮城尉,則天幸長安,儲供繇陝州刺史宗楚客專以頓事委日用,條白物役,當煩而省,楚客深加賞歎,繇是擢用新豐尉,遷監察御史。

顔杲卿以蔭授官,性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爲魏州録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

李彭年有吏才,工於剖析,有當官之稱。

裴耀卿爲濟州刺史,玄宗車駕東巡,州當大路,道里綿遠,而户口寡弱。耀卿躬自條理,科配得所,時大駕所歷,凡十餘州,耀卿稱爲知頓之最。

蔣沇爲監察御史[33],與兄演、溶、弟清俱以幹局吏事,擅能名於時。長史韓朝宗、裴迥咸以推覆檢勾之任委之,處事平允,剖斷精當,動爲群僚楷式。

吕諲爲哥舒翰支度判官[34],性謹密,勤於職務,在使幕縱無事,塊然獨坐,不離案牘。翰益親之。

李麟爲河東太守,本道採訪處置使。及安禄山反,以武臣吕崇賁代之。麟還京,所歷皆有美稱,以謹靖雅正自處。

韋倫爲内作使判官時,宮内土木之功無虚日,内作人吏因緣爲姦。倫又躬親閲視,省費減倍。改大理評事。

李若幽性剛正[35],有吏才。歷安定扶風録事參軍,皆爲稱職,累遷長安令。

班宏爲尚書侍郎,性勤恪,每晨入官署,至夕方歸。下吏不堪其勞,故莅職頗以清白勤幹稱。

韋元甫少修謹,敏於學行。初任滑州白馬尉,以吏術知名。本道採訪使韋陟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陟推誠任之,時人謠曰:“員推韋狀。”

劉贊少以資蔭補吏,累授鄠縣丞。宰相杜鴻漸、判官楊炎美之。

鄭元累遷刑部尚書,性嚴毅,有威斷,更踐劇任,時稱其能。

盧士玫[36],山東右族,以文儒進。性端厚,與物無競,雅有令聞。始爲吏部員外郎,甚稱職,轉郎中。

後唐張敬詢,少事武皇,性勤幹,時太祖收市甲馬,屢濟國難,尤留意於兵仗。敬詢

自軍吏至牙校，專掌甲坊十五年，尤稱職。

孟鵠本魏州案吏也，莊宗初定魏，博選幹吏以計兵職，鵠爲度支孔目官，掌邢洛錢穀司。明宗時，爲邢洛節度使，軍賦三分之一屬霸府，鵠於調算之間，不至苛急，每事曲意承迎，帝心甚德之。而度支使孔謙專典軍賦，而於藩鎮徵督苛急，帝嘗切齒。及帝即位，鵠時爲租庸院勾押，擢爲客省副使，樞密院承旨，當年爲三司副使。

晉周環，北京晉陽人也，少端直，善計書，自高祖歷數鎮，用爲腹心，累職至牙門都校。凡庸調出納，咸以委環。經十餘年，未嘗以微累見忤，帝甚重之。

周邊蔚初仕後唐，爲華州記室。莊宗之伐蜀，大軍出於華下，時華方闕帥，詔令蔚權領軍府事，供億軍須，甚有幹濟之稱。

校勘記

[1]“優”字，宋本作“憂”。

[2]“智”字，宋本作“知”。

[3]“汲”字原作“伋”，據宋本改。

[4]“旃”字原作“旌”，據宋本改。

[5]此句宋本作“當值多少而已”。

[6]“茁”字原脱，據宋本補。

[7]行士，宋本作“衛士”。

[8]賚，原作“賫”，據宋本改。

[9]“於”字原作“令”，據宋本改。

[10]“出”字原脱，據宋本補。

[11]徐裔，原作“徐胤”，據宋本改。

[12]“恐”字原作“遊”，據宋本改。

[13]“閣”字原作“閭”，據宋本改。

[14]“終”字原脱，據宋本補。

[15]“蟲”字原作“蠱”，“亦”字原作“以”，據宋本改。

[16]毋，原作“母”，據《漢書・蕭何傳》改。

[17]安世，原作“世安”，據宋本及《漢書・張安世傳》改。

[18]也，原作“中”，據《漢書・張安世傳》顏師古注改。

[19]沐，原作“沭”，據宋本改。

[20]此句宋本作“光武東巡路”。

[21]此句宋本作“所在職辨”。

[22]司馬岐，宋本作“司馬歧”。

[23]幹才，《三國志・蜀書・楊洪傳》裴注及宋本作“才幹”。

[24]滕裔，原作“滕胤”，據宋本改。

[25]“近”字原作“進”,據宋本改。

[26]御史中丞,宋本作“御史丞”。

[27]“北平”原作“北年”,據宋本改。

[28]“裴定”原作“裴宗”,據宋本改。

[29]裴俠,宋本作“裴相”。

[30]長陽,宋本作“夏陽”。

[31]“性”字原作“姓”,據宋本改。

[32]“翊”字原作“翼”,據宋本改。

[33]“蔣沅”原作“蔣沇”,據宋本改。

[34]“呂諲”原作“呂謹”,據宋本改。

[35]“幽”字原作“豳”,據宋本改。

[36]玫,原作“攻”,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四十五

總錄部（九十五）

膂力　趫捷　善武藝　執御

膂　力

《詩》云："孔武有力。"又云："有力如虎。"斯蓋萬人之敵，百夫之防者也。其有血氣方剛，筋骨秀出，懷忮自任，伉健無對，絕邁乎倫品，時負於壯勇，誠稟賦之有殊而才力之尤異。然則恃之者亡，稱之者賤，聖人不語，其惟力乎？小民所用在於壯爾。自非處之若怯而戒之在鬬，進以戡難而御侮，退乃卷懷而若虛，亦何以全養勇之道[1]，成率義之美哉！其或肆陸梁，恃鷙猛，謂衆莫予拒而務於勝人，是乃暴虎之徒，不足算已。

奡，寒浞子，多力，能陸地行舟。

蜚廉，秦之先也。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手裂虎兕）。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

潁考叔，鄭大夫。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太宮（太宮，鄭祖廟也），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也。棘，戟也）。

南宮長萬，宋大夫。曹師伐宋，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

叔山冉，楚人。晉楚戰於鄢陵，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秦堇父，魯孟獻子家臣。魯師從晉伐偪陽，堇父輦重如役（步挽重車以從師[2]）。

叔梁紇，魯人，爲郰邑大夫。從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懸門發，紇抉之，以出門者。

狄虒彌，魯人，從晉伐偪陽，叔梁紇既抉懸門，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蒙，覆也。櫓，大楯也）。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

虎'者也。"

慶舍，字子之，爲齊大夫封之子。慶封之亂，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子尾抽桷擊扉三[3](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爲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口多力)。

子期，楚司馬白公勝作亂，殺子期于朝。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拔豫章以殺人而後死[4](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

孟說，不知何許人，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與說皆至大官。王與說舉鼎，絕臏而死(臏一作脈)。

孟賁生拔牛角。

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吾丘鴥，中山之人，多力也。趙氏攻中山，吾丘鴥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漢項籍字羽，下相人，力扛鼎(扛，舉也)，才氣過人。

申屠嘉，梁人，文帝時爲丞相。初以材官蹶張(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臂張[5]，以足蹋者曰蹶張)，從高帝。

上官桀，隴西上邽人，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蓋雖風，常屬車(屬，連也)，雨下蓋輒御。帝奇其才力，遷未央廄令。

甘延壽字君况，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也，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逾亭樓。又言其趫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瓜之戲，蓋拔距之遺法。)

後漢蓋延，漁陽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官終左馮翊將軍[6]。

祭彤字次孫，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位太僕。

虞延字子太，力能扛鼎。官終太僕。

郭涼身長八尺，氣力壯猛。

葛龔以善文記知名，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位臨汾令。

魏許褚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御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陣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繇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後從太祖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崖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

鞍蔽太祖船。舵工爲流矢所中死[7],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惟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8]。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

典韋,陳留己吾人,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以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韋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蜀劉封隨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將數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洄而上,所在戰克。位副軍將軍。

吴韓當爲孫堅別部司馬,嘗從堅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位偏將軍。

朱據字子範,吴郡吴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位新都郡丞。

晋庾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晋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振殊俗。

蔡裔少有勇力,呼聲若雷。嘗有盜入室,裔撫几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後爲兖州刺史。

吴彦字士則[9],吴郡吴人。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絶群。位交州刺史。

張昌本義陽蠻,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

後蜀李庠爲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鴦。

宋孟龍符,驍果有膽氣,幹力絶人。位殿中將軍。

孟係祖有筋幹異力,能擔負數人[10]。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

劉康祖,新康縣男虔之子。便弓馬,膂力絶人。

佼長生出身爲縣將,本府以其膂力,召爲府將。

張東有勇力,手格猛獸。位左將軍。

南齊周山圖家業寒賤,年十五六,氣力絶衆,食啖常兼數人。鄉里獵戲聚,常爲主帥,指麾處分皆見從。位黄門郎。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好射虎。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爲曲阿戍驛將[11]。

焦度爲青州刺史顔師伯輔國府參軍,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絶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眞健物也。”

梁羊侃少而雄勇,膂力絶人,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

碎。位都官尚書。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位益州刺史。

陳周鐵虎,不知何許人,梁世南度,語音傖重,膂力過人。位太子左衛。

程靈洗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一百餘里。位安西將軍。

杜僧明形貌眇小而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位平北將軍。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膂力過人,尤善騎射。位開府儀同三司。

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爲事。位平南將軍。

乙瓌,代人,慕化入貢,世祖留之。瓌便弓馬,善騎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位西道都督。

徐世譜字興宗[12],居荆州,爲主帥,征伐蠻蜑,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戰。

後魏于栗磾,代人,爲冠軍將軍。道武畋于白登山,見熊領數子,帝謂栗磾曰:“能縛之乎?”栗磾曰:“能。”帝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耶?”栗磾曰:“自可能致御前而制之。”尋擒之。

崔延伯,博陵人也,有氣力,以勇壯聞。位征西將軍。

韓茂字元興,父耆,龍驤將軍。茂年十七,膂力絶人,尤善騎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明元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明元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明元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

陸眞,代人,少善騎射。太武初,以眞膂力過人,拜爲內郎。

劉尼少壯健,有膂力,勇果善射,太武見而善之,拜羽林郎中。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父衮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位安南將軍。

伊馛,代人,善射,多力,曳牛卻行。位太子太保。

長孫頽善騎射,彎弓三百斤,位征南將軍。

宇文福少驍果有膂力,位征南將軍。

鄭思明,左光祿大夫連山子。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力自效,位直閣將軍。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有氣幹,拳勇過人。子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得永之文也。

奚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爲南青州刺史。時梁武帝聞康生能引強弩,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卒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粗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爲希世絶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

崔鳳少便弓馬,壯勇有膂力。

北齊侯景,懷鎭人,少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以選爲北鎭岳。

綦運猛，魏元象中爲中外府帳内都督。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韃，左右馳射，兼共試力挽強。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而抗之，過度。梁人嗟服之。

後周韓雄，字木蘭，河東垣人也。少敢勇，膂力絶人，工騎射，有將帥材略。位驃騎大將軍。

竇熾字光成，善騎射，膂力過人。位太保。

宇文顯和，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

王勇，代州武川人，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便弓馬，膂力過人。位大將軍。

王傑少有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有膂力。位上柱國。

崔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概，膂力過人，尤工騎射。位大將軍。

楊汪字元度，少凶疏，好與人群鬭，拳所毆擊，無不顛踣。位吏部尚書。

韓盛善騎射，膂力過人。位新平郡守。

隋張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

和洪，濟南人，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

段文振，北海平原人，少有膂力，膽氣過人。位左候衛大將軍[13]。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14]，膂力絶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弱冠爲親衛，累遷大都督。

董純字德厚，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

周範偉，儀姿有膂力，仕隋齊王府佐。

唐張士貴，本名忽峍，弘農盧氏人也。膂力過人，彎弓一百五十斤左右，騎射，矢不虚發。位左領軍大將軍。

喬軌字文度，京兆渭南人。慷慨有志略，身長八尺，膂力過人，善擊劍，左右馳射，而頗涉書傳。

梁崇義，長安人，以升斗給役于市井間，有膂力，能卷金舒鈎。後爲羽林射生。

衛伯玉有膂力，自幼習知武藝，天寶中，仗劍之安西，以邊功累遷至員外諸衛將軍。

康藝全爲河東偏伍，勇力絶人，節度使馬燧以其多藝，因以"藝全"名之。

李載義以武力稱繼，爲幽州屬郡守。載義少孤，與鄉曲之不令者遊[15]，有勇力，善挽強角觝。劉濟爲幽州節度使，見而偉之，置於親軍，每從征伐。

梁王彦章，曹南人，少好勇，多力。太祖領四鎮，擢爲偏校。常持一鐵槍，重僅百斤，所向無敢當者。

後唐朱漢賓，亳州人，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位太子少保致仕。

晉翟瑋好勇多力[16],時目爲大蟲,即癡虎之稱也。位左羽林統軍。

張郎年十八,善射,膂力過人,鄉里憚之。位慶州刺史。

周王繼弘,少勇悍[17],後唐明宗作鎮,致之麾下,善步鬬多力。位河陽節度使。

趫 捷

夫有力善走,剽悍勁疾,斯趫捷之謂也。若乃稟肖之異,伉健殊尤,屬方剛之際,挺孔武之力,跳盪輕疾,絕出流類,雖則一介之士,亦乃百夫之特也。然則壯有所用,力供時使。仡仡之氣,既有所取;赳赳之武,亦足可稱。或乃恃其過人,昧乎養勇,失於繇禮之訓,違夫率義之旨,斯故輕生而畜禍者哉。

蜚廉,秦之先也,足走千里,手制兕虎,以材力事商紂。

圉人犖,魯人。(圉人,掌養馬者。犖,名也,史失其姓。)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門。走而自投,接其尾之桷,反覆門上。)

慶忌,吳人,勇爲人所聞,走及奔馬。

漢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18],爲羽林投石捷手,絕於等倫,嘗超逾羽林亭樓,繇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弁,搏),以材力愛幸,爲西域都護,與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後漢董卓,臨洮人,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後位太師。

張燕,常山眞定人,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後爲平北將軍。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漢末,以驍武給并州。便弓馬,膂力過人,號曰"飛將"。稍遷至中郎將。董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己,常以布自衛。卓性剛而褊忿,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

吳虞翻,會稽餘姚人,爲孫策功曹,從策討山越。策獨騎,與翻相得山中,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餘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疏隨之。"行及大道,得一皷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

晉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後爲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

王彌,東萊人,惠帝末,入長廣山爲群盜。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常身被重甲,跳三丈餘,時人莫不憚之。後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

桓石虔，荆州刺史豁之子，小字鎮惡，有才幹，趫捷絶倫。從父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獸伏，復拔一箭以歸。終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陳安，字虎侯，隴右人，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甲，奔及馳馬。

宋傅弘之，北地泥陽人也。素善騎乘，爲建威將軍、順陽太守。從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內，緩服戲馬[19]，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十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下馬柄孔。

尺天生，吳興餘杭人，天興之弟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大屋，後有一大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惟天生墜坑。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横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度，今者必墜此坑中。丈夫跳此不度，亦何活？"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

南齊張敬兒爲雍州刺史部伍，泊沔口，敬兒乘舴艋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船下叫呼官。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年二十餘，善拍張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挾轂隊，主領細鎧左右。

梁羊侃，泰山梁甫人也。少雄勇，膂力絶人，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行得七迹。後爲都官尚書。

蘭欽，字休明，幼而果決，趫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常於市騙橐駝。天監中，兼文德主師，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略，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懷縣男。

陳周文育，義興陽羡人也[20]，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高跳六尺[21]，與群兒聚戲，衆莫能及。後爲鎮南將軍，封壽昌公。

黄法氍（音俱），字仲昭，巴山新建人。少勁健，有膽力，步行日三百里，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郡中，爲鄉里所憚。後爲豫州刺史。

後魏傅永，廣平易陽人也。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後爲平東將軍，光禄大夫。

傅叔偉，永之子也，亦能立馬上與人角騁。九歲爲州主簿。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爲一宗親顧待，頗有饑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孝文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伎。"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髮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才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

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孝武征宛、葉、襄、鄧、九江、鐘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

伊馥,代人,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位終太子太保,平尚書事。

爾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22],善騎射,手格猛獸,趫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絶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以軍功爲平遠將軍步兵校尉。

後周韓果,字阿六,拔代州武川人。驍雄善騎射,從賀拔岳西征,爲岳帳內。果膂力絶倫,被甲荷戈,昇陟峰嶺,猶涉平路。雖數十百日,不以爲勞。以功授宣威將軍。後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達奚震,字猛略,代人也,同州刺史武之子。少驍勇,便騎射。太祖嘗於渭北校獵,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矢發中兔,顧馬才起,遂廻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百段。震後累遷上柱國。

隋賀若敦仕周文爲都督,封安陵縣伯。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宫,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惟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大悦[23],諸將因得免責。

長孫晟趫捷過人,年十八爲後周司衛上士。

崔弘度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軍校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弟[24]、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

麥鐵杖,始興人,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宣帝大建中,聚結爲盜,俘役爲官,户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常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覘賊,後叙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25],每夜則同宿。素見而特悟,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

沈光字總特,少驍捷。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絶,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持繩來,當相爲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乃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悦,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從煬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絚,光接而復上。

帝望見，壯異之，即拜朝散大夫。

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後以軍功拜上大將軍。

宇文忻，字仲樂，幼而敏惠，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位至右領軍大將軍。

權武拜開府，襲爵齊城郡公。武少勁果[26]，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勇如此。頻以軍功增邑，終右屯衛大將軍。

唐高開道，家世寒微，煮鹽以自給，少而驍捷，走及奔馬。後爲尉州總管。

趙持滿，工書善射，力搏猛獸，捷及奔馬，改爲涼州都督府長史，而親仁愛士，多所交結。在涼州，嘗逐野馬自從射之，無不洞于胸腋。邊人深伏之。

史敬奉，靈武人，爲本軍牙將，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27]。至于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強敵。

漢史弘肇，字化元，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高祖時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周王進，幽州良鄉人，爲人勇悍，走及奔馬。符彦超爲河朔郡守，以略誘，置之左右。長興初，彦超領鎮安州，屬王希全構亂，令進通變狀[28]，聞於朝廷。明宗賞其迅速，錄寧衛將軍[29]。

善武藝

弧矢之妙，擊刺之能，皆古人之所尚，俠少之所務也。其有忠信爲質，拳勇絕人，既蘊其壯心，又輔之武藝，復有負彼英姿，目爲飛將，稍著折樹之名，騎擅驚軍之號，而能奉上盡節，臨難不免，此皆百夫之雄，足以垂之不朽。倘或心蓄姦賊，志在飛揚，雖使刀矛俱發，左右馳騁，所謂勇而無禮，徒爲兆亂之本者也。

荆軻，衛人也，衛人謂之慶卿。既而之燕[30]，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學擊劍，以說衛元君，元君不用。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通西南夷[31]，拜中郎將。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魏典韋，陳留已吾人，仕太祖至校尉，好持大戟與長刀，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嚴翰字公仲，器性重厚，篤好擊劍。

晉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武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

桓玄，字靈寶，襲爵南郡公，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刺史殷仲堪[32]。玄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仲堪中兵參軍劉邁在座，謂玄馬矟有餘，精理不足。仲堪爲之失色。

陳安爲劉曜將,後叛曜,自稱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曜使其將軍平先立中伯,率勁騎追安。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平先亦壯健絶人,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及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健兒有陳安[33],軀幹雖小腹中寬。驫騘文馬鐵鍛鞍[34],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

南齊王宜興爲屯騎校尉[35],與黄回同石頭之謀。宜興拳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周盤龍,北蘭陵人,爲征虜將軍、濟陽太守。世祖數構[36],武帝令盤龍領軍校尉騁矟。

陳天福爲前軍將軍,善馬矟,至今諸將法之。

梁羊侃爲大軍司,高祖時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刀,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爲"折樹矟。"

王神念爲爪牙將軍,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執二方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絶群伍[37]。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

後魏來大千爲騎都尉,驍果善騎射。永興初,襲爵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着御鎧,盤馬殿前,朝臣莫不嗟歎。

于栗磾,代人也,爲冠軍將軍,左右馳射,武藝過人,好持黑矟以自標。明元時,拜黑矟將軍。

北齊尉興敬,幽州刺史長命之子,便弓馬,有武藝。高祖引爲帳內都督。

獨孤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

田式字顯標,爲襄州總管,性剛果,多武藝,拳勇過人。

燕榮字貴華,高祖受禪,爲大將軍。性剛嚴,有武藝,擊突厥有功。

唐單雄信爲李密將,少驍健,尤能馬上用槍,密軍號爲"飛將"。

羅士信始年十四,爲滎陽通守。張須陁執衣遇翟讓來寇士信,信請自效,須陁小之。士信重著一甲,左右雙鞬,躍而上馬。陣方列[38],士信執長槍立於馬上,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略陣。賊衆愕然,莫敢逼者。士信乃棄鞍馳馬[39],爲十上十下而還。

秦叔寶爲上柱國,封翼國公。每從太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鋭卒,炫耀人馬,出入來去,太宗輒命叔寶往取。叔寶應命,躍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

哥舒翰初爲別將,吐蕃寇邊,翰拒之于苦拔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兵鋒逆擊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又擊其後軍,皆大破之。繇是知名。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入陣。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

之，賊驚顧，輸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馬斬其首，率以爲常。

王難得有膽力。天寶初，吐蕃大寇河源軍，難得以騎將爲軍鋒。贊普有子曰琅支都，恃其趫悍，乘諳眞馬，寶鈿裝鞍，軍前求較鬭者。難得横槍突往，刺殺之，斬其首，以其馬歸軍。使以聞玄宗，召至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琅支都狀。壯之，賜以錦袍，拜羽林將軍。

郭子儀初以武舉補左衛長史，累以武藝登科，爲諸軍使。

李懷光爲朔方節度[40]，少從軍，爲朔方死將，以武藝壯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

李觀，德宗時爲四鎭北庭節度使，少習武藝，沉厚寡言，有將帥識度。

梁王敬蕘，潁州汝陰人，爲武寧軍節度使。敬蕘魁傑，沉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矢皆以純鐵鍛就。槍重三十斤，摧鋒突陣，率以此勝。

王彥章少從軍，常持鐵槍衝堅陷陣，敵人畏之，目之爲"王鐵槍"。後至正國軍節度使。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材質魁偉，性暴率，無威儀，善用槊，頗推驍悍。後至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王重師，潁川長社人也[41]。唐天祐中，爲雍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材力兼人，沉默大度，臨事有權變。劍矟之妙，冠絶於一時。中和末，蔡寇陷許昌，重師脱身而來，太祖異其狀貌，乃隸于拔山都。每於軍前效用，頗出儕類。

晉萇從簡，陳州人，天福初爲許州節度使，世以屠羊爲事，力敵數人，善用槊。初事唐莊宗，爲小校。攻取城邑，召人爲梯頭，從簡多應募焉。

安審暉爲邢州節度使，器局謹重，從父戰陣，武藝絶人。起家長直軍副兵馬使。

執　御

仲尼曰："吾何執，吾執御矣。"若夫銜勒無失，則控御有力。輗軏斯正，則夷險可履。况乎任重致遠，而徐疾以攸，宜自邇陟遐，故驅馳而莫擬。蓋兢畏之無斁，信動静而有常。若乃蹉跌稍失，用舍不精，非徒敗律喪師，抑亦失身隕志，其爲執御，可不慎歟！

商費昌，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夏桀于鳴條。

孟戲中衍，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42]，遂致使御而妻之。

周造父以善御幸於穆王，得驥溫驪（温一作盗，爲馬細頸[43]；驪，黑色），驊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驃赤者爲棗騮，騮馬，赤也），騄耳之駟。（《紀年》云：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騄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44]。）西巡狩，樂而忘歸。

奄父公仲,宣王伐戎,以爲御。

縣賁父,魯人。魯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縣賁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爲之)。卜國爲右,馬驚敗績(驚奔失列)。公墜,佐車授綏(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公曰:"末之卜也。"(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遂死之(二人赴敵而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圉人,掌養馬者。白肉,服裏肉。)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也。)遂誄之。(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

步楊,晉人。秦穆公侵晉,至于都(都,晉地韓原)。惠公謂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卜右,慶鄭吉。公曰:"鄭也不遜,以家僕徒爲右。"步楊御戎(戎,御公戎車)。梁繇靡御韓簡,虢射爲右,以承公。晉師潰,戎馬還濘而止。梁繇靡御韓簡[45],輅秦公,將止之。(輅,迎;止,獲也。)慶鄭曰:"釋來救君,亦不克救。"遂止于秦。

許伯,楚人。邲之戰,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疾馳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46]。"(兩,飾也;掉,正也,示閑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邴夏,齊人。鞌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47]。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48]:"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污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49]:"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己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50],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韓闕將戰,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51]。)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郵無正(郵無正,大夫王良也),晉人。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伏弢(弢,弓衣),流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爲右(莊公奔晉,簡子將納之,故爲右),曰:"吾九登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曰:"吾兩鞅將絶,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御之上也。"駕兩乘材(材,横木),兩鞅皆絶。一云: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52]。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行,一朝而獲十。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請辭曰:"吾爲範御,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範,法也。詭,不依法也。)

東野畢，魯人，以善御聞。定公問于顏闔曰："東野畢之御善乎？"對曰："善則善矣，然甚將爲佚。"定公不說，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誣人乎？"三日而牧來，謂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引兩服入廄。"定公越席而起，召顏闔曰："子言東野畢其馬將佚，不識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上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其方盡矣。然而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哉。"

宛射犬，鄭人。楚子伐鄭，諸侯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卜宛射犬，吉，使御廣車而行。

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常寢想之（寢臥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美御之師）。明日往朝，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承而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因夢受之。"

漢祕彭祖以卒開沛城門，爲太公僕。又爲中廄令，擊陳豨，封戴侯。

夏侯嬰爲沛廄司御，高祖爲沛公，以嬰爲太僕，常奉車（爲沛公御車也）。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爲侍中（以善御得見，因爲侍中也）。

晉王湛，宗族皆以爲痴。兄子濟詣湛，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絶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後至汝南內史。

宋劉德願，孝武時爲豫州刺史，善於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通車軸[53]，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痛與牛杖，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世祖聞其能，乃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龍冠[54]，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上欣歡，賞賜甚厚。

唐齊映爲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映常執轡，會御馬遽駭，奔跳頗甚。帝懼傷映，令捨轡[55]。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問其故，曰："馬奔踶不過傷臣，苟捨之，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獎無已。

校勘記

[1]"何"字原作"可"，據宋本改。

[2]步，原作"叔"，據宋本改。

[3]子尾，宋本作"子尼"。

[4]"拔"字，宋本作"抉"。

[5]"臂"字，宋本作"擘"。

[6]翊，原作"翼"，據宋本改。

[7]"舵"字，宋本無。

[8]"瞋目"原作"瞑目",據宋本改。

[9]吳彥,宋本作"吾彥"。

[10]此句宋本作"能檐負數人"。

[11]"戌"字原作"戎",據宋本改。

[12]"興"字原作"典",據宋本改。

[13]"衛"字原脱,據宋本補。

[14]翊,原作"翼",據宋本改。

[15]不令者,宋本作"不合者"。

[16]"多"字原脱,據宋本補。

[17]"悍"字,宋本作"捍"。

[18]"郅"字原作"都",據宋本改。

[19]"緩服"原作"綏服",據宋本改。

[20]"義"字原作"羨",據宋本改。

[21]此句宋本作"跳高六尺"。

[22]驍猛,宋本作"騎猛"。

[23]"大"字原脱,據宋本補。

[24]"弟"字,宋本作"千"。

[25]追之,宋本作"退之"。

[26]勁果,宋本作"果勁"。

[27]此句宋本作"若王能勝衣"。

[28]通,字原脱,據宋本補。

[29]此句宋本作"錄寧衛軍中"。

[30]既而之燕,宋本作"而之燕"。

[31]通西南夷,宋本作"通南夷"。

[32]殷仲堪,宋本作"商仲堪"。

[33]健,原作"鞬",據宋本改。

[34]文馬,宋本作"父馬"。

[35]王宜興,宋本作"王宜與"。

[36]數構,宋本作"數講"。

[37]"群"字原作"郡",據宋本改。

[38]陣方列,宋本作"陣才列"。

[39]棄鞍,宋本作"棄筴"。

[40]"懷"字原作"瓌",據宋本改。

[41]"長社人"原作"長杜人",據宋本改。

[42]"吉"字原作"尹",據宋本改。

[43]"細頸"原作"純頸",據宋本改。

[44]"以爲名號"原作"爲名",據宋本補。

[45]"韓"字原脱,據宋本補。

[46]鞁,宋本作"鞅"。

[47]緩,原作"綏",據宋本改。

[48]"侯"字原作"候",據宋本改。

[49]"緩曰"二字原脱,據《左傳·成公二年》補。

[50]擐,原作"振",據宋本改。

[51]在左,原作"左右",據《左傳·成公二年》晉杜預注改。

[52]"禽"字,宋本無。

[53]"通"字前,宋本有"劣"字。

[54]岸,字原脱,據宋本補。龍冠,宋本作"寵冠"。

[55]"捨"字原作"舍",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四十六

總録部(九十六)

善　射

《周官》保民之職,教國子以"六藝",其三曰射。仲尼亦曰:"吾何執,執射乎?"蓋弦剡之制,聖人所以威天下;桑蓬之訓,男子所以志四方。射之時義遠矣哉。中古以還,乃有應機之命中,挽強徹札,善其事而著稱者焉。至或飲羽斃獸,卻敵紓難,威讋於羌虜,身獲於榮爵,亦比比有之。《詩》曰"捨矢如破"[1],又曰"捨拔則獲",皆善射之謂矣。

有窮后羿善射。(有窮,國名。后,君也。羿,君之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

賈大夫惡(貌醜),取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樂伯爲楚大夫,與晉戰於邲。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2]。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之)[3]。

養繇基,楚大夫,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楚共王及晉侯、鄭伯戰於鄢陵,潘尫之黨與養繇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誇王。)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智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繇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後楚師薄(薄,迫也)於險,叔山舟謂養繇基曰[4]:"雖君有命,爲國故必射[5](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使養食其射之(食其即繇基也)。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擁柱號矣。

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迸也。

蔿陽爲工尹,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工尹,楚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也[6]。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二十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

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7]，於時有吳師陳[8]。或作陵，楚聲[9]。）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10]，子射諸。"（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射之，斃一人。韔弓。（不忍復射斃僕也。韔，韜也。）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掩其目，不忍視之）。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善之。

公孫丁爲衛獻公御，公出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爲孫氏逐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11]，貫臂（貫佗臂）。

洩聲子，魯大夫。齊師將納昭公，使公子鉏率師從公圍成師，與齊師戰於炊鼻（季氏師距公。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朐，車軛；輈，車轅；繇，過也；汰，矢激也。匕，矢鏃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

顏高，魯人。定公侵齊，門於揚州（攻其門），士皆坐列（言無鬭志），曰："顏高之弓六鈞（三十斤爲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爲異強）。"皆取而傳觀之。揚州人出，顏高奪人箭弓[12]，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斃，僕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

顏息，魯人。定公侵齊，門於揚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

公孫林，鄭大夫。齊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鄭師大敗，趙孟喜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

更羸，魏人，與魏王處廡下。有雁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雁下。

漢李廣，隴西人，世世受射（受射法）。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廣爲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帝使中貴人從廣（内臣之貴幸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走，趣也）。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疾馳而逐之）。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爲），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

殺之。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廣爲人長猿臂(臂如猿臂通背[13]),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吶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

張隆,景帝時爲輕車武射,以善射,帝幸近之。

霍去病,武帝時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

堂邑父,胡人,善射,與張騫使月支,留匈奴中。窮急,射禽獸給食。歸漢,拜爲奉使君。

後漢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位至相國。

呂布爲奮武將軍[14],時袁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於徐州。布救之,屯沛城外,請靈等與共饗飲。布曰:"備,吾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

魏成公英,西域人[15],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太祖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太祖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謂盡節,而孤獨不可乎?"(成公英昔事韓遂,遂字文約。)後詔英作涼州平隴右。病卒。

王明山,父凌,坐楚王事,司馬宣王誅之。明山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昂,明山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

蜀麋竺爲安漢將軍,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

吳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着,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位至折衝中郎將。

朱才字君業,爲偏將軍。爲人精敏善騎射,大帝愛異之,常侍從遊戲。

晉魏舒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王濟,字武子,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詣,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尋以白衣領太僕卒。

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着布褲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

庾翼爲都督征討諸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謝尙爲建武將軍、江夏相時,安西將軍庾翼鎭武昌,尙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尙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

桓石秀善騎射,發則命中。位至寧遠將軍。

陳安爲劉曜所圍,突圍而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前燕慕容根善射,嘗從慕容皝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皝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求射,一發中之。

賈堅字世固,彎弓三十石餘。慕容恪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再發,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堅曰:"所貴以下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已六十餘矣。觀者咸服其妙已。

慕容翰,皝之庶兄。皝素忌之。皝既嗣位,翰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願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追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

慕容盛,初逃難東歸,遇盜陜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愼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

宋劉榮祖,北中郎將懷愼之子,少好騎射,爲高祖所知。及盧循攻逼,懷愼戍在石頭,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16]。高祖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忿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高祖益奇焉。

卜天興,父名祖,高祖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天興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顏。太祖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位至廣威將軍。

臧熹習騎射,志在立功。嘗至溧陽,縣令阮崇與熹共獵,值虎突圍,獵徒並奔散,熹直前射之,應弦而倒。

南齊垣僖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爲武帝所重,以爲直閤將軍。

柳世隆與瑯琊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咮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位至左光祿大夫。

張敬兒年少便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劉繪爲寧朔將軍,雖豪俠,常惡武事,雅善博射,未嘗跨馬。

梁曹景宗,新野人,父欣之仕宋,爲徐州刺史。景宗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每還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遂散走。

陳褚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有猛虎,玠引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俄而虎斃。位至御史中丞。

樊毅累葉將門[17],少習武善射。毅弟猛幼倜儻[18],既壯便弓馬。位至護軍將軍。

後魏長孫頽,嵩子也[19],善騎射,彎弓三百斤,位至征南大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頽射之[20],百步內二狐俱獲[21]。

楊播爲右衛將軍時,孝文曜威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22],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帝笑曰:“養繇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酒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

奚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尋常。宣武聞之,故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粗如今之長笛送康生[23]。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24],猶有餘力[25],觀者以爲絶倫。康生爲中堅將軍時,蕭鸞置義陽招誘邊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26],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強弓大箭望樓射窗扉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強弩[27]。以殺伏護,賞帛一千疋。又頻戰再捷,其軍賞三階,帛五百疋。

爾朱兆,榮之從子,驍勇善騎射。榮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誇,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位至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

賀拔岳初爲太學生長[28],以弓馬爲事,與父兄赴援懷朔[29]。賊王衛可環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環臂,賊衆大駭。拔岳爲西道都督[30],能左右馳射,與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31]。岳屆長安時[32],万俟醜奴遣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尅,還據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菩薩乃自憍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

尉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高祖時,釋褐員外散騎侍郎[33],稍遷左將太中大夫。

北齊斛律金,朔州敕勒部人,善騎射,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環還北。環見金射獵,深歎其工。子光字明月,文襄從出,見雁雙飛來,文襄使光射之,以二矢俱落野焉。後爲太傅。

暴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魏末,從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

斛律光字明月,羨字豐洛,皆太師金之子。少工騎射,其父每日令其出獵,還即較

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著箭[34],豐洛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咸服其言。嘗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者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神武即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出野,見雁雙飛來,帝使馳射之,二矢俱落。又從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鵰也。文襄取而觀之,深壯異焉。承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雕手也[35]。"當時傳號"落雕都督[36]",位至左丞相。

皮景和善騎射,事神武爲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文襄疑賊爲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値賊百餘人,便共格鬬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曾令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天統二年,爲侍中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每與使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

元景安爲車騎大將軍,孝昭曾與功臣於西園讌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垛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37],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中獸鼻。帝嗟賞稱善,特賞馬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後周竇熾,仕魏[38]爲武衛將軍。孝武即位,蠕蠕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賜帛五十疋。太祖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分射走兔,熾一日獲十七頭,護十一頭。

宇文顯和,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顯和初從魏孝武入關,至溱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爲帳內大都督。

宇文貴,魏末從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以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繇基之妙正當爾耳。"位至小司徒。

王傑爲驃騎大將軍,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39],柵內有人善用長矟戰,士將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

李遠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嘗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位至柱國大將軍。

尉遲綱,迥之弟。迥率衆伐蜀,綱從太祖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太祖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40]。"俄而綱克兔而返。太祖喜曰:"事平之日,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嘗從太祖北狩雲陽,値五鹿俱走,綱獲其三。每遊宴,太祖以

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位至陝州總管。

賀拔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41]，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後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有雙凫遊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42]，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位至太師。

李景爲儀同三司，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力焉。

豆盧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容儀，善騎射，以别將隨爾朱天光入關，以破万俟醜奴。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時以爲能，贈遺甚厚。

賀若敦少有氣幹，善騎射，初從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弓三石，箭不虚發。位至中州刺史。

史雄，大將軍寧之子，年十四，從寧於率毛山奉迎太祖，仍從校獵，弓無虚發，太祖歎異之。位至馭中大夫[43]。

隋長孫晟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初，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皆出其下。年十八爲司衛上士。晟使突厥，嘗有二雕飛而爭肉，突厥攝圖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44]，遇群雕相攫[45]，遂一發而雙貫焉。開皇中，晟持節護突厥，突厥悦附。尋以突厥染干爲意利彌豆启民可汗[46]，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启民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隻，發皆中鹿。启民之朋竟勝[47]。時有鳶群飛，高祖謂晟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位至右驍衛將軍。

史萬歲少趫捷，尉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彦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雁飛來，萬歲謂士彦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悦服。位至河州刺史。

賀若弼爲武侯大將軍，嘗遇突厥入朝，高祖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帝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而祝曰："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帝大悦，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蘇夔少聰敏，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位至通議大夫。

崔彭爲備身將軍，高祖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帝命彭射之，既發而中。帝大悦，賜錢壹萬貫。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帝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帝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帝賂以繒綵[48]，然後得歸。

宇文忻，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位至右領軍大將軍。

虞慶則幼而雄毅，身被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位至右武侯大

將軍。

韓洪字叔明,擒虎季弟。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大獵於蔣山,有猛虎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觀於側,莫不歎伏焉。王大喜,賜縑百疋。

唐張士貴,本名忽峍,膂力絕人,彎弓一百五十斤,左右馳射,矢不虛發。

屈突通,雍州長安人,爲工部尚書。檢身清正,好武略,善馳射,平王世充,功爲第一。

馮盎討諸叛獠,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逼。盎持弓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盎位至上柱國、高羅總管。

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余萬,令驍揵數十人逆來挑戰[49],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其餘一齊下馬請降[50]。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磧北討其餘衆,擒其僞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位至右領軍衛將軍。

李巨爲夷陵太守,安祿山反,玄宗方擇將帥,張垍言巨善騎射。

李晟少從軍於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鬭,頗多殺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乃引弓[51],一發而斃,三軍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之敵也。"位至太尉中書令。

王栖曜,貞元初爲浙西都知兵馬使,從節度使韓滉入覲,授左龍武將軍知軍事,歲餘爲鄜坊節度觀察使。久之,檢校禮部尚書。栖曜性謹厚,善騎射,始起兵涉寇境太深,遇遊騎四合,百步內立表,俾之環視,發必破的。虜相顧恐懼,徐而解去。嘗獵會稽山,有白額獸卒起草中,應弦而斃。在蘇州,嘗與諸文士遊武丘寺,平野霽日,先一箭射空,再發貫之。江東文士自梁肅以下歌詠焉。

伊慎少以善騎射爲果毅。

李光顏與兄光進以葛旃善騎射,弟兄自幼皆師之。葛旃獨許光顏之勇健己不能及。位至河東節度使。

梁霍存從太祖圍濮州,有賊外眺樓大詬。太祖怒甚,召存射之,矢一發而屍隕其下,賞賚甚厚。

胡眞[52],江陵人也。爲寧遠軍節度使、容州刺史。眞體貌洪壯,長七尺,善騎射,少爲縣吏。及在巢寇中,推爲名將。隨巢涉淮浙,陷許洛,入長安。及太祖以衆歸唐,眞時爲元從都將,從至梁苑,表授檢校刑部尚書。

後唐李嗣恩字武八[53],騎射推於軍中,嘗有時輩臂饑鷹,矜其博擊。武八持鳴鏑一只,賭其狩獲,暮乃多之。位至諸軍都指揮使。

索自通少能騎射，嘗於山野射獵。莊宗鎮太原時，遇之於野，詳其姓名，即補右番廳直軍使。後因從獵射中走鹿，轉指揮使。

張敬達小字生鐵，少以騎射著名。位至晉州節度使。

安元信少有勇力，自後唐太祖領太原，隸於麾下。天祐三年，梁人圍李嗣昭於上黨，與上將周德威救之。一日，德威爲敵所困，梁之驍將有奉武者屢犯我軍，元信飛一矢隨而斃之，德威軍遂振。太祖聞之，以所乘馬并器仗賜之，奏加檢校司空。明年，莊宗解圍上黨，承制授元信遼州刺史，加檢校司徒。

朱漢賓少時善射[54]，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雁，隨矢而落，其鏃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錢，字有篆文，示其郡之碩學，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繇是人皆號曰"朱落雁"。（一云嘗爲落雁軍校。）位至太子少保致仕。

晉陸思鐸初仕梁，以善射日預其戰，嘗於箭笴上而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睹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莊宗平梁，思鐸以例來降，莊宗出其箭以示之，思鐸伏地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後爲梁州刺史，尤以挽強見稱。明宗舉兵討荆南，思鐸與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拒我，思鐸每發矢中敵人，則洞胸達脓，繇是前鋒稍挫，不敢輕進。諸軍咸壯之。

景延廣，陜州人也，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延廣少習射，以挽強見稱[55]。

安重榮，朔州人，爲成德軍節度使。嘗與北來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快抃。蕃使因輟所乘馬以慶之。繇是名振北狄，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

漢郭謹字守節，太原晉陽人，乾祐初，爲彰德軍節度使。謹少從軍，能騎射。

周李從敏，唐明宗之諸子也。沉厚寡言，善騎射，多計數。初，莊宗召見，試弓馬，用爲衛內馬軍指揮使。

高行周，初在後唐，遷潁州團練使。郡境比多鷙獸[56]，一日，牧豎言有伏虎，即跨馬彎弧視之，虎見騎集，厲吻而起，行周矢一發，洞胸而斃。

李建崇，潞州人，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少從軍騎射。事太祖爲鐵林都將，轉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平定魏博諸州。

安叔千，晉高祖朝爲振武節度使，習騎射，嘗備邊於塞上，亦事太祖、莊宗，嘗率驍騎爲前鋒。

慕容彦超爲節度使，起家事唐明宗爲小豎，明宗即位，補供奉官。幼習騎射，既居近職，監臨奉使，熟於軍旅，稍遷軍職，漸至列校。

和凝十九仕梁，登進士第。滑帥賀環知其名[57]，辟置幕下。凝尤善射。時環與唐莊宗相拒於河上，戰於胡柳陂，環軍敗而北，唯凝隨之。環顧曰："無相隨，當自努力。"凝對曰："大丈夫受主，知有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耳。"旋有一裨將來逐環，

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死[58]，環獲免。既而謂諸子曰："昨非和公，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繇此聲望益隆。

校勘記

[1]"捨"字原作"舍"，據宋本改。

[2]射，字原脱，據《左傳・宣公十二年》補。又，夾注中"背之"原作"背文"，據宋本改。

[3]此條自"晉鮑癸"原作另條，據宋本合爲一條。

[4]"養繇基"原作"基"，據宋本補。

[5]此句宋本作"爲國故子必射"。

[6]"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7]"帥師"二字，宋本無。

[8]"吳"字原作"受"，據宋本改。陳，原作"陵"，據《禮記・檀弓下》鄭玄注改。

[9]楚聲，宋本作"楚人聲"。

[10]手，原作"乎"，據《禮記・檀弓下》鄭玄注改。

[11]授，原作"受"，據《左傳・襄公十年》改。

[12]箭弓，宋本作"弱弓"。

[13]猿，原作"援"，據宋本改。又，通背，宋本作"通肩"。

[14]奮武將軍，宋本作"奮威將軍"。

[15]西域人，宋本作"金城人"。

[16]"拔"字原作"援"，據宋本改。

[17]"門"字原脱，據宋本補。

[18]倜儻，宋本作"俶儻"。

[19]"嵩子也"三字，宋本無。

[20]此句宋本作"詔强射之"。

[21]此句原作"百步狐俱獲"，據宋本改。

[22]曹，原作"遭"，據《魏書・楊播傳》改。

[23]如，字原脱，據宋本補。

[24]"平"字原作"乎"，據宋本改。

[25]此句原作"猶餘有力"，據宋本改。

[26]伏，原作"休"，據宋本改。

[27]此句宋本作"皆云狂弩"。

[28]拔，原作"援"，據宋本改。

[29]援，原作"授"，據宋本改。

[30]拔，原作"環"，據宋本改。

[31]俟，原作"侯"，據宋本改。

[32]“屆”字原作“廟”,據宋本改。

[33]“騎”字原脱,據宋本補。

[34]“明月”原作“明蟾”,據宋本改。

[35]雕,字原脱,據《北齊書・斛律光傳》補。

[36]落雕都督,宋本作“落鵰都督”。

[37]“獸頭”原作“獸頤”,據宋本改。

[38]“寶熾”原作“實熾”,據宋本改。

[39]“于謹”原作“於謹”,據宋本改。

[40]當,原作“常”,據宋本改。

[41]“工”字,宋本作“攻”。

[42]久,原作“人”,據宋本改。

[43]此句宋本作“位至大馭中大夫”。

[44]“往”字原脱,據宋本補。

[45]“遇”字原作“見”,據宋本改。又,此句宋本無“群”字。

[46]“啓民”原作“啓人”,據宋本改。“利”字原脱,據宋本補。

[47]此句宋本作“啓民朋竞勝”。

[48]“縉”字原脱,據宋本補。

[49]驍揵,宋本作“驍捷”。

[50]其餘,宋本作“自餘”。

[51]“引弓”原作“引軍”,據宋本改。

[52]“真”字原作“貞”,據宋本改。

[53]字,宋本作“子”。

[54]“朱漢賓”原作“米漢賓”,據宋本改。

[55]“稱”字原脱,據宋本補。

[56]“比”字原作“北”,據宋本改。

[57]“帥”字原作“師”,據宋本改。

[58]此句宋本作“應弦而斃”。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四十七

總錄部(九十七)

勇

夫孔武有力,臨難忘死,厲氣決鬬,摧堅隕敵,桓桓焉、赳赳焉。冠三軍而敵萬夫者,可謂勇矣。春秋之際,以兵戰爲務,故以強有力聞於時者爲多焉。漢魏而下,壯夫迭作,至如英威蓋世,雄名震俗,乘危而靡顧,遭患而能奮[1],見義必赴,所向無前。戮勍寇而致果,格鷙獸而服猛。至乃樹勳烈,齒榮爵,氣激於當時,聲讋於殊俗者,蓋有之矣。《傳》曰:"君子有勇而無義,則爲亂[2]。"若乃恃匹夫之力[3],昧經典之訓[4],違乃達德,齑於致禍,斯固暴虎憑河[5],死而無悔之徒歟!

郤叔虎,晉人也。晉獻公伐翟相,郤叔虎將乘城(乘,升[6])。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職也,役服戎役[7]。)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事君無謀,又耻無功。)被羽先升,遂尅之。(羽,鳥羽,被於背,若今軍將負旄。)

秦堇父,魯人也。晉會諸侯,伐偪陽。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8]。(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喜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

太叔段,鄭莊公弟也。叔多才而好勇,故《詩》曰:"太叔於田,襢裼暴虎,獻於公所。"(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搏之。獻於公所,進於君也。)

熊宜僚,楚人也。初,楚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將作難,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當五百人也。"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拔劍指其喉)。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9]。"去之。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

州綽、邢蒯,晉大夫,皆勇士也,奔齊。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前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鷄鬬[10],勝而先鳴。)莊公爲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爲勇)。州綽曰:"東門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板數(識

門版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晋君也。"對曰:"臣爲隸新(言但爲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斐豹,晋人也,欒盈率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11]。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盟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逾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逾入,豹自後擊而殺之。

敝無存,齊人也。齊侯伐晋夷儀(爲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室之謂娶婦)曰:"此役人也[12],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娶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鬬死於門屋霤下也。)

涉佗,晋人也。晋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魏侯伐邯鄲,戰午於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晋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13])。及晋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鬬)。"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

仲由字子路,衛人也。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鷄,佩豭豚(冠以雄鷄,佩豭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以爲上[14],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既稱君子,不職爲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忠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爲亂而受不義之責也),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又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之用(曰材好勇過,故云無所取)[15]。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公良孺子者[16],孔子弟子。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民以蒲畔[17],蒲人止孔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長垣,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出孔子。

菑丘訢,東海之上勇士也[18],以勇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沉。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怒不旋目[19],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

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子來不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子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天下惟此子耳。”

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齊景公[20]，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曰：“臣聞明君之畜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限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畜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政勍強之人也，無長幼禮。公使人少饋之二桃，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也，夫使公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計而食桃矣。接一搏特猏而再搏乳虎[21]，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治子曰[22]：“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下流[23]。當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之視之，則大黿之首也。若治之功者，亦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二子者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桃挈領而死[24]。古治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矣。夫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於所行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待者復“已死矣”，斂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25]。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覸，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爲之，我何爲畏之者也？”）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黝，有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睛避也。）

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鬭，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卞莊子好勇，母恙時，三戰而三背。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顔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背也，辱吾身。今母殁矣，請雪責。”遂走敵而鬭，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雪再背。將軍止之曰：“不足上[26]。”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雪三背。將軍止之曰：“足矣，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背以養母也，今母殁矣，吾責雪矣。吾聞之，廉人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革，爲也）？”

於是具染而已(染謂醬也)。因抽刀而相啗,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勇而相啗,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

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十九年,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河西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奉王,以相娱樂[27]。"(缻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28],爲一擊缻。相如目顧,召趙御史書曰[29]:"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謀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30]。"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

毛遂者,趙之平原君客也。平原君喜賓客,至者數千人。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能也。"毛遂曰:"臣乃今處囊中耳[31],使遂蚤得穎脱而出[32],非惟其末見而已[33]。"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34]。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之:"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35]。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戈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

而以從[36]。"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37]:"公相與歃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次非,荆人也,一作次飛。得寶劍於干遂[38](干遂,邑名),還返,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汝嘗見兩蛟夾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之腐朽骨耳。棄劍而已,余何愛焉。"遂攘臂袪衣,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舟中之人皆獲全。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爲勇武侯)。

秦舞陽,燕國勇士也,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漢項籍字羽[39],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扛,舉也,音江),才氣過人,吴中子弟皆憚籍。漢軍與羽軍相守廣武,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樓煩,胡人也,後爲縣屬,雁門北縣人,善騎射,謂士爲樓煩,取其稱耳,未得樓煩人也),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乃羽也。後至垓下,爲漢兵所圍,夜直潰圍南出[40],漢軍追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脱,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皆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41],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42]。爲諸君潰圍[43],斬將艾旗乃後死(艾音刈),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四下陂陁也,隤音徒回反),而爲圜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

季心,布弟也,以勇聞關中。後爲中司馬。

朱雲,字子游,魯人。嘗借客報讎,以勇力聞。官至槐里令。

李禹,敢之子也,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訴之武帝,帝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絶纍,欲刺虎。(落與絡同,謂當時繼絡之而下也[44]。纍,索也。)帝壯之,遂救止焉。

後漢銚期,潁川郏人也。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光武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喧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趕。"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位至衛尉卒。

蓋延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後爲虎牙將軍,封安平侯,

復拜左馮翊。薨於位。

朱暉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45]。"遂捨之而去。後位爲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卒。

彭脩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爲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指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

楊政字子行[46],京兆人,嘗過楊靈侯馬武[47]。武稱疾,見政去,對机邊床卧[48],欲令政拜床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床坐。武恨,語言不懌。政把武手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臣,不思求賢助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動者刀入脅[49]。"左右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爲朋友。其剛果勇敢[50],皆此類也。官至左中郎將。

伍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

孫堪以節介氣勇自許,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51],郡中咸服其義勇。位至侍中騎都尉。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陲。

魏臧霸,字宣高,泰山人,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所欲殺。太守怒,收戒詣府,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人於南山中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繇是以勇壯聞。後爲執金吾,位特進。

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董卓以布爲都尉,卓每以布自衛。布嘗小失於卓,拔戟擲之,布趫捷得免。布繇是陰怨於卓。布後應王允於門刺殺卓,卓將李傕等阻兵[52]。布自南陽從袁術[53],自術又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布嘗御良馬號"赤兔",能馳城飛塹,遂突張燕軍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遂破燕軍。

許褚,字仲康,長八尺,大十圍,勇力絕人。太組初見曰:"此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衽[54],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殺四五人。賊走,復相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

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將[55],客南陽。

劉曄,淮南成德人也。漢末,揚土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曄使倡導此謀[56]。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者。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終於大中大夫[57]。

夏侯稱,淵之子也。年十六,淵與之田[58],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

丁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粗略有武勇,善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驚急追寇虜[59],輒在其前。

文俶,小名鴦,揚州刺史欽之子也。欽之舉兵,大將軍司馬景王致兵討之。將戰,欽引退。鴦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俶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俶退,欽亦引還。(一云鴦年十八,勇冠三軍。)

吳劉繇,年十九從父韙爲賊所劫質[60],繇奪取以歸,繇是顯名。

太史慈,字子義,與揚州刺史劉繇同郡。慈自遼東還[61],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因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鬭,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

徐盛字文嚮,琅琊莒人[62]。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後爲安東將軍,封蕪湖侯。

晉吾彥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63]。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御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終於大長秋。

庾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較。帝募勇士,唯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司馬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爲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聞。

周訪,參元帝鎮東軍謀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

段文鴦,匹磾弟也,在厭次。會石虎縱騎抄城左右,文鴦登城臨見,不勝其勇,欲出擊胡,匹磾疑有伏,不聽出,民大爲胡所殺掠。文鴦單將壯士數十騎出擊胡,所殺甚多。胡騎退,文鴦追躡,匹磾率步卒繼。文鴦虎伏騎起[64],匹磾、文鴦力戰,殺胡數十,文鴦還。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盜入室,裔拊床一呼,而二盜俱隕。故殷浩委以軍鋒焉。

杜曾少驍勇絶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

桓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趫捷絶倫。從父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以歸。

劉牢之字道堅,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雁門太守[65]。父建有武幹[66],爲征虜將軍。牢之世以壯勇稱,後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卒。

趙伯舒,誘之弟也。誘爲王敦參軍,距杜曾、第五猗,與子龔俱戰死。伯舒,龔之弟也。王敦使周訪擊杜曾,伯舒請從行。訪憚曾之強,欲先以伯舒餌曾,使其既疲而後擊之[67]。伯舒多梟首級。

王機,長沙人,美姿儀,俶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

楊孜敬爲人剽鋭,果於行事。昔與從兄佺期勸殷仲堪殺殷顗,仲堪不從,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

後蜀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羌督。

宋張東,有勇力,手格猛獸[68]。

胡盛之爲長沙王儀欣鎮軍參軍,督護討劫[69],譙郡縣西劫有馬步七十,逃隱深榛,盛之挺身獨進,手斬五十八級。

蒯恩,蘭陵人,高祖征孫恩,縣使伐馬蒭,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蒭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高祖聞之,即給器仗。恩大喜,自征妖賊,常爲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過人,終於司馬將軍,淮臨太守。

丁旿驍勇有氣力,高祖之殺諸葛長民,使旿拉殺之。時人爲之語曰:“勿跋扈,付丁

吽。”

沈慶之少有志力，孫恩之亂，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繇是以勇聞。後爲侍中太尉。

柳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後位至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

宗慤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70]。位至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薛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後官至東徐州刺史。

沈攸之爲郢州刺史，聞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獲禽，則宿昔圍守，須曉自出。

焦度爲青州刺史顏師伯輔國參軍，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絶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眞健物也。"爲晋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爲前鋒，屯赭圻。每與臺軍戰，常自排突[71]，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宫亭湖中爲寇。朝廷聞其勇，甚憂之，使州刺史王景文誘降焉。

王宜興，吳興人，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

南齊崔恭祖，惠景宗人也。驍果便馬矟，氣力絶人，頻經軍陣。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屬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72]。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脱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位至征虜將軍、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

周奉叔持節軍王盤龍子也，建元三年，魏人圍角城，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繇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初隨武帝起義，爲郡兵追急，皆散[73]。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四十餘人相結破獄出。武帝郡兵追急，康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74]，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狀於寺中，病瘧者寫其形帖着床壁[75]，無不立愈。後爲驍騎將軍卒。

梁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少驍果有膽力，率兄弟自魏歸國，位至北司州刺史。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父欣之爲徐州刺史，遣景宗出州，以疋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76]，景宗帶百餘箭，仍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敗走。因是以膽

勇知名。

馮道根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救之,疋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繇是知名。

陳伯之幼有膂力,嘗援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討,常將自隨。終於大中大夫。

柳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官至扶風太守。

杜崱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爲散騎常侍,江州刺史。

杜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位至西荆州刺史。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人,少勇決,有武幹。

羊鵾字子鵬[77],都官尚書侃之子。侯景敗,鵾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下海,欲向蒙山,景寢,鵾語海師向京口。至湖豆州,景覺,鵾拔刀叱海師。景透水,鵾斫之。景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鵾刺殺之。世祖以鵾爲青州刺史,封昌國侯。錢五百萬,米五千石。

陳周鐵虎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爲臨蒸令,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鐵虎。僧辯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未滅,何以殺壯士?"僧辯奇其言,乃宥之。後爲散騎常侍、嚴威將軍、太子左衛卒。

程靈洗,新安海寧人。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三百餘里,便騎善射。梁末,又海寧黝、歙等縣及鄱陽宣城郡界多盜賊,郡縣苦之,靈洗素爲鄉里所畏伏,前守長常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位至安西將軍。

程文季,靈洗子也。幼習騎射,多幹略果決,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前登陷陣。後爲安遠將軍、譙州刺史。

杜僧明字弘炤,形貌眇小,而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位至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蕭摩訶,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於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常隸安都征討。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鐘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免。後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

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召募鄉人從之,每戰必勇冠衆軍。官至安南將軍。

後魏長孫觀,少以壯勇知名。

魯秀小字天念，爽弟也，頗有意略，才力過爽，太武以充宿衛，甚知待之。高梁王阿叔泥爲芮芮所圍甚急，使秀往救，太武自率大衆繼其後，未及至，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

呂羅漢，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人多應之，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於鎮將元意頭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檢千餘騎令羅漢出戰，與諸騎策馬大呼[78]，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乃引還仇池。後拜內都大官卒。

來大千，驍果善騎射，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着御鎧，盤馬殿庭，莫不歎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矟直刺之，應手而死。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後爲左衛將軍卒。

乙瓌，代人也。便弓馬，善騎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征伐。後爲侍中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

爾朱兆，字萬仁，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後爲都督十州諸軍事，襲并州刺史。

李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疢疾，炙療艾炷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後爲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

尉眷，太宗時執事左右，爲太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大擅問其故，眷曰："受斤負罪天子，逃刑在此，不時執送，是以來取。"眷遂擒受斤於大擅前。左右救之乃免。繇是以驍烈聞，遷司衛監。

江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夏侯道遷之圖楊靈珍也[79]，文遙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

後周夏莫[80]，陳崇武川人，少驍勇，善馳射，隨賀拔嶽征討，以功除建威將軍。位至大司徒。

耿豪少粗獷，有武藝，好以氣凌人，賀拔嶽西征，引爲帳內。嶽被害，歸太祖，以武勇見知。後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賀若敦，東魏潁川長史統之子[81]。從其父歸太祖，時群盜蜂起，各據山谷，太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82]，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終於忠州刺史。

泉仲遵，洛州都督企之次子，少謹實，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棒杖捍之，遂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

隋虞慶則，靈武太守祥之子，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後以右武侯大將軍出爲桂州道行軍總管。

張奫,字文懿,自云清河人,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楯。歸周[83],時鄉人郭子異密引陳寇[84],奫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奫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繇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

史萬歲以坐事除名,配燉煌,爲戍卒。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尅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甚工,戍主笑曰:“小人安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後爲河州刺史行軍總管。

麥鐵杖,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李陵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惠,行至庱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位至右屯衛大將軍。

梁黠者[85],梁士彦之蒼頭,驍武絶人,士彦每從征伐,常與陷陣。

唐杜伏威,隋末僭稱將軍。煬帝遣右御衛將軍陳稜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遺稜婦人以激怒之,并攻書號爲“陳姥”。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陣,伏威因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攜其首,復人稜軍,奮擊殺數十人。稜陣大潰,僅以身免。

丘行恭善騎射,勇敢絶倫。隋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於岐雍間,有衆一萬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群盜不敢入境。

李藝性桀黠,剛愎不仁,勇於攻戰。

薛仁杲,舉之長子,多力,善騎射,勇烈過人,舉軍中號爲萬人敵。後爲太宗所誅。

盧祖尚,隋大業末召募壯士,逐捕群盜,時年甚少,而武力過人。又御衆嚴整,所向有功,群盜畏憚,不敢入境。

錢九隴有膂力,趫捷善騎射。隋大業中,常從高祖,以驍勇見稱。官至監門大將軍。

高開道,渤海人,少而驍捷。隋大業末,賊帥格謙擁衆於豆子航,開道歸之,禮遇甚薄[86]。會謙爲隋師所圍,左右分散,無救之者。開道獨身決戰,殺十餘人,隋師披靡,謙乃獲免。於是始重開道,爲幽州總管。

公孫武達,少有膂力,嘗遇賊盡劫其衣物,仍逼武達索靴。武達授足與之,賊俯就引靴,武達歐之,死於手下。以其兵伏禦餘寇獲免。繇是以壯勇知名,官至武衛大將軍。

蘇定方,冀州武邑人,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絶倫,年十五餘,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破賊帥張金秤於郡南,手斬金秤。又破陽公卿於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公卿僅以身免。繇是外盜不敢入界,鄉黨賴之。官至武衛大將軍。

李勣，隋大業中，說韋城人翟讓劫公孫私船[87]，兵衆大振，隋遣齊郡通守張須率師二萬討之，勣與戰，斬之須陁於陣。後位至司空。

薛萬均，河東汾陰人，善射有武略，拳勇絕人。後官至屯衛大將軍。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慴伏，仁貴遂知名。官至右領軍衛大將軍，檢校代州都督。

李敬業者，司空英國公勣之孫，少嘗從祖征討，以驍勇聞。後左授柳州司馬，以叛逆誅。

程務挺，洛州人，右驍衛將軍振之子。少嘗隨父征討，以勇力聞。位至左衛武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

高子貢，和州歷陽人。屬徐敬業構逆侵逼和州，子貢率其鄉曲子弟以御之，繇是賊不敢侵。

姚令言，河中人，少勇。應募起於卒伍，隸涇原節度馬璘[88]，以戰功累授金吾大將軍。

李祐本，蔡將也，驍勇過人，每行營當陣，敵官軍皆深憚之。

後唐傅彥饒，少驍勇，能騎射。唐天祐十五年冬，莊宗與梁軍大戰於胡柳陂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莊宗壯之，因用爲騎將。

高行珪，燕人，將家子。家世勇悍，後爲安州節度使。

晉翟璋，好勇多力，時目爲大蟲，即痴虎之稱也。位至左羽林統軍。

張郎，唐昭宗末，徐方亂，盜賊蜂起[89]，剽劫鄉群[90]。郎聚少年數百人，固護親族，鄰里賴其保全者甚衆。終於光祿大夫[91]、檢校太傅、慶州刺史。

張協，臨黃縣書生也。天福九年，協自募召勇敢之士五十餘人詣行宮，請爲遊兵捉生偵邏，帝嘉之，賜以戎服，遣殿直王巒俱往。時擒索虜，致於行在。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有勇力，籍本軍爲赤甲都官健。

梁將葛從周鎮其地，爲爪牙。後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漢馬萬少從軍[92]，善水游。唐莊宗與梁軍對壘，胡柳之役，莊宗自濮州至潘張立河南北寨。會莊宗入至太原，梁軍水陸齊進，攻南寨於寨北，河流聯戰艦以絕援路，晝夜攻城者三日，寨將氏延賞告急。莊宗自太原迴，便趨寨，隔河望敵，無如之何。乃召人能水游破賊者，馬萬兄弟應募，言可通南寨。遂潛行入南寨，往來者三。又助燒船，汴軍斫船走解圍。自是收爲水軍小校，位至上將軍。

周安懷，盛沙陁三部落之種也，事太祖，以驍勇聞。

于釗，元城人也，以強勇稱於河朔間。

趙暉，代家天水，近世徙居於魏，故今爲郡人焉。暉生於貧賤，弱冠習武，以挽強

稱。唐莊宗之戰河朔也,廣募驍雄以備征伐。始隸於莊宗帳前,與大梁兵凡經百餘戰[93],摧堅陷陣,名出行伍間。後爲太子太師致仕。

李懷忠初事後唐,莊宗赴援夾城之役,懷忠率先登城轉鬬,其衆大敗。後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史彦超,雲州人也。性驍獷,有膽氣,官至華州節度使。

白延遇,太原人也。幼畜於晋高祖之公宫,年十三從晋祖伐蜀,以趫悍見稱。終於同州節度使。

仇超,顯德中以廂軍從太祖巡按,賊壘張彦超設虎落以護城,宣諭諸州廂軍内果敢之士能拔去鹿角者。超仗一大斧,伐鹿角而徑登,爲賊守陴者傷三指而下。太祖獎其勇健,解其甲鎧,唯衣一犢鼻,賜以錦袍。超謝之,攜斧又登賊壘,芟夷懸幢之類而旋。太祖擢之,在控鶴官之列。間日思其驍果,宣問願陳力之所,超曰:"父嘗任倉州捉生都頭,苟得之,平生之願畢矣。"於是補是職焉。

校勘記

[1]"而"字原脱,據宋本補。

[2]"則"字原脱,據宋本補。

[3]"乃"字原脱,據宋本補。

[4]此句宋本作"昧典經之訓"。

[5]"憑"字原作"馮",據宋本改。

[6]"乘升"原作正文,據宋本改爲夾注。

[7]"戎役"原作"戍役",據宋本改。

[8]"之"字原作"人",據宋本改。

[9]"洩"字原作"泯",據宋本改。

[10]"於"字原作"與",據宋本改。

[11]"因"字原脱,據宋本改。

[12]此句宋本作"此役也"。

[13]衆,原作"聚",據宋本改。

[14]此句宋本作"義之爲上"。

[15]"之用"二字及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16]此句宋本作"公良孺者"。

[17]公叔民,宋本作"公叔氏"。

[18]此句原作"東海勇之上士也",今據宋本改。

[19]此句宋本作"夫天忽不旋目"。

[20]疆,原作"强",據宋本改。

[21]特狷,宋本作"特貐"。

[22]古治子,宋本又作"古冶子"。

[23]下流,宋本作"一流"。

[24]"挐"字原作"拏",據宋本改。

[25]"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26]此句宋本作"不足止"。

[27]"奏"字,宋本作"奉";"奉王"原作"秦王",據宋本改。

[28]"王"字原脱,據宋本補。

[29]此句宋本無"目"字,僅作"相如顧召趙御史曰"。

[30]此句宋本無"請"字。

[31]此句宋本作"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

[32]此句宋本作"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脱而出"。

[33]此句宋本作"非將其末見而已"。

[34]"發"字,《史記·平原君列傳》作"廢"。

[35]奮其威,宋本作"奪其威"。

[36]"而"字原脱,據宋本補。

[37]"招"字,宋本作"昭"。

[38]干遂,宋本作"于遂"。

[39]"籍"字,宋本作"藉"。

[40]此句宋本作"夜直會爲南出"。

[41]固決死,宋本作"困決死"。

[42]此句宋本作"必三勝之"。

[43]"爲諸君潰圍"句,宋本無。

[44]此句原作"當繈時絡之而下也",據宋本改。

[45]内刀,宋本作"内刃"。

[46]"子行"原作"文行",據宋本改。

[47]"靈侯"原作"虚侯",據宋本改。

[48]"杌"字,宋本作"機"。

[49]"動"字,宋本作"搖"。

[50]剛果勇敢,宋本作"果勇敢折"。

[51]"賴"字原作"剌",據宋本改。

[52]"傕"字原作"催",據宋本改。

[53]此句宋本作"布自南陽投袁術"。

[54]"衽"字原作"袖",據宋本改。

[55]"扶將"原作"扶持",據宋本改。

[56]倡導,宋本作"唱導"。

[57]大中大夫,宋本作"太中大夫"。

[58]"田"字,宋本無。

[59]驚急,宋本作"警急"。

[60]劫質,宋本作"劫資"。

[61]"自"字原作"目",據宋本改。

[62]此句宋本作"琅邪莒人"。

[63]"陸抗"原作"陸杭",據宋本改。

[64]"虎"字原脱,據宋本補。

[65]"太守"原作"不守",據宋本改。

[66]此句宋本作"父連有武幹"。

[67]"既"字,宋本作"衆"。

[68]此條原脱,據宋本補。

[69]王儀欣,宋本作"王義欣"。

[70]"賊"字原脱,據宋本補。

[71]"排"字原作"跳",據宋本改。

[72]此句原作"單力直前",據宋本改。

[73]"爲郡兵追急,皆散",宋本作"爲郡所縶,衆皆散"。

[74]摧,原作"推",據宋本改。

[75]帖着床壁,宋本作"帖其床壁"。

[76]"中路"原作"道路",據宋本改。

[77]子鵬,宋本作"子雕"。

[78]馬,原作"厓",據宋本改。

[79]楊靈珍,原作"陽虚珍",據宋本改。

[80]夏莫,宋本作"侯莫"。

[81]潁川,宋本作"潁州"。

[82]太龜山,宋本作"大龜山"。

[83]歸,字原脱,據《北史·張奫列傳》補。

[84]時,原作"世",據《北史·張奫列傳》改。

[85]"梁點"原作"梁默",據宋本改。

[86]薄,原作"簿",據宋本改。

[87]公孫私船,宋本作"公私船"。

[88]馬璘,宋本僅作"馬"字。

[89]蜂起,宋本作"鋒起"。

[90]鄉群,宋本作"鄉川"。

[91]終,原作"鄉",據宋本改。

[92]馬萬,原作"馮萬",據宋本改。

[93]"大梁"原作"太梁",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四十八

總録部(九十八)

任 俠

荀悦有言曰:"立氣作威,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自成周之衰,諸侯力政,至于七國,專任權譎,所戰非義,所恃惟險固;凌弱暴寡,飾詐尚變,四民之業不專,三游之術交騖,繇是徇名之士,豪舉之徒,發憤以刷國耻,結盟以復私怨,感慨歸死,終然不奪。當此之際,豈徒嚴憚士衆,固亦震變景緯,非夫勇厲剛果,精誠貫徹[1],孰能若是乎?秦滅漢興,餘風未殄,乃有聲流淮楚,氣蓋關中;折節締交,輕財重諾。觀其趨急濟厄,損己不伐而恩不望報,名高於世,玆所謂以怨報怨,捨生取義者歟!魏晉而下[2],訖於五代,時或有之,莫不挺絶異之姿,懷君子之行。又豈特扼腕瞋目[3],悲歌慷慨,使酒睚眦,雜處屠博,不護細行者哉!

魯曹沬以勇力事莊公。莊公好力,曹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沬執匕首劫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沬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沬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顔色不變,辭令如故。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殺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讎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觴(一作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黄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4],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比芮切)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屏人[5],因爲聶政言曰:"臣有讎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粗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

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讎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讎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6]，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韓烈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7]。）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破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唐且，楚人也。初，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君田，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夫王加惠[8]，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悦。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易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歟？"唐且對曰："否，不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立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走。"且曰："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累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9]，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烈隆於古，而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侯嬴爲夷門監[10]，魏公子無忌以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時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公子姊爲趙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必移兵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11]。魏公子乃盜晉鄙兵符，將奪其軍以救趙。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

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頸,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騎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勤兵[12],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亦謂之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元君不用。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納[13]。其之燕[14],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白結切)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繇?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15]。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單于[16],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而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雕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光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蔽一作撥,一作拔)。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

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宫。"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其諸侯服秦[17]，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規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18]。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方城縣有督亢亭，膏腴之地）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讎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揕，張鴆切，一作抗），然則將軍之讎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哉[19]？"樊於期偏袒搤腕（一作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拊心也[20]，乃今得聞教。"遂自剄[21]。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

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22],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一作陳),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無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無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無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泪涕泣。又前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23],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24],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25]:“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於郡縣[26],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宫。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無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無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無陽,前謝曰:“北番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無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遂拔劍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27],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前殺軻。

高漸離與荆軻爲友,軻死燕滅,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宋子(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其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互以爲客),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海各切)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皇帝[28],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項梁嘗殺人，與籍避讎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言皆不及也），每有大徭役及喪，梁常主辦。

漢臺孺，壹之子也。壹，始皇末擊樓煩，爲任俠，州郡歌之。

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飲，沒也，謂不稱顯。）諸所常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車（軥，挽也[29]），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脱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田仲，楚人，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史無官[30]）。

張良字子房，韓人。大父開地，父平皆爲韓相。良少未嘗事韓，韓破，良求刺客，爲韓報讎。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地名，在陽武南。狼音浪），良與客狙擊（狙與覷同音，謂密伺之），誤中副車（謂後乘也）。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封留侯。

季布，楚人，爲任俠有名，後至東河守。

季心，布弟也。氣聞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絲，爰盎字，言以兄長之禮事也）。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加禮。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詐自稱爲心之賓客徒黨也。）

欒布爲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常有德願報之[31]，有怨必以法滅之。

田叔爲人廉，喜任俠（喜，好也），游諸公，後至魯相。

劇孟，洛陽人。周人以商賈爲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乘傳車而東出爲大將也），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千乘[32]。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史無官）。

袁盎爲楚相，免官家居，與閭里鬭鷄走犬[33]。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車千餘，此亦有過人者。"

王孟，符離人，以俠稱江淮之間。（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瞷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北屬其後代[34]。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陜寒孺紛紛復出焉。（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毋辟。陽翟屬潁川，陜即今陜州陜縣也[35]。薛況，寒孺，皆人姓名也。）

灌夫累官至太僕，徙燕相，坐法去官。爲人剛直使酒（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

面諛貴戚,諸勢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衆,薦寵下輩。(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衆之中故寵薦也。)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横潁川。

汲黯爲九卿,後卒於淮陽相。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衛人仕者,皆嚴憚黯,出其下。

鄭當時,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脱張羽於厄(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聲聞梁楚間。後累遷爲大司農。

朱安世,陽陵大俠,詔捕不能得。丞相公孫賀子敬聲罪發,繫獄。賀請捕安世贖罪,帝許之。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獄中上書告敬聲咒詛等。罪賀,遂父子死獄中。

郭解父任俠,孝武時誅死。解爲人靜悍(性清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慨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藉友報讎(藉謂借助也),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以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心本猶言本心也,如故蓋言如舊不改耳[36]。)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負,恃也),與人飲,使之釂,非其任,強灌之。(盡爵曰釂,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強灌之,故怨怒也。)人怒,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翁伯,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37],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脱之(踐更爲踐更之卒也;脱,免也)。"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直,當也,次當爲更也。)怪之,問其故,解使脱之。箕踞者廼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讎者[38],邑中賢豪居間以數,終不聽(居中間爲道地和解之,而不見許也)[39]。客廼見解,解夜見讎家,讎家曲聽(曲,屈從其言)。解謂讎家曰:"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之,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40]?"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陽豪吏言之[41],方從其言也[42]。)解爲人短小[43],恭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上而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徙之數也)。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

“郭解家貧，不中徙”。帝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44]，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45]，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帝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46]，因出關。籍少翁已出解，解轉入太原[47]。所過輒告主人[48]，家吏逐之[49]，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50]，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51]。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52]，太原魯翁孺[53]，臨淮倪長卿，東陽陳君孺，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他羽公子[54]（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姓他名羽，字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烏足道哉[55]。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

王林卿，邛成太后外家，爲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坐法，免，賓客愈盛。

甯成爲內史，抵罪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56]，假貧民[57]，役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爲任俠，其使民成，重於郡守[58]。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爲姦（椎殺人而埋之），後至中尉。

朱雲字子游[59]，少時通輕俠，借客報讎。後至槐里令。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伉，健也）。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才知名[60]，博皆友之。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讎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是敗[61]。後至丞相自殺。

睢孟[62]，魯國番人。少時游俠，鬬鷄走狗。長乃變節，後至符節令。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巡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得顯權力[63]，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勢免官，徙歸故郡[64]。顯貲巨萬，當去，留床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65]，此爲石氏之禍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酒市中人），皆長安名豪，報讎怨、

養刺客者也。

樓護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不相經過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66],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辨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後至天水太守。

原涉字巨先,爲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自劾去官。少顯名京師,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涉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在所閭里盡滿。以奴斫傷屠者[67],亡,爲茂陵令尹公所辱。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爲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眞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罪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眞令。如此,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爲眞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母即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殺游公及其父)。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68]。

陳遵,杜陵人也。爲郁夷令,以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入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辛次兄與平帝從舅衛子伯相善(次兄,其名也[69]),兩人俱游俠,賓客甚多。

孫建爲王莽強弩將軍,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漕中叔素善建,莽疑建匿藏,泛以問建[70],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

戴良,曾祖父遵,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尙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

後漢馬援嘗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援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爲牧帥令。是時,兄員爲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後至伏波將軍。

寇恂,上谷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御命[71],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誠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他郡

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祗更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

竇融，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東擊翟義，還攻槐里（槐里趙明、霍鴻等兵起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以軍功封建武男（《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

蓋延，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尙勇力，而延以氣聞。後至虎牙將軍左馮翊。

蔡遵嘗爲吏部所侵[72]，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後至征虜將軍。

郅惲，汝南西平人也。其友董子張父及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殘害。子張病困將終[73]。惲往候張，張視惲，歔欷。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讎不復也。"惲即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張。張喜，氣因絕。惲見令，以狀自首。令應之，遲趨出，詣獄，令跣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惲，拔刀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後至長沙太守。

楊政，京兆人也。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床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室。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後至左中郎將。

王渙少好俠，尙氣力，數通輕剽少年。晚而改節，官至兗州刺史。

段紀明，少便習弓馬，尙游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後至太尉。

鄭太，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俠。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時董卓遷都長安，天下饑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太豪有餘資[74]，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後至侍御史。

袁術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改行折節，後至監軍[75]。

袁紹壯健，好結交[76]，梁、冀以下，莫不善之。後至大將軍、冀州刺史。

劉梁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梁，字季[77]。）

董卓性粗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劫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78]。繇是以健俠知名。

陳宫字公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後叛曹公，從吕布，布敗誅死[79]。

王康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少以任俠聞[80]，後爲河內太守。

周暉，大司農忠之子也。前爲洛陽令，去官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獻帝初，暉聞京師不安，來效忠[81]。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

何顒與袁紹爲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顒嘗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嘗造術，術深恨之。後辟司空府。

魏夏侯稱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

張邈字孟卓，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後至陳留太守。

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繇是以烈氣聞。後至大將軍。

典韋形貌魁梧，膂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韋爲報之。永爲富春長[82]，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鷄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脱。繇是爲豪傑所識。後爲校尉。

臧霸字宣高，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繇是以勇壯聞。後至執金吾特進。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讎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尉徐揖誅郡中強族黄氏。時黄其(人名)得脱在外，乃以黄昂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怨豐不與己同[83]，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讎。豐遂單騎入南羌中[84]，合衆得千騎[85]，從樂浪南山中出，詣趨郡城[86]。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爲我所繫，云何?"昂慚謝[87]，豐遂殺之。時黄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黄初中河西興復，黄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馮翊東縣舊無冠族[88]，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厚重。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辯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

蜀徐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堊突面[89]，被

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廛。莫敢識者，而黨伍共篡解之，得脱。後仕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

吳孫堅爲下邳丞，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至横江將軍。

甘寧字興霸，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90]，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吳書》曰：寧輕俠殺人[91]，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92]，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後至折衝將軍。

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93]。當顧見大驚[94]，呵叱不能止。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嗤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爲言。孫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後至南郡太守。

晉王濟性豪侈，和嶠性至貪，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時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後至侍中。

裴秀有儁才，性豪俠，有氣節[95]，弱冠得美名，後至司空。

李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

裴憲二子挹、轂並以文才知名。轂仕季龍，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轂俱豪俠躭酒，好臧否人物。

王敦字處仲，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敦又常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後至大將軍。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扶風晉王掾上谷太守[96]。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97]，鄉黨親族以是重之。後至豫州刺史。

戴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

“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者[98]。後至驃騎將軍。

周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凌物。後至御史中丞。

袁躭字彦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産俱盡,尙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躭,而躭在艱。試以告焉,躭略無難色[99],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躭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100]。躭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不?”其通脱若此。後至歷陽太守。

李庠性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饑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群,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濟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産業經懷。當時俠士,莫不歸之。

宋孟龍符,驍果有膽氣,幹力絶人。少好游俠,結客於閭里。

何邁素豪俠,好聚劍客[101],出入行遊,從者塞路。

薛廣,安都父也,河東汾陰人,世爲強族,同姓有三千家,廣爲宗豪。

宗慤字元幹,炳兄之子也。炳素高節,諸子群從,幼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

南齊劉懷珍爲直閤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門戶殷積[102],啓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數千人。

梁鄧元起,當陽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

陳周炤,少豪任俠氣,有將帥才。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爲郡豪族,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而膽力勁果[103],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104],咸歸之。

高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交結英雄,不事生產。有識者並宗奇之。後從平陽王顥討蠕蠕有功。樹生尙氣俠,意在浮沉自適[105],不顧職位,辭不受賞,識者高之。後爲北州大都督。

李瑞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尙豪爽,名強當世[106]。

劉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

薛安都,字體達[107],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廄。遠近交游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

裴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附撫養,咸有恩紀。

陽固字敬安,性俶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

李業興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悋；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毁，乃至聲色，加以謗駡。

慕容儼少任俠，交通輕薄，遨遊京洛間。

薛循義字公讓，性姦俠[108]，輕財重氣，招結豪猾，時有急難相奔投者，多能容匿之。

堯雄，上黨長子人，驍果善騎射，輕財尚氣[109]，爲時輩所重。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少倜儻[110]，不拘小節。及長，資貌環偉，嗜酒好博，常使僮僕屠酤爲事。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爲郡姓。曇朗跅跑不羈[111]，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時，少年據豐城縣爲柵，桀黠劫盜多附之。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異姓[112]。善自居處，言語醞籍，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

後魏李元忠以葛榮起，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卻之。

李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鑿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爲家宗主。

北齊張保洛，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爲北土所知。

宋游道重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爲司州綱紀。

高昂與兄乾數爲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劍客，家資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忤。父翼常謂人曰："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爲州豪也。"昂初以豪俠立名[113]，爲之羽翼者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狄、東方老、劉士榮、成五、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並仕官顯達。

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馬，率性豪俠。幽州刺史劉靈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衆，附昂兄弟遙應之。及靈助敗，昂乃據冀州，孟和爲其致力。

封子繡外貌儒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定遠，子繡兄之婿也，爲瀛州刺史。子繡在渤海，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子讌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大怒，鳴鼓集衆將攻。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乞免拜謝，久乃釋之。

高乾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游俠[114]，數犯公私。長而修改，輕財重義。當世以意氣相得。

李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爲劫盜，鄉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爲，以贓罪爲御史所劾[115]，禁於州獄。景遺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無爲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繇是以俠聞。

盧宗道性粗率任俠，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游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116]，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

李愍字魔憐，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郡唯招致姦俠，以爲徒侶。

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

敬顯儁字孝英，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爲羽林監。

平鑒，燕郡薊人。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蜂起，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爲業[117]。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汙隆，亂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城，爾朱王命世之雄。俠烈建旗[118]，奉辭問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爾朱榮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即署參軍前鋒，從平鞏密。

金祚字神敬，性驍雄，尚氣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詔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募良家以爲軍導[119]。祚應選有功。

後周韋祐字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終不改其操。

隋梁士彥字相如，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

沈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以傭書爲事[120]。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患[121]。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助以養親。每致甘旨美衣[122]，未嘗困匱。

周羅睺，九江人也。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123]。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

李密，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賙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恡。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

劉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

陳政倜儻，有文武大略，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

乞伏慧[124]，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

麥鐵杖，性疏誕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

唐劉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不事家產，以父蔭爲右勳衛[125]。大業末，嘗從煬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汾陰，度以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供衣食。

丘和少便弓馬，重氣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貴賤皆愛之。

盛彥師者，頗有學識，少任俠，交結英豪。

盧祖尚少以俠氣聞，家富於財，周窮濟乏，無所愛恡，繇是爲州里所歸。

張瑾善弓馬，有膂力，少以豪俠聞。

唐憲初仕隋[126]，爲東宫左勳衛。及太子廢，罷歸鄉里，不拘操行。好畋獵，從博徒遊，藏亡匿死，交通輕俠。

牛進達，濮州雷澤人，少嘗穿窬爲盜，而藏亡匿死，號爲輕俠。隋末，代翟讓爲驃騎，與秦叔寶、程知節、吳黑闥相友善。

郭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127]，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128]。令先平壽州，然後赴江都連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丘，稱少成，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黄等州[129]。

哥舒翰初爲效轂府，果毅，家富，倜儻任俠，好然諾，縱酒[130]。

崔造，建中末爲建州刺史。涇原兵叛，造聞難作，馳檄鄰州，請齊舉兵，遂調撥所部，得二千人，抗表上聞，朝廷嘉之。及京師收復，詔徵造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上疏請罪，不敢叩赴闕。德宗以爲有禮，優詔慰勉，拜吏部侍郎。

李紓，建中末爲同州刺史。德宗幸梁州，紓亦棄州詣行在，拜兵部侍郎。

高承簡，貞元中爲宋州刺史，時汴州反，逐其帥，因以部將李岕行帥事。岕遣其將持記賫宋州官私財物，承簡執而囚之。自是汴吏來輒繫之，一日幷出，斬於衙門之外，威震郡中。及岕兵大至，宋州凡三城，賊已陷南城。承簡保北兩城以拒，凡十餘戰。會徐州救兵至，岕爲汴將李質執之，傳送京帥，兵圍宋者即遁去。承簡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兖、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崔從憲，元和初爲興元推官，知邛州事。劉闢竊據西川，以兵逼從歸府。從憲卒設備，以一郡抗禦之。

杜慆，懿宗咸通末爲泗州刺史，時桂林戍卒龐勛等爲亂，擁衆還徐至泗州，急致之，遣牙將李員入城，見慆曰："留後知中丞名族，不敢令軍士失禮。但開城門，令百姓存活，無相疑也。"慆執而殺之。

後唐張憲，莊宗同光末爲太原尹，時趙在禮入魏州，憲家屬在魏關東倣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賫書至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

王思同，明宗長興末，爲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潞王鎮鳳翔，與之鄰境。及潞王稟朝旨致書於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陳己所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弦謁思同，思同執十，十送京師。[131]

楊炎少好讀書，有文詞，豪俠尚氣。

李景儉疏財尚義，雖不厲名節，死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132]

後唐錢鏐,杭州臨安縣人。杭之著姓,門無任官。鏐少權勇有謀,性任俠,以解讎報怨爲事。

晉李周任俠自負,屬河朔群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於太原,擕妻子囊橐寓於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於林麓間俟之,射盧岳,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爲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即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於家。

周高思繼,幽州人。昆仲三人,俱英豪有武幹,聲馳朔塞。

校勘記

[1]"精誠"原作"精神",據宋本改。

[2]"而下"原作"以下",據宋本改。

[3]"瞋目"原作"瞑目",據宋本改。

[4]"仲"字原脱,據宋本補。

[5]屏人,宋本作"跡人"。

[6]又,原作"文",據宋本改。

[7]"侯"字後原尚衍一"侯"字,據宋本删。

[8]此句宋本作"大王加惠"。

[9]"王僚也"至"要離之刺"原脱,據宋本補。

[10]侯嬴,宋本作"侯嬴"。

[11]"壁"字原作"璧",據宋本改。

[12]勤兵,宋本作"勒兵"。

[13]相結納,宋本作"相結"。

[14]"其"字原脱,據宋本補。

[15]此句宋本作"禍必其振矣"。

[16]此句宋本作"北購於單于"。

[17]此句宋本無"其"字。

[18]舍上舍,宋本無"上舍"二字。

[19]此句宋本作"將軍豈有意乎"。

[20]拊心,宋本作"腐心"。

[21]"剄"字,宋本作"勁"。

[22]預求,宋本作"豫求"。

[23]"瞋"字原作"瞑",據宋本改。

[24]持,原作"特",據宋本改。

[25]先,原作"尤",據宋本改。

[26]此句宋本作"給貢職如郡縣"。

[27]“輌”字，宋本作“斬”。

[28]“撲”字，宋本作“折”。

[29]此段夾注，宋本爲：“軥軥扼也軥牛小牛也軥重扼也”。

[30]此段夾注原作“史無此官名”，據宋本改。

[31]常有德願報之，宋本作“常有德厚報之”。

[32]此句宋本作“自遠方送喪蓋千乘”。

[33]走犬，宋本作“走狗”。

[34]此句宋本作“比屬其後代”。

[35]此句原作“陽翟屬川陝即今陝也陝縣也”，據宋本改。

[36]此句宋本作“如故云言如舊不改”。

[37]“遣人”二字原脱，據《史記・游俠列傳》補。

[38]此句原作“洛陽有人讎者”，據宋本改。

[39]居間以數終不聽，原作“居間以終數不聽”，據宋本改。

[40]此兩句宋本作“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

[41]吏，原作“更”，據宋本改。

[42]方從其言也，宋本作“乃從其言也”。

[43]爲，原作“與”，據宋本改。

[44]“爲言”二字，宋本無。

[45]主，原作“王”，“楊”字原作“揚”，據宋本及《漢書・游俠傳》改。

[46]“臨晉”二字原脱，據《漢書・游俠傳》補。

[47]此句宋本作“解傳太原”。

[48]此句宋本作“所過輒告主人處”。

[49]家吏逐之，宋本作“吏逐”。

[50]侍使者，宋本作“待使者”。

[51]此句宋本無“絶”字。

[52]翁中，原作“公仲”，據宋本改。

[53]魯翁，原作“鹵公”，據宋本改。

[54]“他羽公子”原作“趙他羽公子”，據宋本删。

[55]此句宋本作“曷足道哉”。

[56]此句宋本無“買”字。

[57]“假貧民”三字，宋本無。

[58]此二句宋本作“其後民重於太守”。

[59]此句宋本作“朱雲字游”。

[60]“戚”字原作“感”，據宋本改。

[61]此句宋本作“然終用敗”。

[62]睢孟，宋本作“眭孟”。

[63]此句宋本作"亦得顯權力"。

[64]此句宋本無"徙"字。

[65]"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66]此句宋本作"結大夫"。

[67]屠者,宋本作"屬者"。

[68]觸,原作"獨",據《漢書·游俠傳》改。

[69]此段夾注宋本作"次兄,其字也"。

[70]匿藏,宋本作"藏匿"。

[71]此句宋本作"君使建節銜命"。

[72]蔡遵,宋本作"祭遵"。

[73]"困"字原作"因",據宋本改。

[74]而太豪有餘資,宋本作"而太家有餘資"。

[75]末二句宋本作"後頗折節後至後將軍"。

[76]此句宋本作"好交結大將軍"。

[77]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78]"劫"字,宋本作"斂"。

[79]此句宋本作"敗誅死"。

[80]此句宋本無"少"字。

[81]效忠,宋本作"候忠"。

[82]"爲"字,宋本作"在"。

[83]"怨"字,宋本作"患"。

[84]"豐"字原脱,據宋本補。

[85]此句宋本作"合衆得千餘騎"。

[86]"詣"字,宋本作"指"。

[87]此句宋本作"昂謝慚"。

[88]"馮翊東縣"原脱,據宋本補。

[89]垔,原作"垔",據宋本改。

[90]"挾"字原作"俠",據宋本改。

[91]輕,字原脱,據《三國志·吳書·甘寧傳》裴松之注引《吳書》補。

[92]光,原作"先",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甘寧傳》裴松之注引《吳書》改。

[93]"擊"字,宋本作"繫"。

[94]顧,原作"願",據宋本改。

[95]此句宋本無"節"字。

[96]此句宋本作"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

[97]"賙"字原作"周",據宋本改。

[98]"者"字,宋本作"焉"。

[99]雖,字原脱,據宋本補。

[100]"鄉"字,宋本作"都"。

[101]此句宋本作"好聚斂"。

[102]此句宋本作"門附殷積"。

[103]"力"字原脱,據宋本補。

[104]此句原作"鄉黨少年力任氣者",據宋本删去"力"字。

[105]此句原作"意存浮沉自適",據宋本改。

[106]此句宋本作"公强當世"。

[107]此句宋本作"薛安都字休達"。

[108]此句宋本作"而姦俠"。

[109]此句宋本作"輕財氣"。

[110]少,原作"小",據宋本改。

[111]此句宋本作"疊朗跅弛不羈"。

[112]異姓,宋本作"異性"。

[113]"俠"字原作"家",據宋本改。

[114]此句宋本作"少時輕俠"。

[115]所劾,宋本作"糺劾"。

[116]"目"字原作"因",據宋本改。

[117]此句宋本作"與慕容騎馬爲友"。

[118]此句宋本作"杖義建旗"。

[119]募,原作"葛",據宋本改。

[120]"傭"字原作"庸",據宋本改。

[121]"患"字,宋本作"惡"。

[122]美衣,宋本作"美服"。

[123]"終"字原脱,據宋本補。

[124]"慧"字原作"惠",據宋本改。

[125]"衛"字,宋本作"侍"。

[126]"唐憲"後原衍"祖"字,據宋本删。

[127]部千,原作"倍十",據宋本改。

[128]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129]此條從"令先平壽州"至末尾"乃南掠蘄黄等州",宋本無。據本書卷六八六"張建封"條及《舊唐書·張建封傳》,此段爲另一條,因宋本此處殘缺,誤合爲一條。

[130]"哥舒翰"條原脱,據宋本補。

[131]從"崔造"條至"王思同"條計七條,宋本脱。

[132]此上"楊炎"、"李景儉"二條,據文例當編入唐代,蓋錯簡所致。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四十九

總録部(九十九)

諫諍[1] 謀畫

諫 諍

《傳》曰:"父有諍子[2]。"又曰:"父母有過,怡氣柔聲以諫。"故爲人子者,不患失愛於父母,而患得罪於鄉黨。其有天資篤孝,精誠淵邃,就養晨夕,竭力左右,靡量責善之道,慮陷不義之名,乘間獻規,佳言灼著。至乃物禁僭盛,事屬嫌疑,當艱危之秋,陳成敗之説,激發純款,繼之涕泣,期於感悟,以消禍釁。亦有篤猶子之親,敦致美之譽。我見舅氏,志存亢宗,咸啓德言,用規過舉,斯皆曩哲之茂軌,良可述焉。

田文,齊威王之孫,父曰薛公嬰。文乘間問其父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3],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宫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4]。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5]。"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

漢袁盎爲吴相,辭行,盎兄子種謂盎曰:"吴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6](稱叔父字曰絲),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説王毋反而已(無何言,更無餘事),如此幸得脱。"盎用種之計,吴王厚遇盎。

王宇,莽之子也。平帝時[7],莽擅權,拜帝母衛氏爲中山孝王后[8],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宇非莽隔絶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吴章及姊兄吕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説,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

後漢吴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故殺青簡以

寫書，祐諫曰：“今大人逾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貴所望，此書若成，即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奇之，乃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祐後終河間相[9]。

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脱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後以議郎卒於家。

魏曹羲兄爽輔政驕恣，羲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托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己發也，甚不悦。羲或時以諫喻[10]，不納，涕泣。而起羲爲中領軍。

毌丘儉，子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甸爲治書侍御史。

王廣父凌督揚州，外甥令狐愚又爲兗州刺史。時司馬宣王殺曹爽，凌、愚謀，以帝幼制於强臣，不堪爲主。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司馬宣王名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患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忘也。”凌不從。

晉楊濟爲太子太傅駿之弟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11]，濟與諸甥李斌數諫止之。駿遂疏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户乃得免耳，不爾[12]，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疏[13]，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脣齒相依，計之善者。”濟之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疏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

庾龢字季好，亮之子也。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龢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威荆楚[14]，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氓懷德而附[15]，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尅；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泝流之艱[16]，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17]。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廩糧有抄截之患[18]，遠略乏率然之勢。進退維谷[19]，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同，况於臨事者乎！願廻師反旆[20]，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逾旬朔矣。願詳思遠猷[21]，算其可者。”翼甚奇之。龢官終中領軍。

王坦之,散騎常侍述之子也。述每受職,不爲虚讓,坦之諫以爲政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美事耳。"坦之後爲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

何無忌隨舅劉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無忌終鎮南將軍。

前秦苻融,堅之季弟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説堅以平吴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絶如綖,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曆數[22],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柰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况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説,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無我之讎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呈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説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又云:苻堅引群臣會議伐晋,多言不可。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群言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歲鎮在斗牛,吴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晋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杖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23]?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吴之不可伐,昭然。徒勞大舉,必無功而反也。")融爲太子太傅,領宗正録尚書事。

苻詵,堅之少子。將議伐晋,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詵有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梁在隋,楚人憚之,宫奇在虞[24],晋不闚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25]。晋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26],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戲也[27]。"

後秦姚邕,興之弟也。興拜赫連勃勃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因大議,寵遇逾於勳舊[28]。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於鎮南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爲伐魏偵侯[29]。"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可以知其性氣[30]。"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逾分,終爲邊害。"興乃止。

宋謝瞻字宣遠,晦次弟也[31],與從弟靈運俱有盛名。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

於是彭城還都，迎家輻輳。時瞻在家，驚駭，以謂晦曰[32]："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33]，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勳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充字公閭），本自遼絕。"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瞻後爲豫章太守。

范泰字伯倫，泰外弟忱爲荊州刺史，忱請泰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泰謂忱曰："酒雖養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有欲以相見[34]，當卿沉酒，陳言莫繇。及今之遇，又無暇陳說。"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泰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王惠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繇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奇如此。惠爲吏部尚書。

陳蕭密爲黃門郎，族父引爲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璡及宮官李善慶、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密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其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後魏李璞爲左將軍，兄訢爲太倉尚書[35]，用范標計，千里之外，戶別轉運，大爲困弊。璞謂訢曰："范標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標。後竟坐標誅，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

劉景安爲司空諮議時，舅崔亮爲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36]，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37]，百姓大爲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繇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38]，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失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39]？天下士子，誰復循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衰老而居帝難之任[40]？常思昇賢舉直，以報名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繇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才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時無遺才，無濫舉矣。

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矣。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鑒鏡人物[41],何異以管闚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縱捕噬而已。忽今垂組乘軒[42],求其烹鮮之效[43],未曾操刀[44],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45]。況一人望一官,何繇可不怨哉?吾近面報[46],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吾之此指,其繇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盧玄字子眞,司徒崔浩之外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勸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頗敗,亦繇此。玄終寧朔將軍,兼散騎常侍。

唐于方者,頔子也。頔爲襄陽節度使,屢諷其父歸朝,因此入覲。方終和王傅。

史孝章父憲誠,爲魏博節度使,多違朝旨。孝章常雪涕諫其父,備陳逆順之理,故憲誠終不爲叛臣。滄景拒命,憲誠俾孝章以偏師討賊。及滄景平,孝章遂請赴闕。文宗慰勞,尤甚憲誠,因亦懇求朝覲,遂除河中節度。時人以憲誠有諍子也。孝章終邠寧節度使。

蕭廩登進士及第,從父倣至番禺,番禺多美穀[47]。公暇出俸買牋管,遣吏抄補家書之闕者。廩諫曰:"大人置書,他日歸國,慮爲風雨所損,必貯於篋笥。人或見譏,何以自雪,此亦淸而不愼也。"倣遂止之。廩終京兆尹。

漢史德琉,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弘肇之子也。粗讀書,親儒者,常不悅父之所爲貢院,常錄一學科於省門叫噪,蘇逢吉令送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琉聞之,白父曰:"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臺,非軍務治也。公卿如此[48],蓋欲彰大人之過也。"弘肇大然之[49],破械放之。德琉爲忠州刺史。

謀畫

《傳》曰:"咨事爲謀。"又曰:"好謀而成[50]。"自大道之隱,變詐交勝,其或乘世難之方構,屬天保之未定,鬬智爲上,得士者昌。繇是挾術之客,因時而奮,揣摩當世之務,講求致富之理,發於議論,成乎策畫,用能解紛排患,以定乎反側。則取威決勝,以樹乎勳庸。至於建安邦之永圖,述固本之明略,陳禦衆之要道,叙宅中之便勢,蓋其幾深之慮,宏遠之議,足以開物而致用,謀事而解過者焉。

漢酈食其，秦末爲陳留高陽里監門。高祖初爲沛公，徇地過陳留，至高陽傳舍，食其入謁，昌言六國從衡時（從，音子容切；衡，横也），沛公喜，賜食其，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51]），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52]，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素與其縣令相知）[53]，今請使令下足下（下，降也）。令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及高祖爲漢王，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54]，漢兵遁保其鞏洛[55]。楚人聞韓信破趙，彭城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救趙及梁[56]）。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57]。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58]，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適，讀曰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59]）。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不圖進取，是爲兵略自奪便利也。卻，切[60]），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於進兵[61]，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敖庾即敖倉[62]），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63]（飛狐在代郡西南），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以地形而制勝也），則天下知所歸矣。"沛公從其畫，復守敖倉。

張良字子房，爲沛公廏將。秦二世三年六月，沛公列兵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平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遂降之。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進。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64]。沛公欲許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逾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秦兵大敗。及項羽封沛公爲漢王，良從王之國，因說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後漢王還定三秦，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乃從漢王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屬，委也，音之欲切）。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65]）。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漢三年，

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后,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若復立六國後,畢已授印,此君臣百姓皆必戴陛下,衆莫不嚮風慕義[66],願爲臣妾[67]。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輒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商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牧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牧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謂何乃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68],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爭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計,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命趣銷印。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良曰:"諸侯不從約柰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69],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告韓信、彭城曰:"並力擊楚。已破,自陳而東傅海與齊王;睢陽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於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高祖已定天下,封良爲留侯。十年,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諍,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諍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東園公[70]、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71],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即時從入

朝，令上見之，即必異，問之，上知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吕澤所。高祖竟不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常從帝擊伐[72]，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何時未爲相國，良勸高祖立之[73]），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從，十容切[74]。）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著之謂書於史）。

董公爲新城三老，二年，漢王至洛陽，新城董公遮説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爲音無爲之爲[75]；布告天下[76]，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爲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項羽爲無道，故殺其君主（殺讀曰弑）[77]，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以，用也[78]。己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己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也。）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舉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79]）。"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80]。"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袒，露臂衣之袖也[81]）。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轅生（謂諸生也）。三年，漢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乃説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出武關，項王乃引兵南走[82]（走亦謂趨也，音奏，次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83]。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葉，縣名，古葉公之國。宛縣，葉縣之間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東，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婁敬，齊人。五年，高祖平項籍，都洛陽。敬戍隴西，過洛陽，脱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虞將軍入言帝。帝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帝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戎故去豳，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84]，吕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輔相，乃營成周洛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均矣[85]。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衆，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號泣之聲未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而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都長安，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亢而拊其背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之人，多勸帝都洛陽："洛陽東

有成皐,西有殽黽,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以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洛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86],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説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其後雖有彭越、陳豨、盧綰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87],猶不能爲害者,繇守關中之固也。

田肯(《高紀》不書何許人,亦無官爵),高祖六年,既都秦中,肯謂帝曰:"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海之限(孟津號黄河,故曰濁海),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地方二千里,與天下懸隔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王齊者。"帝曰:"善。"賜金五百斤,立子肥爲齊王。

薛公,故楚令尹,爲汝陰侯滕公客(滕公,夏侯嬰也)。高祖十五年,淮南王黥布反,召諸侯問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抗豎子耳,何能爲?"滕公以問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往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88]),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帝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帝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帝曰:"何謂上計?"薛公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勝負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重,淄重也。)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帝曰:"是計將安出(是者,謂布也)?"薛公曰:"出下計。"帝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89],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累者也。故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戶。布果如薛公所揣。

魏田疇字子泰,漢末率宗族入徐無山中。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90]。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91]。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蓨令[92],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雨水,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崗,道出盧龍,達於柳城[93]。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絶,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

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繇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94]，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太祖曰：“善。”乃引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95]，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崗，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96]。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逃遁[97]，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志心[98]，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99]，將欲簡高尚之士[100]，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吳羊衜（史不言其官），漢末，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大帝欲戮其使，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101]，而我軍遠赴[102]，是恩結遐夷[103]，義蓋萬里。若兵還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讎曩事矣[104]。”太帝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於中原，吾所甘心也。”

宋孔季泰[105]，山陰人。初，厚結於高祖，後高祖討孫恩，而桓玄纂形已著[106]，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泰以爲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纂逆，事彰釁成，悉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克。高祖然之。

後魏張兗，初事道武在代[107]，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兗言於道武曰：“顯志意高，希冀非望，意乃有參天貳地[108]，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幷越，將爲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逆，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之。

李先爲博士，道武之討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曰：“興屯大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之[109]，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大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爾遣奇兵[110]，先邀大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捷，深者爲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道武用其計，興果敗歸[111]。

宇文顯和襲封安吉縣侯，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

北齊李元忠仕魏，爲趙郡太守。爾朱榮之亂，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待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

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緜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紿曰:"從叔輩粗,何肯來。"元忠曰:"雖粗,並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衡之策,深見嘉納。

盧叔武,孝昭初爲太子中庶子。問以世事,叔武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曰:"衆敵者,當任智謀。智謀均者,當任勢力。故強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北,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呑并,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騎將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鎭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取其黄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内,我兵士相代,年别一番,穀食豐饒[112],運送不絶。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即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城,成此謀。帝令元文遙與叔武參謀。撰《平西策》一卷。

後周韓褒仕魏,爲大中大夫。屬魏室喪亂,褒避地於夏州。時太祖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嶽爲侯莫、陳悦所害,諸將遣使迎太祖,太祖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方今王室凌遲,海内鼎沸,使君天資英武,恩結士心,賀拔公奄及於難,物情危駭,洛寇自知庸懦,委身而托。使君若總兵權,據有關中之地,何可疑乎?且侯莫、陳悦亂常速禍,乃不乘勝進取平涼,反自遁逃,屯營洛水,斯乃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勳,在斯一舉。時難得而易失,誠願使君圖之。"太祖納焉。

唐任環,隋末爲河東縣戸曹,義師起,環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113],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雄以救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爲濟否?"環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恂恂,思聞極亂。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唯待義兵,仗大順,從衆欲,何憂不濟?環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爲一介之使,御命入關。同州已來,必當款伏於梁山,船濟,直指韓城,進逼郃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略,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過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鼓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故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禄大夫[114],遣陳演壽、史柰領步騎六千,趣梁山,渡河。使環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閫外之事,宜與任環籌之。"孫華、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於河,師遂利涉。環説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禄大夫,留守永豐倉。

薛大鼎，河東人，義旗初於龍門謁見高祖[115]，因說："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既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計。"高祖深然之。

郭孝恪爲宋州刺史，太宗令與徐勣經營武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踧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道阻絕[116]，此是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爲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謂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117]，皆出諸人之右也。"

後唐李守圭，明宗天成中，以布衣詣匭進《時務策》七道，其一，請禁諸侯，多置甲兵。其二，應地場監務[118]，請令月納旬申，如稍逋懸，早議處分，禁其積滯，免啓倖門。其三，請令逐處長吏，親問刑獄，限其遠近大小。其四，以官場農具去人戶，遙遠不便於民，請逐縣置一場賣之。其五，請減五科，舉人選限。其六，以敕命頒下州，使不便者多爲匿之，請行覺察。其七，請令州縣，均其差役，有稱旨者，尋命施行。"

校勘記

[1]諫，字原脱，據宋本補。

[2]此句宋本作"父有爭子"。

[3]用，原作"君"，據宋本改。

[4]得，原作"侍"，據宋本改。

[5]文，原作"又"，據《史記・孟嘗君傳》改。

[6]"欲"字原脱，據宋本補。

[7]"帝"字原作"地"，據宋本改。

[8]衛氏，宋本作"衛姬"。

[9]"後"字原脱，據宋本補。

[10]"喻"字原作"愈"，據宋本改。

[11]使，原作"便"，據《晉書・楊濟傳》改。

[12]不，字原脱，據《晉書・楊濟傳》補。

[13]今，原作"人"，據《晉書・楊濟傳》改。

[14]據，原作"及"，據宋本改。

[15]"氓"字，宋本作"萌"。

[16]"艱"字原作"難"，據宋本改。

[17]役，原作"報"，據《晉書・庾龢傳》改。

[18]抄截，宋本作"妙截"。

[19]維谷，宋本作"維思"。

[20]"反"字,宋本作"友"。

[21]詳,原作"相",據宋本改。

[22]"曆"字原作"歷",據宋本改。

[23]不克,宋本作"不忍"。

[24]奇,原作"寄",據宋本改。

[25]逮之,宋本作"建之"。

[26]伐之,宋本作"代之"。

[27]"戲"字,宋本作"戮"。

[28]"逾"字,宋本作"喻"。

[29]魏,字原脱,據宋本補。

[30]性,原作"杭",據宋本改。

[31]次弟,宋本作"次兄"。

[32]此句宋本無"以"字。

[33]"競"字原作"兢",據宋本改。

[34]相見,宋本作"相戒"。

[35]"訢"字原作"訴",據宋本改。

[36]害,原作"善";彝,原作"尋",均據《魏書·崔亮傳》改。

[37]人,原作"大",據《魏書·崔亮傳》改。又,宋本作"人"。

[38]"止"字原作"正",據宋本改。

[39]反,原作"返",據《魏書·崔亮傳》及宋本改。

[40]帝,原作"常",據宋本改。

[41]鑒鏡,宋本作"究鏡"。

[42]乘軒,原作"來斬",據宋本改。

[43]之效,原作"文效",據宋本改。

[44]未曾,原作"未否",據宋本改。

[45]"猶"字,宋本作"由"。

[46]面報,《魏書·崔亮傳》作"面執"。

[47]"番禺"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48]公,原作"父",據《舊五代史·漢書·史德珫傳》改。

[49]"弘肇"原作"肇弘",據宋本改。

[50]"謀"字原脱,據宋本補。

[51]此段夾注原作"瓦合謂如破瓦聚瓦之粗合雖不齊合而同也",據宋本改。

[52]欲,原作"郤",據宋本改。

[53]臣,原作"陳",據《史記·酈生列傳》及宋本改。

[54]拔,原作"投",據《史記·酈生列傳》及宋本改。

[55]洛,字原脱,據《史記·酈生列傳》補。

[56]"及"字原作"反",據宋本改。

[57]拒楚,宋本作"距楚"。

[58]藏,原作"臧",據《史記·酈生列傳》改。

[59]"戍"字原作"戎",據宋本改。

[60]"切"字前脱二字,宋本殘,《史記·酈生列傳》無。

[61]"於"字,宋本作"復"。

[62]庚,字原脱,據宋本補。

[63]口,字原脱,據宋本補。

[64]"欲"字原作"於",據宋本改。

[65]"特"字原作"時","專任之使將也"原作"使將專任之也",均據宋本改。

[66]百姓皆必戴陛下,宋本作"百姓必皆戴陛下";"衆"字,宋本作"德"。

[67]爲,字原脱,據《史記·留侯世家》補。

[68]立,原作"游",據宋本改。

[69]此句原作"各使自爲戰",據宋本改。

[70]公,原作"東",據宋本改。

[71]太子,宋本作"太守"。

[72]伐,原作"代",據宋本改。

[73]此句原爲"何時良勸未爲相國高祖立之",據宋本改。

[74]十容切,宋本作"千容切"。

[75]無爲之爲,宋本作"無爲之僞"。

[76]"布告天下"原作"而告天下",據宋本改。

[77]"故"字,宋本作"放"。

[78]"也"字前原衍一"有"字,據宋本删。

[79]此句原作"言以取天德義比縱下則可於三王",據宋本改。

[80]"夫子"原作"天子",據宋本改。

[81]此段夾注宋本爲"袒謂脱衣之袖也"。

[82]"乃"字,宋本作"必"。

[83]君,原作"后",據宋本改。

[84]"受"字原脱,據《史記·劉敬傳》補。

[85]均,原作"軍",據宋本改。又,"理"字,宋本作"里"。

[86]"下"字原作"不",據宋本改。

[87]"關東"原作"關中",據宋本改。

[88]"文相避也"前原衍一"年"字,據宋本删。

[89]"主"字原作"至",據宋本改。

[90]門,原作"民",據宋本改。

[91]禮命五至君義不屈,原作"禮命君義五至不屈君",據宋本改。

[92]脩,原作"修",據宋本改。

[93]"逹"字原作"連",據宋本改。

[94]此句原作"越自擅之險出空盧之地",今據宋本改。

[95]"候"字,宋本作"俟"。

[96]"虜"字原作"盧",據宋本改。

[97]"逃遁",宋本作"遁逃"。

[98]志心,宋本作"至心"。

[99]"后"字原作"侯",據宋本改。

[100]簡,《三國志・魏書・田疇傳》注引《魏書》作"使"。

[101]"淵"字原作"燕",據宋本改。

[102]而我軍遠赴,原作"而我君遠赴",據宋本改。

[103]是恩結遐夷,原作"見恩結遐夷",據宋本改。

[104]"雪"字原作"虐",據宋本改。

[105]季泰,宋本作"季恭"。

[106]"而"字原脱,據宋本補。

[107]"事"字原作"時",據宋本改。

[108]"意"字,宋本無。

[109]今欲殄之,宋本作"令欲殄之"。

[110]此二句宋本作"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

[111]此二句宋本作"道武道其計興果取歸"。

[112]"毅"字原作"叙",據宋本改。

[113]此句原作"屬當寄重",據宋本改。

[114]"授"字原作"受",據宋本改。

[115]"見"字,宋本無。

[116]此句宋本作"糧運祖絶"。

[117]"擒"字,宋本作"禽"。

[118]"地場"原作"池場",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

總録部(一百)

器量　才敏

器　量

夫虚明之境，蓋動作之微機，夷曠之懷實，性情之懿範，誠標準而無暇，因陶冶之所成[1]。發於天姿，難以學致；觀其夷險，無變寵辱。不篤酌之無倪，隤然處順，或蒙乎大難，遂濟於成功；或扇其高風，用敦於雅俗，處澄撓而如一，匪鑽仰之攸及，則如大雅之度，不亦遠哉？嗟夫，硜硜之徒，何不相逮之甚也。

楚大夫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漢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醉[2]，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反讀曰翻)？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適讀曰謫)。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

後漢王丹爲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慚懼自訟，而丹終無所言。尋後，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曰："君之自絶，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3]，相待如舊。

宋則字元矩，爲鄢陵令，有能名。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後爲太尉。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遂伏之[4]。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魏華歆，漢末爲豫章太守。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5]："無然。"策稍進後，曰[6]："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歎息而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

許攸，漢末爲黄門侍郎。董卓之亂，攸與何顒圖謀殺董卓，事垂就而覺，爲卓所收

繫獄[7]。顒憂懼自殺,攸言談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張既初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貴顯,不用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8],英繇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杜畿,京兆人,漢末爲漢中府丞。會天下大亂,棄官客荆州。畿少有大志,在荆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爲賊所劫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爲邪?"賊乃止。

蜀費禕字文偉,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後至益州刺史、開府。

吳顧雍自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

晉嵇康恬靜寡欲[9],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後爲中散大夫。

王戎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後至司徒。

陳騫少日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後至太尉。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

裴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别宅,其從兄衍見而悦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毁譽,其行己任,率皆此類也。後爲侍中。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横,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

劉昶字公榮,爲兖州刺史。王戎與阮籍飲時[10],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11],不可不與飲;若减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

傅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後爲秘書丞。

庾敳爲東海王越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

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説越令就换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敳頹然已醉，幘墜機上，以頭就穿取，徐啓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悦，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敳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温嶠奏之，敳更器嶠[12]，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郭奕爲雍州刺史、鷹揚將軍[13]。尋假奕幢曲蓋、鼓吹。奕有寡姊，隨其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焉。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徐曰："鷄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後爲建威將軍。

王湛冲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仕至汝南内史。

王承字安期，湛子也，爲東海太守。尋去官，東度江[14]。是時，道路梗澀，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

裴遐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顔色不變，復棊如故。其性虚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爲主簿。

劉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

楊軻學業精微，居長安中，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於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餽，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15]。季龍欲觀其眞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肅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卧土床，覆以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16]。於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17]，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絶。

郭文曠達不仕，王導遣人迎之，置於西園。嘗衆賓共集[18]，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於時坐者咸有鈎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

庾彬者，亮之子。年數歲，雅量過人。温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彬，史不載官。）

王羲之爲右將軍。初，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導令就東廂偏觀弟子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劉超爲中書通事郎,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

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涌,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人咸服其雅量。及爲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桓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帝晏駕,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

謝萬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床,冠帽傾脱,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後至豫州刺史。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盜驚走。起家州主簿。

阮孚字遙集。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19],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正見料財物[20],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後爲侍中。

謝鯤字幼輿,惠帝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捨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稾除名。於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從,並以鯤初登宰府[21],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

桓石秀爲江州刺史,嘗從叔文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之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詠而已。

前秦王猛環姿儁偉[22],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器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攸然自得,不以屑懷。後至丞相司徒。

宋羊欣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晉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扇,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

王惠爲征虜長史,幼而夷簡。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姿制不異常日。

謝弘微，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爲嗣。安帝義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係豐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史數人而已[23]。遺財祿秩，一不關預。叔父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屑意[24]，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後至侍中。

劉秀之年十歲許[25]，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後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

南齊褚淵父湛之，尙宋文帝女南郡公主。湛之卒，淵悉推與弟澄兩廚寶物，在淵所生郭氏閒[26]，嫡母吳郡主求之[27]，郭欲不與，淵曰："但令淵在，何患無物。"猶不許。淵流涕固請，乃從之。淵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輿徐去[28]。後至司徒。

蕭惠基爲黃門郎，善隸書及弈棋[29]，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爲休範妃，太祖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出爲豫章太守，還爲吏部郎中。袁粲、劉秉起兵夕，太祖以秉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30]。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繇是益加恩信。

張緒淸簡寡欲，及爲尙書倉部郎，都令史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都不以經懷。

王敬則爲吳興太守，出行從市過，見屠肉枅，歎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作也。"

張融爲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

謝瀹爲吏部尙書[31]。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也。

王騫，太尉儉之子，爲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

宋呂僧珍，南兗州人，爲本州刺史，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耻。

羊侃爲都官尙書，嘗南還至漣口，有客張孺才醉，於船中失火，燒七十餘艘，金帛不可勝數。侃不恎意。孺才慚懼逃匿，侃慰諭如舊。

張率仕至新安太守。率嗜酒[32]，事寬度，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王泰幼敏悟，既長，通和溫雅[33]，人罕見其喜慍之色[34]。官至吏部尙書。

劉孺幼聰敏，既長，美風彩，性通和，雖家人罕見其喜慍。官至吏部尙書。

後梁宋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宣帝，歷黄門散騎。嘗有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35]。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祗言如州官作如周[36]，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

梁蕭引方正有器局[37]，爲西昌侯儀同主簿。引以侯景之亂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爲衡州刺史，引往依焉。頠後遷爲廣州病死[38]。子紇領其衆。引每疑紇有異，因事規正，繇是情禮漸疏。及紇舉兵反時，京都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皆惶駭，唯引恬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復何憂懼乎？"後至建康令。

後魏甄琛爲陽平王衛軍府長史。時母極令崔康爲衛軍府録事參軍，因公事，言競之間，康以拳擊琛墜於床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

高允爲尚書散騎常侍，中黄門蘇興壽嘗云："共允接事三年[39]，未嘗見其怒色[40]。"

崔挺爲光州刺史，北海王祥爲司徒録尚書事，以挺爲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

崔光爲侍中，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

溫子昇爲正員外郎兼中書舍人[41]，莊帝殺爾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顔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

北齊王晞爲太子太傅，時百官常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後周趙善性，後魏文帝大統三年，轉左僕射兼侍中，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則曰善性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隋柳機初仕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開皇中，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官至冀州刺史。

李士謙初爲魏廣平開府參軍，後歷周隋，不復仕官。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又每以賑施爲務，至春，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己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唐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性寬裕，不尚苛察。其於官事，務舉綱維，禁姦

枉，去甚泰而已。於僕妾亦不見喜怒之容。

戴至德，高宗朝爲僕射，與劉仁軌更日受訟詞。嘗有老母經省陳詞，至德以牧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請卻付牒來。"至德笑而還之[42]，議之者尤稱其長者焉。

蘇良嗣爲洛州長史，以妻妹犯贓，左遷冀州刺史。妻妹事釋，詣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是常，不聞有所累也[43]。"

裴行儉爲尚書，聞喜縣公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敕賜馬，及新安令史輒馳馬驟倒[44]，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環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絶，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不形顔色。

魏元忠爲洛陽令，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元忠有討平敬業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時承敕者將至，市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敕虚實，豈可造次？"徐待宣敕，然後起謝[45]。觀者咸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

李勉爲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壠，或發以告。曰："爲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

王播爲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幸臣李實爲京兆尹，恃恩頗横，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爲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詣謝，盡府縣之儀。

歸登寬博容物，嘗使僮飼馬，馬蹄之，僮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訊之[46]，云未之嘗也。他人爲之怒，登視之無慍色。常慕陸象先爲人，議者亦以爲近之。後卒於工部尚書。

劉濟爲范陽節度使，少異常童，居室焚，人皆驚救，而濟從容出戶，衆甚異之。

晉姚顗少蠢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47]，惟中條山司空圖，唐季之名士也，深器之，以女妻焉。顗性仁恕，多爲僕妾所欺，心亦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爲陌（音伯），黍百之爲銖。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繇，無擔石之儲，心不隕獲。顗終戶部尚書。

桑維翰少時所居，常有魑魅，家人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巾櫛，而未嘗改容。官至中書令。

翟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於天然，喜愠不形於色。仕至樞密副使[48]。

鄭仁誨，高祖時爲樞密使。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剸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因擲劍於地，謂仁誨曰：

“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典郡,仁誨累爲右職。

周薛仁謙,初仕後唐,爲通事舍人,隨莊宗入汴。仁謙有舊第,爲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人且告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

才 敏

昔人有言曰:“人所以尚干將、鏌邪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爲其立至也[49]。”若夫五材鐘秀,大雅旁達,神機內照[50],符采外發,在心爲志,出言有章,故能爲時輩之所推,應公家之所用。或凴几口占,舉筆便就,文無加點[51],有同宿構,宿可謂敏,則有功者矣。其於抒情,藻思競奇,角勝刻燭,爲限如流,不竭以自衒鬻者,亦何代無其人哉?

漢陳遵爲河南太守,既至官,嘗遣從吏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52],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凴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占,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53]。)書數百封,親屬各有意。河南大驚。(又云:遵略涉傳記[54],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

後漢禰衡少有才辯,至荆州,劉表及荆州士大夫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文開省未周,因毁以抵地(抵,擲也)。表憮然爲駭(憮然,怪之也)[55],衡乃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悦,益重之。黄祖子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娱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魏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無加也[56]。著書賦議論,垂六十篇,官至侍中。

徐幹總識洽聞,操翰成章,爲五官將文學。

蜀費禕使吴,大帝嘗饗禕,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諸葛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官至大將軍。

晉阮籍爲步兵校尉。初,文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

孫惠爲東海王越記室,專掌文疏,復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57],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彩[58]。

嵇含爲郎中,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

之讚。含援筆爲吊文，文不加點。

陶侃爲荆州刺史，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

袁宏爲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總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慮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勳迹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

宋劉穆之初爲高祖太尉主簿，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

王曇首爲晉瑯琊王大司馬，屬從高祖北征，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預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曇首兄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高祖大奇之。

南齊張融爲封溪令，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融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示鎮軍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59]，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此四句後所足也。"

謝朓爲隋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荆州，朓因事求還，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唈。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以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採一介，搜揚小善[60]，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61]，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吊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得滋深。唯待清江可望[62]，候歸艎於春渚[63]。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横集。"時荆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

梁范雲字彦龍，少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

其宿構。後至右僕射。

劉之遴,南陽涅陽人,舉茂才,爲太學博士,任昉見而異之。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

庾肩吾善屬文,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將貿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後至散騎常侍、中書令。

陳顧野王,吳郡人,爲梁臨賀王府記室參軍。丁憂,歸本郡。侯景之亂,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

趙知禮,天水人。高祖之討元景仲也,引爲記室。知禮爲文贍速,每占授,下筆便就。

沈不害爲通直散騎,兼尚書左丞。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周弘正嘗稱之曰:"沈生可謂意合聖人乎?"

蔡景歷初仕梁[64],爲海陽令。侯景之亂,客游京口。侯景平,高祖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綴,文不重改。曰:"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睹循逾,載深欣暢。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輟《巴渝》;杞梓方雕,豈盼樗櫪[65]。仰惟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屬時艱,志排多難[66],振衡嶽而綏五嶺[67],滌湘源而派九流,帶甲十萬,強弩數千[68],誓勤王之師,總義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逾時。氛霧廓清,士無血刃。雖漢誅祿、產,舉朝定賴絳侯。晉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比事論功,彼奚足算。加以抗威兗服,冠蓋通於北門。整旆徐方,詠歌溢於東道。能使邊亭卧鼓,行旅露宿,巷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乎功德政化,曠古未儔。諒非膚淺所能殫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接踵披衿,雜還而至矣。或帝室英賢,貴游令望。齊楚秀異,荆吳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陸拔山嶽,水斷虬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鴦,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貔貅爲群。文人則通儒博識[69],英才偉器[70],雕麗暉煥,摛掞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贏軍卻。復有三河辯客[71],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倏忽[72]。治民如子賤,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辭從理;直言如毛遂,能挫主威;御史若相如[73],不辱君命。懷忠抱義[74],感恩徇己,誠斷黃金,精貫白日。海內雄賢,牢籠斯備。明將軍徹鞍下馬,推案上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安之,輕才重器[75],卑躬厚士,盛矣哉,盛矣哉[76]。抑又聞之,戰國將相,咸推引賓游。中代嶽牧[77],並盛延僚友[78]。濟濟多士,所以成將軍之貴。俱量能校實[79],稱才任使。圓行方止,各盡其宜。受委責成,誰不畢力。至如走賤,妄庸人耳[80]。秋冬讀書,終慚專學,刀筆爲吏,竟闕異等[81]。衡門衰素,無所聞達。薄宦輕資,焉能遠大。自陽九遘屯,天步難阻。同彼貴仕,溺於巨寇,亟鄰危殆,備踐薄冰。今王道中興,殷憂啓運,獲存微命[82],足爲幸甚。方欣飲啄[83],是謂來蘇。然皇鑾未及,

宛洛蕪曠。四壁固三軍之餘，長憂無半菽之產[84]。遨遊故人，聊爲借貸。屬此樂土[85]，洵美忘歸。切服高義，慚謁門下，明將軍降以顔色，二三士友假其餘論。管蒯不棄，折簡賜留。欲以雞鶩廁鴛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脅遊秦，忽逢盼採，擔簦入趙，便致留連。今雖羈旅，方之非遠。丘林之賁，何用克堪。但眇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託驥尾而遠騖。切不自涯[86]，願備下走。且爲腹背之毛，脫充鳴吠之數，增勞改觀，爲幸已多。海不厭深，山不讓高。敢布心腹，惟將軍覽焉。"高祖得書，甚加欽賞。即日授記室參軍。及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

後魏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儁偉，下筆成章。後至散騎常侍、吏部尙書。

李苗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後至通直散騎常侍。

祖瑩爲尙書三公郎，尙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歎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俱佳，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而《悲彭城》也。"勰有慚色。瑩在座，即云："亦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爾。"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四面楚歌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邢劭文章典麗，既贍且速，爲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遷尙書令，李神儁與袁翻在席，乂令劭作謝表，須臾便就，示以諸賓。神儁曰："邢劭此表，足使袁公變色。"

北齊孫搴爲行臺郎，以文才著稱。時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武帝西討，登風陵，令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搴自代。帝引搴入帳，自爲家吹火催促之[87]。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帝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陸卬爲中書侍郎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讌，按在席賦詩[88]，援筆先成[89]，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

後周盧柔初爲文帝從事中郎，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後大軍屢捷，汝潁之間多舉兵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

宗懍初仕梁，爲元帝荆州記室。嘗夕被召，宿可使製龔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帝歎美之。

隋李德林初在北齊，任城王湝薦德林於尙書令楊遵彥。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尙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後爲高祖丞相府屬，未幾而三方亂，軍書羽檄，朝夕塡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杜正玄,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詞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悦。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成章。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有餘條,又皆玄成而辭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眞秀才,吾不及之也。"

唐岑文本性沉敏,善屬文,其父之象,隋邯鄲令,坐事不得申,文本詣司隸稱冤,時年十四,辭情甚切,占對閑雅,人皆異之。令作《蓮花賦》,下筆便就,合臺嗟賞,其父竟雪,繇是知名。後爲中書令。

賀知章以秘書監歸,晚年尤縱,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孫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握翰即成,辭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後至中書舍人。

韓皋字仲文[90],父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皋爲考功員外郎,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命撰滉之事業[91]。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

張涉,河中人,早以經學爲儒官。嘗學[92],日試萬言,故人呼爲"張萬言"。後至散騎常侍。

校勘記

[1]陶冶,宋本作"陶治"。

[2]郎,原作"即",據宋本改。

[3]"爲"字原作"如",據宋本改。

[4]"伏"字,宋本作"收"。

[5]歆曰,宋本作"教曰"。

[6]此句宋本作"策稍進復白"。

[7]"繫"字原作"擊",據宋本改。

[8]抗,字原脱,宋本誤作"杭",據《三國志・魏書・張既傳》裴松之注補。

[9]嵇康,宋本作"稽康"。

[10]"戎"字原作"栄",據宋本改。

[11]勝,原作"有",宋本作"且",據《晉書・王戎傳》改。

[12]嶠,字原脱,據宋本補。

[13]郭奕,宋本作"郭弈"。

[14]度,宋本作"渡"。

[15]"覽"字,宋本作"鑒"。

[16]怒,原作"恐",據宋本改。

[17]十,原作"千",據宋本改。

御府藏書

[18]"衆"字原脱,據宋本補。
[19]履,《晉書·阮孚傳》作"屐"。
[20]料,原作"科",據《晉書·阮孚傳》及宋本改。
[21]"並"字原作"宰","宰府"原作"相府",均據宋本改。
[22]環,原作"懷",據宋本改。
[23]國史,宋本作"國吏"。
[24]屑意,宋本作"屑意"。
[25]十歲許,宋本作"十許歲"。
[26]閒,原作"間",據《南史·褚裕之傳》改。
[27]郡主,原作"郡王",據《南史·褚裕之傳》改。
[28]"索輿"原作"索與",據宋本改。
[29]弈,原作"變",據宋本改。
[30]其,原作"言",據宋本改。
[31]謝淪,宋本作"謝滿"。
[32]"率"字原作"奕",據宋本改。
[33]"雅"字後原衍"淡"字,據宋本删。
[34]此句宋本作"人罕見喜愠之色"。
[35]作如,原作"如作",據宋本改。
[36]如州,宋本作"如周",下同。
[37]梁蕭引,宋本作"陳蕭引"。
[38]遷,原作"官",據宋本改。
[39]接,原作"按",據宋本改。
[40]此句宋本作"不常見其怒色"。
[41]正員外郎,宋本作"正員郎"。
[42]"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43]"有"字原脱,據宋本補。
[44]馳馬驟倒,宋本作"馳驟馬倒"。
[45]此句宋本作"然始起謝"。
[46]方訊之,宋本作"方詳之"。
[47]流輩未之重,原作"流未輩之重",據宋本改。
[48]"仕"字原作"任",據宋本改。
[49]至,原作"志",據宋本改。
[50]機,原作"幾",據宋本改。
[51]文,原作"史",據宋本改。
[52]此句宋本作"嘗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
[53]此句原作"口吏隱其辭以授也",據宋本改。

[54]略,原作“路”,據宋本改。

[55]憮然,宋本作“撫然”。

[56]此句宋本作“亦能加也”。

[57]軍詔祭酒,宋本作“軍諮祭酒”。

[58]文彩,宋本作“文采”。

[59]“趯”字,宋本作“超”。

[60]“揚”字,宋本作“楊”。

[61]旃,原作“栴”,據宋本改。

[62]清江,宋本作“青江”。

[63]春,字原脱,據宋本及《南史・謝朓傳》補。

[64]“蔡景歷”原作“蕭景歷”,據宋本改。

[65]櫪,原作“櫟”,據宋本改。

[66]排,《陳書・蔡景歷傳》作“匡”。

[67]振,原作“旅”,據《陳書・蔡景歷傳》改。

[68]强弩,宋本作“强怒”。

[69]人,原作“大”;博識,字原脱,均據宋本改補。

[70]英,字原脱,據宋本補。

[71]辯客,宋本作“辯容”。

[72]六奇,宋本作“六騎”;忽,原作“心”,據宋本改。又,宋本此句無“變”字。

[73]御史,宋本作“御使”。

[74]“忠”字原爲空白,據宋本補。

[75]器,宋本作“氣”。

[76]第二句“盛矣哉”原脱,據宋本補。

[77]牧,字原脱,據宋本補。

[78]“並”字後原衍一“不”字,據宋本删。

[79]校,原作“拔”,據宋本改。

[80]妄,原作“意”,據宋本改。

[81]等,原作“籌”,據宋本改。

[82]此句宋本作“獲在徽命”。

[83]“欣”字,宋本作“歡”。

[84]憂,《陳書・蔡景歷傳》作“夏”。

[85]“樂土”原作“樂士”,據宋本改。

[86]切,《陳書・蔡景歷傳》作“竊”。

[87]家吹火,宋本作“吹火”。

[88]“按”字,宋本作“接”。

[89]此句宋本作“邛必先成”。

[90]仲文，原作“神”，據宋本改。

[91]撰，原作“譔”；涀，原作“深”，均據宋本改。又，“命”字宋本作“論”。

[92]學，原作空缺，據宋本補。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一

總録部(一百一)

友悌

《詩》曰:"因心則友。"《傳》曰:"兄良弟悌。"《史佚》有"致美"之論,《小雅》形"莫如"之歎。蓋孝友之德,通於神明,而爲民極矣。中古已降,遺文可觀,乃有臨難而爭死,傭耕以給養,割天性之愛,全猶子之單緒,御死喪之戚,棄仕籍而長往。分財讓爵,正家睦族,遠迹兆寵,推致於天倫;克己紓禍,全度於世難。至乃字育孤幼,養治痾瘵,恭順兼極,勞苦無憚,脊令急難之義,以之而彰塤箎和樂之美,於是乎在孔子曰:"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與[1]? 信君子之所務也已。"

衛公子壽,宣公之子,太子伋之異母弟,而子朔之兄也。宣公欲廢太子伋而立子朔,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2],至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衛人傷而作《二子乘舟》之詩。

仲由字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行道,猶行仁義[3])。"子路聞之,遂除之。

趙旃爲晉大夫,晉楚戰於邲,晉師敗,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中[4]。

趙盾,父衰娶狄女叔隗之所生也。文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以盾爲賢,請于公,以爲嫡子。後盾爲卿,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5],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成公許之。(盾[6],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爲適。)趙盾爲旄車之族(旄車,當爲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7],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旄爲公族大夫。

漢陳伯有田三十畝,與弟平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覈，麥糠中不破者。京師人謂粗屑爲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遂棄其婦。（伯，平之兄也。史不載官位。）

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脱身出（脱身謂引身出也），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後代石慶爲御史大夫。

王商，涿郡人。商父封平昌侯。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金敞，成帝時爲衛尉，病甚，帝使使者問所欲[8]，以弟岑爲托。帝召岑，拜爲使主客（官名，屬鴻臚，主胡客也）。

後漢杜林，王莽末，客河西。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建武中爲光祿勳[9]，代朱浮爲大司空。

淳于恭，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慚而改過。遷侍中騎都尉。

馬援兄况卒，援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位伏波將軍。

虞延，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從常嬰甲冑[10]，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盛衆。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以妻同縣人王氏。建武初，除細陽令。

郭昌，光武郭后之父。讓田宅，財產數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昌追封陽安侯。

趙孝字長平，沛國人。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後孝徵拜諫議大夫，禮徵爲御史中丞。

劉平本名曠，楚郡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顧。後遷侍中，拜宗正。

王琳，汝南人，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弟季出，爲赤眉將爲所脯。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繇是顯名鄉邑。後司徒府薦士而退。

兒萌，字子明，齊國人。車成，字子威，梁郡人。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史不載官位。

繆肜，汝南召陵人。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鬭之言。肜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卒中牟令。

魏霸,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爲光禄大夫,卒于官。

習恭與弟丕俱居太學,恭憐丕少,欲先就其名,托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膺,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中,丕舉方正,恭乃初始爲郡吏。

薛包父母死,弟子求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徵至,拜侍中。

楊厚母初與前妻子搏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托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瞿然改意,恩養加篤。安帝永初二年,除中郎。

孔奮,扶風人,爲武都太守。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

樊梵字文高,長羅侯宏之孫,爲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有孫,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

樊準,宏之族曾孫,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産業數百萬讓孤兄子。爲光禄勳,卒于官[11]。

陰興子慶,封鮦陽侯,推田宅財物悉與弟員丹。明帝以慶義讓,擢爲黄門侍郎。

李充字太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共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釀酒具會,請呼鄉里内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後遷左中郎將。

韓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高之。後至司空。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後至漁陽太守。

封觀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推而仕郡焉。

許武,會稽陽羨人也。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産,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禄,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産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許荆,武孫也,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

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何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卒諫議大夫。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嘗與弟季江謁郡[12]，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婚娶[13]，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14]。盜賊乃曰[15]："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走。）即拜太中大夫，伏竄青州。

鍾皓，潁川人，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密縣山也）。後辟司徒府，自劾去。

第五訪，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16]，有閑暇則以學文。拜護羌校尉[17]，卒于官。

崔瑗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後至長岑長。

孔融，魯國人也。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18]，亡投褒。時值褒出，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脱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繇，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繇是名震遠近，後至中大夫。

童恢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19]，翊陽喑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

陳重爲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常，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

譙玄遷太常，以弟服去職。

魏張範之子陵及弟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初爲議郎參丞相軍事。

韓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爲袁譚別駕。

吳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臺，堅同産兄也。賁早失二親，弟甫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

舒仲膺兄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

晉王覽字通玄[20],與兄祥異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21],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以大中大夫歸老。

高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武帝時爲廷尉。其兄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

高崧字茂琰[22],撫幼弟,以友愛稱。累遷侍中。

江逌字道載,陳留圉人,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繇是獲當時之譽。仕至太常。

王徽之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爾。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床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絶。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仕至黄門侍郎。

吳隱之轉征虜參軍事,兄坦之爲袁眞功曹。眞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及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賞。仕至光祿勳[23]。

庾衮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瘥,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不相染也。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淸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爲"異行者"也。

孫晷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持,侍藥石,甘苦必經心,因跋涉山水,祈求懇至。州府辟,並不就。

顔含字弘都,瑯琊莘人,汝陰太守默之子[24]。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25],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僕,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爾。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 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26]。及還[27],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28]:"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托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絶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

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取啾[29]，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後至光祿勳[30]，年老遜位。

李重字茂曾，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群弟居，以友愛著稱。

裴嶷爲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

祖約，豫州刺史逖之弟。初，以孝廉爲成皋令，與逖甚相友愛。

孔嚴爲吳興太守時，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

謝玄以功封康樂縣公，力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

杜烈爲衡陽太守，聞兄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爲太守。蜀士榮之。

鄧攸沒于石勒，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31]。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子而及其弟子。餒甚[32]，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爾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又繫之於樹而去[33]。攸仕至尚書右僕射。

周顗少有重名。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顗，顗陶然弗與之較。又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爾。"後終尚書左僕射。

徐苗性抗烈，輕財貴義，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於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並不就。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

宋檀道濟少孤，居喪備禮，奉姊事兄，以和謹致稱。位司空將軍。

張暢弟牧嘗爲猘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蟆膾可療。牧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繇是遂愈。位侍中，卒會稽太守。

胡藩字道序，州府辟召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

謝述，景仁之弟也。景仁愛其第三弟甝而憎述。嘗設饌請高祖，命甝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馳遣呼述，須至乃歡。及景仁有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冠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感愧。元嘉二年，徵拜中書侍郎。

蔡廓爲祠部尚書，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皆以入軌。每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

杜驥爲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徵左軍將軍。弟坦代爲刺史，坦長子琬爲散騎

侍郎。太祖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承都答云:"諸郎開視。"帝遣主書詰責。騏答曰:"開函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帝特原不問。

蔣恭,義興臨津人。晉陵蔣崇平爲劫見擒,去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34]。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晞張妻及息告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治罪。恭、協並款住舍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曰:"協是戶主,廷制所繇,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義之曰:"禮讓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35],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爲殊特。蔑爾恭、協而能行之,兹乃終古之所希[36],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拘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簡遠行,他界爲劫,造釁自外,贓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或不知,亦不合罪。"勒縣遣還復民伍。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謝弘微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感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蔬素。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之後,未復膳羞,以無益傷生[37],豈所望於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逾。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舉世莫能及也。位至吏部尚書。

江智淵,兄子概早孤,養之如子。

王徽弟僧謙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徽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徽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僧謙卒後四旬,徽終。

沈雍之與兄攸之異生,諸弟中性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儉吝,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齋中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爲常。終鎮西將軍、荆州刺史。

徐湛之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又識。終吏部尚書。

庾彦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38]。西土稱焉。

劉秀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没,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

關康之弟雙之病卒,迎哀,因得虚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間日,輒卧論文義。元嘉中,詔徵不起。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與兄勃遊桐廬名山,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曰:"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39]。兄今疾篤,無可治療,顒當干祿以自濟取。"乃求虞海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元嘉初,累徵不就。

張欣泰父興世罷雍州在家,還資,見錢三十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給事中纂之子。少孤，弟妹七人並皆幼稚，撫育姻娶，罄其心力。累遷新安、臨海太守。

王華爲侍中，有權寵，以門戶衰弱，待從弟琨如親，數相親薦，爲尚書議曹郎。

王僧虔兄僧綽爲元凶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若不見及爾。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侄之間，一情不異。鄧攸爲弟子[40]，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嗣，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迴舟謝職，無復遊宦之心矣。"

崔懷愼，泰始初以父陷於魏，遂入北至桑乾。尋父已卒，喪畢，以弟在南，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愼孤貧獨立，宗黨哀之，不載官位。

虞愿爲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徙省，步還家，而待詔便歸。

孫棘，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棘竟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逮，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也，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爲詔，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得爾，且則爲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耳，但令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甿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

袁粲初名愍孫，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顗婚者，伯父洵謂顗父曰："顗不堪，可與愍孫婚爾。"時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特立志行見知。

孫謙少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江夏王義恭聞之，引爲行參軍。

南齊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璡不答，方下床著衣，然後立應。瓛問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其力。"操如此。參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

辛普明僑居會稽，少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以帳施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豫章王辟爲議曹從事。

陶子鏘字海育，兄尚，宋末爲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披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迴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

公孫僧遠以伯弟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鄰里供斂送之費。躬負土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太祖即遣兼散騎常侍。

解仲恭，雁門人。僑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纖毫財利，輒與兄弟平分。史不載仕官[41]。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周之爲武進縣戍,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皆散,周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旨哀切。兄弟皆見釋。史不載仕官。

吳逵之,義興人也。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逵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敬伯爲主簿[42],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不受田,遂閑廢。史不載仕官。

陸澄弟鮮得罪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

胡諧之爲太子中庶子,兄謨之亡,上表乞解所職。詔不許。

劉繪字士章,太常悛之弟。事悛恭謹,與人語,呼爲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爲鎮軍長史。及悛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

劉溓兄瓛,南陽人,事繼母有行。弟溓事瓛亦謹。

王思遠爲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

謝瀹爲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啓公事稽晚,瀹乃代朏爲啓。上知非朏手迹,被問見原。

王微字景玄,初爲始興王友,父憂去職,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逾分。"文帝即以遠爲光祿勳。

王瑒字子瑛,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43]。敦友諸弟,稟其規訓。

南齊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弟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村,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劉峻字孝標[44],本名法武,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秘閣。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

劉之亨字嘉會。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爲所害,故求出之,以代兄之遴爲安西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嘉不[45]?"曰:"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

梁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也。弟映字微遠,三歲而孤。昭、映兄弟友睦,修身厲行,非禮不行。映有文才,褚彥回聞而悅之,乃屈與子賁等遊處。年未弱冠,彥回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須昭仕乃就官。天監初,爲烏程令,所受俸祿悉歸于兄。後昭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同

乘而歸。兄弟並已班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逾七十，哀感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感慟。

韋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别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卧起。時號爲“三姜”。

庾於陵弟肩吾，八歲能爲詩，特爲兄所友悌。於陵鴻臚卿，領荆州，大中正卒。肩吾終度支尚書。

韋叡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遷侍中給事中，未拜而卒。

何點兄求，隱居吳郡虎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徵侍中，辭疾不赴。

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撫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而貧瘁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史不載仕官。

江革，濟陽人，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後革爲尚書駕部郎中，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盧令。革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别，苦求同行。乃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

陳虞荔爲太子中庶子，時荔第二弟寄寓于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寶應不遣，荔因以感疾；寄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絶，亦感氣疾。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

徐伯陽爲新安諮議參軍，聞妹喪，發疾而卒。

顧野王弟充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仕至黄門侍郎光禄卿。

江德操字德藻[46]，父革，梁度支尚書。德操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拜振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自求宰縣，出新喻令，卒官。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稱之。終光禄大夫。

張悌，建康人，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47]，遂結四人作劫，所得物三劫持去，寔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子唯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憂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兩全，兄弟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爲例。

校勘記

[1]“人”字，宋本作“仁”。

[2]“其”字原脱，據宋本補。

[3]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4]此句宋本無“中”字。

[5]君,字原脱,據宋本補。

[6]“盾”字原脱,據宋本補。

[7]此句“當爲”二字原在“公行之官”之前,據宋本移此。

[8]“帝”字原脱,據宋本補。

[9]勳,字原脱,據宋本補。

[10]甲胄,宋本作“中胄”。

[11]從“劉平本名曠”條至“樊準”條,宋本闕。

[12]“與弟”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13]“婚”字原脱,據宋本補。

[14]“受”字原脱,據宋本補。又,“代”字,宋本作“待”。

[15]此句宋本作“搤戟刃曰”。

[16]“養”字原作“義”,據宋本改。

[17]“校尉”原作“太尉”,據宋本改。

[18]“哀”字,宋本作“褒”。

[19]“先”字原作“元”,據宋本改。

[20]通玄,宋本作“玄通”。

[21]“輒”字原脱,據宋本補。

[22]“茂”字原作“伐”,據宋本改。

[23]光祿勳,宋本作“光祿大夫”。

[24]“默”字原作“點”,據宋本改。

[25]療,原作“遼”,據《晉書·孝友傳》改。

[26]解,字原脱,據《晉書·孝友傳》補。

[27]及,字原脱,據宋本補。

[28]“慨然”原作“慷慨”,據宋本改。

[29]“取”字,宋本作“進”。

[30]“後至”二字,宋本無。

[31]斫,原作“研”,據宋本改。

[32]“甚”字,宋本無。

[33]“又”字,宋本作“收”。

[34]去,宋本作“云”。

[35]憂,原作“愛”,據宋本改。

[36]“終”字原作“經”,據宋本改。

[37]傷生,宋本作“傷上”。

[38]“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39]“默語”原作“語默”,據宋本改。

[40]“爲”字,宋本作“於”。

[41]從“孫棘”條至“解仲恭”條,宋本脱。

[42]“敬伯”二字,宋本無。

[43]“遺”字,宋本作“貴”。

[44]字,原作“孝”,據宋本改。

[45]“嘉”字,宋本作“喜”。

[46]“字德藻”原作“字德操”,據宋本改。

[47]“忿”字,宋本作“分”。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二

總録部(一百二)

友悌第二

後魏李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1]。

李產之字孫僑,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

寇治爲征虜將軍,兄弟並孝友篤穆[2],白首同居。

陸凱,景明初,咸陽王禧謀逆,凱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備盡人事。至正始初,宣武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抱疾忍死者,顧門戶計耳。逝者不追,今中願畢矣。"遂以其年卒。

房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妹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毁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御。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對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毁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崔光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3],每云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永病,積年不愈。)

裴修字元寄,早孤。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道方。次弟矜早喪,修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侄,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

李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鬩。及冲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4],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冲之德也。始冲見私寵也,兄子韶常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終左僕射。

李瑒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絶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期年之中,形骸毁悴,人俱哀歎之[5]。仕至鎮遠將軍,岐州刺史。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弟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扶持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不。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侄羅列階下,椿不命

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

甄琛爲侍中領御史尉,坐朋黨,免官。與弟僧林誓同居以沒齒[6]。

張烈爲瀛州刺史,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

韓子熙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子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于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顔色。又上書求祈與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7]。孝明詔案檢,弼遂大見詰讓。

李郁字永穆,爲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侄,歸於鄉里。

邢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兖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爲奉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官。世人以此多之。

房亮爲荆州刺史,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奉朝請。議者稱之。

高恭之字道穆,幼孤,事兄如父母。

孫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尙之。卒於左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裴敬憲學博才清,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

吳悉達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史不載仕官。

閻元明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史不載仕官。

宋世景爲滎陽太守,友于之性,過絶於人。兄道璵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毁悴,見者莫不歎惻。

北齊魏蘭根以西魏武帝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封鉅鹿縣侯,邑七百戶。啓授兄子同達。

高隆之以西魏文帝時爲荆州刺史[8],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戶。隆之請減戶七百,並求降己四階讓兄騰。並優詔許之。

崔陵以文宣天保初[9],降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别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迴授第九弟約[10]。

封隆之爲侍中,封安德郡公邑二千戶。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

李庶訴魏收爲史不直,爲楊愔所譖,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

司馬子如爲司空,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並加欽愛,世以此稱之[11]。子如别封須昌縣公,迴授兄子膺之。

高昂,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於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

楊愔爲神武行臺右丞。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12],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

陸卬爲中書侍郎,遭母喪,哀慕毁悴,殆不勝喪。至沈篤頓昧伏枕,又盛風疾。第五弟博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尪病如此,致性至慈[13]。博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絶。

陸彦師爲彭城王浟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彦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彦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

後周李穆爲小冢宰,别封一子爲縣伯。穆迴請封兄賢子孝軌[14],許之。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事泄當誅,植弟基當從戮,穆求以子淳怡等代死[15]。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

隋薛濬,開皇初爲考功侍郎,丁母艱,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晋王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絶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兹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禄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薦臻,兄弟俱被奪情苫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既而創巨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别,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已絶。

郎方貴,淮南人,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泛漲,於津所寄渡[16],船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其家,弟雙貴驚問所繇,方貴具言,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争爲坐首,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争欲赴水,而州狀以聞。帝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裴子通,開皇中爲大中大夫,兄弟八人以友愛著名。

牛弘爲右光禄大夫,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又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和寬如此。

韋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官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

之。世多其義。官至吏部尚書、荆州總管。

元褒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欲别居,褒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17],脱身而出,爲州里所稱。煬帝即位,拜齊州刺史。

楊素字處道,其異母弟約性沉靜,内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素爲司徒[18],封楚公。

唐高士廉妹先適隋右驍騎將軍河南長孫晟[19],生子無忌及一女,即文德皇后也。既而晟卒,士廉迎妹及諸甥於家[20],情禮甚至。後仕隋,爲通事舍人。坐事謫,爲交趾朱鳶縣主簿。時行資不給,又念妹無所庇,賣其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價,輕裝而去。其友愛如此。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孫百餘口,財物僮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閭而不入,自相誡曰:"無犯義門。"知本貞觀中,官至夏津令。知隱至伊闕丞。

魏徵以修定五禮,當一子爲縣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徵官至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

趙弘智,貞觀中累遷黄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以疾出爲萊州刺史。弘智事兄弘安,同於事父,所得祿俸,未嘗入於私室。及兄卒,哀毁過禮,事寡嫂甚謹,撫孤侄,以慈愛稱。

虞世南爲起居舍人,兄世基爲内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宇文化及不納,因哀毁骨立。時人稱焉。

李勣爲司空,與弟弼特相友愛。

岑文本爲中書令既久,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稠疊,凡有財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21],一無所問。文昭時任校書郎[22],多與時人遊款,太宗聞而不悦,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爲外官[23],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于左右。若令外出[24],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因歔欷嗚咽。太宗愍其意而止,雖召見文昭,嚴加誡約,亦卒無愆過。又弟子長倩少孤,爲文本所鞠養,同於己子。

顔相時爲禮部侍郎,性仁友。兄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

裴守眞,絳州稷山人,早孤,事母至孝。母終,事寡姊及兄甚謹,閨門禮則,士友所推。永淳初,爲乾封尉屬。關中大饑,守眞盡以祿俸供姊及諸甥。身及妻子,粗糲不充,而無倦色。

程務挺爲左驍衛大將軍,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爲尚乘奉御。務挺泣,請迴授其弟。則天嘉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馬[25]。務挺終爲太子洗馬[26]。

蘇味道,則天時再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與其弟太子洗馬味玄甚友愛。味玄若請托不諧,輒面加凌折。味道怡然對之,不以爲忤。論者稱焉。

崔玄暐與弟昇交相友愛[27],至於親族子弟孤貧者,亦多躬自撫養教授,頗爲當時所稱。終中書令、博陵郡王。

豆盧欽望作相,兩朝不能有所規正,然於諸弟侄,當代稱其友愛[28]。

李暠與兄昇弟暈甚相篤睦,昇等每月自東都省暠,往來微行,州人未嘗覺之。其清愼如此。卒太子太傅。

蘇頲爲相,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終禮部尚書。

張嘉貞爲并州長史。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玄宗聞其善政,數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絕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帝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爲忻州刺史。

陸南金,開元初爲奉禮郎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流嶺表,逃歸來都,南金哀而納之。崇道俄爲讎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獲崇道,連引南金。旭遂繩以重法。南金弟趙璧詣旭,自言藏崇道,請代兄死。南金固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怪而問其故。趙璧曰:"兄是長嫡,又能幹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遂列上狀。玄宗嘉其友義,並特宥之。南金繇是大知名。

王維與弟縉閨門友悌,多士推之,維爲給事中。祿山陷西京,維僞授給事中。及至德二年冬,復西京[29],維付吏議。維弟縉時爲刑部侍郎、太原少尹,抗表請以己官爵贖兄之罪,特爲減等[30]。

李瀾爲徐州蘄縣令,時東都未平,梁宋間群盜連聚,或至二千餘衆,攻陷城邑。瀾守蘄縣,力屈,爲盜所執,將害之。瀾弟渤詣盜請代兄死,瀾又請殺身留弟,兄弟爭死,俱爲盜害。瀾女原,武尉盧甫妻也,見父被執,號泣請代死,亦爲盜所害。至代宗永泰元年,追贈瀾并渤等官。

第五琦,京兆長安人也。少孤,事兄華,敬順過人。再入爲太子賓客卒。

王遇,常州民也。弟遐廣德中,並爲海賊所擒。賊將捨一人,兄弟相讓以死。賊感義,俱釋之。

孫成爲長安令,兄宿典華州,以火災驚致瘖疾。成素孝悌,蒼黄請急不待命[31],陳之執政,奔省於兄。代宗聞之歎曰:"急難之切,觀過知仁矣。"

郭曜,尙父子儀長子。天性孝友,爲太子少保。子儀薨,曜遵命,以四朝所賜名馬重寶,悉皆上獻。德宗復賜之。曜乃散諸昆季。

李承幼孤,鞠於兄華之手[32]。既長,事兄以孝聞。後終湖南觀察使。

盧邁少以孝友謹願稱,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從父弟起爲劍南西川判官,卒於成都。

及歸葬洛陽，路出於長安城東。邁素友愛，遂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爲崇重五服之親，或不過從吊臨[33]；邁獨請臨弟喪，士君子是之。

韋倫爲太子少師，居家孝友，撫弟侄，以敬愛稱之。

陽城孝友，不忍其弟異處，皆不娶妾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甥年十三餘，痴不能如人，常與其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客死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二弟舁屍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後爲諫議大夫。

穆寧以秘書監致仕，事寡姊，以悌聞名[34]。

崔衍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衍繼母李氏不慈於衍，李氏所生子部每多取子母錢，使其子以契書徵負子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

李元素爲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弱，長姊友敬加於人，及其姊沒，沉悲遘疾，上疏懇辭職，從之。

田興爲魏博節度，其兄融爲博州刺史。興幼孤，融睦友而教道之[35]，及興之節制六州，請融爲支郡守。朝廷察其切，誠不忍離其兄也，故特授焉。

李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能安貧苦，易衣併食，講習不倦[36]。遜兄造知二弟賢，日爲營丐以成其志業[37]。弟兄同致休顯，士以此多之。

嚴綬爲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卒于家。綬財器不逾常品，事兄嫂過謹，爲人所稱。

韋顗字周仁，太子太師見素之孫也。生一歲而孤，事姊稱恭孝，終吏部侍郎。

杜式方，司徒佑之子，性孝友，兄弟尤睦。季弟從郁少多疾病，式方每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經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經年號泣，殆不勝情，士頗多之。官終桂管觀察使。

韋夏卿喜慍不形於色，撫孤侄，恩逾己子。卒太子少保。

白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弟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官終刑部尚書。

王起爲尚書左丞，居兄播之喪，號毁過禮，友悌尤至。

薛膺，散騎常侍致仕，革之子。弟齊中飛矢，墜于城下，膺時爲左補闕，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齊歿，膺與弟褒、庠處喪如禮，朝之卿大夫暨縉紳者往吊繼路，聞其哀號，吊者悲，不能自持。膺去左補闕，庠去河南縣尉直弘文館，與褒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蹈名教者推之。

梁張文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居家孝悌[38]，其弟濟美早得心恙[39]，文慰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

杜曉以宰相判鹽鐵，兄光人有心疹[40]，厥候每作，或溢喙縱詬，或揮梃追撲，曉事之愈恭，未嘗一日少殆。

李珽性孝友，與弟琪有敦睦之愛，爲縉紳所稱。仕至右散騎常侍。

晉張仁願爲大理卿,兄仁穎,梁朝仕至諸衛將軍,中風恙十餘年,仁願事之,出告反面,如嚴父焉。士大夫推爲孝友。兄卒,人吊之,泪流滿目,而辭氣頓絶,見者傷之。

漢李濤仕晉爲中書舍人,弟澣爲翰林學士,對掌綸誥,咸以爲榮。澣後陷虜,濤每見人自虜中來者,必對之慟哭,有友于之義也。

劉鼎善交遊,能譚笑,居家仁孝,異母昆仲凡七人,撫之如一。乾祐初,拜諫議大夫。

周王珽字世美,鄭州人。多仁義,重然諾,撫家雍睦。初與弟廷規同過河南,累從藩職。所置田宅物産,皆弟主之,一無所詞。歷工、禮、刑三部尚書。

校勘記

[1]見,字原脱,據宋本補。

[2]篤穆,宋本作"敦穆"。

[3]推,原作"摧",據宋本改。

[4]"第"字原作"弟",據宋本改。

[5]此句宋本作"人倫哀歎之"。

[6]誓同居以没齒,宋本作"誓以同居没齒"。

[7]乃,原作"所",據宋本改。

[8]荆州刺史,宋本作"并州刺史"。

[9]崔陵,宋本作"崔倰"。

[10]"約"字原作"隆之",據宋本改。

[11]"世"字原脱,據宋本補。

[12]岐州,宋本作"歧州"。

[13]致性至慈,宋本作"性至慈"。

[14]此句宋本作"穆請迴封兄賢子孝規"。

[15]淳怡,宋本作"惇怡"。

[16]"渡"字原作"度",據宋本改。

[17]"受"字原作"授",據宋本改。

[18]素爲司徒,宋本作"素終司徒"。

[19]驍騎將軍,宋本作"驍衛將軍"。

[20]諸甥,宋本作"諸生"。

[21]"委"字原脱,據宋本補。

[22]"時"字原作"待",據宋本改。

[23]"官"字原脱,據宋本補。

[24]"若"字原脱,據宋本補。

[25]"馬"字原脱,據宋本補。

[26]此句宋本作“務忠爲太子洗馬”。

[27]交相友愛，宋本作“友相友愛”。

[28]“其”字原脱，據宋本補。

[29]復西京，宋本作“收東京”。

[30]“特”字原作“時”，據宋本改。

[31]“急”字原脱，據宋本補。

[32]“華”字，宋本作“曄”。

[33]過從吊臨，宋本作“遇從吊臨”。

[34]悌，原作“弟”，據宋本改。

[35]融，字原脱，據宋本補。

[36]不倦，宋本作“不勞”。

[37]“日”字原脱，據宋本補。

[38]孝悌，宋本作“孝且悌”。

[39]“其”字，宋本無。

[40]光人，宋本作“光乂”。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三

總錄部(一百三)

姻好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蓋以合二姓之好,正三綱之倫,上以奉宗祖,下以昭嗣續。中古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所以參天地之數也。仲春之會,三星之期,所以順陰陽之序也。乃至始冠而成室,既笄而言歸,示爲父端[1],表適人之道。三代以降,六禮具,舉冕迎,不以爲重。廟見必主於肅,御輪奠雁,其儀克恭。施衿結褵[2],所戒尤愼。故曰"壻之父爲婚,婦之父爲姻"。人倫之本,莫斯爲大。亦有知賢而可妻,貴德而忘醜,靡取高援,自成嘉樹。是則"摽梅"之詠,于以及時;"鳴鳳"之占,用昌厥後者矣。

晋重耳奔狄,伐咎如(亦狄之别,隗姓),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

陳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龜曰卜),其妻占之曰(懿氏妻):"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凰,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和適,齊有聲譽。)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3],棠公死,武子吊焉[4],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别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5],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兑上困)之大過䷛(巽下兑上,大過,困六三變爲大過[6])。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夫變而爲巽,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取。)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困之爻辭[7])。'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爲險爲水,水之險也,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8]。(坎爲險,兑爲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今卜昏而遇此,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9]。)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

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繫援，欲自結連於大援也）。"他日，范祁懇之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范姓祁名），曰："不敬吾也[10]。"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猶懸也，懸於庭之槐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楚昭王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逃。王將嫁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周劉氏，晉范氏世爲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

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叔疾）。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11]。孔子曰："長可娶也[12]，雖在縲紲之中（縲[13]，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宫适字子容[14]。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15]（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詩》曰："白珪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愼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漢張耳嘗亡命，遊外黄。（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脱其名出而逃亡[16]。）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言不侍賴其夫[17]，視之若庸奴）。亡邸父客（父時故賓客也；邸，歸也）。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請決，絶於前夫而嫁於耳）。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官爲外黄令。

陳餘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陳平，陽武戶牖人（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少時家貧，及長，可娶婦，富人莫與者[18]；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視而悦其奇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負，請借也），以蓆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不事產業之事[19]），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乃父，嫂如事乃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鯨布爲群盜，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其衆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

公孫賀，自武帝爲太子時，賀爲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

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淸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厚。

鄭宗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女嫁王家,男又娶也)。

張放得幸於成帝,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嫁女[20]。帝爲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時號爲天子娶婦[21],皇后嫁女。

翟宣者,方進之子,襲封高陵侯。王莽秉政,舂陵侯敞與安衆侯崇並漢之宗室,見莽將危漢室,謀舉兵。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樹黨,乃爲子祉娶宣女爲妻。(《東觀日記》[22]:敞爲嫡子祉娶宣女習爲妻[23],宣使嫡子惲送入女門[24],二十餘日,義兵起也。)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25],南陽捕殺宣女,祉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

後漢京兆摯恂以儒學教授,馬融從其游學,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鍾皓兄子瑾,母李膺之姑也。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

公孫瓚,遼西人也。以母賤,遂爲小吏。爲人美姿貌[26],大音聲,言事辯慧。(《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侯太守妻之以女)。

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四十,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悦,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而怒曰:"妾聞陶家兒遨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以女妻之。

荀顗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

張魯降曹公[27],曹公爲子彭祖娶魯女。

魏荀彧父緄,爲濟南相。緄畏憚宦官,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28],公明不取[29],轉以妻彧也。)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

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女妻凱焉。

高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沉深之量,撫有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30]。瑯琊相何英嘉其履行,以女妻焉。

蜀費賓伯名觀,江夏鄳人也。劉璋母乃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

黄承彦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黄頭黑色,而才堪相配[31]。"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彦醜女。"

謝援有名行[32],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爲祭酒。

吴張昭長子承喪妻[33],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大帝聞而勸焉,遂爲婚。

周瑜爲中護軍,從孫策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

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

潘濬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濬弟祕,大帝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

吕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吕子衡,寧爲久貧者邪?"遂爲婚。

晉羊祜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34]。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焉。

郭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壻。

子展字泰舒[35],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預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奕字泰業[36],《山濤啓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鄭攸嘗詣鎮軍,賈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

張華少孤貧,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

劉殷,新興人也。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爾,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爾。"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張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

孫晷以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

劉遐,廣平人,性果毅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37],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

衛玠爲太子洗馬。懷帝時,以天下大亂,扶輿母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敬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才。"於是以女妻焉[38]。

管彦者,王裒同鄉人,少有才力而未知名[39]。裒獨以爲必當自拔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40]。彦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裒後便嫁其女。彦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41]。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絶,每以此自誓[42]。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43],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王育少勤學,同郡許子章嘉之,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别宅,分之資産。育受之,無愧色。

周浚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後獨引之爲友[44],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王羲之,司徒導之從子。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胡餅[45],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葛洪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46]。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曰[47]:"玄業兼綜練醫術。"

戴逵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娱。師事徵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

前秦韋羆爲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

南燕慕容超子初爲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獄掾呼延平救護之,得逃去。其後,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乎?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48],以答厚惠。"於是娶之。

宋殷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49]。

蔡興宗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凱母也,一孫一侄,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答曰:"鄉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繇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亦不終[50],顗又禍敗,彖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彖。

劉秀之少孤貧,有志操,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

杜驥初隨父南遷,時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

蕭惠基,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初以外戚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歎其詳審[51],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

南齊朱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52],以女妻焉。

謝瀹,莊之第五子也,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53],以女結婚,厚爲資送。

梁韋放與吴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婚姻。其後各産男女,未及成長,而率卒。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爲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褚球少孤貧好學,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正,以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

陳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量深，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幹略。高祖微時[54]，以從妹妻焉。

周弘正年十歲，通《老子》、《周易》，叔父捨異之。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

孫瑒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

徐浚子儉，一名衆[55]，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爲人，妻之以女。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父巡素與高祖相善。君理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高祖鎭南徐州，巡遣君理自東陽詣高祖，高祖器之，命尙會稽長公主，辟爲府西曹掾，稍遷中衛、豫章王從事中郎。

後魏公孫邃、公孫叡爲從兄弟，而叡才器小寢，而封愷之甥，崔浩之壻。邃母雁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季眞，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爾，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李神儁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儁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至紛競，二家鬧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儁惆悵不已，時人謂神儁鳳德之衰[56]。

陸麗子叡，母本恭宗宮人[57]，以賜麗生叡，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娶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鑒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名姓殊爲重復[58]。"時高祖未改其姓。

崔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不曜華彩，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鎭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59]，自以爲得壻。俄而女亡，王深以爲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

盧淵爲侍中，與僕射李冲相友善。冲重淵門風，而淵仰冲才官，故結爲婚姻，往來親密。至於淵荷高祖意，遇頗亦由冲。

盧魯元爲太保錄尙書事，子統以父任侍東宮。世祖以元舅陽平王杜超主南安長公女所生[60]，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賚以千計。

劉昺年十四，就博士郭瑀，時瑀弟子五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昺，遂別設一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昺遂奮衣來座，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壻，昺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鄭幼儒好學修謹[61]，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

鄭義有文學，弱冠舉秀才，尙書李孝伯以女妻之。後爲中山王叡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

甄琛爲主客郎，迎送梁使劉纘，纘子晰爲朐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廚費。琛所好悅，世宗時調之。

崔休字惠盛，少孤貧，矯然自立。尙書王嶷欽其人望，爲長子聘休姊，贍以貨財，繇

是少振。

茹皓爲驍騎將軍[62],有寵於世宗,北海王詳以下咸憚之。皓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許。詳强勸之,云:"欲覓官,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63]。"延明乃從焉。

張宗之妻,蕭思話弟之女。蕭氏兄子超業後名彦,幼隨姑入國,娶李供之女。蕭賴其給贍以自濟[64]。

尉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司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娶其外生皮氏女,繇此擢爲中書舍人。既是子如姻戚,數往參詣,因與先達名輩,微相款狎。

後周長孫澄字士亮,魏太師稚之子,年十歲,司徒李琰見之而奇之[65],遂以女妻焉。

盧柔性聰敏好學,頗使酒誕節,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

韋孝寬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

韋祐少好豪俠,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娶長壽女,因寓居關南。

隋蘇威初仕周,爲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妻焉[66]。

于顗字元武,身長八尺,美容貌鬚眉[67],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娶以季女。

趙元淑性疏誕,不治産業,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家,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惠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切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聘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

蕭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楊素時爲尚書令,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乎?"琮曰:"前以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68],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優羌劣,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慚而止。

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督諮議[69],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兹。"大寶遂以女妻之。

虞世基幼沉靜,有高才,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

唐武士彠,武德中,檢校右厢宿衛。既喪妻,高祖謂士彠曰:"朕自爲卿更擇嘉偶。"隨曰:"有納言遂寧公楊達,英才冠絕,奕葉親賢,今有女,志行賢明,可以輔德。"遂令

桂楊公主與楊家作婚。主降敕結親,庶事官給。

柳亨爲駕部郎中,亨容貌魁偉,高祖甚愛重之。時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即高祖外孫也。

呂諲,蒲州河東人,少修整,勵志於學。早孤家貧,不能自振,鄉人有程楚賓者,家富於財,遂娶其女。楚賓與子震重其才,給其所欲。至天寶初,舉進士,調寧陵尉。

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也,爲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博涉經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卿見而奇之,以女妻焉。

張孝忠爲飛狐、高陽二軍使,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以孝忠謹直驍勇,以其妻妹谷氏妻焉。仍令悉統易州諸鎮,前後十年,威惠甚著。

齊映,大曆中爲滑、亳節度令狐彰掌書記。彰疾甚,令映草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歸京師。彰然之,因妻以女。

李若初,太府卿道謙之孫,少孤貧,初爲轉運使劉晏下散職。晏判官包佶,察其勤幹,以女妻之。

楊於陵爲潤州句容主簿,時韓滉以節鎮于金陵。滉剛嚴,少所接與,獨於陵常所厚待,因以女妻之。

後唐鄭珏,昭宗朝宰臣鄭啓之侄孫[70]。父徽,光啓初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全義子衍婚徽女,珏以家世依張氏家于洛陽。

孔循爲滄州節度使。初,其女與宋王婚姻。長興初,乃奏"今既封王,私禮懸絕[71],乞改就公禮。"

朱漢賓,明宗初爲右衛上將軍,時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托,得爲婚家,乃除潞州節度使[72],移鎮晉州。重誨既誅,漢賓復爲上將軍。

李象字昭文,深州樂壽人也,父祖爲農。象少學有文性,長於《左氏春秋》,天成中,以本科調舉不捷,明年,改應進士,登上第[73]。宰臣劉昫愛其才,以猶女妻之。

任圜世爲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考茂弘,乾符末選授夏縣主簿,避地太原、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回[74]、圜[75]、團、冏,雍睦有裕,風彩俱異,太祖愛之,以宗女妻團,因任圖代、憲二郡守,冏交城令[76]。

晉錢元瓘,兩浙鏐第五子也,起家爲鹽鐵發運巡官,表授上書金部郎中,賜金紫。許再思等爲亂也,宣州田頵要盟,鏐遍召諸子問之曰:"誰能爲吾爲田氏之壻者?"俱有難色[77]。時元瓘年十六,進步而對曰:"唯大王之命。"繇是就親於宣州,三歲復焉。

姚顗字伯眞,京兆萬年人也。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弘慶[78],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顗少惷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惟中條山司空圖,唐季之名士也,深器之,以女妻焉。

校勘記

[1]示爲父端,宋本作“示爲父之端”。

[2]衿,原作“於”,據宋本改。

[3]崔武子,宋本作“崔武”。

[4]“吊焉”二字原脱,據《左傳・宣公二十五年》補。

[5]“今”字原作“令”,據宋本改。

[6]“困”字原脱,據宋本補。

[7]此句宋本作“困六爻辭”。

[8]蒺藜,宋本作“蒺梨”;“恃”字原作“持”,據宋本改。

[9]此段夾注“身必危”後,原爲“遇此六,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今卜昏而喪其妻,三失位,無應則失其所歸也”,今據宋本改。

[10]不敬吾也,宋本作“不吾敬也”。

[11]此句宋本作“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12]“娶”字,宋本作“妻”。

[13]縲,原作“累”,據《論語・公冶長》改。

[14]南宫适,宋本作“南宫括”。

[15]尚德,宋本作“上德”。

[16]脱其名出而逃亡,宋本作“脱其名山而逃亡”。

[17]“侍”字,宋本作“恃”。

[18]富人,宋本作“莫人”。

[19]“不事産業之事”原作“不産業事之事”,據宋本改。

[20]嫁,原作“家”,據宋本改。

[21]婦,字原脱,據宋本補。

[22]東觀日記,宋本作“東觀記曰”。

[23]妻,原作“宣”,據宋本改。

[24]宣,原作“妻”,據宋本改。又,“送入女門”,宋本作“送女入門”。

[25]“弟義”原作“義弟”,據宋本改。

[26]美姿貌,宋本作“老姿貌”。

[27]“張魯”原作“張曾”,據宋本改。

[28]“女妻”原作“妻女”,據宋本改。

[29]“不”字原脱,據宋本補。

[30]恩義,宋本作“思義”。

[31]配,原作“醜”,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襄陽記》改。

[32]謝援,宋本作“射援”。

[33]長,原作“字”,據宋本改。

[34]"謙"字原脱,據宋本補。

[35]子,原作"于",據宋本改。又,此條原"于展"另起一條,今據宋本合一。

[36]"奕"字,宋本作"弈"。

[37]塌主,宋本作"塢主"。

[38]"女"字原脱,據宋本補。

[39]力,字原脱,據《三國志·魏書·袁譚傳》裴注補。

[40]"便"字原作"使",據宋本改。

[41]自處,字原脱,據《三國志·魏書·袁譚傳》裴注補。

[42]此句原作"每以自此誓",據宋本改。

[43]人,字原脱,據宋本補。

[44]"後"字,宋本無。

[45]"胡餅"二字,宋本無。

[46]"師事"原作"事師",據宋本改。

[47]"曰"字,宋本無。

[48]"雖死吾"三字原脱,據宋本補。又,"納"字,宋本作"南"字。

[49]徒,原作"從",據宋本改。

[50]亦不終,宋本作"好不終"。

[51]審,原作"悉",據宋本改。

[52]歎,原作"嘆",據宋本改。

[53]清,原作"靖",據宋本改。

[54]"高祖"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55]"一名衆"三字原脱,據宋本補。

[56]"衰"字原作"哀",據宋本改。

[57]恭宗宫人,宋本作"恭宫宗人"。

[58]名姓,宋本作"姓名"。

[59]"每"字原作"毋",據宋本改。

[60]"公"字後原衍"分"字,據宋本删。

[61]好,字原脱,據宋本補。

[62]茹皓,宋本作"如皓"。

[63]不與,字原脱,據宋本補。

[64]"蕭"字,宋本無。

[65]此句宋本作"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

[66]"女"字原脱,據宋本補。

[67]"貌"字,宋本無。

[68]侯,原作"侯",據宋本改。

[69]蕭督,宋本作"蕭察"。

[70]鄭啓,宋本作"鄭棨"。

[71]懸,原作"縣",據宋本改。

[72]"乃"字原作"結",據宋本改。

[73]第,原作"弟",據宋本改。

[74]回,字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唐書·任圜傳》補。

[75]圜,字原脱,據上文及《舊五代史·任圜傳》補。

[76]冋交城令,宋本作"回交城令"。

[77]此句宋本作"例有難色"。

[78]慶,原作"度",據《舊五代史·晉書·姚顗傳》改。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四

總録部(一百四)

立　言

《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蓋德之盛者,必形諸言[1];言之文者,以足於志。昔之君子,嘗從事於斯矣。及司馬譚《論六家之要》,劉子政分九流之目,揚搉是非,稽合同異,源流洞分,指歸攸別,然而挾術非一揆,營道非一致,各崇所善,用極其說。故先儒引殊塗同歸之言,以爲六經之支裔,使之逢時效用。何啻霸者之佐,去聖逾遠,猶賢外野之求。今特詳求而比次之,庶百代之作者,開卷而可見也。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2],周封爲楚祖。鬻音弋六反。)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管仲字夷吾,相齊,著《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書》。(劉向《別錄》:《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晏嬰相齊,作《晏子春秋》。

老子至函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見老子[3]。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喜亦著書九篇[4],名《關尹子》[5]。

老萊子,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孔伋字子思,仲尼孫也,嘗困於宋,作《中庸》。

曾參,孔子弟子,著《曾子》十八篇。

《漆彫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彫啓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師古曰:"宓,讀與伏同。")

《景子》三篇。(説宓不齊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記者也[6]。)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蜎,姓也,音以元反。")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俅音求[7]。)

《我子》一篇。(劉向《别錄》云[8]:"爲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三篇。(墨翟弟子。)

《芈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芈音弭。)

《甯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曰巧心也。)

《公孫固》一篇。(十八篇。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

《董子》一篇。(名元心,從墨子[9]。)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黄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處子》九篇。(《史記》云:趙有處子。)

《列子》八篇。(名禦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莊周,蒙人,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虚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同時。)

申不害,荆人,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懷序列,著數萬言。爲楚蘭陵令而卒,因葬蘭陵。

孟軻事齊適梁,俱不能用。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皆不合[10]。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

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序文云[11]：孟子亦自知，遭蒼之讒毁，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詔後人。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答問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12]。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托。《二雅》之正[13]，可謂直而不倨[14]，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鄒衍，齊人，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時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15]，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内之人所不能睹[16]。稱引天地剖判以來[17]，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兹，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爾。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18]，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漫王公大人[19]，初見其術，瞿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黄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愼到著《十二論》(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尸佼，晋人，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鞅被刑，佼恐并誅，乃逃入蜀，造書二十篇，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虞卿相趙孝成王，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户侯、卿相之印，與齊間行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20]。(魏齊事具總録復讎門。)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

《張子》十篇(名儀)。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别録》云：鄭人，知姓名[21]。)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彫龍奭"。奭音式亦反。)

《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劉向《别録》云：韓人也[22]。)

《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劉向《别録》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

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爲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23]。駢音步田反[24]。)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黔音其炎切,反下,婁音胡稼反[25]。)

《宫孫子》二篇。(宫孫,姓也,不知名。)。

《鶡冠子》一篇。(是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爲冠。)

《鄧析子》二篇[26]。(鄭人,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27],則非子產所殺人也。)

《尹文子》一篇。(説齊宣王,先公孫龍。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鈃音刑。)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爲“堅白”之辯者。)

《成公生》五篇。(與黄公等同時[28]。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繇同時。繇爲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29]。)

《黄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疵音才斯反[30]。)。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劉向《别録》云:堅白同異,以爲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云“藏於博徒”者[31]。)

吕不韋相秦,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吕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聞集論[32],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吕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33],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又云:“吕不韋相秦莊襄王,乃上觀《尚書》,删拾《春秋》,集六國時事爲《吕氏春秋》。)

韓非,韓諸公子,爲人口吃,不能道説,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34]。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35],執契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世,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説林》、《説難》千餘萬言[36]。

漢蒯通,范陽人,論戰國時説士權變,亦自序其説,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漢志》載《蒯子》五篇[37]。)

陸賈,高帝時爲大中大夫,時時前説稱《詩》《書》,高帝駡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38],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嬴氏。鄉使秦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慚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公孫渾邪，景帝時爲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西侯，著書十餘篇。（《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

桓寬《鹽鐵》六十篇。（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次之。）

揚雄，王莽時爲大夫，草《太玄》，覃思渾天[39]（覃，深也；渾天，天象也），參摹而四分之（三析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40]（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41]。《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42]、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43]、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撫之以三策（三而分之），關之以休咎，絣（絣，雜也[44]）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播，布也），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45]，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之泰曼漶而不可知[46]（曼漶，不分別貌，猶言蒙鴻也[47]），故有《首》、《衝》、《錯》、《測》、《攡》、《瑩》[48]、《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49]。章句尚不存焉[50]。（《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旨深妙，尚不能盡存，故解剝而離散也。）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云《玄》何（言無奈之何[51]）？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瓿，小甖也）。"雄笑而不應。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52]（舛，相背也[53]），大抵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詞，以撓世事（言諸子之書，文旨歸非，毀周孔之教[54]，爲巧辯異辭，以撓亂時政也），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撰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王莽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顧，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謂《道德經》也）[55]，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嚴君平，蜀郡人，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嚴周即莊周。）

後漢桓譚，光武時爲議郎給事中，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尚書獻

之,帝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職通》[56],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57],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閔友》、《琴道》各一篇[58],餘並有上下。光武續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梁竦,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娱,辟命交至,並無所就,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郅惲爲芒長,免官,著書八篇。

韋彪爲太鴻臚[59],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王充,會稽上虞人,仕郡爲功曹,好論説,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閉門潛思,絶慶吊之禮,户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吴,始得之,常秘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傳視焉[60]。又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王符,安定臨涇人,少好學,不得升進,志意藴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擿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州郡辟命,稱疾不就。少學博士,涉書記,贍於文辭,每論説古今時俗行事,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桓彬爲尚書郎,著《七説》及書三篇。

陳紀,潁川許人[61],寔之子也。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後至大鴻臚。

劉陶爲諫議大夫,著書《數有》十萬言[62],又作《正老子》、《反韓非》、《復孟軻》、《辨疑》等篇。

荀悦爲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甚通政體[63]。又著《崇德政論》及諸論數十篇[64]。

周黨,太原廣武人,後隱居澠池,著書上下篇而終。

劉珍爲衛尉,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有之稱號云[65]。

魏朗,會稽人,爲尚書,會被議,免歸家,著書數篇,號《魏子》。

唐擅舉孝廉,爲郎中,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

崔寔爲郎,明於治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趙岐辟司徒胡廣府,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

牟融爲太尉,撰《牟子》。

魏劉廙爲太祖丞相倉曹屬,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

劉劭爲散騎常侍[66],著《樂論》十四篇,成未上,會明帝晏駕,不施行。又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王基爲安豐太守,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

王昶爲兗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任嘏爲河東太守,有重名,嘗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秘書,以貫群言。(《隋書·志》載《守身論》一卷[67]、《任子道論》十卷。)

杜恕爲趙相,以疾去官還家。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還,俱自薄廷尉[68]。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係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69]。此所謂有其才而無用[70]。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71],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也。)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己。

桓威爲成安令。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

徐幹爲太子文學,撰《中論》。

王肅爲中領軍散騎常侍,撰《王子正論》十卷。

阮武爲清河太守,撰《阮子正論》五卷。

蔣濟爲東中郎將,撰《萬機論》,文帝善之。

蜀諸葛亮爲相,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

李宓爲漢中太守[72],去官著述《理論》十篇。晉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譙周字允南,爲太子家令,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73],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74]。

陳術字申伯,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

吳顧譚爲太常平尚書事,後爲大都督全琮父子所構,有司奏誣罔大不敬,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三十篇[75],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

殷基爲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

唐滂(《隨志》不載所在)撰《唐子》十卷。

張儼爲大鴻臚,撰《嘿記》三卷。

裴玄爲大鴻臚,撰《裴氏新言》五卷。

秦菁(《隋書》不載所在)撰《秦子》三卷。

晉陸喜字恭仲,爲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自叙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睹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娱賓》、《九思》,眞所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

陸雲爲清河内史,著《新書》十篇。

傅玄爲司隸校尉,少時避難於河内,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别[76]。名爲《傅子》[77],爲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録,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於世。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78],遁齊荀孟於往代[79],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袁準爲給事中,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

華譚,元帝時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

王長文,廣漢郪人,州府辟命皆不就,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80],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爾。"

周處爲御史中丞,著《默語》三十篇。

葛洪爲司徒王導諮議參軍,凡所著撰,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所著《子書》,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餘駮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樸子》,因以名書[81]。

韋謏字憲道,爲太子太傅,著《伏林》二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餘篇[82],凡所述作,皆深博有才義。

杜夷爲國子祭酒,著《幽求子》一十篇行於世。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著《杜子春秋》以刺之。

徐苗,高密淳于人也,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 ,皆有義味。公府五辟博士,不就。

夏侯湛爲常侍,撰《新論》十卷。

楊泉者,徵士也,撰《物理論》十卷,又《太元經》十四卷。

虞喜以博士徵不就,撰《志林》、《新書》三十卷。

干寶爲散騎常侍，撰《干子》十八篇。

蔡歆爲江州從事，撰《問論》[83]。

顧夷爲揚州主簿，撰《顧子》十卷。

吕竦爲儒林祭酒，撰《要覽》十卷。

蘇彦爲北中郎參軍，撰《蘇子》。

宣聘爲宣城令，撰《宣子》。

張顯爲議郎，撰《析言論》二十卷[84]。

楊偉爲征南軍師，撰《桑丘先生書》二卷，又有《時務論》十二卷。

前秦苻朗[85]，堅之從兄子，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宋傅亮爲散騎常侍，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

賀道養爲太學博士，撰《賀子述言》十卷。

梁劉勰爲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

後魏崔浩爲左光禄大夫，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86]，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人言也惠[87]，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皐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爾。"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眞君，繼千載之絶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爲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

李公緒爲冀州司馬，至齊文宣時，以侍御史徵不就，撰《典言》十卷。

北齊顔之推撰《家訓》二十篇[88]，後入隋爲太子學士。

隋辛德源爲蜀王諮議參軍，撰《政訓》、《内訓》各二十卷。

王通仕隋，爲蜀郡書佐。大業末，棄官歸絳州，著書爲業。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爲客主對答之説，號曰《中説》，皆爲儒家所稱[89]。

唐崔玄暐，中宗時爲中書令，撰《行己要範》十卷。

盧景亮爲中書舍人，早有時名，前後述作，皆根於中正，頗有經國理人之志。嘗以爲國之要，足食足兵而又得士，方可以爲政。於是採黄帝以還，訖于本朝，著書上下篇，名曰《三足》。又作《答秦客辭》，陳漕運飛輓之利病。

晉尹玉羽爲光禄大夫，退居秦中[90]，十年之間，著書五十卷，名曰《武庫集》。

校勘記

[1]必形諸言，宋本作"必形於言"。

[2]文王，原作"穆王"，"以"字前原尚衍一"以"字，均據宋本改删。

[3]此句"見老子"三字，宋本無。

[4]“喜”字,宋本脱。

[5]關尹子,宋本作“關令子”。

[6]平,原作“閔”;似,原作“以”,均據宋本改。

[7]俅音求,宋本作“俅音子”。

[8]“云”字原作“公”,據宋本改。

[9]此段夾注,宋本作“名無心,難墨子”。

[10]“皆”字,宋本作“者”。

[11]“文”字,宋本作“又”。

[12]“所”字,宋本脱。

[13]“《二雅》之正”前,宋本有一字,漫漶不清,疑爲“物”字。

[14]“倨”字原作“居”,據宋本改。

[15]至,原作“志”,據宋本改。

[16]海内之人,宋本作“海外之人”。

[17]割判,宋本作“剖判”。

[18]“内”字原脱,據宋本補。

[19]濫漫,宋本作“濫爾”。

[20]“曰”字原脱,據宋本補。

[21]“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22]錄,原作“傳”,據宋本及《漢書・藝文志》改。

[23]“號”字後衍“談”字,據宋本及《漢書・藝文志》删。

[24]騈,字原脱,據《漢書・藝文志》補。

[25]“裹”字,《漢書・藝文志》無。此句宋本作“黔音其炎切,反音胡穆反”。

[26]鄧析子,宋本作“鄧析”。

[27]歐,原作“厥”,據宋本改。

[28]輿,原作“趙”,據《漢書・藝文志》顔師古注改。

[29]生,字原脱,據宋本補。

[30]斯,原作“期”,據《漢書・藝文志》顔師古注改。

[31]“此”、“博”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32]“人人”原作“人又”,據宋本改。

[33]懸,原作“縣”,據宋本改。

[34]“非”字原脱,據宋本補。

[35]“其”字原脱,據宋本補。

[36]千餘萬言,宋本作“十餘萬言”。

[37]蒯,原作“蒧”,據宋本改。

[38]馬,原作“焉”,據宋本改。

[39]“覃”字,宋本作“潭”。

[40]"三"字原脱,據宋本補。

[41]之,原作"其",據《漢書·揚雄傳》改。

[42]"耋"字原作"耋",據《漢書·揚雄傳》改。

[43]三,字原脱,據宋本及《漢書·揚雄傳》補。

[44]"也"字原脱,據宋本補;又,此段夾注,宋本置句尾。

[45]無主無名,原作"無主知名",據《漢書·揚雄傳》改。

[46]"泰"字,宋本作"秦"。

[47]"貌"字原作"白",據《漢書·揚雄傳》顔師古注改。猶,原作"損",據宋本改。

[48]瑩,原作"營",據宋本改。

[49]"其文"原作"之",據宋本改。

[50]"章"字原脱,據宋本補。

[51]"奈"字原作"祭",據宋本改。

[52]"舛"字原作"殊",據《漢書·揚雄傳》改。

[53]"背"字原脱,據《漢書·揚雄傳》顔師古注補。

[54]"文"字,宋本作"大"。《漢書·揚雄傳》顔師古作"大歸皆非毁周孔之教"。

[55]虚無之言,原作"空無言",據宋本改。

[56]職通,宋本作"識通"。

[57]閔友,宋本作"閔有"。

[58]"琴"字原脱,據宋本補。

[59]太鴻臚,宋本作"大鴻臚"。

[60]傳視,宋本作"見傳"。

[61]潁川許人,宋本作"潁州許人"。

[62]此句宋本作"著書數十萬言"。

[63]甚通政體,宋本作"通見政體"。

[64]崇德政論,宋本作"崇德正論"。

[65]"有"字,宋本無。

[66]散騎常侍,宋本作"散騎常侍中"。

[67]《守身論》,宋本作"《守白論》"。

[68]"溥"字,宋本作"薄"。

[69]不一,字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杜恕傳》補。

[70]"此"字前原衍"如不以"三字,據《三國志·魏書·杜恕傳》删。又,所謂,宋本作"所爲"。

[71]萬,字原脱,據《三國志·魏書·杜恕傳》裴注補。

[72]李宓,宋本作"李密"。

[73]"利"字原脱,據宋本補。

[74]仇國論,宋本作"仇國令"。

[75]三十篇,宋本作"二十篇"。

[76]各爲區别，宋本作“名爲區例”。

[77]“名”字原脱，據宋本補。

[78]寒，原作“凡”，據宋本改。

[79]“荀”字，宋本作“孫”。

[80]晚遭陸續，宋本作“晚曹陸續”。

[81]“因”字原作“凡”，據宋本改。

[82]二十餘篇，宋本作“二十餘三篇”。

[83]間論，宋本作“門論”。

[84]析言論，宋本作“折言論”。

[85]苻朗，宋本作“符郎”。

[86]容，原作“客”，據宋本改。

[87]“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88]北，原作“比”，據宋本改。

[89]儒家，宋本作“儒士”。

[90]退居秦中，宋本作“退歸秦中”。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五

總録部(一百五)

曠達 縱逸

曠 達

夫夷情得喪,忘懷榮辱;外儻蕩以無檢,中恬漠而自適;簡易威儀,脱略富貴;抗心俗表,不屑物議;任放肆志,率詣不羈;窮厄靡動,其情哀樂,罔嬰其慮:斯皆晏然自得,不以世務爲累者已。其有望實既重,才位兼著,不以名德驕物,不以事任經懷,體寛裕以安異同,徇譚宴以賞勝會,亦有靡修小節,不求當世,事於文酒之適,極乎山泉之致,兹乃處閒曠,齊物我,一端之士也。其或不勵風操,惟任縱誕,禮法之所見誚,名教之所不容者,蓋亦無取焉。

柳下惠爲魯士師,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云善而已,惡人何能污我也。)故繇繇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後漢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辯。建安初,遊許下,魏太祖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閲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脱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岑牟,鼓角士冑也。絞,蒼黄之色)。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躞而前(一云衡擊鼓作漁陽參槌,蹋地來前,躡鼓足槌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太祖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1]?"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袒,近身衣也),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撾而去,顔色不怍[2]。

晉嵇康字叔夜,善鍛。向秀爲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仙[3]。位至中散大夫。

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

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位至建威參軍[4]。

阮籍字嗣宗,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爲文帝從事中郎,聞步兵營廚人善釀[5],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常往府內[6]。著《達莊論》及《大人先生傳》。

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奇錦粲目[7];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咸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8],便共飲之。位至始平太守。

阮瞻字千里,咸子也,爲太子舍人,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繇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也[9]。

阮修字宣子,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捨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10],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擔石之儲[11],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仕至太子洗馬。

張翰字季膺,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12]。位至大司馬東曹掾[13]。

王長文爲梁王彤丞相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着白旃小障以載車。當時異焉。

顧和爲司徒王導揚州從事[14],日且當朝[15],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物?"和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謝尚爲司徒王導府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唯。"便着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中,旁若無人[16]。其率詣如此。

周顗字伯仁,性寬裕。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康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位至尚書左僕射。

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類也。位至司空。

桓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17]，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位至護軍將軍。

桓石秀爲江州刺史，居潯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也[18]。

孫統字承公，幼與弟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

郗超字景興[19]，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狀。仕至司徒左長史。

王徽之字子猷，雅性放誕，好聲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及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床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徽之嘗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繇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謝奕字無奕，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溫曰："我方外司馬。"

王猛字景略。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後爲苻堅相。

宋陶潛字淵明，閒靜少言，不慕榮利。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用在必醉。既而退，曾不恡情去留。仕至彭澤令。

鄭鮮之字道子，性好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狎。位至尚書右僕射。

范泰字伯倫，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位至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王敬弘，素高退，左右常使二老婢，戴五條五辮[20]，着青紋袜襹，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21]，不聽尚之入，云"正熟[22]，不堪相見，若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位至侍中。

沈慶之爲司空，每朝賀，常乘豬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止一人視馬而已[23]。每農桑劇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時與人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24]，並與讓焉。

袁粲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爲中書令領

丹陽尹[25]。位望雖重,不以事務經懷。嘗步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爾。”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放迹雖中宇[26],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

南齊張欣泰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參軍,子隆深相愛重,數與談宴。武帝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崗下,面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

梁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27],雖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張盾字士宜,以謹重稱。爲無錫令,遇劫河側[28],劫以刀斫其頰眉,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爲湘東王記室,出爲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惟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瓮而已。

江革爲度支尚書,以強直爲權勢所疾,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兖二州大中正。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娱。

曹景宗,新野人也,善騎射,好畋獵。武帝時,爲侍中領軍將軍。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陳。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陪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前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鹿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脯,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悒悒,使人無氣。”

謝幾卿爲軍師長史,坐軍敗,免官閑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焉[29]。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

眭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躭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司徒崔浩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

北齊邢劭字子才,初仕後魏,爲中書令,元羅、青州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齊受禪爲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脱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30],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資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劭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兖州,有都下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顔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吊慰,抆泪而已。其

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所未有也。

宋游道仕後魏,爲司州治中從事。時將家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梁。游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游道答曰:"何時節不作此聲?"固大癡。

李元忠仕東魏。興和末[31],爲侍中,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惟以聲酒自娱,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閈,遇會飲酌,蕭然自得。拜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王晞爲常山王、并州司馬。性閑淡寡欲,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後周韋夐,京兆杜陵人,高尚不仕。其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弟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夐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隋李貞爲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鬢垂髮素,筋力已衰。宦情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弦歌對酒,終日爲歡。

唐李白字太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志。天寶,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酒徒醉於酒肆。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繇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宫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32]。

杜甫字子美,爲嚴武劍南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柳渾爲監察御史。憲臺執法之地,動循儀軌。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其寮長局吏咸忿其疏縱。渾既不樂,乞守外職。執政惜其才,因奏爲左補闕。其後爲相,封宜城男。及免相,數日即與親故尋勝讌賞[33],醉而方歸。時李勉、盧翰皆以退罷居私第,相謂曰[34]:"吾方柳宜城,悉是拘俗之人矣。"

白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欲奮厲效報,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吟詠爲事。後爲刑部尚書致仕。

後唐丁會字道隱,壽春人。幼放蕩縱横,不治農產,常隨哀挽者學綿謳,猶嗜其聲。位至昭義節度使。

晉鄭雲叟,南燕人。家本東郡,隱居華山。妻兒繼已凋謝,每聞凶訃,一哭而已。

盧詹性剛直,議論不避豪貴,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與

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以間廁,洛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常委順性命,不營財利,身死之日,家無衣物。葬具不給,俟其君賜,方卜葬事。

縱 逸

夫人稟五常之性,首萬物之靈,清濁殊分,賢愚異致,所以貴賤有位,動靜有常,故不可以一槩而量之。則有放曠爲懷,誕縱成志,不護細行,罔媿時譏。或寓興於山林,威儀不整;或傲情於朝市,禮法罔修。是以大禮有環珮之節,前哲有韋弦之戒,傲不可長,其斯之謂歟[35]!

漢司馬相如爲文園令。初,相如客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爲具召之[36],并召令相如至。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娱。"(長卿,相如字。奏,進也。)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行謂曲引也。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此其義也)。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挑,徒了反)。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閒讀曰閑),甚都。(都,閑美之稱也。《詩·鄭風·有女同車》之篇云:"洵美且都。"《山有扶蘇》之篇又云:"不見子都。"則知都者美也。)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說讀曰悦,悦其人而好其音也)。恐不得當也(當,與對偶之[37])。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陳遵爲公府掾。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讁)。侍曹輒詣寺舍白遵[38]:"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

後漢桓譚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毁俗儒,繇是多見排詆。哀平間,位不過郎。

賈逵爲侍中,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時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

虞延,陳留東昏人。性敦樸,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位至司徒。

孔融爲少府,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魏陶謙字恭祖,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後至徐州刺史。

游楚爲隴西太守。蜀寇至,堅守,徵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游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悉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自娱。數歲復出,爲北地

太守。年七十餘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蜀何祗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檢，時人少貴之者。仕至犍爲太守。

吳潘璋字文珪，魏郡發干人，大帝爲陽羡長，始往隨帝。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帝奇愛之。

胡綜，汝南固始人，爲偏將軍兼左執法。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大帝愛其才，弗之責也。

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39]。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猶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40]，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及文帝輔政[41]，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籍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升，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吊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吊唁畢，便去。籍任性不羈，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常詣婦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

王廙字世將，爲荆州別將[42]。廙性儁乂率[43]，嘗從南下，且自潯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自適。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44]。"

孫楚字子荆，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王濟卒，將葬，時賢無不畢至，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試作之[45]。"體似聲眞，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胡母輔之字彦國，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爲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爲傲達[46]。

謝鯤爲王敦大將軍長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文高[47]，雅相賓禮。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祖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

而釋之。後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胡母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阮彝、阮孚散髮裸裎[48],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49],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必不能爾[50],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胡母謙之字子光,輔之之子也[51]。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醉,謙之闚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而卒。

阮孚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常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瑯琊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52],高選僚佐[53],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僶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氣祲既澄[54],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爾。"後爲黃門侍郎、散騎常侍[55]。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

王戎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56],官至司徒。

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王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王澄狎。又有光逸、胡母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歡極娱。敦爲大將軍。

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欣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後辟齊王掾,棄官歸。同郡顧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嘗置琴於靈座,翰哭之慟,既而上床,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否?"因又慟,既已,不吊喪主而去。

王澄爲荆州刺史。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旁若無人[57]。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狹。以此處世,難得其死。"默然不答。

郭璞雅性輕易[58],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戒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常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害乎?"

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59]"。遂就局,十萬一擲[60],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

謝奕與桓溫善[61],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

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溫飲[62]，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63]。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繇得相見。"奕遂攜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

王忱，太原中，出爲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末年，猶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形而入[64]，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

王徽之卓犖不拘，爲車騎將軍桓冲騎兵參軍。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座輿造竹下[65]，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更以此賞之[66]，盡歡而去。又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宋顔延之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又嘗乘羸牛笨車，逢子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67]，得酒必頽然自得。位至光祿。

范曄爲尚書吏部郎時，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宣城太守。

沈昭略字茂隆，性狂儁，不仕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謝靈運爲侍中，陳疾退居於會稽，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里，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縣邑也[68]。

王敬弘爲天門太守，山郡無事，恣其遊戲，累日不回。

王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位至中書[69]。

南齊張欣泰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70]。欣泰通陟雅俗[71]，交結多是名士[72]，下直輒遊園池，着鹿皮冠，衲衣[73]，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丘靈鞠，宋世聞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至長沙王車騎長史、大中大夫[74]。

卞彬爲右軍將軍,家貧,出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75],擯棄形骸,作《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縕[76],有生所托。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疏。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墮[77],懶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𣯶𣯶,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縷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怒害,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蝨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絶相吊之憂,晏聚乎久,襟爛布之裳,復不勲之討捕。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略言皆實錄也。爲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爲具[78],着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爲傅躛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79],名器何繇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womb,豈復擲子之拙。吾好擲,正極此爾。"

褚賁辭爵讓與弟蓁,仍居幕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吊,以牛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

梁王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猶不得志[80],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

庾仲容博學,少有令名[81],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謀飲,不復持簡操[82]。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黟縣令[83]。

謝幾卿爲尚書左丞,性通脱,意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84],酣呼,爲有司糾奏,坐免官。

劉緩字舍度,爲湘東王中錄事,虛遠有氣調,風流迭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周弘正爲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褌,承朱衣,爲有司所彈。其作爲如此。

後魏薛裔字豫孫,父爲立中將軍,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遊。

柳遠字季雲,性粗疏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癲"。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爲肅宗挽郎。

北齊司馬膺之,家富於財,厚自封殖。王元景、邢子才之流,以夙素重之,以其疏簡傲物,竟天保世,淪滯不齒。

裴英起聰慧滑稽,好劇譚,不拘儀簡[85]。

劉逖字子長,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遊,善戲謔。郡辟爲功曹。

顔之推好飲酒,多狂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位至黃門侍郎。

後周盧柔性聰好學,頗使酒誕節,爲世所譏誚[86]。後仕至開府儀同三司[87]。

唐李伯藥以蔭補三衛,隋太子勇召入東宮,補通事舍人。伯藥少時疏放,好與綺紈公子相追,以詩酒爲務,十年不徙官[88]。所與交者,亦當時有名之士。

李客師,特進衛國公靖季弟也[89]。少任俠,善騎射,常以馳射爲事,不事大業,末

爲涿郡倉曹書佐[90]。太守崔弘度甚愛狎之,每與之爲弋獵絲竹之賓。貞觀初,拜右武衛將軍,累封丹陽郡公。尋以年老致仕,退居昆明之别業,然而馳射不衰,四時縱禽,無暫休息,京城幷南山四至灃水鳥獸皆識之[91]。每出,則鳥鵲之類千萬爲群,隨逐噪之。時臨昆明池,鳧雁亦皆散去。郊野號爲"鳥賊"。卒時年九十餘,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

唐敬嗣,則天初爲房州刺史,好樗蒲飲酒,其孫汪無學術,頗有祖風。開元末,爲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博徒相得。

賀知章爲秘書監,晚年猶縱恣,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路恕爲懷州刺史,累遷賓客常侍。第有佳林園[92]。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迄於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93],高歌縱酒,不屑外意[94],未嘗問家人事[95]。人亦以和易稱之。

楊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略。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遊放言,時人謂之"狂生"。元卿官至太子太保。

崔咸爲秘書監,少有林壑之志,往往潛遊南山,經時不反。既冠,連中文科,猶長於篇詠。好飲酒,每風月孤靜,吟嘯移時。多凄愴流涕,至酣醉則已。鄭餘慶、李夷簡皆辟於幕中,如奉師友。

後唐馬郁在武皇幕[96],累官至檢校司空、秘書監。武皇與莊宗禮遇俱厚[97],歲時給賜優異。監軍張承業[98],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脅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卧内。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於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窺之,知其不可啖。異日,靴中出一鐵檛[99],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設異饌[100],勿敗余食案[101]。"其俊率如此。

晋盧詹,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常委順性命,不營財利。開運初,卒於洛陽。詹家無長物,葬具不給。少帝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襄其葬事。贈太子少保。

楊凝式,天保中爲太子賓客[102],尋以禮部尚書致仕,居伊洛之間,不以晝夜爲拘,恣其狂逸,多所干忤[103]。自居留已降,咸以俊才耆德,莫之責也。

校勘記

[1]敢輕進乎,宋本作"輕敢進乎"。

[2]顔色不作,宋本作"頑色不作"。

[3]神仙,宋本僅作"神"字。

[4]"至"字,宋本無。

[5]此句宋本作"聞步兵廚營人善釀"。

[6]常往府内,宋本作"常遊府内"。

[7]奇錦粲目,宋本作"錦綺粲目"。

[8]"去"字原脱,據宋本補。

[9]"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10]"挂"字原作"拄",據宋本改。

[11]"擔"字原作"儋",據宋本改。

[12]"時"字原脱,據宋本補。

[13]"至"字,宋本無。

[14]導,原作"遵",據宋本改。

[15]日旦當朝,宋本作"月旦當朝"。

[16]旁若無人,宋本作"傍若無人"。

[17]泊,原作"洎",據宋本改。

[18]"也"字,宋本無。

[19]郗超,原作"郄超",據宋本改。

[20]"絛"字原作"絛",據《宋書・王敬弘列傳》改。

[21]"閤"字原作"閣",據《宋書・王敬弘列傳》改。

[22]正熟,宋本作"正熱"。

[23]"止"字,宋本作"正"。

[24]賜,字原脱,據《宋書・沈慶之列傳》補。

[25]丹陽,宋本作"丹楊"。

[26]中宇,宋本作"中字"。

[27]濟人,宋本作"濟人"。

[28]河側,宋本作"何須"。

[29]"焉"字,宋本無。

[30]"之"字處原爲空白,據宋本補。

[31]"末"字原作"未",據宋本改。

[32]笑傲,宋本作"嘯傲";又,"旁"字,宋本作"傍"。

[33]"即"字原脱,據宋本補。

[34]"曰"字原脱,據宋本補。

[35]"歟"字原作"輿",據宋本改。

[36]臨邛,字原脱,據宋本補。

[37]與對偶之,宋本作"謂對偶之"。

[38]白,原作"曰",據宋本改。

[39]"人"字原作"也",據宋本改。

[40]此句宋本作"當其當得意"。

[41]"文"字原脱,據宋本補。

[42]"别將"二字,宋本無。

[43]傷父,宋本作"傷人"。

[44]"耳"字,宋本作"爾"。

[45]"試"字,宋本無。

[46]傲達,宋本作"放達"。

[47]名文高,宋本作"名高"。

[48]"裎"字,宋本作"袒"。

[49]"頂"字,宋本作"頭"。

[50]必不能爾,宋本作"决不能爾"。

[51]輔之之子也,原作"輔之子也",據宋本補。

[52]庾陵,宋本作"廣陵"。

[53]僚佐,宋本作"網佐"。

[54]氣,原作"氛",據宋本改。

[55]"後"字原脱,據宋本補。

[56]"任"字原作"仕",據宋本改。

[57]"旁"字,宋本作"傍"。

[58]"雅"字,宋本無。

[59]彦,原作"念",據宋本改。

[60]"鄉"字,宋本作"都"。

[61]謝奕,宋本作"謝弈"。

[62]飲,字原脱,據宋本補。

[63]溫,字原脱,據宋本補。

[64]裸形而人,宋本作"裸身而人"。

[65]"輿"字原作"竟",據宋本改。

[66]"更"字,宋本作"便"。

[67]"鞍"字,宋本作"案"。

[68]此句宋本作"驚動縣邑"。

[69]位至中書,宋本作"位至中令"。

[70]領,原作"戍",據宋本改。

[71]通眇,宋本作"通涉"。

[72]名士,宋本作"名素"。

[73]衲衣,宋本作"納衣"。

[74]"至"字,宋本無。

[75]頗,原作"頻",據宋本改。

[76]"一袍之緼"前原衍一"衣"字,據《南史·文學傳》删。

[77]墮，原作“情”，據《南史・文學傳》改。

[78]“杬”字原作“抗”，宋本作“杭”；具，原作“肴饍”，均據《南史・文學傳》改。

[79]持，字原脱，據《南史・文學傳》補。

[80]猶不得志，宋本作“尤不得志”。

[81]令名，宋本作“盛名”。

[82]簡操，宋本作“檢操”。

[83]“令”字，宋本無。

[84]閤道，宋本作“閤道”。

[85]儀簡，宋本作“儀檢”。

[86]“誚”字，宋本無。

[87]此句宋本作“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88]“徙”字，宋本作“從”。

[89]季弟，宋本作“守弟”。

[90]此兩句宋本作“大業末爲涿郡倉曹書佐”。

[91]“四”字，宋本作“西”。

[92]第，原作“弟”，據宋本改。

[93]“咸”字，宋本作“亟”。

[94]不屑外意，宋本作“不屑外慮”。

[95]未嘗問家人事，宋本作“未嘗問家事”。

[96]馬郁，宋本作“馬都”。

[97]“遇”字原脱，據宋本補。

[98]承，字原脱，據《舊五代史・馬郁傳》補。

[99]“中出”原作“出中”，據宋本及《舊五代史・馬郁傳》改。

[100]設，字原脱，據《舊五代史・馬郁傳》補。

[101]案，原作“按”，據《舊五代史・馬郁傳》改。

[102]天保中，宋本作“天福中”。

[103]“忤”字原作“体”，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六

總錄部(一百六)

知　音

《傳》曰:“惟君子爲能知音樂[1]。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至哉,知音之爲難矣!非夫天機朗悟,識理玄契,窮本知末,探賾索隱[2],參於象數之表,宜乎神化之運,又曷能經物造端,制器垂範,明治亂於未兆,表吉凶於先見,洞達其節奏,深究於義趣,紬繹以極其妙,演暢以攄其變。俾夫成文而協律,和聲而盡善,播於樂府,紀於人聽者焉。蓋仲尼有言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乃知夫審音者,非特鏗鏘擊拊之謂矣。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戎之國也)、崑崙之陰,取竹於解谷[3](崑崙上北谷名也),生其竅厚均者。(竹孔與肉薄,取谷中之竹,生而肉,孔外內厚薄自然均者[4],截以爲筩,不復加削刮也。)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黃鐘之宮,律之最長也)。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5],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比,合也。可以生之謂上下相生也,故謂之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6]。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律得風氣以成聲[7],風和乃律調也。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名應其律,不失其序。)一曰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

泠州鳩,周景王時樂官。王將鑄無射(無射,鐘名,律中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繇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窕,細而不滿),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成[8](不充滿人心),槬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明年,王病心。

師曠,晉太師也。初,衛靈公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9],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10]:“吾聞鼓琴聲[11],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置酒於

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12]。"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延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13],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音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晋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又楚師伐鄭,晋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一日微,故曰不競也。師曠惟歌南北風者,聽晋楚之强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歌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後平公鑄爲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吾皆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知鐘不調也。臣竊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其鐘之不調也[14]。

季札,吴公子,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15],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美哉[16]!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17]。"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18]!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邇而不偪[19],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20],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21]。"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22]。”（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黄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且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非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

孔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太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23]）；從之，純如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縱盡其音聲，純，和諧也[24]），皦如也[25]，繹如也以成。”（縱之以純，皦如繹如，言樂如作翕如而成於三[26]。）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韶，舜樂名，謂以德受禪，故盡善[27]。）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28]。）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矣[29]。）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30]。）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蕢，作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31]），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硜硜，信已，而言亦無益也[32]。）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黯，黑貌），幾然而長（《詩》云：“頎而長兮”），眼如望羊（望，視也[33]），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驚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詠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伐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時至武事，當施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睐至地也。憲讀曰軒。）“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如非有司失其傳[34]，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安說也。《書》曰王耄荒。）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萇弘，周大夫）。”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聞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摠

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35],摠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貳武時也,《武》舞象戰斗也,亂曰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36]。)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37],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38]。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天子夾振之而駟[39],伐盛振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40]。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是成也[41]。)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42](欲以語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43],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釁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44]。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45]。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説劍也[46]。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謂射宫於郊也[47],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以所歌爲節也[48]。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49]。裨衣,兖之屬[50]。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耕籍,籍田者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三老五更,互言之爾,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之太學曰東膠[51]。)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言《武》遲久,爲重禮樂。)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彼小人則不然,執末而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殺者乃亂亡之風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後果不得其死焉。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聽而美之也。)

師乙,魯樂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

也?"(子貢,孔子弟子。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52]。)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樂人稱工。執猶處也[53]。)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而歌《小雅》;正直而淸,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54]。(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能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保猶安也,執也[55])。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宜有此事[56]。)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歎之至也。)

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57]。須臾,王自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也。"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58],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大弦濁以溫,小弦廉折以淸,攫之深而釋之舒[59],均諧以鳴,大小相益[60],回邪而不相害,是以知其善。"忌復曰[61]:"不獨語音,夫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又何爲絲桐之間。"忌曰:"大弦急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淸者,相也。攫之深,釋之舒者,刑罰審也。均諧以鳴者,政令一也。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上下和鳴,吏民相親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62]。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63],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矣。"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我悲乎?"周曰:"臣獨烏能令足下悲哉[64],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之隱絕。不及四鄰,屈折擯壓,無所告訴。臣一爲之徵操援琴,則涕零矣。今足下千乘之君,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淸風,揚《激楚》[65],舞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野遊則獵平原,馳廣囿[66]。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謂足下悲者,一也。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塹,墳墓既已平,嬰兒豎子採樵者[67],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未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泣焉垂臉。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羽角[68]。孟嘗君泣涕增哀,下而就之曰:"聞先生鼓琴,文乃破國亡邑之人也。"

高漸離,燕之善擊筑者。荆軻刺秦王不中,死。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漸離變名姓,爲人傭保,匿作於宋子(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69]。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

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70],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家客皆驚[71],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互以爲客)。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72],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始皇,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漢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

李延年善歌,爲新樂聲[73]。是時,武帝方興天地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延年繇是命爲協律都尉。

侯調,武帝時樂人。帝使調作箜篌,以祠太乙[74]。(或云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箜篌者,因工人姓爾。)

趙定,渤海人[75]。宣帝神爵五鳳之間,數有嘉應,帝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定與梁國龔德[76]。皆召見待詔。

京房好鐘律,知聲音。(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官至魏郡太守。

後漢桓譚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

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爲騎都尉卒[77]。

馬融善鼓琴,好吹笛。位至議郎。

蔡邕爲左中郎將,好操音律[78]。坐事,亡命在吴,謂吴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又吴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製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因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鄉邦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79],見螳郎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80],曰:"此足以當之矣。"邕志沉審[81],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靈迹,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遂出呈於馬融[82]。王允、董卓等異之[83]。

魏阮瑀字元瑜,太祖雖雅聞其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84],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作歌曲曰[85]:"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望[86]。士爲知己死,女爲悦己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悦。

杜夔,河南人,以知音爲雅樂郎。漢末,以世亂奔荆州。荆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

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87]。夔善鐘律，聰慧過人[88]，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89]，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90]，備作樂器。詔復先代古樂[91]，皆自夔始也。黄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當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92]，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毁改作，玉甚厭之，反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93]，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94]，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顧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繇是帝意不悦，後因他事繫夔[95]，使顧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96]，仕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97]。下邳陳頏，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從正莫及夔[98]。

荀惲爲虎賁中郎將，與賈充共定音律。

吳周瑜精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而顧。吳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位至偏將軍。

晋孫氏善歌舊曲[99]，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赤素善彈箏，朱生善琵琶[100]，尤發新聲，並魏晋之世人也。（傅玄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自兹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荀勖爲光禄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吕，並行於世。初，勖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韵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101]。"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吕，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宫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勖暗解[102]。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神解，咸常心譏勖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勖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己，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勖以較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勖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聲。會勖薨，未竟其業。元康三年，詔其子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勖子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黄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鐘磬[103]。藩子邃字道玄，亦解音樂，位至尚書。

阮咸字仲容，爲始平太守，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荀勖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咸善奏琵琶，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蒯朗於古墓中得之晋竹林七賢圖[104]，阮咸所彈與此類同，謂之阮咸。朗初得銅者，時有識之。太常少卿元行沖曰："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爲之，其音甚清雅也。）

嵇康爲中散大夫[105],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人士莫不痛惜[106]。帝尋悟而思之。

石崇字季倫,善彈琵琶。位至衛尉。

成公綏字子安,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爲《嘯賦》。位至中書郎。

阮瞻字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107]。位至太子舍人。

謝鯤字幼輿,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爲王敦大將軍長吏卒[108]。

紀瞻解音律,殆盡其妙。位至散騎常侍,驃騎將軍。

桓伊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以與謝玄俱破苻堅,功封永新縣侯,進號右將軍[109]。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右第一。得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110],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111]:"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孝武末年,嗜酒好內[112],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使串。"帝稱賞其放率[113],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114]:"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位至護軍將軍。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樂聞命,欣然操琴而往。逵不樂當世,以琴書爲娛。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起,尋卒。

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松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因錯歌之,聞者流泪。位至吳郡太守。

姚邕字子和,姚興之弟,封濟南公,尤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虛,爲改曲調[115],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詞"。

校勘記

[1]此句宋本作"唯君子爲能知樂"。

[2]隤，原作“頤”，據宋本改。

[3]此句宋本作“取竹之解谷”。

[4]内，原作“肉”，據宋本改。

[5]爲，字原脱，據宋本補。

[6]合而生風，宋本作“合以生風”。

[7]此句宋本作“律得風氣而成聲”。

[8]“成”字，宋本作“咸”。

[9]“舍”字，宋本無。

[10]“乃”字原脱，據宋本補。

[11]鼓琴聲，宋本作“古琴音”。

[12]不可聽，宋本作“不可遂”。

[13]“之”字，宋本無。

[14]宋本此句無“其”字。

[15]“衛”字後，宋本有“或曰一作天乎”數字。

[16]“美哉”二字，宋本無。

[17]先亡乎，宋本作“先王亡乎”。

[18]“美哉”二字，宋本無。

[19]邇而不偪，宋本無。

[20]韶濩，宋本作“韶護”。

[21]“其”字原脱，據宋本補。

[22]吾不敢請也，宋本作“吾不敢請已”。

[23]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24]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25]“繳如也”三字，宋本無。

[26]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27]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28]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29]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30]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31]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32]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又，斯已而已，宋本作“夫而已矣”。

[33]此段夾注，宋本作“望羊望視也”。

[34]如非，宋本作“若非”。

[35]成謂已成之事也，此句原脱，據宋本補。

[36]從“發揚蹈厲”至“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句原脱，據宋本補。

[37]“陝”字，宋本無。

[38]“兵”字,宋本作“公”。

[39]“天子”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40]嚮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句原脱,據宋本補。

[41]是成,宋本作“早成”。

[42]“野”字原脱,據宋本補。

[43]“投”字原脱,據宋本補。

[44]“苞”字,宋本作“包”。

[45]在“不復用兵也”句後,宋本尚有夾注爲“反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王紂都也”。

[46]說,原作“稅”,據宋本改。

[47]“謂”字,宋本作“爲”。

[48]此句宋本作“所以歌爲節也”。

[49]衣,原作“依”,據宋本改。

[50]此句宋本作“褘衣哀之褘屬”。

[51]“之”字,宋本作“名”。

[52]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53]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54]自“寬而靜”句至“見利而讓”,明本與宋本差距較大。今將宋本内容照錄於下:“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禮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校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宋詩也,爲哀直己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商之遺聲也,周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云商之遺聲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55]執也,宋本作“知也”。

[56]宜有此事,宋本作“如有此事”。

[57]此句宋本作“威王悦之舍之右室”。

[58]見容,宋本作“見之”。

[59]攫之,宋本作“推之”。

[60]相益,宋本作“相蓋”。

[61]“復”字原脱,據宋本補。

[62]“也”字,宋本無。

[63]“夫”字,宋本無。

[64]“獨”字原脱,據宋本補。

[65]揚激楚,宋本作“鬭象棋”。

[66]此句宋本作“野遊則馳弋獵平原廣囿”。

[67]採樵,宋本作“樵採”。

[68]叩羽角,宋本作“拂羽角”。

[69]作苦,宋本作“作若”。

[70]“隱”字,宋本無。

[71]客,字原脱。據宋本補。

[72]惜,原作“措”,據宋本改。

[73]此句宋本作“爲新變聲”。

[74]太乙,宋本作“太一”。

[75]“渤”字原作“勃”,據宋本改。

[76]龔,原作“龍”,據宋本改。

[77]此句原爲“常爲騎都尉”,據宋本改。

[78]好操音律,宋本作“妙操音律”。

[79]鼓琴,宋本作“鼓弦”。

[80]莞,原作“筦”,據宋本改。

[81]“志”字,宋本作“性”。

[82]此二句宋本作“三年曲曰成出呈馬融”。

[83]“董卓等”字後原衍“而”字,據宋本删。

[84]大,原作“太”,據宋本改。

[85]作歌曲,宋本作“造歌曲”。

[86]此二句宋本作“西東人怨”。

[87]“雅”字,宋本無。

[88]聰慧,宋本作“聰思”。

[89]此句宋本僅作“歌宗廟郊祀之曲”。

[90]“肆”字,宋本作“隸”。

[91]“韶”字,宋本作“紹”。

[92]鐘,原作“銅”,據《三國志・魏書・方技傳》改。

[93]錯,原作“作”,據宋本改。

[94]後,原作“其”,據《三國志・魏書・方技傳》改。

[95]“繫”字原作“擊”,據宋本改。

[96]“雅”字前原衍“非”字,據宋本删。

[97]“桑”字原脱,據《三國志・魏書・方技傳》補。

[98]從正,宋本作“存正”。

[99]善歌,宋本作“善弘”。

[100]“朱生”原作“宋生”,據宋本改。

[101]趙,原作“牛”,據宋本改。

[102]“者”字,宋本作“有”。

[103]"磬"字原作"聲",據宋本改。

[104]"朗"字原作"郎","得之"原作"得中",據宋本改。

[105]嵇,原作"稽",據宋本改。

[106]痛惜,宋本作"痛之"。

[107]"不"字前原衍一"不"字,據宋本删。

[108]"卒"字原脱,據宋本補。

[109]右,原作"江",據宋本改。

[110]泊,原作"洎",據宋本改。

[111]船,原作"舡",據宋本改。

[112]嗜酒好内,宋本作"嗜酒好肉"。

[113]"稱"字,宋本作"彌"。

[114]"便"字原脱,據宋本補。

[115]爲改曲調,宋本作"增改曲調"。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七

總録部(一百七)

知音第二

宋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妙善琴書,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惟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數徵詔,並不應。

顏師伯頗解聲樂,位至尚書僕射,領丹陽尹。

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文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帝彈。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帝歌既畢,曄亦止弦。位至右將軍太子詹事。

謝稚善吹笙,官至西陽太守。

何承天能彈箏,帝賜銀裝箏一面。位至御史中丞。

蕭思話善彈琴,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嘗從文帝登鐘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1],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張永爲右光禄大夫,曉音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鐘聲嘶,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戴顒字仲若,父逵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2],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衡陽王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3]。其三調遊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君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顒隱遁有高名。

沈懷遠,吳興人,大明中,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箜篌相似。遠亡,其器亦絶。

南齊褚淵善彈琵琶,武帝在東宫,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太祖曲江宴群臣數人,各使效伎藝。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阮文季歌,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淵位

至司徒,領驃騎將軍録尚書事。

王僧虔爲尚書令。僧虔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宜命有司緝理遺逸,悉加補綴。事見納。

蔡仲熊,濟陽人也,師事劉瓛,學禮博聞[4]。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仲熊謂人曰:"凡鐘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仲熊官至尚書左丞。

蕭惠基,永明中爲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已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帝輒賞悦不能已。

梁王冲爲南郡太守,曉音律,習歌舞。

柳惲既善琴,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惲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爲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謝安鳴琴在側,授惲,惲彈爲雅弄[5]。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可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累遷太子洗馬。惲父世隆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璅",爲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插捶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韵,乃制爲雅音。後傳擊琴,始自於此。

卞華字昭丘,孤貧好學,江左以來,鍾律絶學,至華乃通焉。位至尚書儀曹郎、吳令。

後魏陳仲儒[6],神龜初,自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狀[7],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鮮焉。後漢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弦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自受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愛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昭然[8],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微妙,至於聲韵[9],頗有所得。度量衡曆,皆出黄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虚,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宫商易辨[10]。若尺寸小長,六十宫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如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於清濁相宜[11],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韵;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黄鍾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宫,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宫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宫,清濁悉

足，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黄鍾爲宫，太蔟爲商[12]，林鍾爲徵，則宫徵相順[13]；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宫，大吕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宫清，雖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爲宫，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中吕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韵。若以中吕爲宫，則十二律内，全無所取。何者？中吕爲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吕爲宫，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韵，而崇乃以中吕爲宫，猶用林鍾爲商，黄鍾爲徵，何繇可諧？仲儒以爲，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唯不妙[14]。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爲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弦，緩急清濁可以意推爾。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九寸，調中一弦，令與黄鍾相得。按盡以求其聲，聲遂不辨準，須柱以成。柱有高下，弦有粗細。餘十二弦復應[15]。若爲致令攢者，迎前拱手。又按房準九尺之内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16]，一尺之内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於準一寸之内，亦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内，乘爲二千分。又爲小分，以辨强弱。中間至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卻中柱，使入準常尺分之内，則相生之韵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弦，不得舉弦。又中弦粗細，須與琴宫相類。中弦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黄鍾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弦，須施柱如箏。又凡弦皆須素張[17]，使臨時不動。即於中弦按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弦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琴調以宫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角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綉。自上代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愚思。若事有乖此，則音不和平。仲儒尋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弦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其事[18]，尚不識藏中有準。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弦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廷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19]，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但仲儒自省庸淺，才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韵[20]，纔言其理致爾。”時尚書蕭寶寅又奏：“金石律吕，制度調均，自古以來，鮮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云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制造，臣切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所明[21]。可如所奏[22]。”

源懷爲車騎大將軍，雅知音律，雖在白首，至安居之暇，常自操絲竹。

高允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位至中書令。

柳諧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

裴靄之字幼重，好琴書，其内弟柳諧善鼓琴。靄之師諧而微不及也。官至平東將

軍、汝南太守[23]。

趙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至秦州刺史。

北齊李搔字德沈[24]，少聰敏，善音律，曾採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弦，時人稱其思理。位至尚書儀曹郎[25]。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位至兖州刺史。

爾朱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文襄嘗令陰永興於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帝戲之曰："聰明人多不壽考，梁郡(以父榮爲梁王襲封梁[26])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帝愴然曰："此不足慮也。"

李神威幼有風裁，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位至尚書左丞。

後周斛斯徵爲太常卿，解音律。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27]，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28]。

長孫紹遠爲太常卿[29]，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恨[30]。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聞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明帝行之。

隋蘇夔與鄭譯[31]、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拜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數年。仁壽十年，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32]，舉夔應之[33]，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惟此一人，稱吾所舉。"位至光祿大夫。

長孫覽尤曉鍾律，位至涇州刺史。

萬寶常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繇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帝召寶常問其可否。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帝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帝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弦移柱之制[34]，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35]，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36]。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37]，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音雅淡，不爲時人所好[38]。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

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後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及將死也[39]，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寶常死開皇之世，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金樂等[40]，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多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

曹妙達、安馬駒皆北齊人。開皇初[41]，以藝遊王公之門[42]，新聲變曲，傾動當世，天子不能禁也。帝嘗令妙達理郊廟，樂成，寫傾杯行天之聲。鄭譯知鐘律，位至上柱國。

王令言，樂人也，好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反乎？"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夫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

唐張文收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乃取歷代公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鐘十二[43]，近代用其七，餘有五鐘，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文收扣其一，曰："是音其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也[44]。

趙師宇邪利[45]，天水人也，善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婉[46]，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擊浪奔雷，亦一時也"。

李嗣眞爲始平令。皇太子賢使樂工於東宮新作《寶慶》之曲。曲成，而工者奏於太清觀。嗣眞謂道士劉槩、輔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協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國家無事則太子受其咎也。"居數月，而賢廢。槩、儼奏其事，擢嗣眞爲太常丞，使知五禮儀注。嗣眞私謂人曰："禍猶未已，上風柔緩[47]，日侵不親。庶務事無巨細，決於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勢不敵，吾恐諸王藩翰皆爲中宮所蹂踐矣。且自隋以來，樂府堂堂之曲（再言堂者，是堂氏再受命也），若中宮僭擅，復歸子孫，則爲再受命矣[48]。近日閭巷又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者，不正之辭；撓者，不安之稱。吾見患難之作，不復久矣。唐承周隋離亂之後，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性所闕[49]，知者莫敢聞達其事[50]。"天后末，嗣眞爲御史大夫，常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碪聲，有應者，在今弩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繇得之。其後敬業舉兵敗天后，豬其宮。嗣眞乃求得喪車一鐸，入而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補樂懸之散闕。今享宗廟，郊天柱簨簴，乃嗣眞所得者也[51]。

裴知古爲太常令[52]。神龍元年正月，則天享太廟，知古謂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知古路逢乘馬者，聞其聲切，

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墜殆死。嘗觀人迎婦,聞佩玉聲曰[53]:"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其知音皆此類也[54]。

衛道弼,近代言樂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次之。弼、夔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扣鐘聲,使夔闇,名之無誤。繇是反款伏。又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相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55],遂絶。僧苦問其所以[56],紹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姚闇,梁國公崇之姪孫,妙於絲竹。位至城父令。

王維博學多藝,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忒[57],咸服其精思。官至尚書右丞。

宋沇善音律。太常久亡徵調,沇考鐘律,得之。

李勉罷相,爲太子太師,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自製琴,又巧思。

衛次公爲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意次公誨之琴。次公不許,繇是終身未嘗操弦。位至淮南節度使。

杜式方爲太常寺主簿,明練鐘律,有所考定,深爲卿高郢所賞。

韓皋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弦,與宫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托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丘儉、王欽[58]、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於《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此也。其哀憤、躁蹙、疾痛、迫脅之音,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托之神鬼也。"皋之於音,亦可謂至矣[59]。位至左僕射、東都留守。

崔令卿爲太常丞,文帝欲造《雲韶》樂曲[60],召令卿對。令卿指陳根本,兼言聲音之道。帝歎異久之,遷太僕卿。令卿善吹律,盡批其管,使如籥焉以吹之,諧於金石絲竹之音。自近代通於聲律者,無與令卿爲比。

雲朝霞,文宗朝以善吹笛進。文宗爲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頗符帝旨。爲教坊副使。

李可及,咸通中伶官,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酤少年效之,謂之"拍彈"。時同昌公主除喪,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作歌《百年舞

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凄惻,聞者流涕。又常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帝益憐之。

周王仁裕初仕晉,爲司封郎中。仁裕爲文之外,亦曉音律。天福五年八月戊申,宴群臣於永福殿,樂奏黄鍾,仁裕曰:"音不純肅,聲不和振,其將有爭者乎?"或問之曰:"奚以知其然[61]?"對曰:"夫樂有天地辰宿,有軌數形色,有陰陽逆順,有離合隱見。天數五,地數六。六五相合,十一月而生黄鍾。黄鍾者,同律之主,五音之元宫也。子寅卯巳未酉戌謂之羽[62];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宫;子丑卯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謂之商。四者靡靡成章,峻而且厲。鄭衛之音,此之謂也。雖高有所忽微,中有所闕漏,與夫推曆生律,以律合吕,九六之偶,旋相爲宫。三正生天地之美,七宗固陰陽之序者,於其通人神,宜歲功。生成軌儀之德,紀協長大之算,則精粗異矣。在乎審治亂,察盛衰,原性情,應形兆,則殊途而同歸也。三正者,一爲天,二爲地,三爲人。七宗者,黄鍾爲宫,太蔟爲商[63],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吕爲羽,應鍾爲變宫,蕤賓爲變徵。角爲木,商爲金,宫爲土,變徵爲日,變宫爲月,徵爲火,羽爲水。龍角、元龜、天豕、井候主乎角,平亢、河鼓、婁聚、輿鬼主乎商,天根、須女、庖俎、烏喙主乎宫,辰馬、陰虚、旄頭、天都主乎變徵,大火、丘封、天高、烏搏主乎變宫,龍尾、玄室、四兵、天倡主乎徵,天津、東壁、參代、輹車主乎羽。角之數六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宫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五十有六,變宫之數四十有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九十,陽之數一百二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數畢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乎聲數之間,故昭之以音,合之以算。音以定主,算以求象,觸於耳而徹於心,繇是而知也夫,何疑哉。"

王朴爲樞密使,朴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曆》及《律準》並行於世。

校勘記

[1]"以"字原脱,據宋本補。

[2]凡諸音律,宋本作"凡諳音律"。

[3]變曲,宋本僅作"曲"字。

[4]學禮博聞,宋本作"禮學博聞"。

[5]雅弄,宋本僅作"弄"字。

[6]儒,原作"孺",據宋本改。

[7]狀,字原脱,據《魏書·樂志》補。

[8]術,原作"衍",據宋本改。

[9]於,原作"無",據宋本改。

[10]"辨"字,宋本作"辯"。

[11]相宜,宋本作“相宣”。

[12]“蔟”字原作“簇”,據宋本改。

[13]宮徵,原作“一往”,據《魏書·樂志》改。

[14]“唯”字,《魏書·樂志》作“準”。

[15]二,原作“一”,據《魏書·樂志》改。

[16]若,《魏書·樂志》作“爲”。

[17]“素”字,《魏書·樂志》作“豫”。

[18]其事,字原脱,據《魏書·樂志》補。

[19]而,原作“其”,據《魏書·樂志》改。

[20]正,原作“下”,據宋本改。

[21]“蓋”字原脱,據宋本補。

[22]“所奏”原作“其所”,據宋本改。

[23]汝南太守,宋本作“汝陽太守”。

[24]北齊李搔字德沈,宋本作“北齊李搔李德沈”。

[25]“曹”字原脱,據宋本補。

[26]桊,原作“蔡”,據宋本改。

[27]其聲極清,宋本作“其聲極振”。

[28]乃,原作“仍”,據宋本改。

[29]太常卿,宋本作“太常”。

[30]“恨”字,宋本作“意”。

[31]譯,原作“鐸”,據宋本改。

[32]此句宋本作“晉王時爲雍州牧”。

[33]“應之”二字,宋本無。

[34]此句“弦”字,宋本無。

[35]八十四調,宋本作“八十四卷調”。

[36]一千八百聲,宋本作“一千八聲”。

[37]凝滯,宋本作“疑滯”。

[38]不爲時人所好,宋本作“不爲時人所知”。

[39]此句“及”字,宋本無。

[40]郭全樂,宋本作“郭金樂”。

[41]開皇初,宋本作“開皇中”。

[42]王公之門,宋本作“王公之家”。

[43]“古”字原作“右”,據宋本改。

[44]此句宋本無“其”字。

[45]邪利,宋本作“耶利”。

[46]清婉,宋本作“清宛”。

[47]柔緩,宋本僅作“緩”字。

[48]“再”字原脱,據宋本補。

[49]國性,宋本作“國姓”。

[50]莫敢聞,宋本作“不敢聞”。

[51]此二句宋本作“郊天挂籑籢者乃嗣真所得也”。

[52]太常令,宋本作“太樂令”。

[53]佩玉,宋本作“珮玉”。

[54]此類,宋本作“類此”。

[55]磬,原作“罄”,據宋本改。

[56]苦,原作“告”,據宋本改。

[57]“忒”字,宋本無。

[58]王欽,宋本作“文欽”。

[59]“亦”字原脱,據宋本補。

[60]文帝,宋本作“文宗”。

[61]此句宋本作“或間之奚知其然”。

[62]“戌”字原作“戍”,據宋本改。

[63]“太蔟”原作“大簇”,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八

總録部(一百八)

醫 術

《周官》有醫師之職,掌醫之政令,聚毒以供其事,稽勞而制其食,蓋以十全者爲上矣。《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又曰:"三折肱知爲良醫。"誠以其繼志隸業,傳習精練,除疾蠲疴,功效顯著之謂也。自俞、扁、和、緩擅名於前代,漢魏而下,高手繼出,其操術之妙,亦幾於神。簡策所紀,爛然可觀。若乃審四時之候,究六癘之本,調五味五穀五藥之品,視五氣五聲五色之狀,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臟之動,則人之死生繫焉。在執藝之工,爲難能矣。

醫緩,秦人也。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猶治也)。未至,公夢病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爲膏[1]。)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達,針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醫和,秦人也。晉平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規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爲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也),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物並奏,所以成鄭衛之聲[2]),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爲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爲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黄。發,見也),徵爲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色羽、赤聲徵、黄聲宮徵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爲菑(古災字)。陰淫寒疾(寒過則爲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風爲緩急[3]),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爲洩注),晦淫惑疾(晦,

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4]），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淫溺，沉沒於嗜欲[5]）。於文皿蟲爲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爲風。艮爲少男，爲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乃厚禮而歸之[6]。

文摯，宋醫也。齊王疾痏（齊王，愍王，宣王之子。痏，鮮痏也。一曰善瞳臥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怒讀強弩之弩也）。"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之母（幸，哀也）。願先生之勿綏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爲，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有三[7]（三不如期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床，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屨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怒果甚，不與文摯言之也。）文摯因出固辭而重怒[8]。王叱起，疾乃遂已（已，徐愈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其顔色不變（變，毀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絶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趙扁鵲，渤海郡鄭人（鄭當爲鄚，今莫州縣），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9]："飲是以上池之水（臣欽若等曰[10]：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11]，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爾。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12]：'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而，汝也）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公之病[13]，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14]，簡子寤，語諸

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均天[15],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16]:‘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17],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宫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按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18],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19],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20]。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塡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長潸(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忽忽承腴,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維一作結),别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一作隊),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陽内行[21],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22]。破陰絕陽之色已廢(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針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肋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使之起爾。”(虢自晉獻公時滅,至是二十餘年矣,蓋傳误也。)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悦。後五日,

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針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23]，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是時，齊無桓侯。即田和之子桓公午也[24]。）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漢太倉公者，爲齊國太倉長，姓淳于氏[25]，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時使意盡去其故方[26]，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黄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時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27]。至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得是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黄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於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臃腫，後八日發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内，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濁（一作黽）而靜（一作清）[28]，此内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絶而脈貫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後五日而臃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臃腫[29]，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之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30]，食不下，時嘔沫[31]。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一作黽，又作極[32]），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逿心主（逿，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故煩懣食不下

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右一作又),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墜,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逐熱[33],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34],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濁一作黽),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沉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35]。'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供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一作敝)。'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絶,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針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絶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乳下陽明,故絡絶,開陽明脈。陽明脈傷[36],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一云未然合[37])。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此相承,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摶者,如法;不俱摶者,決在急期;一摶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摶,溲血如前止(前一作勤也)[38]。陽虚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迵風。'(言動徹入四支[39]。)迵風者,飲食下嗌(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

風氣也[40]。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蹷胸滿。'即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一作麗)。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婦一作奴,奴蓋女奴也),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肺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蹷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蹷陰之絡結小腹也。蹷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蹷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一作齊阿王母)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蹷也。'即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所一作取),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臣欽若曰:《史記》索隱: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顔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41],即僕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執其左太陽明脈,即爲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42],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43],食而不漱。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蕩藥一撮[44],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宫,臣意見之食於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45],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宫,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乎[46]?'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黄。黄者[47],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蹷上爲重,頭痛身

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蹷,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要與腰同),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48]。'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倩者,壻也。東齊之間壻謂之倩,言可假倩也)見建家京下有方石(京,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病也[49],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淄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蟯瘕爲病,腹大[50],上膚黃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51],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髮(奉一作奏,又作拳)。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疾驅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52]。破石之病,得之墜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墜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53],乘肺脈。肺脈散,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喜養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54]: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55],陽

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愈,忿發爲疽。意告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爲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謂陽虛侯時病甚(齊悼惠王子也,名將盧,以文帝十六年爲齊王),衆醫皆以爲蹷。臣意診脈,以爲痺,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一作脊),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56],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二反字一作及字),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愼毋爲勞力事,爲勞力者則必嘔血死[57]'。處後蹴踘,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58],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59]。一番一絡者(絡一作結),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按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60],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病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61],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62],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63],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臣意者不?及文王病時(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爲肥而畜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64],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以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65],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宴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

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愼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66]。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法一作五[67]),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今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待公前[68],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手[69],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爲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受意也[70]。'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71]?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一作黽[72])。邑學[73],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一作鵜)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兪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74],以宜鑱石、定砭灸處[75],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76],臣意教以按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周仁,其先任城人,以醫見(見於天子),爲太子舍人。積功遷至大中大夫。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後爲廣漢太守王莽前輝光卒。

後漢涪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77]。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迹不仕。

郭玉少師事程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陰,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78],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

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爲不愈也。"帝善其對。

黄憲父爲牛醫。

阮炳字叔文，爲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

魏東平王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一名旉[79]（古敷字，與專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别尋也，字元化，其名宜爲敷也）。游學徐土，舉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仙[80]。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内，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湯[81]，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腸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間，即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82]，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渴[83]，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84]，佗曰："藏氣已絶於内，當涕泣而絶。"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内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虚，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内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咳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内養，乳中虚冷，兒得母寒，故令不得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令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85]，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之，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病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

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君忍病十載，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三升[86]，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87]。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88]。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89]，血出甚多[90]，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其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91]，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於難濟，事攻治[92]，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爾。"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93]，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94]。"初，軍吏李成苦咳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云："君病腸臃，咳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兩錢散，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強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案：古語以藏爲去也*）以待不祥？先將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忽忽不忍從求。後十八歲[95]，成病竟發，無藥可服[96]，以至於死。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言漢末，景宗說中平日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琅琊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疋。"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97]，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98]。乃以藥飲女[99]，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

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寸所，純是蛇。但有眼處無瞳子[100]，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101]，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縣，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且出周匝。飲以亭歷大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102]，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佗别傳》曰："有人病兩腳躄不能行，轝詣佗[103]。佗望見云：'已飽鍼灸服藥矣，不看脈[104]。'便使解衣點其背數十處[105]，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106]，上下行端直均調[107]，如引繩矣。"

吳普，廣陵人，從華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

樊阿，彭城人，從華佗學。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108]。

吳趙泉以善醫爲侍醫[109]。赤烏中，爲丞相顧雍疾，微時，孫權令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之，悲曰："泉善别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雍果卒。

校勘記

[1]"心下爲膏"原作"心爲下膏"，據宋本改。

[2]此句宋本作"所謂鄭衛之聲"。

[3]"爲"字原脱，據宋本補。

[4]此段夾注宋本爲"晦疾出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

[5]"沉"字原脱，據宋本補。

[6]此句宋本作"厚其禮而歸之"。

[7]此句宋本作"不當者三"。

[8]"而"字，宋本作"以"。

[9]"與"字，宋本作"予"。

[10]"臣欽若等曰"字原脱，據宋本補。

[11]"水"字原脱，據宋本補。

[12]"支"字原作"友"，據宋本改。

[13]主公，宋本作"主君"。

（印章水印）

[14]“二”字原作“三”,據《史記·扁鵲列傳》改。

[15]均天,宋本作“鈞天”。

[16]“屬”字原作“蜀”,據《史記·扁鵲列傳》改。

[17]“其”字原脱,據宋本補。

[18]“胃”字原作“冑”,據宋本改。

[19]“是”之後原衍一“乎”字,據宋本删。

[20]“偏”字原作“徧”,據宋本改。

[21]“上”字原脱,據《史記·扁鵲列傳》補。

[22]“紐”字原作“細”,據《史記·扁鵲列傳》改。

[23]“其”字原脱,據宋本補。

[24]“田”字原作“日”;“午”字原脱,據《史記·扁鵲列傳》宋裴駰集解改補。

[25]“姓”字,宋本作“性”。

[26]“時”字,宋本無。

[27]“醫藥”二字原脱,據《史記·倉公列傳》補。

[28]此句宋本在“肝氣”前尚有“肝氣”二字。

[29]“至”字原作“五”,據《史記·倉公列傳》改。

[30]“病”字原脱,據宋本補。

[31]“沫”字原作“沐”,據宋本改。

[32]“極”字,宋本作“猛”。

[33]“逐”字原作“湯遂”,據《史記·倉公列傳》改。

[34]“脈”字原作“服”,據宋本改。

[35]“主”字原作“生”,據《史記·倉公列傳》改。

[36]“陽明脈”字原脱,據《史記·倉公列傳》補。

[37]“未”字,宋本作“來”。

[38]“搏”字原作“博”,據宋本改。又,夾注中“勤”字,宋本作“筋”。

[39]“動”字,宋本作“洞”。

[40]“氣也”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41]“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42]五六日,宋本作“六日”。

[43]“開口”原作“間日”,據宋本改。

[44]“良”字原作“莨”,據宋本改。

[45]舍人奴,宋本作“相人奴”。

[46]病乎,宋本作“病不”。

[47]“黄”字原脱,據《史記·倉公列傳》補。

[48]胥痺,宋本作“胥脾”。

[49]胥病,宋本作“胥脉”。

[50]"大"字原作"太",據宋本改。

[51]"寒溼"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52]"一"字原脱,"溲"字原作"没",均據宋本補改。

[53]"番陰脈"三字原脱,據《史記・倉公列傳》補。

[54]此句宋本脱"法"字。

[55]此二句宋本作"剛藥入則動陰,陽病益衰"。

[56]"成"字原脱,據宋本補。

[57]勞力者,宋本作"勞力事"。

[58]此句宋本作"臣意脈復之"。

[59]"處"字,宋本無。

[60]"能"字原作"皆",據《史記・倉公列傳》改。

[61]"所"字,宋本作"新"。

[62]所失所得,原作"所失得",據宋本改。

[63]"決"字原脱,據《史記・倉公列傳》補。

[64]"年"字原脱,據《史記・倉公列傳》補。

[65]"復"字,宋本作"服"。

[66]"多"字原脱,據宋本補。

[67]此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68]"待"字,宋本作"侍"。

[69]國手,宋本作"國工"。

[70]受意,宋本作"愛意"。

[71]"方"字原脱,據宋本及《史記・倉公列傳》補。

[72]此夾注宋本作"一作昆"。

[73]邑學,宋本作"邑作"。

[74]"正"字,宋本無。

[75]"處"字前原衍一"亦"字,據《史記・倉公列傳》删。

[76]"王"字原作"玉",據《史記・倉公列傳》改。

[77]"而"字,宋本無。

[78]"骨節"二字,宋本無。

[79]"舅"字原作"勇",據宋本改。

[80]"仙"字,宋本無。

[81]麻沸湯,宋本作"麻沸散"。

[82]"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83]口中渴,宋本作"口中乾"。

[84]"而"字原脱,據宋本補。

[85]"計"字原作"許",據《三國志・魏書・華佗傳》改。

[86]三升,宋本作“二升”。

[87]宋本此處有夾注,内容爲《佗别傳》,明本將此置於下一條,作正文處理。

[88]“小”字原脱,據宋本補。

[89]“先”字原作“生”,據《三國志·魏書·華佗傳》改。

[90]“出”字原脱,據宋本補。

[91]“具”字原作“其”,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華佗傳》改。

[92]此二句宋本作“此近難濟常事攻治”。

[93]“恃”字,宋本作“視”。

[94]“彊”字原作“僵”,據宋本改。

[95]“後”字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華佗傳》補。

[96]“服”字原作“復”,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華佗傳》改。

[97]“計”字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華佗傳》補。

[98]“計”字,宋本無。

[99]“以”字原作“藥”,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華佗傳》改。

[100]此句宋本作“但有眼處而無童子”。

[101]“散”字原脱,據宋本補。

[102]十餘日,宋本作“十餘月”。

[103]“攣”字原作“舉”,據《三國志·魏書·華佗傳》裴注引《佗别傳》改。

[104]不看脈,在宋本夾注中作“不復須看脈”。

[105]“背”字原作“昔”,據《三國志·魏書·華佗傳》裴注引《佗别傳》改。

[106]“後”字前原衍一“行”字,據宋本夾注删。

[107]“調”字前原衍一“謂”字,據宋本夾注删。

[108]“闕”字原作“闢”,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華佗傳》裴注引《佗别傳》改。

[109]趙泉,宋本作“趙全”。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九

總錄部(一百九)

醫術第二

晉裴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官至尚書僕射。

單道開,燉煌人。自言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後入羅浮山[1]。

魏詠之生而兔缺,年十八,聞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亦當療之,况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詠之後亦至荆州刺史。

南齊徐文伯,東海人。文伯,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黄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𤬪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2],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神呻,聲甚淒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尤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3],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腳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爲諸皇子療疾,無不絶驗。位至蘭陵太守。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屬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張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以爲深慮,既鄙之,何能不耻之。"文伯爲效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4],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爾。"乃爲水劑消石湯飲之[5],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宫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絶,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

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滴盡[6],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游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診之曰[7]:"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8],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9],多爲貴游所善[10]。嗣伯位正員外郎諸府佐,深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體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三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飲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常發熱,冬月猶單褌衫,體更肥壯。嘗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歲[11],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12],嗣伯曰[13]:"此石蚘耳,極難療。當取死人枕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蚘蟲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投之[14],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15],醫療既僻,蚘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鉤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16],聞笪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之,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黶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17]。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黶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薛伯宗善徙癰疽[18]。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柳樹爲之痿損[19]。

褚淵弟澄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豫章王感疾[20],太祖召澄爲治[21],立愈。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病,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脈曰[22]:"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鷄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23]。仍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鷄雛羽翅,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鷄二十頭[24],而病都差。當時稱妙焉。

梁何佟之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佟之自東昏即位,以其凶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天監中,爲尚書左丞。

後魏周澹，爲人多方術[25]，尤善醫藥，遂爲太醫令。明元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是見寵[26]。位至特進，賜爵成德侯。

陰貞家世爲醫，與周澹並受封爵。李潭亦以善針見知。子驥、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修字思祖，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徐、兖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27]，不遠千里，競往從之。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吊視。其仁厚若此。修兄元孫亦遵父業而不及。修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28]。孝文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侍針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29]，令修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脈竭氣微，大命無遠[30]，未幾果亡。遷洛時爲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子天授襲汶陽令[31]，醫術又不逮父。

徐謇字成伯，家本東莞[32]，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獻文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脈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侍長[33]。文明太后時問治方[34]，而不及李修之見任用也。與謇合和藥劑[35]，攻療之驗[36]，精妙於修。而性甚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爲王公，不爲厝療也[37]。孝文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能處治。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孝文幸懸瓠有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38]，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驗。孝文體少瘳，內外稱慶。及車駕發豫州，次於汝濱，乃大爲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於上席，遍陳肴觴於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驗[39]，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幼攬萬機，長踵革運，思茫茫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徐成伯馳輪太室，進療女蓄，方窮丹英，藥盡砭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沉勞勝愈，篤瘵克痊[40]，論勤語效，實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和進藥，增封賜錢，恩獎屢至。况疾深於曩日，業艱於曩辰，得不重加陟賞乎？宜順群望，錫以山河。且其舊經高秩，中暫解退，比雖詮用，猶未準舊量。今事合顯進，可大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41]，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疋，雜物一百匹[42]，四十疋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疋，一疋出御騮[43]；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並至千疋。從河至鄴[44]，孝文猶未發動[45]，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孝文疾勢遂甚，蹙戚不怡[46]，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

王顯，字安道[47]。少與李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48]。顯少歷本州

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49]。初,文昭太后之懷宣武也,夢爲日所逐[50],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及顯等爲后診脈。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脈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宣武自幼有微疾,久未善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眄識。拜廷尉少卿,營進御藥,出爲相州刺史,入除御史中丞[51]。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52]。

崔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爲尙藥典御[53]。

北齊李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伎。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後爲驃騎大將軍。

李密爲散騎常侍卒[54],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55]。

徐之才父雄仕南齊[56],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之才初爲豫章王綜鎭北主簿,及綜入魏,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57]。"詔徵之。之才藥石多效,天平中,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出爲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疋。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有人患腳根腫痛[58],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腳水中。"疾者曰[59]:"實曾如此。"之才爲割得蛤子二,大如榆莢。累遷兗州刺史。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常[60],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輒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61],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即是本屬,遂奏附刺史,以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疾動,語士開云[62]:"恨用之才外任[63],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64]。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之才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

崔季舒初爲黃門侍郎,坐事徙北邊。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時更銳意研精[65],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輩,亦爲之療。

馬嗣明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爲人診脈,一年前知其生死。邢劭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爲其診脈,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66],不可治。"楊、邢並侍讌內殿[67],文宣云[68]:"子才兒(臣欽若等曰:劭字子才),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劭以此子年少[69],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脈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而卒。楊愔患背腫[70],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鵝鴨卵

大，猛火燒令赤，內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71]，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暴乾，擣下簁，和醋塗腫上[72]，無不愈。後爲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牓至，問病狀，俱不下手。惟嗣明獨治之。問其病繇，云曾以手持一麥稭，即見一赤物長二寸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又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爲處方服湯。比嗣明明年從駕還，女已平復。

後周姚僧垣父菩提，仕梁高平令。嘗嬰疾疢歷年[73]，乃留心醫藥。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至，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繇是頗禮之。僧垣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論試。僧垣酬對無滯[74]，帝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追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效。帝令僧垣視之。僧垣還，具說其狀，并記增損時候。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嘗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常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75]，轉領太醫正，加文德主帥[76]，直閤將軍。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致危篤。簡文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元帝嘗有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脈洪而實，此有宿妨[77]，非用大黃，必無差理。”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克荆州，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至其營，復爲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78]。”太祖以謹勳德隆重[79]，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謹請僧垣省疾[80]。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即爲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即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腳疼痺，猶自攣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81]，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仰屈，今日始來。竟不下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爲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82]，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爲治之。”其家欣然，請受方術。僧垣爲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于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尅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

"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年[83],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以爲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準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四年,武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縮短,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84],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取方進藥[85],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更愈[86]。未及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87],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武帝幸雲陽,遂寢疾。初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脈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88]。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宣帝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疾。帝謂隨公曰:"今日性命,惟委此人。"僧垣診候,知帝危殆[89],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既重,益思效力[90]。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開皇初,卒。僧垣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紀。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托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徵效者,爲《集驗方》十二卷行於世。

姚最,僧垣之子,爲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最幼在江左,迄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武帝,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多才,何如王褒、庾信。庾信、王褒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造請,效驗甚多。

褚該字孝通,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奭死後,該稍爲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尙[91],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92]。子士則亦傳其家業。

隋許智藏,高陽人。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繇是世相傳授。初仕陳,爲散騎常侍。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帝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93]:"本來相迎,知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帝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於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94],或以輿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於家。

唐許裔宗[95],常州義興人。初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感風不能言,名

醫療皆不愈，脈益沉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陽氣熏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即可差[96]。"乃造黄蓍防風湯數十斛[97]，置于床下，氣如烟霧，其夜便得語。繇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胤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98]，在人思慮。又脈候幽微，苦其難别。意之所解，口不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别脈。脈既精别，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其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脈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爾。"年九十餘卒[99]。

甄權，許州扶溝人。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習醫方，得其旨趣。初仕隋，開皇初爲秘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嶔苦風患，手不能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弓箭向垛，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即射。權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100]，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是年卒，撰《脈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甄立言，權弟也，累遷太常丞御史[101]。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102]，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其脈曰："腹内有蟲，當是誤食髪爲之爾。"因令服雄黄，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無眼，燒之，猶有髪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草醫義》七卷[103]、《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宋俠，洛州清漳人，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心經錄》十卷[104]。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有推步導引之術，隱於太白山，年九十餘，視聽不衰。高宗顯慶四年，徵赴闕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上元初，辭疾請歸[105]，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之問、孟詵、盧炤鄰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宫，炤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炤鄰爲之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卧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思邈居之。思邈道洽古今，學殫術數。高譚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爾。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炤鄰有惡疾，嘗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如[106]？"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必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遞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107]，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

爲喘息，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108]。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摧水陷[109]，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喘息也[110]。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人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思邈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世。

呂才爲太常丞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桀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幷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幷圖合成五十五卷[111]，大行於世。

秦鳴鶴以善針醫爲侍醫。永淳初，高宗苦頭重[112]，不能視，召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即愈矣。"太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鳴鶴叩頭請命。帝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能忍，出血未必不佳也。"即令鳴鶴刺之。刺百會及腦戶，出血如碁[113]。帝曰："吾眼似明矣。"言未畢，簾中出綵百匹以賜鳴鶴焉。

陸贄少習醫方，貞元中，自宰相再貶忠州別駕，避謗，不著書，集古今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

梁段深，不知何許人，開元中[114]，以善醫待詔於翰林。時太祖抱疾久之，其溲甚濁。僧曉微時藥有徵，賜紫衣師號，錫賚甚厚。頃之疾發，曉微剝服色，去師號。因召深問曰："疾愈，復作草藥，不足恃也。我左右粒石，而效者衆矣，服之何如？"深對曰："臣常奉詔診切，陛下積憂勤勞[115]。失護，脈代芤而心益虛。臣以爲宜先治心，心和平而溲變清，當進飲劑而不當粒石也。臣謹按太倉公傳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餌毒藥，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太祖善之，令進飲劑，疾稍愈。乃以幣帛賜之。

後唐孟繼瑜，長安醫工。帝留守時，暴疾，以醫效乃攝任。洎帝起兵鳳翔，繼瑜在長安謁見，從至洛[116]，屢進方藥。年內改諸寺少卿，奉使涇州。翰林諸醫莫得爲比。

陳立，京兆人，家世爲醫。後唐明宗朝，爲太原少尹。集平生驗方七十五首，幷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刊石置於太原府衙之左，以示於衆。病者賴焉。

周張泳，顯德初進新集《普濟方》五卷，詔付翰林院考驗，尋以泳爲翰林醫官。

劉翰，顯德初進《經用方》書一部三十卷，《論候》一十卷，《今體治世集》二十卷。上覽而嘉之，乃以爲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

校勘記

[1]羅浮山，宋本作"羅山"。

[2]"精"字原脱,據《南史·徐文伯傳》補。

[3]"一"字處原爲空白,據宋本補。

[4]"武"字,宋本無。

[5]"飲之"二字,宋本無。

[6]"滴"字,《南史·徐文伯傳》作"適"。

[7]"胗"字原脱,據《南史·徐文伯傳》補。

[8]"男"字原脱,據《南史·徐文伯傳》補。

[9]能清言,宋本作"能言"。

[10]"善"字原作"喜",據宋本改。

[11]年十五歲,宋本作"年十五"。

[12]"以"字原脱,據宋本補。

[13]"嗣伯曰"三字,宋本無。

[14]"投"字原脱,據《南史·徐文伯傳》補。

[15]"石"字原作"召",據《南史·徐文伯傳》改。

[16]"門"字原作"間",據《南史·徐文伯傳》改。

[17]"湯"字原脱,據宋本及《南史·徐嗣伯傳》補。

[18]此句宋本無"癖"字。

[19]柳樹,宋本僅作"樹"字。

[20]"蟲"字原作"感",據宋本改。

[21]"澄"字,宋本作"沈"。

[22]"脈"字,宋本無。

[23]"蒜"字原作"蘇",據宋本改。

[24]二十頭,宋本作"十三頭"。

[25]"爲人"原作"鄂人",據宋本改。

[26]此句宋本作"由此見寵"。

[27]疾苦,宋本作"疹苦"。

[28]"常"字原脱,據宋本補。

[29]"高祖"字原脱,據《魏書·藝術傳》補。

[30]"遠"字原作"速",據《魏書·藝術傳》改。

[31]天授,宋本作"天援"。

[32]"asset"字,宋本作"莞"。

[33]内侍長,宋本作"内行長"。

[34]"治方"原作"經方",據宋本改。

[35]"謇"字前《魏書·藝術傳》無"與"字。

[36]攻療,宋本作"攻殺"。

[37]"厝"字,宋本作"措"。

[38]此句原作“合水路赴行”,據宋本改。

[39]有驗,宋本作“有礙”。

[40]“瘵”字原作“瘵”,據宋本及《魏書·藝術傳》改。

[41]大鴻臚,宋本作“鴻臚”。

[42]“匹”字原脱,據宋本及《魏書·藝術傳》補。

[43]御廏,宋本作“驊騮”。

[44]此句原作“從行至鄴”,據宋本改。

[45]猶未發動,宋本作“猶自發動”。

[46]此句宋本作“孝文疾劣遂甚,慼慼不怡”。

[47]“安道”原作“安上”,據宋本改。

[48]“及”字原作“宜”,據宋本及《魏書·藝術傳》改。

[49]明敏,宋本無“敏”字。

[50]“逐”字,宋本作“遂”。

[51]中丞,宋本作“中尉”。

[52]諸疾,宋本作“諸侯”。

[53]典御,宋本作“興御”。

[54]“卒”字原脱,據宋本補。

[55]“亦”字原脱,據宋本補。

[56]“仕”字,宋本作“事”。

[57]“辯”字原作“辨”,據宋本改。

[58]脚根,宋本作“脚跟”。

[59]疾者,宋本作“疾也”。

[60]“常”字原作“恒”,據宋本改。下同。

[61]“應”字原作“因”,據宋本改。

[62]“語”字原脱,據宋本及《北齊書·徐之才傳》補。

[63]“根”字原作“浪”,據《北齊書·徐之才傳》改。

[64]“崩”字,宋本作“終”。

[65]“時”字,宋本無。

[66]少晚,宋本僅作“晚”字。

[67]“楊邢”,宋本作“邢劭”。

[68]此句宋本作“邢劭並侍講内殿獻文公”。

[69]“劭”字,宋本作“勿”字。

[70]楊愔,宋本作“楊令”。

[71]醇醋,宋本作“淳醋”。“自有石屑落醋裏”,宋本作“自省”。

[72]此句宋本作“擣不篵和醋以塗腫上”。

[73]“疾”字,宋本無。

[74]僧垣,宋本作"僧坦"。

[75]"十一年"原作"十年",據宋本改。

[76]"帥"字原作"使",據宋本及《周書·藝術傳》改。

[77]"妨"字,《周書·藝術傳》作"食"。

[78]"老"字,宋本作"孝"。

[79]勳德,宋本作"功勳"。

[80]此句宋本無"謹"字。

[81]"隆"字原作"陵",據宋本改。

[82]"困則"二字原脱,據《周書·藝術傳》補。

[83]"年"字原作"月",據宋本改。

[84]"以"字前原衍"曰"字,據《周書·藝術傳》删。

[85]取方進藥,宋本作"處方進藥"。

[86]此句宋本作"又治目疾,便愈"。

[87]此句宋本無"詔"字。

[88]帝崩,宋本作"帝終"。

[89]此二句宋本作"僧坦知帝診候危殆"。

[90]益思效力,宋本作"思在效力"。

[91]"尚"字,宋本無。

[92]"焉"字原脱,據宋本補。

[93]"俊"字,宋本作"後"。

[94]"就"字,宋本無。

[95]許裔宗,原作"許胤宗",據宋本改。

[96]此句宋本作"用理可差"。

[97]"耆"字,宋本作"耆"。

[98]此句宋本作"醫乃意也"。又,"醫"字原無,據宋本補。

[99]年九十餘卒,宋本作"年七十餘卒"。

[100]"訪"字,宋本無。

[101]此三句宋本作"立言累遷太常丞御史"。

[102]"御史"二字,宋本無。

[103]本草醫義,宋本作"本草音義"。

[104]"心經錄"原作"經心錄",據宋本改。

[105]"辭疾"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106]此句宋本作"其道何也"。

[107]此句宋本作"陽用其精陰用其形"。

[108]"此"字,宋本無。

[109]山摧水陷,宋本作"山摧地陷"。

[110]此句宋本作"此天地之奔氣"。

[111]五十五卷,宋本作"五十四卷"。

[112]"苦"字原作"告",據宋本改。

[113]"碁"字,宋本作"棋"。

[114]開元中,宋本作"開平中"。

[115]勤勞,宋本僅作"勤"字。

[116]從至洛,宋本作"從主洛"。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六十

總錄部(一百十)

相　術

《洪範》五事,著休咎之徵。孟子亦云:"觀人之良,莫良於眸子。"劉歆所紀數術之學,有形法焉。所以辨骨法之度[1],使察形氣之首尾,表其貴賤,知其吉凶,以極精微之致也。簡牒所記,代有人焉。咸著其微驗,以彰其獨異。蓋由專門精學,積思懸解,多言屢中,遂幾於神。且有隱迹閭巷不顯名氏,邂逅胥遇,恍若靈化,固非常情之能測也[2]。若乃善惡之興,本乎心術;殃慶之報,速於影響,則形貌之際,休戚之數,安者確乎而不易能哉!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周王使內史叔服會葬于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之身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也。)

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臣欽若等曰:事見列國君立子門[3]。)鬬子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臣欽若等曰:事具總錄知子門[4]。)

姑布子卿見趙簡子(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也。"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其後竟立毋卹爲嗣。

晉司馬寅爲大夫。黃池之會,吳晉爭先。趙鞅呼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敵國也)?太子死乎?"乃先晉人(時越伐吳,獲吳子友王孫,稱慮壽於姚,吳人告敗于王,乃先晉人[5])。"

趙平原君勝謂趙王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白起)之爲人,小頭銳上,瞳子白黑分明,眂瞻不轉。小頭銳上,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眂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

秦蔡澤者,燕人也。游學於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曷一作偈,巨一作渠[6]),魋顔,蹙齃,膝攣(攣,兩膝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持粱,作飯也。刺齒當作齧[7]),躍馬疾驅,懷黄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8]。”

秦王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鷙喙[9],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10],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王覺,固止之,以爲秦國尉。

吕公者,單父人,好相人,見漢高祖狀貌,因敬重之[11],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上坐[12],無所詘。酒闌,吕公因目固留高祖[13],高祖竟酒[14],後。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15],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酒罷,吕媪怒吕公曰[16]:“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配,今公何自妄許與劉季[17]?”吕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吕公女即高后[18]。

漢高祖初爲泗水亭長,嘗告歸之田,吕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后[19],后因餔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吕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20]。”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矣。

吳王濞初封,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撫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汝邪[21]?”(臣欽若等曰[22]:事具帝王知臣門。)

黥布姓英氏,少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幾,及也)?”人有聞者,共戲笑之[23]。後爲九江王。

鄧通爲上大夫。文帝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通後寄死人家。

周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24],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説餓死?指示我[25]。”負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

死法也。"(縱,豎也。)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爲條侯。文帝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亞夫以河內守爲將軍軍細柳。孝景三年爲大尉,五歲爲丞相。景帝三年,以病免相,爲人上變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衛青,其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平陽公主家僮衛媪通,生青。青冒姓衛氏,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民母,嫡母也。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户之閒,以别於公主家也[26]。)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27]),有一鉗奴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後爲大將軍,封長平侯。

李陵爲騎都尉,將五千兵出塞,與單于相值。武帝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帝怒甚。

翟方進,汝南上蔡人,少失父,給事太守府,爲小吏。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言從何術藝可以自達。)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28]。"方進後至丞相。

黄霸少爲陽夏游徼(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爲妻,與之終身。霸後至丞相。

王莽爲人侈口,蹷頷(侈,大也。蹷,短也。頷,頸也),露眼赤睛,大聲而嘶(嘶,聲破也),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毛之強曲者曰氂,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黄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

韋賢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29],當至丞相[30]。賢有男四人[31],使相工相之[32],至第二子玄成[33],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後爲丞相。

後漢光武征河北,以朱祐爲護軍。祐侍光武宴,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祐乃不敢復言。

明德馬皇后微時,太夫人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當逾於所生養。"賈貴人子[34],是爲章帝。

班超爲校書郎,行詣相者[35],曰:"祭酒,布衣,書生爾[36](一坐所尊則先祭酒,稱祭酒,尊敬之辭也[37]),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章德竇皇后,融之曾孫也,父勳坐事死。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

蘇文[38],相者也。和熹鄧皇后微時,文見后,驚曰:"此成湯之法也。"家人竊喜而不敢宣。

茅通,相工也。順烈梁皇后初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十三。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袁逢使善相者相趙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魏高元呂善相人,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乃呼元呂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爲皇太子,是爲文帝。年果終四十。

劉良,相者也。文帝使相文昭甄皇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

華佗善醫。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39]。

朱建平[40],沛國人,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位致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傍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籓國,至五十七當有厄於兵[41],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爾。'何意此子竟早殞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42],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黄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43]。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44],或使索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眞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半夜[45],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欸,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46]。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逾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

管輅族兄孝國居在斥立,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一云厚味腊毒,天精幽女[47],坎爲棺椁,兑爲喪車),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後數十日[48],二人飲酒醉,夜共載

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49]。輅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宴，許輅言切。至還舍，具以語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後聞晏、颺皆誅，舅乃服，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爲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50]，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後卒誅死。輅至少府丞卒。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繇後爲太傅。鍾會，繇小子[51]，幼敏慧[52]，時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後位至鎮西將軍[53]。

張緝爲尚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工相之。相之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緝後爲光祿大夫。

蜀先主穆皇后，陳留人，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爲子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定益州，納后爲夫人，遂爲皇后。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後至車騎將軍，封武陽亭侯。裕喜占候，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先主銜其不遜，誅之。

吳大帝漢末舉孝廉，時孫策初有江東，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常，當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其識之。"

孫皓少時，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

晉文帝初未定嗣而屬舞陽侯攸。武帝時，爲中撫軍，懼不得立，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武元楊皇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

簡文帝諸姬絕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媵婢示焉。時李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以侍寢。后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孝文王、鄱陽長公主。

羊祜少時，嘗游於汝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二十[54]，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祜後爲征南大將軍，建平吳之策，卒年五十八。卒後二歲而吳平。

張華爲司空，又得豐城寶劍，嘗曰："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

吾彦初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珝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彦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後至南中都督、交州刺史。

周訪少時，遇善相者盧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爾。"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於安南將軍、梁州刺史，時年六十一。

陶侃字士行。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侃後至太尉，年七十六。

陳訓善相術。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眄刀'。又目有赤脈，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

戴洋好道術[55]。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56]。洋至丞相令史。

王珍少游俠京師[57]，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搔擾，不作士大夫矣。"後爲石勒左司馬，爲勒所殺。

魏詠之生而兎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後爲荆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耻。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殷仲堪之客[58]，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前趙劉元海膂力過人，姿儀魁偉。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

後趙石勒，少時居武鄉北原，時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惟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

石季龍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

前秦苻堅年七歲，高平徐統遇之於路。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常[59]，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

宋高祖義旗之建，以檀憑之爲建武將軍。高祖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爾。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下[60]，憑之與高祖各領一隊而戰[61]，軍敗，爲敷軍所害。高祖初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並當大貴，其應甚近。惟云憑之無相。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既爲同舟，理無偏異，吾徒咸皆富貴，則檀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憑之戰死，高祖知其事必捷。

桓循令韋叟相高帝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相中，當用爲司馬。"後叟謂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

柳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值大雪，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公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曰："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後至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鷄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後至司徒。

沈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謬爾。"其後攸之爲郢、荆二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

李安民爲武衛將軍，討晉安王子勛有功。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62]。"安民少時貧窶[63]，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

南齊明帝髀上有赤痣[64]，常秘不言。既而江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輒當言之公卿。"帝大悦。

宣孝陳皇后，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治事，教子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也。"后歎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政[65]，應是汝爾。"

張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曰："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爾。"後爲持節，督梁南北秦四州軍事，雍州刺史。死時年四十六[66]。

王僧虔少時，群從宗族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僧虔後爲尚書令，年六十。

梁武帝初爲隋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

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將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忽不見。

高祖丁貴嬪生于樊城,相者曰:“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

宜豐侯修參軍陳晃善相人,修因法會將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侵蹙,兼恐不得善終。”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陽人也[67],世居廣陵,家甚寒賤[68],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士歷觀諸生[69],指珍謂博士曰:“此兒有奇聲[70],封侯相也。”及爲平北將軍典籤,魏軍侵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努力爲之。”後至鎮軍將軍、固平縣侯。

元帝初在尋陽,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兆,當不可言。”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魏師入,四十七矣。

陳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昭達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損,則當富貴。”初仕梁,爲東宮直,後因醉墜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71],昭達還鄉里,與世祖游,因結君臣之分。侯景平,世祖爲吳興太守,昭達仗策來謁世祖。世祖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位至司空[72]。

宣帝貌若不慧[73],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駱文牙字旗門[74],吳興臨安人,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遠致。”文牙封臨安侯、豐州刺史[75]。

後魏寇讚爲南雍州刺史,賜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初,讚未貴時,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76]:“君額上黑子八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民禮拜謁,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近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爲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爲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暴疾[77],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常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

盧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諸相餞送五十餘人别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逾公輔。後三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後淵果爲安南將軍,督關右諸軍事。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拜儀曹尚書。

李訢字元盛,母賤,爲諸兄所輕。父崇曰:“此子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都學生。訢後爲司空侍中。

郭祚少而孤貧[78]，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後至左僕射、雍州刺史。

北齊綦連猛，初與尉興慶、謝猥餒並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窘，爲周軍所殺。神武歎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卒以榮寵自畢，位至大將軍。

段長，遼西人，龐蒼鷹，太原人，俱有先知之鑒。嘗爲魏懷朔鎮將。嘗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曰[79]："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爲托。"興和中，啓贈司空公子寧相府從事中郎。天保初，兼南中郎將。蒼鷹交游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處於蝸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屬天，蒼鷹亦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蒙親識。

綦顯字思祖，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必爲良將[80]，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後累遷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君使役在胡、代[81]，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武見之，大悦。尚淮陽公主，甚被待遇。官至侍中右僕射。

文襄，時有吳士雙盲而妙於聲[82]，相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太原公，即文宣帝，初封郡也），曰："當爲人主。"聞文襄之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群奴猶當極貴，况吾身也。

解法選，河内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府參軍。

皇甫玉善相人，常游王侯家。文宣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文宣，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臣欽若等曰[83]：常山、長廣，即孝昭、武成二帝，初封國也），並曰"亦貴"而各私掐之。至石動桶曰[84]："此弄癡人。"至供膳曰："整得好飲食而已[85]。"玉嘗爲高歸彦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彦曰："我何爲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告帝[86]，帝怒召之。玉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其妻曰："我今去不回，若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

徐之才幼而儁發，號爲神童。劉孝綽嘗云："徐郎燕頷[87]，有班定遠之相。"後至左僕射。

崔罔字法峻，幼好學，泛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爲鴻臚卿。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

言,惟第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

後周閔帝初九歲[88],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爾。"

辛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後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李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游,逢一老人,鬢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後至大將軍。

隋高祖初仕後周,爲右小宫伯,明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89]。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爾。"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好相術,所言多驗,後周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顔,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秘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90],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91],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王在雲陽宫,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92]?'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東宫面奏聞陛下[93],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於時王誼、梁彦光等知臣此語[94]。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95]:'我得無災鄣不?'臣奏陛下曰:'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悦,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洎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椰也。"和言皆此類[96],著《相經》四十卷。

韋鼎善相術,初爲陳太府卿,鼎嘗聘周[97],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98],亦非群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帝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時蘭陵公主寡,帝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帝曰:"位由我爾。"遂以主降述。述後除名,卒年三十九。

煬帝爲晉王時,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

牛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弘後爲僕射。

趙綽爲大理少卿，守法稱職。高祖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爾。"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帝爲之流涕。

宇文述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述後至左衛大將軍，參預朝政[99]。

李景初爲馬軍總管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

齊王暕妃早卒，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宴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

唐高祖爲譙隴刺史，善相者史良言於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爲人主。至於命也，非所敢知。"久之，良復遇高祖，乃大驚曰："骨法如舊，年壽之相頓異昔時，勿忘鄙言，願深自愛。"高祖心益自負。

郭弘道初仕隋爲尚食奉御。時高祖爲殿內少監，深善之。弘道善相，因言曰："公天中伏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高祖取弘道銀盆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謂弘道曰："向言有驗，當一發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弘道曰："願令公事驗之日，賜賞金盆。"高祖大悦。

太宗初四歲時，忽有書生自言善相，詣高祖曰："公是貴人，有大貴子。"因目太宗曰："龍虎之姿[100]，天日之表也。公之貴以此兒，後必由之而創功業。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聞其言，甚懼。及書生辭出，使人捕欲殺之，以滅口也，而不知所在。

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己，弘禮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得[101]。"煬帝即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弘禮逡巡不敢答。帝迫之，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102]，故知凡聖不同爾。"自是，帝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弘禮相，大鼎次至，弘禮曰[103]："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眞是賤人[104]，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慚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君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大鼎後歷五州刺史而卒。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

馬周爲中書舍人，岑文本謂人曰："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爾。"未幾周卒。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也[105]，尤工相術。隋大業中，爲資官令。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綱以大業元年至洛陽，時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

"公蘭臺成就,學堂寬博,必得親糾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106],交友極誠[107],必得士友攜接。"初爲武職,復語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隱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爲卒。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巂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曰:"袁公洛邑之言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榮貴。"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綱。謂杜曰:"公當即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兩公在後當得三品官,兼有年壽。然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御史大夫太常卿,貶授象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竇軌客游德陽,嘗求問,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肩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爲益州行臺僕射,引天綱,深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之言,然目氣赤,脈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爲將軍,恐多殺人,願深自戒慎[108]。"武帝九年[109],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任未見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110]。"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111]。武士彠之爲利州也,敕召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彠使視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當生貴子。"乃盡召其子女視之,見元慶、元爽,"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不利其夫。"武后時襁褓,衣男子之服,乳母抱之而至。天綱大驚,令舉目瞻視,又令提行而觀之。曰:"此郎君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若是女,後當爲天下主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宮。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又生角[112],猶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113],尋卒。其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頂,後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以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岳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是月而卒。

高智周少時,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游寓於揚州,江都人石仲覽傾產以待。又嘗引相工觀濟等[114],相工曰:"四人皆宰相也,而石氏不及見焉。然來早貴而末途屯躓;高晚達而最爲壽考[115]。夫速登者易顛,徐達者少患[116],天之道也。"仲覽貞觀末爲兵部郎中,卒後而濟等乃貴。皆如相工所言。

劉仁軌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鄰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後至文昌左相,同鸞臺鳳閣三品。

蕭嵩初娶賀晦女,與洛陽縣尉陸象先爲僚婿[117]。時嵩尚未入仕,宣州夏榮稱有相

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後果大貴。嵩至太子太師，象先至太子太保。

蔣子慎與鄉人高智周善，同詣善相者[118]。相者謂智周曰："明公位極人臣，裔嗣微弱[119]。蔣侯官祿至薄，而子孫轉盛。"子慎後累年爲建安尉卒。其子繪來謁智周，已貴矣。曰："吾與子父有故，子復有才。"因以女妻之。永淳中，爲緱氏尉，鄭州司兵卒[120]。繪子挺舉進士[121]，開元中歷臺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122]。子貴贈揚州大都督。挺子冽、渙並進士及第，冽歷禮部、戶部、吏部三侍郎尚書左丞，渙天寶末給事中、永泰中右散騎常侍[123]。時高氏誅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後唐周玄豹，燕人，世爲從事。玄豹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餘年，盡悴無憚[124]。師知其可教，遂傳其秘旨。既長，還鄉歸俗。盧程、寄褐嘗游於燕，與同志二人謁焉。玄豹退，謂鄉人張殷衮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子果零落於趙魏間。又二十年，盧程登庸於鄴下，後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言事數中。明宗時，爲內衙都指揮使。承業俾帝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詐之曰："此非也。"玄豹指帝於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爲內衙太保歟？"咸服其異[125]。或問帝之前程，惟云末後爲鎮州帥。時懿皇后夏氏方事巾櫛，時有忤旨大犯櫝楚[126]。玄豹偶見之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赫怒因解。其言竟驗。太原察判司馬揆不同舍，留其居[127]，忽謂揆曰："公五日之內，奉使萬里，未見回期。"揆數日後，酒酣，坐爲衣領扼之而卒。

王都爲定州節度，臨戎數年，惟以慘虐爲務，不敢並語。周玄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128]。"

王安節少善賈，得相術於奇士，因事見末帝於私邸，退謂人曰："眞北天王相也，位當至天子，終則莫我知也。"

漢趙延壽少時，有相者云[129]："此官人豈止於是邪[130]？後必有兵甲大權，位極列土。"人或詰云："此人姸柔如女子，安有大兵權乎？"俄遷盟津[131]，許田汴水，宋城連帥，宣徽使樞密使兼領河陽。淸泰中，復爲樞密使。

周趙廷乂世爲星官，兼通三式，而於袁許之鑒，尤長於氣色。淸泰末，胡杲通爲司天監[132]，廷乂專待詔內廷[133]，嘗與樞密學士呂琦同宿。琦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廷乂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別論。"琦敦訊不已。廷乂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134]。下官實有恤緯之僭[135]。"尋而晉高祖入洛，翟光鄴權知永興軍，膚革肥皙，善於攝養，趙廷乂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136]。

校勘記

[1]"辨"字,宋本作"辯"。

[2]"常"字原作"恒",據宋本改。

[3]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4]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5]"先"字原作"失",據宋本改。

[6]此段夾注宋本作"曷一作偈偈之作仰巨一作渠"。

[7]此段夾注宋本作"持梁,作飲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齕也"。又,持梁,《史記・范睢蔡澤列傳》作"持粱"。

[8]"食肉"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9]"鷙"字原作"摯",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張守節正義改。

[10]"約"字原脱,"下"字原作"小",據宋本及《史記・秦始皇本記》補改。

[11]此句宋本作"因重敬之"。

[12]"狎"字原作"甲",據宋本改;遂上坐,宋本作"遂坐上坐"。

[13]"因目"二字原脱,宋本作"因自",據《史記・高祖本紀》補。

[14]"高祖"二字原脱,據宋本及《史記・高祖本紀》補。

[15]此句宋本作"無好季相"。

[16]"吕公"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17]"配"字,宋本誤作"沛"。又,此句宋本作"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

[18]此句宋本作"吕公女即吕后也"。

[19]"后"字宋本作"吕"。

[20]"君"字原脱,據宋本補。

[21]"汝"字原作"若",據宋本改。

[22]"臣欽若等曰"數字原脱,據宋本補。

[23]"戲"字原作"俳",據宋本改。

[24]"侯"字原脱,據宋本補。

[25]指示我,宋本作"指視我"。

[26]"本在編户之閒以"數字原脱,據宋本補。

[27]"中"字原脱,據宋本補。"徙"字,宋本作"徒"。

[28]"努"字原作"弩",據宋本改。

[29]有相工相之,宋本作"有江工相之"。

[30]當至丞相,宋本作"至丞相"。

[31]"賢"字,宋本無。

[32]"相工"二字,宋本無。

[33]此句宋本作"至其子玄成"。

[34]買貴人,宋本作"買美人"。

[35]行詣相者,宋本作"行諸相者"。

[36]書生,宋本作"諸生"。

[37]此二句宋本作"稱祭酒相尊敬之辭也"。

[38]蘇文,宋本作"蘇大"。

[39]此條原脱,據宋本補。

[40]"朱建平"原作"宋建平",據宋本改。

[41]"有"字原脱,據宋本補。

[42]"嫁"字原作"駕",據宋本改。

[43]果崩,宋本作"果終"。

[44]"令"字原脱,據宋本補。

[45]疾動半夜,宋本作"疾動夜半"。

[46]此句宋本作"六十二卒"。

[47]天精幽女,宋本作"天精幽夕"。

[48]"後"字,宋本作"復";"十"字原脱,據宋本補。

[49]"溺死"原作"溺水",據宋本改。

[50]吉人,宋本作"吉凶"。

[51]"小"字,宋本作"之"。

[52]敏慧,宋本作"敏惠"。

[53]"位"字,宋本無。

[54]年未二十,宋本作"年六十"。

[55]"戴"字原作"截",據宋本改。

[56]此句宋本無"果"字。

[57]京師,宋本作"京都"。

[58]"殷"字前原衍一"殷"字,據宋本删。

[59]"常"字原作"恒",據宋本改。

[60]"桓玄"原作"宜玄";"下"字原作"也",據宋本改。

[61]"隊"字原作"墜",據宋本改。

[62]封侯相,宋本作"封侯狀"。

[63]"貧窶"原作"貧屢",據宋本改。

[64]"髀"字原作"胛",據宋本改。

[65]"政"字,宋本作"正"。

[66]"死時"原作"卒",據宋本改。

[67]范陽人,宋本作"范人"。

[68]家甚寒賤,宋本作"起自寒賤"。

[69]相士,宋本作"相工"。

[70]此句宋本作“此有音聲”。

[71]臺城陷,宋本作“京城陷”。

[72]位至司空,宋本作“後至司空”。

[73]不慧,宋本作“不惠”。

[74]駱文牙,宋本作“駱牙”。

[75]“文牙封臨安侯豐州刺史”句,宋本無。

[76]此句宋本作“嘗從相者唐文相之曰”。

[77]果暴疾,宋本作“果以暴疾”。

[78]此句“而”字原脱,據宋本補。

[79]謂高祖曰,宋本作“謂高祖云”。

[80]此二句宋本作“此郎子有表大必爲良將”。

[81]“君使”二字,宋本僅作“使”字。

[82]此句“時”字,宋本作“初”。

[83]“臣欽若等曰”數字原脱,據宋本補。

[84]石動桶,宋本作“石動統”。

[85]“整”字,宋本作“正”。

[86]此二句宋本作“妻以告舍人斛斯慶慶以啓帝”。

[87]“頷”字原作“額”,據宋本及《北齊書・徐之才傳》改。

[88]“閔”字原作“門”,據宋本改。

[89]趙昭,宋本作“趙照”。

[90]“嘗”字原作“當”,據宋本改。定語,宋本作“之語”。

[91]曙星,宋本作“曙”字。

[92]隋公,宋本作“隨公”。

[93]此句宋本作“臣即於東宮南奏聞陛下”。

[94]“梁彦光”原作“梁彦先”,據宋本改。

[95]此二句宋本作“臣在永巷門東北面下問臣曰”。

[96]皆此類,宋本作“多此類”。

[97]“鼎嘗”原作“嘗與”,據宋本改。

[98]神監深遠,宋本作“神覽深遠”。

[99]“預”字原脱,據宋本補。

[100]龍虎,宋本作“龍鳳”。

[101]“戒”字,宋本作“誡”。

[102]“不相”二字,宋本無。

[103]此數句宋本作“貞觀初與數人詣之弘禮次至大鼎曰”。

[104]“真”字原作“直”,據宋本改。

[105]“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106]大獸,宋本作"大虎"。

[107]極誠,宋本作"極成"。

[108]戒慎,宋本作"誡慎"。

[109]武帝九年,宋本作"武德九年"。

[110]此任,宋本僅作"此"字。

[111]"重"字原脱,據宋本補。

[112]頭又生角,宋本作"頭又生骨"。

[113]"官"字,宋本作"家"。

[114]"觀"字,宋本作"悦"。

[115]"壽考"原作"壽耇",據宋本改。

[116]"達"字,宋本作"進"。

[117]此句宋本作"與洛陽縣時象先爲僚婿"。

[118]同詣善相者,宋本作"周詣善相者"。

[119]裔嗣,原作"胤嗣",據宋本改。

[120]此句"卒"字,宋本無。

[121]舉進士,宋本作"舉進公"。

[122]湖延二州,宋本作"湖廷二州"。

[123]永泰中,宋本作"永泰初"。右散騎常侍,宋本無"侍"字。

[124]盡悴無憚,宋本作"苦辛無憚"。

[125]咸服其異,宋本作"咸伏其異"。

[126]時有忤旨,宋本作"有時忤旨"。

[127]留其居,宋本作"屆其居"。

[128]刀几,宋本作"刀機"。

[129]有相者云,宋本作"有曰者云"。

[130]"人"字原脱,據宋本補。

[131]俄遷盟津,宋本作"俄領盟津"。

[132]胡杲通,原作"胡果通",據宋本改。

[133]内廷,宋本作"内庭"。

[134]"卓絶"原脱,據宋本補。

[135]"實有"原作"尋有",據宋本改。

[136]果如其言,宋本作"竟如其言"。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六十一

總録部(一百十一)

筆　札

自結繩既代迄於夏商,蟲篆烏迹以紀庶物,其後篆籀殊體,草隸繼作[1],踵事變本,增華競逐。世之學者,研精極慮,克臻其妙,各自名家,乃至馳聲於天臺,流譽於絶域,傑出於衆,爲時所珍。自非心術之幽通,天機之異稟,又曷能窮妙墨之深致[2],爲藝圃之殊觀哉!

漢陳遵爲校尉,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去亦藏也)。

後漢崔瑗爲濟北相,瑗子寔爲尚書,並善草書。

張超爲車騎將軍别部司馬,善於草書,妙絶時人,世共傳之。

張芝,太常奂之子,字伯英,少時高操[3],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爲之黑。下筆必爲楷則[4],號忽忽不暇草書,爲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趙襲與羅暉拙書見嗤於芝,芝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

孫敬少時,畫地學書,書日進焉。(《楚國先賢傳》曰:"敬好學,常閉户,號爲閉户先生[5]。")

魏梁鵠字孟皇,漢末,師宜官隸書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太祖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荆州平,太祖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效。公常縣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魏宫殿題署,皆鵠書也。

韋誕爲郎中,除武都太守,以書不之郡,轉侍中。洛陽、鄴、許三都宫觀始就,命誕銘題以爲承制,以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乃可以逞徑丈之勢,小則方寸千言[6]。"

衛覬典著作,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一云:尤工古文,筆迹精絶。)

劉廙爲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

胡昭字孔明,養志不仕,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

見模楷焉。

王陵爲太尉[7]，少子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爲法。

吳張紘爲會稽東郡都尉，既好文學，又善楷篆，嘗與孔融書，融遺紘書曰[8]："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睹其人也。"

張昭字子布，爲輔吳將軍，少善隸書。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

晉荀勗爲光祿大夫，領秘書監，始書，師鍾、胡法（鍾繇、胡昭也）。

衛瓘爲尚書令，與尚書郎燉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瓘子恆爲黄門郎[9]，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黄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睹鳥迹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10]。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蝌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衛覬也[11]）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12]，因蝌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悦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别名，謂之字勢云。黄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迹，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眞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13]，燦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䔿以垂穎，山岳峨嵯而連崗；蟲蚑蚑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14]，矩折規旋；或方員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遺迹，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

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15],皆取史籀大篆[16],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杜人程邈爲衙獄吏[17],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18]。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19],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迹,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針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20],長短複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21];揚波振撇,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22],若絕若連[23];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縣,橫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若鴻鵠群游[24],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25]。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睹其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26],爲學藝之範先。嘉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旣用篆,奏事繁多[27]。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作楷法[28]。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29],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軍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迹。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篆[30]。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敎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迹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旣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針列,或砥平繩直[31],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

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鐘簴設張，庭燎飛烟。嶄岩巇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詭譎，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睹，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32]，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33]、梁孔達、田彦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迹，以定文章。爰暨及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傾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黜黕點黤，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絶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隤焉若沮岑巇虚[34]；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

索靖爲尚書郎，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武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爲。蝌斗鳥篆，類物象形。睿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虯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亹而桓桓。及其逸游，盻嚮乍正乍邪。麒麟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萄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35]。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彦，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磊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絶世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

李充爲丞相掾，累遷中書侍郎。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

李式,充從兄也。爲侍中,善楷隸。

辛謐爲太子舍人,兼散騎常侍。工草隸書,爲時楷法。

王羲之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游雲,矯若驚龍。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凈,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猶當雁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嘗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王凝之,羲之子也。爲左將軍,會稽內史,亦工草隸。

王獻之,凝之弟也,爲中書令,始七八歲時學書,父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後爲謝安長史。安嘗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外人那得知。"時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帙,置左右以玩之。

謝安字安石,爲太保,善行書。

宋孔琳之爲祠部尚書,以草書擅名。

羊欣爲中書郎,尤長隸書。初,欣年十二,父不疑爲烏程令,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練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徐希秀爲游擊將軍,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覺、禪靈二寺碑,即希秀書也。

蕭思話爲中書令、丹陽縣尹,工書,學於羊欣,得草妙。

南齊劉繪爲中書郎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衒。

周顒爲國子博士,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常散隸書法學之[36],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王僧虔爲尚書令,弱冠善隸書。初,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迹逾子敬(王獻之字),方當器雅過之。"晉泰始中,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晉世,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攻書,又爲郡,論者榮之。昇明中,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逸,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及太祖即位,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

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一云"臣書人臣中第一[37]，帝書帝中第一。"）帝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示僧虔古迹十一帙，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帙中所無者：吳大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38]、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又爲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與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常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鷄，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别，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眞。'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39]，惟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過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以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邁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書學右軍，亦欲亂眞矣。"又著書傳於世。

王慈，僧虔子也，爲東海太守。謝超宗嘗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鷄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超宗，鳳之子。）

梁蕭幾字德玄，爲尚書左丞，善草隸書。

王志初仕齊，爲吏部尚書，善藁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

殷均字季和，尚武帝女永興公主，拜駙馬都尉。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貴之。

顔協爲湘東王記室，少博涉群書，工於草隸飛白。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眞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有會稽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勛。

蕭子雲爲侍中，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40]，答敕曰："臣昔不能拔賞[41]，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指，略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42]，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高祖所

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

蕭特,子雲子也,爲太子舍人,亦善草書[43]。高祖嘗論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

蕭乾,子雲兄子也,乾字思惕,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仕陳爲五兵尚書。

到沆爲北中郎將諮議參軍,勤學,工篆隸。

劉孝綽爲秘書監,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别體。

陳蔡景歷好學,善尺牘,工草隸,解褐諸王府佐。

趙知禮爲右衛將軍,善隸書。

王彬字思文,爲秘書監,好文章,善篆隸,與兄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眞六草,爲天下寶。"

蕭弘爲金部侍郎[44],善隸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弘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弘謝曰:"此陛下假其毛羽耳。"

毛喜爲光祿大夫,少好學,善草隸。

謝貞爲招遠將軍,掌中宫管記。初,貞年十三,工草隸蟲篆。

徐僧權爲東宫通事舍人,領秘書,以善書知名。

後魏谷渾字元冲,道武時以善隸書爲內侍左右。

崔宏字玄伯[45],潛之子也。位至天部大夫,爵爲公。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爲世摹楷。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知名[46]。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47],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潛,潛傳玄伯,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玄伯之行押書特精巧,而不見遺迹。

崔簡字冲亮,玄伯子也,一名覽,爲中書侍郎參著作事。好學,少以善書知名。

崔浩,玄伯子,天興中爲著作郎。道武以其工書,常置左右。浩既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強",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

崔衡字伯玉,學崔浩書頗亦類焉。獻文天安元年,擢爲內秘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

崔挺爲中書侍郎,以工書受敕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

崔潛仕慕容暐爲黄門侍郎,爲兄渾誄,其手筆本草。宣武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誄至是,將二百載,寶其書迹,深藏秘之。東魏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黄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楷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謂過於

己也[48]。

江式爲殄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册，特除奉朝請[49]，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宫殿諸門板題[50]，皆式書也。

江順和，式兄子也，爲征虜將軍，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兖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宫，敕法會侍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盧淵爲秘書監，自遠祖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當代宫殿，多所題。白馬公崔玄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

吕溫字晞陽，爲上黨太守，善書。

李思穆爲營州刺史，工草隸，爲當時所稱。

竇遵爲尚書郎，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宫門題署，多遵書也。

柳僧習善隸書，敏於當時[51]，爲裴植征虜府司馬。

劉仁之粗涉書史，眞草筆迹，頗號工便，尉元昭引爲御史。

裴敬憲爲太學博士，學博才清，工隸草書。

高遵爲中書侍郎，頗有筆札。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

郭祚爲雍州刺史，少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

劉懋爲太尉司馬，善草隸，多識奇字。

王繇爲給事中，東萊太守。有文才，尤善草隸。

北齊杜弼爲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

蕭慨好學，攻草隸書，南土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

趙仲將爲散騎常侍，學涉群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

源楷字那延，爲黄門郎，善草隸書。

張景仁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書。選補内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榮陽李超等齊名，世宗並引爲賓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紹德書，除開府行參軍。後主在東宫，世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爲博士。

劉顗好文學，工草書，爲司空功曹，待詔文林館。

後周王褒字子淵，初在梁爲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時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世。

趙文深字德本，爲太祖丞相府法曹參軍。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及冀儁而已。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

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觀,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52],溪南人士亦以爲工[53]。梁主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路寢寺初成[54],文深以題牓之功[55],增邑二百戶,除趙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牓,輒復追之。

隋竇慶頗工草隸,官至河東太守。

房彥謙爲司隸刺史,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

閻毗爲殿內少監,能篆書,草隸尤善,爲當時之妙。

唐楊師道爲中書令,少善草隸。

虞世南爲秘書監,同郡沙門智永善學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

歐陽詢爲太子率更令,初學王羲之書,後漸更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時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其八分龍爪古篆,世無及之。飛白尤妙,議者方於蕭子雲。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迹,固謂其形貌魁梧也。"

褚遂良爲尙書右僕射,博學文史,尤工隸草,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迹,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眞僞[56]。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自是,漸承恩遇,每事顧問之。

裴行儉爲吏部侍郎,工草書。高宗以縑素百卷,令寫《文選》一部。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研捷者,唯余及世南耳。"行儉撰草書雜體數萬言,並傳於代。

王方慶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家多書籍。則天嘗訪求右軍遺迹,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見在。今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幷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叙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以爲榮[57]。

鍾紹京初爲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銘及諸宮門牓,皆紹京所題。

王知敬,則天時爲麟臺少監,以工書知名。

盧鴻一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嵩山。

薛稷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書迹後罕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迹,稷精模仿,筆力遒麗,當時無及之者。終爲太子少保。

韋陟爲吏部尚書，幼有文彩，與弟斌篤志勤學，以筆札知名。

賀知章爲秘書監，善草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尤猶善草書而好酒[58]，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顛"。知章如與旭遊於人間，每見人家廳館好牆壁及屏障，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飛走，雖古人之張、索不如也。然旭稍過於知章。

張廷珪爲太子詹事，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邕所撰碑碣，必請廷珪八分書，甚爲時人所重。

顔眞卿字淸臣，瑯琊臨沂人，五代祖之推，北齊黄門侍郎。眞卿少勤學孝敬，有文詞，工書，官至太子太師。

徐浩，肅宗時爲中書舍人。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

韓滉字太冲，少好學，弱冠強學，尤工書。位至檢校僕射平章事，封晉國公。

袁滋工篆籀，雅有古法。元和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柳公權初爲夏州李聽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召見，謂之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公權初學王書，遍閲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權手筆者[59]，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且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與學士聯句，公權詩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文宗諷此兩句，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之。"大中初，轉少師中謝日，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眞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得家法。"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瓶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尤奇惜之。

裴潾爲兵部侍郎，少篤學，善隸書。

盧知猷爲太子太師，尤工書，落簡飛翰，人爭模倣。

周馬裔孫爲太子詹事[60]，嗜八分書，題尺酬答[61]，必存其迹。

楊凝式以右僕射致仕，凝式善於筆札，居壁藍牆之間，往往恣其題紀。

校勘記

[1]纖作，宋本作"間作"。

[2]妙墨，宋本作"墨妙"。

[3]少時高操，宋本作"少持高操"。

[4]下筆必爲楷則，宋本作"下筆則爲楷則"。

[5]"號"字原脱，據宋本補。

[6]兼此三具又得臣手,宋本作"兼此三具也得臣手"。逞徑丈之勢小則方寸千言,宋本作"逞徑大之勢方寸千言"。

[7]王陵,宋本作"王淩"。

[8]融遺紘書曰,宋本作"自書融遺紘書曰"。

[9]恒,宋本作"常"。

[10]在上爲上在下爲下,宋本作"在上爲下"。

[11]衛覬,宋本作"衛顗"。

[12]"淳"字原脱,據《晉書·衛恒傳》補。

[13]"其文"二字,宋本無。

[14]"檢"字原作"塗",據宋本改。

[15]"趙高作爰曆篇太史令"字原脱,據《晉書·衛恒傳》補。

[16]"取"字原脱,據宋本及《晉書·衛恒傳》補。

[17]"銜"字原作"衛",據宋本及《晉書·衛恒傳》改。

[18]使定書,宋本作"定書"。

[19]"繆"字原作"謬",據《晉書·衛恒傳》改。

[20]紓,原作"紆",據《晉書·衛恒傳》改。

[21]緼,原作"编",據宋本及《晉書·衛恒傳》改。

[22]末,原作"未",據宋本及《晉書·衛恒傳》改。

[23]若絶若連,宋本作"若紹若連"。

[24]"若"字,宋本作"象"。

[25]此二句宋本作"端際不可勝原"。

[26]紊,原作"索",據《晉書·衛恒傳》改。

[27]奏,原作"秦",據《晉書·衛恒傳》改。

[28]此處宋本缺"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數字。

[29]"者"字前原衍"睹"字,"酬"字原作"雠",據《晉書·衛恒傳》删改。

[30]篆,原作"象",據《晉書·衛恒傳》改。

[31]或,字原脱,據《晉書·衛恒傳》補。

[32]安,原作"姿",據《晉書·衛恒傳》改。

[33]穎,原作"頻",據宋本改。

[34]"隤"字,宋本作"隨"。

[35]自簡,宋本作"自檢"。

[36]"少"字原作"以";臧,原作"誠",均據宋本改。

[37]人臣中第一,宋本作"臣中第一"。

[38]儒,原作"玉",據宋本及《南史·王僧虔傳》改。

[39]辨,原作"辯",據《南史·王僧虔傳》改。

[40]"常"字原作"恒",據宋本改。

[41]拔，原作“收”，據宋本及《梁書·蕭子雲傳》改。

[42]“元常”原作“元恒”，據宋本改。下同。

[43]草書，宋本作“草隸”。

[44]蕭弘，宋本作“蕭引”。

[45]崔宏字玄伯，宋本作“崔玄伯”。

[46]知名，宋本作“著名”。

[47]“而”字原脱，據宋本補。

[48]“謂”字，宋本作“爲”。

[49]“特”字原作“持”，據宋本改。

[50]“京”字原脱，據宋本補。

[51]敏於當時，宋本作“敏於當世”。

[52]景福寺，宋本作“影覆寺”。

[53]溪南，宋本作“漢南”。

[54]路寢寺，宋本作“露寢寺”。

[55]題牓之功，宋本作“題牓文功”。

[56]“辨”字原作“辯”，據宋本改。

[57]“甚”字原脱，據宋本補。

[58]此句宋本無“猶”字。

[59]碑板，宋本作“牌板”。

[60]馬裔孫，原作“馬胤孫”，據宋本改。

[61]酬答，宋本作“訓答”。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六十二

總録部(一百十二)

起　復

喪從哀制,緣情之禮,斯在恩繇義斷,移孝之文足徵。故晉侯始墨,以從戎子騫。腰絰而服事,奪情順變,其來尚矣。西漢而下,則有居丞弼之任,亮采乎邦家,處爪牙之權式,遏於亂略,以至引籍於扃禁,影纓於文陛,奄丁艱疚,聿去班列。繇是舉玆彝典,復其舊貫。若乃賜予優渥,存問周至,斯又示優賢之旨,勉徇公之節者已。

漢翟方進,成帝時爲丞相,以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逾國家之制。(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爲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緦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逾制。)

後漢趙熹,明帝時代虞延行太尉事,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耿恭,永平中爲騎都尉。恭母先卒,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

張酺,和帝時爲太尉。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爲釋服。

桓榮字叔元,順帝時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逾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禄大夫。

晉賈充,文帝時爲侍中,以母憂去職。詔遣黄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內。

鄭默,武帝時爲散騎常侍,以父喪去官,尋起爲廷尉。

山濤爲太常,遭母喪,歸鄉里。武帝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1]。方今風俗陵遲,人心揺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表章懇切[2]。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

張華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毁過禮。中詔勉勵,逼令攝事。

傅咸,北城泥陽人也,惠帝時爲御史中丞,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敕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座。咸又上表曰:"臣既駑弱,

不勝重任。加在哀疾[3]，假息日閲。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靦然，虚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絶，切敕都官，以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綵陛下有以獎勵，慮於愚戆，將必死繫，故自掩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禄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内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繇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也！"

張闓，元帝時爲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強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

桓石虔，孝武時爲寧遠將軍、南頓太守[4]，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絶哭，金革弗避，况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守[5]。"

司馬元顯，會稽王道子之世子。道子妃薨，孝武下詔曰："會稽王道子，子元顯[6]，夙令光懋[7]，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絰，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繇中，軌容著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

宋毛循之，武帝時爲右將軍，居父憂。時盧循逼京邑，循之服未除，起爲輔國將軍，尋加宣城内史，戍姑孰。

王誕爲吳國内史，以母憂去職。武帝征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軍號，墨絰從行。

劉粹爲江夏相，母憂去職。俄而，武帝討司馬休之，起粹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統水軍入河。

徐湛之，會稽公主子也。湛之遷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湛之表啓固辭，又詣廷尉受罪。武帝詔獄官勿得受。然後就命，固辭常侍，許之。

殷景仁，文帝元嘉中爲侍中。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詔使綱紀代拜，中書舍人周赳輿載還府。

顔竣，孝武時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丁憂，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

沈懷明，明帝泰始初，居父憂，起爲建威將軍。東征南討，有功，封吳興縣子，食邑四百户。

袁粲，後廢帝初爲尚書令。元徽元年十一月，母憂去職，十二月還攝本任，加衛將軍[8]。

褚淵爲中書監護軍將軍,元徽四年十月,母憂去職,十一月詔攝本任。

南齊崔惠景爲冠軍將軍、同州刺史[9]。母喪,詔起,復本任。

蕭景先爲侍中兼領軍將軍,遭母喪,詔起爲領軍將軍。

蕭赤斧爲長史兼侍中[10],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寧蠻校尉。

張敬兒爲南陽太守,遭母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爲之備,乃起敬兒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

楊公則爲扶風太守,武帝永明中,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

梁沈約爲侍中,遭母憂,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

丘仲孚初仕齊,爲于湖令,有能名,以父喪去職。明帝即位,起爲烈武將軍,曲阿令。仲孚入梁,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州府事。遭母憂,起攝職。

鄭紹叔爲衛尉卿,以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右軍司馬。

樂藹爲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詣州請之,葬訖起焉。

夏侯夔爲右衛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時魏南兖州刺史劉明以譙城入附[11],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軍應接,起夔爲雲麾將軍。

韋粲爲步兵校尉,入爲東宫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軍,復爲領直。

謝徵爲鴻臚卿,高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丞。

沈瑀爲尚書駕部郎兼右丞,以母憂去職。起爲振武將軍、餘姚令。

陳姚察爲建安王諮議將軍,丁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事,固辭不免,轉太子僕。父凶問自長安到江南,察母喪制始除。後主慮加毁頓,遣使戒諭[12]。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宫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頻有陳讓,並抑而不許。又進表,其略曰:"臣私門釁禍,備罹殃罰,偷生晷漏,冀申情禮。而尪瘵相仍,苴枲穢質,非復人流,將畢苫壤。豈期朝恩曲覃,被之纓紱。宫闈秘奥,趨奏便繁,寧可以兹荒毁所宜叨預。伏願至德孝治,矜其理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徇情禮,未膺刀筆。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兹抑奪,不得致辭也。"陳亡,入隋爲秘書丞。丁後母杜氏喪,解職。仁壽二年,詔曰:"前秘書丞北絳郡開國公姚察,強學待問,博極群典,修身立德,白首不渝,雖在哀疚,宜奪情禮,可員外散騎常侍。"

侯安都遷司空,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父文捍爲始興内史,卒於官。世祖徵安都還京師,爲發喪。尋起復本官。

徐儉,後主立,授和戎將軍、惠宣晋熙王長史,行丹陽郡國事。俄以父憂去職,尋起爲和戎將軍。

周確爲東宫通事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越，起爲中書舍人，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爲太府卿[13]，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太子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爲貞威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

謝貞爲南平王友，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敕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煢在疚，而官俟得才[14]，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毁羸瘠，終不能之官舍。

後魏陽平王新成長子頤累遷懷朔鎮大將軍，督三道諸軍事。北討未發，遭母憂。孝文詔遣傳詔，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

趙郡王幹太妃韓氏薨，孝文詔曰："季代多務，情緣理奪。幹既居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黄門郎敦喻，命勉從王事[15]，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使持節，都督南豫、郢、東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軍、開府豫州刺史。"

元英爲梁州刺史，父憂解任。孝文討漢陽，起英爲左衛將軍。

于忠爲左中郎將，以父憂去職。未幾，起復本官，遷司空長史。

寇臻爲中川太守。孝文初，母憂未闋，以弘農大盜張煩等賊害良善，徵爲都尉，與荆州刺史公孫初頭等追翦之，拜振武將軍。

陸叡爲尚書令，衛將軍。尋以母憂解令。孝文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之，改授征北將軍。叡固辭，請終情禮。詔曰："叡猶執私痛，致違往旨，金革方馳，何宜曲遂也？加領衛尉，可重敕有司，速令敦喻。"

崔遊爲梁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固辭不免。

張彝爲黄門，母憂解任。孝文幸冀州，遣使吊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

奚康生爲南青州刺史，遭母憂。蕭梁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詔起爲别將[16]，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累遷涇州刺史。遭父憂，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

辛雄爲尚書三公郎，公能之名甚盛，以母憂去任。卒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郎。

高恭之字道穆，莊帝初，爲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就宅吊慰，詔攝本任。表辭不許。

范紹爲都水使者，丁母憂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軍長史，帶義陽太守。

泉企爲豐陽令，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表請殷勤，詔許之，復起本任，加討寇將軍。

樊子鵠爲驃騎大將軍，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陽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

令狐熙爲小駕部，河陰之役，詔令墨縗從事，還授職方下大夫，襲爵彭陽縣公。

北齊斛律光，太師金之長子，爲司徒大將軍。天統三年六月，以父喪去官。其月詔

起,光及其弟羨並復前任[17]。

斛律羨,太師金之子,爲幽州行臺僕射。丁父憂去官,與兄光並被起復任,還鎮燕薊。

高隆之爲侍中、尚書右僕射。丁母艱解任,尋詔起爲并州刺史。

封子繪爲中書舍人,丁母憂解職[18]。尋復本任,爲大行臺吏部郎中,以父喪去職。高祖西討,起爲大都督,領冀州兵赴鄴。

趙彦深爲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任官。

封孝琰爲秘書郎。文宣天保元年,爲太子舍人,出入東宮,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參軍,尋徵還,復除太子舍人。

崔贍初爲相府司馬,天保初,兼並省吏部郎中。尋丁父憂,起爲司徒屬。

崔季舒,天保初爲侍中兼左僕射,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禄勳,兼中兵尚書。

後周獨孤信拜領軍將軍,仍從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内郡公。俘虜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爲大都督。在隴右歲久,啓求還朝,文帝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陳哀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費連氏常山郡君[19]。

梁彦光爲少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毁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毁甚,嗟歎久之,頻蒙慰喻。

王謙,太保雄之子,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雄從晉公護東討,爲齊人所斃。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户。

蔡祐爲大都督、原州刺史。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于翼爲司會中大夫,遭父喪,過禮,爲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

泉仲遵爲三荆二廣十三州諸軍事,行荆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

李德林爲通直散騎侍郎,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20],請急罷歸。

隋韋壽初仕後周,爲京兆尹,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

于宣道爲内史舍人,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每令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

賀婁子幹爲雲州刺史,以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門作鎮[21],非子幹不可,尋起視事。

韋世康爲吏部尚書,丁父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帝不許。

韋冲爲石州刺史,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辭。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憫之。已命戎徒

靖撫邊服[22],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旨。"

杜整爲左武衛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事。

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熲流涕辭讓,優詔不許。

柳述,冀州刺史機之子,爲兵部尚書[23]。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黄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

蘇威拜尚書左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毁骨立。帝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爲國惜身。朕之於公,爲君爲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

宇文弼爲并州刺史,俄以父艱去職,尋詔起之。

張衡爲揚州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二百段[24]。

崔仲方爲司農少卿,以父艱去職,未期,起爲虢州刺史。大業中,爲上郡太守,以母憂去職。歲餘,爲信都太守。

柳彧爲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

樊子蓋爲嵩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固辭,不許。

皇甫誕爲尚書右丞,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

陳孝意,煬帝大業中爲御史,以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雁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毁骨立,見者哀之。

辛公慶爲内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

虞世基遷内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毁骨立,有詔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

閻毗有巧思,爲殿内丞,帝深委信之。尋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

郎茂爲民部侍郎,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

唐劉德威爲檢校,雍州别駕,往齊州,推齊王祐。祐殺長史權萬紀。德威卻據齊州,遣使以聞。詔德威,使發河南兵馬經略。遭母憂,哀毁,殆不勝喪。十八年,起爲遂州刺史。

薛萬徹爲車騎將軍,母憂去職。俄起爲右衛將軍。

劉師立,貞觀中,檢校岐州都督。丁母憂去職。岐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不許赴哀,令更聽。後起兼岷州都督。

房玄齡授太子太傅,遭繼母憂,去官。尋有詔,敦勉起,復司空太傅,知門下省事。

武敏之爲左侍御兼蘭臺太史[25],丁母憂,奪情授本官。

李敬言爲司烈少常伯,家艱,去官八月。奪情爲西臺侍郎,仍檢校右中護司烈少常

伯,同爲西臺三品。

歐陽通,率更令詢之子,儀鳳中,遷中書舍人,襲封渤海縣男。丁母憂去職,尋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及直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啓齒。歸家必衣縗絰,號慟無常。自武帝已來[26],起復而能哀戚合禮者,無如通比。

王勮,則天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兼知弘文館學士。丁母憂解官,起復本職。

張說爲工部侍郎,說丁母憂,起復授黄門侍郎。說上表曰:"臣弱年早孤,母氏慈訓,得紹基構,忝列簪裾,從官歷年。晨昏多闕,播遷遠裔,離别又苦,顧復無答,報養何追,心所摧感,語不能喻。甫至冬中,禮及祥禫,今已春暮,瞻言幾何。是臣事朝廷日長,戀几筵日短,乞寢嚴命,許遂私情訴哀,祈天所望矜。"遂手制答曰:"卿操烈寒松,心横勁草,累遷臺閣,咸播聲猷,不屈二凶之威,獨全一至之節。每念嘉歎,無忘寢興,但青瑣位隆,黄樞寄切,爰奪苴麻之禮,擢居審省之曹。朝命已行,即宜斷哀[27]。"又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制方許焉。是時人多趨競,或以起復爲榮。而說能固節懇辭,竟終其喪制。自是,大爲有識者所稱。

馬秦客爲左散騎常侍,丁母憂解職。秦客既嘗陰通禁掖,故居喪經旬日餘,又起復本職。

邠王守禮爲前光祿卿,丁母憂,起復左金吾衛將軍。

盧懷慎爲中書侍郎,丁母憂,起復爲兵部侍郎。

嗣鄂王邕爲鄂州刺史,丁母憂,起復爲衛尉卿。

皇甫翼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28],家艱去職,起復爲揚州大都督長史,充淮南道採訪使。

陸象先爲刑部尚書,以繼母憂免官,起爲同州刺史。

韓休爲禮部侍郎兼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歲餘,以母艱去職。尋起復爲左庶子兼知制誥,累表乞終喪制,詞甚懇至,許之。服闋,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誥。

王鉷爲御史中丞,充京畿關内採訪處置使,并戶口色役等使。鉷丁家艱,起復行御史中丞使,並如故。

吕諲爲武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肅宗乾元二年十月丁母憂,十一月起復,權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事,又加充勾當度支使。

渾瑊爲右武鋒使,隸郭子儀。會瑊父釋之戰死,起復本官,爲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

郭英乂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加特進,以家艱去職。時選將帥,東討逆賊史思明,乃以英乂起復爲陝州刺史,充陝西節度潼關防禦使,尋加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

衛伯玉爲荆南節度使、江陵尹。代宗大曆五年,以内憂去職。故命殿中監王昂代之。王昂既行,伯玉諷荆南大將楊休等拒昂。昂乞留伯玉,優詔許之,乃起復本官。

令狐彰爲滑亳節度觀察等使，大曆五年夏，丁母憂，起復本官，使如故。

侯希逸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淮陽郡王；白孝德爲檢校刑部尚書、昌化郡王，並以私艱去職。大曆十一年九月，並復舊官。

李涵，高平王道立曾孫也，有名宗室。寶應元年初，平河朔，拜涵右庶子兼中丞[29]、河北宣慰使。丁母憂，起復本官而往。每至州縣，郵驛公事之外，都不發言，蔬飯水飲，席地而息，使還，固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其毁瘠許之。

嚴震爲鳳州刺史，丁母憂，起復本官，仍充興、鳳兩州團練使。

吳湊章[30]，敬皇后弟，爲金吾將軍。大曆末，丁繼母憂罷。德宗建中初出爲起復，爲右衛將軍兼通州刺史。

崔元諒爲鎮國軍節度使[31]，丁母喪，加右金吾上將軍，起復本官[32]。

樊澤爲襄州節度使[33]，丁母憂，起復舊任。

楊朝晟爲邠寧節度，丁母憂，授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御史大夫。

李納爲淄青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丁家艱，貞元三年夏，起復左金吾上將軍同正，餘如故。

駱元光以前華州潼關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元光丁家艱，貞元三年夏，起復爲右金吾上將軍同正，餘如故。

劉玄佐，前宣武軍節度檢校，司空平章事。遭丁家艱，貞元四年，起復左金吾上將軍同正。

劉濟爲幽州節度使，丁家艱。貞元四年八月，起復左衛上將軍，餘如故。

王武俊爲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遭家艱，貞元五年四月，起復右金吾上將軍，餘如故。

杜佑爲淮南節度檢校，禮部尚書。丁母憂，貞元六年，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餘如故。

劉庭保爲左神策大將軍，遭內艱。貞元九年十月，起復本官，檢校如故，以終喪也[34]。

路寳爲檢校左庶子兼楚州刺史。貞元十一年八月，起復左衛將軍同正，兼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35]。

張茂昭，孝忠之子。貞元中，爲定州刺史，充北平軍使。是歲，孝忠卒於位，詔茂昭起復左衛大將軍同正員充義武軍節度使，累遷僕射司空。又丁母谷氏喪。貞元十二年四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餘如故。

張茂宗，茂昭之弟。貞元中，許尚主，以主幼待年。茂宗母亡，遺命請結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勳，詔曰[36]："古稱俯就，是謂通喪。恩之所加，禮亦有變。銀青光祿大夫，前行光祿少卿員外置同正員駙馬都尉張茂宗[37]，華胄恭仁，溫良美茂，當申下嫁之

命,式寵舊勳之家。頃屬待年,俄聞在疚,以其倚門之訓,且在遺言,築館之期,當從先近。俾參秩於環衛,以承榮於湯沐。可雲麾將軍,起復左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駙馬都尉。"諫官蔣乂等上疏,以爲自古未有起復尙主者。德宗曰:"卿所言者禮也,今人家皆有借吉成婚嫁者,卿何苦諫。"又復執奏,德宗不納。

田季安爲魏博節度副使,試光祿少卿,兼御史大夫[38]。貞元十二年八月,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兼魏博等節度營田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又丁母憂,元和元年九月,起復爲左金吾衛上將軍,餘並如故。

李師古爲平盧、淄青節度等使,丁母憂。貞元十二年十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餘如故。

楊朝晟爲邠寧慶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邠州刺史,丁母憂。貞元十三年二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

劉昌爲宣武軍節度劉玄佐兵馬使,累加檢校工部尙書。丁母憂,加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贈其母梁國夫人。

張敬則爲鳳翔節度使。憲宗元和元年七月,起復爲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依前充節度等使。

盧從史爲昭義軍節度使[39]。元和四年四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餘如故。從史丁父憂,朝廷未議起復。屬鎭州王士眞卒,子承宗自繼父位,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復。及詔下討賊,陰與承宗通謀,流死嶺南。

程執恭爲橫海軍節度使,丁母憂,元和四年九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餘如故。

劉總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丁母憂,元和八年,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餘如故。

張克恭,弟克從、克勤,茂昭之子也。元和六年十二月,並授起復官,奬其先父忠順也。

吳少陽丁母憂,元和九年七月,起復淮西節度使。

杜叔良爲朔方節度使,丁母憂,元和十年九月,起復右金吾衛將軍同正員,依前充節度等使。

韓公武爲鄜坊節度使,丁母憂,起復右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依前充鄜坊節度觀察使。

謝少莒,敬宗寶曆二年,以前陵州刺史起復爲雲麾將軍,左驍衛將軍同正,兼陵州刺史[40]。少莒本中和官劉克明之私屬也[41],克明用事,少莒附會,得領郡符。宰相不能遏。後以母喪去任。執政者恐歸,京師又肆干撓,故以金革之命,復前任焉。

杜悰,文宗太和八年,以前鳳翔節度使檢校禮部尙書、駙馬都尉,起復爲檢校戶部

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使。

李玭，太和九年以前左金吾衛將軍，起復爲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兼黔州刺史，充黔州觀察經略等使[42]。

王元逵[43]，太和九年，以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權勾當節度事[44]。元逵起復，授寧遠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

校勘記

[1]宮人，宋本作"官人"。

[2]表章懇切，宋本作"章表懇切"。

[3]哀疾，宋本作"哀疚"。

[4]武，字原脱，據宋本補。

[5]授，字原脱，據《晉書·桓石虔傳》補。

[6]子，字原脱，據宋本及《晉書·司馬元顯傳》補。

[7]夙，原作"風"，據宋本及《晉書·司馬元顯傳》改。

[8]此句宋本作"加號衛將軍"。

[9]同州刺史，宋本作"司州刺史"。

[10]長史，宋本無"史"字。

[11]"州"字原脱，據宋本補。

[12]戒諭，宋本作"戒喻"。

[13]太府卿，宋本作"大舟卿"。

[14]"俟"字原作"候"，據宋本改。

[15]命勉從王事，宋本作"令勉從王事"。

[16]"詔"字原脱，據宋本補。

[17]此節後原衍如下文字："宋齊而下逮於梁室雖眷命攸屬而運一非正乃"，今據宋本删。

[18]此句宋本無"丁"字。

[19]"常山"原作"恒山"，據宋本改。又，此句宋本無"君"字

[20]疾，原作"病"，據宋本改。

[21]榆門，宋本作"榆關"。

[22]靖撫邊服，宋本作"清撫邊服"。

[23]"爲"字原脱，據宋本補。

[24]此句宋本作"賜物三百段"。

[25]左侍御，宋本作"左侍極"。

[26]武帝，宋本作"武德"。

[27]斷哀，宋本作"斷表"。

[28]“府”字原脱,據宋本補。

[29]右庶子,宋本作“左庶子”。

[30]“溱”字原作“秦”,據宋本改。

[31]崔元諒,宋本作“李元亮”。

[32]起,原作“李”,據宋本改。

[33]“使”字原脱,據宋本補。

[34]“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35]“練”字原作“諫”,據宋本改。

[36]韶,原作“昭”,據宋本改。

[37]“少”字原脱,據宋本補。

[38]“兼”字原脱,據宋本補。

[39]“昭”字原脱,據宋本補。

[40]“陵”字原脱,據宋本補。

[41]中和官,宋本作“中官”。

[42]黔州,宋本作“黔中”。

[43]逵,原作“比”,據宋本改。

[44]左,字原脱,據宋本補。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六十三

總錄部(一百十三)

生日　名諱　爲人後

生　日

《禮》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又曰:"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皆所以重其嗣而謹其籍也。故或父子叶辰,或君臣同日,拘於俗避,幾滅其天性。善於知人,遽識其國器。然則廢興之數,吉凶之理,蓋默定於上天,非人謀之所能易也。著之編次,取捨可見矣。

魯莊公名同,桓公子也。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

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一日庚子生(時歲在己卯)。

齊田文相齊,封孟嘗君。初,父靖郭君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日子者,何故?"嬰曰:"五日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漢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綰後封燕王。

宋王鎭惡,北海劇人也,祖猛字景略。苻堅僭號關中,猛爲將相,有文武才,北土重之。父休爲河東太守。鎭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鎭惡。後位至安西司馬、征虜將軍。

後周宇文孝伯字胡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

第內。及長,又與高祖同學,位至大將軍。

唐史思明,營州柳城人也,與安祿山同鄉,生先祿山一日[1],思明以歲除日生,祿山歲日生,後俱以謀逆伏誅。

喬琳爲太子太師,陷於朱泚,爲僞吏部尚書。及官軍收復京城,坐斬。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也。"

名諱

生而制名,歿而是諱,蓋孝子因心之道,先王立禮之方。然而君所無隱,奉至尊也;臨文亦稱,存大義也。若乃畏冒諱之禁,慮犯上之咎,史家自變其例,連職難與之俱,理所未安,事必改作。其或惡其聲近,特以字行發乎智端,無所廢事;又若初不內出,人肆淩犯,形於諧玩,深辱士風;亦有封執沽名,矯枉傷正,是爲過當,殊非中禮。至於德愛在民,久而彌劭,衆爲之避,不亦韙乎!

晉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

宋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廢二山(二山,具、敖也,更以其鄉名山)。

孔子母名徵在,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

漢司馬遷父名談,遷作《史記・袁盎傳》,以宦者趙談爲趙同。(班固撰《前漢書》,復作趙談。)

後漢陳蕃子逸,爲魯相國人,爲諱改蕃縣曰皮。

晉江統爲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2],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迴避[3],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加號繁侈[4],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

羊祜爲都督荆州諸軍事,及祜薨,荆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

毛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靖王后諱[5],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及更稱小字。後爲安西將軍庾翼參軍。

王述父承,祖湛。述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王舒父名會。舒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换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鄶,舒不得已而行。

孔安國父名愉。安國除侍中,表以黄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懼,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换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伯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宋謝弘微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爲嗣。弘微本名密,犯所係內諱,故以字行。弘微位至侍中。

邵陵王友爲江州刺史,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時蕭子良爲王,友不廢此官。)

王弘爲太保,弘父珣仕晉爲司徒,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子高同。"

謝超宗,靈運之孫,鳳之子,爲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文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6],至闇待不得,乃去。

范曄父名泰,曄作《後漢書》,郭泰字林宗,鄭泰字公業,皆作"太"字。曄至太子詹事。

王琨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琨仕至武陵王師侍中。

梁謝朏之父名莊,宋明帝嘗敕朏與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朏位至中書令。

王亮父名攸。亮既爲晉陵太守,時有晉陵令沈巑之,性粗疏,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巑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7],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爲犬傍無骹尊[8]?若是有心悠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及履,下床跣而走。巑之撫掌,大笑而去。

張稷父名永。稷爲永寧太守,以郡犯諱,私改爲長寧。

北齊徐之才,父名雄。李平子諧於廣坐,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不?"之才曰:

"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顔色何不悦?"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之才位至太子太師。

隋劉臻父名顯。臻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臻位至左僕射。

唐唐臨除永州刺史,以犯曾祖諱爲辭,改爲潮州刺史。

蔣儼除太僕卿,以父名卿固辭,改授太子右衛副率。

源乾曜罷侍中,遷太子少師,以曾祖名師固辭,乃拜太子少傅。

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忠同音。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崔寧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奏本管兵馬使、瀘州刺史。

韓澄與先代諱同,請改名潭。許之。

李涵爲太子少傅,充代宗山陵副使。涵判官殿中侍御史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群心悉能如此,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員外郎。尋有人言涵昔爲宗正少卿,此時無言,今爲少傅,渭妄有奏議。詔曰:"呂渭僭陳章奏[9],爲其本使,薄訴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晉有辭曹之諱,歎其忠於所事,亦謂確以上聞,乃加殊恩。俾膺厚賞。近聞所陳少字,往歲已任少卿。昔是今非,罔我何甚?豈得謬當朝獎,更廁周行。宜佐遐藩,用誡薄俗。可歙州司馬同正。"由是改涵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禄卿。

蕭復爲兵部侍郎。德宗建中末,舒王誼爲諸軍行營兵馬元帥,以復爲元帥府統軍長史,舊例有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故特更之。

李竦除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鄂岳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竦以父名史,上疏陳讓,乃以爲檢校左散騎常侍,知鄂州事,使如故。

裴胄除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换國子司業。

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韓愈爲賀作《辨諱》[10],令舉進士。

馮宿除華州刺史,以父名子華,拜章乞罷,改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

晉崔居儉仕後唐,爲太常卿。閔帝應順初,明宗山陵合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於執政,乃授秘書監。居儉訴於人曰:"名諱有令式,在余何罪也。"

周王昭吉仕晉,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天福三年,昭吉奏:"臣伏睹《漢書》,昌邑中尉王吉是臣遠祖,避名之禮,允屬於斯。臣請改名瀓。"從之。

陳觀仕晉,爲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開運三年,以觀爲右諫議大夫。觀以祖諱義乞改官,尋授給事中。

張鑄爲給事中。顯德三年,以鑄爲光禄卿,鑄以卿字與祖名同,援令式上訴,尋改授秘書監判光禄寺事。

爲人後

《禮》曰:“大宗無後,以小宗之子後之[11]。”食其舊德,世祿之榮可尚;非我族類,蒸嘗之享奚宜?若乃虞世緒之中衰,懼家聲之莫繼,擇純謹於宗黨,承肯構於天性。先王之教,所以重嗣續[12];君子之心,由是廣親愛。既禮經之明訓,亦人情之常道也。其有國封已廢,王澤復加,選於支屬,授以爵土,斯又表明庭繼絕之恩,示人臣同體之義焉。苟或違厥彝訓,亂夫昭穆,遠取異姓,俯徇私昵,豈獨王制之所禁,故乃神理之不歆。

後漢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位至光祿勳,無子,以兄子恭爲後。

魏劉阜,廙之弟子也。廙爲太祖丞相,會曹屬文帝即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黄初二年卒。(廙别傳云:時年四十二。)無子,帝以阜嗣。(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彦。《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惠帝末,爲豫州刺史。喬胄裔丕顯,貴盛至今。)

陳矯爲尚書令,本劉氏子,出嗣舅氏。

徐統,諫議大夫奕之族子[13]。奕卒,文帝思奕之爲人,奕無子,詔以統爲郎,以奉奕後。

蜀諸葛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張君子數命功曹呼撫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常言“己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

吳朱然字義封,朱治之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孫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到吳。策優以禮賀。

晉王愔爲陽平太守戎之徒弟也。戎子方早卒[14],庶子興,戎不齒,以愔子爲嗣。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

賈謐本姓韓,太尉充之外孫。充薨無嗣,充婦郭槐輒以謐爲充子黎民後[15],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

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不同常制。太宰素取外孫韓謐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爲比。"

羊祜封南城侯,無子。武帝以祜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

宋劉蔚祖,輔國將軍東興縣侯劉懷肅弟懷愼之子。懷肅卒無子,懷愼以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內史。

謝弘微,武昌太守思之子也。從叔峻,司空琰之第二子,無後,以弘微爲嗣。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躭父柳[16],並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

王延之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才粲之。

張冲字思納,吳郡吳人,父柬通直郎。冲出繼從伯、侍中景裔。

南齊王奐字彥孫,瑯琊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粹,黃門郎。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

江斆字叔文,少有美譽。初,尚宋孝武女臨汝公主。明帝敕斆出繼從叔愻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從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胄嗣所寄,唯斆一人,傍無其屬,斆宜還本。若不欲江愻絕後,可以斆小兒繼愻爲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17],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斆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

梁張纘,父策。從父兄弘籍,高祖舅也,爲齊鎮西參軍,卒於官,無子,策以第三子纘爲嗣,封利亭侯。

何遲任,侍中點從弟耿之子。點卒無子,宗人以遲任爲嗣。

後魏封叔念,懷州刺史磨奴之族子。磨奴卒,以叔念爲後。

于永超,尚書左僕射忠弟之子也。忠臨薨,上表曰:"先帝錄臣父子,一介之誠。昭臣家世奉公之節,故申之以婚姻,重之以爵祿。至乃位亞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見之始,百官總已之。初,臣復得猥攝禁戎,輯寧內外,斯誠社稷之靈,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以叡明御寓,皇太后以聖善臨朝,衽席不遺,簪履弗棄,復乃寵窮出內,榮遍宮闈,外牧兩河,入參百揆,顧服知妖,省躬識戾。而臣將愼靡,方致茲疴疾[18],自

去秋苦痢纏綿，迄今藥石備嘗，日增無損。又今年已來，力候轉惡，微喘緒息，振復良難。鴻慈未酬，伏枕涕咽。臣薄福無男，遺體莫嗣，貪及餘生，謹陳宿抱[19]。臣先養育第四弟第三子司徒掾永超爲子[20]，猶子之念，實切於心。乞立爲嫡，傳此山河。"靈太后令曰："于忠表如子既誠勳宜錄，又無子可矜，臨危所祈，不容致奪。可特聽如請，以彰殊效。"

李容兒，侍中神儁從弟延度之第三子。神儁無子，延度以容兒後之。

劉俊，大司農懌弟廞之子。懌卒無子，廞以俊爲後。

崔孝演字伯則，趙郡太守孝暐之弟也，出繼伯父。孝演無子，弟孝直又以子士游爲後。

崔龍子，定州大中正勉弟宣度之子。勉卒無子，宣度以龍子後之。

畢義暢，瀛州刺史祖朽弟祖歸之子。祖朽卒，無子，祖歸以義暢爲後。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也，祖愔爲廣平太守，封列人子。愔卒，弁伯父世顯襲；世顯無子，養弁爲後。

高崇字積善，渤海蓨人也，父潛，獻文初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嗣，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渠崇，爲洛陽令卒。

高緒，滄州東平府主簿謹之兄謙之第二子。謹之卒，無子；謹之弟愼之好學，又卒無子，以緒繼焉。

孫伯融，濟州長史瑜弟，步兵校尉彝之子，出繼瑜，後官至太守。

李侃晞，思皇后猶子，燕州刺史興祖兄安祖之子。興祖無子，侃晞爲後，襲先封南陽郡王。

胡僧洗，靈太后父，中書監儀同三司。安定郡公兄眞之子國珍無男，養僧洗爲後，國珍後生子祥襲封。

北齊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翻之子也，出後叔父躍。

後周鄭譯字正義，從祖文寬尙魏平陽公主。主則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其太祖所親，常令與諸子游集。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

隋梁操字孟德，士彥之子，出繼伯父，官至長寧王府驃騎。

楊玄挺，司徒素異母弟、淅陽太守約之子，徵入朝，未幾卒。素以玄挺後之。

薛收，司隸大夫道衡之子也。道衡有五子，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與道衡偏相友愛，收自幼遂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始能識本生。

唐殷元，吏部尙書嶠弟之子。嶠無子，以元嗣。

戴至德，民部尙書胄兄子也。胄無子，以至德爲嗣。

盧紀，宰相邁從弟之子[21]。邁爲相，再娶無子，以紀爲嗣。

崔植字公修[22]，故相祐甫從父孫、廬江縣令嬰甫之子。祐甫無子，旣寢疾[23]，謂其

妻曰:"吾疾不起,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上聞,德宗悲歎久之,遣中人召植于淮南,俾爲祐甫嗣。時八歲。既終喪,用弘文生,授河南府參軍。

白景受,刑部尚書致仕,居易之侄孫。居易卒無子,以景受爲嗣。

梁王珂,河中人,祖縱,鹽州刺史。父重榮,河中節度使,破黄巢有大功,封瑯琊郡王。珂本重榮兄重簡之子,出繼重榮。

後唐霍彦威字子重,不知何許人,梁將霍存得於村落間。年十四,初列於廝養,從存征戍,愛其爽邁,遂養爲己子。

王都者,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陘邑人也。初有幻人李應之得於村落間,養爲己子。應之以左道醫定州,帥王處直不久病,間處直,神之,待爲羽人。處直時未有子,應之遺都於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爲處直之子。

晉孔崇弼者,唐僖昭兩朝宰相、魯國公緯之子也。緯有重名於時,無子,崇弼以猶子入繼,承蔭授畿尉。

校勘記

[1]此句宋本作"生少椽山一日長"。

[2]臣,原作"名",據宋本改。

[3]迴避,宋本作"避迴"。

[4]繁侈,宋本作"繁多"。

[5]靖王后,宋本作"王靖后"。

[6]"鳳"字原脱,據《南史・謝超宗傳》補。

[7]"諱"字原作"韓",據宋本改。

[8]"犬"字原作"大",據宋本改。又,"尊"字,宋本作"酋"。

[9]"僭"字原作"潜",據宋本改。

[10]辨諱,宋本作"辯諱"。

[11]小宗之子,宋本作"小宗支子"。

[12]"嗣"字原作"似",據宋本改。

[13]"奕"字,宋本作"弈"。

[14]戎子方,宋本作"戎子萬"。

[15]此句"後"字,宋本無。

[16]"躭"字,宋本作"耽"。

[17]"謂間世"三字,原作"曹問",據《南史・江斅傳》改。

[18]痾疾,宋本作"痾疢"。

[19]宿抱,宋本作"宿飽"。

[20]"育"字,宋本作"亡";第三子,宋本作"第二子"。

[21]"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22]公修，宋本作“公循”。

[23]“既”字前原衍一“公”字，據宋本删。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六十四

總録部(一百十四)

仁　信　儉　謹慎　好謙

仁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由難也,謂仁之難言之。又曰:"唯聖與仁,則吾豈敢大哉?"仁者,五常之首,百行之宗,妙入聖域,冲乎天道,得其稟者,無夷夏,無貴賤。堯舜其心,周孔其化,人受其賜,物被其澤矣。

孔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釣者,一竿釣以繳繫鉤。綱,羅屬,爲大網,以横絶流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

秦西巴,魯人。孟孫獵得麑,使西巴持歸烹之,西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怒,逐西巴。居一年,取爲子。《傳》曰:"夫一麑猶不忍,况人乎?"

田子方,魏人,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1]。

漢張歐爲吏,未嘗言案人,輒以誠長者處官(剸與專同)。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面謂偝之也),其愛人如此。

杜緩爲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食省。(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官屬稱其有恩。

後漢鍾離意爲郡督郵。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曹褒爲射聲校尉。射聲營見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絶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

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爲給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

鄧訓，司徒禹之第六子。明帝即位，初，以爲郎中。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樸之教。太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2]。”訓身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腹，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也。

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月，罪當斷，夜看刑狀，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

廖扶，汝南平輿人，絕志世外，專精經典。歲荒，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甚衆。

折像，廣漢洛人。不仕，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韓卓家奴臘日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舒仲應爲袁術沛相，時江淮間相食殆盡，術僭號，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而不與吾共之耶？”

晉劉驎之，南陽人，車騎將軍桓冲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嫗疾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如此。

郭翻，武昌人，不交世事。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

宋嚴世期，會稽山陰人，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饑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愈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飴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之。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存育孩幼[3]。

南齊江泌字士清，性行仁義，衣弊，虱饑，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虱。有志行，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應南中郎將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恤。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

孔祐，山陰人，至行通神，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瘡，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張融爲儀曹郎，攝祠倉二曹，尋兼掌正廚。融見宰殺，迴車逕去，自表解職。

梁嚴植之字孝源,爲中撫軍參軍。率性仁慈,好行陰德,雖在闇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爲棺殯殮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黄氏,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既篤,舩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黄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

後魏凌子彰,崇好道術[4],曾嬰重疾,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恕如此。

高謙之爲國子博士,好於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

李亮妙於醫術。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吊視。其仁厚若此。終前將軍領太醫令。

崔光爲侍中書[5]。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

北齊房謨爲丞相右長史,以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爲"房"字付之。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首城人。六歲,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隋乞伏惠爲潭桂二州總管,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簺"。

唐李大亮爲安州刺史,擒輔公祏將軍張善安,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之曰:"汝輩多衣冠子女,吾何忍以汝爲賤隸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越婢三十人[6]。

任簡迪爲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醯進。簡迪知誤,以景略法嚴,慮坐主酒者,乃勉飲盡之而僞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略,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

劉祥道爲刑部尚書,每覆大獄,必歔欷而歎。奏決之日,爲之再不食。

周馮道,晉末爲太尉,封魏國公。北虜犯闕,隨虜北行,在恆山,見有中國士女爲虜所俘者,出橐裝以贖之,皆寄於高尼精舍。後相次訪其家以歸之。

信

仲尼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則知君子勵不欺之節,哲人懷可復之言,自

其誠而至於明，發其中而形於外，所以不言，示於挂劍。殺鷄應乎千里，群兒赴於竹馬，一諾重於黄金。著行立誠，可謂至矣。

延陵季子，吴之公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脱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吴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已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違心[7]，廉者不爲也。"遂脱劍與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仲由字子路，衛人，無宿諾。(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誠信，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吴起，魏人，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如是組。"妻織組異善，起曰："非詔也。"使衣之而歸。妻往請之，起曰："家無虛言。"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漢季布，楚人，以然諾聞楚，人爲之彦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

後漢賈復，王莽末爲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

郭伋爲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范式字巨卿，一名汜。少遊大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酒饌以候之[8]。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醖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别。

吴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黄人也。漢末，隨揚州刺史劉繇與長沙桓王策戰神亭[9]，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悦。常與參論諸軍事。

陳蕭允爲光祿大夫,性敦重,未嘗以榮利于懷。及晉安王出鎮湘州,又苦攜允[10]。允少與蔡景歷善,歷子徵修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且夕自爲列曹,何爲方復辛苦在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於榮勢如此。

唐蕭至忠,年少時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人皆奔避就宇下[11],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不去。衆咸歎服。後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友貞,懷州河内人,出言未嘗負諾,時論以爲眞君子。中宗時,以太子舍人徵,固以疾辭。

儉

先賢有言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在約則久。"是故節儉之行,君子攸先。若乃歷輔邦君,繼登相事,妾不衣帛,家無私積,以至受伐冰之祿,列彭纓之位,居室不飾,田園以蕪,處之有常,克敦素履,如此則豈獨遺清白於子孫,亦可以免乎禍患矣。

鬬子文,楚人,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箱,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子文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趙盾,晉大夫也。晉靈公使勇士往殺之,勇士入,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見子之儉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吾亦不可復見。"遂刎頸而死。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12]。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其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它之父仲孫蔑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爲升),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又云文子卒,大夫入斂,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晏平仲名嬰者,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齊侯欲更晏子之宅,晏子辭之。及晏子之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毁之,而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13],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詳,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爲非禮),小人不犯不詳,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介[14],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公孫舍之字子展,鄭大夫,儉而一(居身儉而用心一)。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食。茹而美[15],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後漢祭遵,潁陽人,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後至征虜將軍。

桓鸞少立操行,縕袍糟食,不求盈餘。後爲議郎。

張禹性篤厚節儉,父歆爲汲令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後至太尉。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崔瑗,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仕至濟北相。

魏常林歷宰守刺史,所在儉身節用,其家常饑乏,糟糠縕弊。

晉李裔歷職內外而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止賜錢十萬。位至司徒。

宋王曇首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初爲彭城府功曹,後至揚州刺史。

孔覬爲潯陽、安陸二府長史,性眞素,不尙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取,而他物粗敗,終不改易。吳郡顧覬之亦尙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

王儉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好聲色,衣裘服用,取給而已。

樂頤爲湘州主簿,棄官。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

梁范岫每所居官,常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

後魏裴他,河東人,爲中軍,以老還鄉。他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16],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

唐郭曜,子儀之長子。諸弟爭飾池館,盛車服,獨以樸儉自處。後爲太子少保。

韓滉性持節儉,志在務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處陋薄,才蔽風雨。自居重位,愈清儉。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使相乘五馬,皆及弊帷。

于休烈自釋褐秘書省正字,至工部尙書,在朝三十餘年,歷清要,家無擔石之蓄。

謹　愼

克謹於事,是謂周防;能愼其言,終亦寡悔。苟在家而必達,於從政乎何有?若乃

多知而守約,居安而慮危,素履是敦,庸行斯執,引古爲鑒,非禮勿動,恭事上之節,戒不密之失,修身絜矩,閑邪杜漸,罔欺暗室,靡雜塵游,跬步之間,顛沛於是。在少有立,雖老彌篤。玆乃終君子之道焉。

魯孔子入太廟(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思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有三思。)

子家懿伯,子家羈也。昭公將伐季氏,告懿伯(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宫以自明。)

曾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毁傷,使弟子開衾而視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毁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之識其言。)

南公括字子容,孔子弟子,三復白圭。(《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謹慎。)

漢爰穎以慎將從高帝起留入漢(以謹慎爲將也),以都尉守廣武。

金日磾輸黄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宫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不敢。及在帝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忤,逆也)。賜出宫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宫,不肯。其篤慎如此。帝尤奇異之。後爲侍中。

張臨嗣,父延壽,爵爲平原侯。性謙儉,每登閣殿,帝歎曰:"桑、霍爲我戒,豈不厚哉。"(桑,桑弘羊也;霍,霍光也。言以驕奢致禍也。)

後漢杜安字伯夷,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封印如故,竟不罹其患。後至巴郡太守。

皇甫嵩爲太常,爲人憂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毁草,不宣於外。

魏華歆,平原高唐人。高唐爲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爲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毁傷人。位終太尉。

吴闞澤字德潤,山陰人也。性謙恭篤慎,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仕至尚書僕射。

晉劉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瑯琊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常親侍

左右，遂從渡江。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

蔡謨字道明，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脱，帶腰舟。"仕至左光祿大夫。

南齊王琨爲光祿大夫，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檢閲衣裳，抖擻冠幘，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

臧榮緒隱居京口，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惇愛五經。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戒。

劉璡字子敬[17]，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入，侍東宫，每上事，輒削草。仕至射聲校尉。

後魏辛祥爲太傅元丕并州府屬，咸陽王禧妃即祥妻妹。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謗，詳獨蕭然不預。

司馬惠安，丹陽侯叔璠之孫，爲洛州龍驤府司馬。未曾自伐，性閑淡，少所交游，識者云其淳至。

王洛兒少善騎射，明元在東宫，給事帳下。天賜末，明元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勤發於至誠，侍從游獵，夙夜無怠。性謹厚，未嘗有過。

陸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而無愆失。賜爵章安子。

崔振字延根，自中書學生爲秘書中散，在内謹飾[18]，爲孝文所知。

叔孫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内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入爲獵郎。

趙邕，南陽人，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謹端出入其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冲亦深加接念，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於冲者，時記之以通。仕至平北將軍[19]，幽州刺史。

楊津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孝文冲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而咳逆失聲，遂吐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閲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

常景字永昌，累遷右光祿大夫、秘書監。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監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

庾岳拜相州刺史，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慎如此。

封隆之性寬和，有度量。義旗始建，首參經略，奇謀妙策，密以所聞，上書削藁，罕聞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轉齊州刺史卒。

權會字正理，志尚沉雅，動遵禮則，知太史局事，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聊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

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如此。

北齊楊愔字遵彥,性周密畏慎,常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仕至尚書右僕射。

後周申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游。元邃爲東徐州刺史,引徽爲主簿。

隋于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上士。

唐皇甫無逸,太宗貞觀中爲益州刺史,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

楊恭仁爲洛州都督,性虛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

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游,守官奉法勤恪。遷刑部郎中,改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也[20]。

好 謙

《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蓋君子謙尊而光,卑以自牧。持之則爲德柄,行之可以利涉。故有處實若虛,難進易退,先人後己,辭大取小,貴而能降,泰而不驕,撝挹發於誠信,恭遜見於形色,播厥令譽,獲乃終吉,書稱受益,不其然乎。

孔子謂弟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于人[21])。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德[22]。"(身爲君子,己未能也[23]。)又曰[24]:"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謙,不敢自名作聖[25]。)抑爲之不厭[26],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又魯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太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固多能爲鄙人之事也。君子固不多能。)又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27]。)

公子荆,衛侯之子。孔子曰:"衛公子荆善居室(荆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漢公孫弘,菑川薛人。武帝時,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帝怒,以爲不能,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

于定國爲廷尉,爲人謙恭,尤重經術[28],士雖卑賤徒步,定國皆與鈞禮(鈞禮猶言亢禮)。

韋玄成,丞相賢之子,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由是名譽日廣。後亦至丞相。

蜀劉巴,零陵人也,少知名,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湘荆比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晉羊祜爲車騎將軍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

夏方初仕吳,爲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

周處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

劉殷在前趙劉聰朝,爲太保錄尚書事,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己之色。

陸玩爲司空,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蔭其德宇。

宋劉懷慎爲中領軍,雖名位優重,而恭恪愈至。每所造位,任不逾已者,皆束帶[29],門外下車。其謹退如此。

沈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政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正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仕至徐州刺史。

蒯恩以戰功封新寧縣男,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官位,自稱鄙人。

南齊陸慧曉歷補司徒,征虜輔國左軍冠軍,五府爲長史。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輕士大夫[30]。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乃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張岱爲吏部尚書,兄子環弟恕以誅郡太守劉遐功[31],太祖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環同勳,自應有賞[32]。"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耻。"

王綸之字元昌,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不以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

陳顯達爲侍中鎮軍將軍,護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

梁王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

王筠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仕至太子詹事。

後魏游肇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焉。位至尚書右僕射。

崔挺爲北海王詳司馬。挺子孝芬早有才識[33],孝文召見,甚歎賞。李彪謂挺曰:

“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爲絶群耳。”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

裴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位至諫議大夫。

唐李蕃爲徐州張建封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

晉崔棁爲翰林學士,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極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爲!”

校勘記

[1]“矣”字原脱,據宋本補。

[2]“冀”字原作“翼”,據宋本改。

[3]“孩”字原作“骸”,據宋本改。

[4]此二句宋本爲“後魏陸子彰子崇好道術”。

[5]侍中書,宋本作“侍中”。

[6]三十人,宋本作“二十人”。

[7]違心,宋本作“僞心”。

[8]此句宋本無“酒”字。

[9]“戰”字,宋本作“於”。

[10]“苦”字原作“若”,據宋本改。

[11]“宇”字原作“于”,據宋本改。

[12]“二”字原作“一”,據宋本改。

[13]“壞”字原作“懷”,據宋本改。

[14]“介”字,宋本作“个”。

[15]“茄”字,宋本作“茹”。

[16]“張”字原脱,據宋本補。

[17]子敬,宋本作“子璥”。

[18]謹飾,宋本作“謹勑”。

[19]“至”字原脱,據宋本補。

[20]“重”字,宋本作“委”。

[21]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22]“德”字原作“得”,據宋本改。

[23]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24]“又曰”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25]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26]“不”字原脱,據宋本補。

[27]“欲”字原作“從”,據宋本改。

[28]經術,宋本作"經述"。

[29]"東"字原作"柬",據宋本改。

[30]"輕"字,宋本作"卿"。

[31]"環"字原作"懷",據宋本改。

[32]有賞,宋本作"有常"。

[33]"芬"字原作"芳",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六十五

總錄部(一百十五)

報恩

仲尼有言曰:"以德報德。"蓋人之生也,稟五行之秀,首萬物之靈,居不違仁,動必率道。至若受施而不背,求舊而不遺金石,其心風雨無變,乃行之常也,安可造次而忘之哉?乃有感寬宥之惠,則爭其死所;蒙推薦之私,則讓彼封爵;或施之甚薄而報之甚厚;或拔於困辱而事於榮達,以至尊其親,恤其子,制之服紀,營乎墳墓,以答平生之遇,以伸感槩之節。《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斯之謂歟。

提彌明[1],晉人也。大夫趙盾嘗田首山(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即提彌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宦,學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提彌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2],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獒(犬四尺曰獒)。明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提彌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秦繆公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縶,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及爲晉軍所圍[3],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4]。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繆,而見繆公窘,亦皆推力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

魏顆,晉大夫。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

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御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汝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楚莊王賜其群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王后拖冠纓而絶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捷拖其纓而絶之,願輒上火,視絶纓者,則其人也。"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絶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絶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群臣歡飲乃罷。居數年,吴興師攻楚,楚有一士,常爲雁行,五合戰,五陷陣卻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絶纓者也,時當以肝膽塗地矣,恨未有所效。今幸得用,於是臣之義尚或可遂。"莊王破吴,而楚國益強,恩厚之應也。

荀罃,晋大夫。邲之戰,楚人獲之。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晋,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罃之賢。)

趙武,晋大夫也。初,司寇屠岸賈作難,攻趙氏於下宫,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在公宫匿。朔客曰公孫杵臼,與朔友人程嬰謀立趙氏孤曰"武"(武即遺腹也)。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宫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氏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之祠,世世勿絶。

公孫龍,晋范氏臣也。晋趙鞅與鄭師戰,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税焉(爲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税),趙氏得而獻之(得龍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税)。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罘網,捆蒲葦,織葩屨以養其母。養猶不足(猶,尚也),踵門見晏子,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不苟且而取,當義而死,故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説夫子之義也,必予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有間,無幾也),北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辭,告别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奔楚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説晏子之義而嘗乞所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伉,當也)。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君廷,求復曰:"晏子,天下賢者也,去(復,白也),齊國

必侵矣(侵,削也)。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托以白晏子。"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托。"退而自刎也(刎,截)。其友因奉以托,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之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驛,傳車也;郊,境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之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爲其殺身以明己[5],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矣。)

蘇秦既相六國,復歸周,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6]。蘇秦曰[7]:"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今亦得矣。"

范睢既相秦,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使臣卒然捐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尙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毁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甲申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湣王三十四年甲申劫王,薛文走[8]。)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踪迹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

漢陳平,陽武戶牖人也。初事項羽,爲都尉;後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使參乘典護諸將。及高帝會諸侯於陳,還至洛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帝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帝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9]。"乃復賞魏無知。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又不能治生,常從人寄食。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未起而床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

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以耻辱之),曰:"公,小人,爲德不竟(言晨炊蓐食)。"

張蒼以客從沛公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鑕(鑕,鍖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勿斬。蒼德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袁盎以泰常使吴,吴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初,盎爲吴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乃亡去。盎驅自追之(驅馳而追,言疾速),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吴見守,從史適在守盎校爲司馬(爲校中之司馬,所部之士卒,正當守盎),乃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醲也。醪,汁滓合之酒也。)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卧。(陬,隅也。)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言汝有親老[10]),吾不足絫公(絫,古累字也)。"司馬曰:"君第去(第,且也),臣亦且亡,辟吾親(亦匿吾親不遇害也[11]),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司馬與分背(一時各去也),盎解節旄懷之(不欲令人見),屨步行七十里(著屨步行而逃亡)。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遇梁軍之騎,遂因得脱,歸報天子。)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耳。

丙吉爲丞相,馭吏嗜酒,數逋蕩(逋,亡。蕩,放。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放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嘔,吐也)。西曹主吏白欲斥之(斥,棄逐也)。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言無所容身)?西曹地忍之(地猶第也),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12](刺謂探候之也[13])。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14],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讓,責也)。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

薛宣字贛君,嘗爲趙貢所知,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後宣爲丞相,除趙貢兩子爲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名。

翟方進任丞相司直,爲丞相薛宣所知,後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練猶熟也,其言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帝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

後漢趙岐亡命[15],孫嵩以爲死友藏複壁中。岐奉使荆州時,嵩寓於劉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

魏賈逵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攻絳,絳潰,援捕得逵,閉著土窖中[16],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使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己者爲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爲之改服焉。

鄧艾少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稍謝,後爲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己吏父,已久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

孫禮爲太祖司空軍謀掾。初,荒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乃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溫恢。恢喜之,具白太祖,各減罪一等。

荀彧字文若,年少時,南陽何顒嘗稱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尚書令時,顒卒,遣人西迎叔父爽喪,并致顒屍而葬之冢傍。

吳太史慈,東萊人也,仕郡奏曹吏。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17],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選行。晨夜兼道,至洛陽,詣公車門,以刀敗州章,通郡章。州家聞者,更遣吏上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嫉。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問訊其母,并致餉遺[18]。時融以黄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19]:“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外救未至都昌,而圍日偪。融欲告急於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行。融曰:“今賊圍甚急,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言不可,慈言亦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耶?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慈遂到平原説備,備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20],賊聞兵至,解圍走散。融既得濟,益奇貴慈。事畢,還啓母[21]。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

甘寧依黄祖,祖不禮之。祖都督蘇飛薦寧,祖不用,寧歸吳,勸大帝取祖。帝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22]。飛令人告急於寧[23]。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帝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帝言飛疇昔舊恩[24]:“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帝感其言,謂曰:“今爲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飛[25]。

晋潘岳爲河陽令，有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游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愛其才藝，待之甚厚。岳爲楊駿太傅主簿，駿誅，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宋振已就戮，岳且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

唐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顧榮有時名，爲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26]，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欲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

華譚字令思，爲廬江內史。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陽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疋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覆求之，令思已亡矣[27]。

王談，吳興烏程人，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殺度，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

韋泓喪亂之際[28]，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應詹名，遂依托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泓後位至少府卿[29]，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陶侃爲荆州刺史，都督十州軍事，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之子珧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飧，咸報。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30]，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桓冲，彝之子。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兄溫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31]。

後趙石勒遣子季龍陷廩丘[32]，劉演奔，文鴦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33]，即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34]，賜啓田宅，令儒官授其經。

前秦王猛爲相，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飧之惠，靡不報焉。

南燕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北海王納子也。時慕容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35]。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

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36],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吕光,及吕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

宋王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殽澠之間,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鎮惡謂方曰:"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答曰:"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鎮惡爲龍驤將軍,領前鋒將,隨高祖北伐,進次澠池,造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爲澠池令[37]。

黄回,竟陵郡軍人也,後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 回後爲都督南兖州刺史,既貴,祗事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爲常。

南齊王智深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初,爲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爲愍孫,後慕荀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

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王奐爲吏部,轉普曜爲內職,深德之。及奐爲丹陽尹,而晏仕世祖府,奐從弟蘊反,世祖謂晏曰:"王奐,宋家外戚王蘊[38],親同逆黨,既其群從,豈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啓聞。"晏叩頭曰:"王奐修謹,保無異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

張融遷竟陵王子良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先是,欣時父興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39]。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40]。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廷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初,宋丞相起事,融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緣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吊之,悉脱衣以爲賻,被牛衣而反,常以兄事微。

梁陳伯之爲江州刺史。伯之與豫章人鄧繕[41]、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42],繕經藏伯之息英免禍[43],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别駕,永忠記室參軍。

陳陰鏗仕梁,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迴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後魏長孫承業[44],武孝初爲太傅録尚書事[45],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悝。初,承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46]。又承業少游俠,鬭鷄走馬,力争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氏前夫女吕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47]。

房景遠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族。景遠又於通衢食餓者。後平原劉郁行經兖

州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48]。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王簿房陽，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

盧度世爲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後以崔浩事逃於高陽鄭羆家。使者囚羆長子，遂被拷掠，至乃火焚其體[49]，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

賀拔勝都督荆州，爲侯景所敗，南奔于梁，在江表三年，梁武遇之甚厚。求還，梁武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

後周宇文測爲駙馬都督。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亡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50]。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既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

隋爾朱敞，榮之族子。高歡之誅爾朱氏，敞隨母在宮中，及年十二，乃自竇中出奔。時追之急，遂投一村，見長孫嫗，拜以求哀，長孫氏愍而藏於複壁三年，乃得歸於周太祖。及爲膠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置於家，厚資給之。

唐李大亮爲左衛大將軍[51]。大亮隋末爲賊所獲，賊將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後每懷弼之恩，而訪之不能得。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嘗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讓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官爵，請回授弼。"太宗遂擢弼爲中郎將，俄遷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

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撫孤侄同於己子。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不辭謝，及貴，秩奉皆分給之，雖其已亡，必厚賑其妻子。

羅士信爲洛水行軍總管。士信初爲裴仁基所禮，常感其知己之恩。及東都平，遂以家財收斂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當葬此墓側。"及卒，果就仁基左爲托葬焉。

竇希瑊，孝諶之子也。初，諶妻龐氏奴誣告當斬，徐有功獨明其無罪，減死。有功卒，中宗踐祚，希瑊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倫由是自太子司議郎遷恭陵令。

韓朝宗爲萬年縣主簿。張嘉貞薦朝宗，擢爲監察御史。及嘉貞卒後十數歲，朝宗爲京兆尹，因奏曰："自陛下臨御以來，所用宰相，皆進退以禮，善始令終。身雖已沒，子孫咸在朝。惟張嘉貞晚年一子，今獨未登官序。"帝亦惻然，遽令召之，賜名延賞，特拜左內率府兵曹參軍[52]。

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先是，京兆人張光晟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思禮爲大將，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以馬授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至是，思禮使其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問，進曰："光晟

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耻以舊恩受賞耳。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之太原。及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乃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即令同床而坐[53]，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捨之矣[54]。"即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賚以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腹心。及雲京爲河東節度，又表光晟爲代州刺史[55]。

李晟封西平王，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爲嵐州刺史，嘗有德於晟，後坐貶官，死於岳州。比晟後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皆成就宦學[56]。人皆義之。

田敦爲衢州刺史。大曆中，令孤峘自禮部侍郎貶衡州别駕。貞元中，累改吉州刺史[57]，復貶衢州别駕。敦即大曆中進士也[58]。峘以放及第牓日貶，與敦不相識。敦聞峘來，喜曰："吾今日乃見座主[59]。"至則迎謁，分其俸之半以奉之。

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初，莊宗爲晋王，以孟知祥爲中門使，甚有輔佐功。後數年，舉崇韜自代，崇韜常德之。及莊宗有天下，崇韜爲樞密使，知祥爲京兆副留守知留守事[60]。同光三年，莊宗命崇韜從魏王繼岌伐蜀，崇韜將行，因奏云："陛下委臣以戎事，仗將士之忠孝，憑陛下之神武，鼓行而西，庶幾集事。如蜀川平定，陛下擇帥，以臣料之，信厚善謀，事君以禮，則北京副留守孟知祥有焉，願陛下志之。"及蜀平，莊宗遽命知祥爲劍南節度使，自太原馳騎入蜀。

晋吕琦，天福中爲禮部尚書。初，琦父兖爲滄州節度判官，及劉守光攻陷滄州，琦時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61]，幽薊之義士也，久游於兖之門下，見琦臨危，乃負琦逃禍。琦以玉免己於難，欲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爲扶侍，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旣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尋升官路，琦之力也。

劉煦，開運初爲相。先是，避難河朔，匿於北山蘭若。有賈少瑜者爲僧，輟衾袍以溫燠之。及煦宦達，致少瑜進士及第、監察御史。聞者義之。

周陳觀爲樞密直學士。廣順二年十二月[62]，詔故青州節度使霍彦威嫡孫緒爲弘文館校書郎，侄承慶爲秘書省正字，彦威子承訓累典郡符。先是，觀在承訓門下，觀以霍氏門户孤弱，言之於相王峻，峻爲之聞奏，故有是授。

王峻爲樞密使時，有趙崇勳者，梁故租庸使巖之侄。見在陳州，詔本州量給先係官趙巖店宅以賜之，從峻請之也。峻幼事巖頗得親愛，至是，常於中書言欲與巖求贈官及立碑以報宿恩。同列謂之曰："趙、張二族，貪權擅利，同傾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若爲立碑贈官，恐生物議。"峻乃止，但奏請與趙崇勳店宅而已。

校勘記

[1]“提彌明”,宋本作“示眯明”。

[2]“觴”字原作“觸”,據宋本改。

[3]“及”字,宋本作“反”。

[4]“岐下”宋本作“歧下”。

[5]“以”字原作“之”,據宋本改。

[6]“言”字原作“見”,據宋本及《史記·蘇秦列傳》改。

[7]“蘇”字原作“於”,據宋本及《史記·蘇秦列傳》改。

[8]“走”字原作“起”,據宋本改。

[9]“背”字原作“倍”,據宋本改。

[10]“老”字原作“也”,據宋本改。

[11]此句宋本作“藏匿吾親不遇害也”。

[12]此句宋本爲“嘗出適見驛騎至公車刺取”。

[13]“候”字原作“信”,據宋本及《漢書·丙吉傳》顔師古注改。

[14]“吏”字原脱,據宋本及《漢書·丙吉傳》補。

[15]“趙岐”宋本作“趙歧”。

[16]“閉”字原作“開”,據宋本改。

[17]“去”字原作“云”,據《三國志·吳書·太史慈傳》改。

[18]“餉”字原作“書”,據宋本改。

[19]“曰”字原脱,據宋本補。

[20]“備”字原脱,據宋本補。

[21]“母”字原脱,據宋本補。

[22]“首”字原脱,據宋本補。

[23]“飛”字原脱,據宋本補。

[24]“疇”字原作“酬”,據宋本改。

[25]此句宋本無“飛”字。

[26]“倫”字原作“儉”,據宋本改。

[27]此句宋本作“譚巳亡矣”。

[28]“泓”字原作“弘”,據宋本改。

[29]“後”字原作“后”,據宋本改。

[30]“及”字原作“乃”,據宋本改。

[31]“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32]“遺”字原作“造”,據宋本改。

[33]“弟”字原作“人”,據宋本改。

[34]“德”字原作“人”,據宋本改。

[35]"耄"字原作"之",據宋本改。

[36]"臨"字原作"明",據宋本改。

[37]"澠池令"三字原脱,據宋本補。

[38]"戚"字原作"威",據宋本改。

[39]"著"字原作"着","土"字原作"上",均據宋本改。

[40]"代"字原作"伐",據宋本改。

[41]"繕"字原作"善",據宋本改。

[42]"戴"字原作"載","永"字原作"承",均據宋本及《梁書・陳伯之傳》改。

[43]"英"字原脱,據《梁書・陳伯之傳》補。

[44]"長孫承業",原作"長孫承武",宋本作"後魏長孫稚",據《魏書・長孫承業傳》改。

[45]武孝初,原作"孝業初",宋本作"出帝初",據《魏書・長孫承業傳》改。

[46]"許"字原脱,據《魏書・長孫承業傳》補。

[47]"興德"原作"德興",據宋本改。又,此句宋本無"前夫女呂氏"數字。

[48]"郁"字原作"都",據宋本改。

[49]火焚其體,宋本作"火熱其體"。

[50]"公"字原脱,據《周書・宇文測傳》補。

[51]"大"字原作"太",據宋本改。

[52]"兵曹"二字脱,據宋本補。

[53]同床,宋本作"同榻"。

[54]"捨"字原作"舍",據宋本改。

[55]"爲"字原脱,據宋本補。

[56]宦學,宋本作"官學"。

[57]"累"字原脱,據宋本補。

[58]"也"字前原衍一"吉"字,據宋本删。

[59]"主"字原作"中",據宋本改。

[60]京兆,宋本作"北京"。

[61]"玉"字原作"王",據宋本改。

[62]十二月,宋本作"十一月"。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六十六

總録部(一百十六)

貴盛

夫貴者,人心之所欲;爵者,天下之達尊。苟富貴之來,固必有甚盛者矣。乃有勳績隆茂,忠規篤厚,遭遇時運,因緣戚里,由至行而積慶,用儒術而起家,以至父子同封,昆弟並寵,棨戟駢列,珪組交映,持衡擁旄者數人,鐘鳴鼎食者累世。非夫守泰盛之戒,懷招損之懼,寵而思降,滿而不溢者,孰克保世而善終乎哉。

秦蒙恬,大父驁事昭王至上卿,父武爲秦裨將軍。恬爲內史,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恬弟毅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李斯,楚上蔡人也,爲秦丞相。斯長男繇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1],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2]。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漢石奮爲諸侯相,四子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

鄭當時爲大司農,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

公孫賀爲丞相。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

楊惲,丞相敞子,爲諸吏光祿勳。惲家方全盛時[3],乘朱輪者十人。

司馬安四至九卿,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霍光,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爲大將軍,封博陸侯。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4],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家婿爲東西宮衛尉[5],兄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6],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宣帝時,光薨,拜禹爲左將軍[7],嗣博陸侯;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封雲爲冠陽侯。

張安世父湯,爲御史大夫。安世後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封富平侯。子延壽爲左曹太僕。安世兄賀無子,安世小子彭祖。宣帝封彭祖爲陽都侯,又封賀孤孫霸

爲關内侯。安世以父子封侯[8],在位太盛,乃辭祿[9],詔都內別藏張安世無名錢以百萬數[10]。(都内,主藏官也[11]。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孫臨尚敬武公主。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子有金氏、張氏[12],親近寵貴,比於外戚。

金日磾爲光祿大夫,封秺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日磾弟倫爲黄門侍郎,早卒,倫後嗣盛,子安上爲建章衛尉,封爲都成侯。安上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敞衛尉。敞死,成帝拜敞子左曹涉爲侍中,使待幸祿車,載送衛尉舍。(幸祿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13],令遣涉歸[14],以皇孫車載之,以示寵之。《漢注》祿車名皇孫車。)涉弟參,哀帝時爲東海太守。參弟饒,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將亦謂中郎將也)。涉之從父弟欽爲大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尚書令,兄弟用事。欽後封都成侯。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日磾傳國後嗣,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嚴延年,東海人,爲河南尹。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延年母曰"萬石嚴嫗"。(一門五二千石,故總爲萬石。)

辛慶忌爲左將軍,長子通爲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爲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15]。

馮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

杜延年,御史大夫周子也。延年後爲御史大夫,封建平侯。延年薨,子緩嗣[16]。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惟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

韋賢子玄成,並丞相宗族,至二千石者十餘人。

史丹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乃絕。

王禁,元后父也,封陽平侯。禁子鳳嗣侯,崇安成侯,譚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逄時高平侯,根曲陽侯,音安陽侯,莽新都侯。譚、商、立、逄時、根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榮貴絕代。王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

後漢竇融,扶風人。更始初,爲張掖屬國都尉。光武建武八年,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又加特進,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爲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長子穆尚內黄公主[17],代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強女沘陽公主[18],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自祖

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

鄧禹封高密侯，爲太傅，永平元年薨。明帝分禹封三國：長子震爲高密侯，襲爲昌安侯，珍爲夷安侯。禹少子鴻爲度遼將軍，行車騎將軍；震子乾尙明帝女沁水公主[19]，乾孫褒尙安帝妹舞陰長公主[20]，襲子藩亦尙明帝女平皐長公主。禹第六子訓爲張掖太守，護羌校尉。訓子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悝虎賁中郎將，弘、閶皆侍中。騭封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耿況封牟平侯，子弇封好時侯，爲建威大將軍。況病，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尙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

馬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員增山連率。後援爲伏波將軍，援子廖，章帝初爲衛尉，封順陽侯。子豫爲步兵校尉，廖弟防爲車騎將軍、城門校尉。防貴寵最盛，於九卿絕席。防弟光爲執金吾。防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後光爲太僕，子康爲侍中；援兄子嚴，章帝初爲御史中丞，子鱄爲郎。

魯恭爲司徒，建武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中，賜駙馬從駕。時弟丕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恭世吏二千石。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漢記》曰："晨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阯刺史。"）

何敞，扶風人，其先修生成，爲漢膠東相；成生果，爲大中大夫；果生比干，爲丹陽侯；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爲汝南太守，徵爲五官中郎將。

趙典爲長樂少府衛尉，父戒爲太尉，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爲三公。

宗資爲南陽太守，家代爲漢將相名臣。

羊續字興祖，爲南陽太守。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

耿純爲東郡太守，純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爲二千石者九人。

法雄，齊襄王法章之後，爲南郡太守。宣帝時，徙三輔，世爲二千石。

秦彭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亦終潁川太守。

蓋勳爲潁川太守。勳家世二千石，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

郭禧，靈帝建寧二年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將者二

十餘人[21],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應順爲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從事中郎;奉生邵,車騎將軍掾;邵弟珣,司空掾;珣子瑒,曹操辟爲丞相掾。順至瑒,七世通顯。瑒弟璩,侍中。自漢至魏,軒冕相襲,爲郡盛族。璩子貞、音,散騎常侍。貞弟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

尹勳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

孔昱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周燕,汝南人,爲郡吏曹。太守杜殺人,燕代受罪,不食而死。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

魏夏侯惇爲大將軍,封高安鄉侯。惇卒,子充嗣。又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惇中子楙、素自封列侯。惇從弟淵爲征西將軍,封博昌亭侯。弟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尙太祖弟女,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淵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威弟惠,樂安太守;惠弟和,河南尹;威子駿,并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以才博文章,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氏陽皇后姊夫也。由此一門,侈盛於時。

陳紀爲鴻臚。紀子群爲司空,群子泰爲尙書左僕射;紀弟諶,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爲廷尉,佐子準爲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逵字林道,有譽江左,爲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王凌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

劉邠,本名炎,犯晉太祖諱,改爲邠,位至太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潢字冲嘏,光祿大夫。清冲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太守。耽子惔,字眞長,尹丹陽,爲中興名士也。

吳士燮爲交趾太守,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逾也。

周瑜爲偏將軍,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尙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

諸葛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

晉庾嶷爲太僕，潁川人。子龗字玄默，尚書陽翟子。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裔嗣克昌，爲世盛門。侍中駿、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猷，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仕漢，四世爲三公，文宗爲魏通事郎，襲封蓩亭侯。

阮籍兄子咸，咸子瞻，瞻弟孚，咸從子修，孚族弟放，放弟裕，裕子傭、寧、普，傭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參軍，傭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秘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周札爲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靖流亭侯。懋弟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此比。

范平，吳郡人，仕吳爲臨海太守，三子奭、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

毛寶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至孫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

王坦之，湛之曾孫也，爲中書令，徐、兗二州刺史。子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愉子綏。先是，湛之父昶爲魏司空，昶之父澤爲漢雁門太守，已有名稱，忱亦坦之子，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宋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伯父憲及斌並爲西中郎元眞將佐。憲爲梁國內史，斌爲汝南內史。

何尚之爲左光祿、開府侍中，領中書令。子偃，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王休若。

周嶠尚高祖第四女宣成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禕，以貴戚顯官。

南齊褚淵，尚宋巴西公主；弟澄。父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淵位侍中司徒，錄尚書事。

劉悛爲五兵尚書，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爲鄱陽王鏘納悛妹爲妃，高宗又爲晉安王寶義納悛女爲妃，自是連姻帝室。

王慈爲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尚世子長女、吳縣公主。主修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妃，慈女也。

王纘爲太常，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修外舅姑之禮。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纘，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王玄載爲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弟玄邈爲持節都督，南、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兄弟同時爲方伯。

王融字元長,爲中書郎。祖僧達,中書令。曾、高並台輔。

梁明僧紹位至貴州刺史。僧紹子山賓,北兗州刺史。山賓弟少遐,又拜青州刺史。明氏南度雖晚,並有名位,自宋至梁,爲刺史者六人。

陳歐陽頠,長沙臨湘人也,爲廣州刺史、征南將軍。時頠弟盛爲交州刺史,弟邃爲衡州刺史。合州顯貴,名振南土。

魯廣達,吳州刺史悉達弟也。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猶多。廣達後至中領軍。

王冲爲左僕射,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陽尹。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

後魏長孫道生,太武時爲司空侍中,與從父嵩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

尉諾,世祖時爲幽州刺史。兄太眞爲湘州刺史,古眞爲定州刺史。諾兄弟並爲方伯,當世榮之。

于栗磾爲豫州刺史,封新安公,卒贈太尉。子洛拔爲侍中、尚書令,卒官。洛拔六子,長子烈爲領軍,卒贈太尉。烈子忠爲侍中,薨贈司空。烈弟果,歷朔、華、并、常四州刺史。果弟勁位沃野鎭將,爵富昌子。宣武納其女爲皇后,封勁太原郡公,後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

封懿初爲慕容寶中書令,兄孚爲太尉。懿俊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然名位略齊。

盧道裕尙獻文女樂浪長公主,弟道虔尙孝文女濟南長公主,外甥李彧尙莊帝女豐亭公主,一門三主,當世以爲榮。

李冲顯貴,門族榮盛,六姻兄弟子侄,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疋有餘。

王肅父奐,南齊雍州刺史。奐及兄弟並爲齊武帝所殺。肅自建鄴來奔,尙陳留長公主。肅前妻謝生子紹及二女,肅臨薨,謝始攜二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孝明又納紹女爲嬪。紹位中書侍郎。

羅延居,阤侯結玄孫,獻文帝天安中,爲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結從子渥,渥子提,並歷通顯。

北齊斛律金爲太師左丞相。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鎭方嶽。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

白建歷特進侍中、中書令,諸子幼稚,俱爲州郡主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勝流。當時以爲榮寵之極。

楊愔爲神武行臺右丞,表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尙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尙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

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直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

後周獨孤信爲太保、大宗伯。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唐元貞皇后；第七女，隋文獻皇后。三代皆爲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隋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魏司空。譯，周武帝時，起家給事中，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中，與儀同劉納常侍帝側。

竇熾，開皇初拜太傅，贊拜不名。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其位望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爲當時盛族。

李穆仕周，以軍功爲武衛將軍，領侍中開府。太祖封穆姊妹皆爲郡縣君。開皇初，拜太師眞，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

于義字慈恭，在周時，破王謙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爲太尉，弟智、兄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爲貴盛。

楊素爲左僕射，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异並尙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親戚故吏，布列淸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素子玄感以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會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

乞伏慧爲太僕卿，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

賀若弼爲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東爲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人，時人榮之。

唐房玄齡爲尙書左僕射，封魏國公，監修國史。居端揆十五年，女爲韓王妃，男遺愛尙高陽公主，頻表辭位，優詔不許。

高士廉，祖岳，齊淸河王，尙書令太保；父勵，齊樂安王尙書右僕射，隋洮州刺史。士廉，文德皇后之舅，官至尙書左僕射，封申國公。

竇威，隋太傅熾子也，太穆皇后從父兄。武德初，爲內史令。高祖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威曰："家昔在漢朝，再爲外戚。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代爲貴戚，不以貴乎？"威子惲，爲岐州刺史；兄子軌，官至洛州都督；軌子奉節，尙高祖永嘉公主；軌弟宗爲右領軍大將軍。

竇抗，太穆后從父兄，隋洛州總管，陳國公榮子也。母隋文帝萬安公主。隋爲幽州總管，武德初，爲左武侯大將軍，從平王世充，冊勳太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俱預朝廷。榮之子術爲左武衛將軍，次子靜爲民部尙書，靜子逵尙太宗女遂安公主，靜弟誕尙高祖女襄陽公主，爲宗正卿。誕子孝慈，衛將軍；孝慈子希玠，爲禮部尙書，太子少傅；誕少子孝諶，女昭成皇后也；子希瑊，太子少傅，豳國公；希球，太子賓客，冀國公；希瓘，

後名瑰,畢國公、開府儀同三司。玄宗早失太后,尤重外家,瑰兄弟三人,皆國公食實封。瑰子又尙玄宗女昌樂公主。竇氏自武德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餘人,尙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爲此。

楊恭仁爲洛州都督;弟師道,尙桂陽公主;從侄女爲巢剌王妃;弟子思,尙安平公主。連姻帝室,益見崇重。自武德之後,恭仁名位猶盛;則天時,又以外戚崇寵。一家之內,駙馬三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已上官二十餘人,遂爲盛族。

郝處俊,高宗儀鳳中爲侍中。時侍中許圉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貸見稱,故江淮間爲之語曰:"貴如許郝,富如田彭。"

來常,高宗朝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侍中濟之異母兄也。兄弟相次知政事,時以爲榮。

張延師爲左衛大將軍,延師與兄太僕卿太師及次兄儉同時三品[22],宅中棨戟齊列,時人榮之,號爲"三戟張家"。

張文瓘,高宗朝爲侍中,四子潛、沛、洽、涉,後皆至三品。時人謂之"萬石張家"。

傅游藝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兄神童爲冬官尙書。兄弟並承榮寵。

張嘉貞,玄宗時爲中書令。帝以嘉貞弟嘉祐爲金吾將軍,兄弟並居將相之位。

韋安石,神龍中爲中書令。高祖孝寬,周太傅;曾祖津,隋民部尙書,武德初,歸於皇朝,授黄門侍郎,封武陽郡公主。至安石,歷仕三朝台輔。安石子斌,天寶中爲三品。斌兄陟爲河東大守。兄由爲右金吾將軍、縚爲少師。四人同時列戟,天下榮之。安石從祖兄子巨源及文昌右相待價,並是五服之親。自餘近屬至大官者數十人。

韋嗣立,長壽中代兄承慶爲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爲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慶卒,嗣立又代爲黄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來,莫與爲比。

崔義玄爲御史大夫,蒲州刺史。子神基,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基弟神慶歷司刑、司禮二卿。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人,趨奏省闕。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以一榻置笏,重叠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司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

李嶠爲鸞臺侍郎平章事,兼修國史,久視元年,嶠舅天官侍郎張錫入知政事,嶠轉成均祭酒,罷知政事。及修史,甥舅相繼在相位,時人榮之。

韋堅爲縉雲郡太守,姊爲薛王妃。堅又娶姜皎女爲妻,堅妹又爲太子妃。姻戚榮盛,當時無比。

李峴,至德中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峴兄峘爲户部尙書兼成都尹。乾元初,玄宗還京,峘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

其比。時長安士庶,皆賦詩美之。

郭子儀爲尙父兼太尉中書令、汾陽郡王。有子八人,婿七人,皆重官。子曖尙昇平公主,諸孫數十人,每群孫問安,不盡識,頷之而已。子儀麾下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子儀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指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好,堆積羨溢,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無缺焉。

李願,中書令晟之子。晟立大勳,諸子猶無官,宰相奏陳,德宗即日召願,拜銀靑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勳臣上柱國賜戟,即令賜願,乃與父並列於門。

劉從一,德宗朝爲相。中書侍郎林甫之玄孫,禮部侍郎令植之孫也。初,林甫生祥道,麟德初爲右相。祥道即從一曾伯祖也。令植從父兄齊賢,弘道初爲侍中。自祥道至從一,劉氏凡三相。

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獻甫,守珪之侄也。父守琦,左武衛將軍,贈戶部尙書。守珪子獻誠,守珪之弟守瑜二子獻、恭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杜佑爲司徒,諸子咸居朝列,當時貴盛無比。

韓弘爲司徒中書令。元和十五年,爲河中節度。時弘弟充爲鄭滑節度,弘子公武爲鄜坊節度。父子兄弟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絶一時。

李愬父晟,平朱泚,克復宮闈,市不改肆。洎愬平淮寇,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勳,其兄弟數人,雖有功業不侔,而皆領旄鉞。近古罕比焉。

田弘正爲魏博節度使。弘正每懼有一旦之憂,嗣襲之風不革,兄弟子侄悉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當時榮之。弘正移統鎭冀,又詔子布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父子皆領節制。時韓弘亦與子公武俱爲節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

薛平以司徒致仕卒。曾祖仁貴,高宗朝名將,封平陽郡公;祖楚玉爲范陽平盧節度使,父嵩爲昭義節度使。代宗優寵方鎭,平年十二,已爲磁州刺史。

崔鄯爲左金吾大將軍,開成初卒,贈禮部尙書。鄯昆弟六人,仕宦皆至三品。邠,郾,鄲三人知貢舉,掌銓衡。

孔緯,自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鎭者六七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子崇弼亦登進士第。後唐天成中,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弟昭序由給事中改左散騎常侍,兄弟同居東省,時論榮之。

後唐劉岳,八代祖民部尙書、渝國公政會,武德時功臣。祖符,蔡州刺史。父珪,洪洞縣令。符有子八人,皆登進士第。珪之母弟環,瑋,異母弟崇夷、崇望、崇魯、崇謩、崇

龜,乾寧中廣南節度使。崇望,乾寧中宰相;崇魯,崇謩,崇夷並歷朝省。岳,貞明初召入翰林,爲學士。

朱友謙爲守太師、尚書令,鎮河中,賜姓李名繼麟。同光中,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令錫爲訢州節度。一門三鎮,諸子爲刺史者六七人,將校部符者又五六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纔勝衣者,咸錫之王爵。一門之盛,近古莫之儔也。

歸藹字文彥,吳郡人也。曾祖登、祖融、父仁澤,位皆至列曹尚書觀察使。藹同光初爲尚書右丞,遷刑戶二侍郎,以太子賓客致仕。

晉鄭韜光字龍符,西京河清人也。曾祖絪爲唐相,祖祗德,國子祭酒,贈太傅。父顥,河南尹,贈太師。其先世居滎陽,自隋唐三百餘年,公卿輔相蟬聯,一門韜光。

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主之子也。生三日,賜一子出身銀章朱紱;及長,美容止,神爽清徹,不妄喜怒,秉執名節,爲宗族所稱。

周蕭願爲太子賓客。願,梁昭明太子後,宋公瑀太師;嵩其祖也。父項,梁貞明年爲相,唐明宗朝,終太子少保。項之父廩事僖宗,歷給事中、京兆尹。廩之先曰倣,懿宗之輔相也。世有令名,一門七相。

盧文紀以司空致仕。文紀曾祖綸生四子,曰簡能、簡辭、簡求、弘正,皆至達官。簡求歷邠寧、太原節度,以才略知名,四授藩鎮,皆爲邊仕。

安審暉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侍中。今襄帥陳王審琦,邠州副使審韜,鄆州副使審玉,前太原西宮使審寓,延州行軍司馬審卿,供奉官審霸,皆審暉之弟也。將門之盛,近代罕儔。

孫方諫爲定國軍節度使右諫。漢乾祐中,累官至使相。太祖受命,加侍中。未幾,入朝,改華州節度。朝廷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又以弟議爲德州刺史。兄弟子侄,職內廷者凡數人。

校勘記

[1]"李由"字原脱,據《史記·李斯列傳》補。

[2]門庭,《史記·李斯列傳》作"門廷"。

[3]全盛,《漢書·楊惲傳》作"隆盛"。

[4]兄孫雲,原作"兄弟雲",據《漢書·霍光傳》改。

[5]家婿,《漢書·霍光傳》作"女婿"。

[6]兄弟,《漢書·霍光傳》作"昆弟"。

[7]拜禹爲左將軍,《漢書·霍光傳》作"拜光子禹爲右將軍"。

[8]"子"字原脱,據《漢書·張湯傳》補。

[9]"乃"字原作"及",據《漢書·張湯傳》改。

[10]張安世,《漢書·張湯傳》作"張氏"。

[11]"主"字原作"内",據《漢書・張湯傳》顔師古注改。

[12]此句《漢書・張湯傳》作"功臣之氏唯有金氏張氏"。

[13]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原作"嘗直右以待召載皇孫",據《漢書・金日磾傳》顔師古注改。

[14]令遣涉歸,《漢書・金日磾傳》顔師古注作"今遣涉歸"。

[15]"者"字原作"一",據《漢書・辛慶忌傳》改。

[16]子紱嗣,《漢書・杜周傳》作"子緩嗣"。

[17]"内黄公主"原作"内王公主",據《後漢書・竇融傳》改。

[18]泚陽公主,《後漢書・竇融傳》作"沘陽公主"。

[19]明帝,《後漢書・鄧禹傳》作"顯宗"。

[20]舞陰長公主,原作"舞陰公主",據《後漢書・鄧禹傳》改。

[21]"中郎將"之"中"字原脱,據《後漢書・郭禧傳》補。

[22]"師"字原脱,據上文及《舊唐書・張儉傳》補。又,太師,《舊唐書・張儉傳》作"大師"。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六十七

總録部(一百十七)

内舉 自知

内 舉

夫舉不避親,儒者之至行;立不爲比,君子之格言。蓋竭忠於公家,非專私於我族,惟善所在,何嘗之有。若乃挺生令嗣,旁及支庶,同氣昭乎競爽,卑屬彰於燕翼,由是發於言薦,列諸奏牘,用副清問,以塞嘉招,紹光世濟之美,克膺寵任之大,至乃施及外姻,義敦協比,克副所舉,固匪過言,斯並可尚也已。

祁奚爲晉大夫,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1])。"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諂,媚也;偏,屬也。)《尚書》曰[2]:"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尚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

魏舒爲晉大夫(獻子也),謂賈辛有力於王室。已爲祁大夫,以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我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疏遠也[3]),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4],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大福施其子孫[5])。'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下徧服),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

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事也[6]。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也。)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心[7],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8],言人不可無能),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先賞王室之功[9],故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惟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漢王鳳,成帝時爲大將軍,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鳳庶弟也)次將軍矣。"(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敕,整也。音,鳳之從弟也),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帝,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譚,度弟;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倨,慢也)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

後漢耿純爲高陽侯。初,從光武攻王郎,墮馬折臂。時疾發,乃還詣懷宮(懷[10],河内縣名,有離宮焉)。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

晉周浚,武帝時爲侍中,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

王導,元帝初爲丞相。導從弟稜少歷清官,渡江爲帝丞相從事中郎。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爲豫章太守。

郗鑒,明帝時爲太尉,既寢疾,上疏曰:"臣亡,兄息、晉陵内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

謝安,孝武時爲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兄子玄應舉中書侍郎。超雖素與玄不善,聞之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應機征討,所在尅捷。

桓冲爲車騎將軍、荆州刺史。苻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既憚堅衆,又以疾疢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強寇,兄子石明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

溫嶠字太眞,元帝初,鎮江左,嶠爲司空,劉琨右司馬。及琨爲并州都督,琨爲段疋磾所害,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其子群依段末波。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群、内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召,

繼絶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思,亘古無二。"

宋王誕字茂世,從弟惠,恬靜不交游,高祖聞其名,以問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爲行太尉參軍事。

王敬弘,太祖初即位,爲左僕射。先是,從弟弘之解職同行,家在會稽上虞。時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及敬弘爲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業,苦節彰於暮年,今内外晏然,當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又徵爲通直散騎常侍,不就。

柳元景,孝武大明中爲尚書令。弟子世隆幼,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修布衣之業;長好讀書折節,涉獵文史,元景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帝,得召見。帝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

南齊紀僧眞,明帝時爲游擊將軍,兼司農。帝欲令僧眞治郡,僧眞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

梁長沙宣武王懿初仕齊明帝時,明帝作相,内外多虞,就懿求諸弟有可委以心腹者。懿言恢焉。明帝以恢爲寧遠將軍,甲仗百人衛東府,且引爲驃騎法曹行參軍。

周捨外弟徐摛爲左衛司馬,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

庾詠爲都官尚書,有族弟沙彌爲臨川王國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侍側,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終喪不解縗絰。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歙令。

後魏李順爲西部尚書,從弟孝伯美風儀,動有法度,順言之於太武,徵爲中散郎。武帝見而異之,謂曰:"眞卿家千里駒也。"

高允,文成時爲秘書監,加左將軍;孝文即位,參決大政。允族孫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蔣少游與從孫僧智(聰字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

房堅字千秋,爲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孝文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後周杜攢仕西魏出帝,爲黄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行臺,尚帝妹新豐公主。攢族子杲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略。攢清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因薦之於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

蘇讓拜邠州刺史。讓從弟綽少好學,博覽群書,猶善美術。太祖餞讓於東都門外,臨别,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爲行臺郎。

唐狄仁傑爲内史,子光嗣,則天聖曆初爲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

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莅事稱職。則天喜而言曰:"祁奚內舉,果得其人。"

蔣將明,德宗朝爲國子司業,集賢學士。子乂,弱冠該博群籍。將明在集賢日,嘗以兵亂之後,圖籍溷雜,乃白執政,請令乂入院編次。於是宰相張鎰署乂爲集賢編錄。纔逾一年,於散亂中整緝二萬餘卷,勒成部秩。

韋賢之,順宗永貞中除監察御史,上書舉季弟纁自代,時議不以爲私。轉右補闕,而纁竟代爲監察御史。

漢蘇悦,逢吉父也。悦爲高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薦逢吉曰:"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援毫,性復恭恪。如公不以豚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精神爽聰,甚憐之。有頃,擢爲賓佐。

自　知

自知者,明既標於前訓,不能則止;亦著於格言,由審己以惟艱,爰修身而有待。是以度德以處義,量能而受任。或不居於作者,或竊比於前人。既行之不疑,亦事必有立。蓋達識之共貫,諒通人之攸許。儻語吾誰不若,則近於自矜。如曰人各有能,尙存乎揣分,是故上則成天下之務,次則敦自牧之風。至於奮庸,鮮有敗事,斯所謂自知之難也。

范獻子名鞅,晉大夫也。獻子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賈,求),和志雖衆,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庶可以免耳。"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有所成立[11]),四十而不惑(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之始終),六十而耳順(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12]),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距(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餘法[13])。"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天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又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問曰:"汝與回也孰愈(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又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漆雕開,孔子弟子。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弟子。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者。)子說(善其志道深)。

孟子曰:"宰我、子貢善爲説辭,冉牛、閔子騫、顔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教命[14],則不能如二子。)公孫丑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15],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繇于爲楚大夫城麇[16](於麇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17],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18],人各有能有不能[19]。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不能也。"(初,吳入郢,昭王隨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繇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繇于徐蘇而從。王之在隨也,子西恐國人潰散,爲王輿服以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也。)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至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漢曹參爲齊相國。及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舍人,私屬,乃主家事者。趣音促,速也。治行謂修有治裝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趙廣漢爲京兆尹。先是,雋不疑爲京兆尹,京師紀之。故廣漢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

後漢杜篤,仕郡爲文學掾[20]。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内五世,至篤衰矣。"

楊秉爲太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客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魏杜畿,京兆人,少有大志。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爲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21]。"後卒爲河東太守。

蜀諸葛亮,居隆中躬耕,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後至丞相。

龐統字士元。顧邵來就統宿,因問統:"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邵安其言而親之,位至軍師中郎將。

董允代費禕爲尚書令。禕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懽,事亦不廢。允欲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晉何邵爲司徒，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銓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

胡威爲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

山濤少家貧，謂妻韓氏曰："忍寒苦，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後濤果至司徒。

袁甫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惟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帢。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齏。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黄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謝鯤爲王敦大將軍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宫見之，甚相親，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張賓字孟孫，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後爲石勒所用，謂之右侯。

陸玩爲司空，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間，咒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感卿良箴。"既而歎息，謂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

宋褚炫，司徒淵之從弟，少清簡，淵嘗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也。"後至散騎常侍。

袁粲爲中書監、司徒侍中。初，粲孝武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桁，惠開駐車共語，惠開取鏡自照，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也。"

後魏韋珍爲荆州刺史，典尚書。盧淵征赭陽，爲齊將垣歷生、蔡道恭所敗，免歸鄉里，臨别謂淵曰："主上聖明，志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後車駕征楚，復起珍爲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

溫子昇爲中書郎，嘗詣梁使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大將軍高澄客元（元，姓也，史失其名），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

北齊薛琡字曇珍，形貌魁偉，少以幹用仕魏，稱爲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以處何官？"琡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

唐屈突通爲陝東大行臺右僕射，鎮於洛陽，數歲，徵拜刑部尚書。通自以不習文

法,固辭之。轉工部尚書。

盧懷愼,玄宗開元三年,遷黄門監。懷愼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愼自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

李夷簡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時裴度當國柄,李師道未平,度方以兵機爲任。夷簡自揣敷奏之辯,細略之才不能逾度,未數日,復求出鎮,遂拜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李鄘爲淮南節度使,徵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鄘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登祖筵,聞樂而泣,且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謁亦不領政事,上章以疾辭,罷爲戶部尚書。

鄭綮爲詩多侮劇刺時,號"鄭五歇後體。"累官散騎常侍。昭宗見其詩什激訐,謂有蘊蓄,就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而謂之曰:"諸君大誤,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

後唐崔沂,唐宰相玄之幼子,昭宗時,累遷至員外郎知制誥,惟執厲守道而文彩非所長。嘗與同舍顏蕘、錢珝俱秉筆,見蕘、珝贍速,草制數十如飛,無妨談笑,而沂久未成文,頗自愧。翌日,謁國相,訴曰:"沂疏淺,不足供詞翰之職。守官則敢不策厲以報掄選相輔。"然之,移爲諫議。

晉薛融,高祖天福三年,自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自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爲諫議。

校勘記

[1]"伯華"原作"伯革",據《左傳・襄公三年》晉杜預注改。

[2]尚書,《左傳・襄公三年》作"商書"。

[3]"疏遠"原作"流遠",據《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杜預注改。

[4]大邦,《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作"大國"。

[5]此句《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注作"受天福施及子孫"。

[6]上九事也,《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杜預注作"上九日也"。

[7]私心,《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杜預注作"私也"。

[8]"後"字原作"彼",據《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杜預注改。

[9]"賞"字原作"買",據《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杜預注改。

[10]"懷"字原作"懷宮",據《後漢書・耿純傳》改。

[11]有所成立,《論語注疏》"爲政"篇魏何晏集解爲"有所成也"。

[12]"耳"字原作"直",據《論語注疏》"爲政"篇魏何晏集解改。

[13]無餘法,《論語注疏》"爲政"篇魏何晏集解爲"無非法"。

[14]"教命"原作"命教",據《孟子注疏》"公孫丑章"漢趙岐注改。

[15]此句中的"孟子"原作"孔子",據《孟子注疏》"公孫丑章"漢趙岐注改。

[16]城麇,《左傳・定公五年》晉杜預注作"城麇"。

[17]"高厚"原作"高原",據《左傳・定公五年》改。

[18]"余"字原作"于",據《左傳・定公五年》改。

[19]"有不能"三字原脱,據《左傳・定公五年》補。

[20]"仕"字原脱,據《後漢書・文苑傳》補。

[21]中河東太守也,《三國志・魏書・任蘇杜鄭倉傳》作"中河東守也"。

御覽書苑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六十八

總録部(一百十八)

遊宴　餞別　好客

遊　宴

夫有負藉甚之才,抱夷曠之性,居軒冕之貴,不以嬰懷顧簿領之繁。常多暇日,或締交接坐,或群從侍遊。偶四序之良辰,爲一時之勝賞。吹臺琴室,月觀風亭;宴衎乎園池,放情於丘壑,清心雅致,名教存焉。

楚公子圍爲令尹,魯昭公元年,諸侯盟於虢,公子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趙孟賦《小菀》之二章。(《小菀》,《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1]。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晉山簡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嘗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

謝安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游。後爲太保,進督揚、江、荆,司十五州軍事。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

王羲之爲會稽内史,去官,居會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

孟嘉爲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末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歎。

宋徐湛之爲南兖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

南望鐘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一時之盛也。

謝混字叔源，歷中書令，領軍尚書左僕射。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侄"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

梁羊侃爲大軍司，高祖大同中，魏使陽裴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裴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侃不飲酒，而好賓客交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蕭介字茂鏡，釋褐著作佐郎。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

任昉爲御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宴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陳孫瑒授散騎常待，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徐伯陽爲侯安都司空參軍。宣帝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尚書郎賀徹、學士阮卓、黄門蕭銓、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游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

後魏梁祐爲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詩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娱。

唐楊師道爲侍中，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郭子儀鎮河中，代宗大曆二年二月，子儀入朝，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劉幹共出錢三十萬，宴子儀於其私第。內侍魚朝恩參其會焉。朝恩出錦二十疋，綵羅五十疋，綵綾一百疋，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

杜佑爲司徒，置第於安仁里及城南創別墅，日公卿宴游，廣陳妓樂。

杜式方，佑之子也，以蔭授揚府參軍，入爲太常寺主簿。父作鎮揚州，家財鉅萬，甲第安仁里。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爲城南之最，昆仲皆在朝廷，與時賢游，從樂而有節。

元稹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會稽佳山水，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諷詠詩什，動盈卷帙。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

晉盧詹，高祖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游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

無間然。洛中朝士,目爲三盧會。

餞　别

夫祖離送别,必在於有情;登山臨水,實生於遠思。若乃膺受封之寵,持式玉之命,成師以出,上受而歸,則有都邑盡傾,車蓋千乘,賦詩以見志,贈言以表誠。簡冊已來,風流相接,其或懷去國之戚,有永訣之懼,莫不慷慨悲歎,留連燕胥,自非達者,豈能忘情於此際者哉?

周顯父餞送韓侯,故《大雅·韓奕》之詩曰:"韓侯出祖,出宿於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祖,將去而餞之也[2]。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3]。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其餚維何,炰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炰鱉,以火熟之,鮮魚中鱠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4],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5]。)籩豆有且,侯氏燕胥。"(且,多也;胥,相也[6]。諸侯相在京師未去者,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

伍舉爲楚大夫,自楚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如故。(班,布也。布荆,坐也。共議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韓起爲晉大夫,聘於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齹賦《野有蔓草》。(子齹,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7],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己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别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彦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司直[8])。"子太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己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而豈無他人[9]。)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己崇好在此,不復令子他人[10]。)子太叔拜。(謝宣子之有鄭。)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裳),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太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帝之子[11]。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子柳賦《蘀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12]。《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興盛[13])?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

戚。)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荆軻，衛人。初，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因結交於荆軻，爲報秦王。太子及賓客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

漢東郭先生，武帝時，久待詔公車，貧困。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緺（音爪，一音螺，青綬）出宫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

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擊匈奴。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渭橋，與廣利別。

疏廣，東海蘭陵人也，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在位五歲，乃與受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帝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决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

後漢陳遵爲大司馬。更始時，使匈奴過辭於王丹。丹曰："俱遭反覆，惟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悦之。

高彪爲中郎，校書東觀。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吕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太乙，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兹三事，謀則諮詢。無曰己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周公大聖，石碏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親[14]。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勵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後彪爲中郎，校書於東觀。及遷内黄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

郭泰字林宗，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泰後舉有道，不就。

禰衡，平原般人也，爲曹公所怒，遣人騎送之劉表。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爲屍，冢屍之間，能不悲乎！"

魏管輅與諸葛原別，原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15]，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16]，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以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耶？"輅至少府丞。

蜀張裔字君嗣,爲丞相諸葛亮留府長史,詣亮咨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書與所親曰:"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晉賈充爲車騎將軍,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鎮關中。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

石崇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

王澄爲荆州刺史,將之鎮,送者傾朝。

溫嶠爲王敦左司馬,會丹陽尹缺,敦表補嶠爲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錢鳳前,因爲醉,以手板擊鳳幘墜,敦以爲醉而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横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

桓溫,太和中,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眞,步騎五萬北征。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

殷浩爲中軍將軍,廢徙東陽,委命談詠,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顔曹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殷仲文爲桓玄諮議參軍,將還姑熟,送者傾朝。

宋何尚之字彦德,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廷送別,別於治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沈懷文爲殿中郎時,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鐘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連句爲詩,懷文所作猶美。

南齊張融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恐還而復去。"

梁陶弘景初仕齊,爲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朝野榮之。

唐賀知章爲散騎常侍,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皇太子已下,咸就執別。

哥舒翰爲太子少保。安祿山反,以爲皇太子先鋒兵馬副元帥,拒賊於潼關,百僚出餞於郊。

好客

自戰國之世,四豪競逐,莫不傾意下士,以致千里之客。由是方來之賓,入者悦,出者譽,而光名滿於天下矣。漢氏之後,游談滋甚,乃有虚懷曲意,翹思延佇,孜孜以款

接，區區而忘勢，以至門無停輪，坐無空席，漿酒藿肉，撞鐘舞女，以極其宴喜。從車飛蓋，名園别墅，以縱乎游娱。騁文翰以爲適，資氣俠以自任，斯固倜儻磊落，夸邁流俗者之所爲也。若乃群居之談不能及義，逾侈之咎見譏於時，此又不足尙已。

田文，齊公子，封爲孟嘗君。在薛，招致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屛風後常有侍史[17]，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爲飯不等，輟食辭去[18]。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刎。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

趙勝，趙公子也，封爲平原君。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

信陵君無忌，魏昭王少子，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皆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

春申君黄歇爲楚相時，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19]。趙使欲誇楚，爲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20]。趙使大慚。

吕不韋爲秦相國，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漢陳豨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豨少時，慕魏公子，及守邊，招致賓客，嘗告歸過趙（因休沐之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客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鄭當時，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後爲大司農。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

陳遵爲校尉，擊賊趙朋、霍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杰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之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後漢崔瑗爲濟北相，愛士好賓客，盛修肴饌，殫極滋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唐蚩也[21]。"終不能改，奉禄盡以賓享也。

來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位至司空。

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速），時人皆稱而附之。嵩至太常。

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客[22]。(《英雄紀》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爲奔走之友。)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内官皆惡之。自袁安已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爲天下所歸。官至太尉、大將軍。

孔融爲大中大夫。容衆,少忌,好士,喜誘掖後進。及退閑職(大中大夫職在言議,故爲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魏曹純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黄門侍郎。

吳諸葛融,瑾次子也。瑾卒,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交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樗蒱,投壺弓彈,部别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後爲奮威將軍。

顧邵字孝則,好樂人倫。自州郡庶職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别,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

晋陶侃爲荆州刺史,未嘗壅滯,接引疏遠,門無停客。

宋劉穆之初爲高祖軍府主簿,愛好賓游,坐客常滿。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爲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飱,每至食時,客止十人。已還者,依常下食,以此爲常。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缺。自叨忝以來,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有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

蔡郴,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郴兄局善接待賓客,至無多少,皆資給之。常爲郡縣所優異,蠲其調役。

南齊王寂字子玄,侍中僧虔之子。性迅動,好文章。王融之敗後,賓客多歸之。位至秘書郎卒。

梁任昉爲御史中丞,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恆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

庾曇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卒於家。

羊侃爲都官尚書,性不飲酒,而好賓客交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陳魯廣達,吳州刺史悉達弟也。虚心愛士,賓客多自遠而至,終於中領軍。

孫瑒爲右軍將軍,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鐘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絶。

後魏源懷爲車騎大將軍,性不飲酒,而喜以酒飲人,好接賓友。子雍字靈和,推誠待士,士多歸之。

鄭伯猷爲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游款。

夏侯道遷豫州刺史，頻表解州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游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疋，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

馮元興，家素貧約，食客常數十人，同其饑飽，曾無吝色，時人歎尚之。位至中書舍人。

北齊段孝言爲侍中丞僕射，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妓，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關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躓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

韓晉明，軌之子也。天統中，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曰："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及彼故紙乎？"

鄭述祖爲太子少師、兗州刺史。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餚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

邢劭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常須賓客自伴。官至太常卿、中書監。

後周司馬消難，子如之子。初在齊，子如當朝，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游其門。仕至車騎將軍。

長孫澄爲大將軍，雅好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敕中廚，別進異饌留之。

裴漢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

隋庾季才爲大中大夫，志好宴游，嘗吉日良辰，與瑯琊王褒、彭城劉轂、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晉之徒，雖爲後進，亦申游款。

蘇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官至通議大夫。

楊玄感爲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

唐李百藥爲宗正卿，好招延賓友，罇酒常不空。

唐憲，武德初拜太子右虞侯率，後歷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既無他職事，居多閑逸，與親戚故人酣暢，以此自適焉。

楊師道爲侍中。退朝之後，必宴集園池，預在賓筵皆屬文之士，歌童舞女，縱以歡娛。

趙景慈，天水隴西人也。父訥，隋番州總管。景慈幼有姿儀，美風調。高祖潛龍時，見而悅之，妻以桂楊公主。及長，有文武才幹，好交結，座客常滿，接對忘疲。弱冠得美名於京邑。高祖於諸婿中，特所親愛。位至華州刺史。

李安期爲黄門侍郎，好接引隱淪之士及當時名僧道士，無不與之爲布衣之交焉。

後唐王思同爲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數千萬。

晉李從昶爲左龍武統軍,性好談笑,喜接賓客,文翰爲賞無虛日。

周和矩,太子太傅凝之父。性嗜酒,少拘禮節,雖素不知書,見文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

翟光鄴家無餘財,賓朋至則貫酒,延之談笑,終日略無倦厭。士大夫多歸之,官至宣徽使兼樞密使。

校勘記

[1]"又"字原脱,據《詩經·小雅·小宛》補。

[2]祖,將去而餞之也,《毛詩·大雅·韓奕》鄭氏箋爲"祖將去而犯軷也"。

[3]"如"字原脱,據《毛詩·大雅·韓奕》鄭氏箋補。

[4]"又"字原脱,據《毛詩·大雅·韓奕》鄭氏箋補。

[5]"所"字後原衍一"以"字,據《毛詩·大雅·韓奕》鄭氏箋删。

[6]此句《毛詩·大雅·韓奕》鄭氏箋爲"且多貌胥皆也"。

[7]"詩"字原脱,據《左傳·昭公十六年》晉杜預注補。

[8]"司直"二字原脱,據《左傳·昭公十六年》晉杜預注補。

[9]而豈無他人,《左傳·昭公十六年》晉杜預注爲"亦豈無他人"。

[10]此段夾注,《左傳·昭公十六年》晉杜預注爲"言己今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他人"。

[11]駟帝之子,《左傳·昭公十六年》晉杜預注曰"駟帶之子"。

[12]印祭,《左傳·昭公十六年》晉杜預注作"印癸"。

[13]"於"字原脱,據《左傳·昭公十六年》晉杜預注補。

[14]復無所親,《後漢書·文苑傳》作"復無所覩"。

[15]"卿性樂酒"原作"卿惟樂酒",據《三國志·魏書·方技傳》"管輅"條《輅别傳》改。

[16]"仰觀雖神"原脱,據《三國志·魏書·方技傳》"管輅"條《輅别傳》補。

[17]"常有侍史"原作"常侍史",據《史記·孟嘗君列傳》補。

[18]"輟食"二字原脱,據《史記·孟嘗君列傳》補。

[19]"於"字原脱,據《史記·春申君列傳》補。

[20]"趙使"字原脱,據《史記·春申君列傳》補。

[21]唐蚩,《後漢書·崔駰傳》唐李賢等注引《華嶠書》作"所蚩"。

[22]愛士養客,《後漢書·袁紹傳》作"愛士養名"。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六十九

總録部(一百十九)

明算　明地理　圖畫　博弈

明　算

自隸首作籌,容成造曆,後之學者,不絶英華。或妙盡其能,或略窮其理,忘寢廢食,精騖心游,耳不聞於雷霆,行或墜於坎窞,常齰齕而耽味,射隱伏以冥符。小則括毫釐之形,大則周天地之數,聊屈指而洞明,運隻筯而無爽,若非苦志名山,尋師遠道,則何以臻此哉!

隸首作算,黄帝時人善算。

漢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主領郡國上計者。

許商爲博士,治《尚書》,爲算能度功用,嘗著《五行論曆》。(《藝文志》有《許商算術》三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

後漢馬勤爲司徒,八歲善計(計,算術也)。

桑弘羊,武帝時以計算幸,年十三爲侍中。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丞,以善算爲算工,得幸於帝。

張衡字平子,爲尚書,猶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算。

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眞學算。

鄭玄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1]、《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三統曆》,劉歆所撰;《九章算術》,周公作,凡有九篇,方田一,粟布二[2],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鈎股九。)又因盧植事馬融,融素驕貴[3],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玄,因質諸疑義。後徵大司農,不起。

魏王粲字仲宣,爲侍中,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

吳顧譚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算,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

趙達明算術,事大帝。帝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帝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黄武三年,魏文帝在廣陵,大帝令達算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帝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帝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達治九宫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畢,謂之曰:“倉卒乏酒,又無佳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横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適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慚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又閑居無爲,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大帝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絶焉。

宋關康之字伯愉,河東陽人,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算術,妙盡其能,太宗詔徵不起。

祖冲之爲長水校尉,又時善算,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

後魏安豐王猛子延明爲尚書右僕射,以河澗人信都芳工算術,引之在館。共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

高允爲太常,明算法,爲算術三卷。

殷紹,長樂人,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爲算生博士。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樂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迹,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岸岩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臟六府心髓血脈,商功大算端部,變化玄象,土圭[4],《周髀》。練精鋭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仿佛。穆等仁矜,特垂憂愍,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各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5];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禮德:以此經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窮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月吕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爾至今,四十五載[6]。歷觀時俗,堪輿八會,經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古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

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缺。臣前在東宫，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7]，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内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經餘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頹[8]，餘齡日暮，每懼殂殞，顛仆溝壑，先帝遺志[9]，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秘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北齊許遵，明《易》善算，高祖引爲館客。後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遂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遵果以九月死。

信都芳，河澗人，少明算術，爲州里所稱。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初爲魏安豐王延明所館，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欹器[10]、地動、銅烏、候風諸圖爲《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芳注重差勾股，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

隋蕭吉字文休，爲上儀同，博學多通，猶精陰陽算術。

劉炫爲旅騎尉，撰《算術》一卷行於世。

唐傅仁均爲太史令，善曆算。

李淳風爲太史令，猶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與算學博士梁永、太學助教王眞儒等注釋《五曹孫子》等十部算經，分二十卷。顯慶元年，左僕射于志寧等奏之，付國學行用。

僧一行姓張氏，公謹之孫也。初，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門，有流水。一行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當卻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前水果卻西流。

明地理

夫天地幽微，土圭銅渾以測之；陰陽變化，累黍吹管以候之。故知律呂之本，軒聖攸明；卜筮之書，秦虐不毁。然則識地理，授天時，不可謂誣矣。卜其宅兆，則預辯吉凶；相之居第，則先言倚伏。是知究青烏之術，善靈蔡之占，其來久矣。

樗里子爲秦相，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宫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西，武庫正値其墓。

後漢袁安，明帝建初八年，遷太僕。初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

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於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管輅,少帝正始九年舉秀才,隨軍西行,過毌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御戶,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輅仕至少府丞。

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因墮馬折臂,位至三公。

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舒後果貴,位至司徒。

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出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相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别山,與周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侃位至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司馬。

郭璞遷尚書郎,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璞又嘗爲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矣。”帝甚異之。張裕曾祖澄當葬父,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至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能圖宅相冢,位至廣武將軍。

宋孔恭妙善占墓,高祖微時,葬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帝嘗與恭經墓,歎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負。

南齊荀伯玉爲散騎常侍、南濮陽太守,因事伏法。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時年五十。

柳世隆爲左光祿大夫、侍中。曉術數,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

陳吳明徹父樹仕梁爲右將軍,明徹年四十,感墳塋未備,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來經墳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即樹之最小子也。明徹仕至司空。

唐僧泓者,黄州人,善葬法,每行視山原,即爲之圖,張説深重之。

晋王建立，遼州人，有先人之墳在於榆社，有崗重覆，松榆藹然。占者云："後必出公侯。"故建立歷青、鄆、潞數鎮同平章事。故建立生自爲墓，恐子孫之有易也。子守恩再歷方鎮，後爲西京留守。

圖畫

古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受之，以昭瑞命，則圖畫之作，肇於此矣。故《周禮》垂設色之文，仲尼有後素之說。雖曰藝成而下，亦乃道在其中者焉。乃有思及杳冥，工侔造化，得諸形似之旨，加之氣韻之妙，觸類而長，其徒實繁，用能闡幽洞微，窮神知變，眇觀載籍，代有其人，論而次之，式示於後。

史皇作圖(史皇，黄帝臣也。圖謂畫物像也)。

敬君，齊狂卒也。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能畫者賜之錢。敬君常饑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

魏徐邈善畫，作走水獺標於水濱，郡獺集焉。邈位至司空。

吳曹不興善畫[11]，太帝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帝以爲生蠅，舉手彈之(本志無官)。

晋王獻之工草隸，善丹青。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位至中書令。

顧愷之字長康，尤善丹青[12]，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缺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悦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其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爲之圖，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絶於時。嘗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像，在石岩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晋義熙初，師子國獻玉像，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在瓦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長康畫維摩詰諸圖，世人謂之三絶。

南齊何戢，建元初爲左將軍，吳興太守。時高帝頗好畫扇[13]，戢有宋孝武所賜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14]、顧寶先皆能畫[15]，歎其巧絶。戢因王晏獻之，帝令晏厚酬其意。

宋測不就徵辟，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

毛惠遠，滎陽人，善畫馬。劉瑱，彭城人，善畫婦人。當世俱爲第一。

殷蒨，陳郡人。劉瑱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錮疾，醫所不療。蒨善寫人，與眞不别。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乃密使嫗妳示妃。妃視畫，竟仍唾之，因駡云："故宜其蚤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瘥。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

陳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宣成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絶。

陸探微，吳人。伏曼容素美風彩，高祖常以方嵇叔夜，使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宗測優游，齊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

張繇，吳人，丹青之巧，冠絶一時。高祖於光宅寺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並繇運手。

後魏蔣少游假散騎常侍，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使齊。齊延昌師主顧元吉言於齊武帝曰："臣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來必令模寫祖掖，未可令反。"帝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

北齊廣寧王孝珩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眞。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

蕭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16]，遂被眷待[17]。官至散騎常侍。

唐閻立本頗好學，而以善畫知名，猶工寫眞。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悦之，詔坐者爲詠，召立本令寫之閣下，傳呼云："畫師閻立本到。"立本時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持丹粉，瞻望坐賓，深爲愧赧。退而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惟以丹青見知，躬廁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也。"然立本性之所好，欲罷不能也。

薛稷善畫，博採古迹。睿宗在籓，留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位至中書侍郎，參知政事。

王維妙於繪事，筆蹤措思，參於造化。然創意經圖，或有所缺。至於雲峰石色，絶迹天機，非衆工之所及也。人有奏樂圖者，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誤，咸服其精思。官至右丞。

韓滉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位至檢校左僕射平

章事。

博　弈

仲尼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蓋博弈之所從來久矣，乃有專精厥藝，獨善其事，積日以臻乎妙，用志以幾於神。或以資豪舉之氣，或以助閑宴之適，流風雅尚，清言高韻，於是乎出焉。其或篤於好尚，遂成沉癖。廢事棄業，怠政墮官，此昔人所以著論而致譏，勤於垂誡者也。

井公，鄁人。周穆王北入鄁(鄁，鄭邑)，與井公博三日而决(井公疑其賢人而隱者，故王就博)。

奕秋，齊人，通國之善奕者。

荆軻，燕人，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軻默而逃。

漢劇孟，洛陽人，好博，多少年之戲。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格音各，行五相各，故言各。)

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之有故，相遂博奕，數負進。及帝即位，稍遷至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後漢梁冀爲大將軍，能彈棋(《藝經》曰：彈棋，兩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18])、格五(格五，簺也，簺，行棋相簺謂之簺[19]。《簺經》曰："簺有四采[20]：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21]，不得行，故謂之格五也")、六博(《楚詞》曰：琨蔽象棋有六博。注云：投六著，行六棋，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22]，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意錢之戲(一曰射意，又曰射數，即攤錢也)。

魏子山道王九眞、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

王粲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位至侍中。

孔桂性便妍，曉博奕。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杜幾與衛固少相侮狎，共博爭道。位至尚書僕射。

吳嚴武字子卿，衛尉畯再從子也。圍棋，莫與爲輩，謂之人絕。

蔡穎在太子和東宮侍從，性好博奕，太子以爲無益，命中庶子韋曜著《博奕論》以諷之。

晉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棋，坐觀之。及起，斧柯已爛。

賈謐嘗侍愍懷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位至侍中。

王導爲丞相,嘗與其子悦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耶。"

祖納爲軍諮祭酒,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納曰:"我亦忘憂耳。"

周顗字伯仁,爲王敦所殺。敦坐有一參軍樗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

阮簡爲開封令。縣有劫賊,外白之甚數,簡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簡曰:"局上劫亦急。"其高率如此。

陶侃爲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見諸參佐,戒以談戲廢事,乃取其樗蒲博具投於江,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

謝混女夫殷叡好樗蒲,奪其妹姑物以還戲債。爲大將軍王敦長史。

王恬多技藝,與江霖俱善奕棋,爲中興第一。終會稽內史。

謝安爲衛將軍。苻堅率衆次於淮淝,京師震恐,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玄等。既破堅,有捷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

袁耽字彦道。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産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否?"其通脱若此。官至建威將軍、歷陽太守。

葛洪寡玩好,見人博戲,曾不目盼,乃至不知棋局道樗蒲齒名,以爲句容令。

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位至中書令。

桓玄強與人博奕,取其田宅。(又云桓玄見人好園宅,悉欲取之,乃以樗博而賭。)

劉毅嘗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宋高祖及毅在後,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高祖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高祖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毅後爲衛將軍、荆州刺史,以叛誅。

宋顔延之初仕晉爲鎭東司馬,坐圍棋免官。

徐羨之頗工奕棋,觀戲嘗若未解。以爲司徒。

何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承天官至御史中丞。

臧質善蒲博意錢之戲，官至車騎將軍，江州刺史。

王景文爲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

范景達善彈棋，居晉平王休祐左右。

羊玄保善奕棋，棋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謝弘微性無慍色，末年與友人圍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爲侍中吏部尚書。

王弘字休元，瑯琊臨沂人也。少時常樗蒲公城子野舍，及後，位太保中書監。有人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舍何在？"弘默然。

何尙之爲侍中中書令，雅好棋。吳郡褚裔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而褚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褚，應從誅。尙之請曰："褚奕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藝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又云尙之少好樗蒲，既長而折節蹈道。）

孟靈休善彈棋，官至秘書監。

南齊蕭惠基爲給事中。當時能棋人，瑯琊王杭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鬬棋。太祖使思莊與杭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帝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杭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杭、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杭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

江斅爲秘書監領晉安王師。斅圍棋第五品，爲朝貴中最。

沈文季猶善塞及彈棋。塞用五子。官至平東將軍、會稽太守。

梁王瞻爲侍中，領驃騎將軍，於棋猶善。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棋、酒也。

柳惲善奕棋鵲，每敕侍坐，仍令定棋譜，第其優劣。官至吳興太守。

李安民擊鵲尾城有功，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果驗。

陳司馬申有風槩，年十四，便善奕棋。常隨父候吏部尙書到仲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子春素知申，即於坐所呼與爲對。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後卒爲右衛將軍、散騎常侍。

陸瓊父雲公，仕梁爲給事中黃門侍郎，掌著作。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漑、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後魏有范甯兒者,善圍棋,與李彪使齊,齊武令江南上品王杭與甯兒制勝而還。

高光,浮陽人,善樗蒲。

李幼序,趙國人,及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游肇爲侍中,性廉謙不競,撰《儒棋》以表其志。

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棄日,乃志通夜不止。(有蒼頭嘗令秉燭,或睡即加杖,奴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不敢暫辭。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琛惕然慚感。)

後周薛端爲尚書右丞,掌選事。梁主蕭詧曾獻瑪瑙鐘,太祖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樗蒲頭得盧者,便與鐘。"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樗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鐘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帝大悦,即以賜之。

王思政爲中軍大將軍,從魏孝武西遷。時太祖執政,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命諸將樗蒲取之。物既盡,帝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先得盧者與之。次至思政,乃斂容自誓,一坐盡驚。即拔佩刀膝上,苟不成盧,將自殺拊髀擲之。帝方令止,已爲盧矣。乃拜而受賜。

唐王叔文,貞元末以棋待詔翰林。順宗在東宫,叔文常侍棋。

王倚善奕。寶曆初,爲待詔。

張賈自鴻臚卿出爲衢州刺史。文宗顧謂賈曰:"聞卿大善長行。"賈知帝不喜博,遂自解説,乃曰:"公事之餘,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好也。"帝曰:"豈謂好之,而不妨事也。"

顧師言爲棋待詔,大中八年,日本國遣王子來朝,王子善圍棋,宣帝令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時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敬服不勝。回謂禮賓曰:"此第幾手也?"禮賓詭曰:"第三手。"其實第一手也。王子曰:"願見第一。"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敵大國之三,信矣。"

晉房知溫,兖州瑕丘人。初,鎮將牛存節屯於郡,好樗博,每求辨彩者,知溫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卒爲青州節度使。

鄭雲叟隱居華山,好棋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朔風大雪,亦臨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天成中,徵右拾遺不起。

校勘記

[1]"京氏易"原脱,據《後漢書・張曹鄭傳》補。

[2]粟布二,《後漢書・張曹鄭傳》唐李賢等注作"粟米二"。

[3]“驕”字原脫,據《後漢書·張曹鄭傳》補。

[4]“土”字原作“上”,據《魏書·藝術傳》改。

[5]“月”、“交”二字原脫,據《魏書·藝術傳》補。

[6]“四” 字原作“二”,據《魏書·藝術傳》改。

[7]“奉”字原脫,據《魏書·藝術傳》補。

[8]“夕”字原作“度”,據《魏書·藝術傳》改。

[9]“志”字原作“忠”,據《魏書·藝術傳》改。

[10]“畝”字原作“歌”,據《北齊書·信都芳傳》改。

[11]“不”字原作“丕”,據《三國志·吳書·趙達傳》裴注引《吳錄》改。

[12]“尤”字原作“猶”,據《晉書·文苑傳》改。

[13]“扇”字原脫,據《南史·何戢傳》補。

[14]“時”字前原衍一“時”字,據《南史·何戢傳》删。

[15]“顧寶先”三字原脫,據《南史·何戢傳》補。

[16]“知”之原作“之”,據《北齊書·蕭放傳》改。

[17]“待”字原脫,據《北齊書·蕭放傳》補。

[18]“石”字原作“右”,據《後漢書·梁統傳》唐李賢等注改。

[19]“棋”字原作“基”,據《後漢書·梁統傳》唐李賢等注改。

[20]“采”字原脫,據《後漢書·梁統傳》唐李賢等注補。

[21]至五即格,原作“五至即格”,據《後漢書·梁統傳》唐李賢等注改。

[22]“者”字原脫,據《後漢書·梁統傳》唐李賢等注補。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七十

總録部(一百二十)

救　患

夫患難相死,謂之至行。緩急時有,載之前言。然而士之處世,豈常其遇。或遘難虞之會,或罹困阨之辱,禍不旋踵,危若綴旒。秉志雖直而莫申,臨難無苟而曷訴。乃有扶義倜儻以自任,由衷感激而克壯,畫策微婉以救其死,挺身赴蹈以脱其急,以至抗封逾以論解,伏軒陛以固爭,卒能消赫斯之怒,全蕞爾之質,玆所謂濡足拯溺,焦頭救焚,得以謂之仁矣。

周閎夭事西伯,殷紂信崇侯虎之譖,而囚西伯。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物奇怪,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乃悦[1],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

申叔展,楚大夫。楚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2],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3],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4]?"曰"無"。(麥麴鞠窮,所以御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5]?"(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疾。)曰:"目於眢井而拯之[6]。(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虚廢井而求拯之[7]。)若爲茅絰[8],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

祁奚,晉大夫。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其黨羊舌虎(虎,叔向弟也),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9]。)《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10]。"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内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11]。"(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

子曰[12]:"《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勳,功也,言聖哲有謨功者,當明信定安之[13]。)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14]),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過而復之[15],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己。)

叔向,晉大夫也。齊陳無宇送女於晉,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叔向言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頗不平)?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趙文子,晉大夫也。初,虢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子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穆子名豹),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爲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也,是吾出而危之。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敢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必殺叔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憂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淩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向固請於楚而免之。

江上丈人,莫知其名族也。初,伍員過於荆,至江上欲涉(涉,渡),見一丈人挾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已絶江(絶,過),問其名族(族,姓),則不肯告,解其劍以與之,謂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獻,上)。"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者,子胥吾尚不取(《周禮》:侯執圭,言爵之爲侯。萬擔,萬石金,二十兩爲鎰,不取子胥以受此賞),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伍員遇於吳(遇猶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曰:"祝江上之丈人。"

盱夷,六國時人也。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爲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爲魏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赦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身往赴秦軍[16],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詞決而行。侯生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兵[17],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首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任重,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18],遂救邯鄲存趙。

范痤,故魏相也。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漢項伯名纏,項羽季父也,爲左尹。沛公西入咸陽,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耶?"公曰:"鯫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鯫,七垢千垢二切。鯫,小人也)。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卻,丘略切)?"沛公默然,曰:"今爲奈何?"良因邀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爲壽,結婚姻,令伯具告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項羽後解。(沛公見羽鴻門,羽留沛公,項羽亞父范增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

王陵,沛人也,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初,陽武人張蒼秦時爲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質,鍖也),身長大,肥白如

瓠。時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勿斬。陵位至太傅。

朱家，魯人也。初，高帝數爲項籍將季布所窮。項籍滅，高帝購求布千金，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漢求急，乃髡鉗，置廣柳車中，并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帝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爲平王所殺，乃奔吴，教吴伐楚。平王以卒，其後吴師之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19]。）若何不從容爲帝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指。（侍謂侍於天子，間謂務事之隙。）帝乃赦布。

朱建封平原君，惠帝時，人或毁辟陽侯審食其，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慚，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斯則二人皆名爲孺而姓各别。今此云閎籍孺，誤剩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説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以誅君，何以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於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吕太后殁，大臣誅諸吕，辟陽侯於諸吕至深（辟陽侯於諸吕相親信，爲罪宜誅者至深也），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賈、平原君之力也。

郭舍人，武帝時俳倡也。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號之曰大乳母[20]。後乳母家子孫奴縱横暴長安中，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公孫敖爲騎郎。武帝時，衛青姊子夫得入宫幸帝。皇后[21]，長公主女也（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建章宫中），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22]（逆取曰篡），故得不死。

辛慶忌爲左將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請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雲曰："安昌侯張禹。"上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

後得已。

王咸爲博士弟子,鮑宣爲司隸,坐大不敬不道,下廷尉。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又守闕上書。宣遂得減死一等,髡鉗。

後漢劉賜爲光祿勳。初,任光者,少忠厚,爲鄉里所愛,初爲鄉嗇夫郡縣吏。(《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置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復知人貧富,爲賦多少。")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

鮑德爲黄門侍郎。初,竇憲薦張林爲尚書,陳寵言其貪濁,憲深恨寵,既秉權,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責之。德素敬寵,説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爲太山太守。

鍾離意爲尚書僕射。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明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怠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

張峻,山陽人也,前爲懷令。章帝二貴人父宋楊,峻友人也。貴人既被譖自殺,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峻與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拷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商高諝才志,即爲奏,原光罪。諝由是顯名,後位廷尉。

李篤,東萊人也。時山陽東部督郵張儉舉劾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請誅之。覽遏絶章奏,並不得通。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流轉東萊,止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何如自傳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賈彪爲新息長,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説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何顒,南陽人也。屬黨事起,變姓,亡匿汝南間。袁紹慕之,與爲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罹其難。顒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阨者,爲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及黨錮解,顒辟司空府。

彭伯爲議郎。時董卓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群僚無敢言,盧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

植事。又，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免植官而已。

魏常林，河內溫人。時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撾客，爲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輔翼朝廷[23]，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24]。林位至光祿大夫。

賈詡，姑臧人，漢末爲郎，疾病去官。時獻帝既東而李傕來追，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爲傕所嫌，欲殺之。詡謂傕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傕乃止。

孔融爲將作大匠。時楊彪爲尚書令。建安元年，獻帝從東都幸許，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公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宴設，托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曹公托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公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公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殺無辜，則海內聽觀，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曹公不得已，遂理出彪。

陳琳字孔彰，廣陵人也。初，清河崔琰以琴書自娛，袁紹聞而辟之。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與琳營救得免。仕至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張弘爲呂布刺姦，陳登爲魏太祖先驅，以討呂布。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與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

鮮于輔爲度遼將軍。時魏國初建，徐邈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因得免刑。

陳群爲侍中，領太祖東西曹掾。時五官將文學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群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群。群曰："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涉險，邀生於崤澠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斫棗樹，

共盟而别。昭雖有陰德於帝,口中終不言,人莫知之。

蜀劉巴字子初,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遠適交阯,更姓爲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諮訪。

吳趙昱,瑯琊人,與張昭友善。刺史陶謙舉昭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己,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也。初,後主牧、左國史侍中韋曜下獄,將殺之。覈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答天問[25]。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敕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慺慺,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爲漢將軍[26],兵敗不還而降匈奴[27],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不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後主不許。

甘寧字興霸。初依黄祖,祖不禮之。祖都督蘇飛薦寧,祖不用。寧於是歸吳,勸大帝取祖。大帝遂授寧兵,屯當口。大帝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大帝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大帝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大帝感其言,謂曰:"今爲君致之,若走云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重生之恩[28],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大帝乃赦之。

諸葛瑾字子瑜,初爲大帝中司馬。大帝嘗舉孝廉,吳郡太守朱治,大帝舉將也,大帝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大帝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大帝。大帝喜,笑曰:"孤意解矣。顔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耶?"大帝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群下多爲之言。大帝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大帝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

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大帝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又，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治物[29]，比蒙清論，有以保全。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

劉基爲大司農。大帝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大帝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諍，翻以得免。

孫鄰領豫章太守，召還，爲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意欲置之於法。論者多爲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談。仲膺又有奉國舊恩。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爲？"濬意即解，燮用得濟。

呂蒙爲左護軍虎威將軍，屯陸口。時虞翻以數犯顏諫爭，坐徙丹陽涇縣。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

校勘記

[1]紂乃悅，《史記・周本紀》作"紂大説"。

[2]司馬卬，《左傳・宣公十二年》作"司馬卯"。

[3]"申叔展皆楚大夫"數字原脱，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晉杜預注補。

[4]有山鞠窮乎，原脱"窮"字，據《左傳・宣公十二年》補。

[5]"河"字原脱，據《左傳・宣公十二年》補。

[6]"眢"字原作"窅"，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改。

[7]求拯之，《左傳・宣公十二年》晉杜預注作"求拯己出"。

[8]若爲茅絰，《左傳・宣公十二年》作"若爲茅絰"。

[9]"雖"字原作"離"，據《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杜預注改。

[10]"知"字原作"如"，據《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改。

[11]"其"字原脱，據《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補。

[12]乘驛，《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作"乘馹"。

[13]此段夾注，《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杜預注爲："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

[14]"以"字原脱，據《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杜預注補。

[15]改過而復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杜預注爲"改悔而復之"。

[16]欲以身往赴秦軍，《史記・魏公子列傳》作"欲以客往赴秦軍"。

[17]"兵"字，《史記・魏公子列傳》作"軍"。

[18]"秦軍"二字原脱，據《史記・魏公子列傳》補。

[19]"三"字原作"二"，據《漢書・季布傳》顏師古注改。

[20]大，原作"太"，據《史記・滑稽列傳》改。

[21]皇后，原作"皇太后"，據《漢書・衛青霍去病傳》改。

[22]“騎郎”二字原脱,據《漢書・衛青霍去病傳》補。

[23]輔翼,《三國志・魏書・和常楊杜趙裴傳》作“匡翼”。

[24]“匡”字原脱,據《三國志・魏書・和常楊杜趙裴傳》補。

[25]承答天問,《三國志・吴書・王樓賀韋華傳》作“承合天問”。

[26]“昔”字原脱,據《三國志・吴書・王樓賀韋華傳》補。

[27]兵敗不還,《三國志・吴書・王樓賀韋華傳》作“軍敗不還”。

[28]受重生之恩,《三國志・吴書・程黄韓蔣周陳董甘淩徐潘丁傳》作“受更生之恩”。

[29]則天治物,《三國志・吴書・張顧諸葛步傳》作“則天活物”。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七十一

總錄部(一百二十一)

救患第二

晉荀顗仕魏,爲侍中。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

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也。陸機爲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爲,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穎爲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

石崇爲太僕。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

傅祗爲侍中時,裴楷子瓚娶楊駿女。及駿誅,楷以姻親收付廷尉,賴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

孫琰爲都官從事,時江統爲愍懷太子洗馬[1]。及太子廢處金墉,賈后諷有司不聽宫臣追送。統與宫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爾。東宫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謐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

蕭隆爲殿中將兵。齊王冏被誅,初,兵交,冏左司馬嵇紹奔散赴宫前,持弩在東閤下者將射之。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趨前拔箭,於此得免。

崔岳字元嵩,爲朝鮮令。初,劉曜有罪,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王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爲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爾。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有薄祜,未見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維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

郭陽爲將軍。大安中,并州饑亂,石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雁門還依甯丘,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丘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説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陽與張隆虜群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屬陽及兄子。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

裴楷爲鎮南將軍。初,太康末,汝南王亮被害,亮子西陽縣公散騎常侍羕時年八歲,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

秦璩與陳訓同鄉人也。訓善占候,會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璩時爲宏參軍,乃説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

祖納爲太子中庶子。齊王冏建議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實及前皇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

石勒門幹,鄧攸爲郎時幹也(幹失名氏)。永嘉末,攸爲河南太守,沒于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悦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

錢舉,吳興武康人也。沈勁亦武康人也。勁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舉匿之,得免。

郭舒爲荆州別駕。荆州士人宗廞嘗因酒忤刺史王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人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廞遂得免。

荀羨爲徐州刺史,監青州軍事,又領兖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

桓冲,溫弟也。初,朱綽兄憲及斌爲西中郎袁眞所殺。綽從溫平壽陽時已死,輒發棺戮屍,溫怒,將斬之。冲苦請得免。

嗣譙王尙之爲驃騎諮議參軍。初,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內史劉涓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尙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尙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伏焉,乃從之。

曇冰者,沙門。少王廞起兵,爲王恭所殺。子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曇冰逃竄。時劉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曇冰使華提衣幞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冰阿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

宋張榮爲右將軍王玄謨隊主。初,張暢爲南譙王義宣長史,朝廷徵爲吏部尚書。未行,義宣反,遂拘留之。及義宣敗於梁山,暢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輿。玄之甚不悅,諸將請殺之,榮救之得免,報送都下,付廷尉見原。

王誕爲司馬原顯驃騎長史。元顯討玄,玄欲悉誅桓氏。誕固陳桓循等與玄志趣不同,由此得免。循,誕甥也,及玄得志,誕將見誅,循爲之陳請,又言循等得免之由,乃徙誕廣州。

何尙之爲尙書左僕射,及元凶劭弒立,進位司空,領尙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尙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

沈煥爲散騎郎。元凶劭弒逆,南郡王義宣起義。劭收義宣世子恢及弟悰、憬、惔繫於外,令煥防守之。煥密有歸順意,謂恢等禍福與諸郎同之,願勿憂。及臧質自白下上趍廣莫門,劭令煥殺恢等。煥乃解其梏,率所領數十人與恢等向廣莫門。欲出,門者拒之,煥曰:"臧公已至,凶人走矣,此司空諸郎,並能爲諸君得富貴,非徒免禍而已,勿相留。"亦値質至,因以得出。

沈慶之爲建威將軍,封始興公。初,申垣坐事,將棄市,群臣爲之請,莫能得。將行刑,慶之入市,抱垣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孝武,乃原生命,繫尙方,尋被宥,復爲驍騎將軍。又王玄謨爲寧朔將軍,北征,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及兵敗,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

王僧朗,殷叡外曾祖也。叡祖元素,元加末坐染太初事誅,叡遺腹亦當從戮。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

南齊戴僧靜初沒于魏,後叛還淮陰,太祖撫蓄之,常在左右。僧靜於都載錦,爲歐陽戍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既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太祖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

王晏爲世祖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初,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王煥爲吏部,轉普曜爲內職,深德之。及煥爲丹陽尹,而晏仕世祖府,煥從弟蘊反,世祖謂晏曰:"王煥,宋家外戚。王蘊親同逆黨,既共群從,豈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啓聞。"晏叩頭曰:"王煥修謹,保無異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

王儉爲侍中、尙書令、丹陽尹。時江斅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世祖遣使檢覈,斅藏此客,躬自引咎。帝甚有怪色,儉從容啓帝曰:"江斅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爾。"帝意乃釋。

王廣之爲右衛將軍。初,李元履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爲元履父安人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

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已外,丈人之賜也。"

梁徐勉爲尚書僕射,沈約嘗侍晏,値豫州獻粟,徑半寸,高祖奇之[2],問曰:"粟事多少?"與約各疏所臆,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勉固諫乃止。

柳世隆爲郢州長史。沈攸之舉兵圍郢城,范雲爲攸之所得,令送書入郢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

褚淵爲太宰。初,齊高帝受禪,悉誅宋宗室近屬,將及劉季連等。淵素善季連,固請乃免。

侯子鑒,侯景將也。姚僧坦而湘東王記室參軍,侯景之亂,逃歸吳興。及兵大至,乃被拘繫。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

後魏崔浩爲司徒。初,趙逸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3],爲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太武乃止。拜逸中書侍郎。

寇謙之,嵩山道士也。毛脩之初在洛,敬事謙之。脩之爲宋武帝子義眞司馬,後沒魏。時謙之爲太武所信,敬營護之,故得不死。遷於平城。

胡叟初從宋益州刺史吉翰入蜀。時蜀沙門法成鳩集僧旅幾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値千餘疋。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以德請,財何爲也?"無所受。

北齊陳元康字長猷,爲右丞。初,高祖葬后,崔㥄竊言:"黄頷小兒,堪當重任不?"崔暹外兄李愼以㥄言告暹。暹啓文襄,絶㥄朝謁。㥄要拜道左。帝發怒曰:"黄頷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鎖㥄赴晉陽而訊之。㥄不伏,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㥄在禁,與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㥄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之於帝曰:"崔㥄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帝曰:"若免其性命[4],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㥄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帝曰:"既有季珪之罪,還命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5]。㥄若在作所而殞[6],後世豈道公不殺也?"帝曰:"然則奈何?"元康曰:"崔㥄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㥄進謁奉謝,帝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黄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

和洛興爲葛榮下都督。時溫子昇爲廣陽王淵東北道行臺郎中[7],淵軍敗,子昇爲

葛榮所得[8]。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慚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勵精不已。

劉靈助粗疏無賴,以一筮爲爾朱榮功曹參軍建議。初,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

王則爲侯景行臺郎中,顔之推爲郢州管記,侯景陷郢州,欲殺之,賴則以免,囚送建鄴。景平,還江陵。

楊愔字遵彦,爲僕射。陳王瑜,琳弟也,爲侍中。永定元季,使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數矣。遵彦憫其無辜,每存護之。天嘉二年還陳。

後周張曜初爲後魏將韓軌長史。樊深初仕後魏征虜將軍,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改易姓名,游學於汾晉之間,習天文及算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因送河東。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

隋房彦謙初仕齊,爲齊州治中。齊亡[9],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劍所執。彦謙以書諭之,帶劍慚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

元巖初仕周,爲内史中大夫。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内爾。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

何稠爲開府。耿詢伎巧絶人,初爲官奴,後賜蜀王秀。及秀廢,當誅,稠言於高祖曰:"詢之巧思,若有神異,誠爲朝廷惜之。"帝於是特原其罪。

唐許紹爲陝州都督。武德中,蕭銑據荆楚江嶺。朱賓遣開府李靖安輯之。惟遠將從數人馳傳至金州,與廬江王瑗共擊之,破蠻賊鄧洛,進至硤州[10]。阻蕭銑,不得前。高祖遲之,因更發怒,陰敕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請命。於是獲免。

唐温彦博爲中書令。先是,楊纂爲長安令,有婦人袁氏妖逆,爲人所告。纂詰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纂爲不忠,將殺之。彦博以纂過誤,罪不至死,固諫,乃赦之。

李安遠,朔方人,隋雲州刺史徹子也,少襲父爵城陽公,與王珪友善。大業初,珪坐叔頍當配流,安遠爲之營護,獲免。後爲正平令。

朱敬則,長安三年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説爲張易之兄弟所誣構,將陷重辟,諸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申理曰:"元忠、張説,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若令得罪,豈不失天下之望也!"乃得免死。

哥舒翰初爲河西節度王忠嗣衙將。忠嗣以爲大斗軍副使,使别爲將,討吐蕃。天寶六載,擢授隴右節度副使,河源軍使。其冬,王忠嗣下獄。敕召翰。方伐之,諸將或請以金帛行救忠嗣者,翰惟以一單囊行,曰:“若道之將行,以是足矣。如其不行,多金帛亦奚以爲?”翰至,玄宗素聞其才,虚心待之,遂以爲鴻臚卿兼西平太守,攝御史中丞,代忠嗣爲隴右節度。翰盛言救忠嗣,玄宗不從。起入禁中,翰叩頭,隨帝而前,言詞慷慨,聲泪俱下。帝感而寬之,遂貶忠嗣爲漢陽太守。

王綽,大曆中爲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嗣恭將陷害判官李泌,誅戮之。綽説諭救解,獲免。

李忠臣爲淮西節度,爲大將李希烈所逐。單騎赴京師,因留奉朝請。時常侍張涉承恩用事,坐受賄財,事露,帝將以法繩之。涉即帝在東宫時侍讀也。忠臣奏曰:“陛下貴爲天子,而先生以乏財抵法。以愚臣觀之,非先生之過也。”帝意解,但令歸田里。前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杖殺部曲,有司敕奏:京杲殺人當死。帝將從之。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帝問之,對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常從至戰所,獨不死,是以知渠合死矣。”帝亦憫然,不令加罪,改授王傅而已。

張光晟,京兆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譖毁。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間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耻以求恩授賞爾。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11],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而令之太原。及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終此相逢,何慰如之。”即命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捨之矣。”

杜祐爲淮南節度。時徐州張建封卒,濠州刺史兼誣奏從事李藩摇動軍情。德宗詔祐殺之。祐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果報之事,信有之不?”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爲報也。”祐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得祐解,怒不釋,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釋然。除秘書郎。

裴度爲東都留守、司徒中書令。太和九年,李訓等伏誅,其親戚疏遠者,皆在囚繫,或以加流竄。度上疏理之,救治者數十家。

李勉爲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故,乃爲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帝方以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竟爲執政所非,追入爲太理卿。謁

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修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即日除太常少卿。王晬後以推擢拜太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

後唐墨君和,鎭州鼓刀之士也。鎭州王鎔初襲父位,爲節度,鎔爲晉人所侵,求救於幽州李威。威出軍爲鎔援。時威兵勢方盛,以鎔冲弱,有窺圖之志。威再來赴援,爲弟儔奪據其位,退無歸路。鎔乃館威於寶壽佛寺。鎔以威因已而失國,又感其援助之大,事之如父。鎔謁威於其館,威陰遣部下伏甲劫鎔抱持之,即並轡歸府舍。鎔軍拒之,竟殺威。鎔本疏瘦,時年始十七,當與威並轡之時,雷雨驟作,屋瓦皆飛。有一人於鐵垣中望見鎔,識之,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翌日,鎔但覺項痛頭偏,蓋因爲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既而訪之,則君和也。遂厚賞之。

任圜爲潞州刺史[12],從莊宗攻鎭州。及城潰,誅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亦圜橫身以固護焉。

周王知權、唐景思,紀綱之僕也。景思初仕漢,爲沿淮巡檢,屢挫淮賊。時史弘肇淫刑黷貨,多織羅南北富商殺之,以利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無厭,雖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弘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爲內應。弘肇即令親吏將三十騎往收之[13]。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也,見便殺之。不然,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冤哉!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人並在此,若有十緡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甲杖,除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使者搜索其家,惟衣一笥、軍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曰:“使者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是,知權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弘肇曰:“唐景思赤心爲國,某服事三十年,孝於父母,義於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願公追劾景思,免至冤橫。”弘肇憫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桎梏就路,潁、亳之人隨至京師,衆保證之。弘肇乃令鞫告事者,具伏誣陷,即斬之,遂奏釋景思。

校勘記

[1]“統”字原作“充”,據《晉書·江統傳》改。

[2]“奇”字原作“寄”,據《梁書·沈約傳》改。

[3]“敗”字原作“收”,據《魏書·趙逸傳》改。

[4]“若”字原作“君”,據《北齊書·崔㥄傳》改。

[5]“追”字原作“進”,據《北齊書·崔㥄傳》改。

[6]“作所”原爲“所作”,據《北齊書·崔㥄傳》改。

[7]“淵”字原作“深”,據《魏書·溫子昇傳》改。

[8]"昇"字原作"深",據《魏書·溫子昇傳》改。

[9]"亡"字原作"王",據《隋書·房彥謙傳》改。

[10]"硤"字原作"夔",據《舊唐書·李靖傳》改。

[11]"請"字原作"讀",據《舊唐書·張光晟傳》改。

[12]"圜"字原作"圓",據《舊五代史·任圜傳》改。

[13]"將"字原作"殿",據《新五代史·唐景思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七十二

總錄部(一百二十二)

訟　冤

昔屈原有言:"人之窮也,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斯亦茹冤銜恤之不能無告者也。若夫大道之喪,亂獄滋豐,上聽不聰,巧言競進,邪曲害於正,讒諂蔽其明,懷寶而被誣,含忠而獲戾,乃至樹勳以光國,獨見擯棄,仗節以沒世,反蒙譖毁,蹈非辜於公憲,陷惡名於鉤黨,推是而往,其流實繁。蓋有賫志以沉幽壤,竄迹而投遐裔,遭刑辟之荼毒,淪輸作之幽窘,乃或奮不顧死,自訟其冤;逮乎近親故吏,仁人志士,伏闕以申理,露章而上訴,因以攄宿憤而蒙委照,起瘵廢而被昭洗者,固多乎哉。若夫辭意懇到,卒不見諒者,斯可悲矣。

楚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取奉玉璞而獻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不食,泣盡而繼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夫寶玉而名曰石,貞士戮之以謾,此臣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續,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

漢鄒陽,齊人,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冤,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爲然,徒虚語爾。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竭忠盡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太王熟察之。昔者卞和獻寶[1],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熟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思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衛,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

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宫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説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毁消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伯讀曰霸),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二王謚),此二國者,豈拘於俗[2]、牽於世、繫倚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敵讎,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説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虚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吴,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德,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珠,夜光璧,祗足以結冤而不見德。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無左右爲之容,欲盡精神,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3],以信荆軻之説。故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吕尚以歸,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大王沉諂諛之辭,牽帷裳之制[4],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忿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於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挾於執位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藪之中爾,安有盡忠信而

趙關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也。

于公,東海郯人,爲郡決曹。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柰何其後?”姑自經死。(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府郡之曹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斷之,咎當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鄭昌爲諫大夫,宣帝時,蓋寬饒上書誹謗。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帝不聽。

公乘興,湖三老也。京兆尹王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興等(湖縣名也,今虢州湖城縣取其名)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5],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爲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貶爲雁門太守[6],甄遵河内太守也),群盜寖强,吏氣傷沮(寖,益也;沮,壞也),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内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7],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强。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萬音矩。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更,歷也。)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8]。姦邪銷釋,吏民説服。(釋,解也。説讀曰悦。)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眞,未有殊絶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共滔天。’(引堯《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托於治,實用違僻,貌象、共,過惡漫天也[9]。)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謂其口惡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10](捽,持頭也。搏,擊也),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内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也。傅致奏文(建立謀畫此議也。傅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于罪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浸潤,猶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爲秦

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公(砥,厲也;首,向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11],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盗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期,年也。)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殛,誅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12]),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非止合免官而已也[13])。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詆,毁也),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絶詐欺之路。(懲,愴也。)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别。"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杜欽爲議郎。先是,宣帝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爲外國所苦(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14]。至伊修城(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素和切),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絶不通(鄯音善)。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15]。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亟,急也,音居力切),其勢難制[16],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言馬形似龍者)。帝甚説(説讀曰悦),下議封奉世(下其事令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專之可也(專與顓同[17])。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本爲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世法[18]。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例[19],以奉世爲比(比,必寐切),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逐,競也),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帝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禄大夫,水衡都尉。及奉世卒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

據蕭望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帝從衆而侯之。於是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約謂共爲契約），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城郭者[20]，謂西城諸國爲城郭而居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21]；無常則節趨不立（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同[22]），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23]（措，置也，千故切）。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24]（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白著謂顯明也[25]，表猶道也[26]），獨抑厭而不揚（厭，乙涉切），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願下有司議。"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劉向爲宗正時，甘延壽、陳湯誅郅支單于。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27]，事暴揚外國，傷威毁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擥（擥與攬同）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向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28]，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不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嘽，它丹切。焞，它回切），顯允方叔，薄伐玁狁[29]。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奉大美者不疵細瑕[30]。《司馬法》曰：'軍賞不逾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晏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31]，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靡，散也，音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廑與僅同），雖斬宛王毋鼓之首[32]，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大宛[33]，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

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卒,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益[34],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逾義干法,内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鎮百蠻,名顯四海,爲國家除殘,兵革之原息,邊境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耿育爲議郎時,射聲校尉關内侯陳湯徙焞煌。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絶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治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35],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户。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焞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36],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爾!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録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成帝還湯。卒於長安。

鮑宣爲諫大夫時,太司空何武遣吏迎後母。會成帝末,吏恐道路有盜賊,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遂策免。後五歲,宣數稱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繇是復徵爲御史大夫。

孫寶,鴻嘉中以廣漢群盜起,選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37],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群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毁過自出(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爲亂首。(擅放群盜歸,故云矯制,繇商不任職,致有盜賊,故云爲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卒當坐者。(縱,放也。)商征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爲車騎將軍所排。

上復拜寶爲冀州刺史。

校勘記

[1]卞和,原作"玉人",據《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改。下同。

[2]拘,原作"係",據《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改。

[3]嘉,字原脱。據《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補。

[4]養,原作"牆",據《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改。

[5]"奉"字原作"奪",據《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改。

[6]"王昌"前原衍一"王"字,據《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如淳注删。

[7]"間"字原作"聞",據《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改。

[8]"辜"字脱,據《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補。

[9]此段夾注,《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顔師古注中,《虞書》前無"堯"字;又,貌象共過惡漫天也,顔師古注作"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

[10]"利家"原作"利",據《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補。

[11]"避"字原作"辟",據《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改。

[12]"卯"字原作"死",據《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顔師古注改。

[13]"免官"原作"冤官",據《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顔師古注改。

[14]衛侯,《漢書・馮奉世傳》作"衛候"。下同。

[15]"間"字原作"聞",據《漢書・馮奉世傳》改。

[16]"勢"字原作"執",據《漢書・馮奉世傳》改。

[17]"與"字原作"焉",據《漢書・馮奉世傳》顔師古注改。

[18]後世法,《漢書・馮奉世傳》作"後法"。

[19]"例"字,《漢書・馮奉世傳》作"利"字。

[20]"城郭"原作"城國",據《漢書・馮奉世傳》顔師古注改。

[21]"惑生"原作"惑同",據《漢書・馮奉世傳》改。

[22]"趣謂意所同",《漢書・馮奉世傳》顔師古作"趣謂意所向";又,"意"字前原尚衍一"意"字,據顔師古注删。

[23]"從"字原作"生",據《漢書・馮奉世傳》改。

[24]"殊俗"前原衍一"從"字,據《漢書・馮奉世傳》删。

[25]"白著"原作"自著",據《漢書・馮奉世傳》顔師古注改。

[26]"道"字原作"首",據《漢書・馮奉世傳》顔師古注改。

[27]"囚"字原作"因",據《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改。

[28]"北"字原作"此",據《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改。

[29]薄伐玁狁,《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作"征伐玁狁"。

[30]"奉"字,《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作"舉"字。

[31]公,字原脱,據《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補。

[32]皷,字原脱,據《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補。

[33]大,原作“太”,據《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改。

[34]便益,《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作“便宜”。

[35]“曆”字原作“歷”,據《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改。

[36]“衡”字原作“衡”,據《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改。

[37]“大”字原作“太”,據《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七十三

總錄部(一百二十三)

訟冤第二

後漢朱勃,扶風人,前爲雲陽令伏波將軍馬援同郡人也。援征武溪蠻夷,卒於軍中。虎賁中郎將梁松宿不平,因事陷之。光武大怒,收其印綬。援妻子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1],前後六上[2],詞甚哀切,然後得葬。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横,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愼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甘心末規哉[3]?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上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惟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鎭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漏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4],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士(僵,仆也),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毁,立遇三夫之言,横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王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命上天而平其惡[5],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栗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鄭弘,會稽山陰人,爲郡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疏,書也),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被繫於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爲貺訟罪名。帝覺悟,即赦其家屬,引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

孔僖與崔駰同游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6],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儳謂不與之言,而傍對曰。《禮記》曰勿儳言):"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7],恐誅,乃上書章帝自訟之曰:"臣之愚意[8],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誹實是,則固應悛改[9];儻其不當,亦宜合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爾,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躬親迎郊,而坐與問焉,曰:"昔吾先君莊公築臺以爲高位[10],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綉,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而不掃除,社稷而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昔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愼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11],其事易也。"),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何敞爲侍御史,尚書僕射郅壽忤竇憲旨,憲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無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爲罪。請買公田[12],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

横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13]，觸犯訾言，非爲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安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14]，罪名明白，當塡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

何融，尚書僕射樂恢門生也。恢剌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歸鄉里。竇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後竇氏誅，帝始親事，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巳爲郎中。

朱寵爲大司農。鄧隲，和僖太后之兄也。太后終，安帝乳母王聖譖隲子悝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隲與子鳳並不食而死。寵痛隲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上疏追訟隲曰："伏惟和僖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横爲宫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隲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惑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

霍諝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洛陽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温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窳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踞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諝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置，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腹胃，已絶咽喉，豈可爲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格，天應枯旱。光之所至，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宫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形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15]。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或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諝才志，即爲奏原光罪。由是顯名。

趙牧修《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爲陳冤得伸。

翟酺爲尚書，權貴誣酺交通，屬托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杜眞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

崔瑗爲濟北相歲餘，光禄大夫杜喬爲入使循行郡國，以贓罪奏瑗，徵詣廷尉。上書

自訟,得理,出。

史弼爲平原相,遷河東太守。弼被詔書,當舉孝廉。預勑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請之[16]。弼怒,付獄考殺之。覽大怒,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近者。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

李固,前爲王龔。太尉王龔深疾宦官專權[17],上書請加放斥[18]。諸黄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速也)。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且聞下太尉王公勑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横爲讒佞所構毁[19],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慨,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沉静内明[20],不可加以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21],群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内以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22],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臧旻爲徐州從事,中常侍單超以事陷兖州刺史第五種,坐徙朔方。種逃匿數年,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可以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爾。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霸。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記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沉名於溝壑,當何緣得申其補過之功,達其奇奥之術乎?伏見故兖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録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徙徵,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性全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劉陶爲太學生時,朱穆爲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吏乃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輸作左校尉。劉陶與太學書生等數千人詣闕[23],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24],處公憂國[25],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26],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27],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勤同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者。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顔化爲桀、蹠。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28],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

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王調,北海人,太尉李固門生也。固策免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清河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丁獄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梁太后明之,乃赦焉。冀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

段恭,廣漢人,爲上計掾時,太尉龐參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恭因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29]。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黄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

馬融爲校書郎,度遼將軍梁慬坐專權,徵下獄抵罪。融上書,訟慬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

刁韙爲侍御史,黄琬、陳蕃爲權富所中傷,事下御史。韙素重蕃、琬,不舉其事。左右復陷以朋黨,蕃免官,琬、韙俱禁錮。後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義郎。

寇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潔自貴,于人少所與,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尙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搆會[30]。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遂作飛章以被于臣,欲使墜萬仞之坑,踐必死之地。今陛下忽慈母之仁[31],發投杼之怒。尙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置於嚴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霆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胔爾。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睹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32]。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淹恚不爲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尅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

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埽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殛死則爲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憝,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閶闔九重,陷穽步設,舉趾觸罘罝,動行絓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號令,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誡,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爲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沉江湖之流,吊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悲夫! 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議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 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匄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洳。"帝省章愈怒[33],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擁衆立功,無他私惠,又惡絶宦官,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虛降。天子璽書誚讓。規上書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34],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35],次及屬郡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托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36],載質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37]? 負義違理乎? 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絶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没,耻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絶[38],坐繫廷尉[39],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皇甫嵩爲車騎將軍。先是，黄巾賊起，尙書盧植拜中郎將，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靈帝遣小黄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爾，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嵩討平黄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尙書。

趙謙爲司隸校尉，廣陵郡丞謝弼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收弼考掠，死獄中。時人憚傷焉。初平二年，謙上書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校勘記

[1]"方知所坐上"五字，據《後漢書・馬援傳》補。

[2]上，原作"十"，據《後漢書・馬援傳》改。

[3]末，原作"未"，據《後漢書・馬援傳》改。

[4]銖，原作"誅"，據《後漢書・馬援傳》改。

[5]"命"字，《後漢書・馬援傳》作"令"字。

[6]景，原作"武"，據《後漢書・儒林傳》改。

[7]捕，原作"部"，據《後漢書・儒林傳》改。

[8]意，字原脱，據《後漢書・儒林傳》補。

[9]悛，原作"後"，據《後漢書・儒林傳》改。

[10]莊公，《後漢書・儒林傳》注引《國語》爲"襄公"。

[11]雜處，字原脱，據《後漢書・儒林傳》注引《國語》補。

[12]請，字原脱，據《後漢書・郅壽傳》補。

[13]避，原作"辟"，據《後漢書・郅壽傳》改。

[14]宜，原作"言"，據《後漢書・郅壽傳》改。

[15]誣，原作"無"，據《後漢書・霍諝傳》改。

[16]"侯"字原作"候"，據《後漢書・吳延史盧趙傳》改。

[17]王，原作"林"；宦，原作"官"，均據《後漢書・王龔傳》改。

[18]放，字原脱，據《後漢書・王龔傳》補。

[19]横，原作"積"，據《後漢書・王龔傳》改。

[20]王，原作"三"，據《後漢書・王龔傳》改。

[21]獲，原作"横"，據《後漢書・王龔傳》改。

[22]宜，字原脱，據《後漢書・王龔傳》補。

[23]劉陶，字原脱，據《後漢書・朱穆傳》補。

[24]"施"字原作"弛"，據《後漢書・朱穆傳》改。

[25]處，原作"虚"，據《後漢書・朱穆傳》改。

[26]"競"字原作"兢"，據《後漢書・朱穆傳》改。

[27]恚,原作"患",據《後漢書·朱穆傳》改。

[28]"亢"字原作"充",據《後漢書·朱穆傳》改。

[29]諴,原作"誠",據《後漢書·龐參傳》改。

[30]之人,原作"人之",據《後漢書·寇榮傳》改。

[31]今,《後漢書·寇榮傳》作"令"。

[32]没,原作"投",據《後漢書·寇榮傳》改。

[33]章,字原脱,據《後漢書·寇榮傳》補。

[34]比,原作"此",據《後漢書·皇甫規傳》改。

[35]"僞"字原作"偽",據《後漢書·皇甫規傳》改。

[36]子,原作"不",據《後漢書·皇甫規傳》改。

[37]有何,原作"何有",據《後漢書·皇甫規傳》改。

[38]"絶"字原脱,據《後漢書·皇甫規傳》補。

[39]"坐"字原脱,據《後漢書·皇甫規傳》補。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七十四

總錄部(一百二十四)

訟冤第三

魏樂詳,河東人。杜恕以齊王嘉平初爲幽州刺史,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西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國讓於青州[1]。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卒於徙所。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戶。

吳駱統爲將軍。先是,張溫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太帝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艷事起,因此發舉。艷字子林,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艷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積聲,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艷。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艷、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艷、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帝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己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艷父兄附於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艷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艷所進退,皆溫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2],故授棨戟,奬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統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敕溫有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3],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爲己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爲。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爲幸。"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4],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

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尙少,鎭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縱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犖冠群,煒曄曜世[5],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故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艷,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艷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於艷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鋭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強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6],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於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尙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7],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較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深宮之內瞰四國之外,昭群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群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聽叡,察謀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乎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帝終不納。

劉助爲左將軍朱據典軍吏,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級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拷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

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大帝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助覺，言王遂所取。帝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晉段灼，字休然，魏末爲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累遷議郎。艾爲鍾會所構而死。武帝即位，泰始中，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内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強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強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受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險阻，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逾時而巴蜀蕩定，此又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強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8]，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9]，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絶。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黄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 ，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

樊震以積射將軍出爲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會爲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爲丹水尹，由此遷爲定陵令。

閻纘，字續伯，惠帝時爲西戎校尉司馬。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牓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

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10],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帝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11],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遹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爾。'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遹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絶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勑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康克復[12],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13],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於天下,於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遹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遹。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能自結天日,情同閽寺。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14],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惟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

石崇爲黄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復欲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爲扶風王駿横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駿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内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勳德之重,察臣等

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讁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15]，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暫經聽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戴析薪以答萬分[16]。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隋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

傅咸爲中丞，秦王柬薨，郎中令李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17]。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淸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18]，尚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爲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爲掾，每語臣曰：'李世容（含字也）當爲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籓國之喪，既葬而除。籓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爾今天朝告于上，欲令籓國服于下，此爲籓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爾，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僊去，武帝升遐，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以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于上。籓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爲廟。不同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勳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喪，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以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尚書勑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應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促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勑府符隱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惟含是貶。含之困躓尚可惜乎！國制不可偏爾。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含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爾。臣從弟祗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割爲五品。

劉繇爲太保衛瓘主簿。瓘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19],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惟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己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啓惠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黄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常、岳、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繇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黄幡,撾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雖有兵仗,不施一刃。重勅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惟免公官[20],右軍已下,即承詐僞。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横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爲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21]'。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齎白杖者爾。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况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讎賊不滅,冤魂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殯斂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齎僞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案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于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爲。考晦一人,衆姦皆出,乞驗盡情僞,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瓘伐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曰成,贈假黄鉞。

摯虞爲衛尉卿。先是,司空張華爲趙王倫所害,及倫與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虞致箋於冏曰:"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22],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待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吴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冏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絶,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固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斫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惟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皂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絶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

群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冤。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二年[23],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盡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勳,每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勳,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姦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吊祭之。"

齊王冏以淮南王允起兵討趙王倫遇害,及倫誅,冏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尅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沒,逆黨構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自興義兵,淮南國人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慷慨,愍國統滅絶,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

崔悦、盧諶並爲劉琨從事中郎。琨爲段疋磾所害,時朝廷以疋磾尚強,爲國討石勒,不舉琨喪。三年,悦等上奏理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况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皇帝擾攘之際,值群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爲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羸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群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沉辱而不殉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谷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偸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岳,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阼,更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疋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疋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己威重,忌琨之形,漸彰于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疋磾從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疋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疋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24],是以卷甲櫜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疋磾

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疋磾僅以身免。百姓謂疋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疋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于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疋磾遂欲盡勒胡晉,徙保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疋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疋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惟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疋磾既害琨,横加誣謗,言琨欲闚神器,謀圖不軌。琨既無述、嚚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跨匾亂亡之際,脅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爲之,况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疋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竪戮臺輔之臣[25],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疋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疋磾之迹,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惟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智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惟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幃,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吊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吊祭。"贈侍中太尉,謚曰"愍"。

高崧爲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崧父悝位至丹陽尹,封建昌伯,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冤,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位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復伯爵。"由是見稱。

陶侃爲龍驤將軍,拜荆州刺史。參軍王貢與杜曾舉兵反擊侃,侃敗,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弢,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吏辭詣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剋,群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凌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慴懼,來經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即回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

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芊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顧退，被堅執鋭，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參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侃性謙冲，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惟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毫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荆蠻乖離，西嵎不守，唇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官。

周札爲會稽內史，兄子筵爲吳興內史。札一門五侯竝居列位，王敦深忌憚之，使人告札及其諸兄圖不軌，殺之。及敦死，札、筵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謚。事下，八座從，司徒王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

周謨爲後軍將軍。初，兄左僕射護軍將軍顗爲王敦所害，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顗。謨上疏曰："臣亡兄顗昔蒙先帝顧眄之施，特垂表啓，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並與群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顗之云亡，誰不痛心。况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強，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顗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啓，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卞壼、庾亮並侍御坐，壼云："事了當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論議，况顗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顗有餘責，獨負殊恩，爲朝廷急于時務，不暇論及，此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顗官。

桓稚爲佐著作郎。先是，荆州刺史王澄爲王敦所害，及敦平，稚，澄故吏也，上表理澄，請加贈。詔復澄本官，謚曰"憲"。

顧悦之，殷浩故吏也。浩廢爲庶人，卒後將改葬，悦之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沉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勳績茂著，聖朝欽加，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既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剪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群醜革面，進軍河洛，修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蹶，遂令爲山之功，摧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絶。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即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己則如此。豈可棄而不恤，使法有餘冤。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

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遣復浩本官。悦之歷尚書右丞卒。

殷融爲丹陽尹。先是,尚書令刁協性剛,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元帝流涕,勸令避禍。行至江東,爲人所殺。敦平後,周顗、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殞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爲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爾。即凶殘之誅以爲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况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追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極過重者,不免誅絶;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絶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于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絶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絶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愷而舜舉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座,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爾,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26],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譚者不惑,受罪者無怨爾,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乃見害爾。周筵、敦璞等並亦非爲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爾,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况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絶,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譚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善柔得衆,而刁令粗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令王敦得托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耻,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纍刑非重。今正

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爾。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册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呼延謨爲前趙陝都太守。先是，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嫠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毁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及謨爲太守，訪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卓婦。"其日大雨。

校勘記

[1]田疇，《三國志・魏書・杜恕傳》作"田國"。

[2]令，原作"合"，據《三國志・吴書・張温傳》改。

[3]職，原作"識"，據《三國志・吴書・張温傳》改。

[4]陛下，《三國志・吴書・張温傳》作"殿下"。

[5]煒，原作"燀"，據《三國志・吴書・張温傳》改。

[6]美，原作"人"，據《三國志・吴書・張温傳》改。

[7]"恩"字原作"思"，據《三國志・吴書・張温傳》改。

[8]惡，原作"一"，據《晉書・段灼傳》改。

[9]龍興，原作"興龍"，據《晉書・段灼傳》改。

[10]疎，原作"疏"，據《晉書・閻纘傳》改。

[11]龔，原作"襲"，據《晉書・閻纘傳》改。

[12]康，《晉書・閻纘傳》作"庸"字。

[13]衹，原作"抵"，據《晉書・閻纘傳》改。

[14]臣，字原脱，據《晉書・閻纘傳》補。

[15]浚，原作"駿"，據《晉書・閻纘傳》改。

[16]析，原作"折"，據《晉書・石崇傳》改。

[17]衹，原作"抵"，據《晉書・李含傳》改。

[18]郡，原作"郎"，據《晉書・李含傳》改。

[19]共，原作"其"，據《晉書・衛瓘傳》改。

[20]公，字原脱，據《晉書・衛瓘傳》補。

[21]弛，原作"施"，據《晉書・衛瓘傳》改。

[22]間，原作"問"，據《晉書・張華傳》改。

[23]安，原作"宗"，據《晉書・張華傳》改。

[24]母，原作"兄"，據《晉書・劉琨傳》改。

[25]豎，原作"寬"，據《晉書・劉琨傳》改。

[26]五，原作"伍"，據《晉書・刁協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七十五

總録部(一百二十五)

訟冤第四

南齊何昌寓宋末爲建平王景素府主簿，景素被誅，昌寓痛之，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群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殷勤之非，古人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衒惑。一年之中，籍者再三。有必顛之危，無蹔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闊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冤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酸霜露。明公溥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授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紓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1]，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黄壚。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冤於黄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正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横亡，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纓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娱志。言忠，孝行敦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此紛紜[2]，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群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清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泪交横。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並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3]，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冤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耶？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有軫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似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弗申，亦示海

內無以理冤枉，明是非。夫存亡國，絕繼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

劉璡初爲宋建平王景素秀才。景素被誅，璡上書曰："臣聞曾子孝于其親而沉乎水，介生忠于其主而焚于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爲衛軍隱難于晉，公子殪之。李牧北斬强胡之旗[4]，南拒全秦之卒。趙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劍。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5]，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諂，蛆蟲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欷歔樂奏，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今旋鼎啓運，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冤必申。臣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爲志者，不以邪冒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秦人獲麑，知其可爲傅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6]，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泰始、元徽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俯拜陵所。王尙不棄先君，豈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從諫而愛士，與人言呴呴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尉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宜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己以厚天下之士，尙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菹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7]，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紲，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饑，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冤疑，咸息由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荆州高齋刻楹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無他變私，不耽內寵，姬嬙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逾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己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荆州也，時獻太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方徵入爲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窀穸，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倔强[8]，便應高枕江漢，何爲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9]。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正。

搦弦爲鈎,張一作百,行坐欬唾[10],皆生風塵。會王季符負罪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翼。王雖遘愍離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斥滿素[11],虞玩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纘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渙實爲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侜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既彰,群小之姦慝彌廣,不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興等[12],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黄回、高道慶等傳構其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抵祖因民情囂蕩,揚聲北奔,始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都還,說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否。王既素籍異論,謂爲信然。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出,翻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喧嘩幻惑,皆出輦轂,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陣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13],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檢甲爾。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檻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玆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不恤,猶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他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爲有罪耶?爲無罪耶?若其無罪,何故爲戮?若其有罪,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喪[14],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愧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代,修信凌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陵之冤,而詔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請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於萬乘,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慆德,臣懼方今之人,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污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胤垂範之如此。當霈然降明詔,篾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鸛鳴阜垤,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沉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横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宜欲內不負心,庶將來如王之意爾。"又不省。璀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

崔偃,惠景之子也,爲始安內史。先是,惠景爲平西將軍,以東昏即位,誅戮將相,

舊臣皆盡。惠景不自安,乃起兵,事敗伏死,偃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孑然之舜,隴畝之人,猶尙若此,况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于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尙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冤,尙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尙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群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况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並觀,以詢之芻蕘。群臣有以臣言爲不可者,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識爾。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冤,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戆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冤,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疏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倖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于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群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未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按:鎮軍將軍臣穎胄,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臣諱(臣欽若等曰:此武梁帝也),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逾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瞥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不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吕二人,誰以爲戮乎?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異[15],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爾。夫惟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惟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16],無玷純節。今玆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17],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爾[18]。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

伸而爲襃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爾。臣之所言，非孝其父，實忠其君，惟陛下孰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鵔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爲陛下爾。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並觀，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俯鑒臣冤，深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蹠之客實可刺繇。臣非吝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19]，莫復是加。寖明寖昌，不可不循。寖微寖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爲皆同[20]，殊者惟以成敗仰資聖朝爾。臣不勝愚忠，使群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僥倖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沉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知卿冤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梁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仕宋爲奉朝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淹州獄。淹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21]。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虛語[22]，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明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眄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屠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糜骨[23]。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24]，辭禄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炤景飲

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炤，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即日出之。淹至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

後魏成淹爲著作佐郎。先是，慕容白曜爲征南大將軍、青州刺史、濟南王，以獻文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25]，白曜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冤之。孝文太和中，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略疆宇，由良將之功；褒德崇庸，乃聖王之務。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26]、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常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萬，仗節一方。威凌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璧[27]，盤陽、梁鄒，肉袒請命。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及青州剋平，文秀縛面，海波清靜，三齊底定，遂彼東南，永爲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河、濟息烽驚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算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靜，爵命亦隆，榮耀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傷痍未瘳，合門屠戮。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闊於矢石之間。登峰履危[28]，志靜昏亂，方難既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自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願陛下揚日月之明，炤勳臣之績，使闔棺定謚，歿有餘稱。仰惟聖明，寢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孝文覽表，嘉愍之。

李孝伯，大武時爲散騎常侍，太武寵眷，以宰輔遇之。卒之日，遠近哀傷。有子安人[29]，弟豹子，於孝明正觀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勳賞勞，有國常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終，《春秋》許宥十世。立功成業，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30]。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宴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帷幄，繾綣侍從，廟算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勳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還，外任名嶽，高宗冲年纂運，未及追叙。臣行升百靈[31]，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摧圮，先臣榮寵前朝，勳書王府，同之

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勳重先朝,世繼絶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况先臣往蒙委遇,運籌帷幕,勳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右無易。是以漢賞越、布,裁重良、平[32],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絶封於昭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之茂典[33],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範萬古爾。劉氏僞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脱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韵難虧,猶見稱載,非但存益于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遂不得襲之。

辛雄爲尚書三公郎。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元匡輿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以大不敬,詔恕死爲民。雄奏理之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奏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簡自帝心。鷹鸇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昇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群臣莫及。骨鯁之迹,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况其元列由緒,與罪案不同也。脱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志和,違鹽梅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

崔鴻爲三公郎中。先是,襲常山王素孫壽興爲中庶子,因公事杖王顯。顯後有寵於宣武,御史中尉奏壽興誹謗,顯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靈太后臨朝,鴻上疏理壽興。詔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

楊侃,華州刺史播子也。播以借民田爲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卒于家。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孝明熙平初,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

元遙爲冀州刺史時,以諸胡設籍,當欲税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遙,云取納金馬刺史。按驗,事與胡同,遙坐除名。遙陳枉不已。敕有司重究,乃披雪。

濟陰王鬱,長子弼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麗奪王爵,横授母兄子誕,弼遂絶棄人事,布衣蔬食而卒。孝莊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

陸凱,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琇弟也。琇以從兄叡事免官。宣武景明初,試守河内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與尹仵期、薛繼祖等先據河内。琇聞禧反,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窮治罪狀[34],案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薨于獄。凱仍上書訴冤。詔復琇爵,子景祚襲。

宋游道爲通直散騎常侍。游道,河南尹李獎故吏也。初,獎爲河南尹,元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出帝時,游道上書理獎

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郤克不幸,國言未息。河南尹李奬,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實兼國用,自少及長,忠孝爲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禎幹。往歲,北海竊據,負扆當朝,王公卿士,俯眉從事。而奬闔門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羈縶,自拔無由。托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爲其純臣,莫之敢距。表啓相望,遲速惟命。及皇輿反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買賞,曲道求通,濫及善人,稱爲己力。若以奬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天下共當此責。于時,朝旨惟命免官,亦既經恩,方加酷濫,伊昔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冤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人且相慰悦,其猶郭默生亂,劉裔懸首,事乃權宜,蓋非實錄。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冤;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故人。見其若此,久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閉,隴樹成行。内手捫心,顧懷愧慨。幸逢興聖,理運惟新。雖曰纂戎,事同創革。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奬雜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己,懷此無忌,輕率瞽言,干犯輦轂,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隋段文振,仁壽初爲行軍總管,討嶲州亂獠。文振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爲秀所奏,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

辛公義初爲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内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使屬公義。公義答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黄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絶。後數歲,帝悟,除内史侍郎。

唐尉遲耆福,後周相州都督迥之從孫。先是,隋文帝輔政,將有異圖,迥不從,兵敗而死。武德中,耆福爲庫部員外郎,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岑文本,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事,不得申。文本詣司隸稱冤,時年十四,辭情甚切,占對閑雅,人皆異之。其父竟雪,由是知名。文本後爲中書侍郎。

蘇安常,冀州武邑人。則天長安三年,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誣構,繫獄。安常抗疏申理元忠曰:"臣聞昔者,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能進天下之善,能除天下之惡。若爲君主而不行此四,塗者必當神怒鬼呼,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乎?伏惟皇帝陛下懸象設教,乘時致理,非不欲褒進良直,屏黜姦佞。蓋爲逆耳者寡,順情者多。陛下往日革命之際,即能勤於庶政,親總萬機,博採謀猷,旁求俊彦,故四海之内,以陛下爲納諫之主。陛下期年以來,怠於政事,讒邪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四海之内,以陛下爲受佞之主。當今邪正莫辨,訟獄蒙冤,豈陛下昔是而今非?只爲居安忘危之失也。臣竊見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魏元忠,秉直有文,位居宰輔,故履忠正之基者用元忠爲龜鏡,踐邪佞之路者嫉元忠如仇讎。臣伏見靈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不逾數年,遂極隆貴。自合飲冰懷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答恩造。不謂溪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獻蒲,先害忠而損善,將斯代亂之法,汚我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獄已來,臣見長安城內街談巷議者,謂陛下委任姦佞,斥逐賢良,以元忠必無不順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臣烈士,空撫髀於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無辜而受戮,亦徒虛死爾。今三秋屆節,蓄中則馳馬盛肥。九州作貢,天下則斂賦煩重。以臣言之,此已不勝其弊,况又聞陛下縱逸讒慝,禁錮良善。倘刑罰失中,則遐邇變生。臣恐四夷因之,即窺覘得失,以爲邊郡之患;百姓因之,即聚結義兵以除君側之惡。復恐逐鹿之黨叩關而至,亂階之徒中外響應,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欲何方以禦之?臣今爲陛下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霆之威,解元忠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惡殺,縱不能斬佞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榮寵,剪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橫日滋,專國倍於穰侯,回天過於左悺,於宗社安矣。惟陛下圖之。臣雖微賤,天性愚直,未曾謁王侯將相,亦不識元忠、易之之面。豈此可親而彼可疏,但恐讒邪長而忠正絕。伏惟陛下暫回天鑒,察臣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疏奏不省。易之兄弟聞之,深共讎嫉,欲遣刺客害之。賴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魏知古保持獲免。

敬讓,開元中爲魏州長史,其父暉,則天時流嶺南。武三思恐其再用,使侍御史周利貞往殺之。至是,讓爲魏州長史,利貞爲辰州長史,俱欲奏事左臺侍御史。崔璋監殿庭,揖利貞先進。讓爲訴利貞"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讓,不待監引,請付法。玄宗曰:"讓訴父枉,不可不矜,朝儀亦不可不肅。讓奪一月俸,利貞貶邕州刺史。"

王晙爲朔方軍節度使時,檢校太子左庶子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左授高要尉,晙密狀申明之。

李勉以肅宗乾元中爲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爲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以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

楊炎以代宗大曆末貶官道州司馬,時嗣曹王皋爲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炎知皋事直,及炎作相,復以皋爲衡州刺史。

韓潭以德宗貞元初爲夏綏銀節度,初,建中末,德宗幸奉天,右僕射崔寧與所親言及盧杞姦邪,杞聞之,遂與王翃誣構殺之。至是,潭奏讓新加禮部尙書制命,以雪崔寧之罪,蓋嘗爲寧之將校也。帝不許潭讓官而詔寧,許其家收葬。

馮瑱,夏州人,翃之子也。時節度使韓潭朝京師,其監軍賈英秀在鎭挾誣捕,節度推官王游順、令典李縉朝以枷拉殺翃。瑱上冤,上訴臺推得實,游順、縉朝等坐曲法殺

人，皆下京兆府杖殺。

穆贊爲濟源主簿時，父寧任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參軍。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使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

韋處厚爲翰林侍講學士，敬宗初即位，宰相李逢吉權傾天下。翰林學士李紳性剛直，每承顧問，獨排遏之。逢吉怨紳，與其黨共構，貶爲端州司馬。紳嫉惡太甚，又不能韜晦，見附會逢吉者，實如仇讎。故雖以斥遠，猶爲朋黨之所甚忌。時惟處厚頗不平之，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屈尚輕。臣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奬用，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群黨得志，讒嫉大興，詢於人情，皆共歎駭。《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也。又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陛下猶宜洗釁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生故吏，遍滿朝行，侵毁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謂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姦邪，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爲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於是帝竟明其端。

楊漢公爲司封郎中，文宗太和九年，兄虞卿爲京兆尹，以家人出妖言事，下御史臺，按鞫漢公并虞卿男知進等八人撾，登聞鼓稱冤。宣放，歸私第。

吳汝納爲河南府永寧縣尉，以久不調挾怨，附李宗閔、楊嗣復之黨，以謗李德裕。汝納弟湘爲江都尉[35]，部人訟其贓罪，兼娶百姓顏悦女爲妻，有逾格律。揚州節度使李紳令觀察判官魏鉶鞫之，贓狀明白，湘伏法。及具獄，上物議，以德裕方爲相，素憎吳氏，疑李紳鍛成其罪。諫官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覆推，據款妄破稅錢糧[36]，計贓準法。其娶百姓顏悦女爲妻，是前青州衙推，與揚州案小異。德裕怒元藻無定奪，奏貶崖州司戶。宣宗嗣位，德裕爲太子太保分司，汝納進伏稱："臣弟湘會昌四年[37]，任揚州江都縣尉，娶故青州衙推顏悦女爲妻，被都虞候盧行立等誣譖於節度使李紳，遂下獄枷禁，佑阿顏資從衣服作錢數，豎稱正贓，又豎顏悦繼室阿焦爲百姓。奏狀稱是百姓阿焦女。且女從父姓，況嫡母已死，今豎是阿焦女，足爲加誣。若父是百姓，自有格律。臣弟亦合不處死。於時諫官上論，差監察御史崔元藻爲制使，重推，知臣弟至冤文案。文奏，元藻下獄，貶竄。乞下臣狀於法司，追盧行立、劉群、江都縣令張弘思、元推官典崔元藻、覆推官典魏鉶、元壽等，推勘，即知李德裕用情，爲李紳屈殺臣弟。"勑付御史臺推，御史臺奏云："揚州都虞侯盧行立、劉群於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於阿顏家吃酒，并阿顏母焦同坐，群自擬收阿顏爲妻妾，稱監軍使。處要阿顏進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監守。阿焦遂密嫁女與江都尉吳湘，群令押軍，衙官李克勳不得遮闌，仍令江都百姓論

湘取受。節度使李紳追湘下獄,計贓處死,具獄奏聞。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案問據。湘雖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德裕黨附李紳,乃貶元藻嶺南,取淮南案,斷湘處死。"於是德裕等並坐,貶官。李紳已死,追奪三任官誥。

後唐劉贊爲中書舍人,奏故天雄軍節度判官司空頲頃事:"先朝實懷忠節,止因誣構,遂至族誅。今遇雍熙,乞垂昭雪。"疏奏不出。

晉何澤初仕後唐,同光中爲河南尹時,洛陽令羅貫爲樂人強占稅戶,譖於莊宗,下獄考掠,逼令招罪。見害。天成二年,澤爲倉部郎中,因逢恩赦,上表昭雪,勑河南縣,是神州赤縣縣令。乃明庭籍:"臣未審罪名,便當極法。不削不貶,不案不彰,困枯木於廣衢,抱沉冤而至死。衆人具見有耳。皆聞何澤,對宰洛陽,委其實狀。今此伸屈直貢,表章請雪,呑聲以旌幽壤,遂其冥冥下土,非玄恩以不知。蕩蕩無私,俾輿情而共感,宜加昭雪,兼賜贈官。"其子彧,文行可稱,便許錄。

漢唐景思,乾祐中爲沿淮巡檢指揮使,屢挫淮賊。而性忠恕,所至能撫養民心。歸之時,史弘肇黷貨,多羅織南北富商殺之,以取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承京都薦托,恃其有主,希求無厭,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弘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爲內應。弘肇即令親吏殿三百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見便殺之,不然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騎皆下馬。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冤哉,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38]?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人並在。若有十緡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甲仗,除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使者搜索箱筥,索然,惟衣一笥、軍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曰:"使者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時,景思別有從者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弘肇曰:"唐景思赤心爲國,其服事三十年,孝於父母,義於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願公追劾景思,免至冤横。"弘肇愍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桎梏就路,潁亳之人隨至京師,衆保證之。弘肇乃令鞫告事者,具伏誣陷,即斬之。乃奏釋景思。

周楊瑛,廣順中爲鄭州防禦判官。瑛斷犯鹽人李思美處死。思美妻王氏詣御史臺訴冤。臺司追瑛鞫訊,伏失入之罪。省寺詳斷,追奪見任官牒,官當不盡餘,徵銅。初,李思美請屋稅鹽,於本州關城內經過,爲官所擒,詰之,伏罪獄。成瑛斷之,棄市。王氏以夫所請官鹽,不入州郭門,與私鹽所犯有異,訴夫之冤死。瑛既伏罪,法寺據律以減等,論合。徒二年半,以官當贖。

李希用爲平山縣令,罷官,表訴。從人諸葛知遇、李澄,乾祐中,誣告殺弟太子太傅崧一家,其二人見存,乞推劾冤。勑付府司勘鞫,諸葛知遇、李澄尋戮死。

校勘記

[1]“墊”字原作“塋”,據《南齊書・何昌寓傳》改。

[2]紜,原作“紛”,據《南齊書・何昌寓傳》改。

[3]方共,原作“共方”,據《南齊書・何昌寓傳》改。

[4]北,原作“比”,據《南齊書・劉瓛傳》改。

[5]衰,原作“衷”,據《南齊書・劉瓛傳》改。

[6]者,字原脱,據《南齊書・劉瓛傳》補。

[7]奉,字原脱,據《南齊書・劉瓛傳》補。

[8]倔,原作“屈”,據《南齊書・劉瓛傳》改。

[9]庶,原作“應”,據《南齊書・劉瓛傳》改。

[10]欸,原作“劾”,據《南齊書・劉瓛傳》改。

[11]斥,原作“跡”,據《南齊書・劉瓛傳》改。

[12]“興”字原作“與”,據《南齊書・劉瓛傳》改。

[13]猶,原作“故”,據《南齊書・劉瓛傳》改。

[14]駿,原作“凌”,據《南齊書・劉瓛傳》改。

[15]以,原作“不”,據《南齊書・崔偃傳》改。

[16]恕,原作“恐”,據《南齊書・崔偃傳》改。

[17]願,字原脱,據《南齊書・崔偃傳》補。

[18]屈,原作“臣”,據《南齊書・崔偃傳》改。

[19]實,原作“實”,據《南齊書・崔偃傳》改。

[20]爲,原作“謂”,據《南齊書・崔偃傳》改。

[21]堂,《南史・江淹傳》作“臺”。

[22]虚,字原脱,據《南史・江淹傳》補。

[23]“糜”字,《南史・江淹傳》作“摩”字。

[24]以,字原脱,據《南史・江淹傳》補。

[25]乙,原作“巳”,據《魏書・慕容白曜傳》改。

[26]儀同三司,字原脱,據《魏書・慕容白曜傳》補。

[27]璧,原作“壁”,據《魏書・慕容白曜傳》改。

[28]“峰”字原作“鋒”,據《魏書・慕容白曜傳》改。

[29]“人”字,《魏書・李孝伯傳》作“上”字。

[30]域,原作“城”,據《魏書・李孝伯傳》改。

[31]“升”字,《魏書・李孝伯傳》作“舛”字。

[32]裁,原作“載”,據《魏書・李孝伯傳》改。

[33]垂,字原脱,據《魏書・李孝伯傳》補。

[34]治,字原脱,據《魏書・陸凱傳》補。

[35]湘爲江都尉,原作"爲湘江都尉",據《舊唐書·吳汝納傳》改。

[36]款,原作"疑",據《舊唐書·吳汝納傳》改。

[37]"會昌四年"前原衍有"去"字,據《舊唐書·宣宗本紀》删。

[38]何,字原脱,據《舊五代史·周書·唐景思傳》補。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七十六

總録部(一百二十六)

方　術

范曄有言曰[1]:"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至於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八區[2]。又有風角遁甲孤虛之術,亦有以效於事也。漢武之世,頗好方術,天下懷藝之士,比比出焉。東觀之記,斯爲博矣。鼎國之後,何嘗乏哉。至或按劾鬼神,推步災異,吉凶先覺,禍福可移,變化云爲,驚乎視聽。蓋夫怪神之理,聖人之罕言。所謂民可使由之,非泯絶而不取也。若乃極慮知變而不詭於俗,窮理造微而不違於道,斯深於術數者歟[3]?

漢李少君故深澤侯人,主方(侯家人主方藥),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武帝(祠竈可以致福,穀道,辟穀食之道),帝尊之。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物謂鬼物也),其游以方[4],遍諸侯。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

少翁,齊人,以方見武帝。帝有所幸李夫人卒,帝思念李夫人不已。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命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夫人之神于帳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及致竈鬼之貌云。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見之。文成言帝即欲與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物神不至[5],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宫,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乙諸鬼神而致祭[6],具以致天神。

欒大,膠東宫人(王家人)[7],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康王尚方(主方藥也),康王後聞文成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名登,史不書姓),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悦大敢爲。大言曰:"臣之師言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於是帝使驗小方,鬬棋自相觸擊。是時,帝方憂河決而黄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

後漢尹敏,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光武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

郭憲以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潠音巽[8],噴也)。執法奏爲不敬(執法,糾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

厭之。"此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解奴辜、張貂不知何郡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麴聖卿,河南人,善爲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編盲意(編,姓。盲意,名),亦與鬼物交通。

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于姚,吴大夫),章帝時人,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鋤爾[9]。"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僕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爾。"解之而蘇。

劉根者,穎川人,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睹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10]。"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根坐默而不應[11],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景鸞,廣漢梓橦人,學《河》《洛》圖緯,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

郎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常負笈荷擔,賣卜給食,微服間行[12],人莫得知。

楊繇,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幷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繇,繇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作柿,音孚廢切。《顔氏家訓》曰:"削則托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今俗或作肺或作爲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繇可轉。)太守以問繇,繇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黄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繇嘗從人飲,敕御者曰:"酒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請問何以知之。繇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終于家。

冷壽光,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常屈頸鷮息(鷮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鷮。"毛萇注曰:"鷮,雉也。"《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白鷮。"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鬚髮盡白而色理

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

段翳，廣漢新都人，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一簡書封於筒中[13]，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鬭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遂隱居終于家。

上成功者，宓縣人，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聞見其事。

王輔學《公羊傳》、《援神契》，嘗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李歷、李郃弟之子[14]，好方術，爲新城長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樊英，南陽魯陽人也[15]，善風角。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安帝初，徵爲博士。

欒巴字叔元，順帝時爲豫章太守。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毁壞房祀，翦理姦巫(房祀，謂爲房堂而祀)。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行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黄叉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方噀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

高獲，汝南新息人。獲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郡境大旱，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16]，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

許俊善卜占之術[17]，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大山請命(大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

張楷，蜀郡成都人，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常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

趙彥,琅邪人,少有術學。延熹二年[18],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仗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門都,安陽,並近莒),宜發五陽郡兵(郡兵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郡之類也),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隱身不仕,靈帝時嘗游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愼、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費長房,汝南人也,曾爲京掾[19]。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20]。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嚙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即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爾。"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療醫衆病[21],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他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爾。"汝南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鱉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勑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主馬,赦

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貍也,盜社公馬爾。"又嘗坐客,而使使至宛市鮓[22],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徐登者,閩中(今泉州也)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東陽,今婺州也。《抱樸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釘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競越,方善禁咒也。")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于烏傷溪水之上(《水經注》:"吴寧溪出吴寧縣,經烏傷之溪,烏傷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23]"),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樹,樹即生荑(荑者,楊之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即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懼(梧,支也;懼,忙也),炳笑不應,既而爨熟[24],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内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太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曹公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青牛師。(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黄連三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嶽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三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爾。"(松江今在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他處[25]。)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鈎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爾。"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易爲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賫酒一斗,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鑪,酒肆也[26]。)操懷不喜(喜,音許吏反),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及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

術爾。"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許爲事。)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論》語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茯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價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27],殆至殞命[28]。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竟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眞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于是。"東阿王作《辨道論》曰[29]:"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瀛州,求安期于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予王與太子及于兄弟[30],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常,奉不過于員吏,賞不加于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黻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郤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内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31],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32],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33],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隻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寧可試不?[34]'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者[35],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欒大之徒也[36]。")

吳劉惇字子仁,平原人,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治九宫一算之術,究其微旨,達寶惜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顔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眞以相授矣[37]。"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佯求索書[38],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大帝行

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帝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介象字元則，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幷求鉤。象起餌之，垂綸于埳中，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鱠，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虀甚好，恨爾時失此[39]。”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幷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旣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廚下切鱠適了。

姚光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董奉字君異，候官人士燮嘗病死已三日，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捎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

晉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中。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宣城太守殷祐還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南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40]，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導嘗令作卦，璞

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木粉碎。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爾。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面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戴洋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托病不仕。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眕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否?"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玘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爾。"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闓舉洋爲丞相令史。時司馬飀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飀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振武將軍。飀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飀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飀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飀不行。飀乃稱病。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劉裔鎮尋陽,問洋曰:"我病當差否?"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命與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裔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裔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不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41],當受禍爾。不爾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相也。"珝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於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珝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 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珝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尅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珝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悦,署珝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珝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陳訓爲都水參軍[42]。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爾。"後亢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大事如何[43]?"

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

吳猛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44]，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爲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己疾何如。猛辭以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屍，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幼有道術，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逾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眞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飮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已過足，但部分未至爾。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湊，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値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45]；器物之傾覆於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南齊顧歡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術數多效驗。以太學博士徵，不就。

梁沈僧昭爲山陰縣令，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咒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

後魏王早，渤海南皮人，明陰陽。明元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尅。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

"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鷄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太武圍涼州未拔,遣騎召之。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太武從之,如期而尅。時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46],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

孫紹明陰陽術,爲右將軍大中大夫,數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北齊繇吾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游鄒魯之間,習儒業,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恆嶽仙人[47],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絶。俄頃水積甚高,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乃歸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木、茯苓,求長生之秘。尋爲文宣追,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遂歸,隋初卒。

綦母懷文[48],以道術事神武。東魏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於邙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旗幟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神武遂改爲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爲監館,館中有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子即知實數。'乃試之,并辨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

孫正言嘗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49],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游遐邇,既入荆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

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諸神皆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50]，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爲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剎，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爾。"湘東果釋，用爲郡太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于巴陵，謂曰："貧道已卻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横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採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峰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齕褲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51]，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

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爾。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餢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52],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53],著粗白布衫、袴布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脱之。及聞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吊。梁人入魏,果見餢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荆州,宫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才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文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平臨江[54],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簉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虚心相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二十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虚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從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55]。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剥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説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高祖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横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借之河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爲火陣,我爲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遂還。岳至京,尋喪。

荆次德有術數,預知爾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

張子信，河内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常隱白鹿山，時出游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所重。武成太寧中，徵爲尚藥典，後主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坐對，有鵲鳴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可往。雖敕，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但云敕喚。永洛欲起[56]，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

後周衛元嵩，蜀都人，好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寶志之流。武帝太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唐家受命。並有徵。

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史並不載官）。

唐師市奴，方術人也。武德七年，市奴合金銀並成，高祖異之，以示侍臣封德彝進曰："漢代方士及劉安等皆學術，唯苦黄白不成，今爲食器，可得不死。"高祖哂之。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崇儼年少時，隨父任安喜令。父之小吏有善役召鬼神者，崇儼盡能傳其術。乾封初，應封岳舉，授黄安丞。會刺史有女病篤，崇儼致他方殊物以療之，其疾乃愈。官至正諫大夫。

葉法善，括蒼人，自曾祖三世爲道士，皆有攝養占卜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不受。求爲道士，固留在道場，供待之甚厚。時高宗廣徵諸方道術之士，各合煉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覈其眞僞。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由是逐出九十餘人，遂一切罷之。法善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洛中士庶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於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魑魅，於吾法所攝爾。"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其病遂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殆五十年，常來名山，數詔入禁中[57]，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也。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爲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當時尊寵莫與爲比。開元八年卒，年九十。

桑道茂，善太乙遁甲五行災異之説，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待詔禁中。德宗建中三年，上言請城奉天爲王者之居，外象龜形，内列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之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莫知其故。至四年十月，避難於奉天，方驗道茂之言。

後唐廣微者，華州僧也，知術數。末帝在河中，廣微嘗密謂房暠曰："相公極貴，然明年有大厄極危，如得濟此厄，事不可言。"明年果有楊彥溫之變。

張濛，岐州之瞽者[58]，自言知術數，不龜不蓍，言事太白山神，其神祠元魏時崔浩廟。時事否泰，人之休咎，濛若於神，傳吉凶之言。房暠泥於事神，酷信之。末帝在岐

陽[59],暠引濛謁見,聞帝語,乃駭然曰[60]:“非人臣也。”令暠詢其時,即傳神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暠請解,曰:“神言予不知也。”長興四年五月,府廨諸門無故自動,人頗駭異,遣暠及濛[61]。濛見暠來未交言[62],先問暠衙署小異勿怪,不出三日有恩命。其夜報至封潞王及帝被疑除鎮,甚懼,再三質濛。初,濛曰:“且爲備,王保無患。”及王思同,兵將至,又召濛謂之曰:“爾言吾無患,今天下兵來萃我,城內無兵無食,外無援助,得無患乎?”濛曰:“王有天下,不能獨力,朝廷兵來迎王也。王若疑臣,臣唯一子未及冠,請王致之麾下,以質臣心。”及帝入洛,受太后冊曰:“御明堂宰相讀文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迴視房曰:“張濛神言,甲庚事不亦異乎?”帝令暠共術士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驢馬無人驅”,失主也。帝即位,以濛爲將作少監同正,賜金紫。

周沙門遇堯,浙東人也。世宗酷好點化之術,遇堯爲帝面致其事。及覽其所爲,則瑩澤可愛,帝大嗟賞之。故令攻而爲器,以賜近臣焉。既而賜遇堯紫方袍,號“悟眞廣濟大師”。

校勘記

[1]范昱,宋本作“范曄”。

[2]八區,宋本作“人區”。

[3]術數,宋本作“數術”。

[4]“以”字原作“四”,據宋本改。

[5]物神不至,宋本作“神物不至”。

[6]致祭,宋本作“置祭”。

[7]“宮”字原脱,據宋本補。

[8]“潠”字原脱,據宋本補。

[9]“鋤”字,宋本作“銷”。

[10]萬死,宋本作“萬坐”。

[11]此句宋本作“坐根嘿而不應”。

[12]微服間行,宋本作“瘠服間行”。

[13]“一”字,宋本作“以”。

[14]郃,原作“郃”,據宋本改。

[15]“魯陽”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16]“到”字原脱,據宋本補。

[17]許俊,宋本作“許峻”。

[18]此句宋本作“延熹三年”。

[19]京掾,宋本作“市掾”。

[20]莫之見，宋本作“莫知見”。

[21]療醫衆病，宋本作“醫療衆病”。

[22]而使使至宛市鮓，宋本作“而使至宛市鮓”。

[23]此段夾注宋本爲：“《水經注》：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

[24]熱，宋本作“熟”。

[25]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26]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27]“水寒”二字原脱，據《後漢書・方技傳》唐李賢等注補。

[28]殞，原作“殯”，據《後漢書・方技傳》唐李賢等注改。

[29]辨道論，宋本作“辯道論”。

[30]此句宋本作“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

[31]美辭，宋本作“羨辭”。

[32]世雄，《後漢書・方技傳》唐李賢等注作“雅”字。

[33]劈，原作“擘”，據《後漢書・方技傳》唐李賢等注改。

[34]寧，原作“率”，誤，據《後漢書・方技傳》唐李賢等注改。

[35]“者”字原作“始”，據宋本改。

[36]市，原作“氏”，據《後漢書・方技傳》唐李賢等注改。

[37]真，原作“直”，據宋本改。

[38]佯，宋本作“陽”。

[39]失此，宋本作“無此”。

[40]者，字原脱，據宋本補。

[41]將，原作“相”，據宋本及《晉書・藝術傳》改。

[42]“爲”字，《晉書・藝術傳》無此字。

[43]“大”字，宋本及《晉書・藝術傳》作“人”字。

[44]授其神方，宋本作“受其神方”。

[45]“理”字原作“埋”，據宋本改。

[46]此句宋本作“比至猶未有片雲”。

[47]恒嶽，宋本作“常嶽”。

[48]母，原作“毋”，據宋本及《北齊書・方伎傳》改。

[49]常定，《北齊書・陸法和傳》作“常不定”。

[50]“一里”二字，宋本無。

[51]不稱臣，宋本作“不臣”。

[52]此句宋本作“自此能破賊”。

[53]此兩句宋本作“法和乃還州閭城門”數字。

[54]此句宋本作“清河王岳進軍臨江去”。

[55]生資什物,宋本作"生資件物"。

[56]洛,字原脱,據《北齊書・方伎傳》補。

[57]"詔"字原作"召",據宋本改。

[58]岐州,宋本作"歧周"。

[59]岐陽,宋本作"歧陽"。

[60]"乃"字,宋本作"聲"。

[61]及濛,宋本作"間濛"。

[62]"濛"字原脱,據宋本補。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七十七

總録部(一百二十七)

方正　剛

方　正

夫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非義不苟合,臨難不苟免,居之有常,死而後已,斯方正之士也。三代而下,世道交喪,在公寡秉彝之臣,居鄉乏不貳之老,故其負特立之操者,必出其類而有開乎時焉。自尼父之生于周末[1],歷聘不遇,未嘗枉尺以全其道。繇是之後,賢英繼武,乃有危言高論,罔念婾合,直躬守節,不屈當塗。遇事肆於劇談,處衆持於正色,意或小忤,投劾而徑歸,志之所存,擯死而無變[2],以至神姦屏伏頓消乎氣焰,凶逆嚴憚爲弭於雄稜。斯蓋稟五行之秀,爲萬夫之特,純一耿介,潔白貞固,中立不倚,確乎其有常德者歟?

孔子過衛,衛大夫王孫賈問曰:"與其媚與奥,寧媚於竈,何謂也?"(奥,内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3]。)子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4]。)

澹臺滅明,魯人,事孔子既受業,退而修行,不繇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

柳下惠爲魯士師(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苟直道而事人[5],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文侯之子子擊逢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爾。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脱躧然[6]。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漢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後爲清河太傅免。武帝初即位,後以賢良徵。諸儒多嫉之曰"固老"[7]。罷歸之時,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視固[8]。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辛茂爲水衡都尉慶忌之子也。其兄通爲護羌校尉,遵爲函門開都尉,皆有將帥之風。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詘事兩甄。

後漢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封膠東侯加位特進。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忠正,志節抗厲。後爲大中大夫,以病去官卒。

范滂字孟博[9],汝南征羌人也。太守宗資署爲功曹,後牢循誣言鉤黨(鉤,引也),滂坐黄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謂天帝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亦止。

太原閔貢字仲叔,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案罪曰劾,自受其劾狀而去也[10]。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

蓋勳爲穎川太守,徵還京時,河南尹朱儁爲董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説,且汙我耳。"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儁。

仇覽字季智,陳留考城人也。初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下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徵方正,遇疾而卒。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侣。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終卒爲遼東屬郡都尉。

趙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己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

魏張承,河内修武人也,與兄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强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强。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繇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悦。是時,太祖將徵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既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後魏武定冀州遣使迎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爲議諫大夫。

杜恕,畿之子也,少與馮翊李豐俱隨父任[11],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説,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繇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任朝廷,恕猶居家。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黄門侍郎。

常林爲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上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

徐璆字孟玉[12],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

晉樂廣爲河南尹,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常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絶。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黄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繇是屢被譴黜。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爲東海王越參軍事,謝病去職,避地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黄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于窗中度手牽之,髀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宋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也。初從高祖平京邑,桓玄奔走,高祖使燾入宫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燾:"卿得無欲此乎?"燾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燾雖復不肖,無情于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爾。"永初三年,爲光禄大夫卒。

蔡興宗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13],不敢就席,良久方去[14],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宗所愛遇[15],帝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爲吏部尚書),乃當判爾。殷、劉(殷景仁爲尚書僕射,劉湛爲領軍將軍,並執重權)並雜[16],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17],球舉扇曰:"君不得爾[18]。"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疏,改爲中書監。

孔季恭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

南齊蔡約爲司徒左長史,高祖爲錄尚書輔政,百僚脱履屣到席[19],約躡履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悦。"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

梁劉鷇字仲寶,晉丹陽尹眞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

何遠爲東陽太守,爲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絶請謁,不

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以此多爲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郡數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

傅昭爲安成內史，安成自宋以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爲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20]。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

陳徐孝克，東海郯人也。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於朝堂，其第即都官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着衣冠從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祖辯，宋司空右長史、廣州刺史；父略，梁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游，傍無造請，時人爲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卒爲金紫光祿大夫。

後魏崔光韶博學強識，尤好理論，至于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搉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

裴他字元化，河東聞喜人。性剛直，不好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稱清白任直。卒爲中軍將軍。

北齊魏蘭根爲定州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恆山[21]，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柏以爲椁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許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位殿中侍御史。

後周王軌，太原人也，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強正，人不敢干。卒爲柱國、徐州都督。

盧光爲京兆，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莫敢居者，光曰："吉凶繇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昇廳事，昇床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22]。

唐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陽人也。性公直嚴重少言，未嘗以私托人，而人望其風，亦不敢干以私，所居皆有理績。後免相，爲吏部尚書卒。

武儒衡字庭碩，宰相元衡從父弟，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以重之。官至兵部侍郎。

晉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少時所居，常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

衣，攝其巾櫛，而未嘗改容。後卒爲中書令。

崔稅字子文，博陵安平人。初爲王瓚開封府從事，性恬淡，不汲汲於榮利，非公事不造權政之門。

剛

仲尼有言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則剛之爲用其至矣哉。"中古而下，乃有蹈道經德，據法守禮，激昂其志節，奮厲其武健。或人不我用則死堅陣以如歸，或時無己知則陷淫刑而不悔，或納忠而陳鯁議，或守正而茂貞規，或凌折于豪右，或擯斥乎姦佞，以至對萬乘之至尊，亢志無撓，蒙一慚之不忍，拂衣逕去，臨危難而靡變，保氣節而克終。斯皆稟絕異之姿，懷卓爾之操者矣。若乃任威忤物，好氣自恃，殞絕於小忿，馳騁於末流者，固在夫君子之後爾。

林不狃，魯士也。齊國書帥師伐魯，師及，齊師戰于郊，魯右師奔，齊人從之。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爲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皆無戰志，惡足爲賢。）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

陽處父，晉大夫，聘于衛，反過寧，寧嬴從之（寧，晉邑，汲郡修武縣。嬴，逆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佾。《書》曰：'沉潛剛克[23]，高明柔克。'（沉潛，猶滯溺也；高明，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天子一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24]），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故犯而聚怨[25]，不可以定身（剛則犯人）。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魏齊，魏相也，亡之信陵君。信陵君初猶豫未肯見，因侯嬴之言，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

漢周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位至御史大夫。

郅都爲中尉時，丞相、條侯至，貴居也（居，大傲，讀與倨同），而都揖丞相。

汲黯爲主爵都尉，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未嘗拜揖之[26]。

李廣，武帝時爲前將軍，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曲折猶委曲也）。"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户反）。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者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

從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

甯成爲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歡。

蕭望之字長倩,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邴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兩吏挾持[27]。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又元帝曰:"蕭太傅素剛。"望之終於太子太傅。

蕭育字次君,爲茂陵令,會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脱,何暇欲爲左右言[28]?"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賊曹、決曹,皆名後曹,忿其爲漆令言,故欲以職事責之[29]。)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

後漢祭肜以太僕將萬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于肜,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爲涿邪山。肜到,不見虜而還。坐逗留畏懦下獄,免。肜性沉毅內重,自恨見誣[30],無功出獄,數日嘔血死。

高獲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

申屠剛性剛直忠正,志節抗厲。建武初,征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謇謇多直,無所屈撓。

戎良字子恭,濟陰人,年十八爲郡門下吏。良儀容偉麗,太守諸葛豐使閤裏寫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剚腹,引出腸肝示豐。

范滂,汝南征羌人也,坐黨事,繫黄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繇此亦止。獄吏將加掠拷,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辯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虚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脣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

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仕爲郡功曹。

許敬,汝南平輿人[31],有史誣君者,會于縣令坐,敬拔佩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陶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與衆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爲留。嘗以舞屬,謙不爲起,因強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繇是不樂,卒以構隙。後謙爲揚武都尉時,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于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公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

李法,漢中人,性剛而有節,終於汝南太守。

蓋勳爲議郎,董卓廢少帝,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32],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何妄說且污我耳?"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爾。"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儁、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董卓,不得意[33],疽發背卒。

朱儁拜大司農[34],獻帝詔儁與太守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素剛,即日發病卒。

魏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壯烈。漢末,天下亂,始隨魏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爲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擒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

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宫不還顧。宫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

審配字正南,魏郡人,爲袁紹治中别駕。紹死,袁尚使配守鄴,太祖攻之。太祖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及城陷,生獲配。太祖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太祖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辭,遂斬之。

何夔初爲太祖司空掾屬,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夏侯玄爲太常,被收下廷尉。鍾毓弟會年少于玄,玄不與交。玄在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偪如此也?"

徐英字伯濟,馮翊著姓,爲郡功曹,張既初爲郡小吏,英嘗自鞭既二十。建安初,英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負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有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故抗意不納,英繇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文欽爲揚州刺史,亡入吴,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欽性剛,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吕據、宋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孫峻常左右之。

蜀嚴顔爲劉璋將,巴郡太守張飛至江州生獲顔,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乎?"顔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斫頭。"顔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也。"飛義之,引爲賓客。

晉王遜爲寧州刺史,李雄遣將李驤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拒之,戰於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數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群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

周處仕吴,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吴平,王渾登建業宫,釃酒既酣,謂吴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離,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吴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慚色。

王尼字孝孫,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後東瀛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

何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位至鎮南將軍。

南齊裴顗少有異操,宋明帝泰始中,於總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爲參軍。順帝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外戚譜,顗不與,遂分籍。

卞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凱以令長裁之,憤不能容,脱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爲此幘爾,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任昉少好學,早知名。初,宋丹陽尹劉秉辟爲主簿,時昉年十六,以氣忤秉子,久

之，爲奉朝請。

江子一爲戎武將軍、南津校尉。弟四子歷尚書金部郎[35]。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

沈瑀爲尋陽太守，仍爲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倔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人所殺。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

陳孔奐仕梁，爲南昌侯相。值侯景亂，京城陷，朝士並被拘縶，或薦奐於賊侯子監。子監命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景軍悉恣其凶威。子監，景之心腹，委任又重，朝士見者莫不卑俯屈折。奐獨儆然自若，無所下。或諫奐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獯羯無知，豈可抗之以義？"奐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領弘範宮衛尉卿。

袁憲仕梁爲太子舍人。及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勵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

傅縡爲中書通事舍人，文筆典麗，然性本強，不持檢操，負才使氣，淩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縡益疏。文慶等因共譖縡受高麗使金[36]。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憤恚，乃于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耕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綉，廄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賂公行，帑藏虛耗[37]。神怒民怨，衆判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

北齊魏愷少抗直，有才辯，除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文宣，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文宣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愷情貌坦然。文宣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文宣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其用此漢，何爲不放其還家，永不用收採。"繇是積年沉廢。

唐李太亮外若不能言[38]，而內剛烈，不可干以非義，或面陳是非，心無屈撓。位至兵部尚書。

薛萬徹爲寧州刺史，坐房遺愛同謀。伏罪，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健兒也，留爲國家效死。萬徹豈得坐房遺愛而殺之乎？"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執刀者斬之不殊。萬

徹叱之:“因何不加刀?”三刀乃絶。

王思禮爲哥舒翰兵馬使,征九曲。後期輸,欲引斬之,續命使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卻喚何物?”諸將壯之。

竇參,代宗時爲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游驕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參正詞讓之。少游悔懼,促詣參。參不俟濟江,還奏合旨。

晋王權爲兵部尚書,高祖得契丹,屈節以事之。馳驛乘軺,道路交織,一日,敕權爲使。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今耄矣,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39]? 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繇是停任。

周王朴爲樞密使,朴性敏鋭,然傷于太剛,每稠人廣坐之中,正色高譚,少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伏其機辯,而無溫克之譽。

校勘記

[1]“于”字原作“於”,據宋本改。

[2]擯死而無變,宋本作“濱死而無變”。

[3]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4]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5]苟直道而事人,宋本作“苟直道以事人”。

[6]脱躧,宋本作“脱躧”。

[7]嫉之曰,宋本作“嫉毁曰”。

[8]仄目而視固,宋本作“仄目而事固”。

[9]字孟博,宋本作“自孟博”。

[10]“狀”字原作“伏”,據宋本改。

[11]俱隨父任,宋本作“俱爲父任”。

[12]徐璆,宋本作“作璆”。

[13]此句宋本無“興宗”二字。

[14]良久方去,宋本作“良久去”。

[15]“王弘”原作“弘興宗”,據《宋書·蔡興宗傳》改。

[16]並雜,宋本僅作“雜”字。

[17]“及至”二字,宋本無。

[18]君不得爾,宋本作“不得爾”。

[19]“屣”字原脱,據宋本補。

[20]踐踏之所,宋本作“蹈之所”。

[21]恒山,宋本作“常山”。

[22]精誠,宋本作“情誠”。

[23]沉潛,宋本作“沉漸”。

[24]寒暑相順，"暑"字原脱，據宋本補。

[25]故犯而聚怨，宋本作"犯而不聚怨"。

[26]拜揖之，宋本作"拜謁之"。

[27]挾持，宋本作"扶持"。

[28]"言"字原脱，據宋本及《漢書・蕭育傳》補。

[29]"欲"字原脱，據《漢書・蕭育傳》唐顔師古注補。

[30]見誑，宋本作"見詐"。

[31]平興，宋本作"平輿"。

[32]"儁"字原作"偶"，據宋本改。

[33]不得意，宋本作"不得意强"。

[34]"朱儁"原作"朱偶"，據宋本改。

[35]"弟四子"原作"弟子四"，據宋本改。

[36]高麗，宋本作"高驪"。

[37]虚耗，宋本作"損耗"。

[38]李太亮，宋本作"李大亮"。

[39]"穹廬"原作"窮廬"，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七十八

總録部(一百二十八)

計　策

賢者省己,爲人謀而貴盡忠。智士行權,以計戰而當萬全[1]。自正教頹廢,小辯競起,挾長短之要術,明利害之兩端,機用周通,策慮幅臆,乃有陳説於尋戈之際,畫奇於前席之間,矯激縱横,講貫詳熟,譬喻以盡其委曲,感動以極其志誠。使夫易危成安,轉禍爲福,大則致國體之強勝,保世嗣之順立;次則圖富貴於微賤,全身名於疑間。雖云小言之破道,而或大事之允濟,著之談議,動盈簡牘者焉。

蘇秦,洛陽人也,説趙與諸侯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2],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者,獨張儀可爾。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音正)能乎[3]。"

陳軫爲楚使秦時,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决。會軫適至,惠王曰:"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决,願子爲子主計之餘[4],爲寡人計之。"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

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之，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馮煖（許袁反，一作驩，音歡）爲孟嘗君客。孟嘗君時相齊[5]，封萬戶於薛，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使馮煖責之。煖至薛，召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煖至，謂孟嘗君曰：“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及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爾。今止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6]，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位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鎰[7]，文車二駟[8]，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者[9]，馮煖之計也。

侯嬴爲大梁夷門監，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魏公子無忌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10]。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怨之三年[11]，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之欲爲公子死

無所辭,顧未有路爾。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百反)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爾,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就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12]。公子遂將晉鄙,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呂不韋,濮陽人,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田之贏幾倍[13]?"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窌城(窌城,趙邑。窌音疋貌反),故往說之曰:"子傒(子傒,秦太子也)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托於不可知之國(謂秦托子於趙窌邑,吉凶不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陽泉君;累卵,危也。朝生,木槿也,朝榮夕落,謂短命不壽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問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14],士倉又輔之。一日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願得一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悅其狀(狀貌也),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經也),子曰:"少棄捐在外,常無師傅所敎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請留止。間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

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奉邑。

漢范增，居鄛人（居鄛，縣名也，屬盧江郡。鄛音巢），年七十，素好奇計。秦末，項梁起江東，增說梁曰："陳勝敗固當。（言其計畫非是，宜應敗也。）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南公，南方之老人也。但令有三户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蠭，古蜂字也。蠭起，如蠭而起，言其衆也。）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

鮑生，有識之士。（姓鮑而爲諸生。）蕭何爲漢王丞相。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索，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勞，來到反）。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讀曰悦）。

東園公與綺里季[15]、夏黄公、甪里先生四人[16]，已侍太子。高帝十一年，九江王黥布反，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呂澤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以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用盡力，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抱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乃陛下故等倫，乃今太子將此屬[17]，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爾。上雖疾臥，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爲妻子計，載輜車臥而行。"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爲帝泣，而言如四人意。帝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爾。"於是帝自將東。

陸賈爲太中大夫，病免。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常燕居深念（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處，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坐（言不因門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不見賈。（思慮之際，故不覺賈至。）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揣，度也，音初委反）？"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爾。"陳平曰："然，爲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豫，素也）。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爾。臣常欲謂太尉絳侯（謂者，與之言），絳侯與我戲，易吾言（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爾），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立孝

文,實有力焉[18]。

王先生,齊人。景帝時,梁孝王既殺袁盎,懼,使鄒陽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素其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况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群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茅焦諫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爲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右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爲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説其言也,乃自强從之爾(説讀曰悦)。茅焦亦厪脱死如毛氂爾(厪,少也,言纔免於死也。厪音巨刀反),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安,焉也。之,往也)?"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蓋,覆蔽也),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爲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間,謂空隙無事之時):"臣爲長君[19],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使令,役使之人也。令音力成反。)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料,量也。謁,告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宫,天下無有(言獨一爾,無所比類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怫鬱,蘊積也,怫音佛),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累卵者,言其將隤而破碎也),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爲之柰何?"(懼讀曰瞿,音居具反。瞿然,無守之貌。)陽曰:"長君誠能精思爲上言之[20],得無竟梁事[21],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宫(太后宫、帝宫也),金城之固也。(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存亡繼絶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言日日欲殺也),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有庳(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歸罪於鄧扈樂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公羊》之説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以是説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

甯乘，齊人，武帝時以方士待詔公車，號“東郭先生”。大將軍衛青，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軍擊匈奴，至餘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宫門，先生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先生傍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

後漢方望，平陵人。王莽末，隗囂據隴右，以望爲軍師。望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今起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明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舍諸。”囂從其言。

虞詡爲懷令[22]。章帝元初中，任尚爲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騎馬，日行數百里[23]，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萬頭。

鮑信，靈帝末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信所在募兵，會董卓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信謂袁紹曰：“卓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

張玄字處虚，獻帝中平二年，司空張温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温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黄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内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中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温聞之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虚非不悦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温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24]，誰人知之[25]？”玄遂去。

逢紀爲渤海太守袁紹客時，韓馥據冀州，紀說紹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懼[26]，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

托董卓而陰謀襲馥,馥果以冀州讓紹。

蒯良,中廬人[27]。劉表之初爲荆州也,江南宗賊盛(宗黨共爲賊)。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爲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蒯良與同縣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28]。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29]?"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倫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獻帝時,揚州刺史劉繇爲孫策所逐,繇將奔會稽。劭曰[30]:"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荆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收濟。"繇從之,將奔豫章。又使笮融助朱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劭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明(皓字)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

校勘記

[1]"全"字,宋本無。

[2]"已"字原脱,據宋本補。

[3]從"吾又新用"至"儀寧渠能乎"原脱,據宋本補。

[4]"爲"字原作"出",據宋本改。

[5]"齊"字原作"秦",據宋本改。

[6]"王"字原作"主",據宋本改。

[7]"鎰"字,宋本作"斤"。

[8]"文"字原脱,據宋本補。

[9]"芥"字,宋本作"介"。

[10]"公子"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11]怨之,宋本作"資之"。

[12]"殺"字原脱,據宋本補。

[13]"羸"字,宋本作"贏"。

[14]子俟,宋本作“子徯”。

[15]東園公,宋本作“園公”。

[16]角里先生,宋本作“角里先生”。

[17]“今”字原作“令”,據宋本改。

[18]此句宋本作“買頗有力”。

[19]此句《漢書·鄒陽傳》作“臣非爲長君”。

[20]“思”字,宋本無。

[21]此句宋本作“待母竟梁事”。

[22]虞詡,宋本作“虞翊”。

[23]“里”字,宋本無。

[24]“入耳”原作“不行”,據宋本改。

[25]此句宋本作“誰今知之”。

[26]必懼,宋本作“必可”。

[27]“盧”字,宋本作“廬”字。

[28]“趣”字原作“趨”,據宋本改。

[29]“至”字原作“以”,“從”字原作“足”,“興兵”原作“舆兵”,均據宋本改。

[30]“劭”字原作“邵”,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七十九

總録部(一百二十九)

計策第二

魏程昱,東郡東阿人。漢末黄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爾。"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趨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其後兖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絶别。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别駕王彧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説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擒。夫趨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

田豐字元皓,鉅鹿人,漢末袁紹起義,豐説紹曰:"曹公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虚。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内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鋭,分爲奇兵。乘虚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賈詡,漢末以故尚書依張繡,時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又與曹爲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

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子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

成公英，漢末隨韓遂爲腹心[1]。遂在湟中，其婿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爾。”英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2]？”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淵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

吳質爲朝歌長時，臨淄侯植、太子母弟楊脩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質廢簏內，與謀脩以白太祖[3]。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其無人。太祖繇是疑焉。

袁淮（史不載其官），齊王正始中，吳將朱然入祖中，淮言於大將軍曹爽曰：“吳楚之民疲弱寡能[4]，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爲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數十年以來，大略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于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強。當今宜捐淮漢已南，退卻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強，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夏以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從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從。

蜀諸葛亮初在荆州，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亮位至丞相。

吳太史慈，東萊黃人，仕郡奏曹吏，因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將出求救於劉備。時重圍嚴密，慈乃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

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5]。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

晉庾袞不應州郡辟命。齊王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群士而謀曰[6]:"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散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拯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畟(音測)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

劉裔,東萊掖人。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裔,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裔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爾,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仗精鋭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簣,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強也,高祖縞冠而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懸也。况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托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裔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勇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興廢,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裔仍求自行,續遣之。既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

楊翰爲前秦苻堅高昌太守,堅既死,苻丕新立,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鋭,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7],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眞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爲張統説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絶,人懷利己。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

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鋭，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群豪，則光無異心也[8]。資其精鋭，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9]，集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裔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裔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俱爲光所殺。

尹昭爲後秦姚興吏部尚書。興使中軍姚弼、後軍斂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傉檀[10]。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赫連勃勃。昭諫曰："傉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弼果敗齊難，爲勃勃所擒。

後魏宇文福，宣武時爲平遠將軍，南征統運，進計於都督彭城王勰曰："建安是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宜陽易圖[11]，不獲則壽春難保。"勰然之。及勰爲州，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以勳封襄樂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賀拔岳，孝莊帝時爲爾朱榮前將軍。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朝廷深以爲憂，榮將遣岳討之[12]。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爲勍敵。若岳往而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愬生焉。"勝曰："汝欲何計自安？"曰："請爾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則可矣。"勝以爲然，乃請於榮。榮大悅，乃以天光爲雍州刺史，以岳爲衛將軍左都督。又以侯莫、陳悅爲右都督，並爲天光之副。

後周李賢，隴西高平人。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諸州反叛，魏孝莊遣爾朱天光率兵擊破之。其黨万俟道洛、費連少渾據原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天光率兵續進。會賊黨万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投，願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僞爲醜奴，使紿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屯山，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悅。時原州亢旱，天光以乏水草乃退舍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督長孫耶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道洛復乘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應，引道洛入城，遂殺耶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戰，道洛乃退走。又有賊師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衄。賢間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13]，乃僞負薪，與賊樵採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

權景宣爲外兵郎中，率徒採運時，東魏兵至，道路擁塞，因投民家自匿。景宣以久

藏非計,乃僞作太祖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虚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遁,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太祖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

唐李勣,曹州離狐人。隋末,軍城人翟讓聚衆爲盜,勣往從之。李密亡命在雍丘,浚儀人王百當匿之。百當共勣説翟讓,奉密爲主。隋令王世充討密,勣以奇計敗於洛水之上。密封勣爲東海郡公。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開倉賑給。倉司不時給付,死者日數萬人。勣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是爲饑。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克之。開倉賑給,一旬之間,得勝兵二十餘萬人。

徐文遠初仕隋,越王侗以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饉,文遠出城樵採,因爲李密所得,密即其門人也。文遠南向坐,率其屬北面拜之。文遠謂密曰:"老夫疇昔之日,幸以先聖之道,仰授將軍,時經隆替,倏焉已久。今將軍屬風雲之會,爲義衆所居,擁兵百萬,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引尊師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荷兹厚禮,得不盡言乎?但未審將軍意爾。欲爲伊、霍繼絶扶傾,鄙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迫險乘危,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昨奉朝命之拜上公,庶竭庸愚以拯國難[14],不測城内人情,所以未敢朝謁,方欲先征化及,立功贖罪,然後凱旋入拜宸極,此密之本志,惟先生敎之。"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代顯忠績,前受誤於玄感,遂乃墮墜家聲。迷而知反,回車復路,終於忠孝,以康國家。天下之人,是所望於將軍也。"密又頓首曰:"敬聞命矣。請奉以周旋。"及密擊化及而旋會世充殺元文都,密又詢計於文遠,答曰:"世充亦門人,素所知識,淺促之士也。今乘此事機必懷異望,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朝覲[15]。"密又喜曰:"嘗謂先生儒者,不習軍旅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明略。"

魏徵初以策干李密,及王世充攻密於洛口,徵説密長史鄭頲曰:"魏公(李密也)雖驟勝而驍將鋭卒,死傷者多。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墮,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戰。"頲曰:"此老生之常談爾。"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因拂衣而去。

李萼,天寶末客於清河。平原太守顔眞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16],破禄山土門,開十七郡,推眞卿爲帥,得兵二十萬。萼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眞卿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虚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公因而撫之爲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指爾。唯公所意,誰敢不從?"眞卿借兵千人。萼將去,

眞卿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乎？"萼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崞口，爲賊扼，兵不得出。今若先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王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公當堅壁無與掉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眞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冬馥、裨將和琳、徐皓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兵大敗，斬萬餘首。

崔寧，代宗時，嚴武薦爲利州刺史。及武爲劍南節度過利州，心欲輟寧，使寧自籌，寧曰："節度張獻誠見忌惡且又好利，誠能重賄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劍南，遺獻誠奇錦珍具，價兼百金。獻誠大悦。武又有書欲召寧，獻誠然之。寧即日稱疾，棄官之劍南。武奏爲漢州刺史[17]。

梁馮行襲，武當人，唐末爲本郡都校，中和中，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煒惶駭無策略。行襲伏勇士於江南，乘小舟逆喜，謂喜曰："郡人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多，民懼虜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拔劍斬之，其黨盡殪，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以功上言，尋授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漢入蜀路，群賊屯據，以邀劫貢奉。行襲又破之。洋州節度使葛佐奏辟爲行軍司馬，請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

晉張希崇，唐末以幽州裨將守平州，爲虜所陷，授盧龍軍行軍司馬。天道中，平州節度使盧文進歸朝，委希崇旄鉞，繼其任。遣腹心總虜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莅事數歲，虜中漸至寵信，坦然無復疑矣。忽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伐不敢擅還，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胸臆，何恬於不測之虜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翹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虜卒何？"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虜無統攝，必散。平州去虜帳千餘里，待報至征兵，逾旬方及此，則我等入漢界深矣。何以小衆爲病？"衆大喜。是日，希崇於郡齋之側坎隙地貯以石灰。明旦，首領與群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置於灰穽中，斃焉。其徒督於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亦捨而不追。希崇遂以營內生口二萬餘南歸。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

漢王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唐末，平州刺史劉守奇引爲帳中親信。守奇以兄守光奪父政，亡入虜中，又自虜奔太原，去非皆從之。莊宗之伐燕也，令守奇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涿州。刺史姜行敢登陴固守。去非呼行敢曰："河東小劉郎，領軍來爲父除凶，爾何拒守？"守奇免胄勞之。行敢遙拜，即開門迎降。德威害其功，密告莊宗，

言守奇心不可保，翻然作變，則無如之何。莊宗以書召守奇還計事，行次土門，去非密說守奇曰："公不施寸兵下涿郡，周公以得非己力，必有如簧之間，太原不宜往也。公家于梁朝，素有君臣之分，今往依之，介福萬全矣。"乃馬首而南。梁以守奇爲滄州留後，以去非爲河陽行軍。

校勘記

[1]"韓"字原作"輔"，據宋本改。

[2]"有"字原脱，據宋本補。

[3]"輿"字原脱，據宋本補。

[4]"疲"字，宋本作"肥"字。

[5]"下"字，宋本無。

[6]"群"字原作"郡"，據宋本改。

[7]"險"字原作"陸"，據宋本及《晉書·苻丕傳》改。

[8]"光"字原作"元"，據宋本改。

[9]"璧"字原作"壁"，據《晉書·苻丕傳》改。

[10]"輿"字原作"與"，據宋本改。

[11]宜陽，宋本作"義陽"。

[12]"桀"字原脱，據宋本補。

[13]向夕，宋本作"回夕"。

[14]"愚"字，宋本作"虚"。

[15]世充，宋本作"王充"。

[16]"山"字原作"止"，據宋本改。

[17]"奏"字原作"秦"，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八十

總録部(一百三十)

獨　行

孔子之所謂"狷者有所不爲",蓋夫趣向殊性[1],能否異執,雖不得夫中庸,是亦好名獨任者也。眇觀古昔,先民繼軌,其或憤大道之詭變,慨季運之姦擾,因忘舊而積怨,顧不義而深耻,責知己以激世,念必報以勵俗,堅持一介之行,力慕古人之操。乃有棄絶粒食,坦視鋒刃,馮河蹈火,忍苦稱疾;或高蹈長往,或塊處待盡,不交朋類,自勤給養。至有簡父兄之禮,斷妻子之戀,敦迫無屈,力行靡悔,取其嫉惡之可尚,而不至於亂倫也。《易》曰:"君子以果行。"《傳》曰:"匹夫不可奪志。"其斯人之徒歟。

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2]。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陽[3],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孔子賢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者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4]?)

熊宜僚,楚人也。楚白公勝將亂,勝謂石乞曰[5]:"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説,告而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拒之)。承之以劍,不動(拔劍指其喉)。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捋蔬,遇子貢於道[6]。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敎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己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毁廉也。行爽廉毁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污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捋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

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鋭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

介子推,晉人也。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7],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與子爵。待旦之朝也,吾與子田,在河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財,廉者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得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其君者,則不敢立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期年。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爲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黔敖(一作禽敖),齊人,爲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餓者(一云餓人况苟)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就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仁智士生於天地之間[8],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

杜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杜厲叔辭其友而往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别也。"杜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不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臣之節也。"

陳仲子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仲子窮不苟求者,是以絶糧而餒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9],言仲子目不能擇也。)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也,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也。仲子以爲仕非君[10],行非道以居富貴,故不處也[11],竄之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歸省其母,見受人鵝而非之[12]。已,仲子也頻顣不悦,曰:"安用是鶃鶃者爲乎?"鶃鶃,鵝鳴聲。)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

肉也。"出而哇之(哇,吐也)。

漢王吉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啖謂使食之)。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後爲昌邑中尉。

周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悉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後漢譙玄,王莽時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

宋弘,王莽末爲共王。赤眉入長安,遣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

高獲字敬公,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

李業,梓潼人。公孫述僭號於蜀,素聞其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因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二日曰:"方今天下分離,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縑百疋。業子暈逃辭不受。

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以避公孫述之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費貽,犍爲人,不肯仕公孫述,乃漆身爲癩[13],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

李充,陳留人,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燕客[14]。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

楊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袁閎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一云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省瘦,爲其垂泣。閎厚丁寧,言此間不知吾,愼勿宣露也。)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與山陽范式爲友。式爲荆州刺史,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進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

劉翊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中馬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戴就,會稽上虞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業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鐵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彭即旁也,音同)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爬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也?”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忸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

周燮，汝南安城人，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南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

皇甫規，字威明，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荆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言欲歸第避仕官之塗也）仕塗，故激發我爾。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預，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規爲賢。

楊后字仲桓，廣漢人，潛身藪澤，耦耕誦經。司徒楊震表薦其高操，公車特徵不就。益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后惡其苛暴，時耕於大澤，即委鉏疾逝。參恚之，收其妻子，錄繫欲以致后，遂不知后所在。乃出其妻子。

魏管寧，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賵賻，悉辭不受。文帝徵爲大中大夫，明帝徵爲光祿勳，並不起。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范粲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15]。時司馬師輔政，召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常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16]，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晉庾袞篤學好問，事親以孝聞。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淸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17]，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己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18]："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

宋纖年八十，篤學不倦。前凉張祚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

華混，觀陽伯表之世孫也。表子侍中廙坐事免官，削爵土，以混嗣。混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稱之。

辛謐，永嘉末爲散騎常侍，慰撫關中，及長安陷沒於劉聰，拜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頹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以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好，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爾。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棋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兹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宋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有德仁。

南齊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

梁何點，父鑠坐法死，點感家禍，欲絶婚宦。祖尚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畢時，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也。

劉訏早孤，長兄潔爲之娶妻，尅日爲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

阮孝緒年十三，遍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彦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19]，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户。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

後魏濟陰王鬱，長子弼以故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横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絶棄人事，托疾還私第。宣武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辭，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至卒。

隋元褒十歲而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脱身而出。爲州里所稱。

唐李源，憕之子，憕既爲羯胡所害，源方八歲，爲郡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六七年。逮洛陽平，父之故吏有憶認者，以金帛贖之，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源遂絶酒肉，不婚娶，不役僮使，常依洛陽城北之惠林寺，即憕之別墅。寓於一室，次僧而食，人亦未嘗見其欲習。至於齊榮辱，混是非，熙熙而無不合，蓋自有得也。先命冗其野以備終制，時眠其間[20]。穆宗長慶二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乃徵諫議大夫，不起。

校勘記

[1]"趣"字原作"趨",據宋本改。

[2]"東"字原作"來",據宋本改。

[3]"陽"字,宋本作"北"。

[4]此段注解原脱,據宋本補。

[5]石乞,宋本作"乞石"。

[6]子貢,宋本作"子贛"。

[7]舅犯,宋本作"咎犯"。

[8]此句宋本作"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

[9]有,字原脱,宋本誤作"者",據《孟子》趙岐注補。

[10]此句宋本作"非其君"。

[11]此句宋本作"故不義也"。

[12]此句宋本作"見兄授人鵝而非之"。

[13]此句宋本作"漆身爲厲"。

[14]燕,宋本作"讌"。

[15]"慟"字原作"動",據宋本改。

[16]宦,原作"官",據宋本改。

[17]"役"字,宋本作"後"。

[18]"歎"字,宋本作"難"。

[19]"穹"字原作"窮",據宋本改。

[20]此句宋本作"時時眠其間"。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八十一

總録部(一百三十一)

交友

交友之道,其來尙矣。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故《傳》有"三益"之訓,《易》著"斷金"之象,謍道同術,義表於切磋;久要不忘,情見於生死;又豈止遠方之爲樂,淡水之相成哉?中古而下,蓋有同德比義,神交心照,或傾蓋以投分,或刎頸而爲歡,靡思志操之異,遂忘年齒之隔,結髮以供仕,納祿以偕往,敦風雨之信,忘蓬蓽之賤,通家而益厚,弈世而逾親,以至撫字孤孀,拯濟危阨,殺身以自誓,抱節而不變:斯皆古之不諂不瀆、相生相死之士歟!

管仲字夷吾,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韓氏外傳》: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内水漿。甯戚患之曰:"鮑叔有疾,而爲之不内水漿,無益於鮑叔,又將自傷,且鮑叔非君臣之恩,父子之親,爲之不内水漿,不亦失宜乎?"管子曰:"非子之所知也。昔者吾嘗與鮑叔負販於南陽,而見辱於市中,鮑子不以我爲不勇者,知吾欲有名於天下。吾與鮑子説諸侯三見而三不中,不以我爲不肖者,知吾不遇賢主人。吾與鮑子分財而多自與,不以我爲貪者,知吾貧無有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御者良。鮑子卒,天下莫我知,安用水漿?誠有知者,雖爲之死,亦何可傷乎?")

晏嬰,齊大夫。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季札,吳公子也,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伍參，楚大夫，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1]。）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申包胥，楚大夫。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2]。"

孟獻子，魯大夫，有友五人：樂、正、裘[3]、牧、仲（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

曾子以子張死，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吊（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吊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吊）。"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饑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

青荓，豫讓之友也，爲趙襄子參乘。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襄子曰："進視梁下，前類有人（類，象）。"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且有事（言將殺趙襄子）。"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交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爲可（適可得死也）。"退而自殺。

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從此與二人結交游[4]。

廉頗爲趙將，以藺相如爲上卿，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藺相如望見廉頗，引車避匿。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之至此也。"卒相與爲歡，爲刎頸之交。

張儀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秦自以不及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爾，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

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宋玉,楚大夫。初因其友(無姓名)而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主未爾,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俊,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亦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俊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夫躡迹而縱緤,與遙見而指屬與!"

漢陳餘年少,父事張耳,與爲刎頸交(刎,斷也。刎頸交蓋言托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後封代王,相趙。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皆楚人,相友並著名節,故時號之"楚兩龔"。勝位至太中大夫,歸老於鄉里;舍拜光祿大夫,不起。

張釋之爲廷尉,持法平允。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恢咸結爲親友,由此天下稱之。

汲黯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黯位至主爵都尉。

蕭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5],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矣。

何武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

王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彈冠者,言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吉位諫議大夫。

傅喜封高武侯,與鄭玄同門學,相友善。(同門謂同師也。)

陳遵少與張竦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爲後進人士之冠首也)。

後漢趙熹友善韓伯仲等數十人,位太傅。

杜林字伯山,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具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位司空。

寇恂從光武破群賊，數與鄧禹謀議，恂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恂位執金吾。

皋弘爲揚州從事，家代爲吳郡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

廉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范位至蜀太守。

孔僖曾祖父子建少游長安，與崔篆友善。僖與篆孫駰復相友善。僖位臨津令。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敏位長安令。

梁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爱集兹。"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王符，安定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並友善。

馬蹇[6]，字伯騫，勤結英雄，所欲友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蹇慕高名，往存之，屈暢門投刺[7]。暢欲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蹇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逾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凶於路，往而不返，哭之以爲死交。"暢聞其言，歎息壯志，因執其手揖行，與入美談畢，請入見母，飲宴，定好而見別。

陳重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顔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後俱拜尚書郎。義坐事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又云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雷也。"）

范冉（冉或作丹），陳留外黄人，少爲郡小吏，與王奂親善。奂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黄，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奂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奂車徒絡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奂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奂曰："行路倉卒，非陳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絶豪友爾。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别。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奂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范式，一名汜，字巨卿，少游大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别。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8]："若二子者，吾生友爾。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9]。"尋而卒。式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黄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未及到，而喪已

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崔瑗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瑗位濟北相。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黄眞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眞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必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左丞舍。祐每行園,嘗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

申屠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10],豫州牧黄琬欲殺之。或勸,蟠不肯行,曰:"黄子琰(琬之字也)爲吾故邪?未必致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蟠累徵不起。

荀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淑位朗陵侯相。

張皓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善。皓位司空。

宋楊女爲章帝貴人,被譖自殺。楊免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

逢萌,北海都昌人,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萌初爲亭長,後連徵不起。

岑晊,南陽棘陽人,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晊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與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位長樂少府。

李燮廉方自守,所交皆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位河南尹。

趙岐亡命,賣餅北海市中,孫嵩游市,見岐,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從,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位太常。

韓說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位江夏太守。

王烈,太原人,以潁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太丘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烈舉孝廉,三府辟,並不就。

郭泰字林宗,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

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泰徵有道，不就。

王允，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位司徒。

陳群，字長文，紀之子也。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紀、群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仕魏，至司空。

范康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位太山太守。

何顒與陳蕃、李膺善，時爲宦者所陷，乃改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交。後辟司空府。

楊政嘗過馬武，稱疾，見政，對几據床，欲令政拜床下。入戶前排武，徑上床坐。武恨，言語不懌。政因把武臂責之曰："卿蒙恩稱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乃合爲朋友。位左中郎將。

許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靈交友。伯靈早亡，鴻卿養育其子。

閔仲叔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11]。黨每與仲叔共含菽飲水，以博士徵不就。

應順字華仲，汝南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爲敬去妻更娶。位將作大匠。

袁紹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紹位至冀州牧。

禰衡，平原人，建安初，游許下，孔融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

魏傅嘏字蘭石，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粲善。徽、粲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12]，俱爲名臣。嘏位尚書僕射。

鍾繇、荀攸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攸字也)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唯當嫁卿阿騖耳。'何意此子竟早殞沒。戲言遂驗乎？今欲要嫁阿騖，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繇位至太傅。

王浚與司馬朗、賈逵友善，位太守。

袁霸，陳郡扶樂人，渙從弟。魏初，爲大司農，與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渙子侃復齊聲友善。

杜恕爲散騎黃門侍郎，時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爲吏部郎，荀俁出爲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王朗弘通有性[13],實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爲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其床下。朗旣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粗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己母,爲通度也。

華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歆位太尉。

陳矯爲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尙書令,皆承代矯。

蜀許靖,汝南人,始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靖入蜀爲司徒,歆、郎及紀並靖子群,魏初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

司馬徽,字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

向朗字巨達,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位至丞相長史。

張裔,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爲楊恭友善,位輔漢將軍。

張飛字翼德[14],少與關羽具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位車騎將軍。

張嶷,巴郡南充國人[15],召爲從事,郡內士人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

徐庶字元直,先名福。福與石韜字廣元相親愛[16],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韜俱來北。至黄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難,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

楊戲性雖簡惰省略[17],未嘗以甘言加人,然篤於故舊,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恤,恩好如故,位射聲校尉。

吳張昭字子布,與瑯琊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位輔吳將軍。

陸績字公紀,時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荆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位偏將軍。

魯肅,臨淮人也,家富於財。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肅後使荆州,到當陽與劉備會,時諸葛亮與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肅卒,諸葛亮亦爲發哀[18]。位横江將軍。

呂蒙爲偏將軍,領潯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夏口[19],過蒙屯下,肅意尙輕。蒙問肅曰:"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因爲肅畫五策,肅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聶友字文悌，豫章人，爲郡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眞，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

顧邵爲豫章太守，初，錢塘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絰。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秉之字也）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

張溫爲中郎，聘蜀，與諸葛全結金蘭之好。

嚴畯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位尚書令。

陳表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艷亦與表善，位偏將軍。

吳範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太帝責怒甚嚴，敢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帝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帝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位太史令。

吳祺與張溫、顧譚友善。

孫皎爲征虜將軍，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位征虜將軍。

呂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20]。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譚者美之。位大司馬。

鄭曹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時相往反[21]。

高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無名氏，皆世之英偉也。

校勘記

[1]共，原作"井"，據宋本改。

[2]輿，原作"輿"，據宋本改。

[3]"裘"字，宋本作"衷"。

[4]"輿"字，宋本無。

[5]此句宋本作“往者有陽貢公”。

[6]寔,原作“實”,據宋本改。

[7]屆,原作“留”,據宋本改。

[8]“元”字原脱,據宋本補。

[9]“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10]郡,原作“群”,據宋本改。

[11]此句宋本作“同黨相及”。

[12]此句宋本作“並善相友,綜朝事”。

[13]王朗,宋本作“黄朗”。

[14]翼德,宋本作“益德”。

[15]此句宋本作“巴西郡人”。

[16]“福”字,宋本無。

[17]“省略”二字,宋本無。

[18]亮,字原脱,據宋本補。

[19]夏口,宋本作“陸口”。

[20]“侍”字,宋本作“代”。

[21]“時”字,宋本作“詩”。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八十二

總錄部(一百三十二)

交友第二

晋夏侯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位散騎常侍。

嵇康恬静寡欲,寬簡有大量。東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康所與神交者,陳留阮籍,河内山濤。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琊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康位中散大夫。

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吕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交,著"忘言"之論。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後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位司徒。

阮籍素與王渾爲友。渾子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傾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王戎字也)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耶?"籍位步兵校尉。

羊曼任達頽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放伯",太山胡母輔之爲"達伯"[1],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陳留阮孚爲"誕伯"[2],高平劉綏爲"秀伯",而曼爲"黯伯"。凡八伯[3],蓋擬古之八儁。曼位丹陽尹。

王接字祖游,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位尚書殿郎中。

山簡爲征南將軍,鎮夏口,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彦夏(華軼字)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

戴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位至驃騎將軍。

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王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王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歡極娱。位大將軍。

王尼字孝孫,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4],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瑯琊王澄[5]、北地傅暢、中山劉輿、穎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瀛公騰辟爲車騎舍人,不就。

劉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相期如此。琨爲并州牧。

裴邵字道期。元帝初爲安東將軍,以邵爲長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深交友。及道期卒,王導爲司空,既拜歎曰:"裴道期[6]、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

王襲清操過人,常有宰相之望,與王沈齊名友善。

紀瞻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恤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位驃騎將軍。

王機字令明,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己亞,遂與友善。機位交州刺史。

荀崧字景猷,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7]。崧補濮陽王允文學,又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

虞駿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拜駿,駿使子谷拜彝。

荀羨弱冠與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位兗州刺史。

周訪爲縣功曹,陶侃爲散吏。訪薦侃爲主簿,相與結友。

許邁,丹陽句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王羲之每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

習鑿齒爲桓溫別駕,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

王濛字仲祖,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位司徒左長史。

桓溫與庾翼友善,常相期以寧濟之事。位大司馬。

謝安居東土，與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位太傅。

陸機與弟雲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機爲平原內史。

宋王弘隱于會稽，與魯國孔淳之爲莫逆交。

何點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之交。

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劉敬宣字萬壽[8]，爲散騎常侍，寬厚待士，多技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與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者邪？"

謝述爲彭城王長史，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9]，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卒於吳興太守。喪還京師，未至數十里，景仁、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

臧凝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之交。

蔡廓與北地傅隆相善。廓子興宗，修父友之敬。

向柳有學藝才能，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峻皆與友善。

謝靈運爲侍中，以疾東還會稽，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10]、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

蕭惠開爲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

顏延之既廢於家，中書令王球，名公子，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款。

何偃叔悠之與瑯邪王徽相善[11]，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12]，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賢叔爾。"

王僧虔爲太子舍人，退黜少交接[13]，與袁淑、謝莊善。

孔逷字世遠，好典故事學，與王儉至交。

南齊杜京產開舍授學，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不就。會稽孔道徽守志業不仕[14]，京產與之友善。（一曰會稽孔覬清剛有節，一見而爲款交。）

王思遠與顧暠之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兒子經，恤甚至。

柳世隆字彥緒，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琰雅相欽慕，以爲君子之交。

徐伯珍，東陽人，積學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

檀超爲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惠開相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辱[15]，而超舉動言嘯，以地勢摧之[16]，謂惠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官，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爾，何足以一爵高人？"惠開欣然，便爲刎頸之交[17]。

謝淡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稚珪風韻清疏,好文詠,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瑯琊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又云稚珪早立名譽,當時名士陸慧曉、謝瀹、張融、何點、沈渊相與爲君子之交。)

王僧孺初與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僧孺出爲錢唐令,昉贈詩,其略曰:"唯子見知[18],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19]。"

梁范雲字彦龍,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父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

劉季連與會稽人石文安相善,文安字守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季連爲尚書左丞,出爲江夏内史,又代季連入爲御史中丞。

劉訏一造阮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

蕭勱少交結[20],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

韋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爲尚書吏部,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逾曩日,論者稱焉。

張率,吳郡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21]。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善。

陸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

裴子野性曠達,自云:"出世不復詣人。"初未與張纘,過便虚相推重,因爲忘年友。

韋粲爲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盛名[22],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

謝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爲感友,賦以讎之。

何遜弱冠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23]。

到溉與兄沼、弟洽俱知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游。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24]、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眞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方古信爲儔[25]。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絶塵到,復見黄中劉。"時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後溉爲左民尚書,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於家,門可羅雀,三人每歲常鳴騶枉道,存問置酒,叙平生而去。

陳徐伯陽爲侯安都司空參軍,太建初[26],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尚書郎賀徹、學士阮卓、黄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游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爲

其集序，盛傳於世。

江總聰敏篤學有文，范陽張纘，瑯琊王筠，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

後魏崔模，長者篤厚，不營利，與崔頤相親，往來如家。

封軌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然標明綱格，統括大歸，吾所弗如者多矣。"

辛紹先敏悟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昭等甚友善。

盧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款，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無所隱。

索敞初在涼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學相友[27]。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28]，留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柳掠爲奴五年[29]，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30]，世隆語其由狀[31]，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

畢衆敬自兗州刺史徵還京師，年已七十六。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

李彪爲度支尚書，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爲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爲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爲之哀誄，備盡辛酸。

李志字鴻道，彪之子，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

張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與盧淵、李安仁等結爲親友[32]，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爲主客令，安仁與彝並爲散令。

崔休舉秀才入京城，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

曹世表性雅正，涉獵群書，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

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

羊深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友善。

邢臧博學有藻思，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等並結交友。

封肅爲尚書左中兵部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是，崔勵及勵從兄鴻尤相親善。

裴伯茂爲廣平王文學，文藻富贍，好飲酒，既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及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

眭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比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

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廄中,冀相維縶。夸遂托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遣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之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吊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

于忠,宣武時爲領軍將軍,性多猜忌,不交勝己,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

胡叟爲武威將軍,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媿也。"

劉懋性沉雅厚重,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交。

邢劭十歲能屬文[33],日誦萬餘言,文章贍速,未二十,名動衣冠。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34],引爲忘年之交。

北齊袁聿修歷任清華,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涉汰停私[35],門生藜藿,聿修猶以故情,存問往來[36]。

陸卬爲河間邢劭所賞,劭又與其父子璋交游,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蚌復出明珠。"

裴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37]、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爲忘年之友。

封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劭、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38],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及孝琬卒,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凄慟,有感路人。

崔贍爲黃門侍中[39],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友,槩將東還,贍遺之書曰[40]:"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斐讓之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斐文季爲不亡矣。"

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瑯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41],鍾會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爲然。

荀仲舉與趙郡李槩交款,槩死,仲舉因望其宅爲五言詩十六韵以傷之,詞甚悲切。

宋游道與頓丘李奬一面便定死交,奬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

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既而奬爲河南尹,辟游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奬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游道爲奬訟冤,得雪,又表爲請贈,過已考一汎階以益之[42]。又與劉廞結交,托廞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廞敗,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疋後聽收。游道時爲司州中從事[43],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勑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時李奬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

後周韋夐高尚不仕,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周弘正造夐,談讌盡日[44],恨相遇之晚也。後請夐至賓館,夐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當時所欽挹如此。

薛愼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虯、范陽盧柔、隴西李璨並友善。

張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

黎景希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之交。

寇儁爲鎭東將軍,西安縣男,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每造光,常淸談移日[45]。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之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語彌日,常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

柳弘與弘農楊素爲莫逆之交。

裴尼性弘雅,有器局,爲通直散騎常侍。隴西李璨[46]、范陽盧誕並有高名於世,與尼結忘年之交。

隋劉焯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少以文信知名,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誦,文集數十萬言。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

薛道衡,北齊時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

房彥謙有令名,少與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蓨縣李綱[47]、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淡之士[48],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彥謙爲鄀州司馬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淸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爲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49],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流涕而別[50]。

裴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

崔儦年十六,太守請爲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

崔廓與趙郡李士謙少爲忘年之友[51],每相往來,時稱"李崔"。及士謙死,廓哭之

慟,爲之作傳,輸之秘書府[52]。士謙妻盧氏寡居[53],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

元巖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

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

李孝貞與從兄、儀曹郎中驟、太子舍人李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爲斷金之契。

唐高士廉少有器局[54],頗通文史。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並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由是公卿藉甚。

杜淹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於京邑與同郡車福嗣爲莫逆之交[55]。

楊纂,華陰人,與瑯琊顔師古、燉煌令狐德棻友善,頗涉經史,尤明史事。

劉胤之少與當時詞人孫萬壽[56]、李百藥並爲忘年之友。

劉孝孫弱冠知名,與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斌登山臨水,結爲交友。

朱敬則性敦厚恢博,少好學[57],重節義,少與右史江融、尙書左僕射魏元忠友善。

劉允濟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

陸餘慶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問、盧藏用、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游,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強辯過之。

王琚聰敏有才略,與周璟、張仲之爲忘年之友。

薛登博涉文史,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

韋陟,中書令安石之子,與弟斌文華當代,俱有盛名。開元中,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游處,廣平公每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

蕭昕爲左拾遺,與布衣張鎬友善。

張九齡素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尙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58]。挺之等皆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爲當時之所稱也。

郗純少時爲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顔眞卿、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顔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

權皐,天寶末移家於洪州,改著作郎不起。京師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皐之德而友善也。

于休烈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爲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楊憑少負氣節,重交游,尙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爲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

王仲舒,太原人,少貧養母,嗜學工文,不就鄉舉,交友必一時高名者。與楊頊、梁肅、裴樞爲忘形之契。仲舒爲拾遺[59],與楊憑友善,及憑得罪,仲舒橫議之,貶爲硤州刺史。

崔造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常以王佐自許,時

人號爲“四夔”[60]。

郗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顔眞卿、蕭穎士輩[61]，常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矣。”

李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况爲人外之交，吟詠自適。

陸贄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日，四方以賻贈爲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唯與劍南節度使韋臯布衣時友善。臯以事奏聞，每有所致，輒稱詔以受之。及贄罷相，貶忠州，而韋臯屢表，請以贄代己，竟卒於忠州。年五十二。

裴佶爲工部尚書，政事清敏[62]，凡所定交，時稱爲第一。流歿之日[63]，故司徒鄭餘慶請告於御史府，行朋友之服。縉紳美之。

韓愈性弘通，與人友，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立，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位，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

柳公綽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款密，爲吏部員外郎。及武元衡罷相，鎭西蜀，與裴度俱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公綽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之句。

柳宗元與劉禹錫爲執友。

元稹與白居易最善，爲文友。

後唐劉贊，明宗朝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64]，鄰居友善。夢徵早卒，與同年楊凝式服緦麻爲位而哭，其家無少長[65]，與視喪事，恤其孀稚，人士稱之。

晉劉昫初隱居上谷大寧山[66]，與呂夢奇、張麟結菴共處，以吟誦自娛。

校勘記

[1]“毋”字，宋本作“毋”。

[2]“陳留”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3]“凡”字原作“幾”，據宋本改。

[4]“犖”字原作“犖”，據宋本改。

[5]王澄，宋本作“王澄母”。

[6]“道”字原作“導”，據宋本改。

[7]“劭”字原作“邵”，據宋本改。

[8]此句宋本作“劉敬字宜萬壽”。

[9]“述”字，宋本無。

[10]東海何，宋本作“東河海”。

[11]“悠”字原作“攸”，據宋本改。

[12]“直”字原作“真”，據宋本改。

[13]"黜"字原作"默",據宋本改。

[14]此句宋本作"會稽孔道徽守至業不仕"。

[15]凌辱,宋本作"凌罵"。

[16]摧之,宋本作"推之"。

[17]"便"字,宋本作"更"。

[18]此句宋本作"子唯見知"。

[19]此句宋本作"如蘭如芑"。

[20]"蕭勵"原作"蕭勱",據宋本改。

[21]"適"字,宋本作"遍"。

[22]"盛"字原作"才",據宋本改。

[23]"交好"原作"交友",據宋本改。

[24]劉,原作"到",據《南史·到溉傳》改。

[25]古,原作"今",據《南史·到溉傳》改。

[26]"太建"原作"大建",據宋本改。

[27]陰世隆,宋本作"隆世隆"。

[28]"徙"字原作"從",據宋本改。

[29]土,原作"士",據宋本改。

[30]"見"字,宋本無。

[31]"世隆"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32]李安仁,宋本作"李安民"。

[33]邢劭,宋本作"邢部"。

[34]此句"儁"字,宋本作"雋";"大"字,宋本作"文"。

[35]此句原作"彦深後重被沙汰停私",今據宋本改。

[36]"存"字原作"音",據宋本改。

[37]李繪,宋本作"李會"。

[38]七兵尚書,宋本作"亡兵尚書"。

[39]"崔瞻"原作"崔贍",據宋本改。

[40]"遺"字,宋本作"遣"。

[41]峭立,宋本作"性峭"。

[42]"過"字原作"回",據宋本改。

[43]此句宋本作"游道時爲司州從事"。

[44]"盡"字,《周書·韋敻傳》作"盈"字。

[45]移日,宋本作"移旦"。

[46]李璨,宋本作"李際"。

[47]李綱,宋本作"李網"。

[48]薛孺,宋本作"薛繻"。

[49]“牧”字，宋本作“收”。

[50]此句宋本作“屑涕而别”。

[51]此句宋本作“崔廓爲趙郡李士謙士爲忘言之友”。

[52]“書”字原脱，據宋本補。

[53]宋本“妻”字前原有“死”字。

[54]此句宋本作“唐高士廉少有器司馬顛局”。

[55]車福嗣，宋本作“韋福嗣”。

[56]劉胤之，宋本作“劉裔之”。

[57]此句宋本作“朱敬則性敦厚秋博學”。

[58]“結”字原脱，據宋本補。

[59]拾遺，宋本作“十遺”。

[60]四夔，字原脱，據宋本補。

[61]“蕭穎”原作“四蕭夔”，據宋本改。

[62]此句宋本作“致事清溫敏”。

[63]“歿”字原作“没”，據宋本改。

[64]登第，宋本作“登策”。

[65]少長，宋本作“之長”。

[66]大寧山，宋本作“太寧山”。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八十三

總録部(一百三十三)

形 貌

夫人之生也，稟秀五行，肖類天地。故形爲神之舍，貌爲情之華，發於至靈，彰乎遺體，乃有英姿偉量，奇骨異表，魁岸磊落[1]，端厚篤雅[2]，頎長俊茂，雄毅挺特。蓋繇夫氣幹中立，容止外著，出乎其類，敻然不群，爲殊俗之聳畏，蒙時君之欽賞。有儀可象，於斯爲貴。亦有器資眇小而識度宏達，同時異派而形象克肖。至于苛刻異狀，兆自襁褓，指物象而倫擬[3]，推善惡以斯驗，布在方策，咸足徵焉。

商伊尹偃身，爲阿衡。

中衍，栢翳之後，鳥身人言(一云人面鳥喙)。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4]。

晉文公重耳，初爲公子，及曹，曹平公聞其駢脅[5]，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宋華元睅其目，皤其腹。(睅，出目；皤，大腹。)

宋公子鮑美而艷。

宋公子座美而狠。(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共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即元公也；生座美而狠。)

鄭子太叔，美秀而文。

陳武子(子強也)白皙，顯鬚眉，甚口(甚口，多口也)。

子產日角。

晏平仲月角。

尾生犀角。

柳下惠、子魚反角。

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而異之，狀類陽虎。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6]，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槨，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

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魯顓孫師，字子張。曾參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有若，魯人，孔子弟子。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事之，如夫子時也。

淳于髡，齊之贅婿，長不滿七尺。

優孟，楚之樂人，長八尺。

鄒忌修八尺有餘，身體肥麗。

田文爲齊相，封孟嘗君。文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7]，乃眇小丈夫爾。"

漢張良字子房，狀貌如美婦人，後封留侯。

陳平，長大，美色而肥。或說平於漢王曰："平，美丈夫，如冠玉爾。"後至右丞相。

韓王信長八尺五寸。

張蒼爲秦御史[8]，亡歸。沛公略地過陽武，蒼當斬。解衣伏鑕，蒼長大肥白如瓠[9]。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公赦之。後至丞相。（又云：蒼不滿五尺，父八尺餘，蒼復長八尺。及孫貌，長六尺餘。）

公孫弘對策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東方朔長九尺三寸，目如懸珠，齒如編貝。後至侍郎。

郭解爲人短小恭儉。

田千秋爲高寢郎[10]，上急變，訟戾太子冤。武帝召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之。後至丞相。

霍光，長財七尺三寸（財與纔同），白皙，疏眉目，美鬚髯。後至大將軍。

金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後至車騎將軍。

江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武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故多奇士。"後爲繡衣直指使者。

龔遂爲渤海太守，宣帝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内輕焉。及對，賜黄金，乘傳去。

朱雲字子游，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後至槐里令。

直不疑，狀貌甚美，後至御史大夫。

王商爲丞相，長八尺，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絶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在未央宫中），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

樓護爲人短小精辯[11]。後至天水太守。

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後至河南太守。

薛宣好威儀,容止可觀。後至丞相。

息夫躬容貌偉麗,爲衆所異。後至左曹光祿大夫。

後漢東平王蒼,腰帶八圍。

李通父守爲王莽宗卿師,身長九尺,容貌絶異。

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後至左馮翊。

馬援爲人,明白鬚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後至伏波將軍。

銚期長八尺二寸,容貌絶異,矜嚴有威。後至衛尉。

祭肜爲人質厚重毅,體貌絶衆。後至太僕。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後至司徒。

班超字仲叔[12],爲人有大志,不修小節,嘗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肉食,此萬里侯相也。"後爲西域都護,封定遠侯。

吳良爲東平王所薦,詔曰:"前見良頭鬚皎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今以良爲議郎。"

馮勤曾祖父揚,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後至司徒。

耿秉有偉體,腰帶八圍。後至光祿勳。

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後至玄武司馬。

楊喬爲尚書,容儀偉麗。

賈逵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爲侍中。

李固字子堅,司徒郃之子,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項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象書》。)後至太尉。

盧植字子幹,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後至尚書。

鄭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後徵大司農,不赴。

臧洪體貌魁梧,有異姿。後至東郡太守。

傅燮身長八尺,有威容。後至漢陽太守。

郭泰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聲如洪鐘。後徵有道,不起。

趙壹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豪眉,望之甚偉。辟公府不就。

高獲字敬公,爲人尼首方面(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三公爭辟,不應。

蔡邕爲中郎將，董卓多自狠，雖用邕，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

公孫瓚，遼西人。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魏志》云：侯太守妻之以女)。後至奮武將軍，封薊侯。

劉表身長八尺餘[13]，姿貌甚偉[14]。後至荆州牧。

馬騰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後至衛尉。

袁紹幼爲郎，容貌端正威儀，進止動見倣效。後至大將軍冀州牧。

魏孟達容止可觀，文帝甚器愛之，以爲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

管寧長八尺，美鬚眉。累徵不起。

何夔曾祖父熙，字孟孫，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爲容儀。舉孝廉，爲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夔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後至太僕。

崔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後遷中尉。

司馬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後至兖州刺史。

程昱字仲德，長八尺三寸，美鬚髯。後至衛尉。

典韋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後爲校尉。

滿寵子偉，以格度知名。偉子長武，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

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腰帶十圍[15]，容貌雄毅。後至武衛將軍。

王脩孫褒長八尺四寸，容貌絶異。終身不應徵聘。

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膽烈過人，從太祖爲帳下吏。後至溫寇將軍。

何晏字平叔，美姿容，帝疑其傅粉，賜湯餅，令晏食之，汗出流面，拭之轉白。後至尚書。

蜀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後至丞相。

趙雲字子龍，身長八尺，姿顔雄偉，爲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後至鎮軍將軍。

彭羕字永年，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後爲江陽太守。

譙周字允南，身長八尺，體貌素樸。後爲光祿大夫，入就封陽城亭侯。

馬超字孟起，來降。關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與翼德爭先[16]，未若髯羽之絶倫。"羽多鬚髯，故亮謂之"髯羽"。超後至驃騎將軍，涼州牧。

張裕饒鬚，爲益州從事。

吳諸葛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大口、高聲。爲大將軍。

太史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

孫韶身長八尺，儀貌都雅。

周瑜字公瑾，長壯有姿貌。後至偏將軍。

朱據有姿貌膂力。後至驃騎將軍。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有容觀姿貌[17]。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其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賤者耶？"遂與之婚。後至大司馬。

陳武字子烈，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後至校尉。

董襲字元代，長八尺，武勇過人。後至偏將軍。

陳化字元輝，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後至太常。

晉樂廣字彥輔，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亦能興卿門戶也。"衛瓘嘗曰："此人之冰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也。"後至尚書令。

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後至征南大將軍。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謂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後至大司馬。

衛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爲婦翁冰清，女婿玉潤，爲太子洗馬。懷帝末至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看殺衛玠"[18]。

王衍字夷甫，神情朗秀，風姿詳雅。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衍弟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19]。"後爲太尉。

王戎字濬冲，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目爛爛如巖下電。"戎後爲司徒。

戎子萬有美貌，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裴楷字叔則，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爲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後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迴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歎其神儁。

裴瓚字國寶，楷子也。爲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

嵇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資自然。後至中散大夫。

趙至字景眞，代郡人。嵇康每曰："卿頭小而鋭，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後至幽州部從事。

潘岳字安仁，美姿儀，辭藻絶麗，少時[20]，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後至給事黄門侍郎。

夏侯湛字孝若，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後至散騎常侍。

阮籍字嗣宗，容貌環傑，志氣宏放。後至步兵校尉。

魏舒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後至司徒。

陸機字士衡，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後至平原內史。

王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絶異，音聲動人。

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後至汝南太守。

劉卞[21]，字叔龍，須昌人，赤色大脣，少言語，自縣小吏至雍州刺史。

王裒少立操尙，行己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絶異，音聲淸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三徵七辟皆不就。

唐彬身長八尺，後至雍州刺史。

庾敳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後爲太傅主簿。

王導耳聹多疾，每自憂，陳訓曰："耳聹必壽亦貴"。後至丞相。

王矩字令武，美姿容，每游，觀者盈路。

杜乂字弘理，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淸，杜乂形淸。"後至丹陽丞。

王濛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悦其貌，遺以新帽。後至中書郎。

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後至儀同三司光祿大夫。

郗恢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黄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爲有"藩伯之望"。

張光字景武，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後至梁州刺史。

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悦，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又嘗被鶴氅步雪而行，孟昶窺見，歎曰："神仙中人。"後至北平將軍，兗、青二州刺史。

桓溫生未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聲，曰："眞英物也。"年

長,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22]。"後至大司馬。

桓玄形貌環奇,風神疏朗。

盧循,諶之曾孫,雙眸炯徹,瞳子四轉,後假廣州刺史。

劉牢之字道堅,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後至輔國將軍。

前趙劉義孫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目如畫,雖少離屯難流,躓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及長,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僞立爲世子。

游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劉曜以爲車騎大將軍。

後趙張謐美姿貌,幼有逸氣。

前秦苻融,堅之季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堅以爲車騎大將軍。

王猛環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苻堅以爲丞相。

後秦尹緯,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爽氣。姚萇以爲尚書僕射。

前燕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沉浮有大度,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及慕容儁嗣位,以爲侍中,錄尚書事。

高瞻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慕容廆署爲將軍。

韓常字景山,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常身長八尺一寸,慕容儁以爲揚烈將軍。

宋南郡王義宣爲荆州刺史,白皙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髮如點漆,時謝混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見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爾。"晦至荆州刺史。

謝莊,太常弘微之子,韶令美容儀,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虚也哉。"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與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

薛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後至左軍將軍。

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後至左光祿大夫。

蓋道風姿貌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奇之曰:"此荆楚仙人也。"

南齊李安仁面方,明帝大會新亭,接勞諸軍,主樗蒲賭官,安仁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仁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後至吳興太守,安東將軍。

袁彖爲侍中,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

劉善明爲征虜將軍,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

房法乘爲交州刺史,性方簡,身長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陸慧曉爲吏部郎，孝武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沈文季爲侍中，風采陵岸[23]，善於進止。

吕僧珍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

褚淵字彦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甚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褚彦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後至司徒。

何戢爲吏部尚書，美儀容，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

陸倕美姿容，鬚眉如畫。

梁張緬尚富陽公主，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爽發。後至侍中。

王茂字休遠，身長八尺，美容觀。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後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褚向爲侍中，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

沈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痣，後至尚書令。

何炤白晳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後至治書侍御史。

任昉身長七尺五寸，後至新安太守。

袁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後至吳郡太守。

何敬容爲侍中，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

韋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24]，腰帶八圍，容貌甚偉。歷北徐州刺史。

范岫身長七尺八寸，恭敬儼恪，進止以禮。後至光禄大夫。

韋粲字長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後至散騎常侍。

陶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耳。後爲奉朝請，上表辭禄。

羊侃字祖忻，少而雄偉，身長七尺八寸。後至侍中軍師將軍。

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後至左衛率。

蕭子顯爲太尉録事，偉容貌，身長八尺。

何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徵侍中不起。

柳仲禮身長八尺，眉目疏朗。後至扶風太守。

到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後至金紫散騎常侍。

馬憲年十四，爲國學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彩。

劉訏，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25]，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訏書，稱訏及族兄歊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訏常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反，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

謂神人。

王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後至尚書左僕射。

伏曼容素美風采,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後至臨海太守。

劉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

江祿形貌短小,神明俊發。

後梁薛暉,河東人,有才略,身長八尺,形貌甚偉。後至領軍將軍。

陳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後至右衛將軍。

顧越長七尺三寸,美鬚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鐘,容止可觀,帝深賛美之。由是擢爲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

謝哲字穎豫,美風儀,舉止藴藉,襟情朗然,爲士君子所重。後至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左長史。

蕭允字叔然,風神凝遠通達,有儀鑒,容止藴藉,動合規矩。後至安德宮少府。

王瑒字子璵,沉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藴藉。

馬樞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後至侍中。

徐凌目有青精,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後至太子太傅。

後魏封翼,字君賀,美容貌,腰帶十圍,以兄偉伯立節之勳,除給事。

李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後至中書侍郎。

陸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後至荆州刺史。

寇讚少有清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嶷,非禮不動。後至安南將軍。

崔浩爲左光祿大夫。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

高允孫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後至幷州刺史。

乙乾歸爲侍御中散大夫,身長八尺,有氣幹。

毛法仁爲散騎常侍,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

宇文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疏朗。後至散騎常侍。

柳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後至河東太守。

柳援字乾護,身長八尺,儀望甚偉。後至正平太守。

李秀之字鳳起,爲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本州治中。子雲弟子羽字鳳降[26],征南法曹。子羽弟子岳,字鳳跱,大司馬祭酒。兄弟並容貌魁偉,風度審正。

李璨字世顯,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後至建武將軍。

趙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超宗弟令騰亦長八尺,疏狂有膂力。後至河東太守。

段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後爲乞伏熾盤輔國將軍。

李冲年裁四十，而鬢髮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後至尚書僕射。

鄭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

崔接字顯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常檢。後至樂陵太守。

崔孝演字伯則，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後至瀛州西安府外兵參軍。

崔孝直字叔廉，身長八尺，眉目疏朗，早有志尚。後除光祿大夫，辭不赴。

蕭正表字公儀，長七尺九寸，眉目疏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後至司空、徐州刺史。

畢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後至瀛州刺史。

邢巒美鬚髯，姿貌甚偉。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

崔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後至廷尉卿。

裴禮和爲謁者僕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群衆之中，魁然有異。

李元護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後至齊州刺史。

王世弼爲中山內史，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

路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高祖曾封群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冲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

盧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張普惠字洪賑，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後至東豫州刺史。

婁昭方雅正直，大度深謀，腰帶八圍，弓馬冠時。後至定州刺史。

魏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王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後至特進侍中。

元文遙字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

劉禕聰敏機悟，美姿儀，爲其舅北海王昕所愛，顧座客曰："可謂珠玉在傍，覺我形穢。"後至睢州刺史。

許惇爲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齊鬚公"。

馮偉節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之者肅然敬憚。

郎基字世業，身長八尺，美鬚髯，泛涉墳典。後至海西鎮將軍。

房豹體貌魁岸，美音儀。後至樂陵太守。

路去病風神疏朗，儀表環異。官至成安令。

李祖昇，顯祖李皇后之長兄，儀容環麗，垂手過膝。後至齊州刺史。

斛律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後至左丞相。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爲酋帥，有容貌鬚髯，後至兗州刺史。

後周劉亮少倜儻,有從横計略,姿貌魁傑,見者憚之。後至車騎大將軍開府。

豆盧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容儀,善騎射,後至大司寇。

楊忠美鬚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魁偉,武藝絶倫,有將帥之略。後至荆州刺史。

叱列伏龜,容貌魁偉,腰帶十圍,進止閑雅,兼有武藝。後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劉道斌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後至岐州刺史。

山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爲奏事中散。

張吾貴字英子[27],少聰慧,有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不仕而終。

徐遵明身長八尺。

董徵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後至平東將軍。

裴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後至中軍將軍。

崔贍字彦通,聰明有文藻,善容止,神彩凝然。楊愔曰:“昔裴瓚在晉爲中書侍郎,神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皇建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

慕容比頤爲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

北齊李繪字敬文,及長,儀貌端偉,神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爲群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

慕容儼容貌出群,衣冠甚偉。後至營州刺史。

司馬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黄門侍郎。

高隆之字延興,身長八尺,美鬚髯,沉深有志氣。後至太保錄尚書事[28]。

高昂字敖曹,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俶儻,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後至司徒。

崔㥄爲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讙嘩,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爲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長孫澄容貌魁岸,風儀溫雅.後至絳州刺史。

竇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後至雍州牧,入隋爲太傅。

唐瑾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後至司宗中大夫。

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後至司宗中大夫。

宇文神舉,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神情倜儻,志略英瞻[29],眉目疏朗,儀貌魁梧,

有識欽之，莫不許以遠大。後至并州總官。

陳忻字永怡，少驍勇有俠氣，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後至雄州刺史。

元冑，魏昭成帝之六世孫。冑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

柳帶韋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爲參軍事。

李渾字金才，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左侍上士。

隋李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即河朔之英靈也。"

竇榮定沉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便弓馬。初仕魏爲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

元暉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後至魏州刺史。

楊素字處通，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後至左僕射。

柳謇之字公正，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後至黄門侍郎。

韋藝爲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懾，莫敢仰視。

王世積字闡熙，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人傑之表。後至上柱國。

郭榮容貌魁岸，外疏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後至左候衛大將軍[30]。

李景字道興，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後爲右武衛大將軍。

劉元振少好任俠[31]，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後以逆誅。

樊叔略身長九尺，志氣不凡。終司農卿。

公孫景茂字元蔚，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後至淄州刺史。

于顗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季女。後至吳州總管。

崔弘度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後至檢校太府卿。

劉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後至員外將軍。

段達身長八尺，美鬚髯。後以王充黨誅。

虞綽字士裕，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後至著作佐郎。

楊玄感體貌雄偉，美鬚髯。後以逆誅。

唐薛舉容貌瓌偉，凶悍善射。

裴寂疏眉目，偉姿容。後至尚書左僕射。

劉文靜偉姿儀，有器幹。後至納言。

魏徵爲太子太師，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

李靖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材略。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李緯自司農卿爲民部尚書時，房玄齡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

岑文本性沉敏，有姿儀。後至中書令。

高士廉風調溫雅，屬詞清潤，姿儀端偉，鬚眉如畫。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李義琰，高宗時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身長八尺。

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後至左武衛大將軍。

張知謇儀質瓌偉，眉目疏朗。後至左衛將軍。

王晙氣貌雄壯，時人謂之有熊虎之狀。後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蕭嵩美鬚髯，儀形偉麗。後爲中書令。

楊慎矜爲御史中丞，及兄慎餘爲少府少監，慎名爲洛陽令，皆偉儀形，風韵高朗。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借我少體弱也[32]。"

李嗣業身長七尺，壯勇絶倫。後至北庭行營節度使。

張鎬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後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魯炅身長七尺餘，涉獵書史。後至山南節度使。

李嘉寵[33]，冀州人，其形長八尺五寸。開元中，本州以獻，勑曰："李嘉寵，土風所育，體幹出群，因其器用之宜，俾在人門之次，可武衛長。"上仍配左監門衛，當止。

吉頊身長八尺，陰毒敢言。後至天官侍郎平章事。

安祿山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玄宗戲之曰："朕適見卿肚幾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玄宗令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祿山所乘驛，每驛中間築换馬臺，不然馬輒死。驛家檢祿山所乘馬以土袋五石能馱勝致[34]，即以高價市之，秣飼以待之鞍前。更連置小鞍，以乘其肚。

郭子儀長六尺餘，體貌秀傑。後至太尉尚父。

程千里身長七尺，骨相瑰岸。後至上黨郡長史。

崔光遠身長六尺餘，目睛白黑分明。後至劍南節度使。

毛若虛眉覆於眼，性又殘忍。後至御史中丞。

張孝恭[35]，奚種也，猛毅魁渠，長六尺餘，性寬裕，事親孝恭。後爲易定節度使。

朱泚幼壯偉，腰帶十圍。

李忠臣爲汴州節度使，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眞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帝悦之。

李融爲鄭滑節度，姿貌魁岸。

齊暎，貞元初爲給事中[36]，白皙長大，言音高朗。德宗自興元還京師，常令暎侍，或馬前，至城邑鎮守，輒令暎宣詔令。

史奉敬，元和中爲朔方將，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

崔弘禮字從周，風貌魁偉，自言有大志。後至東都留守。

楊炎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雄麗。後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郭釗偉姿容，身長七尺，方口豐下，爲人以莊默自處。後至劍南節度使。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後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晟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37]，勇敢絶倫。後至太府中書令。

馬燧姿度魁異，長六尺二寸，沉勇多智略。後至司徒侍中。

王武俊形體魁偉，長六尺餘，性寬裕。後至成德軍節度使。

李元諒長大美鬚髯，勇敢多計謀。後至司華節度使。

李珙長六尺餘，氣貌魁岸。

裴度爲司徒中書令卒[38]，狀貌不踰中人，而風彩俊爽，占對雄辯，觀聽者爲之聳然。

蕭遘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形神秀偉，志操不群，少負大節，以經濟爲己任。洎處臺司，風望尤峻，奏對朗拔。天子器之。

康謙者，善賈，資産億計，髭鬚長三尺，過帶。

梁李思安性拳勇[39]，未弱冠，身長七尺，超然有乘時自奮之志。後至相州刺史。

羅紹威爲魏博節度使，形貌魁偉，有英傑氣。

趙昶形神灑落，臨事有通變之才。後至忠武軍節度使。

胡眞，體貌洪壯，長七尺，善騎射。後至寧遠將軍節度使。

寇彦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後至鄧州節度使。

劉知俊，姿貌雄傑倜儻，有大志。後至同州節度使。

後唐李嗣昭形貌眇小，而精悍有膽。後爲澤潞節度使。

盧文紀爲太常卿，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於飲啖。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清泰帝爲岐帥，以主禮待之。觀其儀形旨趣，遇之頗厚。

孔邈，兖州曲阜人，文宣王四十一代孫，身長七尺餘。神氣溫克，綽有素風。

朱漢賓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後至太子少保致仕。

晉桑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常人。既壯，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後至中書令。

華溫琪初事黄巢爲供奉官，巢敗，奔至溫臺，以形貌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下流，俄而浮至淺處，又登桑自經，枝折不死。後果貴焉，位至太子少保致仕。

張萬進，白皙美鬚。後至彰義軍節度使。

皇甫遇少好勇[40],及壯,虯髯善騎射,後至華州節度使。

盧文進身長七尺,飲啗過人,望之偉如也。後至安州節度使。

張彥澤少有勇力,目睛黄而夜有光色,視瞻若檻獸焉。後爲相州節度使。

漢劉景巖昂藏巨準,時人號爲"劉大鼻"[41]。後至太子太師致仕。

周和凝,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彩射人。後爲太子太傅。

李懷忠形質魁壯,勇敢出人[42]。後至左武衛上將軍。

校勘記

[1]魁岸,宋本作"魁華"。

[2]雋雅,宋本作"都雅"。

[3]"指"字,宋本作"止"。

[4]"使"字,宋本無。

[5]曹平公,宋本作"曹兵公"。

[6]"然"字原脱,據宋本補。

[7]"視"字,宋本作"示"。

[8]張蒼,宋本作"張倉"。

[9]"瓠"字,宋本作"匏"。

[10]田千秋,宋本作"車千秋"。

[11]"樓"字原作"婁","精辯"原作"精悍",均居宋本改。

[12]"仲叔"原作"仲升",據宋本改。

[13]身,宋本無此字。

[14]"甚偉"原作"溫偉",據宋本改。

[15]腰帶,宋本作"腰大"。

[16]翼德,宋本作"益得"。

[17]容觀,宋本作"容冠"。

[18]此句宋本作"玠被看殺"。

[19]"然也"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20]"時"字原作"有",據宋本改。

[21]劉卞,宋本作"劉升";"字叔"二字,宋本無。

[22]"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23]"陵"字原作"稜",據宋本改。

[24]"七寸"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25]何炯,宋本作"何裔"。

[26]鳳降,原作"鳳除",宋本同,據《魏書・李靈傳》及《北史・李靈傳》改。

[27]英子,宋本作"臭子"。

[28]此句原作“後至錄太保尚書事”,據宋本改。

[29]“瞻”字原作“膽”,據宋本改。

[30]左候衛,宋本作“右候衛”。

[31]劉元振,宋本作“劉元進”。

[32]“借”字原作“使”,據宋本改。

[33]李嘉寵,宋本作“李家寵”。

[34]“袋”字原作“戴”,據宋本改。

[35]張孝恭,宋本作“張孝忠”。

[36]貞元初,宋本作“興元初”。

[37]身長六尺,宋本作“身從六尺”。

[38]“卒”字原脱,據宋本補。

[39]“拳勇”原作“豢勇”,據宋本改。

[40]“皇甫過”原作“皇甫遇”,據宋本改。

[41]“劉”字原脱,據宋本補。

[42]勇敢,宋本作“勇果”。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八十四

總録部(一百三十四)

薦　舉

《傳》曰:“惟善人能舉其類。”又曰:“儒有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故士之懷才抱道者,曷嘗不思立功於當年而垂名於後世。蓋廉隅之攸尚以衒鬻而爲耻焉,乃有抱韞櫝之價[1],膺推轂之舉,伸於知己,揚於王庭。由兹而被奇遇,都顯位,樹洪伐,騰徽聲者,固不乏矣。亦有肇自下位,奮於編列,上書公車,稱薦卿輔而當世之主頗用其言,自非倫擬之允諧,才德之胥協,進以成弘翼之美,退而無朋比之嫌者,疇克至是哉。

漢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聞平居家時盗其嫂,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 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乎?”平位至丞相。

袁盎爲中郎將。孝文時,張釋之與兄仲同居,爲騎郎,十年不得調。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遂,猶達也)。”欲免歸。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田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帝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 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言不毆之令戰也)! 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帝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

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曰先者其名也)。鄧先時免,起家爲九卿人。

楊得意,蜀人,爲狗監(主天子田獵犬也),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

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帝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書奏,天子以爲郎。

嚴助,會稽人也。邑人朱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助爲會稽太守,與買臣俱侍中。

徐福,茂陵人,霍氏奢侈日甚,徐生曰:"霍氏必亡。夫侈則不遜,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其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2],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燋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

何武,成帝時爲丞相司直。時數有災異,武上封事曰:"虞有宫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宄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辛慶忌也)行義修正,果毅敦厚[3],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乃者災異並見[4],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5]。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慶忌拜爲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兩唐。(兩龔: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遵也。)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爲多焉。"

黄霸爲丞相長史,坐夏侯勝事,下廷尉獄中,從勝受。尚書旣得出勝,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日薦霸於上[6]。上擢霸爲揚州刺史。

蕭望之爲太子太傅,甘露中,諸儒薦張禹,有詔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

楊興爲長安令,元帝初即位,樂陽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言凡事

不在也),與望之有隙。興説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令善問名,休美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其不能進賢也)。以將軍之幕府,海内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言高輕忽此事,不自知其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康衡[7],材智有餘,經學絶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常牒[8],不被超擢也。)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翕然歸仁(誠謂實行之也),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所有謂材藝所長。)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帝,帝以爲郎中。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9]。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

王商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嗣父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由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

谷永,長安人,鴻嘉初,御史大夫于永卒,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内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人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説服;不得其人則大職隳斁[10],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兹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薛宣也)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姦宄絶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内史初置以來[11],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姦欺誣之罪。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説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虚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帝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永位至大司農。

揚雄字子雲[12],蜀郡人,善屬文。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成帝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13],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後爲大夫。

孔光爲光禄大夫給事中,哀帝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内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载,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政事[14],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絶之能,不相踰越。(踔,高遠也。)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

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爲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師吳章爲王莽所誅,敞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葬。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王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爲輔弼之任),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太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後漢馮異爲光武主簿。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史。

杜林爲大司空[15]。司直隗囂將牛邯,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囂死,乃降。林與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爲護羌校尉。林又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

鮑駿,九江人,與丁鴻俱事桓榮,甚相友善。駿上書言鴻經學至行,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爲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明帝甚賢之。永平十年詔徵鴻,拜侍中。

謝夷吾,會稽人,同郡友人王充爲州治中,自免還家。夷吾上書,薦充才學。章帝時,詔公車徵,病不行。夷吾爲鉅鹿太守,左轉下邳令卒。

魯恭爲中牟令,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章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

杜詩爲南陽太守時,大司徒陽都侯伏湛策免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

鄭衆爲中郎將時,戊巳,校尉耿恭屯車師後,王城屯置數百人。北匈奴圍,恭固守。章帝發兵迎之,歸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衆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耻。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洛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爲洛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史范羌爲共丞(共,今衛州共城縣),餘九人皆補羽林。

賈逵爲中郎將,永元中,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

田弱(弱一作羽),扶風人,同郡法眞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弱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時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淸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弱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終不降屈。

郎顗,北海人。順帝陽嘉二年,公車徵顗詣闕,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16],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17],靡知厝身。臣聞刳舟剡檝,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爲用[18];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19],增日月之耀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20],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21],政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由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22],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淸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朝廷前加優寵,賓於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23],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又通游、夏之藝,履顔、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顔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垂光景[24],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拜郎中,辭病不就。

馬融爲校書郎時,永初四年,護羌校尉龐參以失期下獄。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殫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唯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

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寬宥之例[25]。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

皇甫規,安定人,爲郎中,托疾免歸。規與張奐友善,奐爲使匈奴,中郎將梁冀被誅。奐以吏免官禁錮。奐既被錮,凡諸友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

何休爲議郎,史弼坐論輸左校,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

高彪遷內黄令,薦縣人申屠蟠等。

魏蔣濟爲中護軍,畢軌爲并州刺史,雜虜數爲暴害,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強成。軌文雅智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换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毁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

蜀徐庶字元直,潁川人,與諸葛亮友善。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後爲御史中丞。

吳弘咨,曲阿人,孫權姊婿也。漢末,諸葛瑾避亂江東,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

嚴畯,彭城人也,河南徵崇隱於會稽,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畯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畯位至尚書令。

季衡少時,知羊衜有人物之鑒[26],往干之。衜謂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吕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衜曰:"非季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宄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仕至威遠將軍。

華覈爲東觀令,孫皓怒樓玄,送廣州。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仗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

陸凱子禕,爲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強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回顧。器

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

晉孫尹,樂安人,爲陳留相時,尚書右僕射劉毅年老,以光禄大夫歸第,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内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知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禄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嫉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絶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唯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27]。"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禄勳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舊[28],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禄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爲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虚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義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

華譚,廣陵人,爲本國中正。後母憂服闋,爲鄄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29],敎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後爲元帝軍諮祭酒,薦干寶、范珧。

顧榮,吴國吴人[30],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元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彦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敎,足爲公望。賀生、沈璿,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

袁琇爲元帝鎮東從事中郎時,陳頵避難於江西,爲丹陽内史朱彦參軍。琇薦頵於

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

干寶與葛洪深相親友，寶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寶位至散騎常侍。

庾翼與桓温友善，常相期以寧濟之事。温尚南康長公主，翼嘗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濟艱難之勳。"位至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

應詹薦韋泓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冲，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顔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彦髦藻，收春華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即辟之。詹位至平南將軍。

宋劉穆之初爲高祖太尉，司馬謝晦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即命爲太尉參軍。（穆之此所薦達，不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

王景文，瑯琊人，少與謝莊齊名。莊子瀹年七歲，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悦之。景文位至中書監，領太子太傅。

南齊杜京產，始平東山，開舍授學，孔稚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禄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吴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虚成性[31]，通和發於天庭[32]，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子史。流連文藝[33]，沉吟道奥。泰初之朝，挂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群，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懽，薜蘿起忭矣。"不報。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顧暠之，吴郡人，爲司徒左西曹掾。同郡陸欿少有風概，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暠之表薦焉。

梁范縝爲中書郎，與裴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毁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棲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詁可傳脱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嬀，棫樸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

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輒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官，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非差虚謬，不勝慺慺，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悾款，鑒其愚實。干犯之督，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爲通。

裴儉，馮翊人也，鄉人吉翂爲相州刺史柳悦主簿，儉與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翂，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

徐勉爲太子詹事，天監中，勉舉晉安王府參軍。劉杳及顧協、何思澄等入華林撰編略。

後魏游雅，廣平任人，與高允俱知名。大廷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雅薦允弟推應選使宋，南人稱其才辯。又稱薦同郡游明根於太武，太武擢爲中書學士。雅位至秘書監。

北齊慕容紹宗爲樂平太守時，河間人信都芳善宗兄。紹宗天文算數，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以爲中外府田曹參軍。紹宗位至徐州刺史。

後周唐瑾封臨淄公時，柱國府記室參軍樂運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瑾薦露門學士。

隋高孝基爲雍州司馬時，杜淹與韋福嗣共入太白山中，揚言隱逸。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後淹還鄉里，以經籍爲娱，閉門不出。孝基有知人之鑒，上表薦之。授承奉郎。

唐恆何，貞觀初爲中郎將，馬周至京師，舍於何之家。于時，太宗正開上書之路，虚懷於政術。周欲陳便宜二十餘事，無由自達，遣何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何答曰："此非臣之所發慮，乃臣之家客馬周也。與臣言未嘗不以忠孝爲意。"於是召見與語，深悦之。宣令直門下省及令房玄齡試其經義及時務策，擢第授儒林郎，守監察御史，奉使稱旨。太宗甚悦，以恆何舉得其人，賜帛百疋。

張行成，貞觀中爲太子詹事。太宗征遼，高宗於定州監國，即行成本邑也。行成因薦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勃等，皆以學行著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任職，乃禮而遣之。

李栖筠才器絕倫，而樂人攻己之短。獎善舉能，嘗薦文武將吏三百餘人，登將相，踐臺閣，顯名於時者，僅數十人。栖筠位至御史大夫。

李行修爲殿中丞。長慶三年六月，授進士費冠卿右拾遺。冠卿及第，歸而父母歿，常恨不及榮養，遂絕迹仕進。行修薦之，除官。

校勘記

[1]“櫝”字原作“匱”，據宋本改。

[2]“變”字原作“奕”，據宋本改。

[3]果毅，宋本作“柔毅”。

[4]災異，宋本作“大異”。

[5]“大災”原作“火災”，據宋本改。

[6]“日”字，宋本作“口”。

[7]“康衡”原作“匡衡”，據宋本改。

[8]“常”字原作“恒”，據宋本改。

[9]占，原作“古”，據宋本改。

[10]“驩”字，宋本作“嚾”。

[11]史，原作“曰”，據宋本及《漢書・薛宣傳》改。

[12]揚雄，宋本作“楊雄”。

[13]“郊”字原作“效”，據宋本改；“畤”字，宋本作“時”。

[14]“政事”原作“故事”，據宋本改。

[15]“司空”原作“司徒”，據宋本改。

[16]七，原作“十”，據宋本改。

[17]征，原作“屏”，據宋本改。

[18]群，原作“夔”，據宋本及《後漢書・郎顗傳》改。

[18]建，原作“運”，據《後漢書・郎顗傳》改。

[20]“屢”字原作“數”，據宋本改。

[21]“呼”字原作“吁”，據宋本改。

[22]“矜矜”原作“兢兢”，據宋本改。

[23]喪，原作衰，據《後漢書・郎顗傳》改。

[24]光景，宋本作“景光”。

[25]“例”字，宋本作“科”。

[26]衛，原作“道”，據宋本改。

[27]倒，原作“劉”，據《晉書・劉毅傳》改。

[28]“克”字，宋本作“充”。

[29]“廷掾”字原作“延掾”，據宋本改。

[30]此句宋本作“吳國人”。

[31]“成性”原作“爲性”，據宋本改。

[32]“庭”字原作“挺”，據宋本改。

[33]“連”字，宋本作“漣”。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八十五

總錄部(一百三十五)

以德報怨　和解

以德報怨

傳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故忠善損怨之訓,稱於先民;寬柔不報之美,著乎禮俗。蓋古之君子,誠明敦篤,恕己以及物,忘懷而虛受,乃至蔑棄宿憾,不形於心術,深矯當世,載申於恩紀,躬輿情之所難,化民德以歸厚,斯固仁人之所履也,又豈只顏子之犯而不校[1],夷齊之不念舊惡者哉?

祁奚,晉大夫,爲中軍尉。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孤。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孤卒)。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

王生爲范氏之臣,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爲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今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爲吉射距晉戰死[2])。

宋就,梁大夫也。就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惡梁亭之賢也,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惄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搔瓜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

漢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衆辱信,令出胯下[3]。信爲楚王,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就,成也,成今日之功)。”信後封淮陰侯。

韓安國初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甲曰："燃即溺之。"居無幾，梁内史缺（無幾，未多時也），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内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而，汝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一曰不足繩治也）？"卒善遇之。

何武爲鄠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以顯家不入租，故每令縣負課殿）。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求，姓，商，名也），顯怒，欲以吏事中商（中傷之也）。武曰："以吾家租賦徭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後爲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屬，委也）。九江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武仕學未久[4]，故謂之後進生。）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毁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群盜得（聚爲群盜而吏捕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慚服。

後漢樂恢，京兆長陵人，爲郡功曹。同郡楊政數衆毁恢，後舉政子爲孝廉，繇是鄉里歸之。

橋玄爲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

陳寔，潁川人也，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托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

魏蘇則，武功人，世爲著姓。漢末[5]，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爲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娱。及爲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

王修爲青州治中從事别駕，劉獻數毁短修，後獻以事當死，修理之得免。時人以此多焉。

孫資，太原人，初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6]，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爲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爲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慚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爾。"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7]，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爲孝廉，而楊豐子後爲尚方吏。明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終於侍中。

吳呂蒙嘗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大帝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大帝笑曰："君欲爲祁奚邪？"於是用之。蒙終南郡太守。

蔣欽爲大帝別部司馬[8],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大帝以欽在遠[9],不許,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有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欽又舉盛於大帝,大帝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晉任讓,平原高唐人。初,鄉人華常爲本州大中正[10],讓輕薄無行,爲其所黜。及蘇峻之亂,常爲散騎常侍,從至石頭。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常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常,讓盡心救衛,故得免。

戴洋爲祖約督護。元帝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姦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尙遺志。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

前燕黃泓爲慕容儁太史令[11],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爲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己易心。

北燕馮素弗嘗詣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拒之。及素弗爲宰輔,請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

宋孔季恭從高祖討桓玄,頗預謀畫。初,虞嘯父爲征東將軍,會稽內史季恭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定桓玄,以季恭代爲內史,使齎封板拜授。季恭便舟夜還,至即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別齋,即便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請罪。季恭慰勉[12],使且安所,住明旦乃移[13]。

王華字子陵,與張邵有隙。及華爲侍中,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讎害正義也。"元嘉五年,邵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華實舉之。

蔡興宗爲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値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稚,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

南齊褚淵字彥回。初,江斆之子湛娶淵姑[14],被遣,後淵爲衛將軍,慕斆爲人,先通旨意,引爲長史。

曹景宗爲游擊將軍,從太尉陳顯達北破魏軍,尅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故顯達父獲全。

梁沈約，吳興武康人也。少時孤貧，匄於宗黨，得米百斛，爲宗人所侮，覆面而去[15]，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約終左光祿大夫。

鄧元起，南郡當陽人。初在荆州，刺史隋王板[16]，元起爲從事，别駕庾蓽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蓽在城内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蓽，語人曰："庾别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

後魏李沖，孝文時爲南部尚書、隴西公。初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贓罪，佐及沖等悉坐幽縶，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沖寵貴，綜攝内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沖所陷，常求退避，而沖每慰撫之。護後贓罪，懼必不濟，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

任城王澄與度支尚書李彪不穆，及爲雍州，彪詣澄爲子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爲啓，得列曹行參軍。當時稱美之。

賈思同爲青州别駕時，治中清河崔光韶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來，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誡子侄，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韶操業，登時蒙贈謚。論者歎尚焉。

宋游道爲司州綱紀，與州牧樂昌河西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

北齊楊愔，魏末爲幷州刺史津之子也。愔隨父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及莊帝晏駕，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寬家，爲寬所執，送王相州。後愔得逃歸，於神武爲行臺郎。及從中軍南攻鄴，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

隋趙賢通初仕後周，爲御正上大夫，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武帝大怒，購之急。賢通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玆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賢通卒不言。

伊婁謙初仕後周，爲宣納上士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奉使北齊觀釁。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武帝既克幷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爲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17]。

唐劉仁軌，高宗時爲給事中，受詔按李義府殺畢正義之事。仁軌既不曲掩其狀，義府銜之，由是見排。顯慶中，出爲青州刺史。俄又以運糧失船，監察御史袁異式馳往鞫之。異式承義府之旨，逼仁軌，令自殺。仁軌辭曰："仁軌效官不辦，國有常刑。公若以法斃之，則將欲逃死亦不可得也。今若遽自絞縊，以快讎者，竊所未甘心焉。"於是結奏仁軌之罪。詔削官爵，令於遼東效力。後仁軌爲大司憲，異式尚爲侍御史，心不自安，

因酺醉,言之。仁軌瀝觴曰:"仁軌若念疇日之事者,有如此觴。"異式尋遷詹事丞,時論紛然,仁軌聞之,遽薦爲司元大夫。時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趙退翁,德宗貞元中爲湖南觀察使。時令孤峘爲巡屬刺史,所爲或虧法令。退翁每以正道制之,峘乃多令人毁退翁於朝。及退翁爲相,峘先貶官爲别駕,乃擢爲吉州刺史,時人多之。

李吉甫爲駕部員外郎時,宰臣李泌、竇參雅重之。及陸贄爲相,吉甫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别駕。適遇吉甫爲太守昆弟故人,咸爲贄憂慮,而吉甫殊不銜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遂與之親狎,若平生還往者。贄初猶慙疑,後遂與交好。

和　解

周官建和難之職,老氏著解紛之言。考之前聞,亦君子之一行也。大道既隱,俗態滋薄,賤彼而貴我,先己而後人,愛惡所攻,間隙旋至,故有狷介之士,狠愎之臣[18],或失意於笑言,或積嫌於疇昔,以至阻兵相抗,毁訾交興,怨憤寖盈,禍難將作。而能約之以大義,緩之以甘言,辨其所疑,釋其所構,消蒂芥之忿,平眦睚之嫌,下以和民之仇,上以濟國之事,非夫明辯而不惑,中庸而有常者,其孰能之哉?

陳無宇,齊大夫桓子也。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也,欲幷治子尾之家政),遂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奔魯,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強也,子旗爲良立宰[19])。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幷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着常游戲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強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爲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己[20])。"遂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

漢籍福(史不載名)。武安侯田蚡使福請魏其侯竇嬰城南,田嬰大望(望,怨也),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不許。灌夫聞之,怒駡福。福惡兩人有隙,乃謾好謝蚡(謾,猶詭也,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切),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

魏賈詡爲尚書,郭汜、樊稠與李傕互相違戾,欲鬬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

宗承，南陽人。袁術嘗於衆數何顒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儁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疏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爲首濟[21]，難則以子遠爲宗，且伯求嘗爲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清財巨萬[22]，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爲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

趙儼爲太祖司空掾屬主簿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

陶謙字恭祖，爲揚武都尉，時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僚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於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23]，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

胡昭，潁川人，信行著於鄉黨。後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漢建安中，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略。昭嘗遜辭以解之。由是，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蜀費禕爲丞相諸葛亮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

吳胡綜拜偏將軍，兼執法領詞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大帝，言辭切至。大帝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

晉王詮，何劭鄉人也。劭薨，其子岐嗣。劭初亡，尚書袁粲吊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易弱。"粲乃止（詮，史不載官）。

劉弘爲侍中鎮南將軍，時惠帝幸長安，劉喬爲豫州刺史，東海王越以范陽王虓代喬，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河間王顒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又遣弘與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24]。弘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

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切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於代換之嫌[25]、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協力之時[26]。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明主，雁行下風，掃除凶寇[27]，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回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28]，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爾。昔齊桓赦射鉤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袪之怨而親勃鞮，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姦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29]。竊耻同儕，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劉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殉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30]，然喬亦不得以彪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群王，災難延於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爲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獸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

褚翜，太傅裒之從父兄也，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將軍[31]。于時，長沙王乂擅權成都，河間阻兵於外，翜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32]。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翜懼禍及，謂撫等曰："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誠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

交和，時數萬口，賴爽獲全。

顧衆爲領軍，何充執政，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

王珣爲左僕射，與王國寶不協。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33]。"恭乃止。

宋南郡王義宣，武帝子也。張永爲冀州刺史，及元凶之禍，永馳赴國難[34]。先是，永與蕭思話有隙，時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曰："近有都信，具汝刑網之源，可謂雖在縲絏，而腹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復，何其滔滔稱人意邪？當今世故艱迫，義旗雲起，方藉群賢，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此芥蒂，尅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疏達，兼令相報，共遵此旨。

唐源乾曜爲侍中。先是，張嘉貞爲兵部員外郎，張說爲侍郎。及嘉貞爲中書令，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位在嘉貞下，無所推讓，說頗不平。及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贓汙事發，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因出爲幽州刺史，說代爲中書令。後嘉貞遷益州長史，勅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既恨張說之擠己，因攘袂勃罵，乾曜與兵部尚書王晙共和解之。

張光晟，京兆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譖毁，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間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耻以舊恩受賞爾。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之太原入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即命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捨之矣。"即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賚以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爲河東節度，又表光晟爲代州刺史。

李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進攻魏州時，朱滔、王武俊聯兵在趙，深怒朝廷賞功薄。田悅知其可間，遣使求援，滔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於趙州。李抱眞分兵五千人守邢州[35]。馬燧大怒，欲班師。晟謂燧曰："初奉詔進討，三帥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守之，誠未爲害。其精卒銳將，皆在於此。今公遽自引去，奈王事何？"燧釋然謝晟。燧乃自造抱眞壘，與之交懽如初。

韓滉爲浙江東節度同平章事。大曆末,吐蕃寇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還,攜娼妓以歸[36]。西川節度使張延賞追之,晟深憾焉,與延賞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37]。時晟初建大功,以中書令鎮鳳翔[38],表稱宿憾,故懼延賞之至。朝廷以其功高,爲之免。延賞相拜左僕射。貞元二年,滉自鎮來朝,時晟亦入覲,滉頃賞漿遇晟,晟感焉。滉知德宗意欲相延賞而有阻,乃因會讌説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使晟稱延賞於帝前,於是復加同平章事。

後唐任圜,京兆人。李嗣昭典兵於晉陽,請爲觀察判官。圜美姿容,有口辯,論解其事,令人喜聽。時嗣昭爲人間諜於莊宗,方有微隙,圜奉使往來,常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

校勘記

[1]"只"字原作"止",據宋本改。

[2]此句原作"爲吉射晉戰也",據宋本改。

[3]"胯"字原作"跨",據《史記・淮陰侯列傳》改。

[4]"仕"字原作"進",據宋本改。

[5]"末"字原作"未",據宋本改。

[6]"田豫"原作"由豫",據宋本改。

[7]"老"字,宋本作"者"。

[8]"别部司馬",宋本作"别駕司馬"。

[9]"大帝"原作"太帝",據宋本改。下同。

[10]"華常"原作"華恒",據宋本改。

[11]"倘"字原作"尚",據宋本改。

[12]"勉"字原作"免",據宋本改。

[13]"住"字原作"注",據宋本改。

[14]"子"字,宋本作"祖"。

[15]"面"字,宋本作"之"字,《梁書・沈約傳》作"米"字。

[16]"隋"字,宋本作"隨"。

[17]以上七條原在本卷末尾,現據宋本移至"鄧元起"條後。

[18]"狠"字,宋本作"很"。

[19]"良"字原作"梁",據宋本改。

[20]"已"字原作"之",據宋本改。

[21]"首"字原作"最",據宋本改。

[22]清,宋本作"積"。

[23]"見"字原作"兄",據宋本改。

[24]王繹,宋本作"王亦"。

[25]代换,宋本作“换代”。

[26]同心協力,宋本作“同心戮力”。

[27]掃除,宋本作“掃陰”。

[28]“逐”字,宋本作“遂”。

[29]“率齊内外”原作“圖之外”,據宋本改。

[30]“代之”原脱,據宋本補。

[31]此句宋本作“補冠軍參軍”。

[32]“秀”字原作“季”,“萬氏臺”原作“萬民臺”,據宋本改。

[33]“憂”字原脱,據宋本改。

[34]“馳”字,宋本作“起”。

[35]“五千”,宋本作“二千”。

[36]“妓”字原作“奴”,據宋本改。

[37]“事”字原脱,據宋本補。

[38]“鎮”字原作“領”,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八十六

總錄部(一百三十六)

游　説

《虞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春秋傳》曰:"辭之不可以已也。"三代而下,游説興焉。蓋夫博辨之士,智略輻湊,因機乘便[1],反權應變。所以釋紛而紓患,濟世而成務者也。周室既衰,群雄競逐,由是"堅白"、"同異"、"矯尾"、"厲角"、"飛鉗"、"捭闔"、"長短"、"縱横"之術起焉。至乃負笈擔簦,以游萬乘之國,約車憑軾,以行諸侯之間,或立談而取封,或一見而受賜,馳譽於當世,樹功於無窮[2],去就繫乎安危,用捨成乎治亂者,固不乏焉。其源出於公孫龍、惠施、鬼谷、蘇、張之徒,遂流宕而不止。漢魏而下,雖時有之,亦弗能偕戰國之盛也。惟韓非著書稱説之難,明是非之趣,極情僞之辨。信乎,其知言矣。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衛侯會吳于鄖,魯哀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而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至禮,地主歸餼(侯伯至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君圍也),子盍見太宰?"乃請束帛以行(以賂吳)[3]。語及衛故(若本不爲衛請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執也)。"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毁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説,乃舍衛侯。又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説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内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内。吾聞君三封

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4]，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均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孰與吳強[5]？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夫無報人之志[6]，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7]。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寡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8]。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徼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9]，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一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

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10]，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晉人相遇於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公孫鞅，衛諸公子。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怒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語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試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爾。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乃以鞅爲左庶長。

蘇秦，東周洛陽人，西至秦，說惠公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11]。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12]，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正北曰并州，其州曰滹沱，又曰嘑沱，出鹵城)。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雲中、九原，過代及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于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遏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

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士[13]，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士，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安，外患齊、秦爲兩敵[14]，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也[15]。願君愼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16]，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17]。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逾漳，據蒲吾（常山有蒲吾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矣。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朝弱國[18]，不足畏也。秦之所以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者，誠得其道也[19]。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掩其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嚮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絶疑去讒[20]，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21]、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鋭師以佐之，韓絶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鋭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鋭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

出鋭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鋭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黄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綉千純(純,疋端名),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説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商一作常),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射[22])、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之北。")棠谿(汝南吴房有棠谿亭)、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膊(一作伯)[23],鄧師宛馮(滎陽有馮池)、龍淵、太阿(《吴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吴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鑄劍。二子作劍,一名龍淵,一名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陽城出鐵[24]),革抉(一作决)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25]:'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説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在滎陽)、陳、汝南、許鄢(在潁川)、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地理志》: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郪縣,南有新都縣);東有淮潁、煮棗(在宛句)、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内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隧;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有士卒衆

哉？誠能奮其勇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一日之糧[26]，日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户，利其田宅)，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27]，奉明約，在大王詔詔之[28]。"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29]，臣竊度之，一戶三男子[30]，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斗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革，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革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魏襄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阪、陽晉、封陵)，經乎亢父之險[31]，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32]。"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今之武陵也)、巫郡(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海陽(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駰案：《左傳》：楚莊王伐齊鄉，取齊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裔撰《桓溫集》云[33]：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34]，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35]，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

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今南郡宜城)。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燕、齊、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槖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呑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36],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37]。内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幷力焉。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其後,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吊。齊王曰:"是何慶吊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爲其愈充腹而與饑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燕易王后即秦惠王女)。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38],而強秦蔽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其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虚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又,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説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内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39],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以亡韓呑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40];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

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以爲秦謀[41]，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晋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42]。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43]，即城去邯鄲百二十里爾[44]。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地[45]，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46]，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遇此代馬胡騎不東[47]，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所有也。今從於強秦之國而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從連衡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祚，五國之兵，出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王爲上交[48]。今乃以短罪取伐[49]，臣恐其後事王者，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韓，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校勘記

[1]"機"字，宋本作"幾"。

[2]"功"字，宋本作"工"。

[3]此句宋本作"束錦以行"。

[4]孤主，宋本作"孤王"。

[5]"孰"字，宋本無。

[6]此句原只有一"夫"字，據宋本補。

[7]"殆"字，宋本作"大"。

[8]"遂問子貢"句原脱，據宋本補。

[9]此句宋本作"失少先人"。

[10]"彼戰"二字，宋本無。

[11]"東"字原脱，據宋本補。

[12]"其"字原脱，據宋本補。

[13]"士"字原作"事"，據宋本改。

[14]"兩"字，宋本作"南"。

[15]苦，原作"若"，據宋本改。

[16]"柚"字原作"抽"，據宋本改。

[17]"弑"字，宋本作"殺"。

[18]燕朝弱國，"燕朝"二字原脱，"弱國"原作"弱固"，據宋本補改。

[19]此句宋本作"立爲天子矣成得其道也"。

[20]去讒,宋本作"去才"。

[21]"一"字,宋本無。

[22]善射,宋本作"善材"。

[23]"膊"字原作"賻",據宋本改。

[24]"陽城"原作"陽成",據宋本改。

[25]鄙語,宋本作"鄙諺"。

[26]此句宋本作"贏二日之糧"。

[27]"計"字,宋本無。

[28]此句原只有一"詔"字,據宋本補。

[29]七萬户,宋本作"七萬户人"。

[30]"一"字,宋本作"不";"户"字原作"下",據宋本改。

[31]"乎"字原脱,據宋本補。

[32]"臣是故"原作"是故臣",據宋本改。

[33]車裔,原作"車胤",據宋本改。

[34]"鈞水"原作"鈞木",據宋本改。

[35]"陽乎"二字原作"平",據宋本改。

[36]此句宋本作"以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37]"見"字,宋本無。

[38]"雁行",宋本作"雁門"。

[39]此句宋本無。

[40]微伐韓,宋本作"徵韓"。

[41]此句原作"議秦以謀",據宋本改。

[42]"是"字,宋本作"恃"。

[43]三軍,宋本無;羊腸,宋本作"羊唐"。

[44]"爾"字原脱,據宋本補。

[45]"且"字,宋本無;"危"字,宋本作"包"字。

[46]"逾"字,宋本作"增"。

[47]"遇"字,宋本作"吾"。

[48]"王"字原脱,據宋本補。

[49]"短"字原作"邸",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八十七

總録部(一百三十七)

游説第二

張儀,魏人,爲秦相,惠王十二年免相。相魏(臣欽若等曰:爲魏襄王相也)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慚,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説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説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盟于洹水之上[1],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絶,從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待也[2]。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3]。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虚;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説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説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説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説,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毁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辭魏[4]。"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張儀後使楚,聞蘇秦死,乃説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

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至強,勿與挑戰[5];粟不如丘,勿與持久[6]。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船舫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于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于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熟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凶(關一作開)。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跿跔,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跿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貫頤奮戟者[7],至不可勝計(言執戟奮怒而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

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8]，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桑一作桒)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以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涉清河，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9]："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逾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以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10]。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斗，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

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説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11],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鈎注之塞[12]。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涂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13]。"燕王聽張儀。儀歸報[14],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説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15],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16]。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17],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18],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托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托儀?"對曰:"是乃王之托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托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19]。

唐且,魏人。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之。魏王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且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説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人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筴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納楚王[20],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

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筴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鶩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強秦之筴，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辭不可以已。）

犀首者，魏之陰晋人（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21]。"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22]，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鬭，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今君已爲令

尹矣,此國官之上[23]。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遍,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官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毁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説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其後,秦伐魏,軫令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其伐也[24],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西而孤楚韓梁[25],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大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鋭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鋭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游騰爲楚王客。秦武王既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騰爲周説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仇猶,夷伙之國),遺之廣車(廣車,横陣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名曰衛齊[26],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説。

胡衍,不知何許人。秦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衍。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河西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

惠盎,宋人,以客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説者,勇有力也,不説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此,謂勇有力也)。使人雖勇,

刺之不入；雖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不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27]，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也。"盎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校勘記

[1]此句宋本作"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

[2]"待"字，宋本作"須"。

[3]之，字原脱，據宋本及《史記・張儀列傳》補。

[4]"辭"字原作"辟"，據宋本改。

[5]此句宋本作"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6]此句宋本作"粟不如者勿與持久"。

[7]戟，原作"戰"，據宋本及《史記・張儀列傳》改。

[8]"鈞"字原作"均"，據宋本改。

[9]此句原作"張儀西去說趙王曰"，據宋本改。

[10]此句宋本無"以"字。

[11]親，原作"視"，據《史記・張儀列傳》改。

[12]"鈎注"原作"句注"，據宋本改。

[13]"常山"原作"恒山"，據宋本改。

[14]報，字原脱，據《史記・張儀列傳》補。

[15]衡，字原脱，據宋本補。

[16]梁，字原脱，據宋本補。

[17]革車，宋本作"甲車"。

[18]喜，原作"善"，據宋本及《史記・張儀列傳》改。

[19]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20]納楚王，宋本作"約楚王"。

[21]"收"字原作"牧"，據宋本改。

[22]此句宋本作"子不爲子主計之餘"。

[23]國官，宋本作"國冠"。

[24]"伐"字，宋本無。

[25]"西"字，宋本作"面"。

[26]衛齊,宋本作"衛疾"。

[27]四累之土,宋本作"四累之上"。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八十八

總録部(一百三十八)

游説第三

蘇代,秦之弟。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主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1],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2];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矣[3]。"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弊,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4],封内弊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愛寵子[5]、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蘇代爲侍[6]。齊湣王十二年,攻魏、楚[7],圍雍氏(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以爲禍。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韓之公仲侈也[8]):煮棗將拔(在濟陰冤朐),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摶(摶猶兵合制領之謂也)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

'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代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州,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魏奈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楚王欲得魏來事己而不欲與韓地也[9])。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刼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湣王二十六年,以孟嘗君爲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強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10],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所以進兵者[11],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12],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13]。'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14]。齊得東國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孟嘗君既謝病歸老於薛,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㝡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姓親名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㝡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湣王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横,其説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先

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15]，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舍蘇子[16]，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17]，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已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取敗素染以爲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滅強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18]：'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19]。令涇陽君[20]、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趙燕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21]。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22]？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巴郡有枳縣）而國亡（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郡、西陵[23]），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

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包兩周(下河東成皋也),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欺寡人者三[24]。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于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鄳江夏阸縣。均一作灼),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爲楚罪。兵困於林中(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于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親於趙則劫魏[25],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洛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秦如蘇秦時[26],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代之從約[27]。韓襄王十二年,韓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在陽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于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于楚以待公,仲殆不合矣[28]。"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祖者,宗之習之之謂也。故智猶前時計謀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于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29],不如出兵以待之[30]。'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拔宜陽[31],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32],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

楚遂與公乘楚[33]，馳三州而歸[34]。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一作唐）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楚相國）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爲韓言之，乃下書於殽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説楚人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號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内蟣虱也，公何不爲韓求質于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魏田需死，楚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35]。"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也[36]。"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柰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説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37]。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説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于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見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38]。'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見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主，必見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而身取尊。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危削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

中,身處死亡之地,非見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39],則是大王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周赧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爲秦故,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爲秦之禍也。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爲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于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爲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赧王謂:"成君,楚圍雍氏(陽翟,雍氏城也,韓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當是說此事而脱誤也),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今河南新城縣高都城也)。"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40]。"代見韓相國曰(相國,秦官,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其做秦者也):"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析而入于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爲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明年,秦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41]:"困禽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42],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43]:"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與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及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得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徐過楚(過一作適)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昭王元年,擊皮氏未拔,去)。秦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亡秦

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秦[44]，懼而遁逃，無所容迹。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在陽城)，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得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秦。穰侯益趙，以兵伐齊。(臣欽若等案：《史記·世家》："襄王十四年，秦擊我剛壽。")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秦昭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能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45]，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46]，困上黨[47]，上黨之民皆反爲趙[48]，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49]。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與應侯有隙。

十六年，秦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50]，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則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強，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

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呑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51]。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説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矣。逾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強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52],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強秦[53],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恨柔[54],一作平柔),反巠分(一作王公),先俞於趙(《爾雅》曰:西俞雁門是也)。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55]。願大王熟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以一世之名寵制于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

校勘記

[1]王,字原脱,據《戰國策·燕策》補。

[2]"畜"字,宋本作"玄"。

[3]弊,原作"敝",據《戰國策·燕策》改。

[4]西,原作"師",據宋本及《戰國策·燕策》改。

[5]愛,原作"羞",據《戰國策·燕策》改。

[6]蘇代爲侍,原作"代爲代",據宋本改。

[7]"魏"字前原衍一"魏"字,據宋本删。

[8]此段夾注原作"韓公仲之侈也",據宋本改。

[9]"己"字原脱,據宋本補。

[10]"陰"字,宋本作"深"。

[11]此句宋本作"其攻秦也"。

[12]此句宋本作"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

[13]"楚之"二字,宋本無。

[14]"德"字原作"得",據宋本改。

[15]"權"字原作"礶",據宋本改。

[16]舍蘇子,宋本作"東蘇子"。

[17]"宋"字原作"來",據宋本及《史記·蘇代列傳》改。

[18]辯士,宋本作"辯王"。

[19]"王"字原脱,據宋本及《史記·蘇代列傳》補。

[20]"令"字原作"會",據宋本及《史記·蘇代列傳》改。

[21]"霸"字前原衍"而"字,據《史記·蘇代列傳》删。

[22]"苦"字,《史記·蘇代列傳》作"若"字。

[23]此段文字原爲"燕昭王十三年三拔楚秦鄢",據《史記·蘇代列傳》徐廣注改。

[24]"欺"字,《史記·蘇代列傳》作"攻"字。

[25]"親"字原作"講",據《史記·蘇代列傳》改。

[26]從秦,宋本作"從親"。

[27]蘇代,宋本作"蘇氏"。

[28]"仲"字原脱,據宋本補。

[29]"秦孤"原作"孤秦",據宋本改。

[30]"待"字原作"到",據宋本改。

[31]"其"字,宋本無。

[32]"到"字,宋本作"至"。

[33]"楚"字原脱,據宋本補。

[34]此句宋本作"弛三川而歸"。

[35]"吾"字、"之"字原脱,"者"字後原衍一"也"字,據宋本補删。

[36]此句宋本作"然則相誰而君便之也"。

[37]"主"字原作"子",據宋本改。

[38]"危"字原作"魏",據宋本改。

[39]"深"字原作"降",據宋本改。

[40]"周君曰"至"以國聽子"原脱,據宋本補。

[41]"公仲"前原衍"公仲"二字,據宋本删。

[42]"亡"字原作"士",據宋本改。

[43]"代"字原作"合",據宋本改。

[44]此句原作"臣得秦罪",據宋本改。

[45]此句宋本作"雖無欲爲之下"。

[46]"丘"字,宋本作"兵"。

[47]此句宋本作"至上黨"。

[48]"趙"字原脱,據宋本補。

[49]"秦"字原脱,據宋本補。

[50]此句宋本無"非"字。

[51]此句宋本作"實而伐空韓"。

[52]三分,宋本作"二分"。

[53]"王"字,宋本作"士"。

[54]"恨柔"原作"機柔",據宋本改。

[55]"恐"字原脱,據宋本補。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八十九

總録部(一百三十九)

游説第四

唐鴡居于魏,齊楚約而欲以攻魏,鴡見秦王曰:"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割地而約,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秦王遽發兵赴魏。魏復存,唐鴡之説也。

魏順居于市丘,聞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乃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乃遣之。順南見楚王曰:"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然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也。

武公者,西周惠公之子。秦聞諸國合從,乃發兵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以臣弑君[1],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2],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鋭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圍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3],交絶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絶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4],其皮附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馮犯居于周[5],赧王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田文爲齊相,封孟嘗君。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乃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魏之兵非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魏西爲趙蔽也[6]。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强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救之也。”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大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尅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説,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淳于髡,齊人。齊欲伐魏,魏使人請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淳于髡曰:“諾。”遂入説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也。其後,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待矣[7](文,孟嘗君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也),荆因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顔色(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薄矣(言雖顛蹶,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此淳于髡之辭則爲薄也)。善説者陳其勢,言其方。人急也,若自在隘之中,豈用强力哉。(言辭者之説,人急其如己自在厄窘之中,欲速免脱也,故曰豈用强力哉。)

馮讙爲孟嘗君客[8]。齊王惑於秦楚之毁,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讙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讙乃西説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强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强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讙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讙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毁廢之,其心怨,必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雄雌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悦,乃遣車十乘,黄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讙辭以先行,至齊,説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强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强秦而弱齊者。夫齊秦,雄雌之國,秦强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黄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强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絶其霸强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

黄歇爲楚相,封春申君。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黄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説秦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説: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致或作安[9]),累棋是也。今大國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絶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虚(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虚。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虚,頓丘"),桃(燕縣有桃城),入邢(平皐有邢丘),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10],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以臨仁、平丘(屬陳留)、黄、濟陽嬰城(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黄濟陽"),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濮水北於鉅野入濟),注齊秦之要,絶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單亦作殫)。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

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吴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吴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晋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下(鑿臺在榆次)。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趯趯毚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迹,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毚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他人有心,予忖度之[11]。'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毁,刳腹絶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首爲群虜者相及於路[12]。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内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較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爲帝有餘矣[13]。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一作還)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14],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15],韓必爲關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内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黄歇受約歸楚。

魯仲連,齊人。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16],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晋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河内有蕩陰縣)。魏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紹介,相佑助者)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17],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征於天下[18],則連有蹈東海而死爾,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爾,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分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欺三軍者,其法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糾)、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籥攝衽抱機[19],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

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20],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21],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按《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君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22]。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纂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况世俗乎?故管仲不耻身在縲紲之中[23],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

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顔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郻（古隙字），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24]。又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悦，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錯木據水，則獮猴不若魚鼈[25]。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26]，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取其所短[27]，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如耳居于衛，魏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28]，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在上黨），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别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醳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説，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

校勘記

[1]"君"字前原衍"共主臣世"四字，據宋本删。

[2]"乃"字，宋本無。

[3]"怨結於兩周"原作"結怨於兩周"，據宋本改。

[4]"夫"字原脱，據宋本補。

[5]馮犯，宋本作"馬犯"。

[6]"蔽"字，宋本作"敝"。

[7]"待"字，宋本作"侍"。

[8]"讙"，宋本作"驩"。

[9]"致"字，宋本作"至"。

[10]"兵"字原作"丘"，據宋本及《史記・春申君列傳》改。

[11]"予"字，宋本作"余"。

[12]"首"字,宋本及《史記·春申君列傳》作"手"。

[13]"楚"字,《史記·春申君列傳》作"禁"字。

[14]"莫"字原脱,據《史記·春申君列傳》補。

[15]"河曲",《史記·春申君列傳》作"曲河"。

[16]"宦"字原作"官",據宋本改。

[17]"玉"字原脱,據宋本補。

[18]"征"字原作"政",據宋本改。

[19]"抱機"原作"枹執",據宋本及《史記·魯仲連列傳》改。

[20]"姬"字原作"嫗",據宋本改。

[21]"聊城"二字,宋本無。

[22]"至"字原脱,據宋本補。

[23]管仲,宋本作"管子"。

[24]"歸"字原脱,據宋本補。

[25]此句宋本作"猿貁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

[26]"銑"字,宋本作"銚"。

[27]此句宋本作"之其所短"。

[28]"兔"字原脱,據宋本補。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

總録部(一百四十)

游説第五

范睢字叔,魏人。秦昭王使王稽於魏,王稽載睢入秦曰:"睢,天下辯士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華一作葉),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1],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王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前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緑,梁有縣藜(縣藜曰美玉),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善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捨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不能改已[2]。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一作溉)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3]?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顔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悦,乃謝王稽,使以傳車(一云使持車)召范睢。於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宫,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爾。"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群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宫中虚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

"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爾。若是者,交疏也。已説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吕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吕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能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一作羌)、孟賁(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吴越春秋》曰:吴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4],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5],鼓腹吹篪(一作簫),乞食於吴市,卒興吴國,闔閭爲霸。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説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6]。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爾。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宫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爾。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亂先生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7]。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拜,秦王亦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谷口[8],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覵兵於山東者[9],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睢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10],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

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衛綰伐魏,拔懷。其後,雎復説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11]。"昭王曰:"吾故欲收韓[12],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13]。范雎日益親,復説用數年矣。因請間説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弊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14],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15],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范痤,魏人。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16]?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17]。"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18]。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19]。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

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安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20]。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内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21],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22]。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須賈爲魏中大夫,秦敗魏於華,走芒卯,入北宅[23](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而圍大梁。賈爲魏謂穰侯魏冉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24],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25]。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26],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燕趙可法,宋、中山可爲戒也。夫秦,貪戾之國也,而無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韓將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27],不然必見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行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28],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自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因楚趙之兵未至於大梁也[29],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30],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己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矣。”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蔡澤,燕人,游學于諸侯,大小甚衆。聞應侯范睢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内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説,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固不快[31]。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説。”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

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32],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擒將破敵地,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33],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一云不困毀譽),然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弗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益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耀,傳於千古,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忌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勝,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34],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一作嗜)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秉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士一室無二事,力田畜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戰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35],北坑馬服[36],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37]。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38]。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39],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謂投,投瓊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40]?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綱成君"。

世均,不知何許人,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均爲之請文信侯呂不韋曰:"春平侯

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妒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君今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綱成君蔡澤於燕王喜[41]，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42]。”文信侯曰：“吾今綱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往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兹矣[43]，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44]，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戊之孫甘羅，年少爾，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戊田宅賜之。

李斯，楚上蔡人，入秦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45]，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46]，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爾。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

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華一作苿），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繇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纖離、蒲梢，皆駿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隨俗一作修使），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47]，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昭一作韶。）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

校勘記

[1]"君"字後原尚衍一"君"字，據宋本删。

[2]"不"字，宋本作"弗"。

[3]"言"字原作"其"，據宋本改。

[4]"陵"字原作"漆"，據宋本改。

[5]"肉袒"原作"袒肉"，據宋本改。

[6]"主"字原作"王"，據宋本改。

海外館藏

[7]"先王"原作"先生",據宋本改。

[8]"谷口"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9]"觀"字,宋本作"窺"。

[10]"伐"字原作"戊",據宋本改。

[11]"不"字原脱,據宋本補。

[12]"故"字,宋本作"固"。

[13]"且欲發使於韓",原作"且使發于韓",據宋本改。

[14]"吏"字原作"史",據宋本改。

[15]"有"字原脱,據宋本補。

[16]"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17]"移"字原作"彩",據宋本改。

[18]"司徒"二字,宋本作"司空"。

[19]宋本"身"字後有一"也"字。

[20]此句宋本"相"字後有一"室"字。

[21]"守"字,宋本作"用"。

[22]"欲"字,宋本作"俗"字。

[23]入北宅,宋本此條均作"入北地"。

[24]"氏"字原作"之",據宋本改。

[25]"歸"字原脱,據宋本補。

[26]"乎"字原作"于",據宋本改。

[27]"講"字下原衍"之以"二字,據宋本删。

[28]"計"字原作"許",據宋本改。

[29]"因"字,宋本作"及"。

[30]"和"字原作"利",據宋本改。

[31]"快"字原作"決",據宋本改。

[32]"知"字原作"和",據宋本改。

[33]"悼"字原作"憚",據宋本改。

[34]"溢"字原作"益",據宋本改。

[35]"越"字原作"趙",據宋本改。

[36]"坑"字原作"抗",據宋本改。

[37]"耕戰"二字,原作"戰鬬",據宋本改。

[38]支解,宋本作"枝解"。

[39]"兔"字原作"兒",據宋本改。

[40]"即"字原作"郎",據宋本改。

[41]"綱"字原作"剛",據《史記·蔡澤列傳》改。

[42]"快"字原作"決",據宋本改。

[43]“兹”字原作“此”,據宋本改。

[44]“城”字原作“成”,據宋本改。

[45]“之”字原作“信”,據宋本改。

[46]“注”字,宋本作“涇”。

[47]“缶”字原作“鐃”,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一

總錄部(一百四十一)

游說第六

漢范增,居鄛人。秦末,天下兵起,增説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牧羊,立以爲懷王,以從民望也。

蒯通,范陽人(涿郡之縣也)。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説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 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爲事[1]。)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施,設也,立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復猶報也)。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2],通且見武信君而説之(今將欲見之也),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爲殆矣(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彼[3],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4],以守戰者也[5]。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6],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嬰,以城自繞也),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也。)爲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令皆見也),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言乘勢便易[7])。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説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8]。

趙廝養卒,不知何名(廝,取薪者;養,養人者),趙王武臣間行,爲燕軍所得。(間出,謂投間隙而微出也。)燕囚之,欲與分地(要劫之,令割趙地輸燕以和解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張耳、陳餘也),廝養卒謝其舍(以辭相告曰謝,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曰:"吾爲二公説燕與趙王載歸(二公,張耳、陳餘)。"舍中人皆

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若,汝也)?”乃走燕壁(走,趨也)。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言其不用兵革也,箠謂馬撾也)。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耶?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顧,思念也),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爾。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9]。夫以一趙尚易燕(易,輕也),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提挈,言相扶持也。)燕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高祖初爲沛公,從碭北攻昌邑,未下,西過高陽。食其爲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高祖大度。”乃求見高祖。高祖方踞床,使兩女子洗(洗,洗足也)。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高祖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説高祖襲陳留,高祖以爲廣野君。高祖爲漢王,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10]。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救趙及梁)。韓信方東擊[11],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12],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卒分守成皋(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不圖進取,是爲自奪便利也),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内搖蕩,農夫釋耒,織女下機(耒,手耕曲木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13],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説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説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14]?”曰:“漢王與項王勠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15],與天下同其利。豪賢英才[16],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紀,於人之罪無所忘(言吝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言唯任同姓之親),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17](言玩惜

侯印，不能以封人）；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黄帝之兵[18]，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19]，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乃烹食其，引兵走。

陳恢爲秦南陽守齮舍人（舍人，親近左右之稱，史失其姓）。高祖初爲沛公，攻破南陽，守齮奔宛，沛公圍之，守欲自剄（以刀割頸爲剄）。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必多，引兵去宛，必隨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離宛之患[20]，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戸。

張同，不知何許人，事成安君陳餘。初，項籍入關，餘棄將印去，不從。籍既封諸侯，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繞南皮三縣以封之）。餘使同及夏説説齊王田榮曰："項王爲天下宰不明，今盡王，故王於醜地（醜，惡也）。而王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21]，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於義當然）。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22]（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願大王資餘兵（資，給也），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猶爲齊之藩屏）。"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擊常山，大破之，迎故趙王歇於代。

田生，齊人（史失其名）。高后時，燕王澤爲營陵侯，田生游之[23]，資以畫好澤（以計畫干之）。澤大説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爲與也）。"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親，父也；具，供具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説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謂翼戴崇獎，以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言年老也），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重難發其事也），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爲萬戸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24]，乃風大臣[25]，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不受，因説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

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嬃女亦爲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爲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

公孫玃,齊人。景帝時,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26],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27]。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玃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玃遂見梁孝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爲五裂。一云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28](言權謀勁力既不能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全[29],故墜言於吳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墜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歷,過;畢,盡收濟北之地),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練,選也。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30],若今言白丁),西與天子爭衡[31],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半步曰跬),瓦解土分,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區區,小貌),是以羊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撓,曲也。)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脅,翕也,謂斂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爾。(西山謂崤及華山也[32];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上有全土之功[33],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淪,入也),願大王留意詳惟之(惟,思也)。"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34]。

高遂,梁人。景帝時,竇嬰爲太子太傅,爭立太子事[35],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36](屏,隱也)。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37];能親將軍者,太后也(臣欽若等曰:竇太后,嬰之從姑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得,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38](擁,抱也,間處猶言私處),自明揚主之過[39],有如兩宮奭將軍(兩宮,太后及帝也),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

後漢馮衍,初爲更始將軍廉丹掾,及丹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及更始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一云:衍辟鄧禹府,奏記於禹也。)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慤,實也。幽冥喻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聞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王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

於東郡[40]，莽發八將軍以擊之），繼以西海之役（王莽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傅播等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竇况擊之），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暴，露也）。禍拏未解，兵連不息。（拏，謂相連引也。）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強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籍（駘亦作跆，蹋也）。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41]。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賤也。）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喢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王莽末，下江兵攻武關，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捍之）。雷震四海，席捲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絶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惠。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言易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絶理（倫亦理也）。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掠其財產[42]，饑者毛食（毛，草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絶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修身也[43]）？將定國家之大業[44]，成天下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爾。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蟊賊（蟊賊，食禾稼蟲[45]，喻姦盜侵漁也），安其疆宇，况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邯鄲謂王郎也[46]，眞定謂劉楊也），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爭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強胡（井陘關也[47]，一作石陘，要害之塞，故曰名關），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預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鋭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兵甲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淵泉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識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白黑猶賢愚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兹？"（伊尹、吕望。）永既素重衍，爲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

申屠剛，扶風茂陵人，王莽時避地河西。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

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襲行天罰[48],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絶。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愼與! 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尙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 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决)。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49],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廊,殿下屋;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50]。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鋭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無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道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毁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污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遣子恂人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賢破膽,可不愼哉!”囂不納。

馬援爲隗囂綏德將軍。建武四年,隗囂子恂居洛陽。光武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説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友黨。援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别冀南[51](天水冀縣),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季孟,囂字),爲天下表的(表,標也,言爲標準射的也),常懼海内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説(游翁,王元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 援間至河内,過存伯春(存猶問也[52]),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説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説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毁。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 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三木,桎梏及械),自同分羹之事乎(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盡一盃而攻拔中山)?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毁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更共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爲顔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往時,子陽

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爲朔寧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浮也)。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説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諍[53]。語朋友邪?應有切磋(骨曰切,象曰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萎腇,耎弱也。)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爲諭)。且來君叔,天下信士(君叔,來歙字),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啇,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啇,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

周毖,靈帝末爲侍中。董卓議廢立,司隸袁紹不從。卓怒,紹出,遂亡奔冀州。毖與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説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54],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

高幹,陳留人。袁紹既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起兵誅董卓。馥軍至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襲馥。紹因馥惶,遽使幹及潁川荀諶等説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蒙受其惠[55],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56],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懦怯,因然其計。

魏程昱,漢末爲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呂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嶷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説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説其令靳允曰[57]:"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爾。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

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惟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載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強，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已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騖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

王粲，山陽高平人，既依荆州牧劉表，表卒，粲說其子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強弱未分，故人各有心爾。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常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58]，將軍能聽粲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己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粲遭亂流離，托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59]，隨兄評從袁紹。紹卒，袁尙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荆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荆州，使譚、尙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必可信？尙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袁尚字顯甫，袁譚字顯思。)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爲二，連年戰伐，而介胄生蟣虱，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囷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60]，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尙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尙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61]，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尙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况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62]；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威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

蜀諸葛亮，初，先主居荆州，先主爲魏太祖所追，至於夏口，亮請奉命求救於吳孫

權。時權軍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昔田橫,齊之壯士也,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之,若水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孫主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然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乃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63],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今將軍誠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權大悦,即并力拒曹操。曹公敗於赤壁。

吳朱治爲安國將軍,大帝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荆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主。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64],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烟,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怨於外,婦歎乎室[65],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66],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賁繇此遂止。

李衡爲諸葛恪司馬。魏將胡遵等南伐,恪使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違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晉顧榮爲太傅、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牧。禮豪傑,有孫、劉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常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爾。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

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蔕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横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

劉暾爲司隸時,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暾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暾因説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内不容。將軍自興兵以來,何攻不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爲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且圖之。”彌以爲然,使暾于青州與曹嶷謀,且徵之。暾至東阿,爲石勒游騎所獲,見彌與嶷書而大怒,乃殺之。

毛寶爲廬江太守。蘇峻之作逆,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説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67],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68],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熟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

劉牢之鎮京口。安帝元興初,朝廷討桓玄,以牢之爲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69]。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70],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説牢之曰[71]:“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勳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72],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句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况凶愚凡庸之流乎[73]。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况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全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强兵,才能算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説,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降玄(劉敬宣,牢之將也)。

宋王誕爲會稽王世子元顯長史[74],及桓玄得志,徙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説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識,情味不淺,若得北歸[75],必蒙任寄。公私際會[76],厚恩愈於停此空延歲月[77]。”循甚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爾。”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

後周柳帶韋初爲太祖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封侯蕭修守南鄭,達奚武攻之,

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修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亡以勸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忠將何所托[78]，死節不足成名，竊爲足下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今爲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79]，歸命下吏，免生民於塗炭，全髮膚於孝道，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修然之，乃降魏。

唐崔義玄，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黄君漢守據栢崖，義玄往說之曰："見機而作[80]，不俟終日。今羣盗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籙，此眞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遵寇恂、竇融之策，及時歸誠[81]，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即與義玄歸國，拜懷州總管府司馬。

王君愕，洺州邯鄲人。隋大業末，幷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君廓曰："方今萬乘失御，英雄競起，誠宜撫納遺甿，保全形勝，按甲以觀時變，擁衆而歸眞主，此富貴可圖也。今足下居無尺土之地，守無兼旬之糧，恣行殘忍，所過攘敓，竊爲足下寒心矣。"君廓曰："計將安出?"君愕爲陳井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乃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來降。拜大將軍。

魏徵初隨李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乃授秘書丞，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尙爲密擁衆，徵與世勣書曰："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數千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凌玄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姚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于擾攘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82]，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于今古，然孰無善始終之慮[83]，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榮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機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分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開倉運糧，以餽淮安王神通之軍。

岑文本，隋末，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于荆州，大收時望，署文本中書侍郎。及河間王孝恭之逼荆州也，銑問計於文本。文本勸銑降從之。時官軍擄掠城中，文本進說孝恭曰："自隋無道，羣雄鼎沸，海內懷生，想望眞主。今蕭君歸命者，實望去危就安，必若縱兵剽掠城中，誠非王師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之外，向化之心沮矣。"孝恭

稱善,署爲荆州别駕。

馬燧沉勇多智謀,尤善兵法。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循守范陽,燧説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洛京,必當夷滅,何不建不伐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廷玠,拔其根柢[84]。祿山西不能入關,則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循雖善之,計不時決。事泄,祿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朝陽至范陽與循語,陰伏壯士,以弓弦縊殺之。

賈林,辯士也。德宗建中末,王武俊僭建國稱王,以常山爲眞定府澤潞。節度李抱眞使林詐降武俊。林至營曰:"是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徵其説。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誠。"及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是後,諸軍曾同表論列大夫,天子覽表動容,語使者曰:"朕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間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失,安可復念哉。"武俊曰:"僕虜將尚知有撫百姓,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連大兵者五,比戰勝,骨盡暴野,雖勝與誰守?今不憚歸國家與諸軍盟約,虜性直,不欲曲在己,朝廷能降恩滌蕩之[85],僕首唱歸國,不從者于以奉辭,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朋友。此謀行,河朔不五旬可定。"及涇原兵犯闕,德宗幸奉天京。師問至,諸將退軍,李抱眞將入澤潞。田悦説武俊與朱滔襲之。林復説武俊曰:"令退軍,前輜重,後鋭師,人心固不可圖也。且戰勝而得地,則利歸魏博;喪師,即成德大傷。大夫本部,易、定、滄、趙四州,何不先復故地!"武俊遂北馬首,背田悦約。林復説武俊曰:"大夫異拜,豪族不合,謀據中華。且漢心幽險,王室強即藉大夫援之,卑即思有併呑。且河朔無冀,國唯趙魏與燕爾。今朱滔稱冀,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修臣禮;不從,即爲攻奪,比時能臣滔乎[86]?"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尚不臣,誰能臣田舍漢?"繇此計定,遂南通好抱眞,西連和馬燧。興元初,武俊削僞號,授成德軍節度使,兼幽盧龍兩道節度。時朱泚遙册滔爲僞皇太弟,滔率幽檀勁卒,誘回紇二千騎,已圍貝州數十日,將絶白馬津,南盜洛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反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逼江漢。李納尙反齊,田緒未爲用。李晟孤軍壁渭上,天子羽書,所制者天下纔十二三。海内蕩析,人心失歸。林又説武俊與抱眞,合軍同救魏博,爲武俊陳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悦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貝必下;下而益甲數萬。張孝忠見貝、魏拔,必臣朱滔。三道連衡,兼統回紇,長驅至此,家族可得完耶?若閣下不利,則昭義軍保山西,河朔地盡入滔。今乘貝、魏未下,孝忠未附,滔與昭義合軍破之。如掇遺此計,就即震聲關中,京邑可坐復。鑾輿反正,公自勳業無二也。"武俊歡然許之。

後唐周式在梁時,爲鎭州王鎔判官。光化三年秋,梁祖將呑河朔,乃親征鎭定,縱其軍燔鎭之關城。鎔謂賓佐曰:"事急矣。謀其所向。"式有口辯,出見梁祖。梁祖盛怒,逆謂式曰:"王令公朋附并、汾,違盟爽信。弊賦業已及此[87],期於無捨。"式曰:"明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返欲窮兵黷武,天下其謂公何?"梁祖喜,引式袂而

慰之曰:"前言戲之耳。"即送牛酒貨幣以犒軍。式請鎔子昭祚及大將梁公孺、李弘規子各一人,任質于汴梁。祖以女妻昭祚。

校勘記

[1]臿,原作"爭",據宋本改。

[2]"候"字原作"侯",據宋本改。

[3]彼,原作"後",據宋本改。

[4]"其"字原脱,"卒"字後原尚衍一"卒"字,據宋本補删。

[5]"者"字原脱,據宋本補。

[6]"君不利"原作"不利",據宋本補。

[7]乘,原作"勝",據宋本改。

[8]"焉"字原作"馬",據宋本改。

[9]"分趙而王"原作"分趙自立",據宋本改。

[10]洛,字原脱,據《史記·酈生列傳》補。

[11]此句宋本明本均作"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今據《史記·酈生列傳》改。

[12]敖倉,原作"倉敖",據宋本及《史記·酈生列傳》改。

[13]津,原作"律",據宋本及《史記·酈生列傳》改。

[14]先生,宋本作"先王"。

[15]"士"字原作"土",據宋本改。

[16]豪賢英才,宋本作"豪英賢才"。

[17]"刓"字,宋本作"玩"。

[18]黄帝,《史記·酈生列傳》作"蚩尤"。

[19]敖倉,宋本作"敖庚"。

[20]"離"字,宋本作"强"。

[21]"故主"原作"故王",據宋本改。

[22]"不義"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23]"游之",宋本作"游乏"。

[24]"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25]"乃"字原脱,據宋本補。

[26]濟,原作"齊",據宋本及《漢書·賈鄒枚路傳》改。

[27]不,字原脱,據《漢書·賈鄒枚路傳》補。

[28]"有"字原作"爲",據宋本改。

[29]不,字原脱,據宋本補。

[30]素,原作"秦",據宋本及《漢書·賈鄒枚路傳》顔師古注改。

[31]"西"字原作"而",據宋本改。

[32]峭,原作“有”,據《漢書・賈鄒枚路傳》顔師古注改。

[33]全土,宋本作“全亡”。

[34]於,原作“爲”,據《漢書・賈鄒枚路傳》顔師古注改。

[35]“立”字,宋本作“栗”。

[36]“藍”字,宋本脱。

[37]上也,宋本作“土也”。

[38]“相提而論”原脱,據宋本補。

[39]此句前原有“衹加慰”三字,據宋本删。

[40]翟,原作“崔”,據宋本改。

[41]“太半”原作“大半”,據宋本改。

[42]“掠”字,宋本作“略”。

[43]此句宋本作“徒約束修身而已”。

[44]“大”字,宋本無。

[45]“禾”字原脱,據宋本補。

[46]王,原作“玉”,據宋本改。

[47]井,原作“并”,據宋本改。

[48]“龔”字原作“其”,據宋本改。

[49]“忠言”原作“忠信”,據宋本改。

[50]“又”字原作“人”,據宋本改。

[51]“冀南”原作“莫南”,據宋本改。

[52]“間”字原作“聞”,據宋本改。

[53]“諍”字,宋本作“爭”。

[54]“於”字原脱,據宋本補。

[55]“蒙”字,宋本作“家”。

[56]“軍”字原作“君”,據宋本改。

[57]靳允,《三國志・魏書・程昱傳》作“勒允”。

[58]“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59]陽翟,原作“翟陽”,據宋本改。

[60]“愚智”原作“智者”,據《三國志・魏書・辛毗傳》改。

[61]“敝”字原作“弊”,據《三國志・魏書・辛毗傳》改。

[62]“待”字原作“行”,據《三國志・魏書・辛毗傳》改。

[63]“追”字,宋本作“逐”。

[64]“云”字原作“去”,“異”字原作“略”,均據宋本改。

[65]此句宋本作“士歎於外,婦怨乎室”。

[66]“易”字原作“異”,據宋本改。

[67]“三軍”字原脱,據宋本補。又此句《晉書・毛寶傳》後有一“渾”字。

[68]不,字原脱,據宋本及《晉書·毛寶列傳》補。

[69]"諮"字原作"説",據宋本改。

[70]"顯"字原作"顥",據宋本改。

[71]此句原作"桓以何穆説牢之曰",據宋本改。

[72]殫,原作"彈",據宋本及《晉書·劉牢之傳》改。

[73]"乎"字原作"也",據宋本改。

[74]"顯"字原作"顥",據宋本改。

[75]"北"字原作"此",據宋本改。

[76]"際"字原作"濟",據宋本改。

[77]"延"字,宋本作"移"。

[78]忠,原作"思",據宋本改。

[79]"門"字原作"民",據宋本改。

[80]機,原作"幾",據宋本改。

[81]"誠"字原作"城",據宋本改。

[82]"鳩合遺散",原作"烏合遺散",據宋本改。

[83]"孰"字,宋本作"誰"。

[84]"柢"字原作"抵",據宋本改。

[85]"之"字原脱,據宋本補。

[86]比時,宋本作"此時"。

[87]"賦"字原作"賊",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二

總録部(一百四十二)

夢 徵

《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又《詩》云:"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又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斯則夢之徵矣。是知禍福無門,在祥應而斯顯;吉凶有象,考虚實之彌彰。按《漢書·藝文志》云:"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所以黄帝悟吹塵而得風后,唐堯感白帝而獲臯陶,成湯占鼎而遇賢,高宗求野而得相,周文享其齡壽,孔子識其云亡。至於晉覇得天,楚傷中月,曹因社滅,鄭以蘭生,叔孫之得豎牛,簡子之聽廣樂,夢徵所至,於焉可知。

黄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埃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乎?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爲將。

堯爲天子,夢白帝遺吾馬喙子。臯陶母升高丘,睹上有白雲如虎,感己而生臯陶。堯聘索狀,母問之,如堯言。徵與語,明於刑法。

商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1],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

高宗夢傅説,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周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2],梓化爲松栢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帝,天也)。"文王曰:"汝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與爾三者,明傳業於汝,汝受而成之。)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曰虞,與之唐。"及生子,文在

其手曰“虞”,故命之曰“虞”。成王封之於唐。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色,虎爪,執鉞立於西阿之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敎大國襲焉[3]。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心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謂天也)。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府,藏書之處)。而後世皆曰“上天穆公”。

晉文公救宋,次於城濮[4]。晉文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啑也[5]),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其柔之矣。(晉侯上向[6],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7]。)

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將與晉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子玉不與而戰敗(子玉,楚大夫)。

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附手而歌。盾卜之,兆絶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趙朔,被殺下宫;及趙武,而復鞍之戰。

晉韓厥夢子與(厥父也)謂己曰:“且避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8];射其右,斃于車中。

趙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逐其福)。”祭之,之明日而亡。

晉侯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踴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9]。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坏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爲膏。)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達,針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公欲麥,使甸人獻麥。將食,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吕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吕錡,魏錡,晉大夫。)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

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繇基,與之兩矢,使射吕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

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或與己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爲珠玉滿其懷[10])。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中爲此歌[11]。)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荀吳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宣子,韓起;文公,晉文公;荀吳,中行;穆子,晉大夫也)。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公[12](欲以應夢)。

齊侯伐魯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殺者。)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楊之巫臯(梗楊,晉邑也,在太原;臯,巫名也。夢幷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也,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兹王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叔孫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公十六年,避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反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聞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豎,官也。《傳》言從夢未必吉)。

衛侯殺渾良夫,夢于北宫,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墟,今濮陽城之中),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墟,綿綿生之瓜(綿綿,瓜初生也。良夫言己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生,謂使衛侯得國耳)。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幷殺,一時之事爲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赦,衛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宫,未有立焉。公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己爲烏而集於其上,喙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乃得立。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刈蘭而卒。

子産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間,差也)。

鄭殺大夫良霄(伯有也,在襄三十年),鑄刑書。之歲二月(昭六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嬖人婤始生孟縶[13]。孔成子夢康叔謂己[14]:"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15]。"史朝見成子,告之以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令著辭)。"遇屯(震下坎上也),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之比䷇(坤下坎上也,屯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可不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爲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辭)。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外傳》云:《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16],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靈公。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有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妾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17],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

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宛轉也),旦而日食,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之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日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日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其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尅,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宋元公將爲魯昭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向),以爲二三子憂,

寡人之罪也[18]。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床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19](言君命必不行;祗,適也)。"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宫(社宫,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強爲政,必去之。"及曹陽伯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強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説。説之,因訪政事。大説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強言霸説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晋而姦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邦(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宋公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20]。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強以歸,殺之(終曹之夢)。

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強來召魯昭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齊景公田於梧宫,夜猶早,公坐,睡夢,有五大夫北面稱無罪。公覺,召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歟?"晏子對曰:"昔先君靈公田,五大夫駭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大夫丘[21],豈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五頭同穴存焉。公嘉之,命吏葬之也[22]。又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咸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見其狀,識其名。"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請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告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今欲使人召祝史。"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也,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23]。"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貌。湯質晳以長[24],顔以髯,兑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兑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爾矣,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平乎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公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之所知之。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毁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25],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

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夫子殆將病也。”遂趍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26]。夫明主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趙武靈王十六年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綦毋邃曰:陵苕之草,其華紫)。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綦毋邃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之已貴盛。盈,端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27](《方言》曰:娃,美色,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

孝成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其後三日,韓上黨守馮亭降趙,趙受之,卒有長平之禍。

秦始皇夢與海神鬬,如人狀,乃令人入海齎捕鉅魚具而自以連弩,使大魚出射之,遂並(音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28]。

漢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進,有一黃頭郎推之,上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因而寵之。

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

昌邑王夢見青蠅之矢積殿東西階,王乃問龔遂。對曰:“《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察之。”王終不改。

韋玄成爲丞相,奏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歲餘,玄成薨(薨字下二字犯太祖廟諱上一字)。匡衡代爲丞相[29],成帝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帝少弟楚孝王亦夢焉,帝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

王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師古曰:鐫,鑿也,音子全反)。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夢見譴責),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斫壞之),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灑之赭鞭,鞭之也。赭,赤也)。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比壘居高寢。

後漢公孫述將僭號,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

王延壽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勵。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史無官)。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郡爲功曹。與汝南張劭字元伯爲友[30]。後元伯寢疾,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永歸黄泉。如未我忘,豈能相及?”式覺而驚,悲赴之。

鄭玄詔徵不赴,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31]。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

周磐字伯堅,爲重合令,棄官還鄉里,歲朝,曾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疾忽終。

華松家本孤微,其母夜夢兩伍伯夾門,言“司隸在此”。松果至司隸。

蔡茂初爲廣漢太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宫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中穗,是中臺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禄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爲三公。

張奂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奂印綬登樓而歌[32],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兹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耻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言。

公孫瓚爲奮武將軍,爲袁紹所圍,夢薊城摧,果敗焉。

魏程昱少時,嘗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兖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33]:“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後至衛尉,封安鄉侯。

管輅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34];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相書》謂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35]。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36]。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虚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37],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38],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

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載：輅爲何晏所請[39]，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比世無雙[40]。"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論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爲卦。輅既稱引鑒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41]，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太祖嘗夢三馬同食一槽[42]，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既而竟遷魏鼎。

司馬宣王帥師平遼東，迴至襄平，夢明帝枕其膝曰："視吾面。"俯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宣王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宣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宣王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至嘉福殿，卧內升御床[43]，宣王流涕問疾。明帝執宣王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托，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復所恨矣。"

蔣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強，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濟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44]?"濟乃遣人入太廟下推問孫阿[45]，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言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足下言[46]，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曹爽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椀[47]，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48]。"不出旬日，後爲司馬宣王所誅。

皇甫謐累徵不起，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

之閹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閹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未幾,爽果敗。

鄧艾爲征西將軍,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蜀關羽爲盪寇將軍,督荆州事。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

魏延字文長,爲前軍軍師、征西將軍。諸葛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敗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爲楊儀所殺。

蔣琬爲廣都長,庶事不理[49],先主欲加罪戮。諸葛亮推琬有社稷之器,乃不加罪。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反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後爲大司馬。

何祗字公肅[50],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過此。"祗笑云:"得此足矣。"後爲犍爲太守,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吳丁固初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51]。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所夢。

宋壽占夢,不失一。

晋王濬爲廣漢太守,嘗夜夢懸三刀於其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

鄧攸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任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郭瑀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内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52],飲氣而卒。

索紞爲郎中,避世晦跡,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孤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紞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

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於充前。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棺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脱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桶夢内中有一人著朱衣[53],桶手把兩杖極打之。紞曰:"内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俄而亦驗焉[54]。黄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其大角朽敗[55],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腳。紞曰:"腳肉被啖,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紞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紞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説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閣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

張華爲司空,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被害。

陸機爲平原内史,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征河間王顒。夜夢黑幕三重繞車,機攀出不得。明旦,被殺。其日,大風拔木,時人以爲陸氏之冤。

戴洋爲都水令史,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

王敦爲大將軍,舉兵向建業。兵至姑熟,明帝陰察敦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黄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黄。敦故謂帝云:"敦初殺刁協,後始病,殆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56]。"又見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

揚雄爲春陵令。王敦作亂,雄起兵禦之,爲敦所執。敦將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張茂爲吴國内史沈充之友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盎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王導子悦爲中書侍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悦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悦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貌不佳,欲爲請命,故來爾,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悦亦殞絶。

溫嶠爲驃騎將軍[57],鎮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云其下多怪。嶠遂毁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萬品。其夜,夢人謂嶠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嶠惡之。忽中風,至鎮,旬日而卒。

陶侃爲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爲:司馬者國姓也,鎧者,捍禦之器,節下當進位。俄加平南將軍[58]。又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伺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羅含字君章,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才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後至長沙相,中散大夫。

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孝武哀策謚,皆珣所草。

謝安爲太保,有疾,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59]。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俄卒。

王恭爲安北將軍,鎮京口,舉兵以討司馬尚之、王愉爲名,司馬劉牢之諫,不從。而恭夢牢之坐其處,且謂牢之曰:"事平[60],以卿爲北府。"牢之後叛,恭誅,果代恭位。

劉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中郎,又爲桓玄諮議參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

謝擒爲臨川太守,每寢[61],輒夢聞鼓吹。有人爲其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死鼓吹爾。"擒擊杜弢,戰歿,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

前趙劉曜,咸和三年,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以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兑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既而曜戰敗,爲石勒所擒。

後趙石虎晝寢永安宫,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東北,土高丈餘,木生滿其上。寤而問佛圖澄。澄曰:"此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其後果驗。

西涼張駿有疾[62],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嘉聞。[63]"遂經九日而卒。

西涼李士業之將敗也，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帢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卒。

前秦苻健字建業[64]，洪第三子。初，母姜氏夢大熊而孕之。苻健初入關，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於曲沃[65]，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

苻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苻生夜對侍婢曰[66]：“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且將禍及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67]。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既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

慕容儁夜夢石虎齧其臂，覺遂痛，惡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使掘之，數其罪，鞭其屍，投之彰水。俄寢疾而卒。

後秦姚萇，襄之弟。初從襄征伐，每叅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袞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常，或能大起吾族。”

姚萇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

後蜀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嘗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也。”蕩竟前死。

後涼呂光討西域，進攻龜兹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

南燕慕容德初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勑，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

校勘記

[1]滕，原作“勝”，據宋本改。

[2]“闕”字原作“門”，據宋本改。

[3]“教”字原作“敖”，據宋本改。

[4]"城濮"原作"濮城",據宋本改。
[5]嚏,原作"建",據宋本及《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改。
[6]"上"字原作"土",據宋本改。
[7]"權"字原作"讙",據宋本改。
[8]越,原作"鉞",誤,據宋本改。
[9]"先"字原作"元",據宋本改。
[10]玉,原作"下",據《左傳・成公十七年》晉杜預注改。
[11]此,字原脱,據宋本及《左傳・成公十七年》晉杜預注補。
[12]文公,宋本作"文宫"。
[13]姶,原作"始",據宋本及《左傳・昭公七年》改。
[14]孔成子,宋本作"孔成"。
[15]孔烝鉏,宋本作"孔丞鉏"。
[16]"從"字,宋本作"偕"。
[17]"泉丘人女"原作"血自父",據宋本改。
[18]"罪"字,宋本作"非"。
[19]"祇"字原作"抵",據宋本改。
[20]辱,字原脱,據宋本及《左傳・哀公八年》晉杜預注補。
[21]丘,原作"立",據宋本改。
[22]"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23]湯,原作"陽",據宋本改。下同。
[24]"晳"字原脱,據宋本補。
[25]此句宋本作"負乎曳杖"。
[26]"奠"字,宋本無。
[27]娃,原作"姓",據宋本改。
[28]"而"字原作"有",據宋本改。
[29]匡衡,宋本僅作"衡"。
[30]張劭,宋本作"張邵"。
[31]"病"字原作"疾",據宋本改。
[32]"綬"字原作"緩",據宋本改。
[33]"太祖"字原脱,據宋本補。
[34]此句原作"宣惠慈和",據宋本改。
[35]此段話原爲《三國志・魏書・方技傳》裴松之注。
[36]"也"字,宋本無。
[37]"褒"字原作"哀",據宋本改。
[38]"損"字原作"玷",據宋本改。
[39]"輅"字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方技傳》裴松之注補。

[40]比世，宋本作“此世”。

[41]“幾”字，宋本作“機”。

[42]三馬，宋本作“三司馬”。

[43]“床”字原作“末”，據宋本改。

[44]何惜，宋本作“何太”。

[45]人太廟，宋本作“詣太廟”。

[46]足下，宋本作“節下”。

[47]“二”字，宋本無。

[48]“將”字，宋本無。

[49]“庶”字原作“衆”，據宋本改。

[50]“祇”字原作“抵”，據宋本改。又，“公肅”，宋本作“君肅”。

[51]松，原作“公”，據宋本改。

[52]“崖”字原作“厓”，據宋本改。

[53]“宋桶”原作“宋桷”，據宋本改。

[54]“焉”字原作“馬”，據宋本改。

[55]“大”字，宋本無。

[56]“殆”字，宋本無。

[57]“將軍”二字，宋本無。

[58]“南”字處原空白，據宋本補。

[59]“止”字前原有“至”字，據宋本删。

[60]事平，《晉書·王恭傳》作“事克”。

[61]“每寢”原作“無寢”，據宋本改。

[62]西涼，宋本作“涼”。

[63]“聞”字，宋本作“問”。

[64]苻健，宋本作“符健”。

[65]“翌”字原作“翼”，“壇”字原作“檀”，均據宋本改。

[66]“對”字原作“坐”，據宋本改。

[67]“瘵”字原作“瘠”，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三

總録部(一百四十三)

夢徵第二

宋劉穆之爲瑯邪府主簿[1],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挾舫,既而至一山,峰崿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悦之。及高祖尅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薄,何繇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後至左僕射。

高琳字秀琳,其先高麗人。母嘗祓禊泗濱,卧,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持來石,是浮磬之精爾,君受之必生令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乃生琳,因以名字焉。及長,有大度智略,從文帝,累有戰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2]。

何點累徵不起。少時,嘗患渴,經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僧建講,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而差。

孔覬行會稽郡事,起兵,乃夢行宣陽門道上[3],顧望,皆丘陵。覬寤,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尅。"

薛安都征關陝,至臼口,夢仰頭視天[4],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元凶弑逆,世祖舉兵。安都歎曰:"昔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

王玄謨爲寧朔將軍,北征兵敗,輔國將軍蕭斌將斬之,夢人告之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

沈慶之嘗夢引鹵薄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者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薄,故是富貴。入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不在今主。"後爲侍中太尉,年八十,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因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是年,果爲廢帝所害。

前廢帝太后疾篤,呼帝,帝不行。及太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尙愚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其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

袁粲爲海陵太守。廢帝即位,粲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覺。尋被徵管機密,歷

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

南齊紀僧眞自寒官事太祖，後爲冠軍府參軍。僧眞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

荀伯玉初爲太祖鎮軍中兵參軍，太祖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上皆有草。泰始七年，伯玉又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咒師，上向唾咒，凡六咒，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乘之夢，今且效矣。”

張敬兒爲車騎將軍，心疑，以世祖不勞問。及垣崇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有閹人聞其説之事，達世祖，伏誅。

徐孝嗣領太子左衛率，在率府。晝卧齊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摧壓床。

褚淵爲司徒録尚書事，少時嘗病篤[5]，夢人以卜蓍一具與之，遂差其一。以年四十八歲初便寢疾[6]，表遜位，不許。

曹武爲右衛尉將軍卒。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托。”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錢，就武换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或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托之言耶?我兒饑寒無依，昔所换十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二三年間，迭爲大郡[7]。

南康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帝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明帝初，世祖諸子多誅死，其夢乃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梁陶弘景字通明。初，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建武中，齊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别，因訪其函中，多説秘異，因著《夢記》焉。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

沈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繇己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8]，還，具如狀聞。先是，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億，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讓，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

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江淹爲金紫光禄大夫卒。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9]。又嘗宿於冶亭[10],夢一丈夫自稱郭樸,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絶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後至武陵王記室叅軍。

王茂初以元勳賜以鍾磬之樂,及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絶墮地。茂謂長吏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

沈瑀,齊末爲選曹郎。梁高祖起兵,瑀説陳伯之舉衆降,瑀從在高祖軍中,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謂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高祖即位,雲深薦瑀,自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

吉士瞻夢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思之而喜。後士瞻任官,至九政,忽除梁、秦二州。甚惡之,果卒。

柳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爲雍州刺史,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亦繼世隆焉。

元帝初在尋陽,賀革西上,意甚不悦。過别御史丞江革,以情告之。革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至湘東王手,脱帽授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革志之,及太清之難,乃能克復。故遐邇樂推,遂應寶命矣。

始興王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

鮑泉之爲南討都督,友人夢泉之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之著朱衣行水上。又告泉之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説其夢。泉之密記之,俄而見復任,皆如其夢。

傅昭爲安城内史,安城自宋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爲郡,郡内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虚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蹈踐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貞正所致[11]。

劉霽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所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

江紑字合潔[12]，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勑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顔含[13]，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焉。

劉之遴初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廨[14]，忽夢前太子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損臂，遂臨此郡。

何胤不仕，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何疾乃瘳。其後，胤夢一神女幷八十許人並衣袷行列至前，俱拜床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15]，不復瘳[16]。

朱躭爲太醫令，嘗直禁省，無何，夜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思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有變乎。"既而，高祖蒙塵，侯景登正殿焉。

侯景反，簡文帝久見幽縶，朝士莫得接覲，慮禍將及，常不自安，惟舍人殷不害後稍得入。太宗指所居殿謂之曰："龐涓當死此下[17]。"又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大宗曰："儻幽冥有徵，冀斯言之不妄爾。"至是見弑，實以帊盛土加於腹焉[18]。

沈初明爲御史中丞，元帝江陵平，遷長安，元魏太祖授儀同三司，甚禮待之。初明恐元魏愛其文才，常閉門卻掃，無所交游。時有文章，隨即毀棄，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奏訖，其夜，初明夢見有官禁之所，兵衛甚嚴。初明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幾日可至，若一月內見關，出此恐不復繇我。"寤而異之。當時以爲恍忽。十餘日，便有命放還，與王克等並得東歸。

陰子春嘗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壞臨海神廟，當座棟上有一大蛇入於海水[19]。爾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若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方知神念毀廟[20]，因辦牲醑[21]，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朐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之。梁武以爲南青州刺史。

王僧辯爲征討都督討侯景，進師潯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舫。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

陳章昭達以功授鎭軍將軍。初，世祖嘗夢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讌。世祖顧昭達曰："卿憶夢不？如何以償[22]？"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陵至太子少傅。

鄭灼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禮愈進。

後魏秦明王翰曾孫禎爲都牧尚書,禎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之。"寤而私喜。又問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爲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大中大夫,卒贈太常卿。

濟陰王鬱長子弼以世嫡應襲,爲季父所奪。初,弼嘗夢人謂己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果如其言。

任城王澄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23],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述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翁,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凶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瀍洛,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樹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朕務濃比干,禮略嵇紹[24],情亦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中山王熙未誅前,夢人告之曰:"任城王當死。死後二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水,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斯夢。

李憲爲揚州刺史,於肅宗孝昌二年十月,表云門下督周伏興以去七月,患假還家。至十一日夜,夢渡淝水[25],行至草堂寺南[26],遙見七人,一人乘馬,著朱衣籠冠,六人從後,興路左而立,至便再拜,問興何人。興對曰:"李公門下督,暫使硤石。"其人語"興君可回,我是孝文皇帝中書舍人,遣語李憲,勿憂賊堰,此月破矣。"興行兩步,錄興姓字,令興速白。興寤,曉,遂還城,具言夢狀。七月二十七日堰破。

元順爲左僕射,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27],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端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言,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尸,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黄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勅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高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疋,餘不得爲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初,莊帝在藩,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自諸星[28],天地盡闇。俄而雲消霧解,便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凈。云長樂王曰:"尋見莊帝從閶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謁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卧。"既寤,告元暉業曰:"吾

昨夜夢，於我殊自不佳。”説夢，因解之曰：“黑雲，氣之惡者[29]，是北方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害二宫[30]，殘毁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爲髑髏臺。前途之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爲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但恨我不見之。向者，我夢卧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爾。”皆如其夢。

酈範幼爲青州刺史加冠軍將軍，還爲尚書右丞，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口[31]，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説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32]，再祿營丘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

崔浩爲司徒，眞君十一年被誅。浩初構害李順基[33]，萌已成[34]，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眞不善也，非復虚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之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35]。

李元忠爲侍中，領衛尉卒。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且告其受師，占，大吉，此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言。

馬敬德，天統初除國子博士，太武爲後主擇師傅，趙彦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棘[36]，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

北齊崔季舒爲左光祿大夫，妻晝魘寤，云見人長一丈，遍體黑毛，欲來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將軍入宅者，不祥。”俄被誅。

張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於山上掛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幽州刺史乎？”果然。

竇泰母初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驟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

後主夜夢黑衣貴人迭相驅逐，乃向之拜。後築西鄙諸城，爲羌兵鼓噪凌之，多作黑衣，人共相執縛[37]，親率內參臨拒[38]，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軍馬馳騖，前不得。有人解髮散而歸。

後周高琳母嘗祓禊泗濱[39]，遇見一石，光彩郎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其母夢

寤,便舉身流汗。已而有娠,乃生琳,因以名字焉。及長,有大度知略。從文帝,累有戰功。後位至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40]。

隋衛王爽討突厥,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日爽薨。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宫之客省[41]。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宫中,號"大曹王"。

唐裴寂字玄眞,蒲州人。初仕隋,爲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岳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神之有靈鑒[42],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爾。"至武德中爲司空。

徐慶,太宗時爲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己化爲羊,爲典所殺。覺,懼,流汗。至曉,典判案,慶問曰:"汝夜有夢否?"典云:"夢公爲羊,某屠之。"繇是慶不食羊。則天時[43],慶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慶應接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丞押獄,慶流涕謂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戮,竟丞引之。

李嶠,趙州贊皇人,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後歷中書令、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崔湜爲中書令,景雲中,坐事,徙嶺外,與尚書左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荆州,夢於講堂照鏡。自以爲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申。申退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賀知章[44],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後至國子博士。

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重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母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廷[45]。"因以爲名字。後終於司門員外郎。

韋滈爲宣歙觀察使[46],瘍生於首,謂愛壻張復魯曰:"予任校書郎時,夢二黄衣人賫符來追,及滻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决矣。"明日卒。

史思明叛逆,將爲其下所殺。其夜,思明夢而覺,據案惆悵。思明好伶人寢食,常置左右,以其殘忍皆怨之。及此,問其故,思明曰:"吾見夢向水中,沙上有群鹿,吾逐

鹿，及渡水而至沙上，鹿死水盡。”言畢如廁。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胡祿與命俱盡矣。”是夕，思明爲朝義所殺。

劉沔初爲中武小校[47]，從李光顏討淮西，爲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日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朗然有雙光在前。後歷振武、河東、義成、鄭滑節度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杜牧爲中書舍人，得病，嘗夢告曰：“爾改名。”畢，又夢書片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歎曰：“此過隙也。”其年以疾終。

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仁恭微時，曾夢佛幡於手指飛出，或占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幡之貴。”後如其夢。

晉李專美字翊商，京兆人。後唐末帝鎮鳳翔，專美爲記室，在岐下[48]，曾夢具裳簡立嵩山之頂[49]。及爲端明殿學士，與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以所夢告崧，且曰：“某非德非勳，安可久在此秩，居吾子之首乎？”因懇求他官，尋移宣徽使。

馬重績爲司天監，夢游崑崙山，與上仙語其言。覺，具述其事。夜未央，無病而卒。

趙瑩字玄暉，華陰人，解褐爲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爲騎將。將行，留瑩監修金天神祠。功既集，忽夢神召於前亭，待以優禮。乃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劍一笏。覺而駭異。後爲中書令，出爲晉昌節度，移鎮華州，入爲開府尹。復相位，加弘文館大學士。

崔棁爲太常卿。嘗自語於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前引行路，一人計地理，曰‘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偕止之。俄而驚覺。”棁嘗識是夢，以爲定命之限，故六十有七請退，明年，果終焉。

李郁爲光祿卿。一日晝寢，夢食豆棗[50]，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棗字重來，呼魂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

李周爲權開封尹將卒[51]，夢焚旌旗與鎧甲，繇是歎息，有歸休之意。三上章，不得謝，年七十四卒。帝聞其忠愼廉潔，無積財，歎息久之。

馬裔孫[52]，後唐明宗朝爲潞王河中從事。天成中，嘗計事赴闕，宿於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之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潞王即位，以胤孫爲翰林學士。胤孫以爲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畢應也。”及拜平章事，上事中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胤孫始悟，冥數有定分也。

周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後至宰相，罷爲太子太傅卒。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一夕，夢割其腸胃，引西江水

以浣之。又睹水中沙石皆有篆文,因取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文性甚高。後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

徐台符爲兵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與太子太傅李崧爲執友。崧爲蘇逢吉、史弘肇所構。乾祐三年秋,夢崧謂曰:"予之冤横,得請於帝矣。"及蘇史誅並梟首於市,當崧所誅之地。

趙上交仕晉,爲御史中丞。天福九年,少帝禦契丹於澶淵,上交從行。忽中夜夢有一女子爲人設筮,上交問曰:"此行主上櫛風沐雨,百官暴露營野,契丹幾時當北去也?"女子曰:"十二日五日也。"俄見婦子袒衣,身有金甲,類將軍之狀。上交駭而悟,以告同列,咸曰:"此眞異夢,不可輕爲占測,當共志之。"時虜去,駕還,俱不以是日。及十二年正月朔日,契丹至浚北郊,百官素服序列以朝之,虜長被狐裘,跨馬駐層阜之上,令百官去縞具常服,謂曰:"爾輩無懼,吾亦人也。"因開襟示所擐之甲,具云"我昨來特製此,爲南討也。蓋虜情多忌,當欲明其有備爾。"時上交爲御史中丞,首引百官見其事,具省前夢。退謂舊同列曰:"虜生北方,稟陰氣。女子象通卜筮者,以多算也。此日乃明其應異乎?"及契丹北還,果以十七日也。

李濤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53]。漢隱帝乾祐元年三月,免歸私第。初,濤於是月中書閤內晝寢,夢廳事如新嚴飾,張陳供具,郡吏趨走,言迎新宰相,帶諸司使。既寤,心異之,題記於柱。至二十八日罷免,尋除楊、邠爲相,帶樞密使。

校勘記

[1]"府"字,宋本無。

[2]"高琳"條原脱,據宋本補。

[3]"乃"字,宋本作"及"。

[4]"仰"字原作"迎",據宋本改。

[5]病篤,宋本作"篤病"。

[6]"便"字原作"更",據宋本改。

[7]"迭"字原作"還",據宋本改。

[8]"奘"字原作"裝",據宋本改。

[9]顚矣,宋本作"顚美"。

[10]"冶"字原作"治",據宋本改。

[11]"貞"字,宋本作"真"。

[12]合潔,宋本作"含潔"。

[13]顏含,宋本作"顏舍"。

[14]寄居,宋本作"寄在"。

[15]疾困,宋本作"疾動"。

[16]不復瘳,宋本作“因不自治”。

[17]龐,原作“寵”,據宋本改。

[18]軞,原作“紀”,據宋本改。

[19]“楝”字原作“諫”,據宋本改。

[20]“神”原作“辦”,據宋本改。

[21]“辦”原作“神”;據宋本改。

[22]如何以償,宋本作“何以償”。

[23]“北邙”原作“北印”,據宋本改。

[24]“紹”字前衍一“康”字,據宋本删。

[25]淝水,宋本作“肥水”。

[26]“寺”字原作“壽”,據宋本改。

[27]“河”字原作“可”,據宋本改。

[28]“自”字原作“目”,據宋本改。

[29]“之”字原無,據宋本補。

[30]“害”字原脱,據宋本補。

[31]此句宋本作“範前解京口”。

[32]“牧”字,宋本作“收”。

[33]構,原作“講”,據宋本改。

[34]萌,原作“前”,據宋本改。

[35]“至是而族”原作“至是而已”,據宋本改。

[36]棘,原作“級”,據宋本改。

[37]“相執縛”三字原脱,據宋本補。

[38]“親率”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39]祓禊,宋本作“祆禊”。

[40]“乃生琳”字後,宋本僅作“後至大將軍”五字。又,此條與本卷所補第二條內容有雷同之處。

[41]客省,宋本作“容省”。

[42]神之有靈鑒,宋本無“神”字。

[43]“則天”原作“前天”,據宋本改。

[44]“賀知章”,宋本作“尹知章”。

[45]朝廷,宋本作“明廷”。

[46]“韋”字原作“偉”,據宋本改。

[47]中武,宋本作“忠武”。

[48]“岐”字,宋本作“歧”。

[49]“頂”字原作“項”,據宋本改。

[50]豆棗,宋本作“巨棗”。

[51]"尹"字原作"五",據宋本改。

[52]馬裔孫,原作"馬胤孫",據宋本改。

[53]"部"字原脱,據宋本補。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四

總錄部(一百四十四)

謠言

古者命輶軒之使巡萬國,采異言,靡不畢載,以爲奏籍,王者所以觀風俗之得失,以考政也,《國風》《雅》《頌》由是生焉。春秋已來,乃有"婉孌""總角"之謠傳於閭巷,皆成章協律,著禍福之先兆,推尋叅驗,信而有徵。《洪範》傳曰:"言之不從時,則有詩妖。"是之謂也。

晉獻公魯僖五年八月伐虢,圍上陽,問於卜偃曰[1]:"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袀音均,又戈均反。振音之人反。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日辰[2],日在尾星,故尾伏不見。)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賁音奔,焞音鶉,火星也。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也,星近日,故焞焞無光曜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一月丙子[3],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周十一月,夏之十月。)

晉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生。獻公時葬不如禮[4],故改葬之。惠公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爲無禮者所葬也。)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正也,謂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5],言惠公使之。)貞爲不聽(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幸生(刑,法也。言惠公偷竊居位,徼幸而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不變更其正,大命將傾。傾,危也)。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各聚爾有,以待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6](猗,歎也。違,去也。言民心必欲去其上,安土重遷[7],故心哀也[8]),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二七,十四歲後也;靡,無也。無有徵,徵者亦亡,謂子圉也[9]。)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耳);鎮撫國家,爲王妃兮(言重耳當霸諸侯王妃偶)。"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其公,以爲榮也,而惡滋彰。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載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載,欣戴也[10]。)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愼必也。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告於民矣(數謂二七)。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魄,形

也)。若入必霸諸侯,以見天子[11],其光耿於民矣[12](耿,昭也)。數言之紀也(誦言者,紀其數),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也。術,道也。魂兆見而民志隨之),光明之曜也,紀言以叙之,述意以導之,明曜以炤之[13]。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爲重耳,導引者可行將至矣)?”時又童謠曰:“共太子更葬兮[14]。”後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其兄。其後惠公與秦戰,爲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晋人絶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爲文公,遂霸諸侯。

魯文成之世,童謠曰:“鸜之鵒之[15],公出辱之[16]。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跦音誅,跳行貌。乾音干,乾侯在魏郡斥丘縣[17]。)徵褰與襦(徵,求也;褰,袴也),鸜鵒之巢,遠哉搖搖(搖搖,不安之貌)。裯父喪勞,宋父以驕(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也。言昭公欲去季氏,不遂而出,故曰喪勞。定公無德於下,坐致君位,故日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謂昭公生時,出奔死,乃以喪歸之)。”至昭公時,有鸜鵒求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裯。公子宋立,是爲定公。

漢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鸜鵒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烟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爲三公輔政,因以篡之[18]。時又童謠曰:“燕燕尾涎涎(涎涎,光澤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喙皇孫;皇孫死,燕喙矢。”其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門之鋪首,兩銅鍰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鍰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弟昭儀賊害后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是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黄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19],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黄象爵,巢其顛”也。

翟方進,成帝時爲丞相,奏罷汝南鴻隙陂。後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20]。飯我豆,食羹芋魁。(言田無溉灌,不生秔稻,又無麥稷,但有豆及芋。豆食者,豆爲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爲羹。)反手覆[21],陂當復,誰云者,兩黄鵠(託言有神來告)。”至後漢,陂果復。

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都門名也,有緹羣山。

後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

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

光武建武初,蜀童謠曰:“黄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黄,述欲繼之,故稱白[22];五銖,漢家貨,明當復漢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時順帝即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己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爲清河王雅[23],性聰敏,敦詩悦禮[24],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因是幽斃于獄,暴尸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25],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

桓帝之初,天下童謡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26],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元嘉中,凉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師[27],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割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者,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建和初,京師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爲政者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叛逆[28],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者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29],後又遣百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舂黄粱”者,言永樂雖積金錢[30],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黄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又京都童謡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按延熹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絶望矣。至末年,京都童謡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云作譊[31])。”案《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内英哲,與長樂少府劉囂[32]、太常許詠、尚書柳分(《袁山松書》:柳分,權豪之黨,爲范滂所奏)、尋穆、史佟(佟後亦爲司徒[33]。應劭曰:史佟[34],馮賀方佐官偷進者也)、司隸唐珍等,代作唇齒。河内牢川詣闕上書:“汝、潁、南陽,上采虚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傳考黄門北寺,如見廢閣[35]。“茅田一頃”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

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饒"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又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案:解瀆亭屬饒陽河間縣也。(劉昭案:《郡國志》饒陽本屬涿,後屬安平。靈帝既是河間王曾孫,謠言自是有徵,無俟河間之縣爲驗也[36]。)居無幾何,而桓帝終。使者迎解瀆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爲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37],致位司徒,此爲合諧。

靈帝時,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絶董逃,必摧傷董逃[38]。"案:"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39]。末年,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案: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40],爲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尾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爲"非侯非王上北邙"者也。(《英雄記》曰:"京師謠歌咸言河臘叢進,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41]。"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42],窮凶極惡,關東舉兵,共欲誅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横取之[43]。)

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一卜[44],不得生。"案:"千里草"爲董,"十日一卜"爲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45]。急召之,乃乘追風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46]。

魏齊王正始八年,大將軍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專擅朝政。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

嘉平中,有謠曰[47]:"白馬索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陵、令狐獨愚聞此謠[48],謀立彪。事發,陵等伏誅,彪賜死。

吴諸葛恪爲太傅、荆揚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及爲孫峻所殺。先是,有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言石子岡也[49]。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束帶,世謂之鉤帶[50]。及恪死,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此岡[51]。

廢帝建興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思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景帝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後四年,蜀亡;六年,魏廢;

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後主將徙都武昌,時有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民泝流供給,咸怨毒焉。

晉武帝將平吳,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52]。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羊祜在荆州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爾。”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爲順流之役。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濬先定秣陵。

太康中,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横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於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案:“横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武帝末年,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楊太后廢黜,幽死宮中,折楊柳之應也。(三楊謂楊駿兄弟,爲武帝楊后之父也。)

惠帝永熙年,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哅[53],比至來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54]。“沙門”,太子小名也[55]。“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乃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是時,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56],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57],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河水源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58],居於宮西,又有無君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籓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琅邪嗣統,是爲元帝。

齊王冏爲大司馬專朝政,有童謠曰:“著布袙腹,爲齊持服。”俄而冏誅。

長沙王乂,武帝第六子。既誅齊王,乃爲大都督以執朝政[59]。時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乂以三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爲東海王所殺。如謠言焉。

東海王越,高密王泰之次子也,迎惠帝還都洛陽,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洛中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60],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

王浚字彭祖，爲幽州牧，將僭號，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婿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61]。"浚後爲石勒所殺。愍帝建興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降劉曜，曜營實在城東豆田壁。又江南謠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案：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甒"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論也。及王敦作逆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躡之，蹈籍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此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瓿甊瓦器，又小於甒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62]，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驟，石自破。"及明帝終，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驟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咸康初，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虎。"是歲，虎爲冉閔所殺[63]。又童謠云："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庾亮爲征西將軍，開府假節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64]。"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升平末，俗間又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否?"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之，而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65]："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先是升平五年[66]，而穆帝晏駕。"不滿斗"，謂不至十年也。"無聊生"，謂哀帝尋晏駕也。後桓溫入朝，廢海西公。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絲韁。汝非皇太子，郍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太和末，童謠曰："犂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67]，遂如謠言。又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曰："黄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棲。"尋以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族，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棲"也。王恭爲平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粗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焉。又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黄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城下指縛得。"又云："黄頭小人欲作亂[68]，賴得金刀作藩扞[69]。"黄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

桓石民爲西中郎將、荆州刺史，鎮上流[70]。百姓忽歌"黄曇子"。其曲曰："黄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爲荆州。黄曇子乃是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71]。

庾楷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72]。"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爲振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鎮江陵。時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73]。"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荆州。

桓玄初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鎮荆州。及將僭亂，有童謠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又玄時，民謠語云："征鍾落地桓迸征[74]。"征鍾，至穢之服。桓，四體之下。稱玄自下居上，猶征鍾之服。歌謠下體之詠民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驗明矣。

司馬元顯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以總朝政，時民謠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爲兵所傷，木亘當北渡，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既以尅，亹亹金城中。"此詩云襄陽道人竺曇林[75]，所作多行於世。孟顗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字也。桓氏當悉走入關洛，故云浩浩鄉也。金刀，劉也。唱義諸公，皆多姓劉。亹亹，美盛貌也。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憹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十日掃定京都，誅之。宫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人皆有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76]。

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77]。"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内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盧龍據廣州，人爲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内逼京輦，應"天半"之言。又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蘆健健"，次曰"鬬歎"，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内逼[78]，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尅期欲與官鬬，"鬬歎"之應也。其時復有謠言

曰:"蘆橙橙,逐水流。東風如忽起,郁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盧循小名元龍也)。

前涼張寔爲涼州刺史,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79]。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

張茂爲涼州牧,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80],誘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迹,威行涼域。

張駿將立爲涼王,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

前秦苻洪,洛陽臨渭氐人[81]。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其子曰"洪"。

苻生初生,夢大魚食蒲[82]。又長安謠曰:"東海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

苻堅初滅燕,慕容冲之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83],乃植梧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又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果歲在癸未。堅將南伐,有謠云:"堅不出項。"堅南伐[84],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爲晉師所敗。堅強盛時,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淮間[85]。"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86]。又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升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升卑也,言滅秦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冲所攻,又爲姚萇所殺,身死國滅。(慕容氏,鮮卑種也。)堅爲冲所攻,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余。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子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冲,于城西爲慕容冲所擒[87]。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竟爲姚萇所害。

苻丕鎮鄴,爲慕容垂所攻。垂軍人饑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百姓絕。"缺,垂之本名也,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

後涼呂光初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于西河樂都。

後燕慕容熙將滅，先有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燃，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燃，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高雲，父名拔，小字禿頭。拔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謡言焉。

南燕慕容德將自立，先有謡言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88]。"及慕容詳僭號中山，爲後魏所沒，德自鄴徙滑臺。（八井三刀謂并州，魏所都也。）

宋文帝元嘉中，謡言錢塘當出天子[89]，乃於錢塘置武軍以防之。其後，孝武帝即大位於新亭寺之禪堂。禪之與錢音相近也。

後廢帝元徽中，童謡曰："襄陽白銅蹄，郎殺荆州兒。"後沈攸之反，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元琰等。

南齊尚書令王儉造《白紵歌》。周處《風土記》云：吴黄龍中，童謡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舶。舶，白也。今歌和聲猶云"行白紵"焉。

武帝永明初，百姓歌"白馬向城蹄，欲得城邊草。後向間云陶郎來[90]。"白者金色，馬者兵事。三年，妖賊唐寓之起，言唐來勞也。又虜中童謡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尋而京師人家忽生火，赤於常火，熱小，微貴賤，爭取以治病。法以此火炎桃板七炷，七日當差。敕禁之，不能斷。京師有病癭者，以炙數日而差。鄰人笑曰："病偶自差，豈火能爲？"此人便覺頤間癢，明日癭還如故。後梁以火德興。

文惠太子在東宫，作兩頭讖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山隳。"自此，長王、宰相相繼薨徂，二宫晏駕。文惠太子作七言詩[91]，後句輒云："愁和諦。"後和帝果禪位於梁[92]。齊宋以來，民間語云："擾攘建武上。"明帝初，誅害蕃戚，京師危駭。（建武，明帝年號。）

東昏永光元年，童謡曰："洋洋千里流，翏翏東城頭。烏馬烏皮褲，三更相告訴。腳跛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祐也[93]。"東城"，遥光也。遥光夜舉事，垣歷生著烏皮褲褶，往奔之，跛腳亦遥光。"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永元中，童謡云："野豬雖嗃嗃，馬子空閭渠，不知龍與虎[94]，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集傳舍頭，令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陽樓。"識者解云：陳顯達屬豬，崔慧景屬馬，非也。東昏侯屬豬，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穎胄屬虎，崔慧景攻臺城，頓廣莫門，死時年六十三。"烏集傳舍"，即所謂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三八二十四，起建元元年至中興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景陽樓"，亦高臺傾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得休息。

齊宋際，民間語云"和起"，言以和顔而爲變起也，後和帝云。

梁武帝大通初，陳慶之爲飈勇將軍，送後魏北海王元顥即魏帝位于洛陽宫[95]，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童謡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又普通中，童謡云："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每戰將勝，

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奔衄必低頭不前。侯景未敗前,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諮議叅軍李季長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即用市南水焉。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96],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黄塵起。黄塵污人衣,皀莢相料理。"及王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辯大乘巴馬以擊侯景[97]。"馬上郎[98],王子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皀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羖羊角爲皀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蓋有數云。

陳高祖未即位時,與齊戰,勝。先是,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晋宋以後,經絓在魏境,江淮已北[99],南人皆謂爲虜,是時以賞俘貿酒者,一人乃得一醉。陳初,有童謠曰:"黄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虎所敗。擒虎本名豹,黄斑之謂也。破健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至是方悟。

後主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晋王伐陳之始,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自新林以導北軍之應。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功未畢,而爲隋師所虜。

後魏後廢帝時,張歡等掩襲爾朱世隆及爾朱彦伯,彦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高歡。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眞珠。"又曰:"頭去頂,腳去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東魏孝靜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100]。"高者齊姓也。燈,文襄名。五年,神武薨,摧折之應[101]。七年,文襄遇盜所害,燈滅之徵也。

北齊神武討爾朱兆,破之。先是,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拔謂拓拔,言俱將衰敗之兆。神武始移都于鄴,時有童謠云:"可憐靑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102]。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子。"魏孝靜帝,淸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宫室未備,即逢禪代,窠未成之效也。文宣以后,爲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時婁后尚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婦子,斥后也。

竇泰爲侍中、京畿大都督,神武西討,泰從行,爲周文帝所襲,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慧化尼謠云:"竇行臺,去不迴。"

河間王孝琬,文宣世,驕矜自負,又怨執政,因爲和士開祖班所譖,云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說者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孝琬將見金鷄而大赦。帝頗惑,遂殺之。

廢帝(即文宣子濟南王也)未被害前,童謠云:"中興寺內白凫公,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城中[103],即舊中興寺也。凫翁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將被擊也。

孝昭帝之殺楊愔等，廢幼主而自立。先是，童謡曰："白羊頭毛秃，羖䍽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常作尼，故曰阿麼姑。愔子獻、天、和，皆尚帝姑。

武成帝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病。徐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内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謡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104]，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105]，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傍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殂。先是，又有童謡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婁太后喪，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又武成時，謡言"盧六十，稚十四，揵子拍頭三十二。"陽子術語人曰："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年果三十二。

後主武平元年，童謡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反爲士開所譖死。

二年，童謡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卻"。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琅邪王儼執士開，送於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謡曰："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糕正好，十月洗蕩飯瓮，十一月出卻趙老。"七月，和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彦深出爲西兖州刺史。一云綦連猛、趙彦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奏言，猛與彦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爲定州刺史、彦深爲西兖州刺史，即日就途。先是，謡曰："七月刈禾太早[106]，九月噉糕未好[107]。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

武平末，童謡曰："黄花勢欲落，清樽但滿酌。"後主穆后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小字黄花。母子淫嬖，干預朝政，時人患之。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但滿酌"。尋逢齊亡，欲落之應。鄴中又有童謡曰："金作掃箒玉作把，净殿屋，迎西家。"未幾，周師入鄴。

後周初，有童謡曰："白楊樹頭金鷄鳴，秖有阿舅無外甥。"静帝，隋氏之甥。既遜位，諸舅强盛。

隋高祖仁壽四年七月，煬帝即位，并州總管、漢王諒謀反，并州謡言云："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一紙，别授則二紙，諒聞謡喜曰："我幼時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俄而兵敗。

大業中，童謡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

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唐太宗破竇建德,建德中瘡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揚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

高宗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韋也樂"。及神龍中,韋后用事,太常少卿鄭愔作《桑條歌》十篇上之。

龍朔中,俗中飲酒令曰[108]:"子母去離,連臺拗倒。"俗語盃盤爲子母,又名盤爲臺。及中宗廢於房州之應也。又里歌有突厥監,及則天時,遣尚書閻知微送武延秀使突厥,突厥怒,則天廢李氏,乃囚延秀,立知微爲可汗,挾以入寇。乾封之後,天后盛勸行中嶽之禮,頻下詔,皆屬年饑,及蕃夷寇邊而輟。於是,嵩山之下,營奉天宮,以爲有事之漸。時有童謠曰:"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所畏不得登。"及是禮物畢備,竟以疾還。

武后如意初,里歌"黃麞草中藏,彎弓射爾傷。"後契丹李萬榮叛,陷營州。則天令總管曹仁師、王孝傑等,將兵百萬討之,大敗於黃麞[109]。契丹乘勝,至於趙郡。垂拱巳後,東都有《挈苾》兒歌,皆淫艷之詞,後張易之兄弟有內嬖,易之小字挈苾。

憲宗元和十年六月辛丑,盗殺宰相武元衡。先是,長安童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識者謂打麥者,蓋言打麥時也。"麥打"蓋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

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巢賊陷長安,議者以舊有謠云:"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

黃巢敗亡,走入泰山,爲其甥林言所殺。言送于時溥,溥函首送闕中。中和初,有謠云:"黃巢須走泰山東,死在翁家翁"。時巢死之處,民家乃姓翁也。

後唐末帝始離岐下,凡降附及本城將校,皆冀不次之賞。及從至京師,累月延望,署置不及。始望相與爲謠言:"去卻生菩薩,扶起一條鐵。"

閩王王審知,光州人,兄潮,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審知爲副。乾寧中,潮卒,審知遂繼兄位。先是,閩中有童謠云:"潮水來,巖頭沒;潮水去,矢口出。""矢口"知字也,果陳巖死,王潮代之;潮死,審知繼位。

校勘記

[1]"偃"字原作"娿",據宋本改。

[2]"之"字,宋本作"也"。

[3]冬十一月,宋本作"冬十二月"。

[4]"獻"字原脱,據宋本補。

[5]"誰"字原作"惟",據宋本改。

[6]"心"字原作"必",據宋本改。
[7]"土"字原作"上",據宋本改。
[8]"心"字原脱,據宋本補。
[9]"圉"字原作"圄",據宋本改。
[10]"欣"字原作"於",據宋本改。
[11]"以"字,宋本無。
[12]"光耿"原作"耿光",據宋本改。
[13]此句宋本作"明曜以明"。
[14]"共"字,宋本作"恭"。
[15]"鸐"字,宋本作"鸖"。
[16]"孱"字原作"欲",據宋本改。
[17]"縣"字原脱,據宋本補。
[18]"篡"字原作"纂",據宋本改。
[19]"故"字原作"古",據宋本改。
[20]"滅"字原作"威",據宋本改。
[21]"手"字原作"乎",據宋本改。
[22]"白"字原作"日",據《後漢書·五行志》改。
[23]"雅"字原作"稚",據宋本及《後漢書·五行志》改。
[24]"敦詩悦禮",原作"敦禮閲書",宋本作"敦禮閲禮",今據《後漢書·五行志》改。
[25]"樂"字原脱,據《後漢書·五行志》補。
[26]"丈人"原作"文人",據宋本改。
[27]出師,宋本作"出衆"。
[28]"言"字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五行志》補。
[29]"矣"字原脱,據宋本補。
[30]"積"字原作"横",據宋本改。
[31]"譊"字原作"説",據《後漢書·五行志》改。
[32]"樂"字原作"沙",據宋本改。
[33]司徒,宋本作"司隸"。
[34]"史"字原脱,據宋本補。
[35]"閣"字原作"閤",據宋本改。
[36]"俟"字原作"事","驗"字原作"儉",均據宋本改。
[37]"郤"字,宋本作"郃"。
[38]"必"字,宋本作"心"。
[39]"於"字原脱,據宋本補。
[40]"獻帝"二字原脱,據《後漢書·五行志》補。
[41]"烏臘烏臘",原作"烏臘烏",據《後漢書·五行志》補。

[42]"滔"字原作"逾",據《後漢書·五行志》改;"民"字前原衍一"門"字,據宋本删。

[43]"横"字原作"舞",據宋本改。

[44]"一卜",《後漢書·五行志》僅作"卜"字。

[45]"從下發端者也"六字原脱,據《後漢書·五行志》補。

[46]"急召之,……終如童謠之言",《後漢書·五行志》爲:"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又,追風車,宋本作"追鋒車"。

[47]"有"字原脱,據宋本補。

[48]"令孤獨愚",《後漢書·五行志》及宋本作"令孤愚"。

[49]反言,宋本作"反語"。

[50]"世"之原作"也",據宋本改。

[51]"於"字原脱,據宋本補。

[52]"銜"字原作"御",據宋本改。

[53]"朧"字原作"隴",據宋本及《晉書·五行志中》改。

[54]"也"字原脱,據《晉書·五行志中》補。

[55]"也"字原脱,據《晉書·五行志中》補。

[56]"著"字原作"着",據宋本改。

[57]"藩"字原作"籓",據宋本改。

[58]"留"字原作"王",據宋本及《晉書·五行志中》改。

[59]"乃"字原作"方",據宋本改。

[60]"尺"字原作"丈",據宋本改。

[61]"有"字原脱,據宋本補。

[62]"惻惻",原作"側側",據宋本及《晉書·五行志中》改。

[63]"冉閔"原作"石閔",據宋本改。

[64]"旒"字原作"旌",據宋本改。

[65]"人"字原作"而",據宋本改。

[66]"先"字原作"至",據宋本改。

[67]"其門"原作"田",據宋本及《晉書·五行志中》改。

[68]"小人"原作"小兒人",據宋本改。

[69]"扞"字原作"翰",據宋本改。

[70]"上"字原作"水",據宋本改。

[71]"大"字原脱,據《晉書·五行志中》補。

[72]"南"字前原衍"上"字,據宋本删。

[73]"殷當敗,桓當復",原作"殷當復",據《晉書·五行志中》改。

[74]"进"字原作"并",據宋本改。

[75]"詩"字前原有"時"字,據宋本删;"襄"字原脱,據宋本補。

[76]"誅如其期"原作"誅於其湖",據宋本改。

[77]“止”字原作“正”,據宋本及《晉書·五行志中》改。

[78]“内”字原脱,據宋本補。

[79]“雍秦”原作“秦雍”,據宋本改。

[80]“信”字原作“佞”,據宋本改。

[81]洛陽,宋本作“略陽”;“氐人”原作“氏人”,據宋本改。

[82]“食”字前原衍一“石”字,據宋本删。

[83]“非”字原脱,據宋本補。

[84]“堅”字原作“聖”,據宋本改。

[85]此句宋本作“當在江湖邊”。

[86]“水”字原作“冰”,據宋本改。

[87]“于”字,宋本無。

[88]德人,宋本作“惡人”。

[89]錢塘,宋本作“錢唐”。

[90]“向”字原脱,據宋本補。

[91]“詩”字原脱,據宋本補。

[92]“梁”,宋本作“齊”。

[93]“祐”字,宋本作“祏”。

[94]“與”字原作“興”,據宋本改。

[95]“顯”字原作“穎”,據宋本改。

[96]“巴”字原作“也”,據宋本改。

[97]“巴”字原作“肥”,據宋本改。

[98]“郎”字原作“即”,據宋本改。

[99]“江”字原作“泣”,“已”字原作“邑”,均據宋本改。

[100]“燃”字,宋本作“然”。

[101]“折”字原作“拆”,據宋本改。

[102]“失”字原作“大”,據宋本改。

[103]“城”字原脱,據宋本補。

[104]“冢”字原作“家”,據宋本改。

[105]“忽”字原作“或”,據宋本改。

[106]“太早”原作“大旱”,據宋本改。

[107]“未”字原作“禾”,據宋本改。

[108]“中”字原脱,據宋本補。

[109]“大”字原脱,據宋本補。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五

總録部(一百四十五)

達命 運命 知亡日

達 命

孔子罕言命者,以其幾微奥妙,寡能及之,非可容易而譚也。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非君子人者,不得與於斯矣。中古以還,英偉間出,乃有遭死生之變,而泊然無撓遘艱虞之會,而毅然有守,不溺於私愛[1],不徇於拘忌,蒙謗毁而不自明,嬰禍患而不苟免,咎徵集而不戚[2],凶怪至而自屏,斯皆宅純粹於心府,冥得喪於道樞[3],安時處順,以全其眞,窮理盡性,而達於命者也。

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康,顔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繇彼鈌也。"康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康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顔淵後(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4]),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也)。"康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雖已没,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5])?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康人其如予何(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康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害己)?"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得去。又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史記》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二年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如予何。)孔子疾病,子路請禱(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路失指誄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矣(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孔子嘗喟然歎曰:"莫我知也夫[6]。"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下學

人事，上達天理），知我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惟天知己）？”又，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愬，譖也。伯寮，魯人，孔子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季孫信讒，恚子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7]）。”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嘗食[8]，藜羹不糁。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極也。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此之謂憊矣。）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絶音，蓋君子之所無醜也[9]，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告夫子。孔子愀然推瑟，喟然歎曰：“繇與賜也，小人也。召，吾語之。”路與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今丘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窮之爲（言不窮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栢之茂也（衆木遇霜雪皆落，比士人遭亂世。松栢比君子，歲寒知松栢之後凋）。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晉，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無知之難[10]，奔莒；晉文公遭驪姬之讒，出過曹。越句踐與吴戰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恥，爲霸君焉），陳蔡之阨，於丘其達乎？”孔子列然，返琴絃（復取絃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干，楯也[11]）。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高下喻大，不知孔子聖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道。”

孟子在魯，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12]。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13]。”（克，樂正子名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來。臧倉者沮君，故使君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泥之行止[14]，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漢賈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15]，止於坐隅（鵩似鴞，《異物志》曰：“有鳥似小鷄，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鵩，不能遠飛，行不出城也），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末句曰：“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

朱雲爲槐里令，去官，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

揚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雄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易》曰：龍蛇蟄之，以存神也。大行，安步徐行。）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湛謂投水而死）。”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摭，舍取也），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後爲侍郎。

後漢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篆所作《易林》也），謂爲不吉，止僖曰：

"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凶吉繇己,而繇卜乎?"在縣三年,卒官。

張禹爲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利涉。禹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檝而過。

李膺爲長樂少府,既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辭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16],拷死。

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訓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名爲明法之家)。

晉魏舒爲司徒時,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

舒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17],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不復哭[18]。

顔含爲左光禄大夫卒。嘗遇郭璞欲爲之筮,含曰:"年任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劉惔爲丹陽尹,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

郭文曠達不仕,元帝永昌中大疫[19],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

後秦梁國兒於平梁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床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20],姚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

宋王彧字景文,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明帝疾篤,以景文外戚強盛,歲晚不爲純臣,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正與客棋,扣函看[21],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棋思,行爭劫,竟斂于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22],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墨啓答敕[23],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劉勔爲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後廢帝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24],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25],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得免?"

南齊沈麟士有高節,累徵不起,嘗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僞,乃自作終制,年八十五卒。

梁呂僧珍爲散騎常侍，既病，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黄，當時必謂不濟，主人見[26]，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黄，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領軍府舍人[27]，時年五十八。

夏侯詳爲湘州刺史，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陳蕭允，梁末爲太子洗馬，臺城陷，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横，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28]，蕭允獨不行[29]。人問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分[30]，豈可逃而獲免乎？但患難之士，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31]？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静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

後魏胡國珍，靈太后之兄也，爲中書監、儀同三司，以宣武景明三年薨。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之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

楊椿爲太保侍中，元顥入洛，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爲顥所擒。又椿弟順爲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遁並從駕河北，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攜家避禍。椿曰："吾内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爾。"

高樹生，假平陽王鎮遠將軍都將[32]，樹生居宅，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伍驚恐，僉謂怪變，宅不可居。樹生曰："何知非善？"安之自若。未幾，爲北州大都督[33]。

眭夸高尚不仕，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會者如市。

北齊慕容紹宗爲開府，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潁州，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之，堰洧水以灌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常有蒜髮，昨來蒜髮[34]，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年算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三。九軍將士莫不悲惋。

盧叔武爲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

權會爲中散大夫，有一子，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不幸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

隋楊素爲尚書令，寢疾，素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與活耶？"

郎茂字蔚之，煬帝親征遼東，以茂爲晉陽宫留守[35]，其年常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藴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

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

唐傅奕爲太史令。貞觀十三年[36]，遇患，未嘗請醫服藥。雖究陰陽術數之書，不之信。嘗醉酒而卧，蹶然而興曰："吾其死矣。"因命筆自作墓誌曰："傅奕者，青山白雲人也。因醉死，嗚呼哀哉。"其所爲多類此。

李勣爲司空，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藥，即取服之。家中迎召醫巫，皆不許入。子弟固以藥進，勣曰："我山東一田夫爾，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及三台，年將八十，豈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寧浪就醫人求活？"竟拒而不進。

賈敦實，永淳初爲懷州刺史，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而治老也。"不肯服藥，以則天垂拱四年卒，時年九十餘。

魏玄同爲納言，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見，當自陳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有何殊也。豈能爲告事人乎？"乃就刑。

穆寧，德宗時以秘書監致仕。寧通達時命，未嘗服藥。

吳湊章，敬皇后弟。貞元中，爲京兆尹。及疾病，便不迎召巫醫。親故或勸之，對曰："吾以孱愚，濫承外戚之寵，起家便授三品官，向四十年，更欲何求？宜委天任運而已。"唯御醫送藥至，即服，君子以其知命也。卒時年七十一。

李吉甫爲饒州刺史。先是，州城以頻喪四牧，廢而不居，物怪變異，郡人信驗。吉甫至，發城門管籥，翦荆榛而居之，後人乃安。

令狐楚爲山南西道節度，未終之前三日，猶賦詩自若。雖有疾，諸子進藥，未嘗入口。曰："吾之修短，吾知之矣。"

李聽爲邠寧節度。邠州大廳，相傳不可葺修，以至隳壞。聽到鎮，輒新之，卒無他。

後唐趙鳳以末帝清泰初，自邢州節度召還，授太子太保，既而病足，不能朝謁。疾篤，自爲蓍筮，卦成，投蓍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而復窮賤。吾年五十爲將相，豈有遐壽哉？"數日而卒。

李敬義，德裕之孫，幼隨父貶連州，後遇赦得還洛陽，居平泉別墅。自言未冠時，爲浙東從事，遇術人卓道士謂之曰："子自此四十三年，方大遇。"由是無心仕進，後至河東留守判官、工部尚書。

晉崔棁，父涿爲刑部郎中，有疾，謂親黨曰："死生有命，無以醫爲也。"棁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於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終不從。

王建立鎮潞州，逾月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神氣不撓，召賓介竹岳草遺章，陳諫諷之意。

鄭雲叟隱居嵩山，一旦卧病，俾弟子召友人羅隱之與李道殷曰："吾將訣矣。"弟子

曰："先生嘗無疾，何若此也。"雲叟曰："屈伸形兆，四時之常道也。風蒸燥濕，四時之常德也。陰陽流轉，四時之常氣也。井誉經合，四時之常主也。木之爲疾也瘁[37]，火之爲疾也溫瘧，土之爲疾也痁疥，金之爲疾也滑，水之爲疾也急。大化無私弱者，罹之居身，無身之事，庶幾乎免矣。非神仙而處也，得斯而由，謂之考終，命箕子以爲福，復何恨也？"言終而卒，年七十四。

運　命

老子曰："命不可變。"仲尼曰："其如命何？"故聖人之罕言，君子所以安之者也。若夫窮達之數，修短之運，豈有眞宰持之者焉？至乃德叶人望，才堪世用，將遭奇遇而不克享，功宜定策，忠存官次，宜膺顯報而不能，及形朝廷之歎息，增後來之慨慕，斯固命與時戾[38]，事與願乖，非可以究其所由者已。

漢李廣與從弟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在下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韓安國爲御史大夫，五年，丞相田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蹇也）。帝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

壺遂，其人深中篤行君子，官至詹事。武帝方欲倚以爲相，會其病卒。

王駿爲御史大夫，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爲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爲丞相。衆人爲駿恨不得封侯。

韋安世累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

霍去病子嬗字子侯，武帝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後漢張堪爲漁陽太守，光武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39]："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帝聞，良久歎息，方徵堪，會病卒。

張充，司徒酺從祖父也，少嘗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求充，充已死。

牟紆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章帝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於道物故。

崔駰字亭伯，安平人，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嘗作《四巡頌》以稱美漢德，辭甚典美。章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40]，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因此候憲，憲屣履迎門，大笑，謂駰曰：

"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厭世。

鄭安世爲未央廄令,安帝延光中,廢太子爲濟陰王(即順帝也)。安世與太常桓馬、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諍。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以子亮爲郎。

虞詡爲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

應奉爲司隸校尉,黨事起,以疾自退,諸公多薦舉,會病卒。

魏張承以丞相祭軍祭酒,領趙郡太守。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

賈洪以儒術知名,爲白馬王相(楚王彪初封白馬王)。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爲之恨,仕不至二千石。

楊阜爲武都太守,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厭世。

吳丁賢字孝連,守始平長。爲人精微潔凈,門無雜賓,大帝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

顧徽爲輔義都尉使,曹公還奏稱旨,拜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病卒[41]。

太史慈字子義,漢末以孫策有江東,乃奔豫章。後神亭戰敗,爲策所得,即署門下督。及大帝嗣立,遂委南方之事。及卒,年四十一。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晉盧浮字子雲,欽子也。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爲國子博士,遷祭酒秘書監,皆不就。(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自美於華。")

庾袞字叔褒,潁川太守[42],辟爲功曹,不就。聞惠帝遷長安,乃與鄉人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蘂,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獲,命子怞(音籌)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瞀,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絶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

丁紹爲冀州刺史,自以爲才足爲物雄,當官蒞政,每事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荀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懷帝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

陸納爲尚書令,恪勤貞固,終始不渝。尋除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爲贈。

習鑿齒,襄陽人,爲榮陽太守,以腳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輿而致焉[43]。與語,大悦之。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陽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

不果。

桓豁字朗子，彝之子也。孝武太元初爲征西大將軍，鎮襄陽。豁時譽雖不及弟冲，而甚有器度，但遇強寇，故功業不就焉。

宋羊玄保爲吳郡太守，不營財利，家世儉薄[44]，太祖嘗曰："人仕宦[45]，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何長瑜爲臨川王義慶記室叅軍，斥爲廣州曾城令。義慶薨，盧陵王紹鎮潯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叅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暴風溺死。

梁諸葛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慍之色[46]，旦夕孜孜，講誦不輟。高祖勑問太守王份，份即具以實對。未及徵用，卒於家。

北齊王懷初仕魏，爲第一領民酋長。神武義旗建，爲大都督，從討爾朱兆等，累戰有功，尋遇疾卒。懷以武藝勳誠，爲神武所知。志力未伸，論者惜其不遂。孝昭皇建初，配饗武廟庭。

高整信，宣城公叡之子也，歷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腳，卒不能行起。終於長安。

隋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瀛州刺史李繪置禮曹從事，周武帝時，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炫遍直三省，竟不得官。至煬帝時，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於時盜賊蜂起，穀食踴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鬱鬱不得志。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中，乃出炫與之。炫官爲賊所將，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之[47]。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

侯白爲儒林郎，通脫不持威儀，好爲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終而死。時人傷其薄命。

薛濬開皇初爲考功侍郎。初爲童子時，與宗中諸兒游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爲不祥，歸而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爾。"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旣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是驗矣。

周法尚爲會寧太守，煬帝遼東之役，以舟師頻戰有功，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

唐劉允濟爲青州刺史，中宗景龍四年，徵爲修文館學士，錄才行，至道病卒[48]，深爲時人惜之。

崔敬嗣好樗蒲飲酒，則天初，爲房州刺史。中宗爲廬江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敬嗣獨申禮敬，又供給豐贍。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知誤，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官。

第五琦自宰相左遷後，歷饒、湖二州，入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守。代宗以其材將復任用。召還京師，信宿而卒。

姚况爲涇原判官，知州事。建中四年，德宗幸奉天，况發甲仗器械，車百餘輛，送至行在。及京師，平拜太子中舍人。况性簡退，未嘗言其功。旱蝗之歲，俸寡不自給，竟以餒終。

崔邠，貞元中爲吏部侍郎，溫裕沉密，尤敦清儉。帝亦器重之。裴垍將引爲相，邠病耳，難於承答，事竟寢。

陸贄爲相，爲裴延齡所構，貶忠州别駕。順宗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武元衡爲相，憲宗元和十年六月，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領楊益，及吉甫既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卒[49]；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然。

衛次公，元和中爲尚書左丞，恩顧頗厚。帝方用爲相，已命翰林學士王涯草詔。時淮夷宿兵歲久，次公累疏請罷，會有捷書至命相，詔方出，帝遂令追之，遂出鎮淮南。明年受代歸朝，道疾卒。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丁母憂，免喪，除兵部侍郎。穆宗將用爲相，復丁所生母憂，病卒。

溫造自興元節度使詔還，拜御史大夫。文宗素欲大用，俄而嬰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

郭承嘏爲刑部侍郎時，朔望對刑法官。文宗每從容顧問，恩禮甚厚，未及大用而卒。

後唐盧汝弼，簡求之子，唐昭宗遷洛，衣冠道喪，遂渡河，絲上黨歸。汝弼富文才，美禮翰，人士傾慕。太祖以爲節度副使，入制奏署，多成其手。洎帝平定趙魏[50]，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顒俟中興，帝亦以宰輔期之。建國前，卒於晉。

晉梁文矩初仕後唐，明宗霸府，每懷公輔之望。時高祖自外鎮入覲，嘗薦於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甚有勤勞，未升相輔[51]，外論慊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過也。"尋有旨降命，會丁外憂而止[52]。

張希崇仕後唐，爲靈武節度使。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覲，末帝詔許之。至闕未久，朝廷以安邊有聞，議內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其必

爲所取，乃復除靈武。希崇歎曰："我應合老於邊城，賦分無所逃也[53]。"因鬱鬱不得志，久而成疾，卒於任。時年五十二。

孔英舉進士，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素知其爲人，深惡之。及崔棁知貢舉[54]，將鎖院，禮辭於維翰。維翰性語簡止，謂棁曰："孔英來也。"蓋慮棁誤放英及第，故言其姓名以梶之也[55]。棁性純直，不復稟覆，因默記之。時英又自稱是宣尼之後，每凌鑠於文場，棁不得已，遂放英登第。榜出，人皆諠誚，維翰聞之，舉手自抑其口者數四，蓋悔言也。

周李建崇在漢朝，爲右衛大將軍，年七十，神氣不衰，猶能飲饌。建崇始自代北事唐太祖，至是僅四十餘年，前後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位不及藩屏，而溫飽少疾，以至高年爲上將軍。

知亡日

先儒有言曰："死生有命。"《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蓋原始要終，必歸於冥數；窮神知變，則由乎先覺。中古而下，方策攸紀，乃有自天生德，間世挺秀，人倫仰其師表，縉紳服其名譽。見於未兆，言必有信。或形於夢寐之際，或見於變怪之始，或剋期於星曆，或取信於易象，或相其形而知其分[56]，或摛乎辭而忘其終。以至罹兵革之禍，安然而不懼，成蟬蛻之說，邈爾而莫究者，亦往往而有焉。

里析爲鄭大夫，鄭之未災也[57]，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死災）。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托以知不足）。"及火（魯昭公十八年五月），里析死矣。

孔子蚤作（作，起也），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欲人怪己[58]），歌曰："泰山其頹乎（泰山，衆山所仰）？梁木其壞乎（梁木，衆木所放）？哲人其萎乎（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蚤坐，亟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意，殆，幾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与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占己夢）。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爲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

後漢任文公,巴郡閬中人。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59](武擔山在益州,其石今名爲石笋)。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

折像,廣漢洛人,能通《京氏易》,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計子勳,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郭鳳,勃海人,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子市棺殮具。至其日而終。

謝夷吾,會稽山陰人,學風角占候,爲冀州刺史,左轉下邳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

矯愼,扶風茂陵人,少好黄老,隱遁山谷,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

鄭玄字康成,徵大司農,不起。嘗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語玄曰[60]:辰爲龍,巳爲蛇,歲在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公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

魏管輅字公明,官至少府丞,明《周易》。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及卒,果年四十八。

蜀譙周嘗語陳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61],恐不出後歲。必使長逝,不復相見矣。"泰始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

吳陸績字公紀,爲鬱林太守,豫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

吳範以術數事大帝,大帝甚禮之,爲騎都尉領太史令。範先知其死日,謂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帝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

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閑居無爲,引算自較,乃歎曰[62]:"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之。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矣,尚未也。後如期死。孫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晉淳于智,濟北盧人,能易筮,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應此乎?"武帝太康末,爲司馬督,坐楊駿誅。

郭璞字景純,爲王敦大將軍記室,每言"殺我者山宗。"後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將

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因疑璞之勸。溫嶠、庾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

郭文字文舉，曠達不仕，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病甚，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

卜珝字子玉，少好讀《易》，謂郭璞曰："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相，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後爲劉聰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及攻晉陽，爲劉琨所敗。珝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前秦張忠隱于泰山，苻堅徵任尙父，不就。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63]，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死。

南齊盧度有道術，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顧歡，吳郡人，有高尙之志，好黃老，明術數。元嘉三十年，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

邵碩，始康人，爲道士。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荆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腳，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趙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棲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

梁阮孝緒，字士宗，高尙不仕。高祖大同三年正月[64]，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香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

裴子野爲鴻臚卿，以大通二年卒官[65]，年六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66]。是年，自省移病，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果卒。

劉歊字士光，不娶不仕。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歊謂兄子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

後魏裴宣爲益州刺史。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剋亡日，果如其言。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太宗貞觀中卒。臨終，自剋死日，兼爲墓誌。

袁天綱[67]，益州人，尤工相人。貞觀中，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之祿壽，可至何所？"對曰："今年四月死矣。"果如其言。

衛大經篤學善《易》，嘗豫筮死日，先鑿墓，自爲誌文，如筮而終。

周賈緯自給事中，出爲青州行軍司馬。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京師。緯書候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太祖廣順二年春，緯卒訃至，妻亦一慟而卒。果雙柩北歸。聞者歎之。

校勘記

[1]"愛"字原作"受",據宋本改。

[2]不戚,宋本作"無戚"。

[3]"冥"字原作"宴",據宋本改。

[4]"在"字,宋本作"自"。

[5]"謂"字,宋本作"胃";"其"字原脱,據宋本補。

[6]此句宋本作"莫知我夫"。

[7]"尸"字原作"户",據宋本改。

[8]此句宋本作"之七日不嘗食"。

[9]"盖"字,宋本作"益"。

[10]"公"字原脱,據宋本補。

[11]"楯"字原作"揚",據宋本改。

[12]此句宋本無"來"字。

[13]此句宋本無"果"字。

[14]"泥"字,宋本作"柅"。

[15]"鵩"字,宋本作"服"。

[16]"詣詔獄"原作"詔詣獄",據宋本改。

[17]"每"字原作"母",據宋本改。

[18]此句宋本作"於是服終不復哭"。

[19]"帝"字原作"年",據宋本改。又,犬疫,宋本作"大疫"。

[20]"大"字原作"太",據宋本改。

[21]扣函看,宋本作"加函看"。

[22]"憒"字原脱,據宋本補。

[23]"墨啓"原作"默初",據宋本改。

[24]"太白"原作"大白",據宋本改。

[25]"任"字原作"一",據宋本改。

[26]"主人"原作"王人",據宋本改。

[27]此句宋本作"領軍府舍"。

[28]"散"字原脱,據宋本補。

[29]"蕭"字,宋本無。

[30]"分"字原作"主",據宋本改。

[31]"禍"字原作"過",據宋本改。

[32]"將"字原脱,據宋本補。

[33]"都督"原作"督都",據宋本改。

[34]"來"字原作"未",據宋本改。

[35]"宫"字原脱,據宋本補。

[36]"三"字原脱,據宋本補。又,"貞"字,宋本作"真"。

[37]"木"字,宋本作"末"。

[38]"固"字原作"因",據宋本改。

[39]樊顯,宋本無。

[40]"嘗"字,宋本作"帝"。

[41]會病卒,宋本作"會卒"。

[42]"川"字原作"史",據宋本改。

[43]"堅"字原脱,據宋本補。

[44]此句宋本作"家甚儉薄"。

[45]此句宋本作"人仕官"。

[46]"慍"字原作"溫",據宋本改。

[47]"遂"字原脱,據宋本補。

[48]此句宋本作"錄才行也道病卒"。

[49]生日,宋本作"生月"。

[50]"洎"字,宋本作"暨"。

[51]"相輔"原作"相府",據宋本改。

[52]"丁"字原脱,據宋本補。

[53]"賦分"原作"賊分",據宋本改。

[54]"崔棁"原作"崔稅",據宋本改。

[55]"姓名"原作"姓命",據宋本改。

[56]"相"字原作"象",據宋本改。

[57]未災,宋本作"朱災"。

[58]"己"字原作"也",據宋本改。

[59]"蜀"字原脱,據宋本補。

[60]"語"字原作"論",據宋本改。

[61]"揚"字原作"相",據宋本改。

[62]"歎"字,宋本作"欲"。

[63]"華山"原作"南山",據宋本改。

[64]"三年",宋本作"二年"。

[65]"以"字,宋本作"中"。

[66]"庚戌"原作"戊戌",據宋本改。

[67]"綱"字原作"罡",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六

總録部(一百四十六)

復讎

《傳》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也。"周官調人之職,掌和萬民,而敎其辟讎。同國而不相辟者,言之於士,殺之無罪,蓋報仇之所由來舊矣。中古而下,方牘所記,乃有天性之戚,手足之痛。或義篤於諸父,或情厚於交友,獨能奮不顧死,剿絶其命,攄逝者之沉憤,聳人倫之風槩,乃至朝議高其節,理官緩其法。亦有詢外庭之論,遵三章之制,不免於戮者焉。若夫受誅於官者,非怨殺人,而義者勿讎,斯典經之丕訓,百代所不易。蓋以銷忿毒之漸,致清夷之化,納民於軌物者也。其可忽諸?

叔孫昭子,魯大夫也(昭子叔孫婼[1])。父穆子(穆子叔孫豹)寵豎牛,豎牛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置饋于个而退(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虚命徹(寫器令空,亦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叔孫不食卒(三日絶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謂殺穆子立西仲王),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折出,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死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爲功,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子)。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2],見直也,言德行直則四國順之。)

漢灌夫父張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爲將軍,屬太尉。(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爲嬰耳。)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官主千人如侯司馬也)。孟年老,潁陰侯强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3],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報父讎(自奮厲也)。"於是,夫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所善,素與己善者)。及出壁門[4],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5],至戲下(戲,大將之旗也),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走,輒嚮也)。亡其奴[6],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

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

李敢代父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青，衛青也，令其父恨而死也），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

原涉爲谷口令。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讎。谷口豪傑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

後漢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沛獻王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

劉賜字子琴，光武族兄。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抛財產，結客報吏。（《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爲郡縣所侵[7]，蔡陽國釜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8]，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騫[9]，賜兄顯欲報怨，賓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10]。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11]，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皆亡命逃伏，遭赦歸。

周黨，太原人，鄉佐嘗衆中辱黨父，黨久懷之。後至長安游學，讀《春秋》，聞復讎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尅日交刃，黨爲其所傷，困頓。鄉佐服義，與歸養之，數日方蘇。黨後累徵不屈。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讎皆卧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熹後至太傅。

郅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讎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若亡，吾直爲子手刃仇人，不須心懷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作鹿字寫），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自因病去。後至長沙太守。

杜詩爲南陽太守，坐遣客爲弟報讎被殺。

崔瑗兄章爲人所殺，瑗手刃報讎，因亡命。會赦歸家，後至濟北相。

蘇不韋，扶風人。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爲美陽令，與中常侍貝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

陽。時暠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於諸陵間(諸陵謂長安中五陵也),不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廥,芻高藏也。垣,牆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12],出其床下。值暠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阜謂暠父),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13],而見用強吳,憑闔閭之威[14],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會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孑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塵埃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焦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况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暠懷憤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

陽球,漁陽泉州人。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後至衛尉。

賈淑,太原介休人。爲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爲吏所捕,繫獄當死。鄉人郭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

魏孫賓有時名。太祖爲司空,辟賓。會兄爲鄉人所害,賓手刃報讎,乃將家屬避地河東,遂不應命。

何顒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復讎,以頭醊其墓。

魏郎少爲縣吏[15],兄爲鄉人所殺,郎白日操刃,報讎於縣,遂亡命到陳國。

龐會,立義將軍惠之子。惠南屯樊,討關羽,戰敗,爲關羽所殺。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至大辟。暨陽不以爲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尋擒茂[16],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

典韋好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爲讎,韋爲報之。禮故富春長,備怨甚謹,韋乘車載鷄酒,僞叱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取車。

晉索綝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

沈勁字世堅，父充與王敦搆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讎人。後至冠軍長史，戰死。

朱昌，父軌，爲荆州刺史王廙將。廙使軌及趙誘繫杜曾，皆爲曾所殺。及周訪討曾，既執曾，欲生致武昌。昌與趙誘息裔乞曾以復冤，於是斬曾，而昌、裔臠其肉而噉之。

刁彝字太倫，協之子。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後至北中郎將。

譙烈王無忌，閔王承之子。承爲荆州刺史王廙所害，無忌以年小獲免，後爲黄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褎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常景等餞於版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褎、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崔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罪論。

王談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17]。年至十八[18]，乃密布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嘗乘船出，又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光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後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也。）

桓溫父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客，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之。

桓玄，溫之子，與王恭討江州刺史王愉，兵敗，玄至長唐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王恭，故叅軍殷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送京師，至倪塘斬之。及玄執政，腰斬湖浦尉及錢強等。

殷簡之父仲堪，爲桓玄所害。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宋高祖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

謝琨，琰之小子。琰討孫恩兵敗，帳下督張猛於後斫琰焉，遂遇害。後宋高祖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琨。琨刳肝生食之。

朱綽兄憲及斌俱爲西中郎袁眞將佐。桓溫伐壽陽，眞以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之。綽逃歸，溫攻戰常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眞已死，綽輒發棺戮尸。

龔壯，巴西人，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尅之。（李壽見期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強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

時岷山傾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讎,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安略羅尚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尅之[19]。)

宋毛循之(一作脩之)父瑾,晉末爲梁、秦二州刺史,爲譙縱所殺。高祖表循之爲龍驤將軍,配給兵力[20],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西討。循之至宕渠[21]。榮期爲叅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循之退白帝,承祖自下攻之,不拔。循之使叅軍嚴綱等收合兵衆,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討承祖,斬之。時文處茂猶在巴郡[22],循之遣振武將軍張季仁五百兵係處茂等。荆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將軍原導之領千人,受循之節度。循之遣原導之與季仁俱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循之下都上表曰:"臣聞有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月並照,有兼映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讎逆。自提戈四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23]。誠由經路有暨(暨,及也),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鮑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俟廟略。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會屢愆[24]。臣雖效死寇庭,而理兼義絕,是以束骸載馳,訴冤象魏[25]。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履之憤,况忘家殉國,鮮有臣門[26]。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員不虧君義,申胥不忘國艱,俟會摧鋒,思時乃發。今臣庸踰,在昔未搴宵邁之旗[27],是以仰宸極以希照,眷西土以灑淚也。公私抱恥,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即實又非所繼,但以方仗威靈[28],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慮荒越,疾毒交纏,常慮性命,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凶醜,以攄莫大之痛。然後就死之日,即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宫!"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茂、時延祖諸軍伐蜀[29]。軍次黄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循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俱還。

沈林子與沈預有讎,因自歸高祖,從高祖克京城。沈預慮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因五月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

垣閬,文帝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母墓爲東阿寺道人曇洛等所發,閬與弟、殿中將軍閎共殺曇洛等五人,詣官歸罪,見原。

宋越父爲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

錢延慶,吳興長城人。父仲期爲同縣奚慶思所殺[30]。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守郗顒表不加罪。許之。

申孝叔父令孫代薛安都爲徐州刺史。令孫至郡境，降安都從子索肥，爲其所殺。後索肥兵敗，走向洛平縣界，孝叔斬之。

房愛親父元慶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害。愛親率勒鄉部攻文秀。明帝嘉之，起家授龍驤將軍。尋會文秀降，乃止。

南齊沈文秀[31]，宋司空慶之之子。慶之爲景和（臣欽若等曰：景和，宋前廢帝年號）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秀長兄文叔謂文秀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秀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時沈攸之爲景和御史，殺慶之後，攸之反。文秀督吳錢塘軍事，文秀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聞人夐，吳興人，年十七結客報父讎，爲高祖所賞。

朱謙之字處光，父昭之，以學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宅側[32]，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33]。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34]，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讎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斬冤，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即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武帝。時吳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35]。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殺之[36]。有司以聞。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

梁蘭道恭，益州人。父爲刺史劉季連所殺，道恭出亡。季連還都，因出建陽門，道恭殺之。

趙跋扈，新城人。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跋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跋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尅，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栟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

成景儁[37]，范陽人。父安樂仕後魏，爲淮陽太守。武帝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王，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讎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爲屈法。景儁家讎既雪，每思報效，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摧。其智勇，時以比馬仙琕。

張景仁，廣平人，父梁爲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李慶緒，廣漢郪人。父爲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爲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讎，自縛歸州。州將義而釋之。

陳侯瑱，巴西人。父弘遠世爲西蜀酋豪。蜀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衆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讎，每戰必先鋒陷陣，遂斬文萼。由是知名。

後魏元郎父、東阿公順，爾朱之亂，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郎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于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

鄭思明父連山爲光禄大夫。性嚴暴，撾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於河(村義謂村中義俠也)。奴乘馬投水，思明止[38]。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衆人擒執至家，臠而食之[39]。

傅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碻磝。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爲軍主。後與二弟匿於山澤之中[40]。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叅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言[41]："法曹殺人[42]，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文成見而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43]。帝大悦，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人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治中、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44]，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45]。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度。臨齊人覺知，剉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答，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爲惡，敕左右出匣中烏皮褲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46]！着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陽，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遷建康。靈越意常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47]，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48]。

淳于誕，南齊南安太守，興宗之子，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群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州里歎異之。益州刺史劉悛召爲主簿。

吳悉達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讎，避地永安。

孫益德，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讎，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

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荀瓊年十五,復父讎於成都市,以孝聞。

楊孝邕以父爲爾朱天光所害。孝邕走免,匿於蠻中,潛結渠帥,謀應北齊,神武以誅爾朱氏,微服入洛,叅司機會,爲人所告。爾朱世隆[49],收付廷尉,掠殺之。

北齊崔達拏尚安樂公主[50]。文宣帝嘗問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云:“甚相敬重,唯何家懀兒顯祖。”召達拏母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報讎。

後周杜叔毗,襄陽人,初仕梁,爲蕭脩府中直兵叅軍[51]。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川。明年,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詣闕請和。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反[52],而脩中直兵叅軍曹策、叅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脩中記室叅軍,從子映錄事叅軍,映弟晰中直兵叅軍,並有文武材略,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之,懼不同己,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脩尋討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及脩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冤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遂沉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受母言,愈更感勵[53]。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

柳慶爲司會。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衆寶率衆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及諸子姪,皆囚之。讓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爲。雖有私怨,寧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兄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免。

隋來護兒幼孤,養於世母吳氏。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族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懾,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

唐高季輔,渤海蓨人也[54]。兄元道任隋爲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鬬,竟擒殺兄者斬之,持其首以祭。甚爲士友所稱。

獨狐脩德爲宜州刺史。武德中,高祖徙王世充於蜀,脩德以讎人請而殺之。

王君操,萊州即墨人。其父隋末與鄉人李君則鬬競,因被毆殺。君操時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自以世代遷革,不慮國刑。又見君操孤微,謂無復讎之志,遂詣州府自若[55]。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刳腹,取其心肝,咀食立盡。詣刺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戮,問云:“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曲禮》,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亡滅,不展冤情。今大耻既雪,甘從刑憲。”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

特詔原免。

同蹄智壽,雍州同官人。其父高宗永徽初,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候安吉於塗,擊殺之,兄弟相率歸罪於縣,爭爲謀首。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智爽先謀,竟伏誅。臨刑,神色自若,顧謂市人曰:"父讎已報,死亦何恨。"智壽頓絕中衢,血流徧體。又收智爽屍,舐血食之皆盡,見者莫不傷焉。

張琇,蒲州解人。父審素爲巂州都督[56],在邊累載。俄有糾其贓罪,勑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汪在路,爲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脅令汪奏雪審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琇與兄瑝,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汪轉至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瑝、琇候萬頃於都城,挺刃殺之。瑝雖年長,其發謀及手刃,皆琇爲之。既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讎之狀。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構父罪者。行至汜水,爲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庶,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讎,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縱報讎。"玄宗以爲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讎雖禮經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在,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之成復讎之志[57],赦之虧律格之條。然道路諠議,故須告示。"乃下勑曰:"張瑝等兄弟同殺,推問款承。律有正條,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諠譁,矜其爲父復讎,或言本罪冤濫。但國家設法,事存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申爲子之志[58],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讎,相殺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決殺[59]。"瑝、琇既死,士庶咸傷愍之,爲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瑝、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冢數具,時人所傷如此。

劉士幹,宣武節度劉玄佐之養子[60]。有樂士朝者,亦爲玄佐所子,因姓劉氏,素與士幹有隙。德宗貞元中,玄佐薨。或云爲士朝所酖,士幹微知之。及士朝至京師,士幹乃密以奴持刀伏於喪位,紿士朝曰:"有弔客至。"誘入堂哭,因殺之。士幹坐是賜死。

余常安,衢州常山人,父及叔父爲謝全所殺[61],亡去十餘年,會赦乃歸。常安熟聞知之。憲宗元和中,常安年十七,乃報殺之,詣州請罪。州司以其事聞制,依法處死。刺史元錫義之,累上表請下百僚詳議,復詔常安死。時歎其冤。

梁悅,富平人,爲父報讎,斫殺讎人秦杲,自投縣請罪。敕:"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經,特從減死之法,宜決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曰:"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爰有異同,因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

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可也。此百姓之相讎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也。上施下之辭[62]，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63]：'凡有人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指矣。"

康買德父憲爲羽林官騎。京兆府雲陽縣力人張涗欠憲錢米，憲徵之。涗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德年十四，將救其父，以涗角觝力人，不敢搗解，遂持木鍤擊涗。涗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刑部員外郎孫革奏準律："父爲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鬬三等致死者，依常律。即買德救父，雖是性孝，非暴擊張涗，是心切非凶。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訓，諸罰有權。今買德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臣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分善惡，先具事由陳奏，伏冀賜下中書門下商量。"勑旨："康買德尚在童年，得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後唐高弘超，洛州平恩人[64]。父暉爲鄉人王感所殺，弘超挾刃以報之，遂攜其首自陳。大理寺以故殺傷論。刑部員外郎李殷夢覆曰："伏以挾刃殺人，按律處死。投獄自首，降罪垂文。高弘超既遂復讎，固不逃法，戴天罔愧，視死如歸。歷代已來，事多貸命。長慶三年，有康買德父憲爲力人張涗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德年十四，以木鍤擊涗。後三日致死，勑旨宜減死處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殺父之讎，投縣請罪，勑旨特從減死。方今時時有此孝子，其高弘超若使須歸極法，實慮未契鴻慈奉勑。忠孝之道，乃治國之大柄。典刑之要，在詳意之深。文差若毫釐，繫之理道。昔紀信替主赴難，何青史之永刊。今高弘超爲父報冤，即丹書之不傠，人倫至孝，法網宜矜。減死罪一等處分[65]。"

晉韓顒，鄴人。少帝開運中，爲父報讎，殺經赦賊平興。刑部員外郎古昭裔斷曰："伏以韓顒稱爲父報讎，準律，謀殺人者死。情雖可軫，法且不容。請依大理寺斷遣。"從之。

漢高勳仕晉,爲閤門使。初,勳與張彦澤不協,彦澤害其家屬。及虜入汴,勳訴耶律氏,尋誅彦澤,雪其家耻。

周張永德父穎爲安州防禦使,性卞急峻刻,部曲曹澄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執穎而殺之,遂奔于金陵。及世宗征淮南,以永德之故,遣江南李景執澄等送行在,既至,世宗以澄等賜永德[66],俾甘心而戮之。

校勘記

[1]"婼"字原脱,據宋本補。

[2]"大雅"原作"文雅",據宋本改。

[3]"堅"字原作"竪",據宋本改。

[4]"壁"字原作"璧",據宋本改。

[5]"十"字原作"千",據《漢書·灌夫傳》改。

[6]"亡"字原脱,據宋本補。

[7]"郡"字原作"邵",據《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劉賜傳》注引《續漢書》改。

[8]"子張"二字原脱,據《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劉賜傳》注引《續漢書》補。

[9]"騫"字原作"寒",據《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劉賜傳》注引《續漢書》改。

[10]"州"字原作"别",據《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劉賜傳》注引《續漢書》改。

[11]"顯"字原作"小",據《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劉賜傳》注引《續漢書》改。

[12]"得"字原作"則",據宋本改。

[13]"雖"字原作"須",據宋本改。

[14]"憑"字原作"馮",據宋本改。

[15]魏郎,宋本作"魏朗"。

[16]"追"字原脱,據宋本補。

[17]"夜"字原作"不",據宋本改。

[18]年至十八,宋本作"至年十八"。

[19]"成都"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20]"給"字原脱,據宋本補。

[21]"宕"字原作"巖",據宋本改。

[22]"處"字原作"彪",據宋本改。

[23]"竪"字,宋本作"堅"。

[24]"會"字原作"禽",據宋本改。

[25]"象魏"字原作"魏象",據宋本改。

[26]"鮮"字原作"勘",據宋本改。

[27]"摹"字,宋本改作"蒙"。

[28]方仗,宋本作"方杖"。

[29]"祖"字原作"禮",據宋本改。

[30]"思"字原作"恩",據宋本改。

[31]"沈文秀",宋本作"沈文季"。

[32]田宅側,宋本作"田側"。

[33]"姊"字原作"娣",據宋本改。

[34]"持"字原作"特",據《南齊書·孝義傳》改。

[35]"之"字原脱,據《南齊書·孝義傳》補。

[36]殺之,宋本作"殺惲"。

[37]"儁"字原作"雋",據宋本改。

[38]"止"字原脱,據宋本補。

[39]"食之",宋本作"殺之"。

[40]之中,宋本作"之間"。

[41]崔氏,宋本作"崔訣"。

[42]"法"字前原衍一"慶"字,據宋本删。

[43]"平"字原作"正",據宋本及《魏書·傅融傳》改。

[44]"樂"字原脱,據宋本補。

[45]"投"字原脱,據《魏書·傅融傳》補。

[46]垣公,宋本作"垣公垣公"。

[47]"鷄肉葵菜食"原作"鷄肉菜求食",據宋本删補。

[48]"飯"字原脱,據宋本補。

[49]"世隆"原作"世降",據宋本改。

[50]"崔達拏"原作"崔達挐",據宋本改。

[51]"中"字原作"史",據《周書·孝義傳》改。

[52]"反"字原作"及",據宋本改。

[53]"勵"字原作"厲",據《周書·孝義傳》改。

[54]"禱"字原脱,據宋本補。

[55]自若,宋本作"自占"。

[56]"禰"字原作"雋",據宋本改。

[57]"之"字原作"人",據宋本及《舊唐書·孝友傳》改。

[58]"申"字原作"中",據《舊唐書·孝友傳》改。

[59]"府"字原作"尹",據宋本改。

[60]"佐"字原作"簪",據宋本改。

[61]"謝"字原作"方",據《舊唐書·孝友傳》改。

[62]"施"字原作"於",據《舊唐書·孝友傳》改。

[63]"宜"字原作"且",據《舊唐書·孝友傳》改。

[64]"恩"字原作"息",據宋本改。

[65]"處分"二字,宋本無。

[66]"送行在既至世宗以"數字原脱,據宋本補。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七

總錄部(一百四十七)

改過 悔過

改　過

《傳》曰:"弗知實難。"夫子有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爲過矣。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知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顔淵亞聖,乃稱"不貳"。蘧瑗大賢,猶曰"知非"。然要在乎明於自知,闇於自是,君子所以敦五常,謹百行,遵大易考祥之旨,守曲禮踐言之敎,加之以聽忠,告之言愼克終之道,然後能保乎令名,而於過失鮮矣。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封信陵君。安釐王二十年,秦圍邯鄲,公子救邯鄲存趙。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晋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又無忌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1],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冠以雄雞,佩猳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2],因門人請爲弟子。

漢于永,定國之子也。少嗜酒,多過失,年至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爲侍中,嗣西平侯,至御史大夫。

朱雲字子游,魯人,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讎;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反受《易》。

後漢鄭均,東平任城人也。其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脱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臟,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後公車徵不就,賜尚書禄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賈淑字子厚,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宋果性輕悍,喜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郭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自改節自勵[3]。後以烈氣聞。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聞之[4],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顔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晋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顔回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絶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原後忽更懷憤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徐庶,潁川人,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廛,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脱。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疏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静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

吴甘寧,巴郡臨江人。少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5],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6],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歸吴爲西陵太守、折衝將。

晋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父魴,吴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已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吴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

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也,漢太尉嵩之曾孫。出繼叔父,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養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7],曾氏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自號"玄晏先生"。

裴憲字景思,楷之子。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謹,修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儁朗士也,見而奇之。後爲豫州刺史,終陷於石勒焉。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濬乃變節,疏通亮直,恢廓有大志。州郡辟河東從事,終爲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少擅高名,性嗜酒,不拘小節。後爲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後爲揚武將軍、湘州刺史。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常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後卒爲前將軍領戎校尉、雍州刺史。

戴若思,廣陵人也。有風儀,性閑爽[8],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據胡床[9],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耶?"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嘉賞異,遂與定交焉。後舉孝廉,位至驃騎將軍。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及長,開率穎秀,辯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褲,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後爲衛將軍散騎常侍。

王濛字仲祖,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己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卒爲司徒左長史。

王述字懷祖,元帝鎮東府中郎丞之子也。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俱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後爲衛軍尚書令。

王忱爲荆州刺史[10],自恃才氣,放酒誕節。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譚者憂之。及鎮荆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

前秦索泮字德林,燉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而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以爲冠軍記室叅軍。

苻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登少而雄勇,有壯氣,粗儉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

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蕭思話,南蘭陵人也。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爲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

劉康祖爲散騎常侍,以浮蕩蒲酒爲事,前後屢被糾劾免官。後爲孝武征虜中兵叅軍,既被委任,折節自修,轉太子翊軍校尉。

何尚之字彦德,廬江灊人也。少時頗輕薄,好樗蒲,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元嘉中,爲吴郡太守。

顔延之爲光禄大夫。延之與張鏡鄰居,延之飲酒,喧呼不絶,而鏡静翳無聲。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氣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

到撝,彦子之子也,襲爵建昌公。資籍豪富,厚自奉養,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撝罪,付廷尉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撝由是屏斥聲玩[11],更以貞素自立。

南齊周奉叔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勇力絶人,隨父盤龍征討,所在爲暴掠。及世祖使領軍東討唐寓之,奉叔畏上威嚴,檢勒部下,不敢侵斥。

周山圖爲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出爲錢塘新城戍。

梁朱异年十餘歲,好羣聚蒲博,頗爲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後爲侍中。

王瞻,廷尉卿猷之子也。幼時輕薄,好逸遊,爲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起家爲著作佐郎。

謝覽爲吴興太守,一境清謐。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懷祖。

張充字延陵,吴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禄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檢,好逸遊。緒嘗假還吴,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脱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年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顔氏子焉。"及明年,便修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與從叔稷俱有令譽。起家撫軍行叅軍。

丘仲孚仕齊,爲山陰令。齊末政亂,頗有贓入。入梁爲豫章内史。在郡更勵清節。

何遠爲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絶交遊，餽遺秋毫無所受。

陳周寶安，文育子。寶安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遊逸，好犬馬，樂馳騁，靡衣媮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高祖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縶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遊，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除員外散騎侍郎。文育歸後，除貞威將軍。

後魏穆羆，高祖時爲虎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後轉征東將軍，賞善罰惡，深自尅勵。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衮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群籍，被服類儒者。太武世爲儀曹尚書。

陸彰初歷數州，以聚斂爲事。晚節修改，自行青冀滄瀛州事，甚有時譽，加以虚己納物，人愛敬之。

刀遵[12]，冀州刺史雍之子。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卒爲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趙超宗爲汝南太守，多所受納，從河東太守。超宗在河東，更自修勵，清靜愛人，百姓追思之。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也。貪褊矜慢，初爲中書博士，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爲相、幽二州刺史，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

刑巒爲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商販聚歛，清論者鄙之。後爲安東將軍，自宿豫大捷及平縣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

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初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秉燭，或時睡，必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任官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非。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上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慙感，遂從許赤虎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後拜中書博士。

陽固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後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版府法曹，行叅軍。

北齊司馬子如初爲尚書令，以贓賄免。未幾，起行冀州事。子如能自勵改，甚有聲譽，發摘姦僞，僚吏畏伏之。轉行并州事，詔復官爵。

高乾字乾邕，勃海蓨人也[13]。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私。長而修改，輕財重義，當世以意氣相得。後爲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尉景，初爲冀州刺史，大納賄；後爲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

崔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少時疏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男。

魏收字伯起,年十五,頗已屬文,乃隨父子建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精力不輟,以文章顯。初除太學博士。

畢義雲小字陁兒,少粗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終爲七兵尚書。

後周楊汪字元度,弘農華陰人也。少凶疏,好與人羣鬬,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14]、通《三禮》[15],後爲冀王侍讀[16]。

隋王頍字景文,齊州刺史頒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顒所責怒[17]。於是感激,始讀書。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入隋[18],爲漢王諒府諮議条軍。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19]。後位至南海太守。

焦通,塗陽人也。梁彦光爲相州刺史,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通性酣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彦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媿恨,若無自容。彦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

皇甫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之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之,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

虞慶則,京兆櫟楊人。初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書,開皇中,爲桂州道行軍總管。

唐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以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後爲特進,封譚國公[20]。

柳亨拜光祿大夫,行光祿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卿舊親,情兼宿素。卿爲人多有往還,今授此職,宜存簡静。"亨性好獵,有饕湎之聲。此後頗自勗勵,杜絶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

段綸爲益州總管,高下縱情,多所陵傲[21]。及太宗踐祚,遷右光祿大夫秘書監。綸始折節,修道閉門,不妄交遊。乃鳩集史籍,披覽不倦。

李安遠者,夏州朔方人。少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家代爲將,甚富於財。然數從博徒遊,至於破業。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名士,但逢勝己,皆傾心與遊焉。後歷懷州刺史。

程异初爲虞部員外郎,充楊子院留。後坐王叔文黨,貶柳州司馬。元和初,復爲侍御史,累遷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税使。异自懲往坐,勵己在公,江淮錢穀之弊,多所剗革。入遷太府少卿。

後唐錢鏐字其美，杭州臨安人也。初事董昌時，年甫壯室，性尙剛烈。時有儒士謁於主帥[22]，已進剌矣，見鏐稍怠。鏐怒，投之羅刹江。及典謁者將召，鏐詐云："客已拂衣去矣。"及爲帥時，有人獻詩云："一條江水橫前流。"鏐不敏，以爲譏己，尋害之。迨於晚歲，方愛人下士，留心理道，數十年間，時甚歸美。歷累朝爲尙父、吳越國主、天下都元帥。

晉王建立爲性好殺，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愼獄，民稍安之。終爲青州節度使、臨淄郡王。

李從璋，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性巋懼。明宗嚴正，以自滑師入居宿衛[23]，除拜跌心。稍悛悟，後歷數鎭，與故時慕容不足相遇，無所憾焉。蒲陜之日，政有善譽，改賜勤靜，理功臣之號。及晉高祖即位，愈畏其故，終爲鄧州節度使，人甚惜之。

張彥澤初爲涇原節度使，其政苛可。交代王周，奏弊事二十件，後爲相州節度使，頓悛舊跡，凡正俸公府常入之外，一無所取，民吏愛之。少帝開運三年，父老僧道詣闕舉留焉。

周王仁裕生於泰州白石鎭，少孤，不從師訓，唯以狗馬彈射爲務。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終爲太子少保。

悔　過

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省者。"蓋夫生民之性，淪於所習；七情交戰，反乎中庸；迷方違道，棄理悠德；狹中而獨任，師心而自是，由中人以下，曷能免焉。固其洗然知非，翻然易慮，念既往之咎，圖勿貳之美，斯爲難矣。三代之下，大道云喪，乃有所舉之。或失遂事之不追[24]，秉義之靡終，守官之踰矩，因貽悔吝，自底弗類，而能杜尤怨之志，興克責之言，形於包羞，極其引慝。斯所謂不遠而復，莫大之善者焉，與夫耻過作非，聞義不徙之徒異矣。

衛孫林父（文子也）以戚叛於晉。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得，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下[25]（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爲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爲梁[26]，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爲入反之備），自雍自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27]（備九獻之儀，始禮，自

賁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28],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29]。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30],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己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子產疾,謂大叔曰[31]:"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趙勝封平原君,與毛遂至楚,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仍於毛先生而失之也。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秦白起,昭王時爲將,封武安君,以罪免爲士伍,遷之陰密(屬安定)。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昭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阬之,足以死。"遂自殺。

漢李陵爲騎都尉,將兵擊匈奴,戰敗而降,匈奴寵貴之。陵數勸蘇武降匈奴,武不從。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呼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訣去。(衛律亦漢將,降匈奴。)

韋玄成嗣父賢爵扶陽侯,坐騎至廟,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刻責。玄成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玉缺曰玷),因以戒示子孫。

戴聖爲九江太守。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爲揚州刺史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屬,委也,音之欲切),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言武仕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32])!"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群盜,得(聚爲群盜而吏捕得也),繫廬江[33]。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王鳳爲大將軍。成帝建始二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蹂,踐也;躪,轢也[34])。老弱號呼,長安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舟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

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帝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也。帝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後漢虞詡爲尚書令，去官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馬融字季長[35]。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飈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36]。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

魏劉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爲選部郎[37]，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吕。當此之時，其人意淩青雲，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群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傅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蔣濟字子通，爲太尉。王凌子廣字公淵，廣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司馬宣王嘗從容問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

蜀馬超，漢末爲偏將軍。先主圍成都，超將兵徑到城下，先主待之厚。超常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仗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止不復呼字。明日歎曰："我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之。"

諸葛亮爲丞相，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38]，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叅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後主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宜以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敗于街亭。亮戮謖以謝衆，上疏自貶二等，以督厥咎。

鄧芝爲車騎將軍，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乃歎息，投弩水中。

吳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坐徙交州。大帝既即尊位[39]，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革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40]，命輕雀鼠，性輶毫氂[41]，罪惡莫大，不容於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憒，形容枯悴，髮

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宫闕百官之富,不睹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殞海隅。棄骸絶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悦以忘罪。”

晋王衍爲元帥,爲石勒所破。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正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庾衮字褒明,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號之爲異行。初,父誡衮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

王導爲司徒,及從父兄敦構逆,劉隗勸元帝盡誅諸王。時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僕射周顗,謂曰:“伯仁(顗字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歲殺諸賊奴,取黄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王敦既得志,向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王獻之爲中書令,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

殷仲文,安帝時爲桓玄侍中。玄敗,仲文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静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臣,力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譬。昔桓玄之以代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晏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纂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兹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會鎮軍將軍劉裕興復社稷,大弘善貸。儜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縶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僶俛從事,自同令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42]。臣亦胡顔之厚,何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戀。”詔不許。

後周賀若敦爲忠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43],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晋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

唐狄仁傑未爲宰相時,婁師德嘗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

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既疾亟,將吏問以後事,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既爲

不孝子，夫復何言。"

高郢，德宗時爲中書舍人。時詔以前禮部員外郎于公異遊學遠方[44]，志其溫凊之戀[45]，放歸田廬。初，郢薦前監察御史元敦義，及睹公異譴責，懼爲所累，乃上疏首陳敦義虧於禮教[46]。詔褒郢之知過，敦義俾罷歸。

晉王建立累領藩鎮[47]，爲性好殺。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

校勘記

[1]"背"字原作"自"，據宋本改。

[2]"子路"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3]此句宋本無"自"字。

[4]此句宋本無"聞之"二字。

[5]"聚"字原作"衆"，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甘寧傳》改。

[6]"吏"字原作"史"，據宋本改。

[7]"仁"字原作"人"，據宋本改。

[8]開爽，宋本作"閑爽"。

[9]此句宋本作"若思登岸據胡床"。

[10]"王枕"原作"王沈"，據宋本改。

[11]此句原作"奪封與弟搗憤由是屏斥聲玩"，據宋本改。

[12]"刀"字原作"刁"，據宋本改。

[13]"勃海"原作"較海"，據宋本改。

[14]"左氏傳"原作"左氏通傳"，據《北史·楊汪傳》删。

[15]"通三禮"原作"三禮解"，據《北史·楊汪傳》改。

[16]"王"字原作"州"，據宋本改。

[17]"怒"字原作"恕"，據宋本改。

[18]"隋"字原作"隨"，據宋本改。

[19]"動"字原作"重"，據宋本改。

[20]"譚"字原作"潭"，據宋本改。

[21]陵傲，宋本作"凌傲"。

[22]"帥"字原作"師"，據宋本改。

[23]"師"字原作"帥"，據宋本改。

[24]"失"字原脱，據宋本補。

[25]幕下，宋本作"幕上"。

[26]"爲"字原作"于"，據宋本改。

[27]"幣"字，宋本作"弊"。

[watermark seal]

[28]“八”字原作“人”,據宋本改。

[29]“授”字原作“受”,據宋本改。

[30]“百”字原脱,據宋本補。

[31]“大”字原作“太”,據宋本改。

[32]“後”字原作“復”,據《漢書·何武傳》顔師古注改。

[33]“繫”字原作“爲”,宋本作“擊”,據《漢書·何武傳》顔師古注改。

[34]“轢”字原作“車”,據宋本改。

[35]“季長”原作“秀長”,據宋本改。

[36]“殣”字原作“饉”,據宋本改。

[37]“郎”字原作“也”,據宋本改。

[38]“巂”字原作“雋”,據宋本改。

[39]此句宋本無“既”字。

[40]自“獨抃舞”至“臣伏自刻省”原脱,據宋本補。

[41]“籠”字原作“竈”,據宋本改。

[42]“思”字原作“愧”,據宋本改。

[43]“役”字原作“徒”,據宋本改。

[44]“郎”字原脱,據宋本補。

[45]此句宋本作“忘其溫凊之戀”。

[46]“虧”字原作“遠”,據宋本改。

[47]“藩”字原作“潘”,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八

總錄部(一百四十八)

治命

古人有言曰:"死者,士之終。"又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其治命可得而徵矣。至有屬纊忍死,反席正容,精爽不亂,教誡周悉,顧托後事,申論素志,亦有願上爵土,悉還賜賚,固免贈謚,預爲終制。或景慕前哲,因卜其宅兆;或愛樂俗化,止窆於治所,以至折券以徇義,操牘以寫心,啓手歸全,揚名後世。《書》曰:"惟人,萬物之靈。"自非有道之士,亦安能溘然死生之際[1],汨而無擾哉!

魏武子爲晉大夫,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甯惠子爲衛大夫,有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也)。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孫叔敖,楚大夫,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

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2],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進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3]。疾亦非也[4]。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5],今爲大夫卿士。)

魯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恆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己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辭位也)。襄公使共劉視之(共

劉,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

孟釐子爲魯大夫,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宫敬叔往學禮焉。

季桓子,魯大夫,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子魚曰:“昔吾先公用之不終[6],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

漢司馬談爲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仕爲郎中,奉使巴蜀。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遷適使,及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7],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8]。夫天下稱誦周公,言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載(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9]。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以舊聞,弗敢闕。”卒三載[10],而遷爲太史令,紬繹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以成《史記》。

歐陽地餘,元帝時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愼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

後漢樊重,南陽湖陽人,營理產業,貲至巨萬,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羊續爲南陽太守,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遺言“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

張純爲大司空,臨終,敕家臣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

崔瑗爲濟北相,病卒,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11]。

蓋勳爲潁川太守,徵還,勳強直不屈,内厭於董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

卓賻贈。

趙岐初名嘉，京兆長陵人，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吕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後疾瘳，位至太常卒。先自爲壽藏，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任末，蜀郡繁人，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孔僖爲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彦、季彦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梁鴻字伯鸞，至吳，依大家臯伯通。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12]，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淸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魏賈逵，文帝時爲豫州刺史、建武將軍，與曹休等伐吳。會病篤，令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

吳吕蒙以定荆州，功拜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封爵未下，疾卒。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敕主者命絶之日，皆上還。

中山王袞以明帝青龍二年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絶之日，白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托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小，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内，奉令於太妃；閫閾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

田豫，齊王時爲太中大夫，食卿祿。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爾。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晉杜預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卒。先爲遺令曰："古不合葬，明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别合無在，更緣生示教也。自此以來[13]，大人君子，或全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

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墳之,示藏無珍寶,不取于重深也,其山多美石而不用[14],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尙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毁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一陵,西瞻宫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爾。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15]、南城侯,及卒,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16]。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武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印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

南齊豫章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非常也。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亦非心期所及[17],性不貪聚[18],自幼所懷。正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爾。吾無後,當共相勉厲,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凌侮。若天道有知,汝等各自修立[19],灼然之分無失也。勤學行[20],守基業,治閨庭,尙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21],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轝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22]、酒脯、干飯、檳榔便足。雖才愧古人,意懷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爲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凡應此用,本自茫然,當稱力及時,率有爲辦[23]。事事甚多,不復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鐶刀一口。作塚勿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宫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

張岱爲南兗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

張東,吳郡人,輔國將軍冲之父也。東初卒,遺命:"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監靑、冀二州刺史事,在鎭,四時還吳國中取果菜,流涕薦焉。

蕭景先,武帝時爲征虜將軍,假節司州諸軍事。至鎭遇疾,遺言曰:"此度疾病[24],異於前後[25],自省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闇弱,每事不稱,上慙慈旨。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啓事,上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

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26],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枝、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艷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頭上臺[27];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匹。應私仗器[28],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溫恤,微申素意[29]。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還臺。劉家前宅,久聞其貨[30],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啓官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粗猥奴婢充使[31],不須餘營生。周施部曲還都[32],理應分張,其久舊勞勤者,應料理隨宜。啓聞乞恩。"毅、貞皆其子名。

孔融爲司徒左長史,病卒遺令[33]:"建白旐,無旐不設祭[34]。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衣,左手執《孝經》,右手執小品《法華》。妾二人,喪事畢各遣還家。"曰:"吾以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江斅,武帝時爲侍中,遺令不受賻贈[35]。詔贈錢三萬,布百疋。子蒨啓,遵斅令,讓不受。詔曰:"斅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

梁陶弘景居茅山,自號"華陽隱居"。武帝大同三年卒,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用所著舊衣,上加生裓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36],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手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燃燈,且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袁昂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司空,大同六年薨。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37]。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素倫[38],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識天命[39],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罪私門,階榮望絕,偶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40]。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41],雖是經國常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祗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冊謚曰"穆正公"。

陳袁泌爲宣帝司徒左長史,臨終,戒其子曼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輒受贈謚。"其子遵泌遺意,表請之。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

姚察入隋,至煬帝時,爲太子舍人,終于東都,遺命曰:"此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尙禪師受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嘗得留連山寺,一去忘歸。及仕梁代,諸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主恩遇,宦途遂至通顯。自入朝來,又蒙恩渥,

既牽纏人世,素念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既歷歲時,循守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床,每日設清水,六齋,食果菜,任家裏有無,不須别經營也。"

後魏崔光孝,明帝時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疾甚,敕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42]: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足,啓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大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以死報國。修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

李護爲齊州刺史。將亡,謂左右曰:"吾嘗爲方伯蒞青州,彼中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

陽固爲前軍將軍,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

張烈累徵不赴,臨終,敕子姪:不聽求贈,但勤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裴佗爲荆州刺史,卒,遺令:不聽請謚,不受贈襚。諸子皆遵行之。

崔孝直爲直閣將軍,去職歸鄉里,卒,顧命諸子曰:"吾才疏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子。"(又云:孝直顧命,諸子斂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皆遵行之。)

宋隱被徵不就,臨終,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吏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爾。若忘吾言,是爲欺死父也。使死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

姚僧坦爲太醫下大夫,卒,遺戒:衣衾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

隋李穆爲太師,以老致政。開皇六年薨于第。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宦已極。啓足歸全,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鑾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43],其在斯乎!"

唐傅奕爲太史令,年八十五卒。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爲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欲,衆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

李勣爲司空,遇疾,謂弟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申宴樂。"於是堂上奏女妓,簷下列子孫。宴將罷,謂弼曰:"我自量必死,欲共汝一别爾。恐汝悲泣,誑言似差,可未須啼泣,聽我約束。我見房玄齡、杜如晦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有如許豚犬,將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倫,交游非類,急撾殺後奏知。姬媼已下[44],有兒而願往自養者聽之。餘並放出。事畢,汝既移入我堂[45],撫恤小弱。違我言者,同於戮屍。"此後略不復言。弼等並遵行遺令。

郝處俊,則天時爲太子少保,卒,其子秘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送之事。上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囑臣曰:'生既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物及歸鄉迎送營造,並不欲勞官司供給'。"帝深嘉歎之,從其遺意。

唯加贈物而已。

姚元崇，玄宗時爲司空。遺令誡子孫，其略曰："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疎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況吾才不逮古人[46]，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遘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務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47]。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誠哉此言。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唯自玷，仍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毁。莊田水碾，既衆有之，遞相推倚，或致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以預爲定分，將以絶其後爭。吾每靜思，深所歎服。昔孔丘亞聖，母墓毁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奂，皆當代英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屬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知真魂去身[48]，貴於速朽。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爲美譚。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爲忠孝，以儉薄爲怯惜[49]。至今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誚。可謂痛哉[50]！可謂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何煩厚葬[51]，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復何用違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服各一副而已[52]。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等勿復違之。且神道惡奢，冥塗尚質。若違吾處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有？修福之報，何其蔑如！梁武帝以萬乘爲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豈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術彌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爲天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坑變成池'。比來緣情進得富貴長命者爲誰？生前易知，尚覺無應，身後難究，誰見有徵。且五帝之時，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無夭横也。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用休息，其人臣則彭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佛之功耶？《宋書·西域傳》有名僧爲《白黑論》，理證明白，足解沉疑[53]，宜觀而行之。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説，惑於凡僧，仍將喻品，用爲實錄，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悋，可謂大惑也。亦有緣亡人造像，名爲追福方便之教，雖則多端，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遞相欺誑，浸成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亡者。假有通才達識，亦爲時俗所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

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爲?夫釋迦之本法,爲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爲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齋須布施[54],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不得輒用餘財[55],爲無益之枉事;亦不得亡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本以玄牝爲宗,初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爲業。敬尋老君之說,亦無過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彌遠。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汝等身沒之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

王維爲尚書左丞[56],臨終之際,弟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三數紙,多敦勸朋友修習之意,捨筆而絕。

令狐彰爲義成軍節度使,臨終,手疏辭表,誡子以忠孝守節。

辛祕爲昭義軍節度使,及歸,道病。先自誌其墓,將歿,又爲書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

王紹懿,鎮州王景崇季父也。紹懿疾篤,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托予,比俟汝成立。今危惙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少年,勉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唯汝之才也。"言已而卒。時監軍在席,且奏其治命。宣宗嘉之。

晉陸思鐸典陳郡,甚有惠政。誡諸子曰:"我死則藏骨於宛丘,使我棲魂於所理之地。"及卒,乃葬於陳,從其志也。

周翟光鄴權知京兆尹,病甚,召判官張粲及巡檢使臣,以軍府事囑付之。又召親隨於卧內誡之曰:"氣絕之後,以屍歸洛,不得於此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

趙溫珪,判司天監延乂之父也。溫珪臨終,謂延乂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佗途致身,良圖也。"

校勘記

[1]此句宋本無"死生"二字。

[2]"毋"字原脱,據《禮記·緇衣》補。

[3]"也"字原作"人",據宋本及《禮記·緇衣》鄭氏注改。

[4]"非"字原作"作",據《禮記·緇衣》鄭氏注改。

[5]"莊士"原作"莊止",據《禮記·緇衣》鄭氏注改。

[6]先公,宋本作"先君"。

[7]"中"字原作"忠",據宋本改。

[8]"者"字原作"也",據宋本改。

[9]"甚"字,宋本無。

[10]三載,宋本作"三歲"。

[11]"遂"字原脱,據宋本補。

[12]"冢"字原作"家",據宋本改。

[13]此句宋本無"以"字。

[14]此句至此,宋本僅作"其隧道唯塞其後山多美石而不用"。

[15]"祜"字原作"祐",據宋本改。

[16]"印"字原脱,據《晉書·羊祜傳》補。

[17]"及"字原脱,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補。

[18]"性"字原脱,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補。

[19]"自"字原脱,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補。

[20]"行"字原脱,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補。

[21]"盤"字,宋本作"槃"。

[22]"盤"字,宋本無。

[23]"辦"字,宋本作"辨"。

[24]"此度"原作"比愍",據《南齊書·蕭景先傳》改。

[25]"異"字原作"暴",據《南齊書·蕭景先傳》改。

[26]"妾"字原脱,據《南齊書·蕭景先傳》補。

[27]"牛"字原脱,據《南齊書·蕭景先傳》補。

[28]"應"字原作"經",據《南齊書·蕭景先傳》改。

[29]"微"字原作"以",據宋本改。

[30]"久聞"原作"九間",據宋本改。

[31]"奴"字原脱,據《南齊書·蕭景先傳》補。

[32]周施,宋本作"周旋"。

[33]"卒"字,宋本無。

[34]此句"旐"字,宋本作"旒"。

[35]"賻"字原作"郵",據宋本改。

[36]"鈴"字原脱,據《南史·隱逸傳下》補。

[37]"省"字原作"著",據《梁書·袁昂傳》改。

[38]"素"字原作"等",據宋本改。

[39]"識"字原作"知",據宋本改。

[40]"恨"字原作"志",據宋本及《梁書·袁昂傳》改。

[41]"追"字原作"違",據宋本改。

[42]"聞"字原作"賜",據宋本改。

[43]"眷眷"原作"脊脊",據宋本改。

[44]"姬嫗"原作"嫗嫗",據宋本改。

[45]"汝"字原脱,據宋本補。

[46]"古"字原作"若",據《舊唐書·姚崇傳》改。

[47]"斯"字原作"期",據宋本改。

[48]“真”字原作“其”,據宋本及《舊唐書·姚崇傳》改。

[49]此句宋本作“咸以奢厚爲無吝惜”。

[50]“謂”字原作“爲”,據宋本改。

[51]厚葬,宋本作“奢葬”。

[52]“之”字原脱,據《舊唐書·姚崇傳》補。

[53]“疑”字原作“凝”,據宋本及《舊唐書·姚崇傳》改。

[54]“齎”字原作“齊”,據宋本及《舊唐書·姚崇傳》改。

[55]“輒”字原作“輕”,據宋本及《舊唐書·姚崇傳》改。

[56]左丞,宋本作“右丞”。

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九

總録部(一百四十九)

致 政

昔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故七十致仕,謂之禮經,縣車之義,垂於載籍,由古道也。商周之世,施及戰國,蓋有引年請老,致其官政,保厥休問,流光後裔。漢氏而下,公卿庶尹,年耆德修,事立名遂,乃能顧義知止。上封稱疾,願乞骸骨,奉還印綬。或以避遠寵勢,克念退藏。或以固守名節,懼罹污染。捨去榮爵,式遵典訓。而當世之君,曷嘗不厚其恩紀,異其禮秩,加之體貌,形於敦奬,所以重老成而厲風俗者焉。

商伊尹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石碏,衛大夫也。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公,莊公);石碏諫,弗聽(言將立爲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爲禍)。桓公立,乃老。(桓公,戴媯之子[1]。老,致仕也。)

祁奚,晉大夫,請老(老,致仕)。

韓獻子厥,晉大夫,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國長子,爲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爲卿),辭曰:"請立起也(起,無忌弟宣子也)。"既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

孟軻爲齊卿,致爲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

漢石奮,景帝末以上大夫祿[2],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豫朝請也)。

周仁,武帝時爲郎中令,以先帝臣重之(重謂敬難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張歐(歐音驅)爲御史大夫,老篤請免。武帝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

疏廣,宣帝時爲太子太傅,疏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移病謂移書言病也)。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帝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長安東郭門也。祖道,餞行也。供音一共切,張音竹亮切)。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3]。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黄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史丹字君仲,爲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帝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禄勳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日薨。

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是時,四夷和海内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宣帝優之,使光禄大夫持節,賜延年黄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4]。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趙充國爲後將軍,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邴漢,哀帝時以清行徵用,至太中大夫,又徵龔勝爲光禄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子一人[5](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衿,皆如韓福故事(福,涿郡人,昭帝時以德行徵之京師,賜束帛遣歸)。所上子男皆除爲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

班況,成帝時爲左曹越騎校尉,一女爲婕妤,致仕就第,貲累千金。

後漢劉昆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光武時,爲光禄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禄終其身。

劉隆,建武中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樽;稷米一斗爲中樽;粟米一斗爲下樽也),以列侯奉朝請。

鄧彪,章帝時爲太尉,清白,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三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鄭均字仲虞,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元和初,詔曰:"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黄髮不怠。其賜均義穀千斛。"

劉愷,安帝時爲司徒,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禄歸養。

胡廣,桓帝初爲太尉錄尚書事,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

周榮，和帝時爲山陽太守，以老病乞身，卒于家。

張儉，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

魏劉放，文帝時爲中書監。時大將軍曹爽專事，多變易舊章，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托，今縱不能輔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勳著前朝。暨朕統位，勳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群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田豫，明帝時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由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

吳陳化，大帝時爲太常兼尚書令。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居章安，卒於家。

石偉字公操，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景帝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後主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

晉王祥，武帝時爲太保，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

王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

鄭袤字林叔，在魏爲太常。陳留王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第。

鄭冲爲太傅，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兹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俊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道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御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疋，牀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劉毅字仲雄,爲左僕射,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禄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後司徒舉毅爲清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

傅祗爲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禄俸,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禄大夫,門施行馬。

華表爲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靖恭匪懈[6],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禄賜與卿同,門施行馬。"

劉寔爲太傅。惠帝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

羅含字君章,穆帝升平中,南郡公桓遇引爲郎中令,後徵爲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

王述爲散騎常侍、尚書令。於西海公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宫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7]。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誡,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

宋臧燾爲太常[8],武帝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

范泰,少帝時爲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景平中,以常侍致仕,解國子祭酒。

傅隆爲太常致仕,拜光禄大夫,歸老在家。文帝元嘉三年,輕舟遊東陽,任意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帝不問也。

顔延之,文帝時爲太常,表求致仕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嘗謂爲虚,方今乃知其信。臣人薄寵厚,宿塵國恩,而雪效無從,榮牒增廣,曆盡身彫,日叨官次[9],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算,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餘,是以腆昌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此秋節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脾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食,比倦悸遠,晚年疾所摧,顧景引日。臣班叨首卿[10],位戶封典[11],肅祗朝校,尚恧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宫府覲慰,轉闕躬親。息奐庸微,過宰近邑,同澤爰降,實加將監。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12],仰叩端闈,上戀罔極。"不許。明年乃致仕。

南齊虞玩之,會稽餘姚人,武帝時爲黄門郎,以久宦年老[13],上表告退。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止;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14],長於宋[15],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兹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

聰明[16]，而聾瞢轉積；腳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末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17]，臣已足矣。稟命饑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之辰，效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效也。慶隆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18]，德慙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涉艱治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厭屈於勳權，畏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矣，毫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高慕古，愛好林泉。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詔從之。

梁范述曾仕齊，爲永嘉太守。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祚，乃輕舟詣闕，仍辭還東。

夏侯詳爲光祿大夫侍中，天監二年，年七十，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位特進。

後魏寇讚，太武時爲南雍州刺史。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許之。

羅結爲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甯東川以爲居業。并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騎馬詢訪焉。

高允爲中書令。獻文初，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兼太常，遷中書監、懷州刺史。至孝文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餘章上，帝卒不聽許。遂以疾苦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勅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詔。

畢衆敬，孝文時爲兗州刺史，徵還京師，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眞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與帝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三匹、絹二百疋，勞遣之。

尉元爲司徒，頻表以年老乞身。詔曰："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以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19]，仍違冲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

源賀爲侍中太尉，以年老辭位，詔不許。後又上書稱病篤，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

游明根爲大鴻臚卿，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粹，志尙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謝。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帝曰："卿年耆德茂，

服勤累朝,歷職内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迂德[20],裨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爾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鐘鳴漏盡。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廷[21],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戀主,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帝命令進言,别殷勤,仍爲流涕。

爾朱代勤爲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爲常。

高閭,宣武時爲太常卿,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納清華,朝之儁老[22],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餚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23],帝爲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辭[24],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籯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群公之祖二疎也。"閭進陟北邙,上望闕表[25],以示戀慕之誠。

楊椿,莊帝時爲太保侍中,每辭遜,不許。上書頻請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願言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26],辭理彌固,以兹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27],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28],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乖詢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涕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淒愴。"椿亦歔欷,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群公百僚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

邢邵,出帝時爲散騎常侍,以衛將軍國子祭酒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

東魏常景爲秘書監儀同三司。孝靜武定中[29],以老疾去官。詔曰:"几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年彌五紀,歷事三京。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

後周寇儁初仕西魏,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大統末,以年老乞骸骨。文帝弗許,遂疾篤,不復朝覲。

孟信爲太子少師,後遷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文帝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床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

庫狄峙,文帝時自宜州刺史,入爲太子少師,以年老乞骸骨。詔許之。

樊深爲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建德初，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

蔣昇字鳳起，好天文玄象之學。保定中，爲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仕。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張羨爲司城中大夫，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於家。

樂遜爲遂伯中大夫。天和中，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後除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

隋李穆，高祖開皇中，爲太師，乃上表乞骸骨。詔曰："朕方臨寓內，方籍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常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議。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周搖爲幽州總管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高祖召之。既引見，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兹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終于家。

杜臺卿爲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仕。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

趙芬爲蒲州刺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軺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

賀若誼爲靈州刺史數歲，上表乞骸骨。詔許之。

公孫景茂，河間府阜城人。開皇末，爲道州刺史。以年老致仕。

崔仲方，煬帝大業中，爲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

敬肅爲潁川郡丞，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

唐李綱，高祖武德中，爲太子少保，後數載，復乞骸骨。優詔許之。

楊恭仁爲洛州都督。太宗貞觀七年正月戊申，詔曰："尊賢尚德，義存致治。高秩厚禮，允屬勳庸。左光祿大夫、行揚州大都督、長史觀國公恭仁，識宇凝正，風度夷簡，器惟瑚璉，望重縉紳。歷官有聲，歲寒若一。而志在虛靜，固求閑任。辭理懇至，確乎難奪。宜成其美，加兹寵命，可特進"。時恭仁以疾乞骸骨，故有此授。

虞世南，自太宗即位，爲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不許。後爲秘書監。貞觀十二年，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祿賜防閤，並同京官職事。

李靖爲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30]，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不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爲

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尋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

李客師爲右武衛將軍,以年老致仕,退居昆明之別業。

栢季纂爲司農卿,以年老屢乞骸骨,不許。久之,拜虞州刺史。又表自陳羸老,因聽以本祿,歸于家。

竇盧寬爲左衛大將軍[31]、陳縣公。以年老致仕,改封芮國公。

劉弘基爲衛尉卿,以年老乞骸骨,拜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賜同於職事。

張俊裔爲睦州刺史,因入朝乞骸骨。太宗召問曰:"朕與卿刺史,資以自養,何謂即求致仕?"張對曰:"年老筋力不逮,望得還私第,時見闕庭。"太宗曰:"卿氣力猶強,欲何官也?"張陳謝不敢。太宗曰:"朕昔從卿讀書,卿今日從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違也。"時國子祭酒缺,張奏言之,因授國子祭酒,俄遷散騎常侍。又請致仕,許之,加金紫光祿大夫,聽朝朔望。

尉遲敬德爲鄜、夏二州都督,後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太宗征高麗,爲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致仕。敬德末年,篤信神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臺,崇飾綺羅,常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

李百藥爲宗正卿,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讌賞,以舒平生之志。

鮮于紹自降州刺史,除同州刺史,高宗特召見慰勉之。紹辭曰:"臣今年八十五,視聽昏耄,豈可妄叨榮寵,自貽罪譴,乞許臣致仕。"高宗曰:"卿氣力尚強,可且爲我檢校。"紹固辭,竟許之。

盧承慶爲刑部尚書,總章中,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

劉仁軌爲右相,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聽朝朔望。

李勣爲司空,平定高麗,迴以疾謝職。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

許敬宗,咸亨中爲太子少師,請致仕,許之。加授特進,仍令朔望朝叅;如其氣力能來,勿拘朔望之制。

李義琰,永淳中爲中書侍郎、中書門下三品。以足疾乞骸骨。詔許之。及將歸東都田里,公卿已下,祖餞於通化門外。時人比漢之"二疎"。

韋思謙,則天垂拱中,爲納言。以年老致仕,許之。

王及善,垂拱中爲春官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以老病請致仕,加授光祿大夫。

朱敬則,長安中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以老疾請致仕,許之。

姚璹,長安中爲冬官尚書,仍西京留守,累表乞骸骨。聽許致仕。

薛元超,中宗嗣聖初,爲中書令,以疾致仕。加授金紫光祿大夫。

張仁願,睿宗景雲初爲朔方總管,以年老致仕。特給全祿俸。又拜兵部尚書,加光祿大夫,依舊致仕。

李日知，玄宗先天中，知以刑部尚書罷知政事，頻乞骸骨，請致仕。許之。

元懷景爲工部尚書。開元中，詔曰："懷景朝廷舊德，光陰遲暮，宜聽致仕，遂其頤攝。"

盧懷慎爲黄門監，稱疾辭職。詔曰："留侯多病，漢皇許其頤養。呂蒙未瘳，吳主因而慘戚。此則古之義也。檢校吏部尚書、黄門監盧懷慎，大才宏識，資忠履信，學窮墳典，言緯邦國。朕之繄賴，人所具瞻。頃者忘身徇公，積勞爲病[32]。竭誠抗表，固辭在職。方欲省其謀慮，專於導引，且憑針艾之術，副朕鹽梅之期。聽以去官，許其養疾。"

蘇珦爲太子賓客檢校詹事，以年老致仕。

薛訥爲朔方軍大總管，沉勇寡言，臨大敵而益壯。以年老，特聽致仕。

張廷珪以少府監爲太子詹事。康子元以前太子左庶子集賢殿侍講爲秘書監，並致仕，敦舊恩也。

張説以前尚書左丞相致仕，修國史，兼集賢院學士。俸料等並依右丞相給。

宋璟爲尚書右丞相，以年老累上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况且兼之，何能爲也。臣自拔跡幽介，欽屬盛明[33]，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忝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得再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封本郡。所更中外，已紊彝章，洎居端揆，左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長，任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34]，用慙他日。位則逾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頃所以僶俛爲政，蒼黄不言，實懷覆載之德，冀竭涓塵之效。今積羸成憊，沉痾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廢。顧將殞越，寧遂宿心？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尸重祿，且留章綬，不上闕庭！儀形比乖[35]，禮法何設？伏惟陛下審能以授，爲官而擇，察臣之懇辭[36]，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第[37]，養疾衡門，上弭官謗，下知死所。則歸全之望，獲在愚臣；養老之恩，成於聖代。日暮途遠，天高聽畢，瞻望軒墀，伏增感戀。謹奉表陳乞。"手詔許之[38]，仍令全給俸祿。璟乃退歸東都私第，屏絶人事，以就醫藥。

趙昇卿爲華州刺史，以年老，累表陳乞。優詔許之，除國子祭酒致仕。

盧從願爲太子賓客，以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尚書致仕，給全俸祿。

孟温爲太子賓客，以年齒衰暮，表求辭秩。詔許之，除禮部尚書致仕。全給俸祿。

蕭嵩爲青州刺史，請老，以太子太師歸第。嘗於林園植果，合藥修煉，優游閑養，不交人事。自贍十有餘年。

信安郡王禕，天寶中爲太子少師，以年老聽致仕。

張守節爲太子右諭德集賢院待制，肅宗上元初，乞骸骨，辭職還鄉。以潁王傅致仕。賜手詔曰："卿父子相從，大膺儒術，既精且博，其道可師。出入禁庭，勤勞侍讀。歲月滋久，弘益頗多。今以暮年，俾令致仕，仍加子職，用資孝養。兼賜紫金魚袋，賜絹三百疋。儒者爲榮。

苗晉卿爲侍中太保,代宗廣德中,罷知政事。又詔以太保致仕。

丘爲,德宗建中年,爲太子右庶子,以左散騎常侍致仕[39],給俸祿之半。爲蘇州嘉興人,年已八十餘,而繼母尚無恙,累表請致仕歸養。辭日,特賜金紫之服,以寵之。(後爲丁母喪,蘇州疑所給,請於觀察使韓滉[40],滉以爲授官致仕,本不理務,時令給祿,以惠養老臣也,不可在喪[41],爲異命,仍舊給之。準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程式無文,見稱折衷。)

穆寧,建中年爲秘書少監,強毅不能事權貴,多辭病居家。德宗居奉天,寧詣行在,改右庶子車駕,遠京師。寧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罷歸東都,後就拜秘書監致仕。

李涵,貞元中爲左散騎常侍,以尚書右僕射致仕。涵,高平王道立曾孫也,簡素恭慎,有名宗室。

孔述睿爲右庶子史館修撰,以疾上表,請罷官。德宗不許,詔報之曰:"朕以卿德重朝端,行敦風俗,不言之教,所賴攸深。未依來請,想宜悉也。"述睿再三上表懇讓,遂改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許其致仕。

馬炫爲刑部侍郎,以老病陳請,除兵部尚書致仕。

蕭昕爲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以工部尚書致仕。

韋建以前太子少詹事,爲秘書監致仕。

嗣郢王藻爲左千中大將軍[42],以太子賓客致仕。

郗高卿爲左庶子集賢學士,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復辭東歸。德宗召見,屢加褒歎,賜以金紫。公卿大夫,皆撰詩序,出祖於都門。縉紳以爲美談。

薛苹爲浙西觀察使[43],以左散騎常侍致仕。時有年過懸車而不知止者,唯苹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洛。時甚高之。

關播爲刑部尚書,遷兵部。播固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

韋倫爲太子少保,以年踰七十,懇上表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

歸崇敬爲散騎常侍、翰林學士充皇太子侍讀。累表辭以年老乞骸骨。改兵部尚書致仕。

崔芊爲左贊善大夫、太子侍直,累乞還山。以太子左諭德致仕,放還山。

張萬福爲右金吾將軍,以左散騎常侍致仕。萬福典九郡,皆有惠愛。年九十,祿食七十餘年,未嘗一日病。

孔戣以尚書左丞,累表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

韓章,憲宗元和中爲工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

高郢爲兵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初,郢再表乞骸骨,不許。又上言曰:"臣聞

勞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動翾飛，日入皆息。自非貢禹之守經據古，趙嘉之正身匪懈[44]，韓暨之志節高潔，山濤之道德模表，縱遇常期[45]，詎爲貪昌。其有當仁不讓，急病忘身，豈止君命，猶宜自舉。故以魏待秦師，唐雎請約車西說；漢謀邊將，充國對無踰老臣。臣鄙下才，久辱高位。"由是得請。

杜佑爲司徒平章事，累致仕，不許。居數歲，乞骸骨。表上，乃以太保致仕。制曰："宣力濟時，爲臣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己之高風。况乎任重公台，義深翼贊，秉冲讓之志，堅金石之誠。敦諭既勤，所執彌固，則當遂其衷懇，進以崇名，尙齒優賢[46]，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崇弘文館大學士[47]，充太淸宮使、上柱國、岐國公[48]，食邑三千戶杜佑，巖廊上材，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溫厚之姿，寬裕本乎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爲政惠人，審群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總戎麾，人和鼎實。聿膺重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匪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肅恭在庭，華髮承弁。玆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朕纘承丕業[49]，思弘景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邕[50]。方申引翼之儀，遽抗懸車之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休閑。已而復來，星琯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徇其情，乃輟鄧禹敷敎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頤神保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其惟敬哉。玆謂全致，可光祿大夫，太保致仕，宜朝朔望。"是日，帝遣中使就佑宅宣，賜絹五百疋，錢五百貫。

范希朝爲河東節度等使、太原尹、北都留守，率師討鎭州，無功，既耄且病，事不治。除左龍武軍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

閻濟美爲秘書監，穆宗長慶中，以年逾懸車，上表陳乞，授工部尙書致仕。後以恩例，進改太子少傅，致仕如前。

李夷簡爲淮南節度使，移疾告老[51]。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簡堅請，凡四表，乃以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仍許分司東都，蓋遂其志也。

楊於陵爲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文宗太和初，以尙書左僕射致仕，俸料仍全給。於陵上表，讓全給俸料，許之。

蕭俛爲檢校尙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太和五年，表請致仕。詔曰："俛代炳台曜，躬茂天爵。文可以經緯邦俗，行可以感通神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以忠讜侍從於憲祖，以器能簃諧於穆宗。皋陶陳九德之謀，楊震有四知之愼。進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師傅之重，疇于舊德，俾從優禮，冀保頤貞。而抗疏辭疾，勇退知止。嘗亦敦諭，確乎難奪。遂玆牢讓，厚我時風。俾進秩於端寮，仍加榮於貴綬，叠示光寵，式彰名臣。於戲，昔干木偃息，猶藩魏君；子房畜神，亦扶漢嗣。無使二哲專美於前，始終懿圖，敬服休命。可銀靑光祿大夫，守尙書左僕射致仕。"八年十一月庚戌，以尙書左僕

射致仕。蕭俛爲太子太傅,俛自相位求罷,優游雲泉。帝以師傅官重,因以命之。十二月甲申,詔曰:"不待年而求謝[52],於理身之道則至矣,其如朝廷之望何?銀青光祿大夫、新授太子太傅、上柱國襲徐國公蕭俛[53]。朕以肇建元良,精求師傅,遐想漢朝故事,韋玄成、石慶,並當時名德,咸爲此官。兼以元子幼冲,慎於教誡。欲以累汝發明古今,冀忠孝之道,日聞於耳。特輟左右,至於林廬。聞爾高蹈翛然,屏絶進趣,遠遣令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遠,不轉之意,堅然若山。循省來章,致煩爲愧。終以望之之秩,遂其疎廣之心。勵俗激貪,所補多矣。有益於政[54],寄聲以聞,亦有望於舊臣也。可太子太傅致仕。"

裴向爲大理卿宰相遵慶之子,本以名相子,以學行自飾,謹守其門風,歷官多有愛利。及入太和中,以年過致政,朝廷優異,乃以吏部尚書致仕於新昌里第。

薛平爲河中節度檢校司徒,在河中凡六年,召拜太子太保。明年,上疏乞老,以司徒致仕。

錢徽爲華州刺史,周歲告老,遂以吏部尚書致仕。

李逢吉,檢校司徒兼尚書左僕射,以守司徒致仕。

盧紹爲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以年耆乞骸,授太子太保致仕。兄渥亦以重德,告老家于華陰。紹與渥邀遊林泉,陶樂度歲。子弟皆顯達,辭祿歸養,時人榮之。

鄭居中以中書舍人致仕。居中少有時名,揚歷清貞[55],晚年尤薄名利,以疾辭官。恣遊名山,一日搦管爲詩,纔書五字,曰:"雲山遊已徧,"紙猶在手,筆忽墜地而終。

梁葛從周以前泰寧軍節度使除檢校司徒,兼左金吾上將軍致仕。從周病風,不任朝謁故也。

韋震,唐末爲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

裴迪,唐末太常卿,受禪之歲,拜尚書右僕射。後一年,上章告老,爲司空致仕。

張策,開平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中風於私第。太祖命使宣問,翌日除刑部尚書致仕。

後唐薛廷珪仕梁,爲禮部尚書。同光初,莊宗平定河南,以年老除太子少師致仕。

賈馥爲鴻臚少卿,年纔七十,上表請致仕。許之,乃以鴻臚卿致仕,賜紫金魚袋。遂歸鎮州,結茅齋於別墅,自課兒孫,耕牧爲事。

李德休爲吏部侍郎,權知左丞。未幾,乃上章乞致仕。從之,以禮部尚書致仕。

孔邈爲諫議大夫,以年老致仕。

張貽範爲蜀中書令,右金吾衛使。明宗天成初,除兵部尚書致仕。

崔沂,天成初爲左丞,以褱疾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56]。

趙仁貞,天成初,以右驍衛將軍除大將軍致仕。

鄭珏爲相，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老。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仍賜鄭州莊一區。天成四年二月，明宗自汴還京，珏莊在圃田，賜錢二十萬。

馬溉以前代州刺史，除左衛上將軍致仕。

苗暐以前將作監內作使，守光祿卿致仕。

戴思遠以前洋州節度使，除守太子少保致仕。

孔勍以前河陽節度使兼侍中請老。除太子太師致仕。

任圜爲太子少保，表請致仕。勑宜以本官致仕，兼許尋醫。

范約爲右監門衛將軍，除左驍衛大將軍致仕。

裴思禮以前蓬州刺史，除右千牛衛大將軍致仕。

趙光逢以司徒除太保致仕，仍封齊國公。

符習以太子太師致仕。習家素貧，求歸田里。許之，乃歸招慶縣。時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習飛鷹痛飲，私遊田里[57]，不集朋徒，不過郡邑，如此累年。

安重霸，長興初以虢州刺史[58]，除監門衛上將軍致仕。

蕭蘧，長興中以太子賓客，除戶部尚書致仕[59]。

李斌以前代州刺史[60]，除左驍衛將軍致仕。

李光憲以太子賓客，除禮部尚書致仕。

賈知瑜以前遼州刺史，除驍衛大將軍致仕。

梁漢顒以前鄧州節度使[61]，除太子少師致仕。目病也。

晉王建立，後唐長興初[62]，以澤潞節度使除太傅致仕。

祕弘遇，眞定中山人瓊之父也，善射。歷本軍偏校，後唐莊宗兼有其地，命爲爪牙。從戰河上，有功，累官至慶州刺史。後年老求退，終於家。

尹玉羽，後唐淸泰中，爲光祿少卿，退歸秦中。朝宰臣張延朗手書而召，高卧不從，謂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高祖入洛，即受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其老。即日，璽書褒美，頌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三萬及冬春二時服。

陳玄爲太府卿，高祖天福中，以耄期上表求退。以光祿卿致仕，卒於晉陽。

朱漢賓，初仕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七月，以前建雄軍節度使，除太子少保致仕。漢賓與安重誨連婚姻，由是連領節鎭。及重誨伏誅，乃請致仕，非其志也。高祖即位，起爲潞州平陽節度使[63]。舊有風痹，乃上表求退。朝廷允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還洛陽，有第在懷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層屋連甍[64]，修木交幹，笙歌羅綺，日以自娛，養彼天和，保其餘齒，乃近朝知止之良將也。

張行求，天福中，以前沂州刺史，除右監門衛上將軍致仕。

裴皞爲工部尚書，以耄年乞骸，加右僕射致仕。西歸京洛，逍遙自娛。

梁文矩，天福二年七月，以太子少保，表求致政。敕曰："昔魏舒，人之領袖，以二揆而解官。劉寔，邦之宗楔，自三公而遜位。所以審去就之常分，保始終之令圖，成功退身，盡善盡美。太子少保梁文矩，爲仁由己，以道事君，烈士徇名，久輸忠於象闕；達人知足，堅請老於菟裘。東路角巾，南窗羽扇，爾思高致，朕實嘉之[65]。進登保傅之班，永顯君臣之義，可太子太保致仕。"

漢盧撰，高祖乾祐中爲右散騎常侍，撰患風痹，難於拜起，每致拜，一坐再至。班列中有多口而見之者，謂諸御史曰："此而不彈，會當於稠人廣衆之中辱之，主上若問，即以不供職爲奏。"撰聞，懼而上章，乃除戶部侍郎致仕。

周顔衎[66]，晉開運中，自御史中丞求假侍養，以戶部侍郎得請歸於汶上。太祖廣順初，徵拜兵部侍郎，俄入爲端明殿學士。自王俊貶官之後，授吏部侍郎，解職。至是，累表乞骸。帝勉而從之。尋退老於東平，簪紱送之，祖帳相望，時論美之。

安審暉，太祖廣順中爲邢州節度使，居無何，目疾暴作，上章求代，歸於京師，養疾累年。拜太子太師，封魯國公致仕。

白文珂，廣順末，以前西京留守兼中書令，除太子太師致仕，進封韓國公。漢室開創，文珂時爲河東節度副使，累歷藩鎮，從太祖討蒲潼。至是，三上章告老，故以國公宮師寵之。

宋彦筠，漢乾祐二年，自邠寧節度使上章乞致仕爲僧，不允。至世宗顯德元年八月，以太子少師鄖國公改太子太師致仕，以其仕退而從其志也。世宗曰："白文珂、宋彦筠皆耆年舊勳，拜章請老，非唯知其止足，抑亦勵其貪競。朕每佇想，亦甚多之。今宜各賜茶藥錢帛，仍遣使就加撫問。"宰臣范質對曰："貴老念勳，古存盛典。竊惟近世廢之久矣，陛下復能行之，實爲國家美事。"

陳暉，顯德三年十二月，以前原州刺史爲左衛大將軍致仕。以暉武士，引年休退，故優其環拱之秩以寵之。

司徒詡，顯德末以太常卿致仕[67]，帝以雅樂淪廢，議欲恢復正聲。詡年老多病，不能蒞事，故有是命。

校勘記

[1]"嫣"字原作"偽"，據宋本改。

[2]"以"字原脱，據宋本補。

[3]此句宋本作"爲天下法"。

[4]此句宋本無"牛"字。

[5]"同産"前原尚衍"同産"二字，據宋本删。

[6]"靖"字，宋本作"靜"。

[7]"咸"字原作"或",據宋本改。

[8]臧壽,宋本作"臧燾"。

[9]"叨"字原作"刑",據《宋書・顏延之傳》改。

[10]"首"字原作"有",據《宋書・顏延之傳》改。

[11]"位"字原作"生",據《宋書・顏延之傳》改。

[12]"報"字原作"执",據《宋書・顏延之傳》改。

[13]年老,宋本作"年疾"。

[14]"晉"字原脱,據《南齊書・虞玩之傳》補。

[15]"長於"二字原脱,據《南齊書・虞玩之傳》補。

[16]"本"字原作"失",據宋本改。

[17]"且"字,宋本作"旦"。

[18]"宦"字原作"官",據宋本及《南齊書・虞玩之傳》改。

[19]"札"字,宋本作"禮"。

[20]"迁德"原作"遷德",據宋本改。

[21]"待"字,宋本作"侍"。

[22]"傷"字原作"偽",據宋本改。

[23]"求"字,宋本作"永"。

[24]"致"字原作"政",據宋本及《魏書・高閭傳》改。

[25]"上"字原作"山",據《魏書・高閭傳》改。

[26]"煩"字原作"頓",據宋本及《魏書・楊椿傳》改。

[27]"帳"字原作"帷",據《魏書・楊椿傳》改。

[28]"給"字原脱,據《魏書・楊椿傳》補。

[29]"中"字原作"時",據宋本改。

[30]"覲"字原作"覩",據宋本改。

[31]竇盧寬,宋本作"豆盧寬"。

[32]"病"字,宋本作"癘"。

[33]此句宋本作"臣自頃幽介遠屬欽明"。

[34]"愚"字,宋本作"遇"。

[35]此句原作"議刑此乖",據宋本改。

[36]懇辭,宋本作"有詞"。

[37]私第,宋本作"私室"。

[38]"詔"字,《舊唐書・宋璟傳》作"敕"字。

[39]"仕"字原脱,據宋本補。

[40]"韓滉"原作"韓晃",據宋本改。

[41]"可"字原脱,據宋本補。

[42]中大將軍,宋本作"牛大將軍"。

[43]"薛苹"原作"薛萃",據宋本改。

[44]"嘉"字原作"喜",據宋本改。

[45]"遇"字原作"過",據宋本改。

[46]"齒"字原作"請",據宋本及《舊唐書・杜佑傳》改。

[47]"弘"字原脱,據《舊唐書・杜佑傳》補。"大"字,宋本作"太"。

[48]岐國公,宋本作"歧國公"。

[49]"承"字,宋本無。

[50]"邕"字原作"雍",據宋本及《舊唐書・杜佑傳》改。

[51]"移"字原脱,據宋本補。

[52]"求"字原作"來",據宋本及《舊唐書・蕭俛傳》改。

[53]"柱"字原作"枉",據宋本改。

[54]"有"字原作"目",據《舊唐書・蕭俛傳》改。

[55]此句宋本作"揚歷清貫"。

[56]"崔沂"條原脱,據宋本補。

[57]此句宋本作"同遊田里"。

[58]"初以"二字原作"中"字,據宋本改。

[59]"以"字原脱,據宋本補。

[60]李斌,宋本作"李贇"。

[61]"漢"字原作"使",據宋本改。

[62]"初"字原作"中",據宋本補。

[63]此句原作"爲二潞州平陽節度使",據宋本改。

[64]"甍"字原作"薨",據宋本改。

[65]"嘉"字原作"喜",據宋本改。

[66]周顏衍,宋本作"周顔衍"。

[67]"常"字原脱,據宋本補。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

總録部(一百五十)

自薦　干謁

自　薦

士之自負其能,將以效用於世,而知己未遇,良時難偶,居常用晦。雖屈於等夷,一朝乘便,思有以樹立,由是挺然自述,以露其才,冀施於有政而見於行事者也。至有臨危制變,而奮厥庸佐,命戡難而申其術,居上治民而成務,切問近對以盡規,曷嘗不飭躬以踐形,循名而副實者已。雖復自衒自媒[1],昔人之所醜。若乃跅弛之士,不羈之子,以勳名爲任,而貧賤是耻者,豈復拘於常檢,而安可不試哉[2]!

毛遂,趙平原君之門下客也。平原君以秦之圍邯鄲,趙使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3],無以滿二十人。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能也[4]。"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爾。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脱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

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魄音薄,落魄,失業無次也)。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遣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齱好荷禮(握齱,急促之貌,荷與苛同。苛,細也。齱音初角切)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5]),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6]。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7](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

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喜,好也,音許吏切),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溺讀曰尿,音乃鈞切),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從音千容切)。沛公至高陽傳舍(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切,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床令兩女子洗(洗足也,音先典切),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言其賤劣如童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輟,止也。起衣,着衣服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從音子容切;衡,横也)。沛公喜,賜食其食,號爲"廣野君"。嘗爲說客,馳使諸侯。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脱輓輅(輅音東洛之洛,一木横遮車前,一人挽之,三人推之[8]。又曰輅音胡格切),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帝,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着也,帛謂繒也),衣褐衣褐見(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帝,帝召見。言入關都秦地,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

吾丘壽王,武帝時爲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黄門,帝不許(請爲黄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爲郎。

卜式,河南人。武帝拜爲郎,式不願爲之。帝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蹻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作屩),歲餘羊肥息(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帝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去,除去也),毋令敗群。"帝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

東方朔,字曼倩(倩音千見切),平原厭次人(厭音一涉切,又音一琰切)。武帝初即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千數(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音州縣之縣),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報云天子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擊劍,遥擊而中之,非斬刺之也),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數(鉦鼓所以爲進退士衆之節也[9],鉦音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無宿諾)。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編,列次也,音鞭),勇若孟賁(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説云:"人謂孟賁生乎[10]?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捷若慶忌(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也),廉若鮑叔(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説

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帝偉之，令待詔公車。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者，恐失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嘗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啁與嘲同，音竹交切)。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11]，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朔初入長安，至公車凡用三千。奏牘[12]，公車令兩人共侍，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處。讀之二月，乃盡詔[13]，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14]，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朔後爲中郎。

張敞，河東平陽人，爲山陽太守。宣帝時，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忠君[15]，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亹亹言勉強也。舍，息也。亹音尾)，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訖，盡也)，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16]，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閒讀曰閑)。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年穀頗不熟也)，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纂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宄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有業，言各得其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

馮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17]，相以爲不可許。後以功補當陽長。

尹翁歸，河東平陽人也。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18]，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敖讀曰傲)。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爲文辭而問之)，甚奇其對，除補卒吏，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

班伯，成帝時爲奉車都尉。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求朝，帝使伯持節迎單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李群輩報怨，殺追捕吏[19]。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伯既至，分部收捕，咸稱神明。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光武時爲曲陽令。建武六年，上書召見，爲尚書令王護等排間，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興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交

結。衍與就書曰:"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20],無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21],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22]。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王莽時爲納言士。光武即位,爲前將軍。建武二年,眞定王劉楊與綿曼賊通,光武遣純使幽冀,純遂誅劉楊。及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效[23]。"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乃拜純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

皇甫規,順帝時爲安定上計掾。會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效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校考。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群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虚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24]。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後終於護羌校尉。

吳諸葛恪守節度(吳初置節度官,掌典軍糧),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25],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26]。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游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已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恪盛陳其必捷。擢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於是長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

晉袁甫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華譚齊名友善。大安中,甫入洛,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治劇縣。勗曰:"君子法應,多以何宜,唯欲宰民,何不爲一臺職乎?"甫曰:

“人各有能否，譬由錦繒中之好而不可以爲袷（口洽切），稻食中之好而不可以爲虀。是以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苟非大才，何能悉備久之！”除松滋令。

宋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世居京口，博學有通識。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急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人。”高祖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噪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旣而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高祖。高祖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略當無見逾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

南齊王融，中書令僧遠之孫，爲太子舍人，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流，參名盛列，纓劍紫履，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懃而官。在昔貽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遇效，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輒敢冒不諜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願陛下裁覽。”遷秘書丞。

張融爲南陽王友，以王瞻父玄謨曾欲殺融父暢，瞻爲南陽王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淸貧，人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旣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27]，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尙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侄俱孤，二弟頓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藉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辟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

梁劉坦字德度，南康王爲荆州刺史，坦爲西平中郎中兵參軍，領長流義師，起遷諮議參軍。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師起夏口。朝議行州事者，坦謂衆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略不振。必欲鎭靜一州，城軍足食，則無逾老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遂從，乃除輔國參軍、長沙太守，行湘州事。

蕭昱字子眞，景第四子也。天監初，除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中書舍人侍郎。每求自試，高祖以爲淮南、永嘉、襄陽郡，並不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抑

而不許。

後魏韓顯宗啓乞宋王釗相府諮議參軍事,欲佐效南境。孝文不許。

邢遜字子言,撫軍將軍巒子,爲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沉屈。臣父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

後周楊寬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兵部尚書、北道大行臺鈞之子也,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恆州,請從展效,乃改授將軍高闕戍王。時蠕蠕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衛送,寬亦從行,以功拜行臺郎中。

隋柳彧少好學,頗涉經史,仕周爲寧州總管掾。武帝親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

唐張嘉貞爲并州長史,開元六年,奏事至京師,嘗因謁見,奏曰:"臣今心力方壯,是效命之秋。更數年即衰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帝以其明辯,尤重之。

第五琦爲北海郡錄參軍,玄宗西幸時,琦奏事,至蜀中得謁見,因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需,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玄宗大喜,即日拜監察御史、勾當租庸使。

李抱眞,代宗時爲陳鄭澤潞節度留後,因中謝言曰:"臣雖無可取,當今百姓勞逸,係在牧守,願得一郡以自試。"帝許之,改授澤州刺史,兼爲澤潞節度副使。

張建封字本立,兖州人也,少頗愛屬文,好談論,以立功名爲己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陽時,蘇、常等州有草賊寇掠州縣,詔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征討之,建封乃見日新,自請説諭賊徒,日新許之,遂入虎窟、蒸里等賊營,説以利害禍福,一夕,賊黨數千人並詣日新請降,遂悉放歸田里。後爲徐州節度使。

竇群,貞元末以處士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和蕃使判官。群因對曰:"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始自草澤擢臣爲拾遺,是難共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爲中和蕃判官,一何易其任乎?"乃留之。

後唐劉師武爲揚州楊漢章行軍司馬,自言有經略安邊之策,乞入朝,從之。

胡裝,禮部尚書曾之孫。汴將楊師厚之鎮魏州,裝與副使李嗣業有舊,因往依之,薦授貴鄉令。及張彥之亂,嗣業遇害,裝罷秩,客於魏州。莊宗初至,裝謁見,求爲假官。司空頲以其居官貪濁,不得調者久之。莊宗還太原,裝候於離亭,謁者不內,乃排闥而入,曰:"臣本朝公卿子孫,從知至此,殿下比興唐祚[28],勤求英俊,以壯霸圖。臣雖不才,比於進九九,納豎刁、頭須,亦所庶幾,而覊旅累年,執事者不垂顧錄臣,臣不能赴海觸樹,走湖適越,今日歸死於殿下也。"莊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如此!"且賜酒食慰遣之,謂郭崇韜曰:"便與擬議。"是歲,署館驛巡官,未幾,授監察御史裏行[29],遷

節度巡官，賜緋魚袋，尋歷推官、檢校員外郎。

晉白奉進少善馳射，唐昭宗以天復中爲朱氏協遷，東營洛邑。唐太宗鎭太原，有扶救之志。奉進謁於軍門，以求自效。太租納之麾下，以功遷龍武指揮使。

干 謁

夫有爲之士，將以盡思慮之變，效智計之用，以達於有位而奮於當世。然以貧賤之姿，風期攸隔，先容雖致，厥路無由。故寓詞以感動，飾躬以干進。或矯激以世奇，遲留而不去，蓋其策慮幅憶無所發明。或以機事微密，有以關說，乃至靡困介者，期於自達，故有當傾蓋之遇，恨相得之晚，邀功於一時，垂裕於將來者，斯亦感慨發憤而爲之也。然而衒鬻以求售，其在君子之後乎？若乃響其風聲，以道義爲貴，或在懼其侵辱，因僶俛而往，亦人無間然矣。

甯戚，齊人，欲干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軍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後命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燦，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悦之，以爲大夫)。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敎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爾。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常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悦。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

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輕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物謂鬼神，伺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御史。

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督謂察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興軍之制)，威震州郡。勝之素聞不

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佩環玦(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褒衣博帶(褒,大裾也。言着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以爲朝服垂褒之衣,非也),盛服至門上謁(上謁者,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履不着跟曰躧,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後爲京兆尹。

後漢孔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見。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融位至少府。

王符,安定臨涇人。時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夙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龍,寵也)。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慚,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爲內黃令卒。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孔融薦於曹公,衡自稱狂病。後爲黃祖所殺。

第五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趙壹,漢陽西縣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30]。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騎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曛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而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

共稱薦之[31]。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

岑晊，南陽棘陽人，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見。晊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後三府交辟，並不就。

吳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集征羌，郡之豪族(《吳錄》曰："征羌名矯尚，爲征羌令)，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欲以來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祗結怨爾。"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自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時大帝爲討虜將軍，召騭爲記室。

晉陸機，吳人也，文章冠代，與弟雲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機後爲平原內史。

孫惠，吳國富陽人，成都王穎引爲大將軍參軍、奮威將軍、白沙督。後惠擅權殺穎牙門將梁儁，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及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遘兹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睿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期，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跼蹐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餔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翊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平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于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奬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嵎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宜喻青、徐，啓示群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宫，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仗，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讖謡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尅。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賑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濱之士，含奇謨於朱唇，握神策於玉掌，逍遙川嶽之上，以俟眞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用之，則元勳建矣。秘之不天，值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32]，櫛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穴毗佐大

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能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徼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於糞壤,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獨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秘之所耻,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33],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秘之以不才之姿,而値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以忠貞之心,左蜀平亂之鞬,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

陶侃爲廬江郡主簿,太守張夔察侃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

梁蕭琛,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悦。儉爲丹陽尹,辟爲主簿。

劉勰爲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量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後魏高恭之字道穆,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脱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漁獵群書,無純碩之德,尙好章詠,乏雕揆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籍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闔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綉衣,名充直指,雖謝陳王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爲御史。

隋潘徽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揔引致文儒之士,徽乃詣揔。揔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

唐孫逖幼而英俊,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握翰即成,辭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官至中書舍人。

陸贄爲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善。贄後至宰相。

武儒衡擢進士第,故相國鄭餘慶性儉,自持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多垢巾敗服,以望其知。餘慶見之必悦,以爲風俗因己而厚儒衡,每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高言直

論，與之切磨，蓋若不知餘慶之所尚爾。餘慶因此亦嘉重之。終兵部侍郎。

栢耆，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氣，縱横家流。會王承宗再以常山叛，朝廷稍厭武事，思用恩澤濡煦。耆爲處士，於行營以書干裴度，願爲是行。承宗果請質二男獻兩郡，既而疇其使功，置之諫列。

劉三復，潤州句容人，以所業文詣郡，干謁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德裕閲其文，倒屣迎之。

後唐司空頲，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威爲節度副大使，頲以所業干之，幕客公乘億爲延譽。羅弘信，署爲府參軍，辟館驛巡官。

李琪字台秀，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年十八九，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因出琪《啞鐘》《捧日》等賦，指示謂琪曰："予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八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

晉張希崇字德峰，幽州蘇縣人也。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於吟詠。劉守光爲連帥，慘酷，不喜文士。希崇乃擲筆入謁軍門，以求自效。守光納之，漸升爲裨將。

校勘記

[1]"雖"字原作"頃"，據宋本改。

[2]"可"字，宋本作"乎"。

[3]"餘"字原作"全"，據宋本改。

[4]"有"字原脱，據宋本補。

[5]"作"字原作"取"，據宋本改。

[6]"間"字原作"聞"，據宋本改。

[7]"見"字前原衍"不"字，據宋本删。

[8]此句宋本作"一人推之"。

[9]"鉦"字原作"征"，據宋本改。

[10]"乎"字原作"平"，據宋本及《漢書・東方朔傳》改。

[11]"計"字後原衍一"計"字，據宋本删。

[12]"奏"字原作"秦"，據宋本改。

[13]"乃"字原作"召"，據宋本改。

[14]"中"字原脱，據宋本補。

[15]忠君，宋本作"中君"。

[16]"愚"字原作"遇"，據宋本改。

[17]"間"字原作"聞"，據《漢書・馮野王傳》改。

[18]"臨"字原作"歸"，據《漢書・尹翁歸傳》改。

[19]"殺"字前原衍一"冠"字，據《漢書・班伯傳》删。

[20]“恩”字原脱,據《後漢書·馮衍傳》李賢等注補。

[21]“擇除”原作“澤隆”,據《後漢書·馮衍傳》李賢等注改。

[22]“白”字原作“日”,據《後漢書·馮衍傳》李賢等注改。

[23]“自”字原作“書”,據《後漢書·耿純傳》改。

[24]“下”字原作“不”,據《後漢書·皇甫規傳》改。

[25]“禽”字原脱,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裴注補。

[26]“重”字原作“里”,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裴注改。

[27]“守”字原作“少”,據《南史·張融傳》改。

[28]“興”字原作“雪”,據《舊五代史·胡裝傳》改。

[29]“授”字原作“受”,據《舊五代史·胡裝傳》改。

[30]“壹”字原作“一”,據《後漢書·文苑傳》改。

[31]“袁”字原作“遠”,據《後漢書·文苑傳》改。

[32]“至”字原作“志”,據《晉書·孫惠傳》改。

[33]“目”字原作“想”,據《晉書·孫惠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九百一

總錄部(一百五十一)

公直　直　服義

公　直

滅私之謂公,正曲之謂直,君子之懿德也。自上古之世移,至公之道廢,則情勝於理,恩克於義,心由利易,政以勢遷,自非時厥中庸,好是正直,執不回之道,守無頗之性,則焉能獻替可否。不以讎而掩賢,閱實憲章;不以親而害法,臨事盡節,靡顧於妻孥;當官而行,罔避於權右;形奏列而無隱,斥問遺而不通,故能成剛毅之風,全忠信之行。先聖所以嘉歎,良史所以攸書,宜乎爲後世之懿範也。

史魚爲衛大夫。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

叔向爲晉大夫,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者,亦故楚人也)。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爲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爲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1]),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之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己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2],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能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制刑書[3],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三利也[4];三惡除則加三利),殺親益榮(榮名益也),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解狐爲魏大夫,與荆伯柳有怨。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曰:"是。"文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君?"左右皆曰解狐也。荆伯柳往見解孤而謝之曰:"子寬臣之過而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直事以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殁。

鉅子腹䵍,秦之墨者(鉅,姓;子,通稱;腹䵍,字也),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惠王,秦孝公子也。他,異也)。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賜,受也),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欲必行之,怨其子也)。"不許,惠王遂殺之。

漢郅都爲人勇有氣節[5],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官至少府。

卜式爲太子大傅。武帝時,歲小旱,帝令百官求雨。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税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求利(市列謂列肆)。烹弘羊,天乃雨。"

後漢任延拜武威太守,光武親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

馬嚴拜爲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章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爲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大失權貴心。

逢紀字元圖,漢末冀州牧袁紹以紀統軍事。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其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

蜀楊洪爲蜀郡太守,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諸葛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吴,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説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謙,不顧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監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近南海[6],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

而君不能忍耶?"論者由是明洪無私。

晉石苞爲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尙書丁謐貴傾一時,並校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7]。

郭瑷爲尙書都令史時,尙書杜預有所增損,瑷多所校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

曹莫爲石季龍大司農。季龍將以少子世爲太子。世方十歲,母劉曜女有寵,季龍與張舉、李農定議,敕公卿上書,請立世,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豹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8],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

晉王建立初仕後唐,爲代州虞候[9]。時莊宗鎮晉陽,以諸陵在郡,遣使享祭。其下有擾於民者,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多爲明宗所護,由是知名。

直

仲尼有言曰:"民之生也直。"又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斯皆美正直之德之謂也。蓋夫人者,稟五行之秀,肖二儀之形,純粹內充,剛毅外發,危言正色,必守其名節;戴仁抱義,以鎮於雅俗。由是遭慘毒之世而無所懼[10],遇僭竊之主而無所諂[11]。或陳天災之應兆,或言時政之闕失,不乾沒於榮利,不朋比於權勢,斯蓋古人所難也。若乃褊狷任己,訐譎爲務者[12],固在夫君子之後也。亦用論次,冀觀之者自擇焉。

能意見齊宣王(能,姓;意,名)。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焉能直,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污君。今身得見王而家宅故齊,意焉能直?"宣王怒曰:"野士!"能意曰:"少而好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以章其所好?"王乃舍之。

後漢郅惲字君章,汝南人,明天文,知漢必再命,西至長安[13],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忽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之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獄。頃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後爲長沙太守,左轉芒令免。

牛邯[14],平陵人,爲公孫述騎都尉。述欲出兵,以問群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性清高,未嘗修剌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閭,不關人事,以壽終。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後爲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倫官至司空。

孔季彦,魯國人,世舉孝廉不就。安帝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異。乃詔季彦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

唐檀,豫章人。安帝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爲郡功曹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奚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蜀李邈,廣漢郪人。振威將軍劉璋爲益州牧時,以邈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爾。"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

晉李憙,魏末,宣帝辟不就;及景帝輔政,命憙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

閻纘爲西戎校尉司馬,及司空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華尸慟哭

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

庾袞嘗與諸兄弟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弟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 方今徵聘,君實宜之。”後舉異行,不降志。

崔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歷吏部尙書、司農卿,卒官。

劉殷,趙王倫篡位,孔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雁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虚心詔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拒千乘,爲不可回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爾。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粗[15],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

謝琨,安之孫也。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慚而止。後至左僕射。

後趙姚弋仲爲石季龍將,季龍末,梁犢敗李農于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率其部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耶? 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 乃至于疾! 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爾。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爾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直[16],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

南燕封孚,渤海人,爲慕容德吏部尙書。德死,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憲日頹,殘虐滋甚,孚屢盡裨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 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爾。”竟不謝。

宋鄭鮮之,晉末爲御史中丞。初,高祖少時,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慚恧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此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佞。

顔延之,文帝時爲光祿勳致仕。元凶弑立,以爲光祿大夫。先是,延之子竣爲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孝武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

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高尙不顧老父[17],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

梁裴之高爲豫州刺史,侯景之亂,元帝召爲侍中。到江陵時[18],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兼中書舍人黄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元帝深嗟其介直。

後魏崔光韶,河東武城人,爲廷尉卿。孝莊永安末,還鄉里,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而弼貪悋,多諸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御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尙之[19]。

後周韋敻志尙夷雅不仕。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敻至宅,訪以政事。敻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竣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悦,有識者以爲知言。

隋元諧爲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帝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帝曰:"宜終此言。"

李文博爲司隸從事,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尙,唯在正直。今既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淸,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淸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曰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讜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

劉子翼爲秘書學士,秘書監柳顧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常面折之[20]。安平李百藥嘗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

唐蕭瑀爲司空,性端直鯁亮,好詰人之短,不能容衆意,鄙浮華而務善道。

趙光奇,新店野人也。貞元三年,德宗畋於新店,幸光奇家,問曰:"百姓樂乎?"對曰:"不樂。"帝曰:"仍歲頗稔,何不樂乎?"對曰:"蓋由陛下詔令不信於人,所以然也。前詔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傜。今非理而誅求者,殆過之。又云和糴於百姓,曾不識一錢而強敗之。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於京西行營,動過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奉役,不能支也。百姓愁苦如此,何有於樂乎?雖頻降優恤之詔,而有司多不奉之,亦恐陛下深在九重,未之知也。"帝感異之,因詔復除其家。

武儒衡,元和中爲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守道不回,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

服 義

蓋古之君子,不飾其非,不遂其過,周旋進退,惟義之從。其或言之失中,事有逾

矩，慮雖素定，悔尚可追。乃有方聞之士，形於規誨，陳理道以申救，納箴諷以成德。辭至於違拂，意絶於將迎，而能降志以延納，虚懷而聽受，引咎以歸乎己，稱善以加於人，涣然革心，曾不旋踵。至或既往之釁，其傷蓋多。已濟之惡，云補無及，亦能追責其非，深甘其戾，發歎以自劾，折節而爲謝，斯皆賢達之風軌，可以垂訓者焉。

趙盾，晋大夫宣子也。初，邾文公元妃齊姜生貜且，二妃晋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晋，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21]："齊出貜且長（貜且，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

范鞅，晋大夫獻子也。獻子聘於魯，問具敖山[22]，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遍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乎。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23]？"

趙武，晋大夫文子也。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文子成室，晋大夫發焉（作室成，晋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奂焉（心譏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奂言衆多），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爲）。"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24]，京蓋字之誤[25]，當爲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

趙鞅，晋大夫簡子也。簡子使尹鐸爲晋陽，曰："必隳其壘培（隳，壞也。壘，荀寅士吉射圍[26]，趙氏所作。壘，壁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累墼曰培）。"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因以自備）。簡子如晋陽，見壘，怒（既不隳，又增之，故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餘讎也（昭，明也。明怨讎以辱）。郵無正進（無正，晋大夫，郵良伯樂耳），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文子，趙簡子之祖趙武。釁，離也。難謂莊姬之讒，趙氏見討也[27]），從姬氏公宫（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之母，晋景公之妹姬，淫於趙嬰，嬰兄趙同、趙括放之[28]。姬讒同、括，景公殺之，文子從莊姬於公宫也[29]）。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爲公族大夫），有恭德以升在位（布卿位[30]），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正卿，上卿羞進），有温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典常刑法）而去其師保（在公宫，故無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修之

於身,以能復其先)。及景子長於公宫(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趙成,從其王母在公宫),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苟士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士可爲師保,吾何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足當師保,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鳩,安)。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微,無)。"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司馬子期,楚公子結也。子期欲以其妾爲内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命謚[31],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營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子亹,楚申公也。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廷見,於廷見也[32]),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八十曰耄;舍,棄也)。"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交,夾)。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共)?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猶箴儆於國(箴,刺。儆,戒),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舍謂不諫戒),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諫。旅賁,勇力之士,掌擊戈盾,夾車而趨,車上則持輪)[33]。位寧有官師之典(中廷之左右謂之位[34],門屏之間謂之寧。師長,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掌詔禮事[35])。宴居有師工之誦(師,小師。工,瞽矇也。誦,誦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於是乎作懿以自儆也[36](懿,《大雅·抑》之篇,懿讀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叡,明也。書叡作聖,謚法曰:威強而叡曰武也)。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37],不遑暇食(日映日昃,《易》曰:日中則昃)[38],惠于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爲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以爲治)!"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乃驟見左史[39]。

游吉,鄭夫大子太叔也。初,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張幕,軍旅之帳),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

罕虎,鄭大夫子皮也。罕虎與魯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宫喜、許人、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40]，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

韓起，晉大夫宣子也。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爲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二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及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王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

翟璜事魏文侯，文侯問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任[41]，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以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

卜商字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精)。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痛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怨天罰無罪)。"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言其不稱師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隆於妻子)。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群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弔於負夏(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塡池(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塡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而反之(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42]),降婦人而後行禮(禮既祖而婦又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給說)?"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曾柩非)[43]。"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善子游言且服)[44]。"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45],子游於時名爲習禮),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服且善子游)。"

孟嘗君爲齊相,出記問門下諸客:"諸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驩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驩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46],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遍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驩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47],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爾。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有君區區之薛,不附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稱萬歲,乃思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48],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田單,齊將也,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有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萬乘之燕,復齊社稷,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柱頤,攻狄不下,累在枯丘[49]。"田單懼,乃問魯仲連曰[50]:"日者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鍤,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

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黄金横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脩城[51]，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吳起爲西河相守，甚有聲名，而魏置相相田文[52]。起不悦，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廉頗爲趙將時，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53]。"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54]。"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辭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庭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漢翟方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宿，久舊也）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明譽出方進下（常官學雖有前而名譽不及方進），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毁短也）。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55]），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説。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宗，尊也），内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後漢寇恂爲潁川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威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死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

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陳蕃爲光祿勳時,主事范滂執公儀詣蕃,蕃不上之[56],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

孔融爲北海相,在郡敎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邴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知是朝吏受恩[57],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吏欲殺之[58],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收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59]。《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但戲爾。"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答。

魏鍾繇字元常,與荀攸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位至太傅。

晉劉遐爲北中郎將、兗州刺史。明帝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絶,不可因亂爲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

陸玩,成帝時爲司空。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間,咒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

何攀爲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冲以攀蜀士輕之。及其斷疑獄,冲始歎服。

王澄爲荆州刺史,行經陳留,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時陳留爲大郡,號稱多士,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

高崧爲侍中。是時,豫州都督謝萬疲於親賓相送。萬卧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60],何以爲政?"萬粗陳其意,崧便爲叙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酃故有才具邪!"

宋顔延之爲光祿大夫,與張鏡鄰居,延之飲酒,喧呼不絶,而鏡靜翳無言聲。後延

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

梁蕭琛，范縝外弟也。縝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琛相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

後魏李謐少好學，博通諸經，嘗詣侍中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

高綽以風槩立名，會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時封軌爲考功郎中，以方直自業，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錯，不如封生遠矣。"

隋薛道衡才高當世，以高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征至司隸大夫。

唐李晦爲檢校、雍州長史。私第有樓，下臨市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逼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自毁其樓。

李紳爲淮南節度使，因科蛤爲屬邑令所抗。云奉命取蛤，且非其時，年冬寒，滴水成凍，蛤若生於淺水，猶可涉脛而求。蛤既處於深泉，非沒身而不取。貴賤則異，性命不殊。"紳慚而止。

校勘記

[1]"刑"字原作"邢"，據宋本改。

[2]平丘，宋本作"平兵"。

[3]此句宋本作"以正刑書"。

[4]"三利也"三字原脱，據宋本補。

[5]"節"字，宋本無。

[6]"近"字，宋本作"进"。

[7]此句宋本作"由益是見稱"。

[8]"立"字，宋本作"位"。

[9]"候"字原作"侯"，據宋本改。

[10]"慘"字原作"掺"，據宋本改。

[11]"主"字，宋本作"王"。

[12]"譎"字，宋本作"譎"。

[13]此句宋本作"西上長安"。

[14]"牛"字原作"荆"，據宋本改。

[15]"聖"字原脱，據宋本補。

[16]“直”字原作“且”,據宋本改。

[17]此句宋本無“高”字。

[18]此句宋本作“在江陵時”。

[19]此句“尚”字,宋本作“敬”。

[20]“常”字原作“長”,據宋本改。

[21]“人”字原脱,據宋本補。

[22]“赦”字前原衍一“山”字,據宋本删。

[23]此句宋本作“而况君子乎”。

[24]“墓”字原作“莫”,據《禮記・檀弓下》鄭玄注改。

[25]“誤”字原作“義”,據宋本改。

[26]“荀”字原作“苟”,“士”字原作“土”,均據宋本改。

[27]“見”字原作“是”,據宋本改。

[28]“嬰”字原脱,據宋本補。

[29]“從”字後原衍“之”字,據宋本删。

[30]“卿”字原作“鄉”,據宋本改。

[31]“命謚”原作“之命”,據宋本改。

[32]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33]此段夾注中,“摯”字原作“載”,“輪”字原作“轉”,均據宋本改。

[34]“廷”字原作“延”,據宋本改。

[35]“掌”字原作“長”,據宋本改。

[36]“以”字前原衍一“戒”字,據宋本删。

[37]日中昃,宋本作“日昳”。

[38]此段夾注宋本作“日昳日昃易曰日中則昃”。

[39]“驟”字原作“趣”,據宋本改。

[40]“由”字原作“出”,據宋本改。

[41]此句宋本作“臣在闕門之在”。

[42]“欲更始”原作“於更始”,據宋本改。

[43]此句宋本無“有”字。

[44]“予”字,宋本作“子”。

[45]“夫夫”原作“大夫”,據宋本改。

[46]“裝”字,宋本作“莊”。

[47]“云”字原作“公”,據宋本改。

[48]“諭”字原作“論”,據宋本改。

[49]“柘”字原作“石”,據宋本改。

[50]此句宋本作“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

[51]“脩”字原作“循”,據宋本改。

[52]此句宋本僅一“相”字，且“相”字前爲一字距空白。

[53]此句宋本無“下”字。

[54]必辱之，宋本作“不辱之”。

[55]“授”字原作“論”，據宋本改。

[56]“詣”字原作“諸”，“上”字原作“止”，均據宋本改。

[57]“知”字原作“如”，據宋本改。

[58]“吏”字原作“乃”，據宋本改。

[59]此句宋本作“若殺之則是舉之非也”。

[60]“疆”字原作“强”，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九百二

總録部(一百五十二)

貧　安貧

貧

《洪範》"六極",其四曰:"貧,困於財之謂也。"仲尼亦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此言其難處也。又曰:"貧而無怨難。"此言其多有也。在昔先民,亦有德充而道富,言忠而行篤。或乃家無擔石,室如環堵,樵蘇不給,藜藿苦饑,席戶以蔽風雨,緼袍以禦寒泣,耕而爲業,傭賃以取資,以至假貸無獲,宦游益困[1],屈志於鄙事,盡瘁於力作,并日而食,徒行以出,士之窮也,乃至於是。其或命運亨會,勳名崇建,出幽遷喬,先約後泰者,蓋不乏焉。至有棲遲末路,終然淪沒者,斯子夏所謂"富貴在天",良有數存乎其中爾。

叔孫敖爲楚相,死,其子窮困負薪。

甯戚,衛人,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乃賃爲人推車飲牛,扣牛角而歌。後爲齊大夫。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之。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以奉賓客。

顔無繇字路。路者,顔回父[2]。回死,顔路貧,請孔子車以葬(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鯉,孔子子字伯魚),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卜商字子夏,魏人,衣若懸鶉。後爲魏文侯師。

孔伋字子思,夫子之孫也,居於衛,緼袍無裏,三旬九食。

馮煖,齊人,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齊相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能也?"對曰:"無能。"孟嘗君笑而受之。

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吏。後號廣野君。

周勃,其先卷人也(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切),徙沛。勃以織薄曲

爲生(葦薄爲曲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3]。後爲右丞相。

陳平少時家貧,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產,曰:"亦食糠覈爾(覈,麥糧中不破者也。覈音紇,京師人謂粗屑爲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平家貧,負郭窮巷(負謂借也),以敝席爲門,然門多長者車轍。位至丞相。

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又不能治生爲商賈(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常從人寄食。後爲淮陰侯。

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後爲齊王內史。

東郭先生拜爲都尉,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司馬相如字長卿,爲武騎常侍,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遂,達也),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所治都下之亭)。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第,但也),從昆弟假貸[4],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5],乃令文君當壚(賣酒之家,累土爲壚,以居酒瓮,四面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壚也),相如身著犢鼻褌(即今之松形似犢鼻。松音之容切),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滌,灑也。器,食器也。食已則灑之,賤人之役也)。

倪寬治尚書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後爲御史大夫。

主父偃游齊,諸子間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6]。後爲齊相。

公孫弘,菑川薛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位至丞相。

胡建[7],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

蔡義,河內溫人,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令乘之。後位至丞相。

王章字仲卿,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牛衣,編亂麻爲之),與妻决,涕泣(自謂將死,故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逾仲卿者! 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終爲京兆尹。

貢禹字少翁,遷光祿大夫,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8]。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陳湯少時家貧,匄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

匡衡字稚圭[9],東海丞人(丞音證),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傭作言賣功傭爲人作役而受顧也)。位至丞相。

揚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10],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以從游學。

張竦居貧無賓客,時有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及王莽時,爲郡守封侯。

後漢許荆字少張,家貧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後徵諫議大夫卒。

劉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卒爲野王令。

班超與母至洛陽,家貧,常傭書以供養。後以功至射聲校尉。

侯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常傭作爲資,暮還輒燃柴以讀書。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起。

申屠蟠字子龍,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累徵不起。卒於家。

張楷字公超,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後徵長陵令,不至官,遂隱居弘農山中。

桓榮字春卿,少學長安,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官至太常。

周紆爲渤海太守,免歸,家貧無以自賑贍,身築塹以給食。章帝知憐之,復以爲郎。

檀敷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幷日而食。

馬騰字壽成,馬援孫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爲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障山中斫材木,販詣市,以自供給。

范丹爲萊蕪長,不到官,後辟太尉府。常徒行斃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陰,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

孫期少爲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後司徒黄琬特辟,不行,卒於家。

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以高行聞。後爲左郎中將。

施延字君子,家貧母老,嘗鬻力供養,種瓜自給。位至太尉。

荇融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後州郡禮請,公府連辟皆不應。

閔仲叔,安居安邑[11],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市吏常給焉,後買輒得。仲叔聞知其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12]。

魏常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卒爲光祿大夫。

程堅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

裴濳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13]。群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後爲光祿大夫。

崔林除鄔長[14]，貧無車馬，單步之官。

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蝸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故吏民爲殯葬也。

吳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位至太子太傅，中書令。

潘璋性嗜酒，居貧，性好賒貸，輒言後豪富必相還。後爲右將軍。

晉祖納有操行，少孤貧，常自炊爨以供母。後官至光祿大夫。

葛洪字稚川，少好學，家貧窮，自伐薪以買紙筆[15]，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元帝爲丞相，辟爲掾。

吳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官至度支尚書中領軍。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後爲荆州刺史，南蠻校尉。

李充字弘度，爲征北將軍褚裒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16]。裒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充曰："窮猨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

阮脩字宣子，王敦時爲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

王猛字景略，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常貨畚於洛陽。後事苻堅，爲丞相中書監。

宋劉伯龍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寠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方。忽見一鬼立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爲越騎校尉。

顔延之，瑯琊臨沂人，少孤貧，屏居里巷，不預人間者十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延之居常罄匱[17]，球輒分財贍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湘東王師。

南齊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父耶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沒虜，至泰始初，因淮北陷沒[18]，遂入北，至桑乾尋父，父已卒。喪畢，又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米。永明中卒。

張緒爲國子祭酒，死之日，無宅以殯。

王智深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19]。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20]。卒於家。

張融爲宋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寺僚佐,多襯錢帛,融獨襯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禄。"出爲封溪令。

王延之爲司空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啓明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

周山圖字季寂,少貧微,傭書自業。後爲黄門郎領羽林監。

梁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六歲丁父憂,傭書以養母。及母卒,家貧無以還窆[21],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太守柳惲初辟爲主簿。

蕭眎素早孤貧,爲叔父惠休所收恤。後起家司徒法曹行參軍。

劉訏,平原人,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訏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後刺史張稷辟爲主簿,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於家。

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22]。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惟有一鹿床,以樹環繞[23]。天監十二年,詔徵不起。

陳張種初仕梁,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24]。種時年已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

謝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後魏張蒲爲南中郎將,太武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出爲相州刺史。

闞駰,燉煌人,博通經傳,聰敏過人,爲沮渠牧犍,姑臧太守。入京師,家甚貧,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

傅永自東陽禁防,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齊民。父母並老,饑寒數十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

北齊杜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後爲膠州刺史。

隋虞世基仕陳,爲尚書左丞。及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常爲五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咏。

唐韓思復初爲汴州司戶參軍,丁憂,家貧,鬻薪以終喪制。

呂諲,蒲州河東人,少孤貧,不能自振,里人程震重其才,厚與資給,遂游京師。後位至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25]。

高適好學,以詩知名,濩落不事家產,僑居梁宋間,薄游州縣,求丐取給。後爲左散騎常侍。

許康佐擢進士第,以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或怪之,笑而不答,蓋不擇祿而養親也。後爲禮部尚書。

李建字杓直,少孤[26],家素清貧,無餘業,與伯兄遜於荆南[27],躬耕致養。後官至

刑部侍郎。

周楊凝式，晉末以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絶俸，艱於家食，奏拜太子少保，尋分司於洛。

安　貧

夫貧者，士之常。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是故賢者樂道，君子不憂，安德而忘貧，好禮而不懾，雖曲肱飲水，其樂只。且在甕牖繩樞，何賤之有。至乃韜光處晦，研精篤學，居四壁之陋，無卒歲之儲，誦《墳》《典》以自得，秉耒耜而忘倦，甘於煩辱，曾不屑慮，非夫造聖哲之域，蘊道德之富，則何以在窮能固，立志不回，無隕穫之累而成名於世者哉！《傳》所謂"一畝之宫，而無諂仕。"《詩》之述"衡門之下，可以栖遲"，斯可尚矣。

顔回字子淵，魯人，一簞食，一瓢飲（簞，笥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原憲字子思，魯人，居環堵之室，茨以蒿[28]，蓬户甕牖，桷桑以爲樞[29]，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30]。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巷不容軒[31]，往見原憲。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捉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

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孔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32]，其由也與？"

漢朱買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産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艾讀曰刈。給，供也），擔束薪，行且讀書。其妻亦負載相隨[33]，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嘔讀曰謳）。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女皆讀曰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拜中大夫侍中，出爲會稽太守。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清静亡爲，少嗜欲（嗜讀曰耆），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汲汲，欲速之義，如井汲汲也），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徼，要也。徼字或作激。激，法也），家産不過十金，乏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雄後爲郎，給事黄門轉爲大夫。

後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

劉陶字子奇,穎川人,建武中徙六郡大族。陶曾祖自齊來,世以儒學,安貧樂道,故仕不過孝廉宰府。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阿里街卒。友人范式爲荆州刺史,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導騶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游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34]。子欲居九夷[35],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勑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

吳祐,陳留長垣人,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

崔寔,瑗之子也,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産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

韋彪,扶風平陵人,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退。

竇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安帝永初中,三輔遭羌寇,避難東國,家於外黄(外黄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

李恂爲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

向長隱居不仕,性尙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

范冉(冉或作丹)字史雲,除萊蕪長[36],不到官,所止單陋,有時絶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子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蜀譙周字允南,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後封陽城亭侯。

吳謝淵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戚容,又不易慮,繇是知名,舉孝廉。

晉嵇康,性絶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官至中散大夫。

劉惔少淸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後爲丹陽尹。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世孫也。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也。後以功封萬寧縣丹陽尹。

王述字懷祖，安貧守約，不求聞達。位至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尚書令。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有清操，及歸京師，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宋高祖時，爲太傅，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

前趙陳元達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讀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劉元海徵爲黄門郎。

宋陶潛字淵明，柴桑人。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37]，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爲彭澤令，解印綬去。

張興世，竟陵人，少家貧，南郡宗珍之爲竟陵郡，興世依之爲客。竟陵舊置軍府，以補參軍督護，不就。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年老，菜食，常無經日之資[38]，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文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

沈慶之，吳興武康人。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隴畝，勤苦自立。位至侍中太尉。

後魏劉芳字伯支[39]，彭城人也。年十六時，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至有易衣并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位至太常卿。

後周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鄚人，少以字行西魏，大統末，爲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

隋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好學不倦，爲薛道衡所知。後直秘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常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

房彥謙居官，所得俸祿，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卒爲涇陽令。

唐崔從字子乂[40]，與次兄能同隱太原山居[41]，勵志學業，窮困至於絕食，不以告人。

李藩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後至相位。

李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42]，易衣併食，講習不倦。官至刑部尚書。

後唐李愚[43],隨計之長安。唐昭宗天復初,駕在風翔,汴軍攻蒲華入關,愚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親採薪以給,朝夕未嘗干人。後至相位。

周翟光鄴,太祖時,位至宣徽使兼樞密副使,食祿日久,家無餘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糲食纔給,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

校勘記

[1]“宦”字原作“官”,據宋本改。

[2]“者”字原作“子”,據宋本改。

[3]此句宋本作“常以吹簫給喪事”。

[4]假貸,宋本作“假二”。

[5]“一”字,宋本無。

[6]“遇”字原作“客”,據宋本改。

[7]“建”字原作“逮”,據宋本改。

[8]“竪”字原作“堅”,據宋本改。

[9]匡衡,宋本作“康衡”。

[10]“素”字原作“資”,據宋本改。

[11]此句宋本作“居安邑”。

[12]此句宋本作“遂去之沛”。

[13]“藜”字,宋本作“荆”。

[14]“鄏”字,宋本作“隔”。

[15]紙筆,宋本作“紙墨”。

[16]“求”字原作“丈”,據宋本改。

[17]“匱”字,宋本作“貧”。

[18]“淮”字原作“佳”,據宋本改。

[19]“莧”字原作“莞”,據宋本改。

[20]此句宋本作“分其衣”。

[21]“窆”字原作“厝”,據宋本改。

[22]“僮妾竊”三字,宋本無。

[23]此句宋本作“所居室唯有一林竹樹環繞”。

[24]此句宋本無“王府”二字。

[25]“三品”字原脱,據宋本補。

[26]“少孤”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27]此句原爲“與兄造遥於荆南”,據宋本改。

[28]“蒿”字原作“生草”,據宋本改。

[29]“以”字，宋本作“而”。

[30]匡坐，宋本作“正坐”。

[31]此句宋本作“軒不容巷”。

[32]“者”字原作“也”，據宋本改。

[33]“載”字原作“戴”，據宋本改。

[34]“晨門”二字，宋本無。

[35]此句宋本無“欲”字。

[36]“萊”字原作“菜”，據宋本改。

[37]此句宋本無“既醉”二字。

[38]“常”字原作“恒”，據宋本改。

[39]“後魏”二字，宋本無。

[40]此句宋本無“子”字。

[41]“隱”字，宋本作“於”。

[42]“皆”字，宋本作“能”。

[43]“後唐”原作“後漢”，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九百三

總録部(一百五十三)

書 信

古之作者,曷嘗不因言而見志。至於執訊之還往,尺書之問遺,皆所以導素藴而陳嘉誨者焉。春秋以來,文辭爲盛;兩漢之世,炳然與三代同風;鼎國之後,才士間出。觀其揚推理道,論叙今古,内罄於悃愊[1],外影於藻翰,意趣周密,采章英發,使人三復而不能自釋於手。故史氏所載,非以爲繁文,後學之徒,競漱其芳潤者已。

叔向,晉大夫。鄭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己法[2]),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禄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也),使之以和(説以使民),臨之以敬,蒞之以強[3](施之於事爲蒞),斷之以剛(義斷也);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4],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爲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5]:'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孚,信者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爲信[6],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爲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也[7])。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漢柴武爲將軍。韓王信降胡,漢使武擊之。武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復,音扶日反),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藉,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爲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大夫種、范蠡也,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大夫種位爲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句踐逼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邑,又居陶土,自號朱公也,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者,蓋言種不去則見殺,蠡逃亡則獲免。蠡音禮)。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世也(僨謂僵仆而倒也,音方問切)。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貸音吐得切)。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瞽者不忘視[8](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切),勢不可爾。"

薄昭,文帝舅,爲將軍。淮南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帝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爲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骫,古委字,骫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切),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9],甚厚(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風雨(沫亦頮字也;蒙,冒也。沬,洗面也,音呼內切,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瘡痍(痍音夷),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謂請守母冢自爲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爾)。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10],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切)。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吳專諸,衛孟賁也,賁音奔),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毐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11],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爲郃陽

侯,以便國法也。便音頻面切);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諸侯王之相欲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切)。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羞,辱也),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12],未嘗忘死(常恐死)。陛下即位[13],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軌,法也),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發矢,喻速也[14];已,語終辭)。"王得書,不說。

司馬遷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故人者,言其舊交也)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懇懇,至誠也),若望僕不相師用(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僕非敢如是也。僕雖罷駑,亦側聞長者遺風矣(罷讀曰疲)。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顧,思念。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無誰語者,言無相知言心之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言無知己者,設欲修名節,立言行[15],誰可爲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爲音于僞切)?'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高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鼓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爲鼓琴爾),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己容(說,讀曰悦)。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由、夷,許由、伯夷也。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16]),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爾(點,污也)。書辭宜答(宜早答),會東從上來[17](從武帝還也),又迫賤事(卑賤之事,若煩務也,謂所供職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卒音千忽切)。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平居時,遷不指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己也。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薄,迫也。迫,當從行也),恐卒然不可諱(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懣,煩悶也。曉,告諭也。懣音滿)。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18](謂任安恨不

見報)，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19]。幸勿爲過[20](謂中間久不報也[21])。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符，信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列於士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憯亦痛也，音千敢切)，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詬，耻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今也[22]，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奄人，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景監，秦嬖人也。趙良，賢者)；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23]，莫不傷氣，况忼慨之士乎(忼音口朗切)？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言符從天子之車輿)。所以自惟(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效，致也)，有奇策材力之譽[24]，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搴，拔也，取敵人之旗也。搴音蹇)；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25]。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周官太史謂下大夫也。漢太史令之秩比下大夫。嚮讀曰響，曩昔時也)，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闒茸，猥賤也。闒，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楚也。闒，吐合切；茸，人勇切)，乃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卬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枝，出入周衛之中(薄枝，薄材也。周衛言宿衛，謂周密也)。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26]，事不可兼施[27]，言己方有所造，不暇修乎人之事也。言營職務爾，未論其造書也)，故絶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畜讀曰蓄)，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媒謂遘會也，孽謂爲生其罪釁也。媒如媒聘之媒，孽如麴孽之孽，一曰齊人謂麴爲媒)，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强胡(挑音徒了切)，卬億萬之師(卬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28](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29])。虜救死扶傷不給(給猶供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

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呼,火故切[30]),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弮[31],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者[32](沫音類[33]。弮,弩弓也。沫,古類字。類,洗面也,言流血在面如與類。冒,死也。首,嚮也。沬,呼内切,字從午未之未。弮,丘權切,又音眷。冒,莫克切。首,式救切。或讀乃以拳挲之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其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34],非是手拳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料,量也,音聊),見主上慘淒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自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35],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其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睚眦,舉目眦也[36]。猶言顧瞻之傾也。睚音厓;眦[37],才賜切)。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沮,毀壞也,音才汝切),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拳拳,恐謹之貌。《劉向傳》作惓惓。字音義同爾。列,陳也),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家世爲將,有名聲,陵降而隤之也。隤,墜也,音頹),而僕又茸以蠶室(茸,音人勇切,推也。蠶室,初腐行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爲天下觀笑(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38](螻,螻蛄也;蟻,蚍蜉也,皆蟲之微少者。螻音樓)?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與,許也。不與許其能死節[39]),特以爲知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爾。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趨讀曰趣,趣,嚮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箠,杖也。音止蘂切),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嬰,繞也。鬄,吐討切),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40],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掘地以陷獸也,穽音才性切),積威約之漸也。故古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敢對,定計鮮也(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槍,千羊切),視徒隸則心惕息(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勢也。事已至此[41],言不辱者,所謂強顏爾,曷足貴乎(強,其兩切)?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高祖僞游雲楚而信至陳上謁,即見囚執。械謂桎梏

之);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抵罪(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絳侯誅吕,權傾五霸,囚於請室(伯讀曰霸);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財與裁同,古通用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强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於父母妻子),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顧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免焉(勇敢之人闇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必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免厲也)!僕雖怯耎,即欲苟活(耎,柔弱也[42],音人阮切),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43](湛讀曰沈;累,力追切)!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罵婢謂之臧女,而婢婦奴謂之獲也),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44]。古者富貴而名磨滅[45],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孫子與龐涓學而爲龐涓所斷足髕);不韋遷蜀,世傳《吕覽》(《吕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説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詩三百》,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抵,歸也,音丁禮切)。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合將來之人,思已往之事[46])。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文以自見(見,胡電切),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稽,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三十六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47],上流多謗議[48]。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爾!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如亦往也)。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湛讀曰沉),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琢(琢,刻也,音篆),曼辭以自解(曼,美也。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爾(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楊惲爲諸吏光禄勳,封平通侯,免爲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産業,起室宅,以財

自娱。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闔,閉也),不當治産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晻昧,語言見廢(晻與暗同),内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蒙,蔽;督,視也),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毁譽也(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49](顔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惲引之),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與讀曰豫),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倍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素,空也,不稱其職,空食禄)。懷禄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横被口語(横音古孟切),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50],説以忘罪(説讀曰悦)。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産,以給公上(充縣官之賦役也)。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51]。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父,至親;君,至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既,已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炰,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爊也。炰音步交切,爊音一高切)。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缶即同今之盆類也),而呼嗚嗚(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52])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53],貞實之物[54],當在囷窌,零落在野,喻己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廷皆諂諛也。萁,豆莖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昂[55](褎,古衣袖字),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自謂爲可也)。惲幸有餘禄,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毁所歸,不寒而栗(栗,竦縮也)。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言逐衆議,皆相毁也),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56]),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由切,槩音工代切,分音扶問切)。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昆夷之地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

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爲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後漢馮衍以計說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鮑永。永以衍爲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因背前約，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57]（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耳，避驪姬之難出奔。狐偃勸令返國，遂爲霸主。子犯即狐偃子也），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58]。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59]。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程嬰曰[60]："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爾。"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臼并孤兒[61]，然趙氏眞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爲卿，而復其田邑），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國（三王見《更始傳》），天下蟻動，社稷顛隕（蟻動衆論），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田邑字也）擢選剖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爲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爲瑞信。剖即分也）。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三關謂上黨關[62]、壺口關、井陘關也[63]。陘音行一切），柰何舉之以資強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楚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匈。"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二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64]，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弑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晏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脰，劍在心，子圖之[65]。"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留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晏可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魯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爲孟孫守郕邑，晉人來理杞田。季孫將以郕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66]，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於桃。"注曰："摩瓶汲器，諭小智也。魯國卞縣之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名）。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案謝息得桃邑萊山[67]，故言無桃萊之利也），而被畔人之

聲,蒙降城之耻,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閭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68]。牟夷,莒大夫,竊牟婁及防兹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紓,緩也。音舒),上不損剖符之責[69],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以秦,其吏人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70]。"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71]?"豹曰:"聖人甚恶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坑其卒四十萬。又圍邯鄲,又攻西周[72],拔之[73]。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延陵,邑名。吴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欒謂子雅,高謂子尾[74],皆齊大夫[75]。魯昭公八年,欒高作難,晏子無罪)。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76],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以戚邑畔。時陷於終身之惡)。以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言不過爲二途而已)。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強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横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延),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劉禹也),隴西北地從風嚮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言明白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没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77]?老母抱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厭事爲。况今位尊

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永字也），揭節垂組，自相署立[78]（揭音其謁切，謂賢也）。蓋仲繇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繇欲使門人爲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繇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79]（《衍集》鮑永行衛軍事，安集幷州，擁兵屯太原[80]，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幷力），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聞更始敗，故諸國敗也。不入彘，言不征之也。彘，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即上所謂黠賊所圍城者也，大谷自太原趣上黨之道。不窺言不來救也。今幷州大谷縣西有大谷是也[81]）。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爲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弔失國曰唁[82]。衛懿公爲狄所滅，戴公乃立廬于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83]，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主亡一歲，莫知所定，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泰山而超北海也。"），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又遣子婿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邑又書勸永降，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84]，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85]，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86]，上黨敗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危之憂，國有分離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爲羅網，而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泉之薄冰不爲嗁，陟千均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87]。"永、邑遂結怨焉。

馬融爲南郡太守，與竇伯尚書曰："孟陵奴來，賜見子迹，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每紙八行，行七字。

趙壹，漢陽人，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盾也，謚曰宣[88]，宣孟將之絳，見骫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89]。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贖即續也，骫，古委字也）；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胍，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

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謂尸蹷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90],以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糒脯出乎車軨[91](軨,車轜間横木),鍼石運乎手爪(古者以砭石爲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砭音必廉切),今所賴者,非直車軨之糒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司命,文昌中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眞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明貌)。竊爲《窮鳥賦》一篇。"後上計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92],不通屈尊門下(尊謂一也,敬之,故號爲尊),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睿,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恕也[93]。尊敬壹,故謂爲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彥之人,亦顔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94],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以貴下賤,握髪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周公一沐三握髪,以接天下之士)。高可敷玩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恂恂,恭順貌)。蓋見機而作[95],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96],有蒙袂輯屨貿貿而來[97],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疢動,膝灸壞潰(人有四關十二節),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

孔融字文舉。漢末,會稽太守王朗爲孫策所敗,太祖表徵之。朗被徵未至,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表章,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縣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98]。談笑有期,勉行自愛。"又張紘既好文學,善楷篆,嘗與融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睹其人也。"孫權討江夏,命紘居守。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99],足下留鎭,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

會面,爲愁歎爾。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融後爲少府。

劉表爲荆州牧,與袁尙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

校勘記

[1]"愊"字,宋本作"幅"。

[2]準,原作"淮",據宋本改。

[3]强,原作"疆",據宋本改。

[4]上,原作"正",據宋本改。

[5]"詩曰"原作"書曰",據宋本改。

[6]"詩"之原作"云",據宋本改。

[7]"改"字原作"敗",據宋本改。

[8]瞽者,宋本作"盲者"。

[9]此句宋本無"大"字。

[10]"位"字,宋本作"仕"。

[11]"人"字原作"如",據宋本改。

[12]孤,原作"狐",據宋本改。

[13]"位"字,宋本無。

[14]"喻"字原作"逾",據宋本改。

[15]"言"字原脱,據《漢書・司馬遷傳》顔師古注補。

[16]璧,原作"壁",據宋本改。

[17]此句宋本無"上"字。

[18]"魂魄"原作"魂魂",據宋本及《漢書・司馬遷傳》改。

[19]此句宋本無"久"字。

[20]此句宋本無"爲"字。

[21]"謂"字原作"請",據《漢書・司馬遷傳》顔師古注改。

[22]"非今也"原作"非一世也",據宋本改。

[23]此句宋本作"事關於宦豎"。

[24]"譬"字原作"擧",據宋本改。

[25]此句宋本無"交"字。

[26]"望天"二字原脱,據《漢書・司馬遷傳》顔師古注補。

[27]"不可"原作"何可",據宋本改。

[28]此句宋本無"當"字。

[29]"當"字原作"多",據宋本改。

[30]"火"字原作"大",據宋本改。

[31]此句宋本無“更”字。

[32]此句宋本無“者”字。

[33]“音”字原作“啻”,據宋本及《漢書·司馬遷傳》顔師古注改。

[34]“弩”字原作“拏”,據宋本及《漢書·司馬遷傳》顔師古注改。

[35]“旨”字原作“肯”,據宋本改。

[36]“眦”字原作“背”,據《漢書·司馬遷傳》顔師古注改。

[37]“眦”字,宋本作“皆”。

[38]“螘”字原作“蟻”,據《漢書·司馬遷傳》改。

[39]“與”字,宋本無。

[40]“處”字原作“出”,據宋本及《漢書·司馬遷傳》改。

[41]此句宋本作“及已至此”。

[42]“柔”字原作“杳”,據宋本改。

[43]“累”字原作“縲”,據宋本改。

[44]“鄙”字后原衍“陋”字,據宋本删。

[45]磨滅,宋本作“摩滅”。

[46]此夾注,宋本爲“令將來之人見己志也”。

[47]“負”字原作“貧”,據宋本改。

[48]“上流”,《漢書·司馬遷傳》作“下流”。

[49]此句宋本無“恐”字。

[50]“小人”二字后尚衍“小人”二字,據宋本及《漢書·楊惲傳》删。

[51]此句“用此”,宋本作“用以”。

[52]“闕”字原作“門”,據《漢書·楊惲傳》顔師古注改。

[53]“豆”字原作“立”,據《漢書·楊惲傳》顔師古注改。

[54]“貞實”二字原作“身家”,據宋本及《漢書·楊惲傳》顔師古注改。

[55]“昂”字,宋本作“卬”。

[56]“魏”字原作“爲”,據宋本改。

[57]“永、衍”二字原脱,據《後漢書·馮衍傳》補。

[58]“夫人”原作“大夫”,據宋本改。

[59]“宫”字原作“言”,據《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改。

[60]“杵臼”二字原脱,據《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補。

[61]“并”字原作“斥”,據宋本改。

[62]“關”字原脱,據《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補。

[63]“井陘”原作“石陘”,據宋本改。

[64]“劍”字原作“歛”,據《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改。

[65]“圖”字原作“國”,據宋本改。

[66]“桃”字原作“桃”,據《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改。

[67]"莱"字原作"在",據宋本改。

[68]"邑"字原作"也",據《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改。

[69]"責"字原作"貴",據宋本及《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改。

[70]"入"字原作"人",據《後漢書·馮衍傳》改。

[71]"受"字原作"愛",據宋本改。

[72]"攻"字原作"改",據宋本及《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改。

[73]"拔"字原作"故",據宋本及《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改。

[74]"尾"字原作"居",據宋本及《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改。

[75]"皆"字原作"邑",據宋本及《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改。

[76]"君"字原作"刃",據宋本改。

[77]此句宋本作"義無誰爲"。

[78]"署"字原作"置",據宋本及《後漢書·馮衍傳》改。

[79]一郡,宋本作"一部"。

[80]"太原"原作"九原",據宋本及《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改。

[81]"西"字原作"而",據宋本及《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改。

[82]"弔"字原作"弟",據宋本改。

[83]"亡"字原作"之",據《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改。

[84]"丈夫"原作"大夫",據《後漢書·馮衍傳》改。

[85]"興"字原作"與",據《後漢書·馮衍傳》改。

[86]"徒"字原作"從",據宋本改。

[87]"予"字原作"子",據宋本改。

[88]"宜"字原作"伯",據宋本改。

[89]"持"字原作"時",據《後漢書·文苑傳》李賢注改。

[90]"鉞"字原作"越",據《後漢書·文苑傳》李賢注改。

[91]"軫"字,《後漢書·文苑傳》李賢注作"軨"。

[92]"旦"字原作"但",據宋本改。

[93]"恕"字原作"怒",據《後漢書·文苑傳》李賢注改。

[94]"侍"字原作"待",據《後漢書·文苑傳》改。

[95]"機"字原作"幾",據宋本改。

[96]"黔"字原作"默",據宋本改。

[97]"貿貿"二字原作"質",據《後漢書·文苑傳》李賢注改。

[98]"熊"字原作"能",據《三國志·魏書·王朗傳》裴松之注改。

[99]"西征"原作"征西",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四

總錄部(一百五十四)

書信第二

魏王朗,東海人,魏初爲公輔。時許靖入蜀爲司徒,與朗親善。朗與文休(靖字)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1]!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絶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邅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托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荆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2],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宫,及即位之後,每會群賢,論天下髦俊之所見在者[3],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壞之朽質,感夫子之清聽[4];每叙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儀[5]。前世邂逅,以同爲睽,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闊情慉,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兒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緦歲餘。臨書愴悢[6],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7]。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總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燿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爲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8],想亦極目而回望[9],側耳而遐聽[10],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嘗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11],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12],遂沉溺於

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絶，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絶瞻晞故土桑梓之望也[13]。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14]，申敕朗等，使重爲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僞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吕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來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遍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爲身擇居，猶願中土；爲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又漢末劉繇字正禮，爲揚州刺史，畏袁術，不敢之州南保豫章，駐彭澤，病卒。後孫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剌。更以同盟，還爲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15]，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損既往之猜，保六尺之托[16]，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籍，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

鍾繇爲相國，策罷就第。吴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子更嫵媚[17]"。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不能離乎[18]。若權復黠[19]，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20]。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

楊脩字德祖，謙恭才博，爲丞相主簿。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辭賦[21]，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22]，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23]。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玆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絶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24]，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25]，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

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26],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説,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之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譚巷説,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爾,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録,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白首[27],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28]。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29]?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30],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逾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31],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絶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别爾。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强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爲皆有愆耶[32]!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鍾鼎[33],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34],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35],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

蜀許靖爲御史丞,漢末,避難在交州,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36],扇動群逆,津塗四塞,雖懸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絶糧茹草,饑殍薦臻,死者大

半[37]。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飾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荆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絶，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38]，伯母隕命，并及群從，洎諸妻子[39]，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僕，永爲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絶，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彦，深相分托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40]，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輔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苟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群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弦，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41]，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於水。後歸先主，爲司徒。

蜀馬良字季常，襄陽人。先主領荆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荆州，與亮書曰："聞洛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也）。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42]。若乃和光悦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弦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諸葛亮字孔明，爲丞相。都護李平字正方，建興九年，坐誣罔廢。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吴，爲吾説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陳震字也。

吴張承爲奮威將軍，吕岱爲交州牧，屢立大功，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

勤,躬親王事。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43],《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悦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44]。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

晉趙至與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叙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别之後,離群獨逝,背榮譏,辭倫好,經回路,造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托。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回飈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内,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托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托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遄征[45];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睹;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踴,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睇大野,虎嘯六合[46],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横奮八極,披艱埽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泰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47],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48]。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後辟幽州部從事。

劉弘爲荆州刺史,每有興廢[49],手書郡國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應詹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繾綣,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

庾亮爲征西將軍，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宫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習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托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50]。"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

庾翼爲荆州刺史，鎮武昌。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不令物情難之[51]。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傴僂豪强，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强官長也，而群共驅之，不得安席。紀陸、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

王羲之爲會稽内史，去官，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52]，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仿佛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於此

也。"

習鑿齒爲桓溫别駕,出爲滎陽太守。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罷郡歸,與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53],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瑱瑱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

殷浩爲中軍將軍,爲桓溫疏奏,廢爲庶人。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絶。

校勘記

[1]"豈"字原脱,據宋本補。

[2]"夫"字原作"天",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裴松之注改。

[3]"所"字原脱,據宋本補。

[4]"清"字原作"情",據宋本改。

[5]"此"字原作"比","儀"字原作"意",據宋本改。

[6]"恨"字原作"根",據《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裴松之注改。

[7]"過"字原作"愚",據《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裴松之注改;又,宋本此句有兩"過"字。

[8]"雖"字原作"難",據宋本改。

[9]"回"字原作"面",據宋本改。

[10]"而"字原作"向",據宋本改。

[11]"捉"字原作"投",據《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裴松之注改。

[12]"士"字原作"四",據宋本改。

[13]"絶"字原作"緣",據宋本改。

[14]"下"字,宋本作"士"。

[15]"念"字,宋本作"願"。

[16]"尺"字原作"天",據宋本改。

[17]此句宋本作"了更侮媚"。

[18]"知喜南方不能離乎",原作"知喜南能離乎",據《三國志・蜀書・鍾繇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改。

[19]"黠"字原作"點",據《三國志・魏書・鍾繇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改。

[20]"當折",原作"折當",據宋本改。

[21]"好辭賦"原作"好爲文章",據宋本改。

[22]"璉"字原作"建",據《三國志・魏書・楊脩傳》裴松之注引《典略》改。

[23]"也"字原脱,據宋本補。

[24]"啁"字原作"嘲",據宋本改。

[25]"麗"字原作"惡",據《三國志・魏書・楊脩傳》裴松之注引《典略》改。又,自"辭不爲也"至"文之佳麗",宋本無。

[26]一辭,宋本作"一字"。

[27]"非"字,宋本作"此"。

[28]此兩句宋本作"損辱來命,薛矣其文"。

[29]"於"字原作"施",據《三國志・魏書・楊脩傳》裴松之注引《典略》改。

[30]"受"字原脱,據宋本補。

[31]"賜"字原作"錫",據宋本改。

[32]此兩句宋本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衍"。

[33]此句宋本作"銘功景鍾"。

[34]"斯"字,宋本作"此"。

[35]"施"字,宋本作"於"。

[36]"方"字,宋本作"放"。

[37]大半,宋本作"太平"。

[38]"癘"字原作"厲",據《三國志・蜀書・許靖傳》改。

[39]"洎"字,宋本作"自"。

[40]"允"字原作"光",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許靖傳》改。

[41]"爲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原脱,據《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補。

[42]"適"字,宋本作"識"。

[43]"爽"字,宋本作"爽"。

[44]"躡"字,宋本無。

[45]"而"字原作"於",據宋本改。

[46]此兩句宋本作"龍嘯大野獸睇六合"。

[47]"與"字原作"以",據宋本及《晉書・文苑傳》改。

[48]此句宋本無"志"字。

[49]興廢,宋本作"興發"。

[50]"量"字,宋本脱。

[51]"不"字原作"小",據《晉書・庾亮傳》改。

[52]"逸"字原作"兔",據宋本及《晉書・王羲之傳》改。

[53]歡情,宋本作"懽情"。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五

總録部(一百五十五)

書信第三

宋王微字景玄(一名徽)[1],起家司徒祭酒,始興王後軍功曹記室參軍。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2],又擬南琅琊、義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蹙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3]。騶會忽招蓽門,閭里咸以爲祥怪[4]。君多識前世之載籍[5],天植何其易傾[6]。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鶖,而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耶。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援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賤士[7],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示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人,塵穢難其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罾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疾廢,芃芃棫樸,似不如此耶[8]。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此君曰表裏,無假長目飛耳也。嘗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9]。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群,過於孔文舉'。况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己者,豈欲自比衛賜耶?君欲高斅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搥提禮樂,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托以眞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10],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己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易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騈,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漭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11]。子將明魂,必靈咍於蒿里;汝、潁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12]。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13],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絶慶吊。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

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諼爾。"微既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爲古文，甚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14]："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15]，每共晏語，前言何嘗不以止是爲貴[16]。且持盈畏滿[17]，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耶！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爾。衣冠冑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惟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意甚，人道所貴，廢不復修。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視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18]，半夕安寢，便以自度[19]。血氣盈虛，不復稍道，長以丸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20]，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21]。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22]，反覆思之，了不能辭[23]。豈見吾近者諸牋耶？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24]，每加存飾，酬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辭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耶！爾者眞可謂眞素寡矣。其數且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籯，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江不過強吹拂吾[25]，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雞騖變作鳳凰，何爲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26]，所惜者大耳[27]。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既未易陳道，故嘗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修簡校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今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劍戟之傷，所以懃懃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放勳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睠睠奉牋記，彫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廛，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乎此不[28]？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群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胸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29]。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其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常謂之見知[30]。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孰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相哀之未知[31]，何相

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眞庸性人爾[32],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粗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33],口吃不能劇讀,遂絶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群。尙獨愧笑揚子之褒贍[34],猶耻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35]。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虚耳[36]。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术[37],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色羸[38],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游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繢,蓋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迹求,皆彷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慚自保,不能免其所短爾。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39]。瓦礫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沉淪無已。區區之情,愒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褰繭,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夭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愼,或未然耶。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40]。吾本儜人[41],加疹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胸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漠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

王僧達爲宣城太守時,沈璞守盱眙,魏太武攻之。璞拒退,僧達與璞書曰:"足下何如。想館舍平安,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旨無日,憂詠沉吟,增其勞望。間者玁狁扈横,掠剝邊鄙[42],郵販絶塵,勺汴靡達[43],瞻江視淮,眇然千里。吾聞涇陽梗棘,伊滑薦遁,鳥集弦絶,患深自古。承知乃昔寇苦城境,勝胄朝凔,任甲宵舍,烽鼓交驚,羽鏑驟合。而足下砥兵勵伍,總厲豪彥[44]。遂能固孤城,陷死地,古之田、孫,何以尙兹。商驛始通,甚善甚善。"

周朗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鎭彭城,爲北討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鎭,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爾。屬華比采,何更工耶。視已反復,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耶!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爾。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45],以忿胡人之患,嫌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46],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王暮登英

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况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47]，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乃以孝潔生議於鄉曲[48]，忠烈起謗於君釆，身不絓王臣之錄[49]，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50]，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値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職，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51]。豈可欲以殞海之謦，望鼓鰓於竪鱗之肆；墜風之羽，覬振翮於鶱翥之林。其不能俱陪淥水，並負靑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三逐之吏[52]，當復是天下才不，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53]：其一則雲戶岫寢，欒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沉雪，憐肌畜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鴆粱錦，實乃竚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主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黜姦猾，委玉人而齊聲禮，揭金穴而烹勍寇[54]，使車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己無迹，道日富而君難名[55]，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厭飴而出[56]，望旃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俯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縱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迕則返而還[57]，閑居違官，交造頓罷[58]，捐暮遺憂，夷毀銷譽，呼噏以補其氣，膳嚼以輔其生[59]。凡此三者[60]，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61]，役不至身，蓬藜既滿[62]，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諳[63]，自絕世豪之顧。塵生床帷，苔積階戶[64]，又擔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按弦拭徽，讎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歘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65]，俟封勒之畢，當敬觀邠、酆，肅尋伊、鄗，傍眺燕、隴，邪履遼、衛，覓我周之軫迹[66]，吊他賢之憂夭。當其少涉[67]，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况才減楊子之器[68]，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太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妄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傭人之徒爾[69]。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乃復有致謁於爲亂之口曰[70]，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繇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71]！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藉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毫，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拔忠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乃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修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

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擊匈奴於北闕無日矣[72]。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朗之辭意倜儻,類皆如此。

羊希,太山人。吴郡陸法真孝武世歷官,有清節。法眞嘗爲劉秀之安北録事參軍。希與安北諮議參軍孫銑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録事者,此生東南明地[73]。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位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想申意。”

袁淑爲太子左衛率。何尚之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適[74],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淑與尚之書曰:“昨遣修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期貴,俾疎、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衛,淪慚乎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栖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迥,野性憯滯,果兹冲寂[75],必沉樂忘歸。然而邑議塗間者[76],謂丈人徽名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77],降節殉務,舍南瀕之操[78],淑此行永決矣[79]。望眷有積,約日無誤(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書云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也)。”

南齊丘璆孫爲寧朔將軍時[80],吴郡錢塘人褚伯玉有高世之行。王僧達爲吴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璆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治城,安道入昌門,於兹而三焉。夫卻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81]。君當思遂其高步[82],成其羽化。還策之日[83],暫紆淸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絶頂者[84],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冀談討芝桂[85],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劉善明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善明少與崔祖思友善[86],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游,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淸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里同異[87]。夫龍虎風雲之契[88],亂極必夷之機,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粲、秉復爲異識所推[89];唯有京鎭,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不辨有抽劍兩城之用,横槊搴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命。嘗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藩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托,惟知奉上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泰,開河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90],爲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91],稷下還風,君欲誰讓耶? 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張融爲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爲王玄謨所録,將殺之。玄

謨子瞻爲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92]，榛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93]。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怱如草木[94]。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侄俱孤，二弟頓弱。撫之而感，古人所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御人才[95]，竟不果。

張充爲武陵王友。武帝欲以充父緒爲尚書僕射，王儉執不可。充以爲慍，與儉書曰："頃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96]，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鐮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縱横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97]，性之别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98]，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横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99]，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迴於在世。長群魚鳥，畢景松阿[100]。雖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泛濫於漁父之遊[101]，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求哉[102]。若夫驚巖罩日，吐海連天，竦石崩尋[103]，分危落仞[104]，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陰森，相繚於澗側[105]，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兹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州，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106]。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彦，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甿，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琨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107]，騁遊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懂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108]。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夐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爲脱略，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109]，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

梁陳伯之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叛入魏，魏以爲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軍北討，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110]："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111]！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112]，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

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録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113]。朱鮪涉血於友于[114],張繡事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115]。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伸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116]。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懷黄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顔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117],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况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118],豈不愴悢[119]。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乃於尋陽擁衆八千歸[120]。

沈約爲尚書令侍中,久處端揆,有志台司,時論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期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迍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121]。歲逾十稔[122],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托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123],事繇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繇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彫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祗事[124]。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125],方可僶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126],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昌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唯思是策。"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伏挺字士標,爲西中郎記室參軍[127],遂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128]。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德祖懷顧[129],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系,貴賤一也。况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林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顔色不覯。東山之歡,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托,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楊生沈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踳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

累牘兼翰，紙縟字磨，誦復無已[130]，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後代[131]；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娱腸悦耳，稍從擯落。晏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遺；方丈員案，三栢僅存[132]。故以道變區中，情冲域外；操彼弦誦，賁兹觀省。追留侯之卻粒，念韓卿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貺，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卻，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之泉[133]，寧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狥己。思與赤松子游，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賚[134]。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尙復游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篲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褊嗜[135]，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136]，况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槧勿用，箋素多闕，聊效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137]。儻逢子侯[138]，比復削牘。"勉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華。若燕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耶？方當見賞，長者良能，有加寵授，飾兹轡帶，置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139]，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沉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140]，無人共樂。偃卧墳籍，游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羡，用有殊同[141]。今遜聽旁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耻，鳥獸難群。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鵷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慚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驚，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142]，實爲多幸。但夙有風疢，遘兹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沉廢，臺閣未理；娱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留侯。天假之年，自當竫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淸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縟紙。昔仲宣才敏，籍中郎而表譽；正平穎寤，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慚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挺後遂出仕。

謝幾卿爲軍師長史，免官。時佐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湘東王在荆鎭，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143]，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游宴，漾桂擢於淸池，席落英於層岨[144]。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

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145]。莫不相顧動容,服心膺口,不覺春日爲遲,更謂修夜爲促[146]。嘉會難常,摶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嘲謔遠降[147]。因事罷歸,豈云棲息。既匪高官,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疏,疾令心阻,沉滯牀簟,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148]。思自袪遣,尋理滌意,即以任命爲膏酥[149];攀鏡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棲,接輿高舉,遁名屠肆,發迹闤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玄壤,悵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簉虛心末席。去日已疏,來侍未孱,連劍飛凫,擬非其類,懷私茂德[150],竊用涕零。"

後魏元樹,父咸陽王禧,以逆見誅,樹遂奔梁,梁封爲鄴王。時江陽王長子叉先納靈太后妹爲室[151],及孝明嗣位,太后臨朝,叉爲侍中領軍,威鎮內外。及淮南王孫法僧爲徐州刺史,叉以反逆奔梁。樹與法僧書曰[152]:"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阽危,綴旒非譬。元叉險匿狼戾,人倫不齒,屬籍疏遠,素無聞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行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土所傳,皆云叉狼心蠆毒,籍權位而日滋;含忍諂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篡逼之事,且暮必行[153]。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命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154],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叉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155],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比名[156],表能噬物,曰靈久矣[157],始信斯言。況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俯眉逆手,見制凶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158]。又聞叉專政[159],億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殪踣,桑石樵枯,饑饉相仍,菜色滿道[160],妖災造譴,人皆歎息[161]。瀍澗西北,羌戎陸梁,泗汴左右,戍漕流離。加以剖斮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横潰。今既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冠履得所,大憝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叉爲遠近所惡如此。

宋欽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允答書曰:"頃因行李,足下高問,延佇之心,爲日傾久。王途啓一,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爲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玩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而來喻褒飭,有過其分。今令往詩一篇,誠不足以標明來旨。且表其心。"

莊弼,中山人。張普惠爲諫議,奏以胡太后父有太上之名。普惠思直諫,排其議。於是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162],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蹇蹇如也[163],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164],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群后逡巡,庶僚咸拱,雖不見用於一時,固欲傳美於百代。聞

風快然，敬裁此日。"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

北齊王晞累辟不赴[165]，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166]。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猘[167]。吾豈願其必猘，但理契無疑爾。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非猘亦無損[168]；疑其非猘而不療，儻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169]。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柰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飈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

後周王褒字子淵。自梁歸國，甚爲武帝禮遇，爲少司空，仍掌綸誥。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170]，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171]。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掘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迹幽蹊，銷聲穹谷[172]。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妙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業過盡，容髮衰謝，蕓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是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里[173]；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174]，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175]。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冬集所安，飧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喜！甚喜！與弟分袂西陜，言及東區，雖保周陂，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术可求，常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値雍熙，並歡衡泌[176]。南風雅操，清商妙曲，弦琴促坐，無乏昏晨[177]。玉瀝金華[178]，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179]，永念生平，難爲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爾，憂慼何爲。豈能遽悲次房，游魂不返。遠傷金產，骸柩無托。但願愛玉體[180]，珍金相，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雁赬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181]，長離別矣。握管操觚，聲泪俱咽。"

校勘記

[1]王微，宋本作"王徵"。

[2]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宋本僅作"素除中書侍郎"。

[3]朝野,宋本作“朝也”。

[4]“忽”字,宋本無;“里”字原脱,據宋本補。

[5]“籍”字原脱,據《宋書·王微傳》補。

[6]“植”字原作“值”,據《宋書·王微傳》改。

[7]“賤”字原作“戒”,宋本作“式”,據《宋書·王微傳》改。

[8]“耶”字原脱,據宋本補。

[9]此句宋本無“儒”字。

[10]此句宋本無“害”字。

[11]“辭”字,宋本作“亂”字。

[12]“忖”字,宋本作“恃”字。

[13]此句宋本作“絶謐虚聲”。

[14]“從”字原作“縱”,據宋本改。

[15]“知”字原脱,據宋本及《宋書·王微傳》補。

[16]“是”字原作“足”,據宋本改。

[17]“持”字原作“特”,據宋本及《宋書·王微傳》改。

[18]此句宋本作“盡於大粗布糲粟”。

[19]“度”字,宋本作“慶”字。

[20]居然,宋本作“苦然”。

[21]此句宋本無“方”字。

[22]此句宋本作“有所因”。

[23]“辭”字,宋本作“解”。

[24]“君”字原作“者”,據《宋書·王微傳》改。

[25]此句宋本無“江”字。

[26]秩秩,宋本作“姪姪”。

[27]“惜”字,宋本作“情”字。

[28]“乎”字原作“平”,據宋本改。

[29]“比”字,宋本作“此”。

[30]見知,宋本作“見之”。

[31]“相哀”二字,宋本無。

[32]“真”字,宋本作“宜”。

[33]“得”字原脱,據《宋書·王微傳》補。

[34]“揚”字原作“楊”,據《宋書·王微傳》改。

[35]“尤”字,宋本作“允”。

[36]十二,宋本作“十三”。

[37]“間”字原作“門”,據宋本改。

[38]“色”字,《宋書·王微傳》作“危”。

[39]“壑”字,宋本作“豁”。

[40]“見”字原作“兄”,據《宋書·王微傳》改。

[41]“傳”字原作“像”,據宋本及《宋書·王微傳》改。

[42]“剝”字原作“刺”,據《宋書·自序傳》改。

[43]“達”字原作“瞻”,據《宋書·自序傳》改。

[44]“總厲豪彦”,原作“總接豪産”,據《宋書·自序傳》改。

[45]悲腸,宋本作“悲腹”。

[46]雄人,宋本作“雜人”。

[47]“士”字原作“事”,據宋本及《宋書·周朗傳》改。

[48]“乃”字原作“反”,據宋本改。

[49]“絓”字,宋本作“維”。

[50]“湮”字,宋本作“漂”。

[51]非才,宋本作“不才”。

[52]“三”字原作“一”,據宋本改。

[53]“有”字,宋本無。

[54]“穴”字原作“出”,據宋本改。

[55]“難”字,宋本作“唯”。

[56]厭飴,宋本作“厭粻”。

[57]此句宋本作“覺通則返而還”。

[58]頓罷,宋本作“罷頓”。

[59]“膳”字原作“繕”,據宋本改。

[60]“三”字原脱,據《宋書·周朗傳》補。

[61]此句宋本無“吾”字。

[62]“满”字,宋本作“輿”。

[63]“諮”字,宋本作“議”。

[64]“户”字原作“月”,據宋本改。

[65]“罷”字,宋本作“能”。

[66]“覓”字,宋本作“傾”。

[67]“涉”字,宋本無。

[68]“况”字,宋本作“泥”。

[69]“謂”字原作“爲”,據《宋書·周朗傳》改。

[70]“日”字原脱,據《宋書·周朗傳》補。

[71]宋本僅有一句“豈不痛哉”。

[72]“攀”字原作“繫”,據宋本改。

[73]明地,宋本作“名地”。

[74]此句宋本無“適”字。

[75]"寂"字原作"叙",據《宋書·何尚之傳》改。

[76]"間"字,宋本作"聞"。

[77]"屈"字原作"失",據《宋書·何尚之傳》改。

[78]"舍南瀕之操"原作"企南頻或屈",宋本作"企南瀕或展",據《宋書·何尚之傳》改。

[79]"淑"字原作"俶","永"字,宋本作"求",據《宋書·何尚之傳》改。

[80]"璆"字原作"珍",據宋本改。

[81]此句宋本作"乃可暫致宜不久羈"。

[82]"君"字,宋本作"居"。

[83]此句宋本作"望策之日"。

[84]"介"字原作"分",據《南史·隱逸傳上》改。

[85]"冀"字原脱,據宋本補。

[86]"善"字,宋本無。

[87]此句宋本作"萬里萬異"。

[88]"契"字原作"氣",據宋本及《南齊書·劉善明傳》改。

[89]此句宋本作"粲秉識其祖"。

[90]"士"字原作"生",據《南齊書·劉善明傳》改。

[91]歸業,宋本作"復業"。

[92]"民"字原作"人",據宋本改。

[93]"願"字原作"應",據宋本改。

[94]"惚"字原作"忽",據宋本改。

[95]非御人才,宋本作"非治民才"。

[96]此句宋本作"時暑未平"。

[97]此句宋本作"可求剛水柔"。

[98]此句宋本作"三十六年尹"。

[99]此句宋本作"縉紳雲臺"。

[100]松阿,宋本作"松柯"。

[101]漁父之遊,宋本作"漁釣之遊"。

[102]"求"字,宋本作"謝"。

[103]崩尋,宋本作"飛湍"。

[104]"仞"字,宋本無。

[105]澗側,宋本作"澗底"。

[106]江川,宋本作"江州"。

[107]"造時人"前原衍一"見"字,據宋本删。

[108]此句宋本作"充亦何能與異道之哉"。

[109]"搗"字原作"僞",據宋本改。

[110]丘遲,宋本僅作"丘"字。

[111]宋本僅作一“幸甚”。

[112]股戰,宋本作“服戰”。

[113]“不”字,宋本作“非”。

[114]友于,宋本作“有干”。

[115]當世,宋本作“當代”。

[116]可言,宋本作“可述”。

[117]“知”字,宋本作“之”字。

[118]“陴”字原作“啤”,據宋本及《梁書·陳伯之傳》改。

[119]“恨”字原作“恨”,據宋本改。

[120]“尋陽”,《梁書·陳伯之傳》作“壽陽”。

[121]此句宋本作“於此東歸”。

[122]“逾”字,宋本作“途”。

[123]懸車,宋本作“懸連”。

[124]“努”字原作“弩”,據宋本及《梁書·沈約傳》改。

[125]“束”字原作“策”,據宋本及《梁書·沈約傳》改。

[126]取煖,宋本作“取腨”。

[127]“爲”字,宋本作“自”。

[128]“靜”字,宋本作“靖”。

[129]“祖”字原作“士”,據宋本及《梁書·文學傳下》改。

[130]此句宋本作“誦復以”。

[131]“嗤”字原作“哂”,據宋本改。

[132]此句宋本作“三代僅存”。

[133]之泉,宋本作“白水”。

[134]“賚”字,宋本作“賴”。

[135]“彼”字原脱,據宋本及《梁書·文學傳下》補。

[136]此兩句宋本作“止乎通稱盛美”。

[137]“訶”字,宋本作“河”。

[138]子侯,宋本作“予使”。

[139]此句宋本無“卷”字。

[140]“野”字,宋本作“也”。

[141]殊同,宋本作“未同”。

[142]“乃返”原作“反”,據《梁書·文學傳下》改。

[143]“望日臨風”原作“王望日臨風”,據《梁書·文學傳下》删。

[144]“英”字原作“莫”,據宋本改。

[145]“匹”字原作“定”,據《梁書·文學傳下》改。

[146]“謂”字原作“欲”,據宋本改。

[147]“嘲譃”原作“嘲謟”,據宋本改。

[148]“益”字原作“意”,據宋本改。

[149]“酥”字原作“蘇”,據《梁書·文學傳下》改。

[150]“茂”字原作“我”,據《梁書·文學傳下》改。

[151]“叉”字原作“乂”,宋本作“又”,今據《魏書·京兆王傳》改。

[152]“與”字原作“於”,據宋本改。

[153]“行”字原作“發”,據宋本改。

[154]成師兆亂巨君不臣,原作“曰成師晋始兆辭”,據《魏書·京兆王傳》改。

[155]“木”字原作“水”,據宋本及《魏書·京兆王傳》改。

[156]“比”字原作“此”,據宋本改。

[157]“久”字原作“義”,宋本作“又”,據《魏書·京兆王傳》改。

[158]“徒”字原作“念”,據《魏書·京兆王傳》改。

[159]“閫”字原作“門”,據《魏書·京兆王傳》改。

[160]菜色,宋本作“採色”。

[161]“歎”字原作“姑”,據宋本及《魏書·京兆王傳》改。

[162]“曰明”二字原作“明曰”,據《魏書·張普惠傳》改。

[163]蹇蹇,《魏書·張普惠傳》作“蹇審”。

[164]“第”字原作“弟”,據《魏書·張普惠傳》改。

[165]“辟”字,宋本作“壁”。

[166]“起”字原作“赴”,據《北齊書·王晞傳》改。

[167]“吾”字前原衍一“以”字,據宋本及《北齊書·王晞傳》删。

[168]此句宋本無“非”字。

[169]“死”字,宋本作“此”。

[170]“弘讓”二字原脱,據宋本補。

[171]“豫”字原作“務”,據《周書·王褒傳》改。

[172]“穹”字原作“窮”,據宋本改。

[173]“來”字原作“求”,據宋本及《周書·王褒傳》改。

[174]“蘭”字原作“簡”,據宋本及《周書·王褒傳》改。

[175]“穹谷”原作“窮谷”,據宋本改。

[176]衡泌,宋本作“行泌”。

[177]昏晨,宋本作“名晨”。

[178]“華”字原作“獲”,據宋本及《周書·王褒傳》改。

[179]天涯,宋本作“天崖”。

[180]“愛”字,宋本作“受”。

[181]“子淵子淵”,原僅作“子淵”,據宋本補。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六

總錄部(一百五十六)

疾疹　褫厭　假告

疾　疹

夫人肖天地而生,含五行之氣,故陰陽不和,神靈不清,則百疾生焉。是故《洪範》謂之"六極",《墨子》記其多方。若由此而去軒冕之途,絕婚姻之禮,終身沉廢,至於短折死者[1],此乃仲尼興斯疾之感,衛侯有將殼之惡[2],良可悲也。

魯季孫行父秃。

晉郤克眇。

衛孫良夫跛。

曹公子手僂。

荀偃,晉卿也[3],癉疽生瘍於頭(癉疽,惡瘡),病目出。

齊景公疥遂痁(痁,疾),期而不瘳。

卜商字子夏,夫子弟子,哭子而喪其明[4]。

衛縶不立惡疾也(縶,衛侯之兄)。

冉伯牛,魯人,有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惡疾不欲亡喪也。疾甚,不欲,故持其手曰喪之[5]):"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褚師聲子,衛大夫,衛侯爲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聲子韤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韤)。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瘡疾),若見之君,將殼之(殼,嘔吐也)。"

左丘明,魯人,失明。

漢杜欽,目偏盲。茂陵杜薪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薪爲"大冠杜子夏"。欽優游不仕,以壽終。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

馮立爲東海太守,下濕病痹。武帝聞之,徙爲平原太守。

班伯,成帝時爲定襄太守,徵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

後漢李通,素有消病[6],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

景丹爲驃騎大將軍,從光武至懷,病瘧,見上在前[7],瘧發。帝曰:"聞壯士不瘧,漢大將軍反瘧病耶?"

杜篤仕郡爲文學掾[8],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

魏鍾繇有膝疾,位至太傅。

卞蘭苦酒消渴疾[9],位至游擊將軍、散騎常侍。

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太祖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悦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議論,嘉其才郎,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况但眇乎?"仕爲右刺姦。

賈逵爲弘農太守,後爲太祖丞相主簿。逵前在弘農,與校尉争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啓欲割之。太祖惜逵[10],恐其不活,敎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

晋杜預患癭,位至鎮南將軍。

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位至司徒。

樂廣字彦輔,爲侍中河南尹。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11]。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裴楷有渴利疾,位至中書令,加侍中。

皇甫謐字士安,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12],常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13]。謐嘗上疏曰:"久癭篤疾,軀半不任。又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14],於今困劣。"終不仕。

趙孟字長舒,善清談,其面有疵,黯。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山玄、山允,皆濤之子。玄不仕,允爲奉居都尉,並少尪病,形甚短小,而聰明過人[15]。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允。允自以尪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己,乃表曰:"臣二子尪病,宜絶人事,不敢受詔。"

庾衮字叔褒。州郡交命,皆不降志。入林慮山,中塗眩發,倚巖而坐。杖杖將起,跌墜崖而卒。

謝安字安石,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手

掩鼻以學之[16]。位至太傅。

王胡之字修齡，弱冠官[17]，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

魏詠之生而兔缺。仕至荆州刺史。

嚴仲堪，吏部尚書師之子也。父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鬭。病積年，仲堪爲晉陵太守，衣不解帶，執藥揮泪，遂眇一目。

習鑿齒爲桓溫荆州別駕，以腳疾，送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至焉。既見，與語，大悦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爾。"

宋何尚之爲臨津令，高祖領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政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

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

南齊巴陵王寶義爲揚州，封晉安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入，故帝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

梁周興嗣爲給事中[18]，兩手先患風疽[19]，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

何點少時嘗患渴。

陳徐世譜爲光祿大夫，尋以疾失明，謝病不朝。

後魏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瘿而學頤，因跛而緩步[20]，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長孫子彥末年，疾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21]，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22]。嘗聞惡疾[23]，蝮蛇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

北齊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文宣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疾，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平無私，爲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

唐鄧玄挺患消渴，人因號爲"鄧渴"。

封常淸細瘦白類，腳短而跛。

盧照鄰爲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爲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詞，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24]。照鄰既沉痼攣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而死。

李洧，正巳之從父也。正巳死，其子納犯宋州，洧以其州歸順，無何背發疽，得稍

平,乃大具麋餅,飯僧於市。洧乘平肩輿,自臨其場,市人歡呼,洧驚,疽潰於背而卒。贈左僕射。

漢張沆爲翰林學士,沆雖聵疾,出入金門五六年。隱帝末[25],楊、史遇害[26],翌日[27],沆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聞盜殺史公[28],其盜獲否?"是時,恂懼之次,聞者笑之。

禳 厭

天災流行,歷代時有。禳禬之術,往冊攸傳。蓋天因咎徵之,或興以厭,當而爲法;六祈之義,所以號變;而徼福五行之氣,所以克勝而迭至,斯乃祝祉祿而求永貞者也。則有識洞幾微,藝臻高妙,明《春秋》之祥異,辨《洪範》之徵符,不假命龜,如指諸掌。若乃五材汨亂,六極交作,孽非自構,殃繇外興,由是稽考休嘉,式昭康靖,厥應如響,信而有徵,其或命屯數奇,失德逾矩,敗類致寇,蹈非速禍,雖罄巫祝之修,其可以救歟?

漢董仲舒爲江都相,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祈止雨反是[29](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勇之,越巫也(史失其名),武帝時,柏梁災,勇之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

賈惠,河陽人,爲河內掾。邑人息夫躬以宜陵侯就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丘,空也)。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謂欲盜之,伺其便)。惠往過躬,敎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爲匕[30],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盜(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

後漢郭憲,光武建武七年,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一二潠,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31]。"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祠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

楊統,章帝時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即降澍。

樊英字秀齊,南陽魯陽人,隱于壺山之陽。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客後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

郎顗，北海人。順帝時，公車徵，使對尚書。顗對曰："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32]，入玉井，數日乃滅。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大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故主天[33]，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旟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旟而建之也[34]）。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玉版也）。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災爲福也（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

欒巴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噀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于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

趙彦，琅琊人，少有學術。桓帝時，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攻沒琅邪，朝廷以宗資爲討寇中郎將，督州郡兵合討，彦爲陳孤虚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南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宜發五陽郡兵（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酉陽，丹陽郡之類），從孤擊虚，以討之[35]。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彦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

晉郭璞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王導引參己軍事。導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寢處，災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木粉碎。桓彝與璞友善，彝每造，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它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爾。必主客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嚴卿善卜筮，魏序欲東行，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不必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止得駮狗，無白者。卿曰："駮者亦是，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爾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如有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淳于智字叔平，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鼠嚙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横文後三寸作田字[36]，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嘷。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37]，在狐嘷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哭忽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立然而崩[38]。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爲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

能學也。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智乃爲卦，卦成，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

韓友字景先，善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豬，著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床頭，又以豹皮馬鄣泥卧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窗牖間，友閉戶作氣[39]，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旬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然，其凶難定。"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後爲廣陵領校，遭母喪歸家，其夜，洪欻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

玄文，河間人也。宋高祖圍慕容超，其尚書令董鋭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玄文説高祖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高祖從其言。至是[40]，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

南齊顧歡解陰陽書，爲數術，多效驗。病邪者問歡，歡曰："家中有書否？"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梁伯人，方士也。武陵王紀反，舉岷蜀之衆由外水而下，湘東王命伯人於長州苑板上畫紀形象，親下鐵釘于支體[41]，以厭之。

後魏王早明陰陽九宫，明元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

北齊綦母懷文以道術知名東魏，時高祖與周文戰於邙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是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黄。"高祖遂改爲黄，所謂河陽幡者也。

斛律羨爲幽州道行臺僕射，兄光爲祖珽等誣其謀反，後主詔盡滅其宗族。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自伏護以下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閭，日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燕郡守馬嗣明，醫術之士，爲羨所欽愛，乃竊問之。答曰："須有禳

厭數日，而有此變。”

隋蕭吉善陰陽算術，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宫多鬼，鼠妖數見。高祖令吉詣東宫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座。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座。吉以桃湯葦火驅之，風出宫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座。于時至寒，有蝦蟆夜從西南來[42]，入門，升赤帝座，還從入門而出，行數尺，忽然不見。高祖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帝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

王輔賢，新豐人。房陵王爲太子，知皇后遣陽素金，始有廢立之意。輔賢曰：“白虹貫東宫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内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

唐劉王文静，高祖武德二年爲户部尚書，其家中妖怪數見。弟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披髮銜刀，爲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妾，兄上變，故誅焉。

李抱眞，貞元中爲昭義軍節度使，以久疾爲巫祝所惑，請降爵以禳之。章奏，凡七上，辭甚切至。德宗難違之，故自檢校司空而授僕射。

假告

急告寧休，皆假名也。說者云吉曰告，凶曰寧。然而五日一休，始於漢律。一月五急，著於晉令。又若予賜之典，所以優禮。大臣取請之文，所以俯從私願。至乃歲時令節，多遂歡娱。公府餘閑，頻得澣沐，蔚爲人澤，率由舊章。其有省親，故留移疾當解，或坐稽違之責，或掇避事之尤，悉著于篇，以懲不恪。

漢石慶爲丞相，武帝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老四十萬，公卿議欲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帝以爲慶老謹，不欲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

汲黯字長儒，爲主爵都尉，多病，病且滿者三月，武帝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嚴助爲請告。

馮野王，成帝時爲琅邪太守，帝長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便，安也），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將軍幕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今月，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謁者，自白得告也[43]。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寧，道不過行在者[44]，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别予賜（予，予告也。賜，賜告也）。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省，減也）。夫三最予告[45]，令也（在官連有三最[46]，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今告則得[47]，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

厚薄則從厚);罰疑今從去[48],所以愼刑,闕難知也(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也(釋,廢棄也。假謂假托法律而致其罪也)。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愼。"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後漢許荆字子張,會稽人。家貧爲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淸節,稱於鄉里。

魏李豐,齊王芳時爲侍中尙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托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病未滿數十日,輒暫起以復卧,如是數歲。

王思,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暗,又少信。時有吏父病篤[49],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

晉王尼(音夷)字孝孫,城陽人也。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50]、潁川荀邃、河東裴遐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尼遂坐馬廄下,與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

宋王惔之,文帝時爲秘書郎,父敬弘爲會稽郡守,惔之曾請假還家,未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輒不果見。假日將盡,惔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

謝靈運爲侍中,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王華等名位素不逾之,並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出郭游行,或一百六十七里,經旬不歸。既不表聞,又不請急。文帝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病,賜假東歸。

庾炳之爲吏部尙書,居選部,請急還家。尙書令史來諮事,一人善彈,一人工歌,留與宿。有司舉違制奏焉。

唐張重光爲華州刺史,代宗大曆三年,以病抗疏乞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遣中使,如其第問疾。

嚴綬爲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穆宗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綬疾假滿百日,合停。敕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仍依舊秩,未傳舉停[51]。

郭鏦爲右金吾衛將軍,長慶二年六月,疾,假滿百日,帝以仲舅許未停官。

崔從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文宗太和四年三月甲申,留守崔弘禮奏從請假一百日,準式停官。

梁盧格爲侍御史,太祖乾化二年,御史臺奏格先請患假滿一百日,準例合停,從之。

後唐盧導爲右司郎中,知雜事。明宗天成二年八月,假滿百日,奉敕停官。

安重誨爲樞密使。天成四年，奏堂兄應州副使晟卒，請準式假。有司給假一十五日，敕旨重誨位重禁庭，日親機務，與群官之有異，在常式以難拘，宜自初聞日共給七日。

李邁爲司天少監，長興二年二月戊戌，御史臺奏邁請假，滿十旬，準前例，合停官。從之。

王昭誨爲司農少卿。長興二年七月乙巳，御史臺奏昭誨自寒食請假，歸鎮州灑掃，已滿百日，準例停官。敕旨："王昭誨方念繼絕，特授殊恩，久别丘園，許歸祭奠，雖違假限，宜示優弘，不停見任。"

校勘記

[1]此句宋本作"至於短折者死"。

[2]"侯"字原作"疾"，據宋本改。

[3]"晉"字原脱，據宋本補。

[4]此句宋本作"喪其子而喪其明"。

[5]此段夾注原脱，據宋本補。

[6]消病，宋本作"消疾"。

[7]"見上在"三字原爲"在上"，據《後漢書・景丹傳》改。

[8]此句宋本作"杜篤仕爲郡文學掾"。

[9]此句宋本無"苦酒"二字。

[10]此句"祖"字前原衍"守"字，據宋本删。

[11]此句宋本無"甚"字。

[12]此句宋本無"每"字。

[13]此句宋本無"之"字。

[14]此句宋本作"腫四酸支"。

[15]"明"字原作"緻"，據宋本改。

[16]"或"字，宋本作"哉"。

[17]此句宋本無"官"字。

[18]"中"字，宋本作"終"。

[19]此句宋本作"興嗣兩手先患風疽"。

[20]緩步，宋本作"後步"。

[21]此句宋本無"子彦曰惡疾"數字。

[22]"吾"字，宋本作"俁"。

[23]惡疾，宋本作"故疾"。

[24]"士"字原作"事"，據宋本改。

[25]"末"字原作"未"，據《舊五代史・張沆傳》改。

[26]"楊"字原作"陽",據《舊五代史・張沆傳》改。

[27]"翌"字原作"翼",據宋本改。

[28]"聞"字原作"知",據《舊五代史・張沆傳》改。

[29]"祈"字,宋本作"其"。

[30]"枝"字原作"殺伎",據《漢書・息夫躬傳》改。

[31]此句宋本作"故以厭之北"。

[32]"足"字原作"右",據《後漢書・郎顗傳》改。

[33]"故"字原脱,據宋本補。

[34]"畫井"原作"書并",據《後漢書・郎顗傳》唐李賢等注改。

[35]"討"字,宋本作"詩"。

[36]"手腕横文"原作"手横腕文",據《晉書・藝術傳》改。

[37]"君速歸"原作"速君歸",據《晉書・藝術傳》改。

[38]"崩"字,宋本作"壞"。

[39]"友"字原作"有",據《晉書・藝術傳》改。

[40]"是"字原脱,據《晉書・慕容超傳》補。

[41]"干"字,宋本作"于"。

[42]"夜"字,宋本無。

[43]"也"字,宋本作"出"。

[44]"不"字,宋本作"下"。

[45]"最"字,宋本作"撮"。

[46]"連"字,宋本作"遂"。

[47]"則得"二字原脱,據《漢書・馮野王傳》補。

[48]"今"字原脱,據宋本補。

[49]"父"字原作"文",據宋本改。

[50]"輿"字原作"興,據《晉書・王尼傳》改。

[51]此句宋本作"未要舉停"。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七

總録部(一百五十七)

薄　葬

夫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及夫《易》之《大過》,著棺槨之象。周之冢人,爲丘封之制。乃有衣衾、飯含、芻靈、明器之物,爲之差降,以辨其貴賤焉。愼終之禮,於是乎在。觀夫歷代而下,智識之士,莫不念反眞速朽之理,思過侈傷生之異,故以昌榮爲愧。或以愛民爲念;或激昂忠款,形憂國之言;或奮厲奇節,或矯俗之迹[1]。至有死非其罪,發於感憤,志有所存,著乎治命,皆賢達卓爾之操,可以垂世而作範焉。若乃儉不中禮,偪下已甚,此固異夫仲尼所謂稱家之有無者已。

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觀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2]?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不墾)。"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如死),其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許)。

晏子,齊大夫。晏子之葬親也,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言其大儉偪,下非之。言其既定,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

漢張湯爲御史大夫,坐爲長史朱買臣等所構,自殺。兄弟欲厚葬之,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無椁。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累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嬴葬以反吾眞[3](嬴者,不爲衣衾棺椁。反,歸也。眞者,自然之道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脱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重,難);欲從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繒賀之孫承嗣者,名它)。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4]。僕迫從上祠雍[5],未得詣前

(詣,至也,至前言未見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椁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言逾禮而厚葬也),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俗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6](靡,散也。單,盡也),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文子稱天氣爲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7]',是以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爲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言不用久爲客也)!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8],葛藟爲緘(空木爲匵,即櫝字也。櫝,小棺也。藟,葛蔓也[9];一曰藟亦草名[10],葛之類也。緘,束也),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王生易尙,死易葬也(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謂,名稱也,亦指趣也)。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11]。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贏葬。

朱雲初爲博士、杜陵令,後居鄠田。病不呼醫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椁,冢壙裁容椁也),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龔勝爲光祿大夫,臨卒,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

何並爲潁川太守,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先爲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公令[12]:吏死官,得法賻。凡贈終者,布帛曰賻)。葬爲小椁,亶容下棺(《禮》:三重椁,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言止作小椁,才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恢如父言。

後漢樊宏爲壽張侯,卒,遺敕薄葬,一無所有。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13]。光武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謚爲恭侯。

吳漢爲大司馬,夫人先死,薄斂小墳,不作祠堂。

王堂爲汝南太守,免歸家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

張酺爲司徒,病,臨危,敕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吾爲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槁蓋廡,施祭其下而

已。”

祭遵爲征虜將軍，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

鄭玄卒，遺令薄葬。

鄧訓爲護羌校尉，三子悝、弘、閶並太后弟也。弘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悝、閶相繼並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並從之。

張霸爲侍中，疾卒，遺敕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

周磐字堅伯，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初爲重合令，後棄官歸鄉里，敎授門徒常千人。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之室[14]。又入其奧，死之象也）。”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

趙岐爲太常，將卒，先自爲壽藏（壽藏謂冢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官、壽器之類。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趙咨爲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素棺，籍以黄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敕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兹性命，以存亡爲晦明，生死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娱，亡也不知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15]，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濕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毁，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造，自黄帝始；爰自陶唐，逮及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椁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頽陵，法度衰毁，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御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爲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

雖有禮,哀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爲孝悌,豐貲重襚,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况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别,動静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鸞父没[16],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内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歸即葬[17],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謝丞書》曰:咨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黄土細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着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内尸其中,以擁其上")。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祗、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梁商,順帝時爲大司馬,病篤,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晗,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絶之後,載至家舍,即時殯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祀如存,無用三牲[18]。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盧植爲尚書,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椁,附體單帛而已。

袁閎,司徒安之孫,累徵聘舉召,皆不應。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棺,但着褌衫[19],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床之上,以五百墼爲藏。"

杜安爲巴郡太守,卒官。時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軍。州郡賢之,表章墳墓。

馬融爲南郡太守,卒于家,遺令薄葬。

謝夷吾爲下邳令,將卒,敕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楊震爲太尉,既爲樊豐等所譖,收太尉印綬,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夕陽亭[20],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坎,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

李固爲太尉,坐忤梁冀意免,遂爲冀所誣,自殺。臨終,敕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斂於本郡墝埆之地,不得還墓塋,污先公兆域。

張奂爲太常,後坐禁錮,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實要銀艾[21],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密,爲不喜爾。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床,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

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范冉(冉或作丹)嘗辟太尉府，不行。中平二年，卒於家。臨命遺令，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値乎淫侈之俗，生不得救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絶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飯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焉。"

苻融，陳留浚儀人，州郡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就。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往弔融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尚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椁制杖章[22]。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

魏韓暨爲司徒，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愼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况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

王觀爲司空上印綬，薨於家，遺令葬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23]。

裴潛爲太常，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靈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

沐並有高節，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誡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繇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臻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下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影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壽爲欺魄，夭爲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椁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客爾。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床象衽，殺人以徇[24]；壙穴之內，錮以紵絮，籍以蜃炭，千載僵燥，托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以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才質滓濁，污於淸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耻。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

襯。"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敕豫掘埳,戒氣絶,令二人舉尸即埳,絶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郝昭爲將軍,將亡,遺命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爾,死復何在邪?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徐晃爲右將軍,病篤,遺令斂以時服。

高堂隆爲光禄勳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蜀丞相諸葛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司馬朗爲兗州刺史,與臧霸等征吴,至居巢遇疾,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厚恩,督司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效,孤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吴吕岱爲大司馬,卒,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褠。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子凱皆奉行之。

是儀爲尚書僕射,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卒。

張昭爲輔吴將軍,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

諸葛瑾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

晋石苞爲大司馬侍中,臨薨,豫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爲愚俗所爲,又不得爲設床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况於合禮典者邪?"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

王祥爲太保,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値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25],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26]。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壠,穿深二丈,椁取容棺[27]。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

夏侯湛爲散騎常侍,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皇甫謐著論爲送終之制,名曰《篤終》,曰[28]:"玄晏先生以爲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於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雖未至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年矣。常懼夭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眞,故尸藏於地。是以神

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神形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眞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眞，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華元爲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黄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終[29]，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姦心，是招露形之禍[30]，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增存物[31]，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爲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眞，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絶之。吾本欲露形入地，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粗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絶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籧篨裹屍，麻約二頭，置大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舉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32]，則姦心不生，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眞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徐苗，高密淳于人，公府五辟博士，再徵，皆不就。永寧三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太宰安平王孚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其家遵孚遺旨，官給器物[33]，一無施用。

顔含爲右光祿大夫，將卒，遺命素棺薄斂。

庾峻爲侍中諫議大夫，臨終，敕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

杜夷爲國子祭酒，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舄之飾，未嘗

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

宋王徽累官至義興太守,固辭病卒,遺令:"薄葬,不設輀旐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爲靈二宿便毁,以嘗所彈琴置床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

廬陵王紹薨,遺令:斂以時服,素棺周身。太祖從之。

張邵爲征虜將軍、雍州刺史。臨終遺命:祭以菜菓,葦席爲輀車。諸子從焉。

江夷爲湘州刺史、散騎常侍卒。遺命:薄斂蔬奠,務存儉約。

南齊崔慰祖爲始安王記室。始安王遥光謀逆,慰祖繫尚方。臨卒,與從弟緯書,令以棺親土,不須塼,勿設靈座。

沈麟士,吴興武康人。建武中,以著作郎、太子舍人徵不起。及卒,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絶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制覆被,不須沐浴唅珠。以本裙衫,先所着褌,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34]。人家相承漆棺[35],今不復爾。亦不須旐,成服後即葬。作冢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濱[36]。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輀車、靈舫、魌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水一杯。"子彝奉而行之,州里皆稱歎焉[37]。

王秀之爲吴興郡守,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僕妾,直靈助哭,當繇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知,吾當笑之。"

梁王敬裔爲太中大夫,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旐,一蘆蓆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絶便沐浴,籃輿載屍,還忠侯大夫隧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裔外甥許惠詔因坑研以聞。詔曰:"敬裔令其息崇素,氣絶便沐浴,藉以二蘆蓆,鑿地歸身,葬忠侯隧。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椁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辭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死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椁,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爲安也。"

孫謙爲光禄大夫,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公體耳。氣絶即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輀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束以蘧蒢,王孫裸入厚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壙足容柩,旐書爵里,無曰不然。旐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僦輀床,裝之以蓆,以常所乘者爲魂車,他無所用焉。"第二子貞巧乃織細蓆裝輀,以篾爲鈴佩,雖素而華。帝爲舉哀,甚悼惜之。

張緒爲國子祭酒，南郡王師。及卒，遺命作蘆葭輀車，引柩靈上置杯水香火[38]，不設祭[39]。

孔休源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薄葬[40]，節朔薦蔬菲而已。

到溉爲金紫光祿大夫，與張綰、劉之遴友密。臨終，托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絶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冢壙，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侄不得違言。"[41]

韋叡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以疾卒於家。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蕭琛爲侍中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日止車十乘，事存率素。

劉苞爲太子洗馬，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托以喪事，務從儉率。

劉訏，平原人。刺史辟主簿，不就，卒於從兄歊舍。臨終執歊手曰："氣絶便斂，斂畢即埋，不須立靈筵，勿設饗祀，無求繼祀。"歊從而行之。

劉杳爲步兵校尉知著作，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醊。"其子遵行之。

劉歊隱居山林，以山水書籍爲娱。著《革終論》，其辭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文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42]。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説，如似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絶。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乎[43]。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反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游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固[44]，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也[45]。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施？祭則失理也。而姬公、孔子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椁，設饋奠，建丘壟，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爾，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可謂遵盧、赫胥[46]、皇熊、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沉川，漢伯方壙，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越游，則平生之

志得矣。然積習生常[47]，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泥[48]。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49]。孔子云：'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椁。'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椁，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絶墳壠，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尙或如之，况於吾人，而尙華泰？今欲仿佛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絶不須復魂，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之祭[50]，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埳，埳足容棺，不須塼甓，不勞封樹，勿設祭享，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坐，伯夷之杅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絶，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

顧憲之，固辭官寵，居家，授太中大夫。臨終爲制以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51]。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爲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身。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輴車，覆以粗布[52]，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杅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繇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爾。朔望祥忌，可權安小床，暫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辨，多致疏怠。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菓，勿同於上世也。亦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爾。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53]。'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

陳謝貞之爲丹陽丞，以母憂去職，加招遠將軍，固辭。後卒。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絶國，二十餘載。號天蹐地，逡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54]，累致清階，縱其殞絶，無所酬報。今在憂極，晷漏將盡[55]，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絶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於獨異爾[56]。可用薄服周身[57]，載以靈車[58]，覆以葦席，坎山而埋之。又吾終鮮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設香水，盡兄弟相厚之情[59]，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周弘直遷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遇疾且卒，乃遺疏敕其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豐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絶已後，便買市見材，材必

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待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唯安白布、手巾、粗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卒于家。

後魏任城王雲爲雍州刺史，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

崔寬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程駿爲秘書令，病篤，乃遺命曰[60]："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乎？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蘧篨，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遂卒。

韓麒麟爲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卒，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

北齊薛淑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逾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

廣陽王嘉薨，遺命薄葬。

李宣茂卒，遺命薄葬。

宋遊道爲太府卿，天保元年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

後周薛端爲基州刺史，未幾卒，遺誡薄葬，州府贈遺，勿有所受。

韋夐高尚不仕，以年老豫誡其子等曰："昔士安以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絶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

李彦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窾木爲櫝，葛藟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此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矯枉，爲世所譏。今可斂以時服，葬於墝埆地，勿用明器、涂車及儀衛等。爾其念之。"朝廷嘉焉，不奪其志。

柳霞爲驃騎大將軍、開府霍州刺史。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並奉行之。

姚察爲太子內舍人。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薄葬，務從率儉。其略曰："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斂以法服，並宜用布，土周於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粗車，即送厝舊塋北[61]。"

唐李勣爲司空，遇疾，謂弟弼曰："吾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唯以布裝，路車載我柩，棺中斂以常服，唯加朝衣一副。死儻有知，望得著此，奉見先帝。明器唯作馬五六匹，下帳用緩布爲頂，白紗爲裙，其中著十箇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

傅奕臨終，誡其子曰："古人裸葬，汝宜行之。"

高士廉爲開府儀同三司、申國公[62]。遺命曰："生死之義，自然之道。葬者，藏也。

欲人不知,厚殉增墳,吾所未取。啓手之後,墓中無內餘物,唯置衣一襲,及平生所好之書。示先王之訓,可用終身。"諸子遵而行之。

蕭瑀爲金紫光祿大夫、宋國公。臨終遺言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絶後,可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斂。棺內施單席而已,冀後速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唯在速辦,自古聖哲非無此等,爾宜勉之。"諸子聿遵先志,襲斂在於率儉。

蘇環,睿宗朝爲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薨,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之。

令狐楚爲山南西道節度,臨終,誡諸子曰:"吾生何益於人?無請謚號,無受軍府賵贈,葬以布車一乘,無或加飾,無用鼓吹。銘志能叙事者則爲之,無擇高位。"

李夷簡自布衣至將相,以直道著聞。將終不亂,深以違禮厚葬爲戒,謂浮屠法非先儒教,身歿之後,釋氏有爲功德,一皆止之。不許建神道碑,但志墓而已。議者謂其立身行道,有始有卒。

盧承慶爲金紫光祿大夫,臨終,誡其子曰:"死生至理,亦猶朝之暮。吾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不槨,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督,謚曰"定"。

校勘記

[1]"迹"字原作"過",據宋本改。

[2]"可"字原作"何",據《禮記·檀弓上》改。

[3]"羸"字原作"羸",據宋本改。

[4]"苦"字原作"若",據《漢書·楊王孫傳》改。

[5]"徙"字原作"從",據宋本改。

[6]"幣"字原作"弊",據宋本改。

[7]"子"字原脱,據《漢書·楊王孫傳》補。

[8]"匱"字原作"匭",據《漢書·楊王孫傳》改。

[9]"藟,葛虆也",原作"葛,藟虆也,"據《漢書·楊王孫傳》顏師古注改。

[10]"亦"字原作"以",據《漢書·楊王孫傳》顏師古注改。

[11]"惑"字,宋本作"感"。

[12]"令"字原作"食",據《漢書·何並傳》顏師古注改。

[13]"異"字原作"墓",據宋本改。

[14]"陰"字原脱,據《後漢書·周磐傳》顏師古注改。

[15]"貞"字原作"身",據宋本及《後漢書·趙咨傳》改。

[16]"梁"字原作"伯",據宋本改。

[17]"棺"字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趙咨傳》補。

[18]"三"字,宋本作"之"。

[19]"禪"字原作"襌",據宋本改。

[20]夕陽亭,宋本作"瓦陽亭"。

[21]"實"字原作"十",據宋本改。

[22]"且"字原作"但",據宋本改。

[23]"明器",宋本作"盟器";"不封不樹"原作"不封樹",據宋本改。

[24]"以殉"原作"殉以",據《三國志·魏書·常林傳》裴松之注改。

[25]"足"字原脱,據《晉書·王祥傳》補。

[26]"所"字原脱,據《晉書·王祥傳》補。

[27]"取"字原作"趣",據《晉書·王祥傳》改。

[28]"篤終曰"數字原脱,據《晉書·皇甫謐傳》補。

[29]"今"字原作"令",據宋本改。

[30]"招"字原作"昭",據宋本改。

[31]"增"字,宋本作"贈"。

[32]"可"字原作"何",據宋本改。

[33]"官"字原作"所",據宋本改。

[34]"之奠"二字,宋本無。

[35]此句宋本無"人"字。

[36]"濱"字原作"殯",據《南史·隱逸傳下》改。

[37]此句宋本作"州鄉皆稱歎焉"。

[38]"引柩"二字,《南齊書·張緒傳》及宋本無。又,"杯"字原作"之"字,據上改。

[39]"不"字,宋本無。

[40]薄葬,宋本作"薄祭"。

[41]"禮曰"以下數字,宋本無。

[42]"辯"字原作"辨",據宋本改。

[43]"乎"字原脱,據宋本改。

[44]"固"字原作"立",據宋本改。

[45]"也"字,宋本作"爾"。

[46]赫胥,宋本作"赫昌"。

[47]"生"字原作"坐",據宋本改,"然"字,宋本作"夫"。

[48]"泥"字,《梁書·處士傳》作"從"。

[49]"人"字原作"日",宋本作"太",據《梁書·處士傳》改。

[50]"之"字前原衍"閑"字,據宋本删。

[51]"要若非妄"原作"若要非妄",據宋本改。

[52]"粗布"宋本作 "鹿布"。

[53]齊,宋本作"齋"。

[54]採拾空薄,宋本作"採虛容薄"。

[55]"將"字原作"人",據宋本及《陳書・孝行傳》改。

[56]"正"字原作"止",據《陳書・孝行傳》改。

[57]"薄服"原作"薄版",據宋本改。

[58]"靈車"原作"露車",據宋本改。

[59]"兄弟"前原衍"卿"字,據宋本删。

[60]遺命,宋本作"遺令"。

[61]此句宋本無"北"字。

[62]"士"字原作"十",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八

總録部(一百五十八)

工巧　雜伎

工　巧

周官六職,工居一焉。古先哲人,鑠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利用於民,其業盛廣。智者創物,巧者述之,所謂冰生水而更寒,色出藍而益青。疏鑿其流,功侔造化,惠發於心,匠成於手,應世以濟時,力少而功倍。至有潛運機關,自能飛動,百工之事,咸有妙焉。然有固作無益,以蕩上心,則非聖人之旨也。

奚仲作車。

昆吾作陶。

胡曹作衣。

王冰作服。

夷羿作弓。

高元作室。

虞姁作舟。

伯益作井。

赤冀作臼。

乘雅作駕。

公輸般,魯人,公輸若之族。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椁,般乃伎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伎巧)。將從之(時人服般之功也)。公肩假曰:“不可!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以,已字。言寧有強使汝者,與以僭於禮,有似作機巧[1],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又,公輸般削竹木爲鵲,成而飛之,二日不下(又論行云: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2])。又公輸般爲楚作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見荆王曰:“臣以爲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

"請試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3],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

漢洛下閎營渾天儀,鮮于望人度之,耿中丞象之。

後漢張衡善機巧[4],尤致思於天文,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又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樽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又云令三輪獨也[5])。

蔡倫爲尚方令。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黄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云是倫舂紙臼也)"。

魏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6],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爲巧。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比輪扁之對,不可以言。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爾,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鈞曰:'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鈞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鈞'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鈞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又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絚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鷄,變巧百端。此三異也。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7],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常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

蜀諸葛亮爲丞相,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腳,

横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8]，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版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9]，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10]，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吳張昭弟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爲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爲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爾，於年不爲少也。"遂領兵爲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

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於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晋杜預爲度支尚書，以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武帝甚嘉歎焉。

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每夏居其下。以鍛官至中散大夫。

謝安字安石。初，元帝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其輦亦亡制度。太元中，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安位至太保。

區紙，衡陽人，甚有巧思，造木室，作一婦人居中。人扣其戶，婦人開戶出，當戶再拜，還內戶內。又作鼠布於中，四方丈餘，開四門，門中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欲出門。木人輒推木掩之，門閉如此，鼠不得出。又作指南車及木奴，令舂穀作米。中宗聞其巧，詔補尚方左校。

陳腮以工巧見知。

後趙郗輔好學有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

解飛爲尚方令，機巧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賜爵關內侯。

前燕楊裕爲慕容皝左司馬。裕有巧思，及遷都和龍，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

南燕張綱爲慕容超尚書。超爲晋劉裕所圍，遣綱出求救於姚興，爲裕所得。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

樓、懸梯、木幔之屬[11],遙臨城上。

宋張永多能精思,爲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太祖世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諸制置,皆受則於永。

謝莊字希逸,爲隋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地土,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宇內爲一。

南齊祖冲之爲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游苑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里餘。於樂游苑造木碓磨,世祖親自監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冲之卒。

祖暅之,冲之子也。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人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

劉休爲散騎常侍,太祖造指南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

梁陶弘景,丹陽秣陵人,隱居茅山,自號"陶隱"。居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

陳徐世譜爲左衛將軍,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機,並隨機損益,妙思出人。

孫瑒巧思過人,爲起部尙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

後魏李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寢,皆資於冲。勤志強力,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手。初不勞厭。冲位至尙書僕射。

柳儉,豫州人,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永寧寺九層塔,安興爲匠也。

王椿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

北齊郎基爲海西鎭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具罄,戎仗亦盡[12],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隋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妥入長安,仕周爲御飾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開皇中,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綫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既成,逾所獻者。帝甚悅。時國中久絕玻璃作[13],匠人無敢措意[14],稠以綠瓷爲之,與眞不異。又煬帝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威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

黄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薄，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薛邁等勾覈[15]，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廟[16]，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珮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珮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珮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别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後遷太府卿，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又，帝令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連。帝善之。又，帝征遼水，遣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爲王。柱國王世積討擒之，罪當誅。自言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力，以水轉之，施於闇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爲官奴，給使太史局。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帝初即位，進欹器，帝善之，放爲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

劉龍，河間人，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歷職通顯。及高祖踐祚，大見親委，拜將軍、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代號爲能。

黄亘者，不知何許人，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於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與其事[17]。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莫能有所損益。亘位至朝散大夫[18]；袞官至散騎常侍。

宇文愷爲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别封甑山縣公。及遷都，文帝以愷有巧思，詔領新都副監。高熲雖總大綱，凡有規畫，皆出於愷。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之。既而帝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拜檢校將作大匠。煬帝時，爲工部尚書。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悦，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夷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悦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宇文述，大業中爲左衛大將軍，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繇是，帝彌悦焉。

虞孝仁，煬帝初爲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禁御苑。

唐閻立德,隋殿內少監毗子也,武德中,爲尙衣奉御。立德兄弟並素承家業,巧思知名。至是,造袞冕等六服,並腰轝繖扇,咸依古式。

李昭德爲內史,以洛水天津之東[19],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於安衆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爲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爲洛水衝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爲腳,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

衛普喜爲同州襄城府衛士,造指南車,詔授陪戎校尉,仍直少府監嗣曹。

王皐爲洪州觀察使,多巧思,嘗爲戰艦,挾以二輪,令蹈之。翘風鼓浪,其疾如挂帆席,凡造物,必省易,而爲久不可敗。

金公立爲典作官。元和十年十二月,帝閱新作指南車記里鼓於令德殿,賜公立緋服銀章及馬一匹。至穆宗元和十五年十月,故金忠義男公亮進修成指南車記里鼓。又文宗太和元年六月,賜修指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三十疋。

雜　伎

孔子有言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則六藝之末,百伎斯出,觸類而長,爲塗非一。雖云藝成,而下蓋乃執以事上,專其業者,不二利其器,則必善。是故游心精識,影響斯應,巧發奇中,毫釐罔差,斯皆傳習有師,臻究在己;擅名厥世,著論有要。至乃投虛得養生之道,奮勇衒兵家之勢,造物成法,濟時有用,斯亦小智之絕倫者也。

伯樂,秦人,善相馬。

庖丁,宋人,好解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劚硎。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水名,山名),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

漢削氏以洗削鼎食(洗削,治刀劍也)

相里以馬醫學擊鍾。

黃直以相馬立名天下。

留長儒以相彘立名。

褚氏(史失其名),滎陽人,以相牛立名。

衛琯,代大陵人,以戲車爲郎,事文帝(戲車若今之弄車之伎)。

雷被爲淮南王安郎中。安太子遷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20],聞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

尹翁歸善擊劍,人莫能當。官至扶風。

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

後漢馬援爲伏波將軍[21]，好騎，善别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若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别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乃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且又不可傳之於人。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作馬法獻之[22]，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𩥄、中帛氏口齒、謝氏脣䰇、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23]，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腸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24]。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𩥄音居奇切。)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梁冀爲大將軍，能蹴踘(蹴踘者，傳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踘，兵勢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

馬嚴好擊劍，從其故門生肆都學之，官至將作大匠。

魏許允爲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上，楊利從仲將受法[25]，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之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26]？長文曰[27]：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28]，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三家相法傳於世。"

孔桂字叔林，性便辟，曉博奕，蹴踘。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嚴翰字公仲，篤好擊劍。

朱建平，善相術，於里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聞之，召爲郎。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嚙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

游楚好樗蒲、投壺自娱。後爲北地太守。

王弼爲尚書郎，善投壺。

王湛字處仲，爲汝南内史。湛少有隱德，宗族皆以爲痴。兄子濟輕之。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别也。"於是當蟻封内試之，濟

馬果蹶,而督郵馬如常。濟歎異。

王胡之爲丹陽尹,善於投壺,手熟,閉目而投。

南齊庾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顔,見道愍,托以己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彦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彦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悦。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愍仕齊,位射聲校尉。

垣榮祖爲東海太守,榮祖善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群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

王敬則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景和中,嘗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乃補俠轂隊主[29]。後至大司馬。

梁王神念爲爪牙將軍,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執二方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絶群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

校勘記

[1]"似"字原作"以",據宋本改。

[2]"三"字原作"一",據宋本改。

[3]"械"字原作"誠",據宋本改。

[4]"衡"字原作"樹",據宋本改。

[5]"三"字原作"二",據宋本改。

[6]"天下"二字原脱,據《三國志・魏書・方技傳》裴松之注改。

[7]"樓"字原作"案",據《三國志・魏書・方技傳》裴松之注改。

[8]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宋本作"轉者爲牛背"。

[9]"孔"字前原衍一"原"字,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方技傳》裴松之注删。

[10]"三"字原作"二",據《三國志・魏書・方技傳》裴松之注改。

[11]"幔"字,宋本作"枝"。

[12]"戎"字原作"凱",據《北齊書・循吏傳》改。

[13]"作"字原作"之",據《北史・藝術傳下》改。

[14]"措"字原作"厝",據《北史・藝術傳下》改。

[15]"覈"字,《北史・藝術傳下》作"覆"。

[16]"廟"字,《北史・藝術傳下》作"朝"。

[17]"輿"字原作"典",據《北史・藝術傳下》改。

[18]"位"字原脱,據《北史・藝術傳下》補。

[19]"天"字原作"大",據宋本改。

[20]"人"字原缺,據宋本補。

[21]"軍"字原脱,據宋本補。

[22]此句宋本作"鑄作銅馬法"。

[23]"而"字原脱,據《後漢書·馬援傳》李賢等注補。

[24]"股"字原作"眼",據《後漢書·馬援傳》李賢等注改。

[25]"將"字原脱,據宋本補。

[26]"法"字原作"洛",據《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裴松之注改。

[27]"長文"原作"衣文",據《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裴松之注改。

[28]"又"字原作"文",據《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裴松之注改。

[29]"隊"字原作"墜",據《梁書·王敬則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九百九

總錄部(一百五十九)

窮愁 憂懼

窮 愁

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屈原亦云:"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蓋士之坎窞流離,幽憂困辱,終乎天運,亦曷能免焉。中古而下,乃有躬聖哲之姿,挾霸王之術,屬世道之交喪,致才命之乖舛,棲遑道路[1],迫於凍餒,遭罹罪罟,濱於死亡。或淪陷於殊鄉[2],或流放於裔壤,百齡奄而忽已,六合廣而莫容。猶復寓情於文翰,遺恨於來裔,誠亦有生之至艱[3],人倫之共恨也。至或無德而祿,以至疾顛,枉道事人[4],自貽伊戚,雖攖咎悔,非世之所歎云。

甯戚,齊人,家貧,無以自資,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越石父,齊人也,凍餓,爲人臣僕三年。晏嬰解左驂贖之。

戈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與門弟子宿於郭外。寒逾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子不肖,人不足愛也。子與我衣。"弟子曰:"夫不肖人惡能與國士衣哉?"戈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漢鄧通官至上大夫,免官家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下吏驗問,頗有之[5]。遂(遂,成也,成其罪狀也)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負官數鉅萬)。長公主賜通(即館陶長公主,文帝女),吏輒隨沒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公主給其衣食,而恐吏沒入,故托云假借之爾,非通自有也,此所謂不得名一錢)。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息夫躬封宜陵侯,爲左曹光祿大夫,免官就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丘,空也)。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爲匕(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盜(或招

或指，以求福排禍）。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繫洛陽詔獄[6]，欲掠問。躬仰天大謼，因僵僕。吏就問，云咽已絶，血從耳鼻出，食頃死。初，躬待詔[7]，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絶命辭。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後漢馮衍字敬通，更始僕射鮑永安集北方，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光武即位，永、衍知更始已歿，乃罷兵幅巾降於河内[8]。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毁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閒，衍遂不得入。後外戚陰興、新陽侯陰就深敬重衍，衍遂與交結。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9]，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又上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顯志賦》。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竭節奉使[10]，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卒。

張升，陳留人。桓帝世，黨錮事起，升守外黄令，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有老父不知何許人，趨而遇之，植其杖，太息言曰："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趙岐，京兆人，爲郡功曹。是時，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及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與從子戩逃避，玹果收岐家，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餠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游市，見岐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曰："視子非賣餠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聞之，遂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官至太僕。

范滂，汝南征羌人，郡署功曹。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滂即自詣獄，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趙壹字元叔，恃才倨傲，爲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絶氣[11]，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脈，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絶之氣竭矣。然而糒脯出乎車軨，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軨之糒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

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眞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

胡母班,王康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康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康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宫闕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宫,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耻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隙仇[12]。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愼勿令臨僕屍骸也。"康得書,抱班二子而泣。遂死於獄。

蜀許靖,汝南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13],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

吳孟宗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自勉之,何足泣也。"

晉王尼辟車騎府舍人,不就。洛陽陷,避亂江夏。王澄爲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唯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横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旣盡,父子俱餓死。

劉琨鎭荆州[14],父母爲劉聰所害。琨與段匹磾期討寇,琨慮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匹磾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璧[15],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霸主,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16]。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煉鋼,化爲繞指柔。"琨詩托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琨聞敦使至[17],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處仲,敦字**),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仇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爾。"因歔欷不能自勝。

殷浩爲中軍將軍,以軍亂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

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殷仲文爲桓玄侍中，轉尚書。玄敗，歸晉，抗表解職，不許。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18]。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19]，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有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東陽爲何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20]，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21]，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叔文並伏誅。

宋劉湛爲丹陽尹散騎常侍，時委心於彭城王義康。湛所生母亡，時文帝與義康形迹既乖[22]，釁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湛被收入獄，見弟素曰："乃復及汝耶？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

毛修之爲冠軍將軍、安西司馬，軍敗，爲後魏所獲。後朱修之亦陷魏，毛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朱具答曰："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爲時人所稱"。毛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反。

梁王僧儒爲南康王長史，被讒免官。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曰："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23]，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謡，况岐路之日，將離嚴網[24]，辭無可憐，罪有不惻。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李，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飆戒序，起居無恙，動静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變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污，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横承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取[25]，蓋困於衣食，迫於饑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皂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絶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正俗振民，動一義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籓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髓月支[26]，擁十萬而横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錦綉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也。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緗縹之上，跰跣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敦致顯榮[27]，何能至致。加性疏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游梁、竇，俯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乘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暑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顔色，再睹而

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群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硯之夙逢,笥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聃、佚之柱下[28],充嚴、朱之席上,八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蓋基薄牆高,途遙力躓,傾蹙必然,顛匐可俟。竟以禍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脊器,有驗傾卮[29],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懍懍,思得應弦,譬懸廚之獸,如離鷇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兹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充彼舂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紓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兹耆睹[30],憐其觳觫,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奉高,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耻彼戚施[31],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32],隨相媒孽。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33],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結幕[34],耀熠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鷄吠犬。俯眉事妻子,舉手謝賓游。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沒。慨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瓜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影接膝,履足摩肩,摛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彧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爾。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35],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36],裁書代面,筆泪俱下。"

後魏韓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以自矜伐,訴前征勳,詔免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迹,忽尋兩賢踪。追昔渠閣游,策駕廁群龍。如何情願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泪屆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侣鴻。彼蒼不我聞[37],千里告志同。"

李諧爲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爲給事黄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爲《述身賦》一千五百餘言,末云:"願自托於魚鳥,求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

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以贓罪賜死。及臨自盡,沐浴换衣,防卒扶持。將出卻入,遍過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

曹升,北海人,以學識清立見知。出帝時,爲國子祭酒,不營家産,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

隋劉炫,河間人,爲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歸於河間。於時盜賊蜂起,穀食踴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絶,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

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38]，知余鄙志爾。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櫝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過，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厠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且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慚悳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群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鶩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願，時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定在兹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絶，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爲官軍所敗，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史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

唐盧照鄰爲鄧王府典籤[39]。照鄰始去新都也，寓于京城。鄱陽公主之廢府時，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鄰自傷年纔强仕，而沉疾困憊，乃作《病梨樹賦》以傷稟氣之不同，詞甚麗美。

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後罷知政事，出爲蒲州刺史。屬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托，安石拒之。皎大怒，後轉青州刺史。皎弟晦爲御史中丞，以安石等作相時同受中宗遺制，宗楚客、韋溫陰削相王輔政之詞，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史舉劾之，詔貶沔州别駕。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造作隱官物入己。敕符下州徵贓。安石歎曰：“此祇應須我死爾。”憤激而卒。

韋陟爲東京留守，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擠。及中原起兵，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緯之器，遭後生騰謗，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乎？”因遘疾而終。

陸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罷相，貶忠州别駕十餘年，常閉戶不出，人無識其面者。

後唐崔貽孫爲吏部侍郎，貶官塞北，馳驛至潞州，致書於帥府孔勍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千里沙塞途中，今爲逐客。”勍以其年過八十，奏留府下。明年量移澤州司馬。

憂　懼

夫憂懼之來,發於心術而形於外者也。乃有乘艱虞之會,履崇高之位,謀人之國策,慮之匪臧,遭事之變,進退之無措。蹈危機於夙暮,覿咎徵之明白。乃至遭離誣謗,播身非所;逼畏權倖,見忌當塗;危言高論,而爲世不容;時移事改,而投迹罔寄。由是隱憂充積,恐懼交至,愁歎兼倍,惴慄靡遑。乃至志消而神竭,中乾而疢作,愆和遘沴,傷性隕軀者,亦比比有之矣。仲尼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自非體道無悶,安之若命,又孰能恬漠而不蔕芥哉!

冶廑,衛大夫。初,衛侯出奔楚,晉人復衛侯。衛侯使賂周歂[40],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恐元咺距己,故賂周冶)。"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御服,將入朝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范睢,魏人,秦昭王拜爲相,封以應,號侯。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三歲,王稽爲河東守[41],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

李斯爲秦承相,長男繇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繇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42]。李斯喟然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甚'。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爲光祿大夫,出爲安定太守。時成帝諸舅、平阿侯王譚年次,當繼大將軍王鳳輔政,尤與永善。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自代。帝從之,以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而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宜辭職,保謙讓之路。"譚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

揚雄爲郎,給事黃門。王莽時,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時劉歆子棻、甄、豐子尋獻符命。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不須奏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

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使人密問之)。”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古文之異者)，雄不知情(不知獻符命之事也)。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以雄《解嘲》言譏之也)。”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初與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光武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駑，行義污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偎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衆煦飄山，當爲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加厚德。篤於慈父，寖淫肌膚[43]，滲漉骨髓。德重山岳，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44]，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於是西歸故鄉，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張奐，燉煌人也，爲太常，陷罪禁錮，歸田里。奐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紀明爭擊羌，不相平。及紀明爲司隸校尉，欲逐奐燉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紀明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托，若蒙矜憐，一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毫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紀明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

魏夏侯玄，曹爽姑子也。爽誅，玄爲大鴻臚，徙太常太傅。司馬宣王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許允字也)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子元，司馬宣王子晉景帝也；子上，景帝弟文帝也)。”

司馬望爲散騎常侍。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

吴翦友爲丹陽太守，友與諸葛恪善，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

晉衛瓘，武帝時爲司空，子宣尚公主。太尉楊駿與黃門等毁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

樂廣爲尚書令。成都王穎，廣之婿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群小讒

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永康初,爲趙王倫相國左司馬。及倫僭逆,重以憂逼成疾而卒。

王坦之字文度[45],簡文帝末,爲左衛將軍。帝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後溫於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

宋諸葛長民爲豫州刺史,自以多行無禮,常憂國憲。時高祖西討劉毅,以長民監留府事[46],疑其難獨任留。劉穆之輔之,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謂太尉於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字不盡,豈容若此?"長民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景平中,爲尚書令領護軍將軍。時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後廢少命,立文帝。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三百,其一篇有悔懼之辭。

顏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所知。晦爲領軍,以爲司馬廢立之際,與之參謀。晦鎮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將有禍,出求竟陵太守。未及之郡,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拒朝廷。邵飲藥死。

南齊到撝字茂謙[47],彭城武原人,爲安南諮議參軍。有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撝罪,付廷尉,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

陳顯達爲江州刺史。明帝世,心懷不安,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說。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爲竟陵王征北諮議參軍。有罪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

魏準,會稽人,爲太學生,以才學爲王融所賞。融既欲奉竟陵王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

蕭穎胄爲荆州刺史。時梁高祖初舉義兵,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荆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口[48],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璝等憂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

徐榮祖爲秘書監,嘗有罪繫獄。且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髮變於外。"當時所以稱之。

梁沈約字休文,高祖時,爲左光祿大夫、侍中太子少傅。高祖初與張稷有憾,及稷

卒,因言之,約曰:"尙書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往事何足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耶?"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嘗夢齊和帝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武帝聞,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後魏樂良王萬壽景,穆帝之子。文成和平三年,拜征東大將軍,鎭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死。

李式字景則,其兄敷爲中書監。皇興四年,爲獻文所誅。式時爲兗州刺史,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帝敕津吏[49]:"臺有使者,必先啓聞,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紿云:"我須南過,不停此,則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張湛,燉煌人,初仕沮渠蒙遜,爲兵部尙書。涼州平,入國。崔浩識,禮之。湛至京,家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焚之,閉門卻掃,慶弔皆絕,以壽終。

北齊魏蘭根爲開府,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

魏收初仕後魏,爲中書侍郎。黃門郎崔㥄從齊神武入朝[50],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爲孝武登祚,赦云:"朕托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愼以告之,㥄深忿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㥄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51];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尙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

後周侯植爲司倉下大夫時,晉公護誅趙貴,而諸宿將等多不自安。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任,植因謂龍恩曰:"兄既受人任使,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用植,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52]。願公推誠王室,擬迹伊周。"護曰:"我蒙太祖厚恩,且當猶子之親,誓將以身報國,賢兄應見此心。卿今有是言,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

尉遲運以宣帝在東宮,爲右宮。正帝即位,爲上柱國。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疏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高祖所親待,軌屢言帝於高祖[53],帝謂運豫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尋而得出爲秦州總管、秦渭等六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憂薨。

隋崔弘度字摩訶,博陵安平人也。高祖時,方檢校太府卿,其妹爲秦王妃,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未幾,秦王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

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家宣旨[54],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元善,河南洛陽人,爲國子祭酒。善嘗以高熲有宰相之具[55],嘗言於煬帝。帝初然之,及熲得罪,帝以善之言爲熲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

唐薛萬鈞,貞觀中爲右屯衛大將軍。太宗幸芙蓉園,萬均屏人不盡,以之屬吏。萬均服石乳,及憂憤發疾,會將慮過,遂卒東堂。

邢文偉爲內史,則天天授初,貶珍州刺史。嘗有刺使至其州境,文偉以爲有罪見誅,遽自縊而死。

趙巽[56],德宗建中末,爲寧州刺史。巽,李忠臣婿也,聞忠臣受朱泚僞宰相,憂懼自縊死。

郭鋼爲朔方節度使杜希全判官,攝豐州刺史。父晞慮其幼,不任邊職,上請罷之[57]。德宗遣中使就召,鋼懼以他事見收,遂奔吐蕃。

後唐王瓚仕梁,爲開封尹。莊宗入汴,瓚出城迎降,伏地請死。帝曰:"朕與卿家世密親,兵戈阻闊,卿即時竭心,所事人臣之節也,何罪之有?"乃命復舊職。及誅張漢傑、朱珪輩,瓚大恐,憂駭不自安,所有家財相繼入貢。帝慰諭之[58],終以憂病而卒。

趙光裔,同光中拜平章事。先是,條制:"權豪強買人田宅,或陷害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子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裔謂郭崇韜曰:"復恭與山南謀逆[59],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者,因具奏聞。希朗泣訴於帝,帝令自見光裔言之,希朗訴陳:"叔祖復光有大功王室,伯祖復恭爲張濬所構,得罪前朝,當時強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氏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洎諸昆仲,監護諸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裔先恃名德,爲其所折,悒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摭他事危己,必不自安。因病疽卒。

張全義,濮州臨濮人也。同光四年,爲忠武節度使尚書令。是時,趙在禮據魏州,諸軍進討無功。元行欽又北征不利,全義奏言明宗,爲兵馬總管。威名素著,速請渡河,招撫鄴都。時明宗以爲群小間言,莊宗猶豫未決。全義力懇進言,故曲從之。及明宗爲亂兵所擁,全義先被疾。既聞其變,憂懼不食,薨於洛陽之私第。

李愚爲翰林學士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時大臣加恩,所爲制詞不愜,愚尤深憂惴。家皇城內,國忌日行香,即宿于洛水南佛寺,以防糾劾。

于鄴,天成中,初除工部郎中。時盧文紀爲工部尚書,鄴往公參,文紀以鄴名其父諱,不之見。或謂鄴曰:"南宮故事郎中入省,如本行尚書侍郎,不容公參,何以有主?"鄴憂畏太過,一夕醉歸,雉經于室。

索自通，太原淸源人，明宗時，爲西京留守。楊彥溫據河中叛逆[60]，自通出師。討平之時，末帝鎭河中，臨事失於周旋，帝深銜之。及帝即位，自通爲右龍武統軍，常憂悸求死。淸泰元年七月，因朝退，涉洛水陽墮而卒。

晉趙在禮爲晉昌節度使。契丹入汴，自鎭赴之，過洛謂朝廷曰："戎王嘗言致莊宗遇亂者，我也。我深以此行爲憂。或曰：戎人好利，宜以厚賂餌之，何過慮耶？"時有契丹諸部，渤海首領高牟瀚、奚王拽剌相遇於途，在禮望塵致敬。牟瀚、拽剌與諸部偏帥咸倨以受之。在禮憤以致疾。及至鄭州，泊於逆旅，見一步健，趨而過詢之，乃同州劉繼勳之爪牙也。問繼勳先至闕，戎王作何安置。步健曰："已鏁矣。"在禮大驚，及夜以衣帶就馬櫪自絞而死。

校勘記

[1]此句宋本作"捷追道路"。

[2]殊鄉，宋本作"殊鄰"。

[3]"亦"字原作"以"，據宋本改。

[4]枉道事人，宋本作"狂道事人"。

[5]頗有之，宋本作"有"。

[6]"逮"字原作"建"，據宋本改。

[7]"待"字原作"侍"，據宋本改。

[8]"於"字原脱，據宋本補。

[9]"獄"字前原衍一"詔"字，據《後漢書·馮衍傳》删。

[10]"竭"字，宋本作"揭"。

[11]"下"字原作"不"，據宋本改。

[12]隙仇，宋本作"血讎"。

[13]"劭"字原作"邵"，據宋本改。

[14]荆州，宋本作"并州"。

[15]懸璧，宋本作"玄璧"。

[16]"想"字原作"相"，據宋本改。

[17]"至"字，宋本無。

[18]"府"字後原衍一"中"字，據宋本及《晉書·殷仲文傳》删。

[19]"妛"字原作"婆"，據宋本改。

[20]此句宋本無"當"字。

[21]"屬"字原脱，據宋本補。

[22]"迹"字，宋本作"兆"字。

[23]"李叟"原作"季叟"，據宋本改。

[24]"網"字，宋本作"綱"。

[25]底取,宋本僅作"取"字。

[26]腦日逐髓月支,宋本作"朏日逐體月支"。

[27]"敦"字原作"孰",據宋本改。

[28]"柱"字原作"住",據宋本改。

[29]"傾"字原作"修",據《梁書・王僧孺傳》改。

[30]"豬"字原作"睹",據宋本改。

[31]此二句宋本作"惡鄉原耻戚施"。

[32]"構市"原作"媾布",據《梁書・王僧孺傳》改。

[33]此句宋本作"以快德者之心"。

[34]結幕,宋本作"絡幕"。

[35]"寸札"原作"禮",據宋本改。

[36]"烈"字原作"裂",據《梁書・王僧孺傳》改。

[37]"蒼"字原作"藏",據宋本改。

[38]俊哲,宋本作"後哲"。

[39]"盧照鄰"原作"盧炤鄰",據宋本改。

[40]"賂"字,宋本作"貽"。

[41]此句宋本作"王移爲河東守"。

[42]"廷"字原作"延",據《史記・李斯傳》改。

[43]"寖"字原作"寢",據宋本改。

[44]"逢"字原作"聞",據宋本改。

[45]"度"字原作"廣",據宋本改。

[46]此句宋本無"事"字。

[47]"到撝"原作"劉撝",據宋本改。

[48]任漾,宋本作"任議"。

[49]"帝"字,宋本作"常"。

[50]"朝"字原作"廟",據宋本改。

[51]"人"字原脱,據宋本補。

[52]"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此二句宋本無。

[53]"於"字前原衍一"失"字,據宋本删。

[54]"家"字,宋本作"宅"。

[55]高頻,宋本作"高潁"。

[56]"巽"字原作"遜",據宋本改。

[57]"上"字原作"土",據宋本改。

[58]"諭"字,宋本作"譬"。

[59]"山南"原作"南山",據宋本改。

[60]叛逆,宋本作"叛命"。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